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605/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冊目次

經部·易類

關氏易傳一卷

〔北魏〕關朗撰 〔唐〕趙蕤註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一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宋〕呂祖謙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遵義黎庶昌輯古逸叢書影刻元至正刻本

一六

水村易鏡一卷

〔宋〕林光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六

易序叢書十卷(原缺卷三至卷五)

〔宋〕趙如樸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八〇

周易訂疑十五卷首一卷易學啓蒙訂疑四卷(一)

〔清〕董養性撰
南京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清正誼堂刻本

一八九

關氏易傳一卷

〔北魏〕關朗撰 〔唐〕趙蕤註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

范氏奇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關氏易傳

一卷》提要

關氏易傳

天水趙蕤注

四明范欽訂

蕤非聖人五十安知天命然從事於易雖亂離中未嘗釋卷蓋天命深微莫研其極而子明之傳蕤粗通之然恨此書亡篇過半今所得者無能詮次但隨文義解注庶學者觸類而長當自知之爾

傳張昞河東先賢傳與此傳文義畧同蕤為此傳蓋關氏門人弟子紀師事迹於易傳首導

其道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或以占

筭示人而不求宦達魏太和末魏孝文帝年號二十三年而崩

并州刺史王虬虬文中子王通之先奏署子明為記室嘗

謂子明曰足下今之英賢也不可使天子不識

因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昔嘗言之事見張太

素魏書朕以下莖之道不足見爾虬曰北人言

微道深非彝祚所能知也詔見帝問老易子明

寄言玄宗實陳王道諷帝以慈儉清靜為本而

飾之以刑政禮樂翌日帝謂王虬曰卿誠知人
關朗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虬拜舞稱謝曰昔
伊尹負鼎以干成湯今關朗假占筭而謁陛下
君臣感遇固有所因自是使虬與子明著成疑
筮論數十篇傳即今易孝文帝崩明年虬卒子明
遂不仕居臨汾山在汾州授門人春秋老易號關
先生學虬長子彥為同州刺史亦師焉謂子明
曰彥悲先君與先生志不就子明曰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何悲乎彥凡就子明占興亡治亂言

關氏易傳

卷一

二

王公道

無不應然必先人事而後語卦彥不能測從容
問曰先生每及興衰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
以賢未可量也無乃持二端乎子明曰象生有
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則治亂有可易之
理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
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
退此占筮所見重於前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
者使傾言易之變動善人少惡人多天陰陽半
然陽畫六時晚皆為陰所侵其用事惟四時
而已卦六爻初上皆無正位其用事四爻而已

四分善人六分惡人故云善暗主衆明君寡今
人少惡人多以正前文也堯舜禪代曠世不逢
少惡多堯舜禪代曠世不逢堯舜善君伊周
復辟近古亦絕伊尹以太甲不善而放之伊周
之既明則歸之此非運之不可變化之不可行
其為善亦均矣攸長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
蓋道攸世促也攸長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
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尠矣仲尼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無君也章帝曰堯作
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
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

關氏易傳

卷一

三

必有所由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
變此之謂也變則通也何謂無二端彥曰周公定鼎
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史傳
七百獨此言八百蓋周以木德王天下木生數
三成數八故卜之三十世八百年必有衍也但
聖人藏用後人莫能知爾以是明子明曰聖人
七百傳之誤也解在第十一篇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迺馭
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
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王守之賊臣犯之
終不促已成之期於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定鼎也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

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

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以盛

而更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或卜得合盛而反衰

不及者此蓋人事已弊於是故聖人之法所可

貴也言貴人事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

斯年與天無極豈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

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過筭謂卜

得三十七也餘年謂卜年八百而得八百六十

世先王謂文王武王也桓文謂齊晉合諸侯朝

關氏易傳卷一

室王天意人事豈徒然哉故曰龜策不出聖謀聖

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然之事迺相表裏安

有異同謂人謀龜策皆彥曰大哉人謀子明曰

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

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

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

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即立宗祧能踰乎二世

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彥曰先王所刻治亂興

廢果何道也子明曰文質迭用勢運相乘稽損

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以研其慮千載

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彥蹶然驚起因書

策而藏之退而學易王氏易道蓋宗關氏焉中文

子贊易有七十篇子明既卒河東往往立祠祭

蓋家傳關氏學也之所著文集行於世

關氏易傳

卷一

五

關氏易傳

卜百年義第一

統言易義第二

大衍義第三

乾坤之策義第四

盈虛義第五

闔闔義第六

理性義第七

時變義第八

動靜義第九

神義第十

雜義第十一

卜百年義第一

同州刺史王彥問於關子曰夫治亂損益各以

關氏易傳

卷一

六

數至苟推其道百世可知彥不佞願假先生之

筮一以決之關子曰占筮幽微至誠一慮多則

有感請命著卦以百年為斷既而撰著布卦得

大三之革

自夫六變至既濟凡二十四卦夫九二化華六二是二六十二為紀

也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

年為一運二再從今甲申今為所卜之年甲申

二十四年戊申天下當大亂而禍始宮掖

桑居中離有蕃臣柄政世伏其強

有乾君之象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

始元年甲申至十二年乙未而崩明帝立時十

二年戊申亦覺此大運再傳也蕃臣爾朱榮舉

兵投靈太后而專魏政此世伏其強禍如不以

道臣主俱屠地也

彥曰其人安出子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

其在并之郊乎

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

各能成乎子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

關氏易傳

卷一

七

不能建長彥曰請刻其歲子曰始於甲寅卒於

庚子天之數也

於隋時也然以卦言夫之乾兌西北位也變革

之言夫次盡則將有革命者也離彥曰何國先亡

子曰不戰德而詐權則舊者先亡

東魏舊也彥曰其後何如子曰辛丑之歲當有

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

有布衣恭儉者彥曰其東南乎

出焉易理然也

南恐東南有真主出故問之也此以人事易也于曰必在西北然也非執一端故曰西夫平大亂未可以文治必須以武定且北用武之國也此言東南文弊則西北武興且東南之俗其弊也此言東南文弊則西北武興且江總浮靡放蕩習以成西北之俗其興也勃然武祖起太原平大亂則武定之功也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自晉東遷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宋而江南弱而中國有後魏都洛陽是江南舊號已廢而中國主也別有新彥曰東南之歲可刻手于曰東南不出關氏易傳卷一運曆三百江南自吳孫權三分國魏黃初元年壬寅至陳宣帝太康十三年辛丑正三百年是歲隋文帝受周禪開皇元年也然而陳宣帝大辛丑一年而崩後主立七年國亡皆出三百之外蓋閏位餘氣也大賢大聖不可卒言定三百者以五行云也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陳無賢臣且辛丑之歲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隋開皇元年已酉彥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乎平陳天下始一統彥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子曰設斯人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無三五之道則必終之以驕加之以亢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得天命者必得人亦廢之

矣隋文帝雖混一天下而任非賢才不行三五之道之政果煬帝恭立復大亂焉天下復亂夫先王之道隆地久矣自漢後霸國隆地故改張易調其興實難常主庸臣守之道日久矣改張易調其興實難常主庸臣守之道也苛化虐政其窮必酷廢道浸久極則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廢耕積亂之後必有凶主故也故理當然也人事彥曰先王之道竟亡乎子曰何謂能亡也王道如天地雖有弊虧夫明主久廣必有達者興焉上無明主行其道則下當有也而能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所由繫也達也關氏易傳卷一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此王道不能亡也王道久廢當有聖人出焉與文彥曰請推其數子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成歲之數三百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六旬有六日也數也三百終則有始天之道也此關氏占法意八十四爻終則有始天之道也其精微未詳明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先聖達者也自魏以降天下無真主偕亂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載魏黃初元年至梁天監三年更八十二年丙午陳後主至德二年三百六十六矣當有

達者生焉應文中子生是年更十八年甲子當

有王者合焉隋文帝仁壽四年也文中子至長

也用之則王道振不用則洙泗之教脩矣孔子

洙泗之間脩王道彦曰其人安出子曰唐晉之

郊乎亦取上文昔殷後不王宋殷而仲尼生周

周後不王斯人生晉生周者周公之餘烈也尼仲

終周公生晉者陶唐之遺風乎晉魏天地之數

宜契自然丙午繫乎天彥曰此後何如子曰始

於甲申止於甲子仁壽四年正百年矣過此未

之或知也斷至是止也

統言易義第二

乾坤易之門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故易變動

乎乾坤之中也惟變動天動也陽也剛也配地

則變有地則變地靜也陰也柔也順天而行亦

變行而變變而通此所謂易解易孔子曰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言易始於動靜終於吉凶反復明聖人所以前

知而行其道也道不虛行存乎其人道謂理天

是故天道曰陰陽地道曰柔剛人道曰仁義行

之則三才變而通之則一也貫子曰百慮而一

致此言三才五常參同而用也用之於既往之

謂變用之於未來之謂占關氏易占觀其變極

其數知其來受命如響乾坤之神極數窮神夫

易極乎神而已矣未通神則子曰著之德圓而

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關氏易

神然則知之可及也藏之不可及也言知之非

也藏謂至廣深非至聖非神孰能與於此惟聖

關氏易傳卷一

藏其著以數推卦以象告著數於圖數主乎動

圓而象主乎靜事定動言乎遠故可以知來知

未靜言乎邇故可以藏往近晦往來之交逆順

之際此吉凶所以前知也交際謂變處也變吉

變化所以會合也總群變以會乎一則聖人乘

惟乾坤數會乎上象合乎下象則天合應也

與其深微哉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意

大衍義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天數
兆於一生於二成於三凡數不出乎三此天地
亦此義也三則徑一以形言之也律命
呂應不出三微此以聲言之也畫卦一體不出
三爻此以易言之也故易數此天地人所以立
大衍卦一以象三其歸一耳此天地人所以立
也衍於五成於六偶於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所
以錯綜也五行生數即五成數即六也偶位五
定位故五為尊位十為之以甲乙丙丁天一
之類也錯綜謂布算因除互相求數也
數之兆也中爻是也雖明其兆未可以用也
地二數之生也火生地二有生則滋生而後有
關氏易傳卷一
象數而後有滋滋而後有乃可以推之也推策
數義與此同滋猶滋蔓也見數
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及乎始兼兩之義也
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子曰兼三才而兩之又
二體相應故曰兼也以上文具下水
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解繫辭五行文水
生乎一成乎六益法於此火生乎二成乎七木
生乎三成乎八金生乎四成乎九土生乎五成
乎十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天一以待地六而
成之地二必待天七而成之不言木金其體雖
五而成必六而體即五行也六者非他天地生成

之謂也人在其天數五地數五五者非他三天
兩地之謂也地二天三合而為五其二不用者
六來則一去也既成則無生也如水生一至六
用其所實有生於無終必有始又廣言有無之
用為五矣故既有則無去矣去矣謂言如曉則夜
學廣言之也故既有則無去矣謂言如曉則夜
無不然而明故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入有
去無之謂也具下文張彞問曰何謂入有去無
子曰關氏天生於陽成於陰陰成則陽去若一氣
一月成於四月為正陽之月然既成則生於陰
無生故必五日陰有則陽無去之也十三
關氏易傳卷一
成於陽陽成則陰去若一氣生於五月成於十
陽既去之矣而六爻初上無位者陰陽相去者也
陰無去之也天數以三兼二上兼地數以二兼三上兼奇耦
雖分錯綜各等之類分也錯綜各等謂上以三
兼二下以二兼五位皆十衍之極也五行互為
三等共五也故曰大衍止一而巳矣彞曰然則其
至十極焉用何謂四十有九其一將不用乎子曰物有兩
大萬事必曰虛盈此以日月言之日往月來行
通月行速當望則相盈過望則相虛雖日月晝
同其右轉然相望之際則見日往西月往東晝

極則夜進此以天輪言之也亦盈於此則虛於

彼又解物不兩大之義也如相望之際天輪則

月盈於此而日虛於彼又如是日則盈於小

晝為此夜為彼見月則夜為此日為彼盈於小

必虛其大九日一歲本則六十一日小晝則二十

月此用所以不窮也每一歲大之小之出十二

歲再閏餘六日故五故曰其用四十有九也其

著本意法象兩儀三才四時并閏一歲既餘其

日大衍不窮其數十一者所以示其不窮也

彛曰凡行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今云五十而又

去其一何謂也彛執端於著草一物爾未能弘

關氏易傳卷一十四五

也子曰著不止法天地而已必以五行運於中

焉上文言五位大耦而言則五十也上文謂小

地之數五十有五奇耦小大具言之爾若舉大

而去小盈奇而虛耦則小奇之五大耦之一皆

盈而不用小大耦共去其六也六彛書而藏之

嘆曰吾乃知著可遺也神物非謂著草一

乾坤之策義第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何

謂也曰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陰爻六一爻三

十四策三天兩地舉生成而六之也自生至成

分陰分陽故十二為率三其十二為三六而又

乾策二其十二為坤策百文亦然

二之故三十六策為乾二六而又二之故二十

四策為坤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得七

十二焉三其七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乾之策也

二其七十二則百四十四坤之策也三天兩地

陰陽三五陽三陰二每五而變七十三

侯其五也二五而變三十六句二五

變二十四氣三五月凡三百六十五周而復

始五行三百六十日月軌度積於餘分一度一

謂四分度六十出六三年一閏以六五行所以

成閏其六五以五行成月也兩三百六十者歲

功之用也舉六甲成數實奇六者虛一之義也

上篇大衍云小奇之五夫生於一成於六一六

相虛三五為用自然之道也卦爻六位於初上

皆虛是也六者舉成數而虛聖人立策衍數必

舉其三卦為三爻兩於六而兩之故六行於五

五行布於六爻合於十五兩其推萬而變無出乎
 初上必虛其一此積算倍從雖萬張彝問曰二篇之策萬有一
 此變不出此數也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豈亦三天兩地乎
 曰何謂不然爻所以著象策所以推數象六數
 五三天兩地體象定位也先三十而六之三天
 一百八十又二而六之兩地一十有二合百九
 十二故二篇共三百八十四爻此解爻所以陽
 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先三
 之百八十爻得六千四百八十策又二之十二
 關氏易傳 卷一 十一
 爻得四百三十二策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
 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先三之
 一百八十爻得四千三百一十策又二之十二
 爻得二百八十八策共四千六百有八策是二
 篇合之一萬一千五百二十蓋舉盈數而溢之
 也萬數象萬物大畧也萬溢千千溢百百溢
 也謂萬外有千百十一也萬溢千千溢百百溢
 十十溢一此一篇獨無一者亦虛之義也溢過算
 也謂過虛也凡過盈為溢不及盈為虛上下轉
 盈虛義第五

張彝問曰何謂盈虛疊上篇子曰當期之數過
 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六箇三十一日
 九日是故七十二為經此所以立五之為曆五
 不及九日故七十二為經此所以立五之為曆五
 七十二成歲五行六氣推而運也包虛七百二十為
 起法倍從七千二百為統法七十二萬為通法
 氣朔之下收分必全盡為率七千二百萬為大
 率謂之元紀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行在子
 位之宿當縮盈先後之中焉漢太初九年冬至
 壁五星如連珠觀斯可以為元紀也是歲
 丁丑差甲子者一十四年此盈虛者也
 關氏易傳 卷一 十一
 闔闢義第六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二闔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何也曰坤陰之母無不容在戶
 為闔包容於內乾陽之君無不由在戶為闔由
 於外皆闔往則闔來闔往則闔來此以戶言之
 闔義也闔往則闔來闔往則闔來以氣言之
 闔門為往闔門為來所以相愛也以氣言之
 為啓閉以道言之為離合以內外言之為往來
 解上文往來故卦有内外人有出入卦上體為內
 不窮之意也故卦有内外人有出入卦上體為內
 外卦利用出往來相交内外相取上下相刑吉
 入以前民用往來相交内外相取上下相刑吉

凶相分君子小人相亨相屯君子亨則小人屯
此一闢一闢變而闢闢變而闢往通則來來
相反而然也
通則往故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凡言變則不亨矣蓋易窮則變闢久則開闢久
則闢通則常久之道焉故變則通通則久此之
謂也天左旋西視之來東視之往日月右行東視
之來西視之往此以天氣下降地氣上躋上
下往來亦若東西之視此文以上卦乾來乎內
坤往乎外君子闢小人闢此以人故名泰反是
名否內焉主外為客泰內君子外作易者其闢
闢氏易傳 卷一 十八
君子之道而通小人之闢乎故名以君子名其
卦若君子泰則曰泰卦若君子否則吉來則凶
往有變則能通故曰小往大來吉亨凡言往來
外出入大小吉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否
氏因言變之義故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
又以卦名相明之義故夫同於物者物
人同即通也凡不同即不通此
亦同之故吉洪範言福從筮從卿異於衆者衆
亦異之故凶衆從親離蓋不通君子同君子而
和小人同謂所不及而使之必不傷和也小人

同小人而和君子小人荷合推黨但懼彼同似
異而必通君子各任以所見不待於外而後為
乎道故和似同而必異君子和小人蓋懼之也
曰必通和似同而必異君子和小人蓋懼之也
其和則同而恕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吉
凶生矣此言君子小人各以群類相吉凶也上
文吉凶張彖曰君子小人誠猶闢闢之義矣然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何謂
也彖謂闢闢非闢也君子非小人也然子曰爾所
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乎權者變而合道者也
闢氏易傳 卷一 十九
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君子豈本性也蓋接物而
變已者也事物也巳性也君子之性接小人之
子之事則上文懼之謂也恕下懼上而情所以
和也夫和天下非權變安能通之是以聖人洗
心藏密蓋接物者言接之而已非同之也故洗
濯物心無所滯汙謂之洗心洗濯萬物之心變已者言
反之而已非異之也反我之情從民之道也故藏晦
於密無所間然用也謂之退藏民危者平之易
者傾之無吉無凶同歸一致此之謂與民同患
所以一闢一闢同乎一戶也

理性義第七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何謂也曰性命之理以天
言之曰陰陽以地言之曰柔剛以人言之曰仁

義蓋乎一性也故命合天地有生有命天地大

人有性有命有性也天命曆數是也人命運德是

則道德塞是以有命者亨之塞之不離乎仁義

之道此謂之有性也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舉剛而言之乾卦純陽

也以信在其中矣四德在天而曆數有亨有塞

五性在人而運命有否有泰然而天人有相契則

性命合矣乾道變化有性有情有陰靜必有動

各正性命此之謂也

陽也動而有情情者二而不能一也猶陰而不能

靜性動亦然也情者天之邪氣人之亂行也

亂勝治則情勝性此小人命也去邪近亂制情

則元命立為各者也易有元命也元者衆性之

長群陽之尊天人之理也元則人仁天亨則人

禮天和則人義天貞窮極此二者則知生死之

則人知信其理同矣命二者謂天張謩問曰夫子之

言性命則然也何謂有亨有塞言時命否泰

子曰亨之塞之遇其時時也者繫乎君天下者

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矣得小人之道

則時塞也若否泰二卦以君然而君子亨則時

治命也小人亨則時亂命也時命一而已矣命

歸善則人命遇亨君子得行其道若天命歸惡

則人命遇塞小人得行其道二者皆屬乎命也

聖人知命適時必先天理故曰窮理也聖人順

天之性故曰盡性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

以至於命有亨有塞時行亨也今小人多君子

少吾安敢言命故難言之也惟君子能知命是

則對以存否泰二時

蓋為君子設也明矣

時變義第八

卦以存時爻以示變時繫乎天變由乎人王弼

爻為人位為時今關氏義同繫謂天人和須

不可異也卦以爻成時以變生雖云天時人事

及其變則動六時也夜靜六時也動則變靜

合會一也息息極則變變極則息故動靜交養晝夜之

道也晝夜時乾坤分晝夜時也晝六時屬陽故

道也相變也乾坤分晝夜時也晝六時屬陽故

六六之用其時變之周流也不居周流

六虛蓋亦是以六十卦循環相生極則變變以
久不可禦也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則久四
卦時之門戶變則開闔也乾坤分時如門戶不
終相及也故三百六十變蓋也三百六十
爻除四卦為門戶開闔其用惟六作易者乘時
效變之謂乎仲尼序卦相生雜卦旁行不流序
六十循環成歲功之序也雜相生晝也不流夜
也重疊解上文晝動故相生夜靜故不流有時
變之義如此而已謂晝夜如此
關氏易傳 卷一 二十三

動靜義第九

張彝問動靜之象子曰天地者也動象天天常
動地常靜常動柔克者也常靜剛克者也故曰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天陽能柔為常道也陰而
也子曰噫了未知易矣天地之道無立人之事
安足為易哉易行乎天地之中者人也人參天
地為才天地有儀象而已倣天地為父父為人
虛其位實其用六位爻則謂之六虛六三才相
參六爻相倣位無定處用有藏密吉凶前知蓍

至神孰能與於此聖人與天地合德則曰三才
者倣天下之動也聖人或出或處用萬物化聖
則行舍則藏故曰無定處有藏密也凡萬物
人者也故物不能自神蓋神之者人也有靈異
者若人不貴之則不靈不張彝曰聖人通神則
神也此展轉詳言以曉彝
聞命矣滔滔天下豈盡通神哉子曰人皆天地
之靈五行之秀也靈全秀淳則為君子靈秀不
具則為小人千人一靈萬人一秀千萬人始有
君子故曰君子之道鮮矣然鼓之舞之盡在其
神焉若若元氣鼓舞生人無是故神者仁見為
仁智見為智小人亦君子見為君子小人見為
小人殊塗同歸寂然不動此聖人之作易所以
舉君子禦小人約以存博寡以治衆是謂神德
行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陽一君而二民此君
陰陽不期然而然者神也德德行常簡易者無他
繁辭云陰陽不測之謂神此所以神無方
道也滔滔天下通乎神而已矣易無中之謂也
至剛非常道也至柔非常道也動靜不失中矣
動靜亦然至動必多憂至靜必多疑不憂不疑
其惟有常乎至常忘機至寧忘樂斯動靜之中

也中常聖人有六動動不失乎時中卦六爻日
乎其中靜乎其中不可過中也者易之六用動
不可不及故曰時中也
靜之適也書之皇極禮之中庸氣之太一人之
包詩書禮樂太宰皆動靜有常之謂也易道無不
俱在其中矣非知至至之安能適其中哉至則
至之是中也乾卦曰知至則知幾知幾則知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至則知幾知幾則知動
之微者動知動則知神知神則知靜矣神
行而至不疾而速是歸於靜也老子曰萬物芸
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此義合也

神義第十

張彞問曰何謂神子曰神也者易之靈也靈應

關氏易傳

卷一

二十四

王以通刊

冥契不思而得強名曰神猶言神靈盼靈應
無迹者也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地也空
中無物不見明也明及易之神在乎道而所神
於地則物顯其光也
在人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道教人神無方道無迹人無至
無方見繫辭無迹見老子斯可以議易矣張彞
無至見文中子其幾一也
曰然則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乎易言天地自
有神何存於
體道消
一也

雜義第十一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君子用時小人用物易
道備矣相雜謂君子小人同乎一卦用時者謂
通情雖微時必變天地萬物皆屯六變而比比
遇雖殊而無出易者矣故曰備屯六變而比比
六變而同人同人六變而蠱蠱六變而剝剝六
變而大過大過六變而遯遯六變而睽睽六變
而夫夫六變而井井六變而漸漸六變而兌兌
六變而既濟終焉此則以既濟為終者蓋未濟
者入地之首也天地不交坎離不接是未濟也
天地始交雲雷相遇然後有也也文王仲尼終
之以未濟者時可知矣然終焉二字疑非仲尼
之辭蓋後人傳之誤也夫既濟者盡清則終
焉此義為得也
天地之氣相摩而鳴相擊而形
六六而變未詳天地之氣相摩而鳴相擊而形
元鳴者皆氣相摩擊人之動者鳴乎言形乎文
也形謂形于外也
得其道則吉失其理則凶言成文曰辭故曰辨
吉凶者存乎辭爻有險易辭各
也六卦用則乾坤何為乎八卦其致
衣裳而天下治六官用我無為矣此辭堯舜垂
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此所以明分
若梓曰者一時之用而已穀不常在
曰也棟梁為一世所居不可挽也
豫者備也
物備不憂乎用事備不憂乎理不憂則樂可知

也故豫樂也人事猶知屯萬物生也物生無不
屯者也動物胎卵植物勾屈其事成無不由難
者也不艱難而能成者非功也需須也人之所
須莫大乎飲食故需養也飲食人小畜二卦之
體當小過一爻之義也小畜繫辭云密雲不雨
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然則小之一也畜
過異時焉他皆做此臨大也所臨大則天下之
民尊無不尊至太也此真主統一故曰至臨言
無不至也世無不尊則始盛者由衰而益者也
關氏易傳 卷一 三六

始衰者由盛而損者也如貧賤者得百金之資
蓋衰中得益者也富貴者減萬金之資降一品
之損則自為衰也言富貴者減萬金之資降一品
故損益盛衰之始也言富貴者減萬金之資降一品
聖人以此施之於典禮推之於時運必使濟其
衰戒其盛行乎易中矣易曰危者使平濟者
二五居中少悔吝故禮焉皇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夏人尚
則少敬故殷人尚敬蓋政弊則救之也運衰則
盛之至也夫文者敬則不文故周人尚文亦救殷政
之弊也夫文者敬則不文故周人尚文亦救殷政
局定是以循環相救者禮也三十年為一世百世

三千年也此言三王與故夏以金德垂四百餘
禮則時運可以推也
年殷以水德垂六百餘年周以木德垂八百餘
年得其道也數不能逃金生數四成九水生一
生數殷周得成數故四百六十八百年成六木生三成八夏得
不能逃其數所以然者禮得其時也後王不
能應其數者禮不行乎易中者也繫辭謂行乎
相因相益之道也後王若漢晉而下雖成正統
而不不及三代之末者蓋不行乎典禮如三代之
故以言之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昧者求明明夷
亦昧也非不明蓋傷之爾名皆昧而咸天地之
交也恒天地之久也人不交不久故咸恒人道
關氏易傳 卷一 三十七

之統也凡人相交得其道則久而不開交不以
所以統也道非交也故不久下經以咸恒為首者
其道也天地之功者也交脩厥道鼎變新也變
無不動動則觀其震動也動無不止形跡艮止
也止無不漸漸進也萬物無不有漸漸其聖人
之進乎漸進如四時無古者無為而治百姓日
用而不知其漸之然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內蘊
乎陰爻在上是形于外巽陰爻在下是蘊于
也無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者則其所宜非

災之也明乎外物者自睽故曰睽外也離上明
人外能明白則無明白內者家自齊故曰家人
苟合故曰睽也離下明內也凡人內君子泰則小人否小
內也離下明內也凡人內君子泰則小人否小
人泰則君子否故曰反其類也君子以君子為
為類否履之而不處其周公歟需之而不進其
泰相反履之而不處其周公歟需之而不進其
仲尼歟此解繫辭履卦因人事明之也周公攝
不行則反解繫辭履卦因人事明之也周公攝
有待而不進也書不處不進其時乎不處者以
其時無道也其時無道也

關氏易傳

卷一

二十一

易

關氏易傳卷一

終



關氏易傳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北魏關朗撰唐趙蕤注朗字子明河東人
蕤字大賓梓州鹽亭人詳見子部雜家類長短經條下是書隋志
唐志皆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謂李淑邯鄲圖書
志始有之中興書目亦載其名云阮逸詮次刊正
陳師道後山談叢何遠春渚紀聞及邵博聞見後
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之稿示蘇洵則出自逸手
更無疑義逸與李淑同為神宗時人故李氏書目
始有也吳萊集有此書後序乃據文中子之說力
辨其真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

陽者无物不然矣八卦類萬物之情而不相通此物以羣方也以其
外言推其所未言者亦无物不然矣有數有分則同異交備而吉凶
之所由生也○又曰變化者其神之所為乎无象无形則交備之所為
隱矣此一生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不得已焉者其相摩相盪非有微
細絪縕而然也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蓋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見
也乾能成萬物莫之為之也○又曰无陰陽之行則易知而有親事得其
要則易從而有功无親焉可以无功焉○又曰行其所无事者得
賢人之德業知此則乾坤之於人无一致也○又曰行其所无事者
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矣○又曰聖人自解經大抵須
得理會而語韻傳傳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无事者亦易
乎一以貫之亦不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无事一
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無解中言語自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
只是割說○又曰問乾坤即陰陽之氣言自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
既是陰陽又說乾坤何也曰乾坤直言其健順曰誠破本根須是知
體同名異自然意義顯然○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即輕
天地之位定則乾坤始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又曰問天地即輕
清重濁之氣升降不有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辨其本一物變生則
名立在天○又曰家在地成形亦是物也但因其化出來故千態萬態各
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又曰神之為也其所以
以變化動然而見之因具感象於天成形於地○

吉凶者失得之者也。言者言乎象者也。又言言乎變者也。言者言乎其失得也。悔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象。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佑之。吉无咎。此言言者言乎象者也。又言言乎變者也。言者言乎其失得也。悔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象。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佑之。吉无咎。

有失乃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故曰言乎其得失。悔吝者存乎象。言乎其失得也。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象。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佑之。吉无咎。此言言者言乎象者也。又言言乎變者也。言者言乎其失得也。悔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象。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佑之。吉无咎。

者謂之器陰陽亦形而下者而亦謂之道通上下言之也夫通天下
一氣之能出不由戶乎則所謂道者即此而已自道而出無非善
也故乾之文言曰元者善長也孟子曰仁者天之尊爵蓋離之則
四而性則成之者也故曰成言乎仁又曰終始萬物者莫盛乎仁
則成者終始之辭也性成之則四者之名既矣仁者所謂之仁知者
而謂之知皆見此而已百端則未嘗見也故曰由一而不知君子之道
所以鮮也○又曰諸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皆源原自
見初無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
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如左探賈之則隱存焉○又曰且
佛之言吾不知也夫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
先明夫德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言信然耶夫古之大李之道必
詳言於易而不必拘邪說而外求也○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
息而成古今運轉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
恤矣○又曰問諸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恤矣○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謂道者善成之者性非有外也然則雖死生之變無
之是雖在我猶須其善反而已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其所以為不
善則其不善反成之者性非有外也然則雖死生之變無恤矣○
善則其不善反成之者性非有外也然則雖死生之變無恤矣○
去之是所謂惡者果不能離也蓋性之有不善者其實則所惡者確
乎其不可入矣故曰成之者性彼為不善者物誘於外而在己者殆
乎哉○莊子有言性也者養也謂性未成則善惡混置而後繼善斯為

善矣惡足去則善因以存故余曰善而曰成之者性誤矣○又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斯於善不已也亦不已之意皆在其中矣然之者善
無間也成之者性無虧也○又曰精氣為物而南為變是死生之
意三曰然則鬼神之情狀只是說游魂一句○又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何以此則與天地同功○胡氏知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
進退知此則與天地同功○胡氏知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
有三自三而無窮矣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四生五五生六
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極之所以為道也始
萬物而生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乃古不交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又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
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
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運行之功顯
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
宰聖人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天地聖人之盛
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
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知不測其為
剛柔動靜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欲萬物同之此所以為憂慮也○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欲萬物同之
名曰曰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
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運行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
而得之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之謂易生則一時以謂萬物一揆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
陰陽其勢高下其相背然則相背而生之用則神也○又曰天地
二端有一二便有三一之謂易理自然而已雖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
相續不已非是人之謂易理自然而已雖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
可一而為二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而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矣當自得之○
非神不能顯諸仁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仁所患者不仁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為能弘道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也無心之妙非有仁所及也○又曰天不能生善人正其無意也故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不善也然古者治世
多而後出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大數有以論其治亂殊不知
知唐虞以上幾何幾何人徒見文字所記大數有以論其治亂殊不知
之生又矣一治一亂○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不異於故其參備而理則同也故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大德之
出天人之道人不以無復法於後世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大德之
至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天則無心神可以無復法於後世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大德之
人天地自足矣○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者天也蓋聖人成能以異於天地○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其新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乎神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知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可見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自取天地之德也○又曰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者○又曰天地鼓動萬物聖人
大執加焉故曰至矣哉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為之盛

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
 在人則為性之自然者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又書曰英法德意近政俱是審行此道知禮體性之門也
 行乎其中則易行乎其中不言人言行乎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人物
 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欲也
 則無間於物而不可償者故而已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欲也
 之命性存乎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乎是亦生不問
 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又曰天地不崇義無方也又曰成性存乎
 又曰成性存乎道義之門道無方也又曰成性存乎道義之門
 見道義之門也又曰成性存乎道義之門道無方也又曰成性存乎
 有也故知性成性之道而知其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而易行乎其中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為德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數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由仁義行也又曰聖人亦以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禮存則長存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易學
 不思誠成也誠為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初下惠不怠
 猶是性也伯夷一掃不得全正不若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又曰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當存道不回如義之流深泉混混不替責矣無復回知則自信自明
 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其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於
 成性則不動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故曰成性存乎道義之門
 已見易學天地之道也又曰成性存乎道義之門
 皆從此出矣又曰成性存乎道義之門
 道之則滿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夫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不止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則遇不肖者之性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乎蓋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日禮地卑而乾坤定先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日因說知崇義矣知及之而不以性之非已
 到極處只是說天更不說地又曰易立天之道即曰陰陽立地

者是一人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湯湯之於伊尹伊尹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侯是也雖然初六藉二柔者也故有私昵之戒曰無攸遂乃亂且亡也

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可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誨盜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易有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數也數者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以象天地之數五十五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
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
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
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此夫易聖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天下之志雖愚人也禽獸猶能識其意。又曰易非天下之至精則鮮不足以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又不足以成物非象不足以制器非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義辨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又曰風氣清則通香則兼清德則神故聚有間則風行風行則聲聞臭達清之驗故不行而至通之極故。又曰天參地兩參天地兩地而倚數極而方無機則難成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應會之際本原常靜共運在萬物莫不知理義之當然無過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始四時意母必母固母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何謂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其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未發元私以小智籠乎其間乃所謂空而空然發見乎中實則不見也。又曰易易其理則天運乎其上止乎下則天地發見於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成而後天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路動植之異宜則家運速之異焉萬物固固發矣然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不相持焉其事則類也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機而同矣。又曰諸儒曰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无邪邪者誰元思而无所思乎如何曰思曰春農休聖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人而君子就視聽言動皆思皆思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變辭曰易元思也元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天能元思也地無思焉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元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語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周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窮義也其所思止於所思元邪而已。又曰唯君子為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謹異說。又曰易所謂元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尔故其於天下之故機而通之而已。又曰音義七音反七各反。又曰宗統反。又曰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多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

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默而成之言而信存乎德行元凱却有此語云言易則言盡意則言不盡意

大率言語須是涵養而有餘義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又曰大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交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是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是尺土堦便是易也又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

升五

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大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又曰且噉噉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无中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四面无中乎如生庄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又曰乾健坤順人亦不啻果然體認得乾坤毀則立天見易○又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一陰之道曰陰○又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此語截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人道要在人默識之地○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知此者以清虛一大爲道此乃以空言表真道也○又曰辨法不識陰陽者及死生古今安得謂之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又曰或問繫辭曰至道言中庸自人事言必不同曰曰繫辭雖始於天地陰陽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有乎德行之中庸曰曰鬼神之神聰明盛服以承祭祀許見聽之而不聞休休物而不可貴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許洋洋乎在其上如在具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是豈不然○又曰成日之會大率欲國使人情思不際隔而懷德者以此此說天下已成風俗何能拔匡釋之爲此孝者三十年矣他使得者儒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无得厥德有箇寬之理可以敬以自內矣然先義以方外以其自內有要之其本亦不是錢氏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具有此理然頂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李誠禪有所

丹方

紆粉反
反口時掌反
音才行下孟反

光

[illegible]

有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也夫之望天見事之幾微者
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詭下交不至於僞者蓋知幾也不如
過則爲僞君子見於幾微故不以其然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古
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
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對見幾而
動當俟終日也斯別也其判剛矣知幾如是服所仰也故督之曰乃
手自幾則知聖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服所仰也故督之曰乃
夫之望○又曰人道之用不於接人而已詔實召禍理勢必然故
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大焉○用終日斷可知哉幾者象
信○又曰知幾其神由中正以貫之則益而知幾者爲能以居故
見而不形者也形則步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
命則所見皆吉也○又曰君子既知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宜
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正則吉也六二
作則已作則所求尚吉○又曰終日吉言諸正則吉也六二
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中而靜柯侯
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幾常謂故抑阻六二常不動故能得
動之微○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安終日苟見其幾則即時安置不
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依事則直須求向
告也○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
人之表○又曰知崇礼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效天里必效地易
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山長事之路殆也○又曰孝必知

十

幾若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像能知其
顯由未顯至於本皆知微知學知柔知剛之道也○又曰不見易則
不識造化不知造化則無性命之不測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則
太易不言有无无語諸子之西人也雖信此說然不知以何爲南
以何謂之无先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爲觀其幾者害之
幾也惡不可謂之幾知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者上及
仁之本亦可以不備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止可見人道也已如孝悌爲
爲親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至又如言不安其身不悅於親亦是
幾外有要入德必須知幾故李易非當玩保謙所以說易象也是
先知微然後則難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大或小雖不一而足所以
不知知者老耄秋也○又曰居餘兌困丑卦切圖從合反見賢偏反
狀史反圖雙經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末嘗
反○音玩反

子曰：「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九○初

程氏易傳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改復爲反善之義。初失
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前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夫而有復不失
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變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害而吉也。○又曰
不抵也王篇云適也義亦同无咎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既平无
咎謂至既平也。類于无刑罰之過夫子謂其辭幾乃无咎悔也。過其
來朕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飽而中所欲不論矩是有過也。然其

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曰坤
 爲文眾色也爲城衆戰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敷爲大塗羊爲
 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
 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進利市三倍其
 究爲躁卦震曰躁爲木萌於下嫩於上也爲繩直順且幸也爲
 臭風也入於人爲鼻象膚癢躁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
 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
 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震
 曰故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離
 九反爲精亦反國紀力反國以制反國生類及離爲火爲日爲
 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
 鼈爲蟹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震曰科
 科上槁附且燥也震古丹反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
 闕爲果祓爲閨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
 也爲堅多節震曰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無往不通
 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
 妾爲羊震曰爲附決內實而外附必决也爲駝
序卦上經震氏曰序卦上經
 不可謂上聖人之篇今欲安置一物猶交密更見聖人於易其間雖
 无極至精義數自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網大匠度以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祖謙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无遺憾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女能堯夫鄭山樓鏐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官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東萊呂祖謙謹書

右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當爲重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恐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傳九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之四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刊本余亦得殘本二冊亦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異同唯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而二書皆失本真後來各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攘奪近世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截失當謂爲偽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記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初程
子作易傳不及繫辭此書似集諸家之說補其所
缺然去取未爲精審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
目以是書爲託祖謙之名殆必有據也

水村易鏡一卷

〔宋〕林光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

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村易鏡

一卷》提要

水村易鏡序

水村易鏡一卷宋莆田林光世著光世字逢聖勅令所刪定林震曾孫靖康初震叔冲之被命使金是時震爲烏江丞三上書請代往不報冲之竟執節死事具宋史本傳震博學深象數與鄭樵爲金石交光世淵源家學遍覽藏書因易十三卦取法乾象者著爲圖說以明聖人仰觀之義名曰易鏡准東漕黃漢章上其書於朝理宗覽而驚異以爲先儒所未發命有司以禮津遣赴闕由布衣授史館檢閱遷校勘歷將作丞知潮州數遷得提舉浙東常平茶鹽進嘉言二十篇賜進士出身召拜司農少卿兼史職俄而去食祠復起知隆興府以言者寢新命遂用朝請大夫知祕閣歸老林氏世多忠節冲之子郁官福建茶司遇亂罵賊死震兄震知鎮江府力攻蔡京卞兄弟有聲崇寧大觀間震與秦檜同登進士不附和議常責檜曰公何忍置二帝萬里外傳一宰相故莆人謂之忠義林氏光世之擢官也以趣賈似道進師還朝被劾而去豈亦爲似道所惡故不安其位邪今不得而考矣所進嘉言理宗比之楊萬里千慮策手書水村二字賜之光世因作亭於莆之煙嶼山以彰其寵吁豈非布衣稽古之至榮歟

康熙丙辰夏五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水村易鏡敘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數語者實先聖夫子教人入易之序也古之君子天地日月星辰陰陽造化鳥獸草木無所不知不必讀繇辭爻辭眼前皆自然之易也世衰道微易象幾廢孔聖懼焉於是作大象小象又作繫辭明明以人聞耳目所易接者立十二象今天下後世皆知此象自仰觀俯察而得也曰鳥獸曰身曰物則次之大象小象者釋易也繫辭者又釋大象小象也十二象者又釋繫

水村易鏡敘

通志堂

辭也後世諸儒釋易凡天地變化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道言之詳矣不可復加矣獨仰觀俯察之學則置而不言臣拘拘塵世磨礪雖何能透徹家有藏書萬卷少年父師律舉子業不許讀晚始窺先大父刪定臣憲手授靈憲圖時秦師垣為同年屢詆和戎之非掛冠歸蕭愴然語斯爽潔曰吾向在汴送季父主客郎中臣冲之使虜也至孟津夜見天牀星動未幾國事忍言今約子夜觀星要問何年當太平臣讀靈憲圖雖知天然未知星與易合歲在丙午朝賢喧陽九之成天子恐懼修省星之逆者皆軌道臣時居海上自幸此身不死可以觀星可以讀易從事

心目不顧寒暑忽一夕觀天有所感縱觀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六十四卦也遂頓悟聖人畫卦初意何修得此於天隱而不言咈天也敢先以繫辭自離至夬十三卦凡十二象筆之書願與通天地人之君子演而伸之亦以補諸儒之所未言焉

淳祐辛亥仲秋逸民蒲田水村堽堽臣林光世書

水村易鏡敘

二

通志堂

十三卦取法圖象目錄

離 罔罟之象 離宮佃漁飲食圖 兌宮佃漁罔罟圖

紫宮天府養民圖

益 耒耜等象 巽震宮星應農具圖 西方秋成諸星應

倉庫圖 損益貨財之象

噬嗑 用獄等象 度量權衡象 震宮星應獄市圖

離宮星應獄市圖

乾坤 借合之象 紫微垣合乾坤圖 太微垣合乾坤圖

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之象

渙 舟楫等象 天船積水垂象圖 坎宮天津渡河漢圖

巽宮翼軫濟不通圖

水村易鏡目錄

通志堂
正命

三才
隨 引重等象 震宮諸星之圖 兌宮諸星之圖

豫 重門等象 紫宮閭闔兵衛圖 太微端門兵衛圖

震宮天門兵衛圖 坤宮天關兵衛圖

天津華道兵衛圖 離宮室宿下兵衛圖

小過 杵臼等象 震艮二宮翼杵圖 坎宮杵臼之圖

睽 弧矢之象 離宮弧矢之圖 兌宮弓矢之圖

大壯 宮室等象 乾宮室壁宮室圖 震宮房心宮室圖

大過 棺槨之象 兌宮大陵諸星圖 巽宮長沙諸星圖

坎宮虛危哭泣圖

夫 簡冊之象 乾宮奎壁圖書圖 兌宮卷舌主口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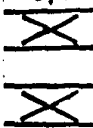
水村易鏡

莆田逸民 林光世述

離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罔罟之象



離為日為火為目在天為照在人為視其中虛明見物天也象其虛明結為罔罟使物麗其中人也罔罟非止一目古字罔為网全是一箇離字 人視必正面魚鳥則以一目視故不見罔罟而麗其中惟人亦然鄰有人焉善觀眸子 聖人曰離麗也天下之物

水村易鏡

通志堂
張達

凡可以使之麗者皆離也非止為罔罟設魚鳥能避人而不能避罔罟君子能避身而不能避爵祿爵字生於雀祿字生於鹿貪著者必麗著也 獵者利於日漁者利於夜生於山者陽生於水者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惟人亦然為人上者明則麗於我者必君子不明則麗於我者必小人 大象曰明兩作離固曰兩箇離為一卦然許慎字說兩字古文兩亦分明如同罔罟形此時去古未遠明兩二字互有罔罟象周禮天官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注云有甲之屬又地官掌鼈掌斂互物注云蚌蛤之屬繫辭曰離為鼈為蟹為贏為蚌為龜今觀互之一字正全是一箇離

卦上下皆一一畫外堅象中一一畫內柔象為甲冑
為戈兵亦取此

離宮卦八星漢志為水事星經在河側晉志主水衡
水衡漢官至養禽獸漢法天象設此官井宿之中有
弧矢九星積薪一星積水一星天鐸三星野雞一星
狗七星狼一星燿四星曰弧矢曰狼曰狗曰獵也曰
井曰水曰薪曰燿庖厨也火食之始 柳八星漢志
柳為鳥喙詩註作囓爾雅作味左傳襄九年味為鶉
火晉志柳天之厨宰主尚食和滋味宿內有天記一
星主知禽獸齒歲外厨六星主烹庖酒旗三星晉志
主享宴星七星漢志頸為負官宋均曰朱鳥頸也負

水村易鏡

二

通志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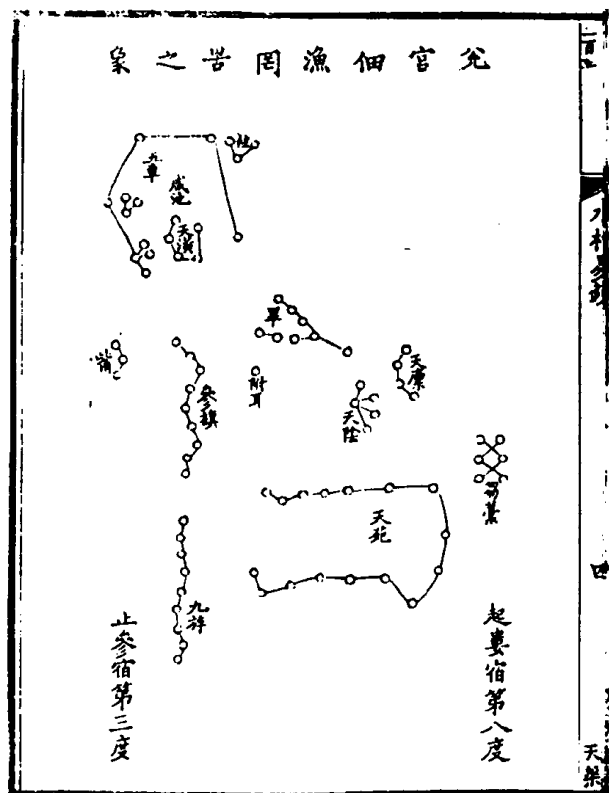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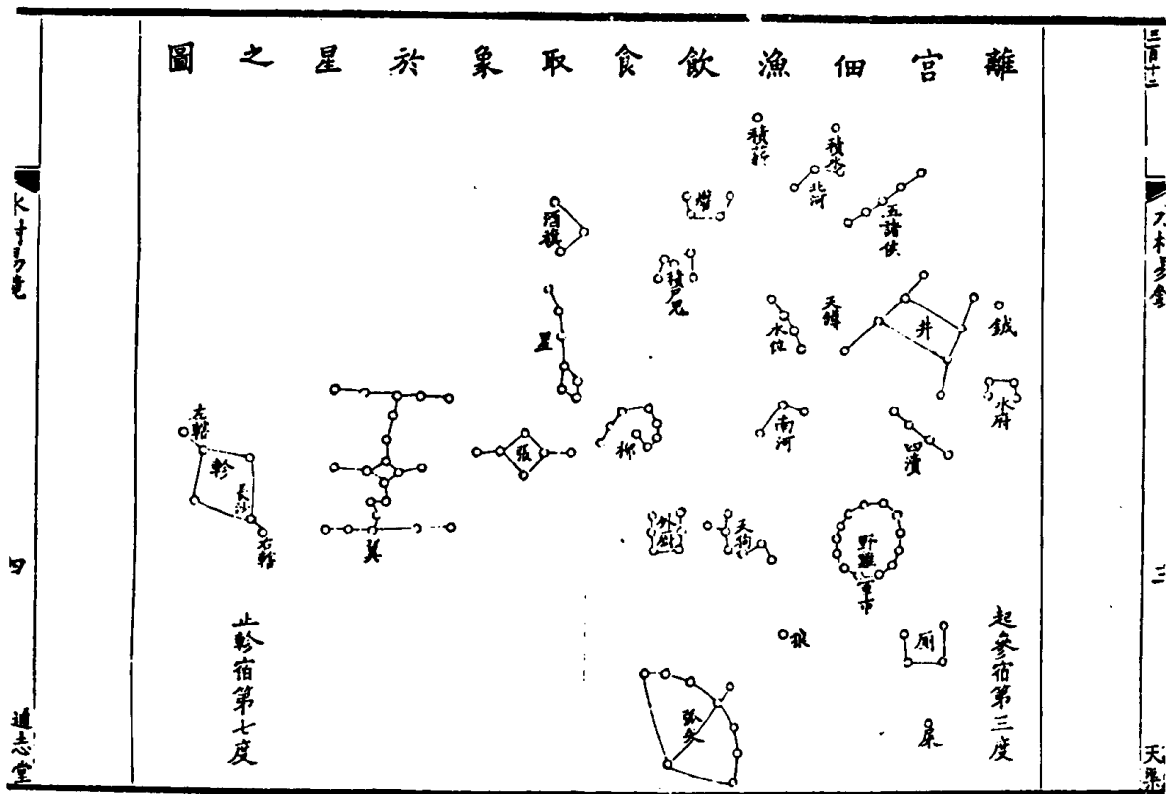
官喉龍也頸受食主厨官張六星漢志張味為厨主
觴客天官書味作素郭璞云鳥受食處也惟其受食
故為厨主觴客 離卦上下皆離二至四為巽三至
五為兌 巽宮東南內厨二星在紫宮中屬軫主宴
飲司民食 兌宮西方奎為封稀婁為聚眾胃天之
厨藏內有天陰五星從天子弋獵臣也鼎七星曰旄
頭獵則前驅 畢八星為罕車主弋獵詩有秣天畢
毛注有柄之罔此制器者尚其象之始 畢之上咸
池三星在五車中魚鳥所託魚圉也主陂池澤沼魚
鼈鳧雁之事畢之下天苑十三星主禽獸旁六星曰
芻蕘主牛馬畢下一星附耳上窺咸池之魚鳥下睨

天苑之禽獸以佃以漁之義始此 天厨六星晉志
在紫宮中屬南斗旁二星曰雞二星曰狗一星曰
魚十四星曰鼈天厨屬斗則坎宮也聖人胡為取之
坎者離之衝也漢志曰衝乃應厨星有三其二在紫
宮民以食為天也天厨外厨皆主民獨內厨主君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伏羲氏得於天之自然者也故號
曰包犧氏不知有庖厨之後方有此星邪有此星而
後有庖厨邪包犧不可問問之天可也

水村易鏡

三

通志堂



紫宮天廚養民之象



水村易鏡

五

通志堂

臣光世辨證曰聖人固因離方七星有佃漁庖厨之象而設是卦也觀象本出於星然大要皆視日行之所在方得全象孟夏日在畢此秦曆也小滿日在參此太初曆也堯甲子至秦莊襄王元年二千四十八年日差二十八度莊襄王元年至太初丁丑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愈差則入夏之日愈不至於畢尚不與秦曆合況望與堯曆合乎今以古曆參攷之堯時孟夏中氣日在井二十九度日在離星又在離所以其卦曰離易道全與曆通伏羲於此時已知後世之曆每歲有差不以曆示人但以易示人曆有差易不差故也使後人尋易而得之耳聖人用心遠乎哉

易鏡之義何也天鏡庶徵人鏡衆星治象星象常相鏡萬古不歇漢家有董仲舒京房數十粗能代天開口後世君臣視為冥漠而不之省悲夫離南宮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人君禮修視明則火得其性烜成萬物鳥獸魚鼈咸若供祭祀充庖厨物雖死無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凡殺牲皆有制唐人謂釋氏以宰殺爲非則包犧氏爲地下之罪人乎此言近理

水村易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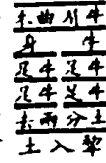
六

通志堂

益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耕犁象



耒耨震木耨為手震為足兒童皆知為耒耨以喻車輿與他器亦可何必耒耨請觀其象初爻一犁入土象二爻一土分兩去也三爻四爻二牛四足也五爻一牛身也上爻一牛背所負曲木耒也

水利易鏡

七

通志堂
天集

耒耨象



解者謂耨震屬木又謂耨為繩然牛則何在恐不見耕犁

見耕犁

耒耨象



聖人既有耒耨兩字便當接耒耨之下解耒耨之象農家去草之具全類此

上巽東南角二星在震巽之間諸志左角為天田主畿內籍田亦名農祥文選農祥展正此星也角之北二星黑亦名天田又其北一星曰大角兩旁各有三

星句之曰攝提建農時 下震東方房側一小星曰牽制牛之器心三星曲而下垂全似耒尾九星句而仰全似耨俗呼為犁鉤星東作時見箕四星全似箕種時播種熟時揚簸尾似犁半入乎艮艮土也示施于土也艮宮南斗之東亦有天田九星黑在牛星下全是耕犁象曰天田曰牛曰箕曰斗曰斛曰糠曰杵曰農丈人曰雞曰狗凡治穀粟之象皆在西方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六甲六星在紫宮主分陰陽授農時入奎正對巽震角宿之天田八穀八星亦在紫宮明則八穀成以候歲之豐儉一星不明則一穀不成入畢正對震之房心五車五

通志堂

益卦上巽下震諸星應農具圖

星在兌主五稼候豐耗入畢正對震之房心

가계요술

天黑

起軫宿第十七度

止午宿第三度

通志堂

西 方 秋 成 諸 星 應 倉 廩 圖

1004-4

才多金

王

起奎宿第五度

止井宿第十度

通志堂

臣光世辯證曰立春斗建寅律中太簇天子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蓋帥民
東作之始也當是時以太初曆求之則日在危以秦
曆求之則日在室以堯曆求之其間相去二十四十
八年二十八度則日在奎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
作教民耒耜又在堯曆之前則其法當在奎婁之間
奎婁有天倉天庾二星為積穀之府養民之本在焉
神農因天之時與地之利全視日之所行而得之也
太玄以益為正月卦氣固是太初之日止在危十六
度與堯曆全不合施於漢則可施於堯之前與後世
則不可

民以食為天也天以東作之象皆應于東方之星天
子正月擇元辰冕而朱紘躬秉耒耜率公卿大夫耕
籍田天子三推后妃獻種稔之種司農撰耨耨之器
敬之至也先數千百載有聖人曰神農觀此星而作
耒耜後數千百載雖聖智復生無以易此大象曰君
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五穀能益人農家
地有肥磽就肥種有歇滅歲久輒易此遷善改過之
義能遷能改則益不遷不改則損上古未有百穀茹
毛飲血故離在益前

益貨財在

上之貨財
下之貨財
人納不財
財財財
人下

下及民象

水利彙編

十一

通志
顧明

損貨財在

上之貨財
下之貨財
人納不財
財財財
人下

上不及民

富藏于民為益初爻廣土庶民象二三四爻貨財象
多象貨財不在上而在下此益道也如損卦則撥貨
財三爻而近上不復在民一損一益止爭一畫去來

噬嗑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嗑決斷

獄市之象

上	萬
下	萬
中	萬
外	萬

此卦本頤只因四爻是奇如一物梗吾頤中合者頤也以象齒嚙而合之正類乎治獄市象

訟卦兩造

在庭之象

上	萬
下	萬
中	萬
外	萬

兩造在庭下陽剛大人居於上執曲直兩端以聽之

水村易鏡

十二

通志堂

噬嗑卦利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用獄之象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噬嗑明在上囚多在内正政治得情之時故曰明

罰教法

賁卦無敢

外	外
中	中
內	內
外	內

折獄之象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賁明在下囚多在外未入於內未有政治象故曰

無敢折獄

豐卦折獄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致刑之象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豐內明而外動囚已出在外是已折獄已致刑象

旅明慎用

刑不留獄

外	外
中	中
內	內
外	內

旅明在上內無垣牆囚入則出故曰不留獄

中孚議獄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緩死之象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眾囚在重垣內未有出期兩兌口相向為議獄象故曰緩死

解卦赦過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宥罪之象

外	中
內	內
外	內
內	內

內外有垣為獄無垣為赦解卦囚皆在垣外故曰宥罪赦過

水村易鏡

十三

通志堂

噬嗑上爻初爻皆一類獄垣囚在其中以明在動上

囚心思動我以明赦之故曰明罰教法賁垣牆亦全

以明在下故曰無敢折獄視豐旅中孚皆然解則上

下無垣牆囚皆在外故曰赦過宥罪今并畫訟卦以

及諸卦便見訟獄象然此乃遠取諸物之象聖人初

意則始于天文

離而在上有八卦獨此卦以市取象何也傳習舛訛

曆象浸失無能知者今遷固晉志視之曉然下卦震

宮天市垣晉志外環侯國二十二為一市遷固書作十二非是致

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各得其所帝一星近北門星

經曰神農之所居神農作市沒居其中列肆二星上

貿易帛度二星主度量屠肆二星主屠宰斗五星斛四星主度量分銖之數車肆二星主百貨貿易之府市樓六星主交易建六星中二星主市天弁九星為市官之長已上十星並在市垣市垣呀而合如口形正類噬嗑之象 上卦離宮井宿軍市星狀如天錢天軍貿易之市參亦曰天市晉志主權衡近離宮漢志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太微為衡軒轅黃龍為權聖人則之畫而為卦請與諸君子觀象上爻奇衡也五爻左權右物也四爻量也三爻二爻斛也正類斗星斛星初爻度也

曰權曰衡皆屬離所以離在上曰度曰量曰斗斛皆

水村易鏡

十四

通志堂

屬震所以震在下

權衡斗斛

度量之象

衡
權
物
量
斗
斛
度

權衡度量斗斛皆天象自然之文聖人則之而已致民聚貨賴有此五物自此法既立天下之民至今不爭天下之動至今未已老氏不足知此

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何謂也下卦震官折威七星主斷軍獄頓頑二星為治獄官在亢貫索九星漢志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星開則囚出七公九星執刑法別善惡在氐罰三星主罰金在房紫微垣大理二星刑獄之官在心皆居東屬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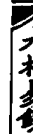
上卦離宮參伐十星為天獄又主權衡所以平理東井八星法令所取平也外五諸侯為帝決疑斷獄在井鬼四星主察奸謀天牢六星繩愆禁暴內平四星主執法平罪在張內五諸侯主刺姦天理四星漢志在北斗內曰貴人之牢執法官端門左右二星在翼平星二星主執法平刑典獄事在軫已上皆在南屬離

水村易鏡

十五

通志堂

二五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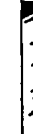
起軒宿第十六度

止斗宿第八度

大寸品

通志堂

11



起畢宿第十四度

止軒宿第十三度

大牙

1

通志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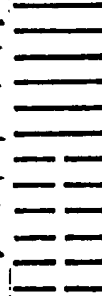
臣光世辯證曰震下離上為噬嗑聖人以獄市之象
 皆在震與離故設此卦然聖人測天以日為本堯曆
 立冬日在箕漢志箕為教客宋均曰教調弄也箕有
 簸揚調弄之象又受物去去來來之象商賈去去來
 來也詩緯曰箕為天口其形四方如口下一星哆張
 故為口舌詩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故神農得其象
 徑以噬嗑名之秦曆孟冬日在尾以歲差之法求之
 則堯曆日在箕是為噬嗑聖人觀象則取諸星立卦
 之名則取諸日六十四卦皆然
 虞書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
 無化居周書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繫辭十三卦離佃

漁為鮮食益耒耜為艱食便繼以噬嗑交易為市上
 古以此三事立定次序不可一日無也中經洪水三
 事俱歿非聖人能修之天使聖人修之也天不言以
 星語聖人而已矣在下者或歿天象未嘗歿是以聖
 人有所依據東南發生溫厚之氣所萃食貨之星皆
 在焉萬物衆多海內殷富非星能使之入君治象實
 應于星耳

乾坤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借



十一卦皆止就一卦取象獨乾坤必合二卦言者蓋假借乾坤十二爻以定上下之分非是一乾一坤為兩卦也聖人但說垂衣裳可見天下之至治夷狄甲兵門禁堂陛都不須說皆暗藏象中今以君門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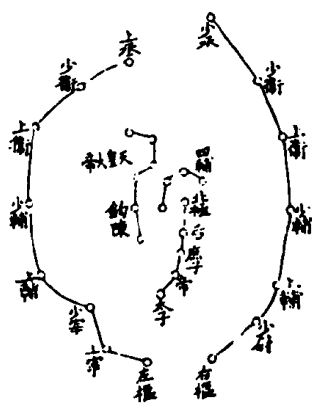
水村易鏡

十九

通志堂

喻之則乾上三爻君象乾下三爻宮禁秘密閉而不可遽開象下坤六爻可開可閉象愈近君則愈嚴也以冠冕喻之上乾乾爻冠冕平直象下坤六爻旒象以衣裳喻之上乾六爻黼黻大幅象下坤六爻裳分左右象以殿陛喻之上乾六爻殿宇象下坤六爻左右龍墀象以勢位喻之則大君端正于上百辟左右拱立于下象

紫微垣合乾坤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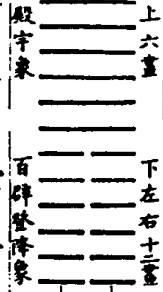


水村易鏡

二十

通志堂

之象



殿宇象 百辟登降象

六坤六重皆開乾下三重皆闔者示此處非人可到不可得而開也乾宮有營室又乾為天門晉志為天子宮周禮闔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注云王有五門外皋門二雉門三庫門四應門五路門一曰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是門至於五則禁衛已嚴況至於六乎曰中門者以九門而取中乎則路門也 坤戶本闔因乾而開喜納陽也乾戶本闔因坤而闔懼納陰也闔入有禁辨色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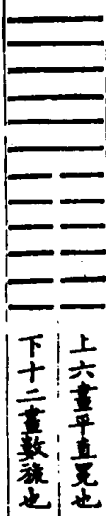
水村易鏡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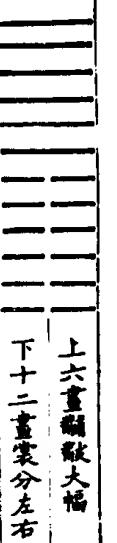
通志堂

入虎豹九關貔貅萬旅嚴矣哉

近取諸身



象之身



古制衣六幅 古制裳十幅

荀爽九家集解為天章後有四一為衣坤後有八一為裳意中古及漢儒亦有合乾坤作一象而觀者後世諸儒折之

臣光世曰乾坤二卦為義甚大繫辭所說之象如何盡得聖人憫念天下之人不知易道全是天象遂立此十二象以示人時暫假借乾坤十二畫以定上下之分未免同共罔罔未相交易衣裳舟車等物作一例說此時全不把作乾坤看只是把十二畫看大有意味設使上下之分不立夷狄甲兵不息門禁堂陛不嚴豈有著一通衣裳坐於人上可能致治若折二卦作兩處看是一箇人著衣一箇人著裳更自礙理

水村易鏡

二十四

通志堂

橫渡曰絕晉志天津一名天江今以九星為正星經
 天津不具關梁不通旁有漸臺下有司危漢人曰乘
 船危又其下有天淵 上巽巽官天官書張為羽翼
 主遠客軫主風宋均云軫與巽同位為風亢宿北六
 星曰亢池主舟楫津渡亢近巽官天文書翼主夷狄
 遠客負海之賓軫有青丘主南方蠻夷之國蠻夷航
 海而至非風不行故坎下巽上以濟不通之象

水村易說

二十七

通志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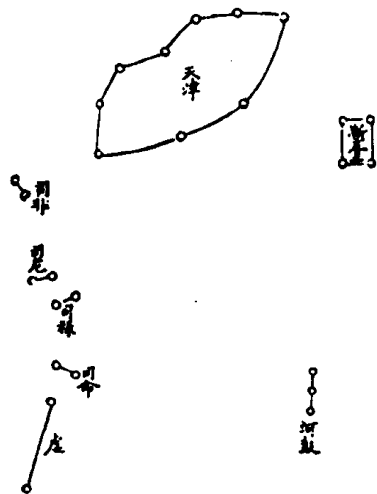
天船積水垂象之圖



起金宿第十七度

止平宿第二度

坎官天津渡河漢圖



起斗宿第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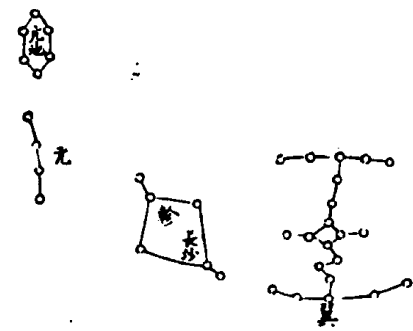
止虛宿第二度

水村易說

二十八

通志堂

巽官軫濟不通圖



起張宿第十二度

止亢宿第五度

臣光世辯證曰漢曆與本朝曆皆以渙配小暑大暑之間漢用太初曆小暑日在柳五度二十分二十七秒故用渙初六為小暑氣應不如堯曆日正在翼也聖人立渙卦之時測知日之在翼翼主風主夷狄遠客負海之屬地浮水上惟東南為天池最廣非舟不濟非風不行聖人視日之所行正在東南故以渙名卦

天包地外地浮水上地亦浮渥耳人又浮渥之中無據者也乃以一葉之舟戲弄其中不知何所據而然舟出於天船柁出於鳥尾帆出於浮萍檝出於魚戟無一件而非天也于是可南可北可東可西浮於江

水村易鏡

二十九

通志堂

漢浮於洛入于河以至王所無非天也人主智不虧聽不失則得其性山川鬼神安寧風不鳴條水不揚波舟行萬里遠人來格如是斯合風水為渙之象

隨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牛馬引

重之象

用過其

力之象

初爻大陸也二爻三爻牛馬四足也四爻牛馬身也

五爻馱物橫木也上爻負物分左右也聖人既示人

以致遠之象又戒人以過重必覆之意汝若過於重

則初爻畜身二爻三爻四足皆上向倒斃象四爻本

橫木今五爻添一木以窮其力用人與自用皆然

水村易鏡

三十

通志堂

大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何謂也震宮有底宿王

者休假之宮后妃之府閭闔門內天牀六星解息宴

休之寢舍其星入底房為天子宮晉志尾傍一星曰

神宮為解衣之內室上允為說皆宴息象 隨借牛

馬喻君子任重致遠之象朝以聽政夜以安身此君

子之四時也古人夜居於外則弔之為其不當動而

動震東也寅寅出日萬物與我隨之以出寅餞納日

萬物與我隨之以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此義也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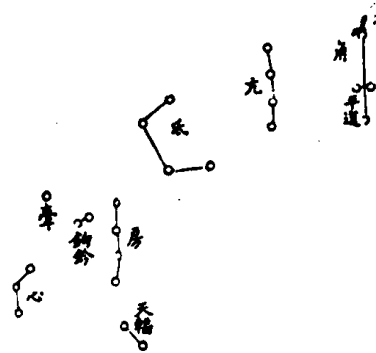
石程書衛士傳餐孔明日食二升殆矣 卯為春門

屬震故震在下萬物以出酉為秋門屬兌故兌在上

萬物以入蒼頡書卯字卯開門象酉字卯閉門象是

下卦震宮房宿天官書房爲天府曰天駟史記正義
房主良馬王者常祠之國語月在天駟晉志房南星
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案馬在車中爲服在
車外爲驂詩兩服上裏兩驂雁行是也天文書房天
馬主車駕房側有天輻二星主乘輿房旁二小星漢
志曰鈴晉志曰鈞鈴北一星曰牽史記正義牽一名
鉞閉角宿之中有平道二星主除道路平道之官致
遠之象皆在震故震在下 上卦兌宮婁左更主牧
養天苑十六星養牛馬之所旁六星曰芻蕘史記正
義芻蕘在天苑星西主積芻草以供牛馬之用天廩
四星主養犧牲畢宿下九星曰九州珠口主遠方通
俗傳驛之官致遠之象皆在兌故兌在上

震宮諸星之圖



起軫宿第十七度

止心宿第二度

水村易鏡

三十一

通志堂
不仁

允宮諸星之圖



起奎宿第十度

止單宿第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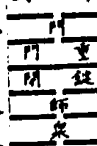
臣光世辯證曰太初驚蟄前三日至春分後八日隨卦用事蓋取其日行在奎一度聖人服牛乘馬取諸隨若日行在奎則全無牛馬之象大失聖人初意今以堯曆測之冬至日在虛一度則驚蟄日在婁胃婁主牧養為牧師之官胃得馬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其地牛馬蕃息聖人因日行婁胃以其牛馬善於隨人故名曰隨

豫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門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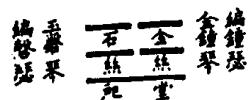
暴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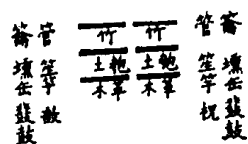
人皆知雷出地曰豫然與重門擊柝何關上二爻重門四爻橫木鍵閉也下三爻坤師象也藏兵于內待暴客也四爻一木橫亦柝象

堂上
堂下
樂象

上堂在皆考祖誅以瑟琴特搏球鳴擊及



下堂在皆周以鐘笙歌祝止合鼓鼗管下



大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人皆知因雷聲作樂然與卦象何關請與諸君觀象上爻金鐘左玉磬右也五爻琴瑟也四爻堂祀也三爻以下笙簧壎缶革木也淳祐戊申明裡觀閱樂于貢院因悟虞書古意尚存及質之卦象全是畫出堂上堂下之樂 去古既遠象數廢絕諸君恐疑為誕請更以四爻斷之諸爻皆偶落落如髮未有所束今四也以一如簪象從中括之朋類雖多一簪可盡故曰朋盍簪者象庶邦庶政之不一也聖人發學者以雷以重門以折以樂又以簪大意只要悟人以象

水村易說

三十五

通志堂

朋盍
簪象

上卦震也震宮大角一星為天下帝座則有天子一星漢志曰招誓曲禮曰招搖在上隋志曰招搖天盾三星漢志曰天蓋晉隋曰梗河南門天門陽門皆二星在角宿下其下則有庫樓十星騎官陣車車騎騎陣將軍房為明堂布政之宮四星為四表中間黃道之所從為天關正如官署之三門其側則有二星曰鈞鈴又一小星曰鍵閉主管籥心為天王下則有積卒皆在震 下卦坤也坤宮五車五星為五帝座則有座旗鉞參伐參旗九旄關丘二星天之兩觀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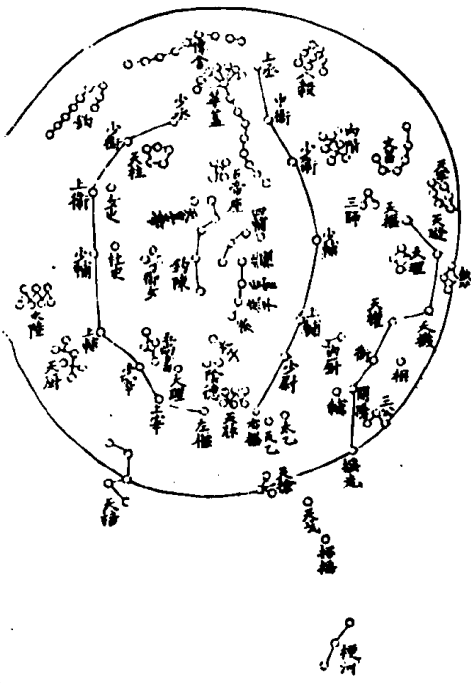
有弧矢天矢 閭闔帝居漢志紫宮外天槍三星天棓五星天官作四非所以衛帝居而備非常 太微帝座有虎賁郎將郎位 室宿離宮有羽林軍北落師門斧鉞天壘城 天津輦道之下則有河鼓大將軍左旗右旗天桴

水村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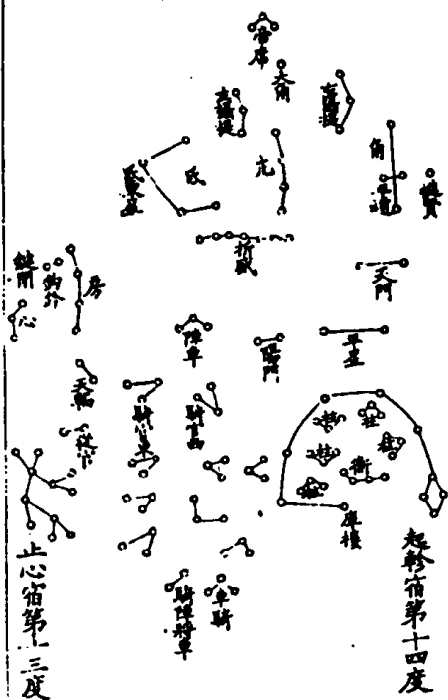
三十六

通志堂

紫微閭闔門兵衛圖



震宮天門兵衛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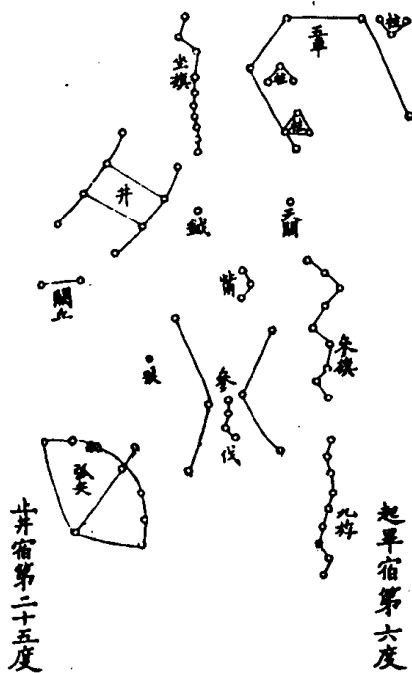
太微端門兵衛之圖



天津道兵衛之圖



坤宮天關兵衛之圖



止壁宿第一度

水村易鏡

三十九

近志堂
張達

臣光世辯證曰太初清明前五日候豫本朝清明候
豫外是時斗建辰律中姑洗漢律以清明爲穀雨穀
雨爲清明故于日在胃六度曰穀雨氣應與昔者取
象曰重門擊柝之義全無相關蓋堯曆清明之候日
在參參在西南屬坤宮坤爲地戶參有伐又曰鉞鉞
天之都尉此正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象歲行轉
差日在胃尚不能合此象況愈久愈差後世有聖人
作必以易爲準

十二象惟重門擊柝正是國家第一件事國家無有夷狄外侮則佃漁耒耜商賈衣裳舟車弓矢官室埋華杵臼書契方可浸入條理重門非門也天亦不謂

之門也設象也使寇賊姦宄至門方禦之天亦非天
聖人亦非聖人也蓋重門者要服之外又有荒服如
今次邊之外又有極邊也噫嘻不有荒服而有極邊
每一覽豫卦爲之悵然

水村易鏡

四十

通志堂
張津

小過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白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杵曰

之象

震動於上艮靜於下杵白之象天下萬物動於上靜於下者何獨一杵白也曰卦以震艮言象以形器言下二爻曰也中二爻杵也上二爻兩人對手春也杵何為橫用時少也大壯之柱橫《坤》之字立《火》水二字亦立水坎字火離字

水村易鏡

四十一

通志堂

行過乎

恭之象

喪過乎

哀之象

用過乎

儉之象

大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何謂也小過類謙俛首在眾入下為謙三為眾入三為鞠躬一為首二為手足今艮在下誠謙也四爻又俛首是謙而又謙故曰行過乎恭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又六爻皆象人身上爻兩眼哭五爻又哭四爻手擗

三爻又擗二爻足踴初爻又踴故曰喪過乎哀又

小過貨財象中二爻限閉象下二爻財在內也上二爻財在外也其中二爻限閉之也今則貨財藏于內者此數施於外者亦此數故曰用過乎儉周禮九式即財用漢人量入為出者此也

此卦上震下艮艮宮箕宿下有杵三星糠一星天籥八星農丈人一星震艮之間天市中有斗五星斛四星曰箕曰杵曰糠曰斗曰斛曰籥皆治穀粟之器杵星亦倒倚箕近南斗斗亦器也其旁遂有雞星狗星小過之象即大坎卦坎宮亦有杵三星在白四星上其白星正類下二爻下又有敗白四星聖人測天

水村易鏡

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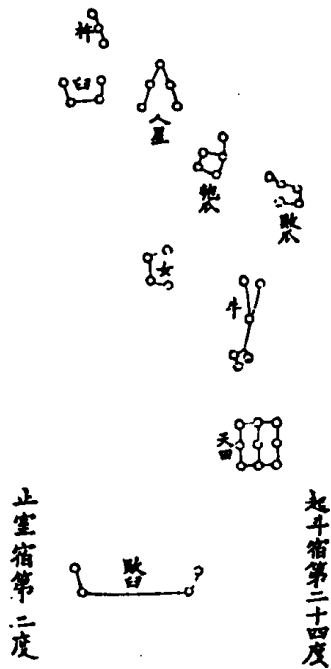
通志堂

實前民用不苟如此

震艮二宮箕杵星象



坎宮杵白之象



水村易鏡

四十三

通志堂

臣光世辯證曰漢雨水後一日小過六五用事是時
日在室十三度本朝立春候小過二曆俱失之古者
聖人固以艮下震上下靜上動為小過寔則因震艮
二宮有杵白星而取象也雖然聖人則全視日之所
躔方合卦象堯曆雨水日在婁婁有天倉天庾又東
北有天囷天廩秋成聚將以養民於是始作杵臼萬
民以濟若太初日在室而用小過之義全差於易亦
無相關 小過取象至小取義至大稻粱之在臼舂
之杵之簸之揚之粃粟方定玉之在礪切之磋之琢
之磨之玉石方明惟人亦然天之有杵臼為去糠粃
設也糠粃喻小人穀粟喻君子

水村易鏡

四十四

通志堂

睽

弦木為弧刺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弧矢

之象

矢在弓中
外弦在內
內弦在外

初爻矢也二爻弦也三爻彎弓也矢在弓內未發也
四爻弦也五爻弓也上爻矢在弓外已發也始未發
今已發為睽事之將睽也必審之括之矢本在弓內
發則不可復合矣適然念懷非睽也若致為臣而去
則真睽也 弓矢之威過於戈戟故曰以威天下允
金左旋生坎水坎水左旋生震木震木左旋生離火
離火左旋至未而窮却生中央土若順數之反尅允

木村易鏡

四十五

通志堂
王倫

金睽是象

大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謂也同者弓

矢本同一括異者發則不可復合矣曰同曰異未發
已發皆務中理君子慎諸引滿是矢未發若已發則

雌雄決羣疑亡也

下卦兌也兌宮九星曰九旂一曰天旗天弓也天文
書司弓弩張變之候以戒不虞漢志旂音流九旂之
上九星赤如弓狀漢志曰九星句曲三處羅列曰天
旗今星曰參旗史記正義天旗指麾遠近以從命者
皆屬兌 上卦離也離宮東井下有弧矢九星漢志
狼下四星曰弧注弧矢常欲直狼不欲引滿不直狼
則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晉志弧矢九星為是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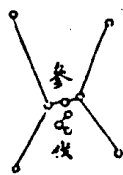
參下有天矢一星彗字千守天下弓矢用皆屬離

木村易鏡

四十六

通志堂
王倫

離宮弧



○天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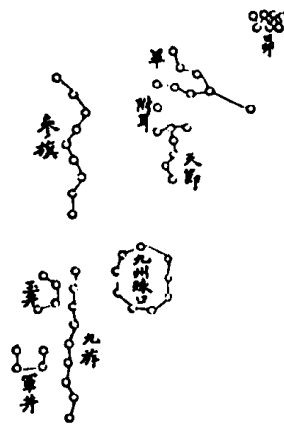
起軍宿第十二度

矢之象



止井宿第二十五度

象之弓天宮允



起宵宿第十四度

止單宿第十六度

水村易錄

四十七

通志堂

臣光世辨證曰太初小寒前三日至立春前三日睽
用事其時行在虛與聖人畫為弧矢之象全無相關
漢曆日在虛則堯曆日行當在營室營室有羽林軍
四十五星宋均以為營室陰陽終始之處際會之間
常多姦邪故設羽林軍為衛羽者取其疾也物之至
疾者莫如弧矢故聖人因日在室遂設卦為睽漢曆
皆非
物之常合者未為樂暫離而復合者至樂也周公東
山之歸蕭何追亡之返管仲中車之釋莊公出隧之
後其樂又何如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喻睽以
弓矢其義最深上九一爻天象曉然

大壯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宮室

之象

下四爻一四柱象五爻一枅象象上爻一屋脊分
兩下象

非禮勿

履之象

履卦辨

上下圖

水村易錄

四十八

通志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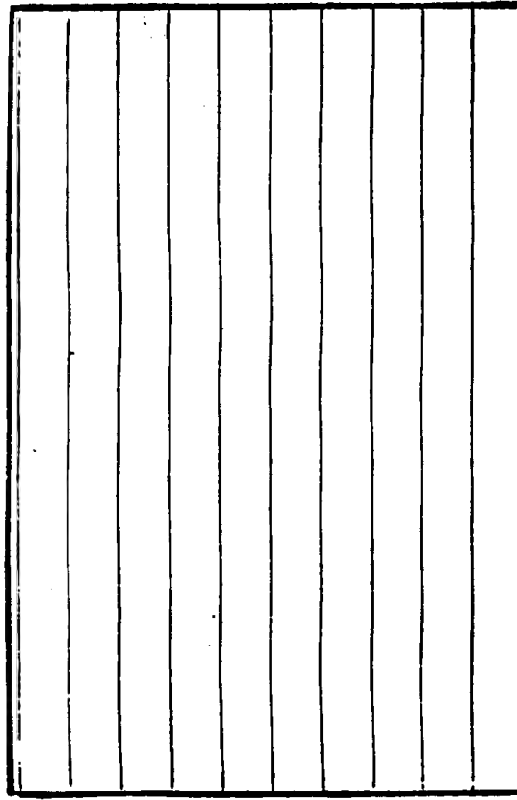
天不可

階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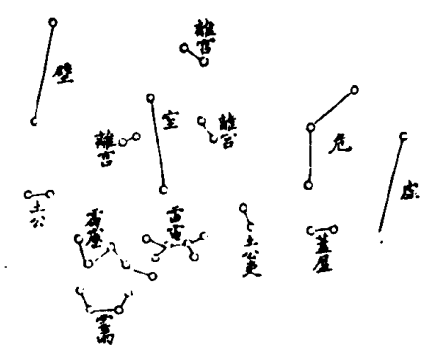
大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何謂也下四爻皆殿陛
一級又一級象上二爻二人足一步又一步象人臣
所履止此其上不可去矣愈高則愈危以禮自持何
危之有陶侃折臂霍光驂乘危矣哉
履卦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何謂也下二爻二堂
陛也三爻一足步也象人臣步履只至此上三爻三
天也君也不可得而至也上下既辨民自無邪心蕭
何劔履上殿臣位極矣如趙高佩二世璽綬欲登殿
殿欲壞者三豎不可畏乎哉

人主最處三崇高之極所踐所履亦如上二爻二止
 此矣殿庭崇高之外其上不可階而升矣秦皇漢武
 過求神仙豈有天上更有天可升也觀象便知
 下卦乾也乾宮有危營室東壁危遷固為蓋屋宋均
 注一星高旁兩星垂下似乎蓋屋又史記正義謂蓋
 屋二星在危南恐文誤案蓋屋雖別有星然危自主
 蓋屋營室為清廟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天下
 作宮室皆以室中星為正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下
 有土公吏雷電霹靂雲雨故曰以待風雨東壁二星
 主土功下二星曰土公主營造上卦震也震宮有
 角氏房心角主宮室房心曰天子明堂氏亦主宮室
 三書吳
 水村易鏡
 四十九
 通志堂
 郭生

阿房宮賦曰鈎心闕角用此



乾宮室壁宮室之圖



起女宿第九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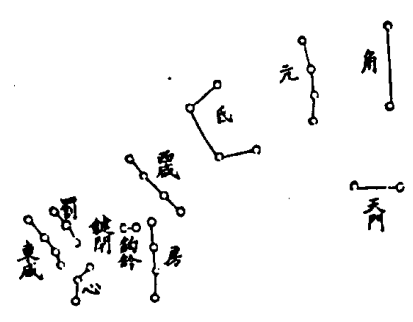
止奎宿第三度

水村易鏡

五十

通志堂

震宮房心宮室之圖



起參宿第十五度

止尾宿第三度

臣光世辨證曰聖人因乾宮有營室震宮有房心皆
宮室象立為大壯固也然星皆從日非日無以準星
太初驚蟄大壯用事凡三十日是時日行自奎三度
至胃五度方交清明若揆以大壯與宮室全不相合
蓋堯時二月日已行昴畢昴畢西也房心東也房心
為宮室正對昴畢以此推之方合聖人設卦初意

水村易鏡

五十一

通志堂

大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蔀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棺槨

棺槨棺槨棺槨

之象

棺槨棺槨棺槨

中四畫皆奇三象棺初爻上爻二畫皆偶二象槨棺

小多完木槨大于棺並木初爻上爻皆斷而復並之

象既親乎土終期於盡澤滅木也兌為金以兌金施
之巽木棺也兌為口以兌口臨之巽木哭也兌為巫

水村易鏡

五十二

通志堂

以兌巫施之巽木被也 大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何謂也二陰居外四陽在中四陽皆乾二
至四亦乾三至五亦乾君子博厚充實如此何畏乎
二陰何懼乎外邪

上卦兌也兌宮胃宿中有大陵主陵墓死喪其中一
星曰積尸亦名積京此星有變天下多喪昴宿主喪
下有天譴主醫巫 下卦巽也巽宮軫宿中有長沙
一星主任載死喪之事巽四月卦也是時日行在酉
經大陵積尸陽氣漸消陰氣漸長人多疾病棺槨用
事 又大過本是一箇大坎卦坎宮虛二星漢志虛
為哭泣之事史記索隱虛舊依字讀而都誕生音墟

虛有司命司危皆冥官主人壽算死喪危爲蓋屋墳墓四星哭二星泣二星虛梁四星主陵廟宋均謂蓋屋中無人但空屋似乎殯宮坎卦之中添乾三奇畫爲四奇畫是一大坎卦坎北方爲萬物歸根復命之地覓氣至是歸息

通志堂
君正

允宮大陵諸星



星 諸 沙 長 宮 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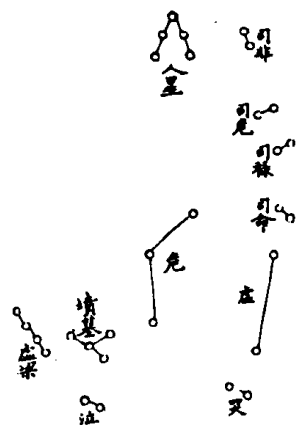


起翼宿第十四度

止軒宿第十三度

通志堂
君正

星諸泣哭危虛宮坎



起女宿第七度

止危宿第十三度

臣光世辨證曰月令孟冬中氣日在尾太初小雪日在箕三度以堯曆推之日當在斗牛斗牛北方坎也大過本是一箇大坎卦其詳見上

楊子雲太玄曰萬物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此皆言與易準又失劇二首溫公云準大過其卦氣列孟冬冬坎卦故二首之詞皆悲如曰物陷不測如曰陰窮太泣曰日月之逝改于尸曰出野見虛皆棺槨象也

夬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簡冊開

展之象

上古用簡冊下五爻皆奇簡冊重複象開而視之必從上始上一爻一即開展象上兌卦兌為口天下高處無如王庭今將簡冊開展以兌之口傳宣於乾九天之上頃刻則播之天下非夬乎在上曰命令在下曰書契其象皆先著于天而後成人文責卦盡之矣大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何謂也天子

出今於九重之上大臣左右或以此居為己德不特人將忌汝天亦忌汝天朝制誥曰褒詞顯冊惟日有之削奪之文歲不多見故止曰施祿不言先王與后而獨曰君子謂大臣也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惟我后之德則誰其汝忌黃帝素問西方主燥燥生金金主辛辛生肺故肺為喉舌洪範曰二言於五常屬肺肺屬金皆兌也許慎字說號字以口在巧上巧天象也高象也詩絲衣不吳不教泮水不吳不揚其字皆以口在天上謂鳴于高處也觀吳宛然一箇夬卦家人嗃嗃亦是語聲之高故有嚴厲之象

下卦乾也觀天之象當先觀紫微垣此聖人觀象之始天柱五星天之象魏在紫微垣中入危六甲六星主圖書入奎隋志天柱建政令懸圖法之所東壁二星晉志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曰危曰壁曰奎皆屬乾故下卦乾也 上卦兌也兌有卷舌六星主語樞機之事晉志隋志主口語故上卦兌也兌之爲口其來古矣

水村易錄

五十七

通志堂

乾宮奎壁圖書之象



起室宿第十四度

止奎宿第八度

兌宮卷舌主口象



起室宿第十四度

止畢宿第四度

水村易錄

五十八

通志堂

臣光世辨證曰諸曆皆以夫爲五陽之月然聖人觀天之象則又不然漢曆清明日在胃六度本朝日在奎皆與堯曆不合又全無書契象蓋古人設卦之初日在畢正西兌也兌爲天口旁有卷舌六星畢有九州殊口九星皆口象發爲號今著爲言語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實取諸此非有聖人立極于數千年之前天象幾不可明矣聖人不肯著于曆而獨見于易者曆有時而窮易不可得而窮也東壁爲圖書之府天亦有文書乎非也天之精氣發爲河圖洛書以示人數聖人從而敷揚大教文字浸廣其精氣又從事類列位布散昭明于天無一不與

人物事理相應者如天社天稷靈臺明堂軒轅傳說等類皆非畫易之前所可名者況東壁乎噫六經未作之先橫圖為萬代文字之祖讀易君子幸留觀察

水村易鏡

後學 成德 校訂

水村易鏡

五十九

通志堂

水村易鏡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林光世撰光世字逢聖莆田人館閣續錄載其淳祐十一年以易學召赴闕充秘書省檢校文字十二年教授常州文字職事如舊寶祐二年補迪功郎添差江西提舉司事辦公事閩書則謂淮東漕臣黃漢章上所著易鏡由布衣召為史館檢閱遷校勘改京秩自將作出知潮州開慶元年召為都官郎中入為司農少卿兼史館官階頗有異同又稱其景定二年賜進士出身在都官郎中後二年均未詳孰是也是書序稱丙午蓋成於理宗淳祐六年大旨據繫辭之語謂諸儒詁易獨遺仰觀俯察之義因居海上測驗天文悟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遂以星配卦先取繫辭所列自離至夬十三卦推闡其旨以發大凡所列星圖穿鑿附會自古說易之家未有紕繆至此者夫庖犧仰觀天文亦揆其盈虛消息之運耳何嘗準列宿畫卦哉後永豐陳圖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謂之察於地理充乎其類殆不至以鳥獸配卦不止矣

易序叢書十卷（原缺卷三

至卷五）

〔宋〕趙如樸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序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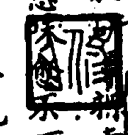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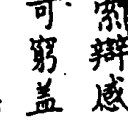
十卷》提要

汝樸善湘之季子史張遠之婿也易序蓋其家塾
之名經義考引表清容之言於易序叢書注為用
易輯詞易雅並宗三書輯詞別行不入叢書
主經解竹垞以未見此書也此序之馬氏原闕深考
律本義周尺記三種以江徑進黃里翁家富本同
而以八陳通記分為通記衍義通記拾遺次志城國易
分為加志城國地以是十種之數此則此書久無全
矣癸卯大暑前二日兩宏偶記書端

吾讀易序叢書知





趙公之才之學之識終不可窮蓋
此辭謹而嚴條理精密使人




公天資冲靜家訓染濡二十四
居閑舍觀書了無
異者二十四季用力于叢書宜有深功山林橘項黃
誠卒歲窮日所不能辦者公能辦之此中之所嗟
顧北面焉者然思公之成此書也將以破羣疑迪來
世則板而行之與學者共固其所也公方起家守東
甌中豈不能布機青鞋遠：千里莫公成此不朽又

思公所論八陳如意城略乃制勝之
策賢能治而上未使今

陞辭有日其空臆為上言之以見經濟萬一云寶祐

丁巳人日後學福葛中

敬

易序叢書序

先君子服勤

王事于江淮間閱歲維多征行必載書汝楮侍焉得
所口授于易尤詳下至律曆教度之學不研究汝楮
家居余二十稔晝夜習讀弗敢息今齒衰志荒迄未
見其進愧

先訓多矣懼終遺恨因叢梓其說用討誦于家
言著書云開封趙汝楮書于易序

易序叢書目錄

卷之一

易雅

卷之三

深衣考

卷之五

周尺記

卷之七

如意城畧

卷之九

辨方圖

開封

趙汝楫

卷之二

筮宗

卷之四

律本義後語附

卷之六

八陳通記

卷之八

六日七分論

卷之十

納甲辯

易序叢書卷第一

開封 趙汝楫

易雅序

爾雅訓詁之書也目張而彙聚讀之事義理秩然
 在前富哉書也經之翼乎厥後廣雅博雅埤雅雖依
 倣為書大繫於道無所益易雅之作則異于是易變
 易也卦殊其義又異其旨萬變畢陳衆理叢載學者
 如乍入清廟目眩于尊彝幣玉體煩于升降盥奠耳
 亂于鐘鼓磬簫凡禮之大樂之節且不暇品名況能
 因之以知其實乎又如泛海若而罔識擲往之方遊
 建輦而不知出入之會汝楫嘗病焉乃復熟畫辭而
 為此書庶幾緣是指入易之迷津求體易之實周或
 曰子何沈錮辭畫不能融渾希微若是哉余曰程子
 論為學之害曰昔之害乘其迷暗今之害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化實則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
 周編實則外于倫理嗟夫淺深非二水體用非二物
 精粗无二理也易之為書言近而指遠不指言何以
 知其指通乎近則遠固在是倘慕遠而失諸近吾知

兩失之而已尔世或外辭畫以求易則此書為贅否
則不易吾言矣程子之論真為學之大閑歟

易序叢書卷第一

易雅

通釋第一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明道也道無形易從而明之唯寓之象數而已象數非所以為易非象數則無以易見易不可見則道何由而明哉是故求道者必於易求易者必于象數象數之于易猶木之本水之源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奇耦其寓也像之為象陽奇

而陰耦數之為象陽一而陰二過此以往則有辭焉辭也者聖人所以發象數之蘊而明此道也夫易之卦有體焉有名焉體以數成名以象得易之爻有位焉有言焉有位以數列言以象顯何謂體儀象遠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六畫成卦豈非以數成體乎何謂名乾坤是也積六陽有天之象天行健故曰乾積六陰有地之象地順勢故曰坤豈非以象得名乎何謂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六爻既備六位成章豈非以數列位乎何謂言凶潛龍安于下則宜履

開 封 趙汝楨

霜至于冰則殃承一也吉于積牙凶于蹢躅車一也積載于二曳輪于初豈非以象顯吉凶乎卦有六十四一卦一名一名一時又有三百八十四爻一爻一位一變爻時統一時之義以斷其情爻辭辨六位之情以盡其變釋彖所以明卦下之辭錯綜其辭所以言卦爻之變小象以明諸爻象以明兩體使世無古今人皆聖知則道不待傳言且可廢又吳象數辭義之足云包犧御上古貞樸未滿之時已不能不見之畫況當中古憂患之日聖人能坐視生人之顛越

而獨于吝言乎故辭所以明象象數所以形道、固非囿于象數之中象數則未嘗出於道之外是故求象數者必本于道求辭者必本于象數謂得道而象數在其中則可必欲遺象數而求道則達矣是故象數者余之所謂水之源末之本也卦有定名獨水之溢觸木之芽甲定為某水某木六卦則流派枝葉也流派有通塞枝葉有華瘁則諸爻之吉凶也辭則水之經木之譜也學者觀水經木譜而不尋其源察其本故不及者因習而說經譜過之者牽合經譜以

証已說此易道所以不明也易道貫通萬古之變易書該括萬變之情玩畫而不探名得之原是謂不知卦玩辭而不循名卦之義是謂不知言不知卦不知言而謂之知易未吾之信也知卦矣知言矣然後以卦為吾所遇之時以爻為吾所居之位以爻象為吾所為之事深思而詳處之然後玩辭之吉凶以驗已之所行則一卦一爻一辭皆吾受用大君之宰制宇內大小之參贊化育達而尊主庇民窮而陰德遜世死入而不自得此聖人觀象玩辭之學沈心憂世之

方也吁言象數於今之世者亦難矣漢儒累之也漢儒累之故虛元者得以荒之浮辯者得以亂之占驗者得以訛之余今所云者聖人之象數非漢儒之象數也以之進德脩業以之傳道解感庶或取諸

書釋第二

易獨得全非幸也非幸者何聖人所嘗憂也聖人樂天知命夫奚憂由其與民同患故聖人之憂天下甚於天下之自憂而易所以作也易為憂世而作詎肯自冥于不自憂之域則掌于太卜者聖人自憂之深

也是苛法之禁虛縹之燬凡足以經理天地綱紀以王國之書皆燼滅而灰絕唯易得免焉夫易之存聖人非有扼制之術日誘之具也聖賢達觀夫吉凶之理則安行于易凡人殫述于利害之中則不知有易唯暴強無良之人棄滅仁義殘刻禍賊外若无所忌憚然其降衷以生疑成慮敗趨吉避凶均有是心倚易為命期自發于怵惕之場意秦皇之私必有甚於眾人則秦之存易直以自存聖人雖憂之若弗與焉嗚呼周興而易以興周亡而易不止則夫卜世卜年

聖人豈徒欲知其享國之數而已不然者以重艾藟以靈邵聖人豈若敗株枯介之不自靈邪故曰易獨得全非幸也漢興章經殘闕或口傳於老生或出自屈壁諸儒專門世守鵠首窮所雖斷編遺簡猶將曲通其義唯易義全書探討最易孰謂其紛榛反甚于他經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獨費氏經與古文同施梁丘高氏亡與西晉孟表亦不傳陳元鄭眾皆傳費學馬融鄭元荀爽在肅王弼皆為之註今易乃費氏經也馬鄭諸書已不

全見孤行者王弼本爾唐作京作舉正自以為得今王弼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貞本于今易有所損益凡一百三條坤初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京本无堅冰二字按此乃舉爻辭以通釋大義謂言履霜而遽及冰者霜為陰凝之始冰為陰凝之極故言始凝以明堅冰之漸儻去堅冰但云始凝則始字无因而發或者京因魏許芝之對而云爾卜史一時之言可據以改經耶比六五象曰含逆取順失前禽也京本失前禽在含逆取順之上意彼以釋辭在上又辭

在下乃倒顛之故小象類此頗多常九四曰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解初六曰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旅九三曰喪其僕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允是與比正同此聖人互文明之妙庸可臆改夫易全書也後人猶挾王韓之名以更改古文他經何望焉况自保氏失官書不同文漢魏以來家自為書自為說固有一字而數音一音而數字數義而一字數字而一義者學者求之今易而不通乃參以他本甚至或改或損益如郭京輩使學者无所

取裁其用心字學者則斷以許氏說文不知先秦文簡每多假借不特易經為然彼說文作于東都至魏晉間世人未之程式如大過枯楊生梯之類考之字舊魯靡有定焉可執以為據唯求晉義于經百則可信矣余既幸以為全書故粗論字義之誤於此

學釋第三

書所以載道易所以名書也包撮闡道而寓之畫則書之權輿也三代皆有書夏首良曰連山商首坤曰歸藏周首乾曰周易今之易周易也文王憂世之

所演也上篇始乾坤天地之體也終坎離天地之用也下篇始咸常人事之體也終既未人事之用也是乃三極之道也周公繫爻倚物象以明理物象者畫之証者也夫子繫傳本之以性命道德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盛德大業由此乎出于是文王周公之旨大明矣自秦垢莫汚其書傳授歷可考傳言商瞿受易于聖人歷橋瓦駢臂周醜孫虞田何不聞有所述作何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丁將軍學最聖有施孟梁丘三家又費直以彖象系

辭解說上下經高相亦傳丁將軍學然其書皆亡所可考者梁丘賀以占筮顯名漢宣時費直長於卦筮高相專說災異其後應璩關子明之徒尤注意于占至管輅雖分筮下卦乃絕口不言易中辭義矣嗟夫夫子繫易之書幸傳漢世而諸大率皆主于筮卦于災異而反遺性命道德何邪商瞿在孔門非名弟子意者止受筮于夫子故其所傳僅如是耶太史公自序謂受易于楊何乃止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則自商瞿以來所傳益可見矣易專為筮未經吾夫

子之手之說也言災異則筮卜之遺意也若焦延壽不祖田揚不用筮卜自成一家京房傳之專明卦氣占驗極而至于蘇竟即顓楊由景嵩樊英之徒則以易兼河洛圖緯風角七政而易儕于讖緯矣西漢之末向長范升諸人好談老易東都則折像魏則何晏王弼崔微皆以玄說易後至杜弼王希夷王績武攸緒輩皆好之唐開元初詔張說舉通易老莊者則易又修于老莊矣孫盛論王弼曰叙浮義則麗詞溢目造陰陽則妙願元問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

歲月五氣相推，皆擯落多所不關。玩孔玩占，作疏
句是流入文辭，不唯舉觀變玩占之事，鄙之為星翁
視之學，且併聖人觀象之妙理而棄之。夫易畫備
於伏羲，詳于三聖，性命道德之蘊，夫子盡以發之。
顏子次異于西漢，圖緯於東都，老莊于漢魏之交，情
絕圖緯。唐祖玄元，故老易獨行，學者濶倒吁可歎已。
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闡。
指歸然，後始復為性命道德之書。後學何
集，率耶然猶有旁支疑似，易以惑人者，互體非象也。

而或取以釋象圖緯，老莊非辭也，而或取以釋辭，遊
魂歸魂非變也，五行納甲非占也，而或取以用之變
占何異端而多岐邪？然易圖無恙也。若揚子云：擬易
以作太玄，而主于屈，魏伯陽假又象以參同契，而作
主于養生，他如洞極元包皆依仿占筮而作下焉。越
方考鬼家心竊取之，又何害于易哉？易家有子夏傳
儒先多引以斷疑，雖于其書不與其入然，亦不容不
辨。蓋由情志以為卜筮，故後人承而弗察信之者，以
為京房為之筮，疑之者以為近世人以王弼本冒為

之傳世，有兩書。今觀諸儒所引二書中語，皆不類洙
泗氣象，縱微後人冒作，亦決非卜筮之書。孫坦氏曰：
世有子夏傳以為親得孔子之溫，觀其辭間或取左
氏春秋傳語証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則曰縣官
嘗疑漢杜子夏之學竊以為卜筮，但嘗言時未開明
易按欽鄴與鄧彭祖王商萬章會慶之徒皆字子夏
二杜子夏未聞師授孫氏之論，尚為可疑。唯彭祖傳
梁業之學如以子夏為彭祖，猶有彷彿以為欽鄴則
無所依據，余未敢以隋史為信。世之說經者更詳之。

情釋第四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何情也？情者何性之動也？一
氣判而陰陽分，鍾之為物得陽者剛，得陰者柔。人生
而靜大之性也，靜故不動，不動則吉凶悔吝之故泯
矣。靜不能无動，故發而為善惡邪正愛惡睽合之情。
動于中物應情于外，以是則吉，以是則凶，以是而悔
吝。苟能知幾先見有吉而巳，否則反是，聖人慮後世
溺于情而不自制，故設卦而類萬物之情，以盡其情
偽，以示後世。且經卦既重，雖純乾猶貴于利正，以其

不免於動也利正者性情也况相盪而情已交則一卦自有一卦之情六爻發揮純乾猶事于旁通亦以其不能免乎動也旁通者通其情也况剛柔相推而情愈繁則一爻自有一爻之情顯於名爻之情象與物乾坤之合乾下為泰上為否震坎之合震下為屯上為解合卦一而義胥反者情不同也剛居三在乾則屬在謙則吉柔居四在小蓄為蓄德在剝為剝膚剛柔一而事胥反者情不同也情之不同如是豈分故無所統一者五為君位端拱于上其經論

牽攝乃屬之臣彼又畫變動周流六虛或屈伸內外或得失當否其為某卦某時則自有主時之爻故諸爻卿背其情悉繫於此爻然後六位旁通脈絡綜貫爻胥為用固自秩然不紊是故卦六之時爻之位皆因情以成吉凶三聖人之辭皆情以明吉凶故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又曰聖人之情見

乎辭學者當玩聖人之辭以求卦爻之情即卦爻之情以制已之情庶幾情復于性此聖人繫辭之情也

位釋第五
易闢于三畫而三材之象顯卦重于六畫而三材之位備位也者所以殊貴賤明外內虛之以待剛柔之迭居辨之以定趨變之吉凶者也夫兩儀形太極之判四象為兩儀之行合兩儀四象而象三才故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天地三材顯矣而位猶未備兼而兩之故六位而成章上五為天四三為人二初為

地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在田九二見龍在三材之道如是折而六之則六位各有所配以類人事則五為君之正位又為陽之正位二為臣之正位又為陰之正位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乎六位以正中也四為近臣三為公初上為外諸侯

利建上又為高尚之臣初又為民及未仕之賢○

論則上為天下為地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三為外為終○○○○○
 也指二比六二比合六又而論五四三二為中初上
 為外為初終為上下○○○○○
 二需初九需于郊同人上九同人于郊師初六師出
 以律以為出初九上九終則頤乾初九潛龍勿用
 下也井上六四為五純又之中○○○○○
 元吉在上六四為五純又之中○○○○○
 復由下而上為往由內而外亦為往○○○○○
 泰小壯大來為由下而上屯六由上而不為來由
 四往吉由四往初為由內而外由上而不為來由
 外而內亦為來由主視客亦為來○○○○○
 日來復為由上而下九要則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為
 由外而內需三人來上為主三人為客

其為是參錯不一者所以極六位之變此又位之別
 也剛居陽柔居陰為當位反是為不當位○○○○○
 得位反是為失位○○○○○
 下則柔合為應○○○○○
 位則柔合為應○○○○○
 是故五則大明中天臨制萬國如飛龍在天火在天
 上之類是也二則得時行志尊主庇民如在師中吉

包荒得上于中行之類是也三四居危疑之地故多
 虞于凶懼初尚為始終之際故罕係乎吉凶此居位
 之常也然諸又有當位而反疑不當位而利者反貴
 為剛柔交貢之時四乃含三而貢初則九四六四雖
 當位而反疑噬嗑用獄之象柔上進而得申則六五
 雖不當位而反利此居位之變也九四之華群陰既
 大吉矣以其近君而擅民聖人必嚴不當之戒九三
 之勞謙居天道矣以其有功而不得聖人乃明有終
 之紹此又吉凶常唯時是適斯易所以能周萬變

而不窮者歟王氏略例曰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
 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邪則需上六不
 得云不當也若以上為陽位也則乾上九不得云貴
 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然則初上者是事之
 終始无陰陽定位也吁始未足以論位之變也聖人
 言位有指本爻者有指他爻者有新六爻者有提三
 爻者萃九五曰萃有位謂九四已萃羣陰九五僅有
 位而无民此指本爻之位乾上九四貴而无位謂上
 九居飛龍之上无裁成輔相之位此指他爻之位既

濟曰剛柔正而位當謂六位之陰陽皆當此析六爻之位需上六曰雖不當位謂上三爻為天陽之象於陰為不當此總三爻之位爻位之變不同故爻位之辭亦不同攸拘于析位之陰陽而遂謂初上九陰陽定位則蒙九二晉六三豫九四大有六五不聞以不當位為嫌是中爻亦無定位庸止于初上乎略例謂之九定位而需爻直註云九位益舛矣雖然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故尔至于範圍輔相所貴又不止此剛居二而帥師猶有毒天下之憂至五則比輔而

下順從矣柔居二而同人則有伏我象墉之吝至五則大中而上下應矣此由居五而有功者也豫之世臣疆君弱而得常不死者柔居中而未亡需之時陽辟于險其得不困窮者以有九五爻位之君此由居五而免咎者也然則聖人之大寶曰位詎非五乎

象辭變占總釋

易者道德性命之書也三易掌于太卜易周專于占也聖人為之辭曰君子居觀則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豈專于占也哉觀于卦余知象

之所存乎玩其象余知辭之所由發也觀于書余知變之所存乎玩其變余知占之所由立也是故求占者必於變求辭者必於象或曰得象可以忘言知變則又異假于占然而必貴乎是者變占以前民用象辭以同民患皆道德性命之故也余懼或者偏倚于一故揭聖人之言析而明之

象釋第六

太極混融道函三材之象太極既判道在三材之中是以三才有象而至道無形夫大運于上日月麗焉

地載於下山川出焉人物生其間動植分為莫非象也然則要其所以為象者非道而何故道雖无形而見象即可以見道几至神至顯之理皆寓于可指可索之象、即理、即象也夫理寓于三才在于昭露聖人通之凡人迷之聖人欲天下後世洞明无形之道故即有形之象而示之且設卦之初將以周萬變而盡情偽似若疲精竭神窮搜而冥討者然蹟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曾不過天地人物象之未嘗為希夷奇秘之說以驚世眩俗使人不可思而得學而至

也然象至顯也亦至微也自夫人求理于深僻遂曰象為淺鄙由其淺鄙視物象而象之理遂不暇明象之理不明而曰知易未之或知也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順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包攝觀象而作卦文王周公因象而繫辭故曰易者象也純陽象天象不止天而剛健之理可求純陰象地象不止地而柔順之理可得震巽以動其之理象風雷艮兌以止說之理象山澤坎離以虛明流行之理象水火互求而六十四卦變動而三百八十四爻物有象象有

具理觸類而格之象不可勝窮理不勝可用則精粗一貫窮達一致其曰自天祐之言九不利非誣我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則象非可啗莽而定也物理精微格知其極然後可得而定也乾坤陰陽曼殊也而坤上稱龍戶庭門庭幾近也而吉凶脊反履之虎不咥于卦而咥于爻小畜之雲雨於爻而不雨于卦言擬于象之初而言校於噬嗑之上下言鴻於漸之六爻而言飛鳥于小過之初上蹇之五二不稱往來中孚諸爻象皆不類木枯楊金別黃取

金水指井谷火極焚巢聖人治理以象物其精微若是雖擬似之間斷乎其不可易奈何漢儒習聞春秋以來筮易之辭不察聖人象物之意於是象為象不以象為理玩辭以辭不玩辭以象甚而取筮家互體于術家卦氣五行說諸而附益之其淫流蔓如罔知紀極王輔嗣疾其然則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論以通之其說曰義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然質諸聖人之言焉乃以畫剛之象健則三畫乾之德在需乾居坎下以剛健而免險

陷之災至重坎雖各具一陽而六爻終无出險之象倘指一畫之剛為三畫之健不亦違聖人之情而謬失得之幾乎聖人因卦爻而立物象卦爻旣无聖人不輕象以物也輔嗣尤漢儒之素文賁卦乃欲妄象以求義且聖人設卦觀象舍象无所觀也象既忘矣何義之可求使義可忘象而得則聖人何為立象以盡義是漢儒病于固滯輔嗣則流于荒忽矣夫三才有是理則包攝有是象卦爻有是象則文王周公有所辭夫子所謂剛柔當否之類蓋指觀象之法以探

三材之理然則辭也象也理也一物而異名者也至若說卦之象與諸卦之象不同乾卦不言馬而說卦為馬震卦不言龍而說卦為龍大畜稱牛豕說卦乾艮不為牛豕大過稱茅楊說卦其兌不為茅楊至為布為大塗為心庸為蚌等皆諸卦所無若以作傳筮易之象參之疑說卦後章為占家玩占之象後人或取以附夫子之末說卦猶諸緯皆稱夫子之筆是也況此文失于漢初至孝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又荀鄭馬虞諸家之象多寡不同以故不能不起後

世之疑唯得象之理者可以元成

辭釋第七

天何言哉言不盡意而猶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辭殆不可已也辭昭于當時書傳于萬世聖人非浮于辭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者使平易者使頃此又易之道也時有憂樂故聖人之辭亦有憂樂時樂時憂聖人何容心哉得時則樂得位當位則樂有應有比則樂：之中有戒焉有懼

焉不得時則憂失位不當位則憂元應元比則憂：之中有謹避廟避焉有章焉樂之辭暢以約戒之辭懼之辭嚴憂之辭正避廟避以微謹之辭危章之辭寬連山歸藏已亡其辭莫考若周易則文王之象周公之文皆以發其憂樂之情乾元亨利正樂辭也豐亨則示日中之戒臨元亨而猶懼八月之凶剥不利有攸往憂辭也明夷則艱正以致謹遜則猶章利正而致亨隨孚于嘉言樂也泰三戒于勿恤其孚鼎四懼于折足覆餗師或與尸憂也遯于謹于勿往豫五

幸於不死凡此皆事明而辭顯至於變動不居憂樂迭見其微辭與皆可涉涯洑而窺浩渺坤之五欲顯然辭之曰君而卦為純陰其言黃裳者取居中處下之義示坤之當下於乾隱然有后妃之象他如泰之歸妹剥之宮人明夷之箕子皆有深意以垂萬世之訓玩大周之辭至此九餘緼矣奈何聖哲少而中材多故吾夫子為之辭或發凡或辨疑或足其微旨如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以擬其象健順動巽明險上說以體其德性失得以紀變當否以辨文中正以立本

承承應比以明位立卦而觀則為上下首足本末升降
離卦而觀則為內外前後往來始終消長若是皆
發凡之類无咎一也有誰咎有不可咎當位吉也有
當謂而疑有不當位而利若是皆辨疑之類萃九四
无咎而尚嚴位不當之戒離六五出涕成嗟而特尊
為王公之離若是皆足其微旨之類若夫辭嚴義明
以片言別知蒙而不失之畧蒙曰險而止蒙塞曰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只益
一能字而辭衷理備句為之釋而不失于詳此九義
知蒙分有錯綜如歸妹則上下文不嫌于異上言天地之大
下言天地之不

爻文以理不可易如震則象象辭不嫌于同初九爻釋
背馳若此者非一所當玩而密求之也嗟夫三聖人之辭
或因畫之象或因象之意皆有收本畫之象有通一
卦為象者有析上下卦為象者有指一爻為象者有
合數爻為象者象之義有通一卦起義者有析上下
卦起義者有指一爻起義者有合數爻起義者各釋
之本文難以枚舉大抵有畫即有象有象即有義曰
象曰義名雖不同其為繫辭之本一也子曰將反者
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曲又聖人以易
觀人之要玩易君子當更求其所以為辭

變釋第八

至哉變乎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无形者
不變有形而後變厥初何形且萬古而長存洎陰陽
判而變矣生在天則四時變通在地則變盈流謙人
物則遊魂為變舉天地人物皆困于變而不自已而
神則妙乎其中變也者其生：不息之理歟是以聖
人化而裁之裁此變也神而明之明此變也據要觀

方便使天下之人趣時不倦既成萬物而參贊化育
矣聖人知變凡人昧變彼禍福之倚伏吉凶之胥禪
成矣而敗忽繼焉是矣而非或胎焉況時有汚隆政
有損益蓋將日異而月不同推而百千萬年之後其
變有不勝紀者於是聖人作易畫卦剛柔相推以盡
天下之變揲蓍求卦爻象變動以逆天下之變而天
下之能事畢矣且自著而言自分二卦一至三變而
一爻成十月八變而六爻備此著而成爻者也六爻
成矣爻之中凡得七八者不變九變陰六變陽一卦

之變六十四通為四千九十六卦此因爻而變卦者也方未著之初陰陽之爻猶未別至分而二始寓于兩握中雖寓也之而猶未見至三變而後見既見矣卦未備也十有八變而後備既備矣卦遇九六者至互變而後定而吉凶可得而占矣嗟夫探著之法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之者也然聖人能立法以盡變而不能逆知其變當分二之後未探之情莫辨爻之為陰雖至十有七變猶未別為何卦是以前其變莫測而著之神為元窮然非荒誕茫元有條理也詳玩靜

索實由自然故分掛探踴若參錯不齊而初變不五則九次變三變不四則八未始少紊三變之余為九者十二為七者二十為六者四為八者二十八其多寡變絕如是而類之為陰陽各三十二總之為六十四正與卦數等於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以其不變此至變之所由出也是為變卦復自卦而言其變凡二有卦變有卦變有爻變經卦互重以成六十四卦之體此卦變也爻重為六因各有變自卦下陰陽之純者為始上下互易以極三百八十四爻之變此爻

變也乾坤重卦爻而為六三三三為一陰一陽之始凡爻之一陽五陰者皆由此次第互易而變各五卦三三三三三為二陰二陽之始變如上各十四卦三三三三三為三陽三陰之始變如初各九卦：變之辭如健而止而說爻變之辭如剛柔而下柔：進而上行皆聖人作易之所取也六卦之變先後有序秩然一定倘一循其變而索之聖人釋象之意昭然義見矣或曰六十四卦自八卦而變今震坎艮皆自臨變巽離兌皆自遯變豈先有臨遯而後有六子邪

曰合經卦重卦而論則三重為六是八卦為先六十四卦為後但指六畫而論則八卦互重一時同變豈復有先後之分聖人於噬嗑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非先有頤而後有噬嗑也況卦變爻變則各不同焉可比而壹之耶或曰包犧畫卦目擊道存卦變之外復有爻變回視包犧之畫何繁簡若是曰包犧雖未命辭而履世之根柢已寓于畫文王周公因卦爻之變而辭良由萬古之變元窮而易之變包乎萬變之表雖中古所元後世未有之事而易中先具其理卦已

變之外復有爻變乃自然之故聖人詎容特秘之故
世有此事而易無此變則非所以為易；有此變而
不能明此變則不足與言易非聖人之不憚煩也聖
人因變而命辭若文王釋卦周公釋爻是也至夫子
則兼卦與爻極其變以錯綜之文王周公之辭可知
已夫子兼極卦爻之變請舉隅以示之訟之辭曰上
剛下險者釋乾上坎下之體也曰剛來而得中者訟
二陰爻卦自三三變九三來為九二而得中三三此
釋二三兩爻之變他卦皆然特辭有顯晦未易卦之

為釋爾无妄之辭曰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內此析經
卦而論三為外初為內盖无妄初爻之陽自三三下
卦九三變來初三三而為主於內凡是通謂卦變若
夫復即是剥夫即是遇以至三陰三陽之卦特在反
覆升降之間爾實一理也其他如李之才相生圖邵
康節反對升降之說義皆幾近若朱漢上所載虞仲
翔卦變則錯雜而无統左傳蔡墨所舉止為一爻變
之利一世二世之變流于術矣術无萬取之為元包
又其末也其延壽所變雖與著合其辭不經要非聖

人之意第細玩三聖人之辭皆有自來觸類而長其
變不可勝窮豈止三百八十四而已乎又豈止四十
九十六而已乎其他象位之變各具本篇

占釋第九

心尚虛靈物來先覺占何為者哉自利慾熾良性不
君乃有濶吾清明者故辨妍醜莫若鏡別輕重不若
權且昭然一定者猶爾況是非吉凶伏於幾先其趣
舍殊執欲決疑似而斷群惑焉得不託諸物之靈失
著物之无心而靈者也聖人神明其德心洞隱顯固

不假著自夫吉凶與民同患以易洗心於是取物之
靈者立為占法非其避就惑亂於胷中特借是以斷
天下之疑爾舜之禪禹也朕志先定詢謀僉同而後
問之龜筮成王之黜殷也民獻有上夫于翼以予救
寧武圖功而後協之夢卜是禹可禪殷當伐固已約
知於未占之先豈非託之占以人心而成天下之靈
靈乎迨箕子之陳墮則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凡以揆諸已而當理又已先愜於人
心或有疑焉不能不是於占且人謀鬼謀聖人固有

先後豈曰圖回未審是欲冥行群情之逆順不暇計時位之當否不復卹第冀事之必成而一諉之占耶夫著非能自靈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使其人明不燭理識不達時是其心方自惜；豈能玩文象之變定吉凶之占哉又豈能即已之神明物之神以開人心之神哉又豈能即已趨吉避凶以慰聖人憂世作易之心哉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又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周官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擇建立卜筮人又曰三人占則謹之重之如此自包犧作卦

歷虞夏商未聞其說至周乃班：可考太卜掌三易占人占八頌八故卷與相卷之時共卷之職元不舉其獨惜其法不傳猶幸其從左傳國語可見其略大抵筮雖掌于卜史至玩占則間出名大夫之議論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則筮者性命道德之事故上聖神其法春官率其屬賢者序其占自聖人沒道散于九流或者乃擅之以名家而不

統與儒豈唯斯使自賤其業將併其法有賤之者矣夫儒者命占之要本於聖人其法有五曰身曰位曰時曰事曰占求占之謂身所居之謂位所遇之謂時命筮之謂事兆吉凶之謂占故善占者既得卦矣必先察其人之素履與居位之當否遭時之險夷又考所筮論之孟紮與元皆嬖人嫺始之子則身也孟長元次則位也義公死社稷無主則時也筮享術國則事也筮元得屯筮孟得屯之比則占也夫繼體為君將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而孟不良

能行成子雖不筮可也疑而兩筮之皆得元亨倘史朝以元為長昧非人之義而吉孟之占是使跛躄為君而著失其所靈矣孔成子筮立孟得屯之比史朝以卦辭為占畢萬筮仕亦得屯之比辛廖兼本卦之卦兩象為占非卦同而占異也立君與仕事之重輕已殊孟紮畢萬之身與位時又殊雖使百人千人同得此卦其得為子而可同南蒯將叛筮得坤黃裳元吉子服惠伯以為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晉父筮有晉國得屯之豫史以為不吉司空季子以命筮之

辭占之曰吉孰大焉是知吉凶無常占由人事故有
卦吉占凶卦凶占吉亦有同卦異占異卦同占非參
稽五物九以得著之情而窮其神也是故業不精不
並志不誠不並謀不正不著事不疑不並喜不並怒
不並潰不並不時不並離此八者而後筮可言也不
然神不告若其用卦或以內外卦為正悔晉語公
筮遺也 曰正風也 或以本卦之卦為正悔晉語公
悔山也 或用變爻之需曰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悔正屯 或用變爻之需曰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
祿或不不用變爻是謂天地泰亨小往大來之八或用

本卦不用之卦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將叛或用之卦
不用本卦左傳襄九年姜莒往東宮或用本卦並用
左傳昭五年穆子之生莊叔筮或用二卦之下閔左
之遇明夷之遇曰明夷之遇明或用二卦之下閔左
年遇明夷之遇曰明夷之遇明或用二卦之下閔左
曰震高士母喪之遇或用二卦之上左傳昭十五年
姬遇歸妹之遇曰其取象或以八卦左傳昭十五年
震之離之離之震其取象或以八卦左傳昭十五年
王遇大有之遇或以互體觀之否曰風為天子士上
曰大為澤之遇或以互體觀之否曰風為天子士上
山也互取二其斷吉凶或以卦辭左傳昭七年衛孔
三四互取二其斷吉凶或以卦辭左傳昭七年衛孔
也又遇屯之或以又辭左傳昭七年衛孔
比不日九子或以又辭左傳昭七年衛孔
據于蒺藜入于其或用卦名左傳昭七年衛孔
宮不見其妻凶或用卦名左傳昭七年衛孔

象其在周易之離貪或用當時占書左傳昭十二年
有豈義無德有離義或用當時占書左傳昭十二年
釋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要在玩占者忠信正直遠
害下之動也九善之長也要在玩占者忠信正直遠
權識變而後其占不忒若子太叔舉復之順占楚子
之將死左傳襄二十一年子伯廖舉豐之離占曼滿之見
殺是專以人事逆其吉凶有不待筮而知者此春秋
諸臣猶能得聖人觀象玩辭之遺意自時厥往性命
道德之學不傳乃盡棄人事雖悖禮曰義者一切求
吉凶于筮而占法遂變至于納甲五行時日六獸之
類蠶蛹而起焦延壽作易林以三百八十四爻之辭

不能周四千九十六爻之吉凶故外易而別為之辭
又雜以納甲飛伏之說是舍人事義理而專于占者
也至王殊林軌羊流衍析之流遂陷溺于術其別為
類人相地壬遁星命百家自謂能言吉凶于人事未
動之前吁視性命道德之學為何事耶子曰吉凶悔
吝生乎動者也方其未動吉凶未兆使慮善以動則
凶者可吉謀用不藏則吉者凶凶今云定吉凶于人
事未動之前則中材凡所動凶德元所警此我生不
有命在天所以為鑒于萬世

卦變釋第十

前所言變卦變卦不同蓋卦變者卦自以為變：卦者變因乎著懼學混而為一失聖人命辭之旨故析圖之太極

兩儀一一

四象二二

八卦三乾三震三坎三艮三坤三巽三離三兌

儀者一奇一耦之名儀表也有形之始姑以此表陰陽也象者二奇二耦之名自一奇一耦衍而成象：

像也漸著于儀未通于變也卦者三奇三耦之名並著于象以爻以重而為變備矣曰儀曰象曰卦由微至著此說卦之義與先天不同說卦乾坤生六子先天八卦同成

八卦互乘變為六十四卦

此先天後今以說卦之序圖之仍卦附以釋卦變之辭

三三乾上乾下乾

三三乾下泰 內健而外順

三三震上大壯 剛以動

三三震下小畜 健而巽

三三坎上需 剛健而不陷

三三離上大有 剛健而文明

三三艮上大畜 能健止

三三兌上夬 健而說

三三坤上坤

三三乾上否 內柔而外剛

三三震下豫 順以動

三三坤上觀 順而巽

三三坎上比 下順從也

三三離上晉 順而麗乎大明

三三艮上剝 順而從之

三三坤上萃 順以說

三三震上震 震來虩虩

三三乾上无妄 動而健

三三震下復 剛反動而以順行

三三艮下益 損上益下動而巽

三三 坎上 屯 動乎險中

三三 震上 噬嗑 動而明

三三 震上 順 動而說

三三 震上 隨 重巽以申命

三三 巽上 未遇剛也

三三 巽上 未遇剛也

三三 巽上 未遇剛也

三三 巽上 未遇剛也

三三 巽上 未遇剛也

三三 坎上 蒙 險而止

三三 坎上 困 險以說

三三 離上 離 重明以麗乎正

三三 離上 離 文明以健

三三 離上 離 文明而外柔順

三三 離上 離 明以動

三三 離上 離 女位正乎內男位正乎外

三三 離上 離 既濟

三三 離上 離 文明以正止

三三 離上 離 文明以說

三三 離上 離 艮其止

三三 離上 離 浸而長也

三三 離上 離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三三 離上 離 有飛鳥之象焉

三三 離上 離 止而巽

三三 離上 離 見險而能止

三三 離上 離 止而麗乎明

三三 離上 離 止而說

三三三 兌上兌下 說以先民說以犯難
 三三三 乾上乾下 說而應乎乾
 三三三 坤上坤下 說而順
 三三三 震上震下 歸妹 說以動
 三三三 巽上巽下 中孚 說而異
 三三三 坎上坎下 節 說以行險
 三三三 離上離下 睽 說而麗乎明
 三三三 艮上艮下 損 損下益上
 爻變釋第十一

三三六 陽
 三三六 陰
 六十四卦一陰陽也乾純陽坤純陰故為易之門
 三三一 陽 三三二 陽 三三三 陽
 三三一 陰 三三二 陰 三三三 陰
 六爻兩卦之重也上卦乾坤之體下卦乾坤之變
 故此六卦為變之始陰陽各從其類互變各循其
 序此重卦後之變聖人取以繫釋彖之辭今各釋
 其下與著變先天不同

三三三 師 剛中而應初二互變
 三三三 謙 謙尊而光初三互變
 三三三 豫 剛應而志行初四互變
 三三三 比 以剛中也初五互變
 三三三 豫 柔變剛也初上互變
 右一陽爻變
 三三三 明夷 明入地中二三互變
 三三三 震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二四互變
 三三三 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二五互變

三三三 頤 自求口實二上互變
 右一陽爻變九二爻變
 三三三 升 柔以時升初三互變
 三三三 解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初四互變
 三三三 坎 乃以剛中也初五互變
 三三三 蒙 山下有險初上互變
 右二陽爻變初九爻變
 三三三 小過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初二四互變
 三三三 萃 剛中而應初四五互變

三三觀 中正以觀天下觀而化初二上互變

石二陽爻卦九二初九比爻同變

三三蹇 往得中也初二上互變

三三晉 明出地上柔進而上行初二上互變

石二陽爻卦九二初九間一爻同變

三三艮 上下敵應初二上互變

石二陽爻卦初二初九間兩爻同變

三三歸妹 征凶位不當也三四互變

三三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三五變互

三三損 損下益上三上互變

石三陽爻卦九三爻變

三三豐 日中則昃二四互變

三三既濟 剛柔正而位當柔得中也二五互變

三三賁 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二上互變

石三陽爻卦九二爻變

三三常 剛上而柔下初四互變

三三升 乃以中剛也初五互變

三三蠱 剛上而柔下初上互變

石三陽爻卦初九爻變

三三同人 柔得位得中初三互變

三三履 柔履剛也初三互變

三三小畜 柔得位初四互變

三三大有 柔得尊位初五互變

三三夬 柔來五剛也初上互變

石一陰爻卦

三三訟 剛來而得中也二三互變

三三巽 剛與乎中正二四互變

三三鼎 柔進而上行二五互變

三三大過 剛過而中二上互變

石二陰爻卦六二爻變

三三无妄 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初三互變

三三家人 女位正乎內男位正乎外初四互變

三三離 柔麗乎中正初五互變

三三革 羊而當初上互變

石二陰爻卦初六爻變

三三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初二四互變

三三六畜 剛上而尚賢 初二五互變

三三六壯 大者壯也 初二五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比爻同變

三三睽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初二五互變

三三需 險在前也 初二五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間一爻同變

三三兌 剛中而柔外 初二五互變

右二陰爻卦六二初六間兩爻同變

三三漸 進得位 三四互變

三三旅 柔得中乎外 三五互變

三三咸 柔上而剛下 三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六三爻變

三三渙 剛來而不窮

三三未濟 柔得中也剛柔應也 二五互變

三三困 以剛中也 二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六二爻變 二五互變

三三益 損上益下 初四互變

三三噬嗑 剛柔分柔得中而上行 初五互變

三三隨 剛來而下柔 初上互變

右三陰爻卦初六爻變

得失釋第十二

不變不動得失何有得失生于動者也釋彖之辭
凡言得失者皆因乎變動不者言當否固有變動
而不言得失者无不動而言得失者今各隨爻變
釋之

三三解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三三小過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

三三蹇 往得中也

三三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

三三既濟 柔得中也

三三同人 柔得位得中

三三小畜 柔得位

三三大有 柔得尊位

三三訟 剛來而得中也

三三鼎 得中而應乎剛

三三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

三三睽 得中而應乎剛

三三漸 進得位其位剛得中也

三三旅 柔得中乎外

三三渙 柔得位乎外

三三未濟 柔得中也

三三噬嗑 柔得中而上行

八卦釋第十三

乾為天為陽為天德為元為資始為剛健為純粹精
為首為龍為六龍為群龍為玄

坤為地為陰為元為資生為厚載為柔順為含弘光

大為牝馬為黃

震為雷為動為驚為振為頻

巽為風為木為其

坎為水為雨為雲為泉為險為陷

離為火為電為明為大明為文明為牝牛為麗為雉

艮為山為止

兌為澤為說

六爻釋第十四

初為初為始為出為出門為童子下為地為泥為干
為沐為潛為隱為藏為履為藉為沒為拔為入為民
為足為趾為臂為履校為車為輪為徒于外為郊為
門為門庭為侯於拇于經卦為內為戶庭于前為前
趾於後為曳為尾

二為地上為田為耕獲蓄畝為井谷為盤為見為中
為時中為與為輪為輶為林辨為門庭為牖腹為機
為幽人為腓於陽為大人為長子為子為大車於陰
為女為中饋為黃牛為正比五為內同五為宗遇于

為卷

三為人為公為資為心為股為束為輻於陽為重剛
於陰為子弟於經卦為上為外為終為陸為高陵為
上下卦之際

四為人之上為卦之革為墉為木為丘為輻為躍於
陽為金車為鼃鼠于乾為重剛于復為中三四為進
退往復來之

五為天為陵為階為正為中為輔車為悔為鼎耳為
黃金為大君為王公為帝位為大位為王居為尊位

為大中於陰為女君為帝子為帝女為宮人應二為宗

上為天為天墻為上為元為高墉為城為巢為鉉為幕為角為頂為首為何校為耳為輔頰舌為公為侯為高尚於終為終為窮為盈為極為寘為迷于後為後于外為郊為野為出為征伐

陰陽釋第十五

陽為九為天為日為雷為大人為祖為父為考為天為夫為子為長子為子為男為老夫為士夫為丈夫

為夫人為君子為大師為龍為馬為虎為羝牛為金為金車為金鉉為黃天為剛為顯為富為實為貴為大為動為東北為右

陰為六為地為月為電為夕為霜為冰為雲為妣為王母為母妻為為婦為女妻為老婦為女子為童為弟子為小子為姊為臣妻為小人為牝馬為童牛為牝牛為豹為鹿為豕為羸豕為魚為鬼為林為叢棘為穴為淵為幽谷為血為囊為寘為不富為柔為舍為賤為小為靜為西南為左為八月

陰陽和為雨合為應為婚遇為夫妻此又不則為寇為敵非應為它剛柔節為王鉉

太極名義釋第十六

今古有極乎曰有物變有極乎曰有然則惡乎極曰極于道夫浩乎萬類分有臧否使凡進脩醇酢咸適厥宜一揆諸道而極雖天地高厚鬼神幽變悉不逮是然則道者事之極也道為事極故即極而為之名此一節明極建于上曰皇極作于下曰民極體之三才曰三極此一節明極隨寓而異名極沂而上之八卦四象兩儀之

原曰太極觸類引比則太極為天地陰陽之理而形氣未着是生兩儀則天地其形陰其氣陽始太極之名本以推兩儀四象八卦之原天地真其區陰陽交其今概以明道故曰解類引比天地真其區陰陽交其精人物靈焉人為萬物之靈于是父子以續夫婦以耦長幼以序強弱爭而作之君氣稟偏而輔之友誠以為主知以明之勇以行之修諸身放諸四海達諸古今而不悖君極于君道臣極于臣道父子極于父子之道夫婦長幼朋友莫不各臻其極而人極立人極立而天地之極立三極立而太極之體用彰矣此

節明太極然曰極足矣而復云太極何耶曰物曰皆具者曰萬化之極其為萬化之極者曰太極猶尊于皇帝曰太上皇長于諸子曰太子曰太陽月為衆陰之宗故曰太陰也太極云者所以別于萬化之極而極化之極非于太極之外他有所極也上此一節明極字或曰周子太極圖言无極殆幾老列之論乎曰周子主于道老氏主于无樂魁生于蹟老氏未嘗言太極而以无喻道其曰復歸于无極謂復歸于无而極以知白守黑常德不忒而未極必于復歸于道而後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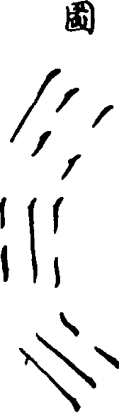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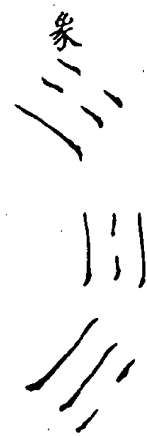
樂魁于上下八方有極盡之間為无无極之對特駕為極茫以肆其辯且極已矣極之外何所求无无即无矣无之外安得更无若然則彼所謂極者未為極无者未為无也且樂魁誠疎矣然有非所以論道天地未判非无也有太極焉既判而物皆具此極無聲無臭非有也而老氏以无喻道故知樂魁之言與老氏殊老氏之言與周子殊此一節明老或曰周子加无極於太極之上而莊周云道在太極之先得无同乎曰不同莊周襲吾夫子太極之名而不明其

體其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曰高與深皆指形蹟遂認太極為六極之倚彼蓋習其詩有物混成先天地之說不知老氏曰无曰惚恍曰先天地生皆道之別名亦大傳所謂太極也太極與道安有先後今云在太極之先是太極與天地皆有形之物其失甚遠周此一節明莊若周子云太極本无極本无極未嘗岐而為二亦未嘗以太極為形而以无極加太極之上安得與莊周同乎學者必洞究三氏之所以失然後知周子之所以得誠通

一章上下文以釋其義今通三氏嗚呼太極者道之上文則知與周子得失不同別明也有名斯有義名義得然後識太極之貞體貞體云何生萬化其前莫加範圍萬化其變莫外象數體用圖釋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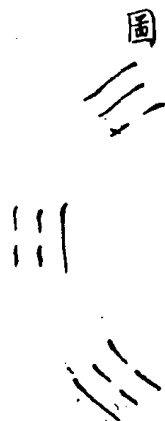
盈天地之間可見皆象可計皆數雖殊類異形千變萬化曾莫越象數之外曰象曰數有體有用為圖凡四乾上坤下為象之體不必曰包犧先天離南坎北為象之用不必曰文王後天一六二七為數之體不必曰河圖一九三七為數之用不必曰洛書各疏其原于左

象體天地定位以立象用帝出乎震以至十數用至數改



乾上坤下天地之體也離兌由乾體而索本于地者觀下故

附坤此象之體也乾坤定位六子行坎離自然當東



天地位二氣分：必合：必交乾坤而為坎離：之

外且乾之體中則坤致其用坎之外且坤之體中則

乾致其用由外觀之乾坤之體未嘗變其中則交矣

故天地之用莫妙于水火離坎離也實乾坤也乾坤

立天地之體而其用藏坎離具乾坤之體而其用著

因乾坤之用而圖之坎離居中乾坤居其旁非退乾

坤也既交之後下皆乾上皆坤布以為圖乃見如是

震艮從坤父而聚于東北巽兌從坤母而聚于西南

而陰陽之群以分乾坤用交余卦布列自有出震成

艮之序此乃聖人因類辨方隨方命辭非私出意見

以傳會其說也體圖辨天地之體而人居中當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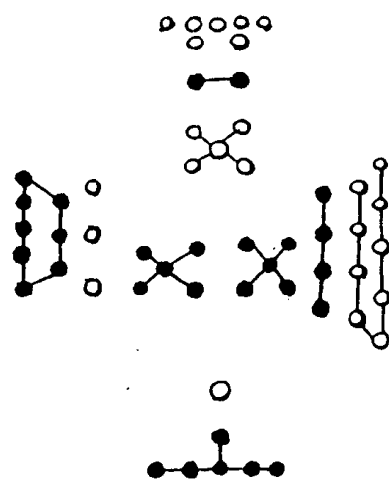
觀故言上下用圖合天地之用以利斯世當偃以觀

故言方所

數

體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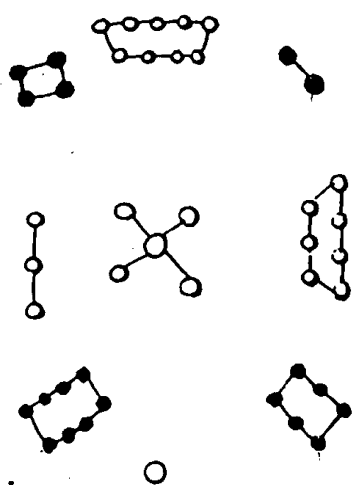
天地既交數體以立故天交于下一居之平視則北地
于上二居之平視則南三居東為陽四居西為陰五乃

居中自是六合二合三合九合四十合五三三四五為自然
之位六七八九十為自然之合自一至十而數之體備矣由是而
億兆皆十之積也

數

用

圖



體十而用九理之自然九可變十不可變今之因素
法可見也其數一百而二南陽三而陰二陰左旋陰
右轉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而三之九在南九
而三之七在西七而三之一復其本二在西南二而
二之四在東南四而二之八在東北八而二之六在
西北六而二之二復其本陰陽數交自然定位不可
易置其一而妙用無窮或曰一北二南今二何為在
西南曰是亦南也陽數居四方故陰數居四維猶坎
離居中而乾坤居其旁此圖之形也識者當以理觀

八數析位因莫八方五運于中九位備矣
右沂未圖之前而探其原其體用如此若公已圖之
後而演其說則象體圖有八卦相錯之用象用圖定
八方之體數體圖有陰陽合德之用數用圖類五行
之體：以致用：不離體：用二名實則一致百家
之說合於此者皆圖後
之說非圖前之理

易序叢書卷第二

開 封 趙汝楨

筮宗序

神哉著乎聖人所以決疑定志明凶以成大業斯興治輔化之務君子所當盡心非卜史事也聖人無惑衆人未能免惑聖人不欲以己意解人之惑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託之雖曰神道設教非元是理而矯誣斯世也太極既判氣化而凝寒暑之來往三光之運燭動者植者之榮瘁消長夫孰使然必有妙于

其間者故禍福之至有開必先斯實然之理若而吉若而凶易去易就衆人惑焉聖人洞其幾而發其蘊而神著告焉是以事舉而民信業鉅而名巍若夫進德修業之君子趨吉避凶之衆人莫不以之嗟夫有著道：生於庖犧有著用著於媯帝而詳於箕疇用筮有臧大宗伯率之標有法大傳明之占有驗左氏傳國語可考也 孔聖沒銷歇至唐始有裔孫推明其法幸經程子朱子之正訂後學得講求之汝楨承先君子訓且俾博考先傳粗得其說作筮宗：聚也

筮之學聚此編也抑常謂太極未判則為陰為陽不可測判則陰陽著矣著未分則為九六為七八未可辨分則九六七八定矣人心未動則為吉為凶未可必動則吉凶斷矣方先思无為寂然不動之時吾心猶太也猶未分之著也一有感焉圖存而亡兆計安而危伏固不待駟舌之追措諸事業而吉凶禍福已對立于胸中矣是知吉凶界限判于心動之初君子必恐懼于不聞不睹而致謹于喜怒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湛焉昭乎潔如常若太極之未判著策之

未分則天理全人欲盡念茲語默出處皆純乎道夫如是有不動：斯言有不筮：斯神此聖人心筮之妙是為著筮之本

易序叢書卷第二

筮宗

開 封 趙汝楨

筮宗釋本第一

大衍之數五十

包犧衍太極而為畫一為奇一為耦奇一也耦二也故數始於一一二合為三至五而備備也者備奇耦之數與位也陽數奇陰數耦陽位耦一奇一耦雖形然陰之位尚奇自一至五則一三五為九

其數奇其位三亦奇二四為六其數耦其位二亦耦數與位備故曰備於五自五而一衍之為十衍之初也為小衍自十而五衍其為五十衍之終也為大衍衍一也自五十視十則十為小自十視五十則五十為大五之衍衍之變至此而極或曰一至五亦衍也何為不始於一曰一至五積數也非衍也夫衍非如他數之行雖以奇耦其終或以奇臨故未衍之先始於五既衍之後終於五他數莫或干焉為圖如左

一陽位二 三陽位

一三合為四反成耦其位二亦耦
一 二陰位三
二為耦其位一反成奇陰陽不數亦不備
一陽位二 三陽位四 五陽位
一三五參之其數九為奇其位三亦奇
一 二陰位三 四陰位五
二四兩之其數六為耦其位二亦耦
自一至五陰陽之數與位始皆類而脩而衍之法
生焉自五一衍之為十為小衍

○○○○○
○○○○○
○○○○○
○○○○○
○○○○○
○○○○○
○○○○○
○○○○○
○○○○○
○○○○○
初衍為十再衍為二十三衍為三十四衍為四十
五衍為五十為大衍
初衍
再衍
三衍
四衍
五衍

原缺

揲法

四十九策分二掛一揲以四左餘一右餘三左餘三
右餘一歸于初者皆四併掛為五左右皆餘四歸于
初者八併掛為九不為則九為初一變左餘一右餘
二左餘三右餘四左餘四右餘三歸於初者皆七併
掛為八不四則八為四二變次三變如之三變一得
五再得四掛初者十三餘三十六揲以四凡九故名
九一得九再得八掛初者二十五餘二十四揲以四
凡六故名六一得五再得八或一得九一得四一得

八掛初者二十一餘二十八揲以四凡七故名七一
得五一得四一得八或一得九再得四掛初者十七
餘三十二揲以四凡八故名八
三變用著譜

初一變

四十九策

次二變

四十四策

四十策

次三變

四十策

三十六策

三十二策

掛初譜

一變畫卦自下始故紀策做之
下為掛一中為初初上為再初

初一

三一

一三一

四四一

二二

右得五者三得九者一

次二

二二

四三一

一一

三四一

右得四者二得八者二

次三

二二

四三一

一一

三四一

三變下為初一下中為次二上為次三

[illegible]

—
—
—
—
—
—
—
—
—
—

四三一四三一四四一

三
四
一
四
三
一
四
四
一

一五三五四

四二四一四一

四二四三三三

三
四
一
四
三
一
三
一
一

三三三三三

四二三四一三一

四
=

四
=

三
=

三
四
一
四
二
一
一
二
一

三四三二一

四三三四三三

四
三
一
二
一
四
四
一

三
四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一

一四四四一

一一四二四一

一四四二二二

二二三四四一

一一一三四一一四一

右二十變、皆二十一策此為七者掛切之數

四十一三一三

三
四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四三二一

三十四一二三

三
四
一
三
四
一
二
一

四
三
一
三
四
一
二
一

[illegible]

著變卦乾圖

操著得卦本无先後今姑用爻變之序他卦效此

六爻變五爻變四爻變三爻變二爻變一爻變六爻不變

三三坤復三三臨三三否三三遯三三遁三三乾

三三師三三明三三漸三三訟三三同人
 三三謙三三震三三旅三三巽三三履
 三三豫三三屯三三咸三三鼎三三小畜
 三三比三三頤三三渙三三過三三大有
 三三剥三三升三三漸三三无三三夬

三三解三三困三三家人

三三坎三三益三三離

三三蒙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遇小三三隨三三中孚

三三萃三三泰三三大畜

三三觀三三歸三三壯

三三賽三三節三三睽

三三晉三三損三三需

三三艮三三豐三三兌

三三既濟

三三貴

三三亭

三三井

三三盡

每變用蓍初一唯一等次二等凡二等次三凡三等
自一而三序由自然以掛扚言為九者十二為六者
四為七者二十為八者二十八總六十四以動爻言
一爻動與五爻動者皆六二爻動與四爻動者皆十
五三爻動者二十六爻動與六爻不動者各一亦六
十四而得卦正六十四析九六變者陽多於陰陽十
四七八不變者陰多於陽陽二十陰二十八及合六七之陽
六八之陰則皆三十二合三十二為六十四三十二二四

其均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不容偏其不等也物相
雜故曰又有不容強一者為六者四一其四也為九
者十二三為四也為七者二十五其四也為八者二
十八七其四也分合異同莫匪自然莫不越乎四而
一三五七皆奇至矣哉故曰蓍之德圓而神

二篇之策陰陽皆百九十二猶陰陽之變皆三爻
十二析而計之九六則陽於陰九之策六千九百
六猶九之變十二六之變四七則八陰多於陽
七之策五千三百七十六猶七之變二十八之變
八之策六千一百四十四

二十八當卦之日晝夜各三百六十然夏之晝永
於夜冬之夜永於晝亦與掛扚類凡是皆自然之
妙

易序叢書卷第六

開

封



法林

八陳通記序

有熊氏神明其德爰作軍戎以衛黔首包至數以存神握元機而制勝由是陳法生焉既窮其尤幅員同軌皇化貴乎無為聖心退而藏密不赫厥聲往蹟終隱已而二帝揖遜千羽格苗三王弔伐草壹俱后陳法後開矣乃若春秋諸國魚農荆尸支離偏伍皆時尹之淺圖豈神人之秘畫於戲風后無同世之職仲尼闢三墳之書巍々天策果終闡而不彰乎握其道

經莫知從出意亦天壽其傳庸保生民之命也炎劉解紐吳魏爭疆時有其才抱智龍卧妙啟韜略變通握奇遂乃威南夷辱隣國保有漢蜀虎視中原使天運適逢將星未隕夫孰得而禦之厥後馬隆西征而著烈李靖北伐而策勲考其制兵皆本於此蓋主將中臨諸部外衛威伸令明如臂使指天衢啟八極之門地軸捍方辰之位匪城匪池守莫疆焉天衢間風以成規地衝挾雲以正矩以守以戰變莫窮焉為龍

斯飛鳥突而應之或虎而翼蛇蟠以佐之用莫神焉正軍整暇兵力不疲遊軍往來敵情以得法莫尚焉雖有資育之勇孫吳之智將焉用彼夫圯上一編克開帝業況天生聖人用究神算其亦河洛珍符之類欤魚復出其新意而觀者莫知陰經自詭其論而聞者滋惑蓋神道肅靈非賢不與其明也有時其晦也者數不偶然爾若夫名異說繁何足疑也我宋受天命奄莫區夏上祈璇源亦惟

祖憲

國初因唐之舊以五陳訓兵

慶曆間楊偕始圖上八陳燕安靜繼進於

至和尹瞻復陳於

嘉祐然而陳名未備倣擬非真迨至

熙寧郭逵趙鼎承

詔講求雖皆殫見竭聞終迷古制

祔陵乃運神譔作九軍之法止則曰營行則曰陳追

蹤上古固非難矣方以兼愛為心靡馳武志

龍渡而南今餘百載中華正氣淪染胡腥
與復休功未登使朕今故編輯遺文通記其義成一
家之言云

易序龍書卷第六

八陳通記

開 封 趙 汝 楫

握奇經第一

風后 孫 獨 孤 及 云

八陳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
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
於地衡重刻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屈四維故
以圖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
以方天居兩端地屈中間總有八陳陳訖遊軍後從

彌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
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圓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
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衝為飛龍雲
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據兩端
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
背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以奇勝

八陳通記

開 封 趙 汝 棣

握奇贊第二

晉東莞校尉奉高縣侯馬 隆李興

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
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

動則為奇靜則為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若均勞
輪轉兵前守後隊勿進

奇兵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之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
形露必潰密而為之百戰不昧

天陳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
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
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
萬物挽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係
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脊潛則不測動
則無窮形亦然象名為龍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龍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
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翔鳥

鷲鳥搏擊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密而下之
下有必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蟠蛇

風為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奇之中
與虎為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為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避軍

避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就虛視贏撓盛結陳趨地斷續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

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執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轉乍背或縱或擒行五交錯整在執首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警末收麾者指揮角者警覺臨機變化慎無交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素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

隨時救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

八陳通記

開 封 趙 汝 棟

握奇章指第三

八陳正奇章

八陳四為正四為奇

此章言合正與奇為八陳天地風雲四陳為正虎龍蛇鳥四陳為奇布在營壘則四正而已至出戰則正陳之天地前衛變而為奇曰虎正陳之風變而為奇曰蛇正陳之天地後衛變而為奇曰龍正陳之云變

而為奇曰鳥陳名凡八然為四奇者即四正之兵所變非四正之外復有四奇兵也其詳見後文

餘奇章

餘奇為握奇

此章言除兵及名經之義也凡兵駐隊為四正出戰為四奇而此言餘奇則正軍之外當復其兵蓋遊軍之類皆為餘奇或大將麾下自有精兵入居軸內以為衛衛不在正軍之數故法曰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因名曰握奇然據此以名則所重不在正軍而在餘

兵而握奇之奇亦當音羈失故又有下章

總綱章

或總稱之

此章再釋名經之義兵主於勝兵勝以奇制勝之權大將掌握之故曰握奇正軍餘兵皆可以出奇致勝而大將實制之故握奇之名總二者為稱非止如上章之義

右三章皆名陳數文義之大畧

先出遊章軍

先出遊軍定兩端

此章言遊軍視勢以定陳遊軍者正軍之外別設此軍以探敵往來先出者調遣於諸部未戰之前定兩端者將陳則先使之定陳地左右為兩端前後亦為兩端握奇四面陳故云是

天地軸軸衛章

天有衛地有軸前後有衛此章折言天地陳之目文稱有者大陳雖總云天而其間有衛與前後衛之別地陳雖總曰地而其間有

軸與前後衛之分故折而言之也下文風雲無別目故不攝有可以互見衛取衛平之義欲其兩端均平軸取軸軍之義謂其可結陳而行衛言所向衛擊戰無前敵之意

風雲章

風附於天雲附於地

此章言二陳必有麓附四陳雖分天地風雲而外圓內方取法天地者也風雲天地之氣化非可與天地並匹惟附屬於天地而已風為陽而生於虛故附於

天雲為陰出于山川故附地

石三章皆明布陳綱領

衛隊章

衛重列各四隊

此章言分布天衛隊數天衛十六隊重列者副布之也從外視衛後復有衛也衛及地軸皆捍衛之兵軍隊自表至裏步教稍遠故宜重列以防單虛各四隊者握奇四面如一之陳舉一面四隊而言故稱各後章同

天衛隊章

前後之衛各四隊

此章言分布天衛隊數前後非止二方中國尚右石亦屬前左亦屬後夷狄則尚左春秋威公八年左氏傳隨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心左衛八隊四方各列二隊於兩衛之間不居四維而居四方者便於張翼向敵而中進為奇陳之虎龍也

風隊章

風居四維

此章言分布風隊四維者四方之偏隅風隊居之不方隊教者天陳外圓四方四維兩衛間各容二隊四方既容衛八隊則四維所容風隊亦八可知凡一維皆二隊風不居四方而居維者便於出為蛇蟠以圍繞又附屬於天不使居其正方

天圓章

故以圓

此章言天陳圓布於外天衛重列如張八門已具四方其四維偏隅無兼角圓勢漸成至八衛處其方八

風處其維周圍共二十四隊若此布置故令外圍

軸隊章

軸單列各三隊

此章言分布地軸隊數地軸十二隊單列者不副布也內陳四缺而調概不可重列故一面三隊此列之

地衝隊章

前後之衝各三隊

此章言分布地衝隊數地衝十二隊多於天衝四隊者軸減於衝故此增之然後天地之陳數始均各三

隊者如軸比列與軸當在軸之四外

雲隊章

雲居四角

此章言分布雲隊四角者方陳之四觚外與四維應雲隊居之不言隊數者亦如風之隊數不居四方而居角者便於出為鳥翔以突擊亦附屬於地不使居其正方

地方章

故以方

此章言地陳方布於中軸與衝既四面布之方勢將具四角各以二雲斜布之遂正方矣若此布置故令內外

右八章皆明布陳條目

兩端中間章

天居兩端地居中間

此章言天地陳合而為一天陳圓包地外地陳方居天中然後四面八向觸處為首左右前後皆可言兩端謂由中軍視天陳在外之勢前以天地陳分言之

恐疑者謂天地陳可異處而布故此特合言之

右一章明內外陳之大勢

總陳結文章

總有八陳陳訖

此章結盡上文布陳意此八陳非指四正四奇而言蓋叙上文衝軸天前衝後衝風地前衝後衝雲之八陳而言也陳訖者謂依前法布置諸陳已訖

右一章明四正營壘已備

遊軍躡敵章

遊軍從後彌其數或警左或警右

此章言正陳已定遊軍致師遊軍即前出定兩端者不言隊數及其處所或以魚復國陳後二列凡二十四隊為之則大半當正軍八分之三獨孤及記亦稱按其後列惟馬隆贊則謂勢無常定竊謂馬贊最得遊義然於彌敵之初則從後出使莫測也彌謂蹤跡之以現虛實或警左右者驚擾之使不定所以惑亂之如狄突晉師敗于大原兵自趙師敗于攜李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音塵出奇章

龍音望塵以出奇

此章言敵兵既動奇兵欲出則將合戰於是天地衝風雲隊龍音聲望旗塵變為奇陳出戰或為虎蛇或為龍鳥非必同時俱出但舉其概

右二章明出戰次序

虎蛇陳章

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

此章言奇陳虎蛇合戰之勢自天地前衝以下三句皆虎蛇大翼前衝為虎者如虎直前搏噬去敵近也風從虎故佐之風能回旋蛇亦蟠繞之類自虎居于中以下四句乃虎蛇陳之布置虎于中張左右翼以進擊蛇又居左翼之左右翼之石向敵蟠繞使不得出

龍鳥陳章

天地後衝為龍翼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振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

此章言奇陳龍鳥合戰之勢亦上三句言其大概下四句言其布置後衝為龍者如龍飛越而往喻中軍也雲從龍故為之輔雲能飛合鳥亦翔集之類龍居中當敵而張左右翼進擊鳥居兩端大較如虎蛇之勢而鳥則突擊敵陳使之中斷

右二章明出戰形勢

虛實二章

虛實二章皆述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進步

右二章明用兵之道在于乘時用智

此章言戰守皆當適宜。虛壘謂諸部出戰，惟衝軸在實壘。謂諸隊皆駐守。天文氣候謂象占風雨寒溫之類。山川向背謂地勢險易。凡戰守必得天時地利，故逐其所利而避其所害。以合戰之時，觀之如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因風縱火，晨坐晉軍之類。皆述天文氣候。如先據北山，毀車為行，及背水置陳之類。皆述山川之向背。至於立營布壘，亦莫不然。設遇昏霧風雨，阮塞泥淖，不可以常法布陳，自當隨地立制。周官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馬隆伐羌地廣，則為鹿角車營。地狹，則為木屋於於車上，是皆隨時之宜。

合勝章

以正合以奇勝

此章總言戰勝之宜。此所言奇勝正與篇首小異。篇首以主隊為正合，戰為奇。至此則合戰亦正而制勝為奇。正者堂堂正正，部分明整，斯可合矣。石則未戰而潰，凡地有夷險，情有勇怯，勢有衆寡，主客有利不利，非神之奇，則勝負未可必。故曰以奇勝。

八陳通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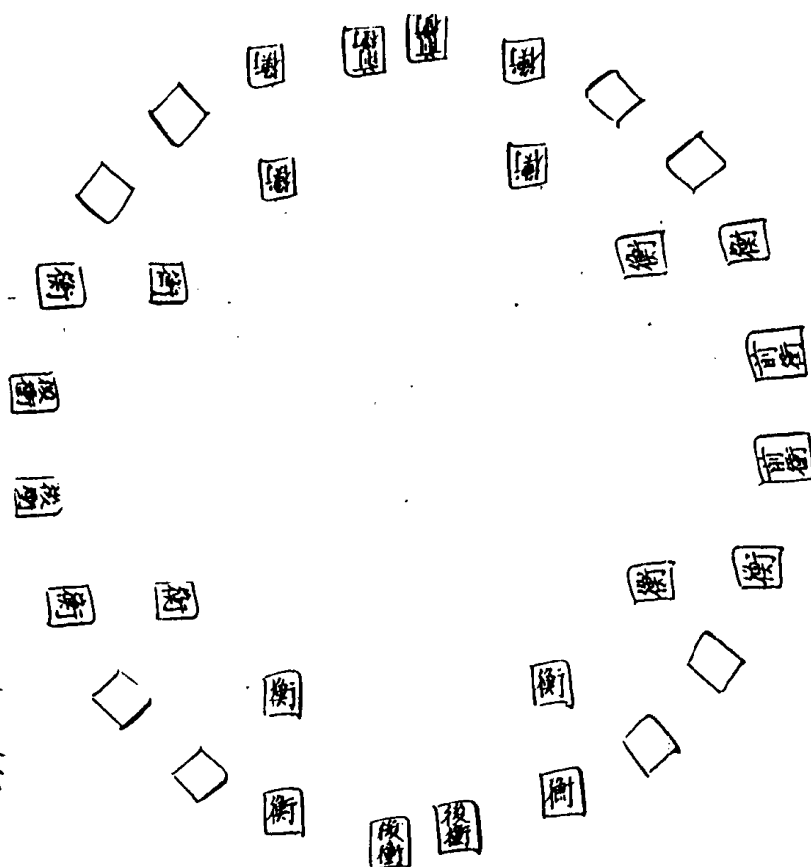
開 封 趙 汝 謀

衍義第四

大陳

履不顛者砥柱之堅木後凋者根幹之固戰危事也而智者能安之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不可勝者守之有道也八陳之兵天衡為守以其持正軍旅有衡平之義焉夫衡之為則物至而後權之衡之在陳敵來而後應之屹然不動而莫之敢抗秦人開關延敵而九國之師逡巡不敢入用衡之道亦如是夫故衡有足恃而衡兵出擊無後顧之憂矣

天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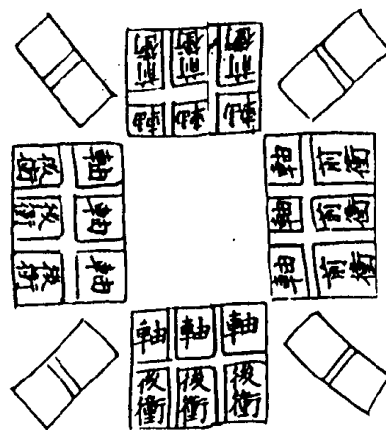


易序叢書卷六

地陳

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存亡之主而三軍之腹心也故
衛之惟恐不密地陳有軸蓋取居中轉旋之義故最
近於將而為內屏焉軸既固矣而曰獨立不可配之
於陽者何謂也蓋天包地外衛軸胥依有展齒之勢
故衛兵于地陳俱出而大將所居歸然鎮輦不如是
則兵寡備單將亦何恃焉隆之伐虓也為偏箱車且
戰且前以為正兵其亦衛軸環衛不失其自固之謀
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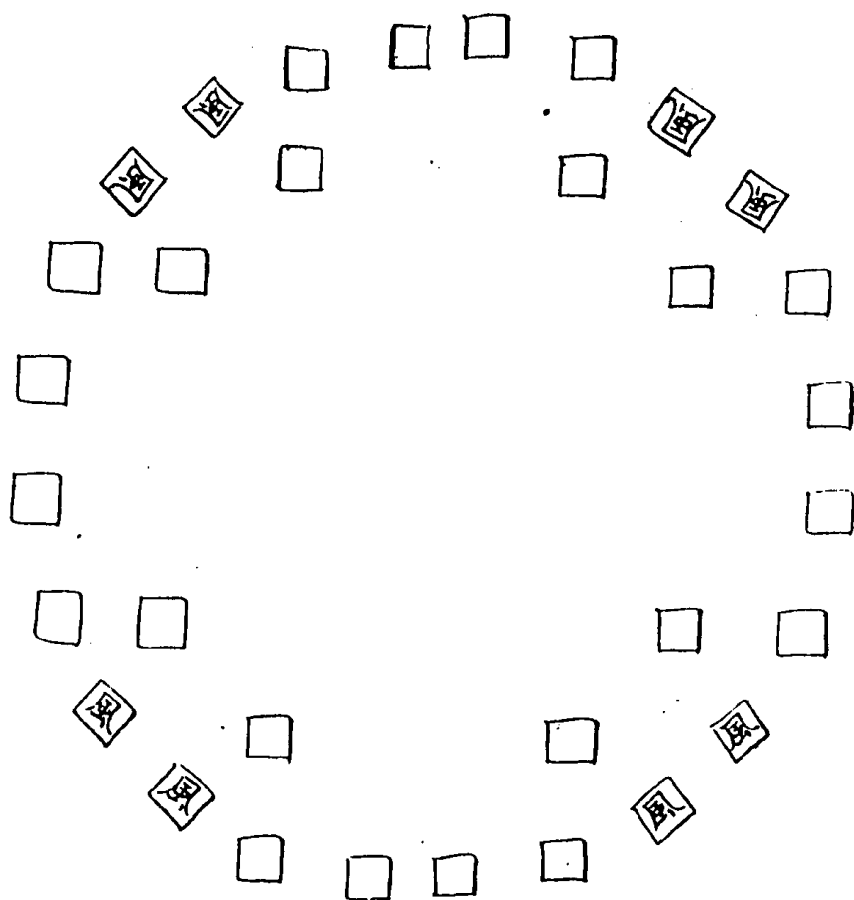
地陳



風陳

用兵之道其動若神然後能勝風若四維已陳而未發也發而不局於四維風為蛇蟠發達而未周也周則何拘於蛇蟠凡風之行鼓抗萬物振山而木摧揚波而舟覆高戾太虛微入纖隙激之成聲視之無形而不可以迹捕者也兵之發揚似之條候欲伐七國而趙涉說以自霸上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使聞者以為從天而下用風之意其若是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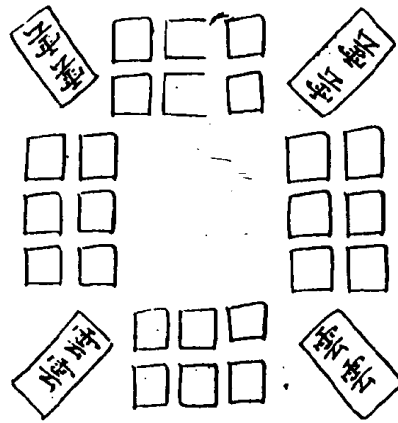
風陳



雲陳

兵之為形指顧而離合呼吸而隱見斯適於用矣布陳之初雲居四角陳之常也用戰之際雲為鳥翔陳之變也苟語其變何所不至豈特為鳥乎夫出巖谷翳光景飛揚六合倏聚而忽散者雲之為也有兵象為項羽至東城分騎為四嚮已而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為三團之項王復聚其旗兩軍角立而使人不知我之所在待其出疑貳之兵而吾始并力圖之其有得于雲之意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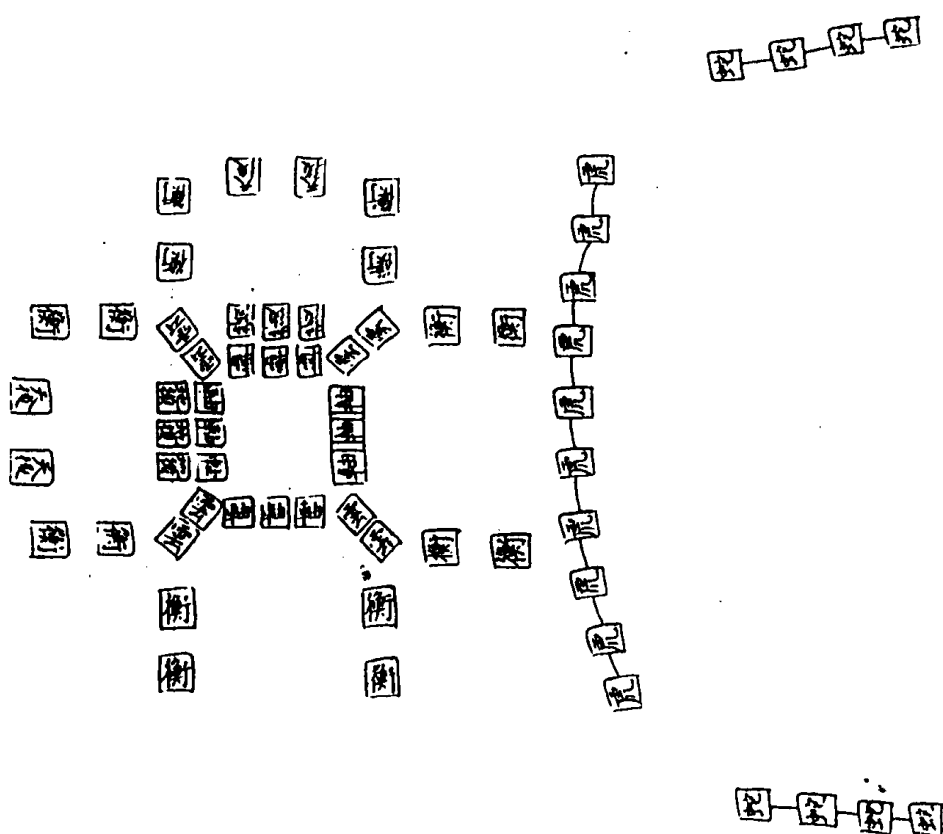
雲陳



虎蛇陳

猛虎負嵎百獸畏竄長蛇遊擊攻行莫前聖人為兵
豈求逞若是哉蓋以至仁伐至不仁亦威克厥愛而
允濟有所不容已者也虎居中延敵蛇從旁繞之敵
軍至則如投網之魚入罟之兔其免于亡者未之有
也漢楚垓下之戰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
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將軍在皇帝後
皇帝居中即衝軸之勢餘軍即六陳之勢羽為勍敵
信深于兵故布此不敗之陳及其進戰淮陰先合虎
翼也正也不利而却孔將軍費將軍縱蛇蟠也奇也
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是二軍變奇為正淮陰變正
為奇淮陰先却所以致敵而生三軍之奇二軍既縱
所以掩敵而生復乘之奇奇正互生如環無端欲識
八陳之體當觀垓下之陳欲識八陳之用當觀垓下
之戰明此則兵法千章萬句可以意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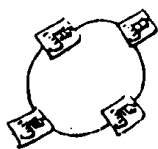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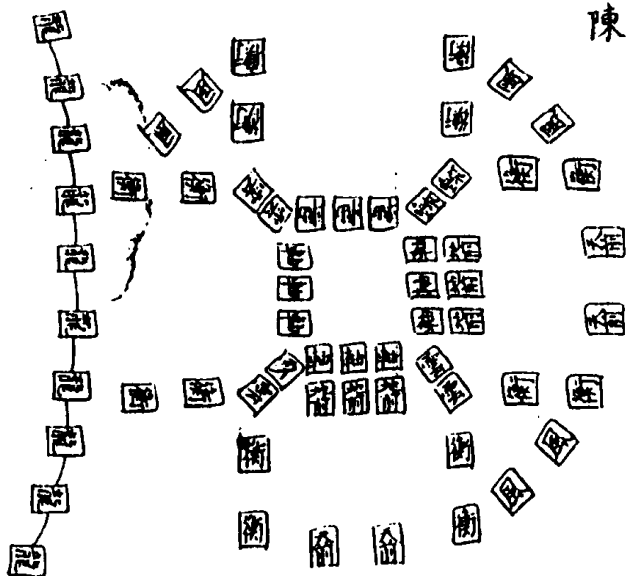
虎蛇陳



龍鳥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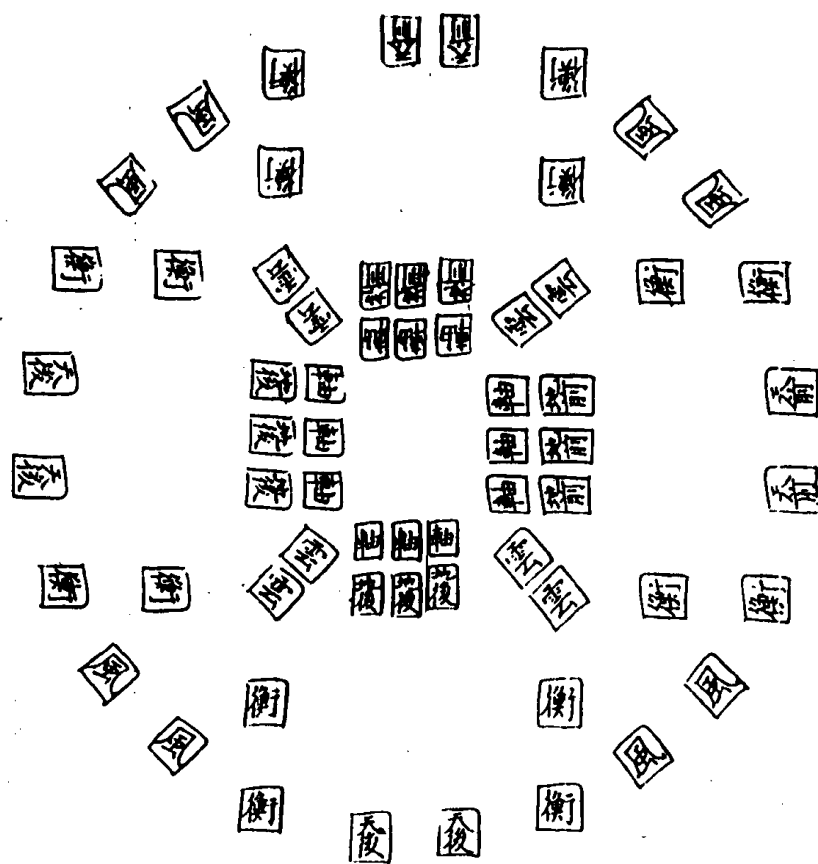
易曰龍戰於野其血黃玄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
 兵象于此宜矣飛龍之陳與虎翼畧同而鳥之突擊
 與蛇之圍繞則異圍繞者旁敵繞攻突擊者遠敵橫
 突漢衛青出幕北令武剛車自環而營縱五千騎當
 匈奴並縱左右翼繞單于此圍繞也唐兵與宋老生
 戰于霍邑石軍少却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
 之老生兵斷後大潰此突擊也奇正之變與垓下畧
 同但太宗以兵陳分列乃可橫衝突擊故兵多如蛇
 兵少如鳥然猶在因地勢察敵情臨機而制勝韓信
 擊龍且於半渡惜睢水為鳥突中斷龍且軍則知人
 力地勢變化又無窮虎龍二陳姑舉其例如此

龍鳥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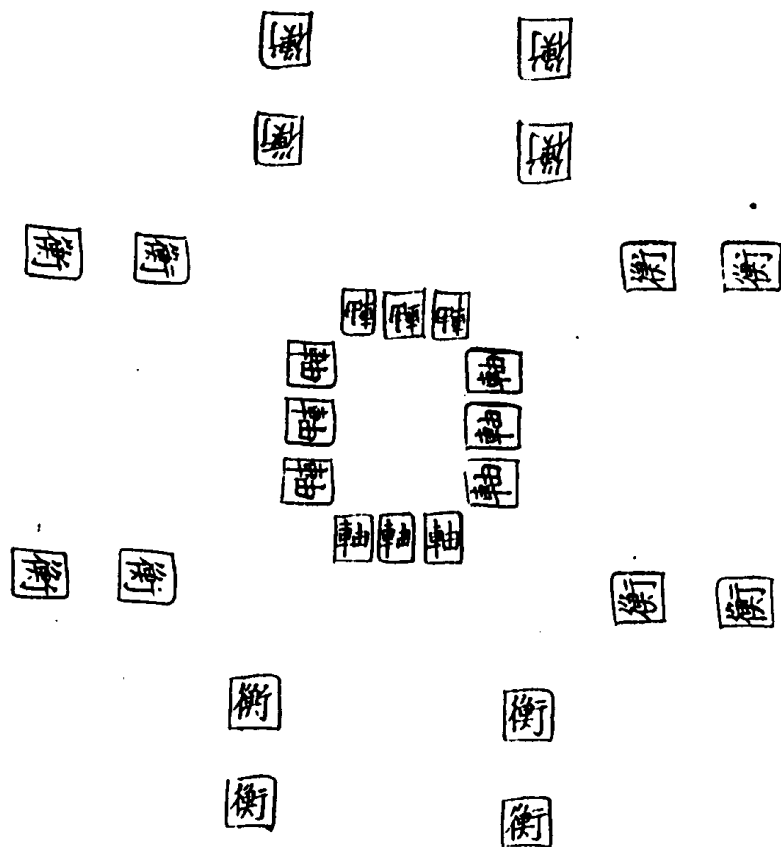
易序叢書卷六

實壘 諸陳結壘各守部曲之形



易序叢書卷六

虛壘 四奇皆出戰惟衡軸衛大將之形



易序叢書卷六

遊軍

雷將震而電馳雪將飛而霰集大將軍發遊軍先啟
手以察見敵情宣揚威武使滿黨率將闕四十乘
此遊軍也其後為遊騎或斥堠之兵李廣行無部曲
行伍以能遠斥堠未嘗遇害况吾總不收之師而可
無是乎遊者浮遊靡定之義不止先出後蹕而已或
設覆或夜攻或致師變動不居故其隊無數多寡惟
宜其處無所往來惟時魚復為偃月形別駐陳後凡
二十四隊其多寡處所亦梗槩見之

八陳通記

開

封

趙

汝謀

象教第五

聖皇制兵蓋仁義之師非以毒天下也是故法則天
地而擬諸品物天圓地方衡軸生焉乾大坤至外內
合焉三才定位將居中焉兵貴神也鼓撓無端莫神
乎風變化不測莫神乎雲風動於上而附天雲出於
下而附地兵尚威也搏擊剛猛莫威乎虎出入震動
莫威乎龍從虎者以風為鳥從龍者以雲為蛇壁門

峙八極之方主將據龜書之會以養兆民而有丘井
之形以疆邦國而有州域之迹範圍兩間開物成務
莫不於此乎寓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
於此若其教則合與易參陳有四正四奇合而為八
經卦之數也隊六十有四重卦之數也大衡合大衡
得二十有四地軸合地衡亦二十有四皆經卦之文
數也以衡求軸得百九十有二以軸求衡亦百九十
有二合之為三百八十四重卦之文數也衡自求得
二百五十有六軸自求得百四十有咽合之為四百

以八陳除之得五十大衍之數也衡軸齊求得百九
十有二天地衡齊求得九十有六風雲齊求得六十
有四總而加八陳焉則當期之數也以隊數求之則
當萬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是故其道也神
其變也莫禦至於畫地布營方圓斜正形本不齊數
皆冥合尤非淺智之所可議也凡為規以圓其外畫
井以方其內者畫之八端隱成八觚大衡之外際居
之四方四維所以分也凡備井文二畫間而度之則
出廣而入狹於算為開方亦為自乘今使角之廣狹

與二畫間齊而其規之徑適當十有六隊之廣十有
 六者二其陳數也過於此數則四方狹而維廣矣不
 及於此數則四維狹而方廣矣必徑十六隊而四方
 四維始均距六隊一步井之內方四雲所距亦如之
 方六隊一步則外八隊七步有奇半之為四隊三步
 半疆由雲心斜而度之至一軍之正中則其數適當
 走固易見也至于雲心矩天衡之外際正而度之亦
 四隊三步半疆一正一斜而其數正同若合符契蓋
 真數自然巧算所不能損益也然則握奇之法非天
 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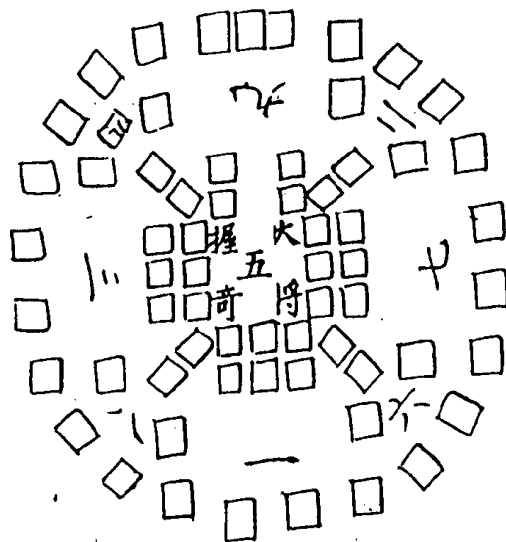
八陳通記

開 封 趙 汝 楨

考證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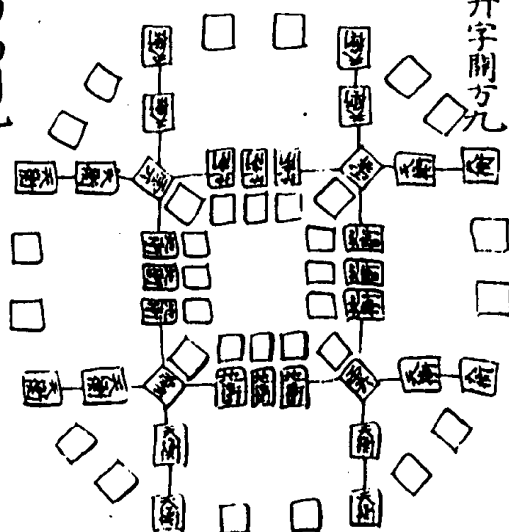
握奇之法文傳而圖隱僕始圖之雖不愆于斯文然
 大類課無以責有難進不知而作之識及見馬贊乃
 克自慰後觀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正可為斯圖左驗
 因顯其語析圖而識其旁

問對曰陳數有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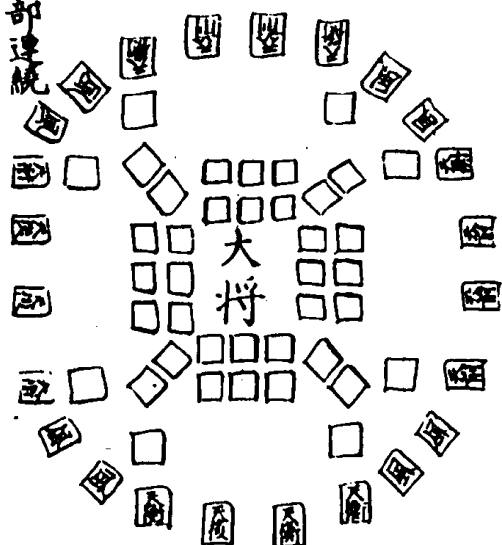
問對曰其形升字開方九

馬五為陳法四為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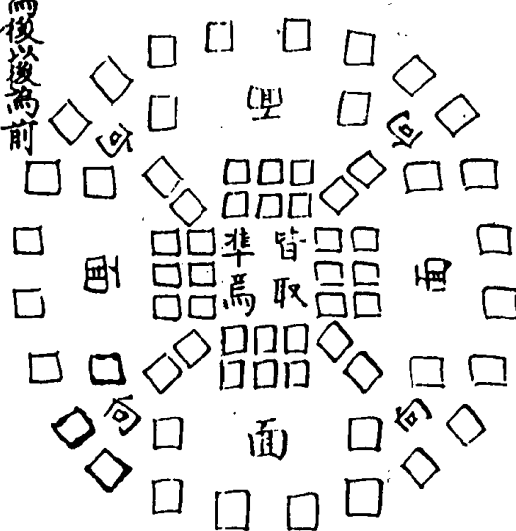
問對曰虛其中大將居

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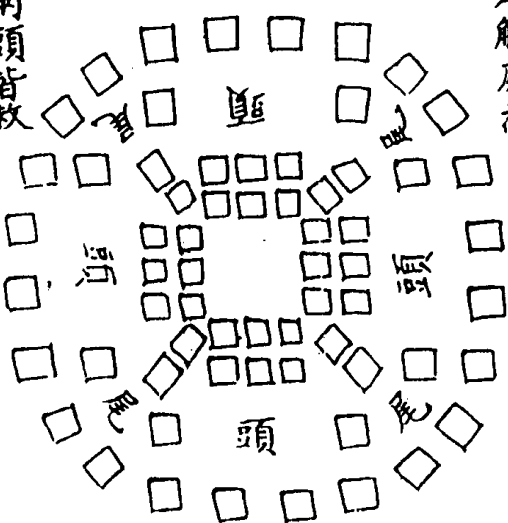
問對曰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客

陳隊間客隊以前為後後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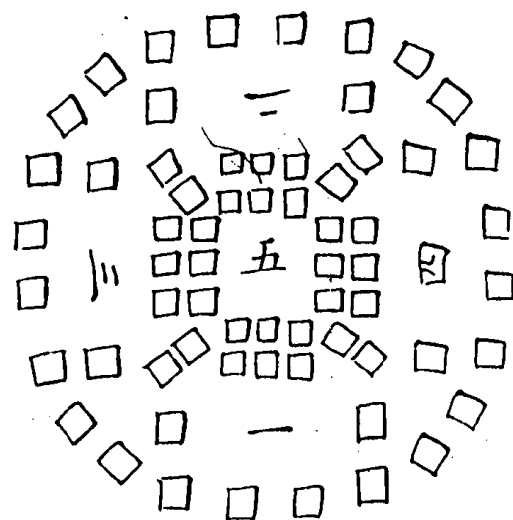


問對曰四頭八尾觸處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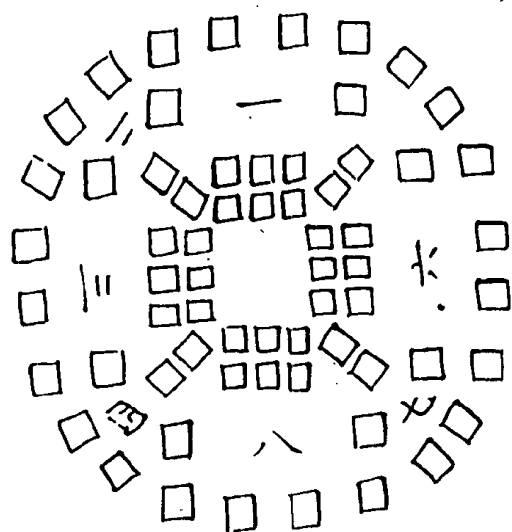
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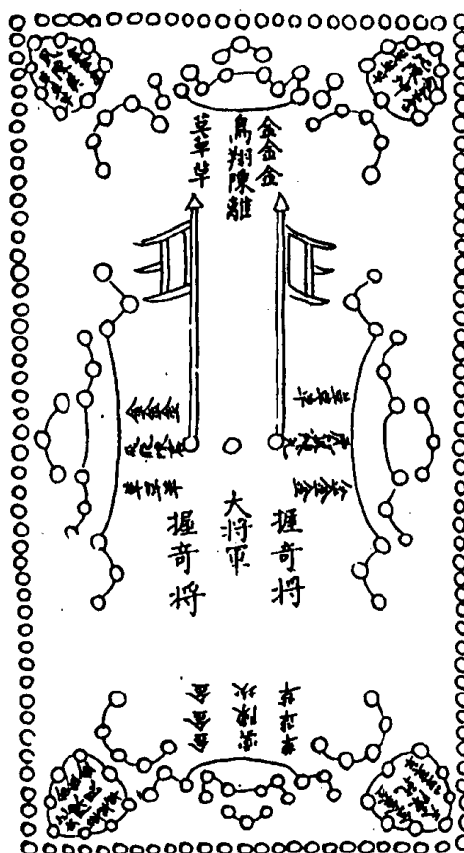
問對曰數起於五



問對曰終於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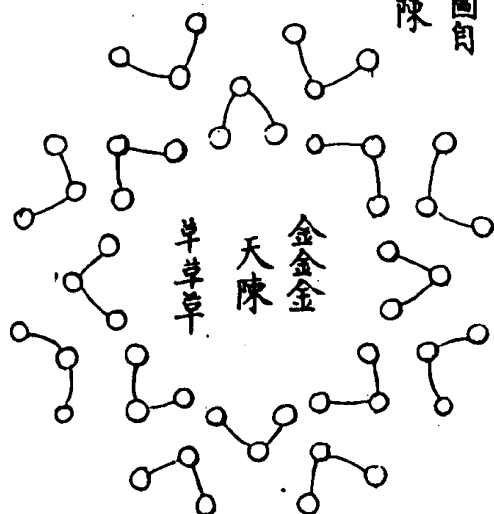


李奎太白陰經八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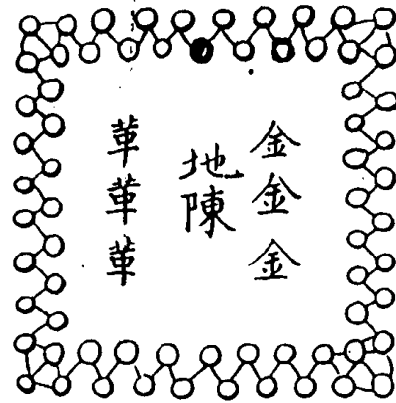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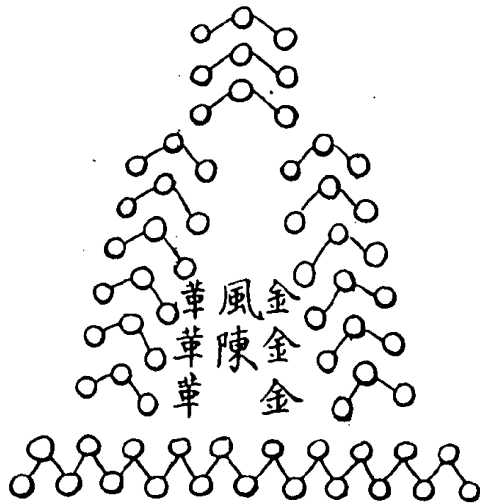
經曰風后演握奇圖自一陳之中分為八陳

天有衡或圓布黃帝白少則圓利為王色尚玄為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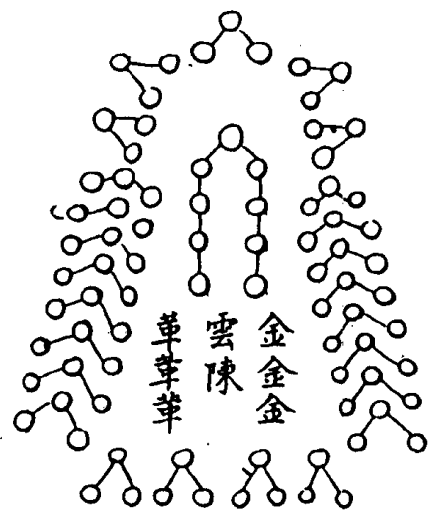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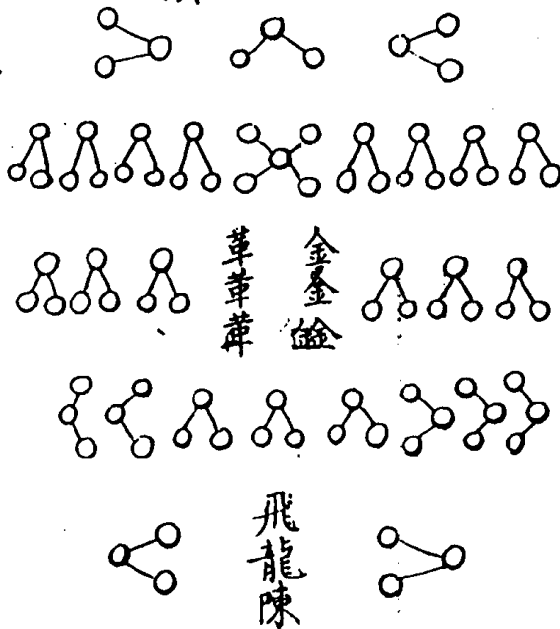
風附於天
其形銳首
利為客色
尚赤為巽

地陳方布
利為客色
尚黃為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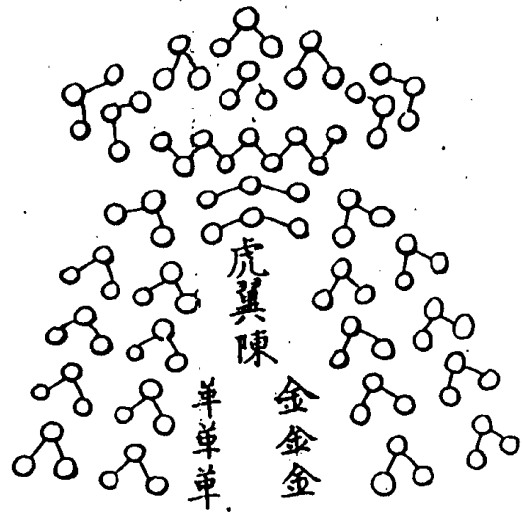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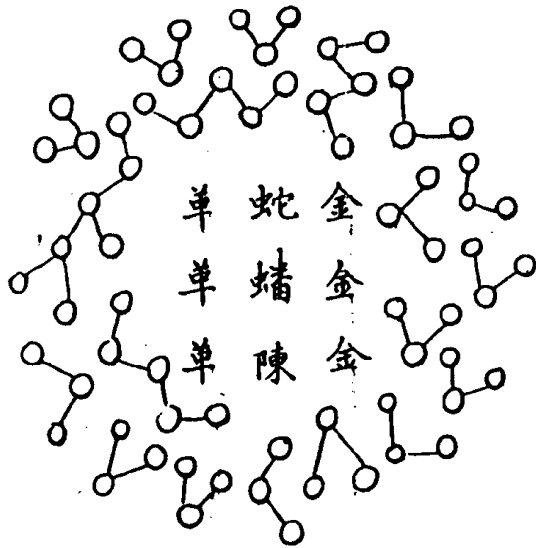
飛龍形屈
曲似龍利
為主色上
玄下赤為震

雲附於地
太公曰左
右相向是
色其形銳
首利為客
色尚白為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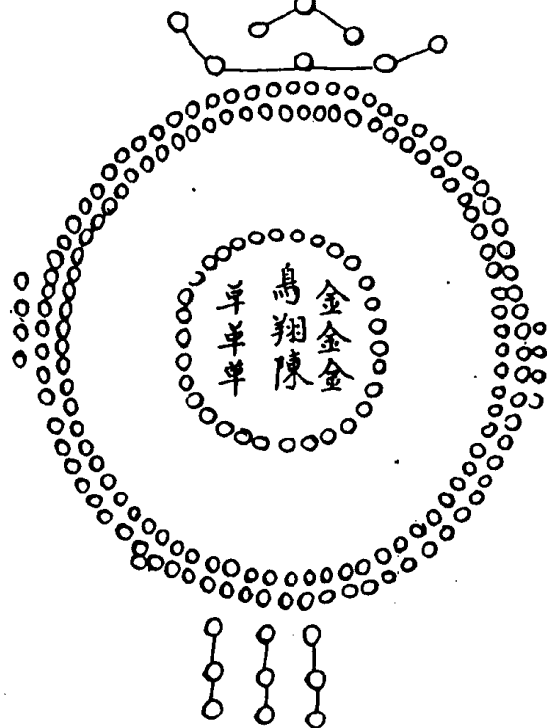
虎翼居中
張翼而進
其形踞利
為主色上
黃下青為兌

蛇蟠太公
曰圍繞之
義也其形
宛轉利為
主色上黃
下赤為艮



鳥翔太公
曰突擊之
義也其形
迅急利為
容色上黃
下白為離

今按問對曰散而成八言諸陳散出合戰非八陳不
齊為謀也此殆不善讀問對者其不以前後衝為虎
龍不以風雲為鳥蛇豈惑於天地本乎旗號數語邪
武經總要叙及建安蔡氏辨此甚明



八陳通記

開 封 趙 汝楨

問答第七

或問握奇八陳出於黃帝有諸曰事則有之文則吾不知其所為也曰則亦何以知其有是事欤曰史言廷徒往來無常處以兵師為營衛蓋謂此也曰今見握奇之文耳未觀其事也予何觀其文而信其事曰予將易視斯文乎探象數之隱微立法制於宏遠非聖人不能也曰大籍生於結繩之不足刑罰制於畫

衣之不孚黃帝遠矣亦何取於斯圖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一朝作之萬世述之若易之卦畫於古初用諸後世沛然有餘曰然則可行於今日而禦捷乎曰何事禦捷必也恢復神機而威制四夷矣曰謀略貴乎未時議論期于見効于母大言維舌是掉禦捷時宜顧明以告曰衛靈問陳仲尼深拒孟子之謀不及齊楚談何容易而問備禦吾不語汝曰昔問如攻善谷如鍾吾叩夫子默容不形諸外必無諸中陳云陳云亦將何庸曰至彼金城圖爾方略自古用兵

不可喻度毋叩我博惟聽我約夫夷有三長吾能制之則其長易短彼來不以時倏如飄風來吾倉皇以逞其兇其長一也彼良馬被野鳴哨長驅突我步卒曳兵南趨其長二也彼行無輜重取其剽掠空我民財蕩無聚落其長三也曰制之如何曰吾兵閱習素精檄遣良易遊軍四馳謀報頻至彼方啟行吾已有備一失其長矣守以兵車八方山立弓弩同發萬矢雨集焉不得前兵不得入再失其長矣不入吾陳何利吾民清野之士耕墾足食足兵我勢並振三

失其長矣長技既失不返穹廬將為吾俘夫亦何足虞乎怯者入保勇者出戰今於陳間守兵車半無乃怯乎曰制輕以重靜以制動彼馬既銳匪車易制曰車以制馬則聞命矣敢問虜亦多智灌脂焚華間以飛矢吾車其毀馬踵而至一息數里何以禦之曰吾惟空車飛矢雖多先所緣附其如我何乃若積薪乘風縱焚火然陣前彼兵先絕不可攻我彼智為拙曰虜亦多力挽砲遙擊非火則石何以禦之曰戰兵在外援彼所為何暇施砲而擊吾師曰遠面千里幾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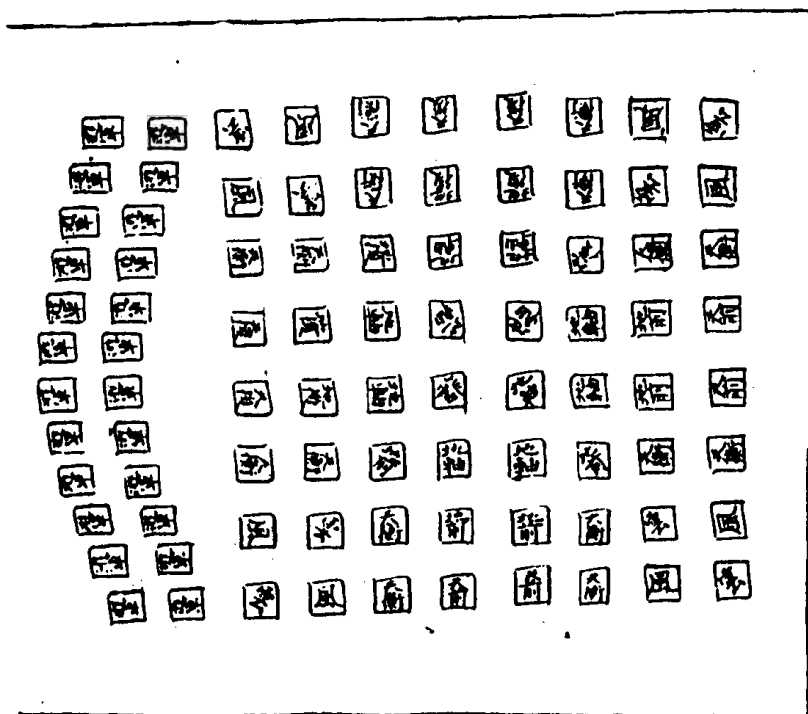
而周彼或潛師出我陳後何以禦之曰微塞雖廣未必由路緣遣之兵踰十萬數擇其要衝營壘星布彼非飛將何以得度苟可以來不可以去曰長淮西東固可用車以遏其衝蜀道崎嶇中無坦塗恐利用馬不利于車曰易野車為主險野人為之主山岷之間馬不如步地險所在易守難取以險代車所持益固多為奇兵力戰而禦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而八陳之法可以常勝豈其然乎曰將无智勇不可用也士無關志不可用也賞罰失中不可用也恩威不濟不可用也藝習不工不可用也器械不備不可用也聽聞不聰不可用也化是不用非謂握奇而不犯之常勝何疑用以禦夷用以衛邊持其餘事而已

八陳通記

拾遺第八

魚復八陳圖

開
封
趙
汝
楨



今按魚復磧間橫石八行互列凡六十四積而成方
舊傳以為諸葛武侯八陳圖亘溫見之曰此常山蛇
勢也固一時浪語文稱諸葛亮推演八陳圖而得新
意蓋此是也古八陳圖即握奇外圖內方而外復方
外石間雖無隊名款刻嘗竊擬其布置天衡衝風全
不易握奇之法惟地軸衝雲稍變迂耳豈所謂新意
者在是歟且其隊數曾不更古則武侯為善用握奇
矣其以圖為方者或因地勢之所宜或少秘其形以
示敵識者自當於迹外求之

唐太宗李靖衛公問對

太宗問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
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
進無速再退無速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
兩頭皆救數起于五而終於八何也靖曰諸葛亮以
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
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太宗曰天地風
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
秘藏此法其說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

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
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設詭物象止止八而已乎太
宗曰數起于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矣古制也卿試
為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五井之法因以制兵故
井分為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為五為陳
法四為間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
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
敵則紛紜闔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圖而勢
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邵氏聞見後

集云此書是阮遂擬作未足為信然亦皆古說但引
武侯以石縱橫布為八行即此圖大畧則非是蓋
握機以八為數終于六十四此以九為數終于八十
一不可牽合也又謂八陳之名出於旗號幡名與隊
伍之別其說亦非是蓋握機陳名皆有法象非詭設
也

今按此書多可取第疑有闕文而後人或附益
之握機陳名皆有法象如天地本乎旗號數語
此附益之文也或者不精究衝軸張翼圍繞

擊之義未免因以置疑又此書前後數章專論
八陳其曰陳數有九曰起于五而終于八蓋陳
形井字開方為九非九陳也而邵氏云六十四
八十一不可牽合是疑有八陳九陳之別且武
侯布為八行即井字之小變而邵氏順以為非
使見今圖宜不復非之

握奇續圖

金鼓旗：數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羊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陳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闕

金音五 一緩闕 二止闕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魔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

五赤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青 四雲白

五天前

七地前

六天後

八地後

此八陳各用金鼓之制其金羊之間加一角音
者在天為無風在地為無雲在龍為無鳥在虎
為無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
師進南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加五角音者全
師進北執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羊既息而角
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衡 八隊天前衝 八隊天後衝

二十四隊地軸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風

十六隊雲

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奇望敵即引其後以指
角前列不動此公孫洪曰傳項氏陳法依或合而為一
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不動
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類是也天居兩端其屬
次風其次雲五五相尚是也此公孫洪曰地方布風雲
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
比也是公孫洪曰此為動不定其形故為動也或即
縱布天一二次之縱布地布次于天後縱布四風

挾天地之左右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
虛實二壘則此是也或公孫洪曰人多傳信註釋而
元龜誤說之說相雜今亦錯綜于其中

今按此國本續握奇而隊數位置皆各異○
握奇外圓內方續圖天地以下不同以列又曰
大或圓布既八重以列則可方不可圓○握奇
六十四隊續圖倍之為百二十八隊如以此方
布必百四十四隊十二行行十二隊乃可今百
二十八隊則不正方○握奇大有機地有軸續

圖無之○握奇惟衝軸不動風雲衝皆戰兵續
圖天不動則前後衝亦守兵至地陳皆戰兵○
握奇重列單列乃四面陳故面有守兵即為營
壘面有戰兵觸處可以攻敵續圖曰縱布曰天
二次之曰次于天後則一面陳夫握奇隊數多
寡不等者正由四面曲折布置今一面布之則
隊數不必多寡且馬陸李靖皆止採八陳之意
不用其名不襲其布置自成一家之法今續圖
名同法異豈未得握奇之旨而為此文邪或其

神智出于握奇之表抑世傳此文公孫洪註然
玩其大想其制聚而不散且無出入之門分合
之勢未詳其義不能布之為圖姑舉其握奇異
者數條于此

獨孤及八陳圖記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純坤用事陰教于陽則飛龍
戰大朴已散聖盜共起故我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
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患虛山負阻中
冀上帝憑怒不民是恤乃武德黃帝受命之始順殺

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以是乎征不服討不戢其
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我行之不修則師律用典陰
謀之不足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碑懸
術于未然察變于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
官之位正則數不惑神不惑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
衝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
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島上下其勢所以致
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
將法然後合戰此張則二廣送舉其角則四奇皆出

必使陷堅陳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
列鄭之魚鹿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
異于是既而圖成構組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黃
尤戲於阪泉者方於崆峒底定方圖旁羅六耀
成龍至去而登仙于是遺風冥時亡而圖存焉於
戲聖跡長往神机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
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點布得之奄有九
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既越東收獬狚而拓大夏
然則聖畫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韜鈴者得其

遺制於皇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
掌股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之某府用廣武事
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
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為旗諸圖例以為三
皇之故事六藝之餘技云

今按記中邪直正合握奇獨惜大詳法畧必先
見今圖乃可證以此記

武經總要古陳法叙

古陳法圖籍皆亡舊記所傳風后握奇圖云初受之
元女佐黃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陳
名而已其后太公又增損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洪
敦演其義授霍光嘗習小陳於長樂館而輔少牢以
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小陳為八陳為勢凡八行行相去二
之南江岸沙中累石為八陳為勢凡八行行相去二
丈桓溫伐蜀路縱之標佐觀之無能知者溫視之曰
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小陳法且戰且行

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之公孫弘既已討論諸
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其率然其後馬隆依以破敵
則八陳之用無廢矣唐李筌所載八陳圖記四正四
奇之位於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
而並飛龍蟠屈虎張兩翼蛇形宛轉鳥翔為穴擊之
勢而不變及觀握奇經意則筌全出臆度殊乖本文
經曰天地前衛為虎翼風為蛇蟠大地後衛為飛龍
雲為鳥翔明四為正四為奇之名寓之于正陳則
有天地風雲之目變之則為龍虎鳥蛇之名所謂奇

變
風 風 風 風 風

復 復 復 復 復 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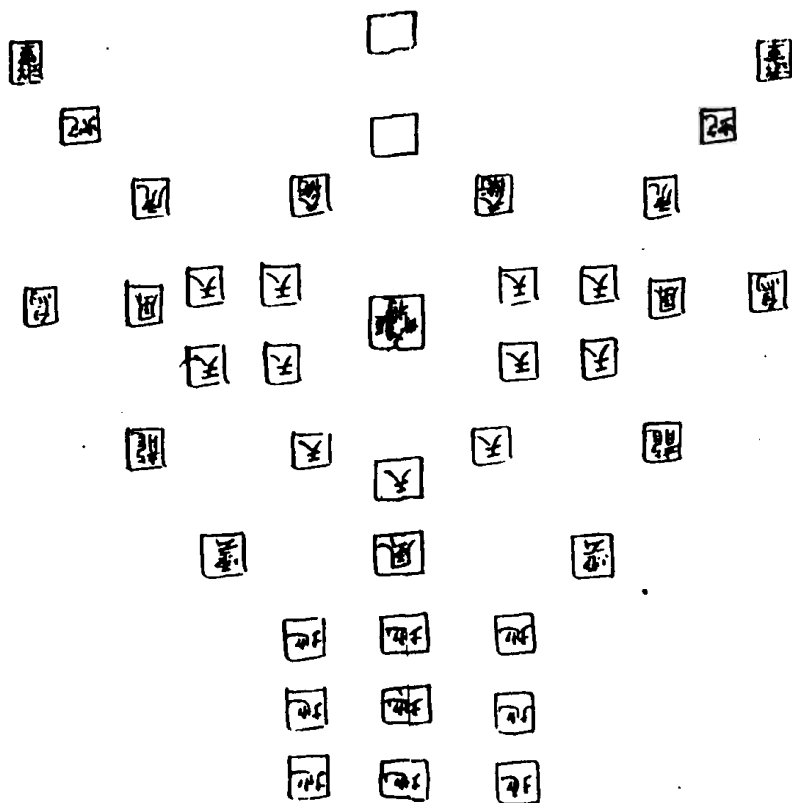
處 處 處 處 處

春 春 春 春 春

青 青 青 青 青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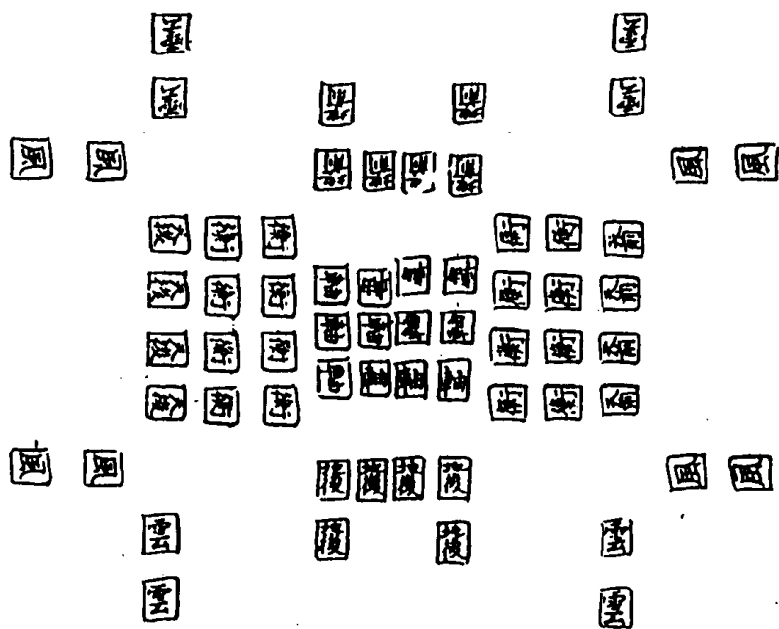
風 風 風 風

武經總要曰握奇之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為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今按此圖自謂恐未必與古合良為自知

建陽蔡氏八陳圖
續圖



六十四陳天衡十六陳居兩端地軸十二陳居中間
天前衝四陳居右後衝四陳居左地前衝六陳居前
後衝六陳居後風八陳附天雲八陳附地合為八陳
大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陳合雲八陳為三十二陰遊軍
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陳合雲八陳為三十二陰遊軍
二十四陳在六十四陳之後凡行軍結陳合戰設疑
補闕全在遊軍

蔡氏曰握机之外別有八陳一曰方陳黃帝謂之金
諸萬陳吳子謂之洞當陳二曰圓陳黃帝謂之圓土陳孫

諸明之車中陳諸三曰北陳黃帝謂之北陳孫子謂之北陳
之龍騰陳四曰壯陳黃帝謂之壯陳孫子謂之壯陳
鳥陳五曰衝方陳黃帝謂之衝方陳孫子謂之衝方陳
折衝六曰車輪陳黃帝謂之車輪陳孫子謂之車輪陳
陳六曰車輪陳黃帝謂之車輪陳孫子謂之車輪陳
七曰眾置陳黃帝謂之眾置陳孫子謂之眾置陳
八曰鴈行陳黃帝謂之鴈行陳孫子謂之鴈行陳
方勝圖：勝北：勝壯：勝衝：勝方：勝車：勝輪：勝車輪
勝眾：勝置：勝雁：勝行：勝止：勝四：勝頭：勝八：勝尾：勝觸：勝為：勝首：勝敵
衝其中兩頭俱救而已未及握机之妙也然此八陳

之本原兵家亦不傳矣按此八陳生于方圓二陳方
者坤也圓者乾也北衝方眾置皆方之變即張離兌
也北車輪鴈行皆圓之變即震坎艮也其相為勝負
者向背虛實之机也此公孫弘所謂世有八卦陳法
未可參用者即此是也黃帝謂之五行太公謂之三
才者非是蓋後人依此增益非黃帝太公之說也

今按兵陳固不可無法然其勝負頓臨机如何
趙括讀其父書豈不知陳法者乃有長平之敗
四家陳法但存其名莫得形制若太公之天陳

主于日月星辰地陳主于丘陵水泉人陳主于
車馬文武今以配車輪眾置鴈行義皆不合至
方勝圖：勝北等語既未戰時逆知其次第如
此則止方陳他陳必敗將焉用之又八陳生
于方圓二陳數語乃取乾坤生六子之序擬其
變陳之由其五行三才之說竊意姑求合于八
數然皆無文無圖莫能知其合變之妙

蔡氏又曰司馬穰苴法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中壘三
千七百五十八人七十五隊為奇兵為八陳八千七百

五十人百七十五隊為正兵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十以三為奇餘者均為八陳即此八陳兵數也

今按萬二千五百人即周官小司徒軍師之制
馬隆曰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之奇兵兵陳在
外此法中為奇外為正與馬隆異

蔡氏又曰李靖六花陳法用二萬人分為七軍中軍
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
十六隊千人號蓋五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守輜重一千
二百人左右虞候各一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

戰兵一千九百人計七十六隊百人馬軍五百人弓手三
百五十人奇守輜重九百人左右廂各二軍各二
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計三十六
隊百人號蓋四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守輜重七百
五十人一軍居中左右虞候居左右前後軍居外合
為一陳是依倣八卦陳之法也

今按李靖採四面八向之意變為六花外六軍
六面十二向以衛中軍中軍與六軍亦各六面
十二向以自衛七軍合則營壘散則軍自為

戰可謂善變者

蔡氏又曰十二辰陳：一萬八百人每一小陳八百
人五十人為一隊十二隊為一小陳外有四隊居小
陳中隨便衝擊其子午卯酉為四陳又增一百人餘
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陳亦各有百人在陳外充遊
奕以挑戰引敵十二陳為一大陳十二隊為一小陳
是又推行六花之法也

今按蔡氏謂其推行六花之法得之矣然小陳
外復有四隊隨便衝擊及充遊奕挑戰似此只

可錄之遊軍蓋奇正變化貴于莫測若情狀顯
露敵可先知將有如苗賁皇所云萃于力中軍
者適以未敵耳

蔡氏又曰裴緒八陳亦用方圓牝牡衝方車輪聚置
鴈行之名而先布常山蛇一陳又用甲乙丙丁戊己
庚辛壬癸十干為十曲其法不齊難以分合且八陳
皆常山蛇勢非以常山蛇別為一陳也又七陳自方
陳而變大似勝柱欲以調琴不知此八陳每陳八變
如環無端難未握机之妙然亦非今之為兵者所及

能及也唐李筌作太白陰經其論陳法謂教有陳而戰無陳固為大謬又不知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之意而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列為八圖大夫武侯之意其謬亦不待政而自破也古今論魚復之陳者非一人然其所知止如桓溫所謂如常山之蛇者尾相救而已首末相救陳法之常未及握机之妙不然則八卦六花十二辰亦足以取勝矣必六十四陳不可闕一而後為至耶

今按蔡氏節節皆是惜其布圖不本于握机經

馬龍贊而本於續圖耳

八陳通記終

易序叢書卷第六

易序叢書卷第七

如意城畧統論

開

封

趙



漢



魏

古者征戰皆節制持重之師漢時匈奴始聞獸聚而鳥散其剽疾輕銳至今之鞭而極矣往者不量國勢而勇與鞭為鄰未及自治而輕與鞭為仇鞭以勁騎歲歲侵虞掃境清野本圖困敵奈何深僻生聚清野不及者昔猶苟活今靡孑遺是不足困敵祇以自困獨堅城之內僅得免耳四壁之外人

蹟空繞流離轉徙貽害江南其能久固吾國乎嗟夫我為持重之兵彼挾衝蕩之勢非有堅城赤子魚肉然亦安能盡四境而誠之哉今有法焉號如意城其法出於握奇大衝縱布兵積而力厚地軸橫列兵聚而勢強此守兵也四正則衝陳脩其後先四維則風雲資其倚角此戰兵也用以守八門周環三面並繫敵有不來未必成虜是無版築之勞而有金湯之固用以戰諸部聯統偶落鈎連而形勢固隊間容隊疏密適宜而進退便利有堅深

之利而無自閉之害以車為城全師方軌邊徙可以無常擇險可以據守而地廣城少不足慮戰兵間布時出遊騎四外奮擊以戰為守而合圍坐困非吾患况陳中間地可峙饑糧是故或屢遷或堅壁或出而戰或入而守無有不如吾意者今三邊兵籍不下數十萬而一大軍所用止萬二千八百人若一路之中簡閱五萬一千二百人在此數分為四軍擇四將訓齊之使其體閑心熟藝精氣勁警燧或傳隨時遣調趨敵之所從來聯絡布壘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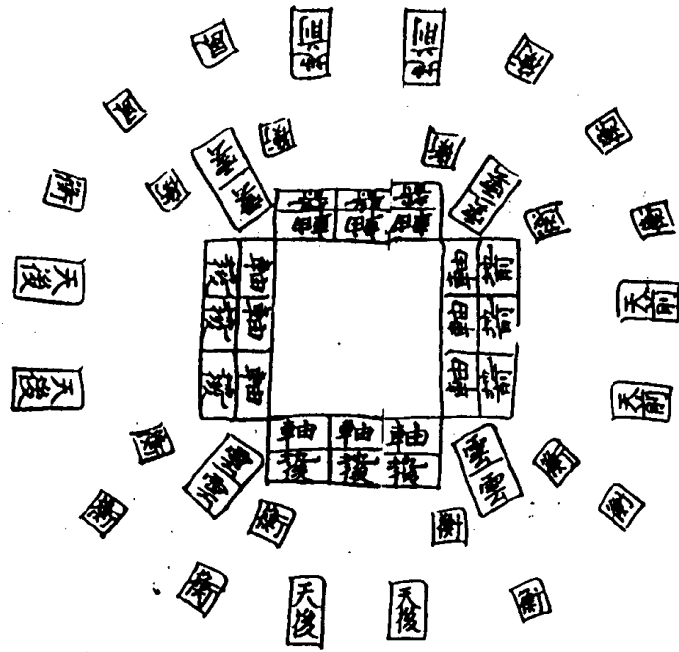
險迎戰且一軍結營盡地一里若間數里而陳則四軍據數十里鉦鼓遞聞聲援胥接復遣遊騎散出探候彼若分兵綴我則營壁延袤彼計自屈彼若避我他出則從軍就敵可道其術彼騎迅急我制以持重彼利速戰我困以持久然後末間掩息出奇攻撓使之求戰不能而不可前鈔畧無路而無所得待其窮困欲歸我乃追奔逐北以佚制勞何抑不克一路既利推行三邊是則長城數千里韃不敢南下而牧馬矣不數年間民得所衛耕桑

被野長江之北盡為樂土邊餉可以就辦輸將可以息肩

朝廷之事力可以頗裕寔今日制敵安邊之上策施用稍久則兵日強國日富鋒旗北指問罪枉胡瞻河洛之政流朝謁
寢朝之鐘錄又異日不世之駿功云

如意城畧

如意城圖第一



開 封 趙 汝 楨

如意城畧

將士名職第二

開 封 趙 汝 楨

大軍

大將一人主一軍之政以八術治之一曰謀以拔才偽二曰仁以拊士卒三曰智以察敵情四曰信以出號令五曰公以行賞罰六曰勤以飭紀綱七曰明以知好惡八曰寬以容小過凡訓齊壁壘征戰兵仗貨賄饋餉除道之事皆決焉以授軍佐戰

則制其進退分合之節授之軍佐都撥發而麾使之居軸內戰則與軍師都撥發登臺以麾兵軍師一人推智畧冠軍者凡一軍之事皆獻謀效智以贊大將兵仗唯意居軸內

軍佐四人分掌一面之事擇才勇超眾者承大將之政令頒之列將居則察一面之軍情利害與壁壘之堅瑕器仗之利鈍將戰則審彼己之強弱逆地勢之險易白之大將制進退分合之變交戰則簡其用命不用命者白之大將以行誅賞兵仗唯

意居軸之四外

都撥發一人掌旗麾金羊秉大將之號令以四面之別授之副撥發凡進退分合作止之節皆取準焉執麾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內

副都撥發四人分掌一面旗麾金羊且知其節如都撥發舉麾攝則與軍佐舉大麾攝以令列將凡一面進退分合作止之節皆取準焉司大麾大攝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與軍佐俱

都壕寨一人掌壁壘戰地度山林川澤之利害相

其險易廣狹告之大將乃授副都壕寨治之使除師行無濡滯止足為營戰足布陳凡須材皆豫備之母乏與有不如法者白之大將而行誅賞執度兼弓一矢百刀一居大將之旁副都壕寨四人分掌四面壁壘戰地豫知山林川澤之勢貳其長合謀以授壕寨察其不如法者白之長執度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

司輝司貨輜重大隊疾醫搭材儀兵宿反間諜天官時日之人各隨所宜而制其多寡不在此數

小軍將四人小軍師四人小軍佐十六人撥發四人副撥發十六人列將百三十六人壕寨四人副壕寨十六人

小軍

將一人主一軍之政推智勇冠軍者凡大將之政令賞罰當聽而謹行之居則順齊士卒脩車除器戰則主其進退分合作止之節授之軍佐撥發麾使之大將有急不待號召而赴凡軍中壁壘貨賄兵仗饋餉除道之事皆決之而後聞于大將戰勝

則錄其用命不用命者上之大將以行誅賞臨敵則專之而後聞其仗唯意居軸內其合于大軍者率軍師以下與大軍佐俱分治一面之事或備大軍佐之選

軍師一人推智畧冠軍者凡一軍之事皆獻謀効智以贊其將若大將之號令適有不便於其軍者居則贊其將密上之大將而修潤之母得專擅戰則贊其將修潤之戰畢仍聞諸大將兵仗唯意居軸內合于大軍者與將俱分治一面之事

軍佐四人分掌一面之事擇才勇超眾者承將之政令頒之列將職視大軍佐而行之其軍執槍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合于大軍者與將俱分治一面之事撥發一人掌旗麾金革軍將之號令以四面之別授之副撥發職視都撥發而行之其軍執麾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內合于大軍者與將俱分掌一面旗麾金革之節副撥發四人分掌一面旗麾金革之節職視副都撥發而行之其軍司大麾大旗兼弓一矢百刀一

居軸之四外合于大軍者與撥發俱分傳一面旗麾金革之節壕寨一人職視都壕寨而行之其軍執度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內合于大軍者與副都壕寨俱分任一面之事

副壕寨四人掌率搭材執畚揷脩材具稟壕寨之令行之其軍執度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軸之四外合于大軍者與壕寨俱分任一面之事

列將三十四人擇勇而藝精者分統諸隊天衛八人人統二隊地軸四人人統三隊天衛四人人統

二隊地衛六人人統二隊風四人人統二隊雲四人人統二隊遊軍四人人統二隊凡軍佐頒將之號令則徧徇于隊長居則齊肅部分簡習藝事戰則鼓勇作氣爭先赴敵執槍一兼弓一矢百刀一居諸隊之間合于大軍者同

司輝司貨輜重火隊疾醫搭材僮兵賓友間謀天官時日之人各隨所宜而制其多寡不在此數隊長隊一人掌一隊之政擇智勇冠一隊者聽列將之號令守行之居則訓齊士卒脩器利兵調習

騎戰則與隊佐領眾赴敵凡士卒有失伍不用命者戮之臨陳有變動則與隊師隊伍謀而行之皆戰罷白之列將轉以上聞毋得擅出私智以亂諸軍作止進退之節執槍一兼弓一矢百刀一居隊之後

隊師隊一人司一隊之籍擇才藝超一隊者凡壁壘之有堅瑕布陳之有利害皆審謀之以贊其長執槍一兼弓一矢百刀一居隊長之左隊佐隊二人擇勇亞隊長者居則協和訓習戰則

率先赴敵且分察其不用命者白之隊長執槍一
兼弓一天百刀一居陳後之兩端

隊撥發隊一人稟列將之號令執麾幡以作止之
兼弓一天百刀一居隊之最前進軍則有槍

旗長隊三人執旗以率眾其作止偃植必從列將
之號令毋失節以誤眾兼弓一天百刀一居隊之

前

車卒隊四十二人直一車犬牙布之為七重初一
重七人次二六人次三七人次四六人次五七人

次六六人次七三人皆兼槍衛卒半兼弓弩軸卒
惟兼弓皆天百敵來攻則衛卒皆出車前以射短
兵接則以槍衛車繼之以刀毋使毀我車置車必
安平止以輟使無動搖進退徒營則載輟以行毋
失伍

弓卒隊四十二人為七列列六人各執弓一天百
槍一行則像刀一若據營則須敵在數十步之內
乃射天毋輕發短兵接則置弓用槍繼之以刀若
出營則用弓各隨所宜

弩卒隊四十二人為七列列六人各弩負一天百
兼槍一行則像刀一若據營則敵在數十步之外
而先射天毋輕發短兵接則置弩用槍繼之以刀
若出營亦置弩用槍繼之以刀若出營亦置弩用
槍繼之以刀

騎卒隊四十二人為七列列六人執長槍一兼
弓一天百刀一步軍止營則探輝以知敵之遐邇
戰則執敵追躡其進退莫測分合無常務擇便乘
利與步卒犄角以決勝夜則歛而駐陳中之間地

用寡易用眾難何也寡則耳目可接麾使良便故
易為力眾則聲勢曠隔號令難孚其進退分合之
際雖旗麾金革亦不能齊一故難為功夫用眾之
道惟部分明整執要御繁而已姑以小軍言之軍
將統軍佐軍佐統列將列將統隊長故將主號令
於中軍而授之軍佐分之列將列將徧之隊長一
隊五十人而率戰者三人隊長一則強者倍勇而
怯者有恃兩隊百人而統以列將則進退有度而
混戰不亂一面而制以軍佐則勇怯可察而號令

專一析之則部分明會之則體統合指授可頃刻而周闔關可傳呼而變雖至百萬猶御一夫耳況止于萬二千八百人乎若夫敵來攻我一面有警則列將各率所部以戰旁陳可以夾擊而軍佐則糾其不用命者或二面三面四面皆有警則各面自有應敵之兵敵立則堅壁不動以禦戰敵退亦不逐北而輕動吾壘若我欲出壘攻敵則天前衝與地前衝列將率兵為虎翼風列將率兵為蛇蟠龍鳥亦如之或諸陳並出而敵犯吾壁則衝軸自可制勝蓋虛壘之形八門環啟敵兵突至則地軸當其前天衝夾其旁彼三面受擊必為我擒于此並見八陳之所以妙

如意城畧

開 封 趙 汝 棋

兵數第三

大軍

正軍二百五十六隊萬二千八百人

天衝六十四隊三千二百人純車

地軸四十八隊二千四百人純車

天衝三十二隊千六百人弓弩各十六隊

地衝四十八隊二千四百人弓弩各二十四隊

風三十二隊千六百人弓弩各十六隊

雲三十二隊千六百人弓弩各十六隊

遊軍六十四隊騎士三千二百人

小軍

正軍六十四隊三千二百人

天衝十六隊八百人純車

地軸十二隊六百人純車

天衝八隊四百人弓弩各四隊

地衝十二隊六百人弓弩各六隊

風八隊四百人弓弩各四隊
雲八隊四百人弓弩各四隊

遊軍十六隊騎士八百人
如意城畧

開 封 趙 汝 楫

兵隊圖第四

諸軍多以槍牌弓弩參錯成隊名曰花裝施於軍
容固可觀莫第散地遇敵須群槍同刺弓弩齊發
乃克破彼若于花裝隊中倉卒摘聚寧不紛擾以
取敗績故今皆作純隊車為守兵則布若犬牙以
杜敵騎之投隙餘為戰兵則整其行列以便麾使
之進退為圖如左大軍合四隊為一大隊者其布
置同此

如意城畧

開 封 趙 汝 楫

鎧仗第五

大軍正軍

中冑萬二千八百副 車四千七百四隻

八旗七百六十八面并杠 槍一萬一千七百七十

六枝 小旗萬一千七百七十六面

弓萬一百十二張 弓箭一百萬一千二百隻

弩二千六百八十八床 弩箭二十六萬八千八

口隻 刀萬二千八百口

遊軍

中冑三千二百副 馬三千二百疋

中馬三千二百副 鞍轡三千二百副

旗旗一百九十二面并杠 槍三千八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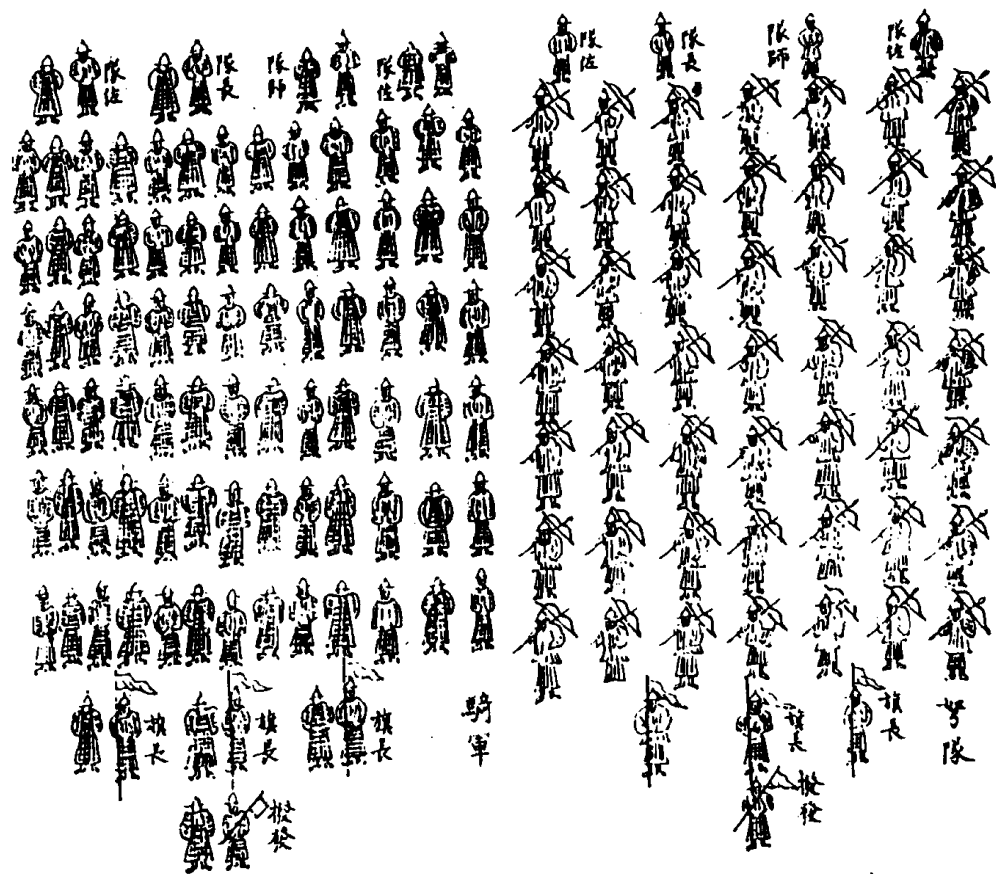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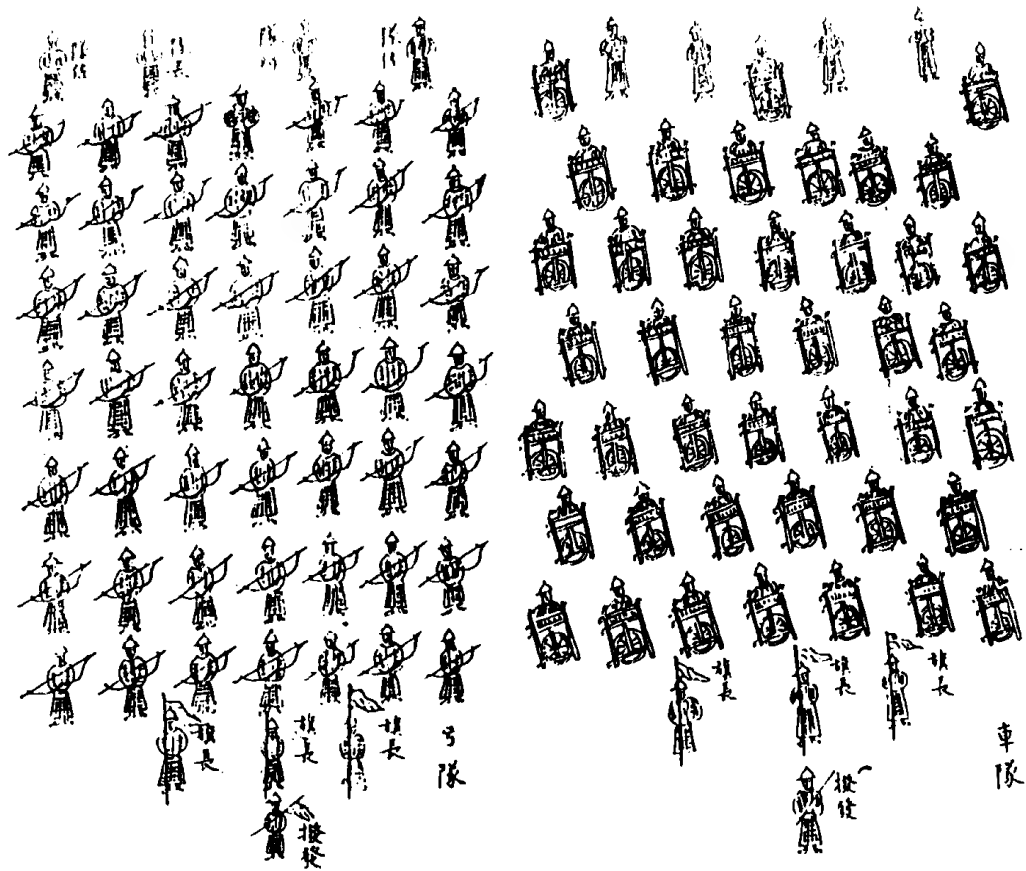
小旗二千九百四十四面 弓三千二百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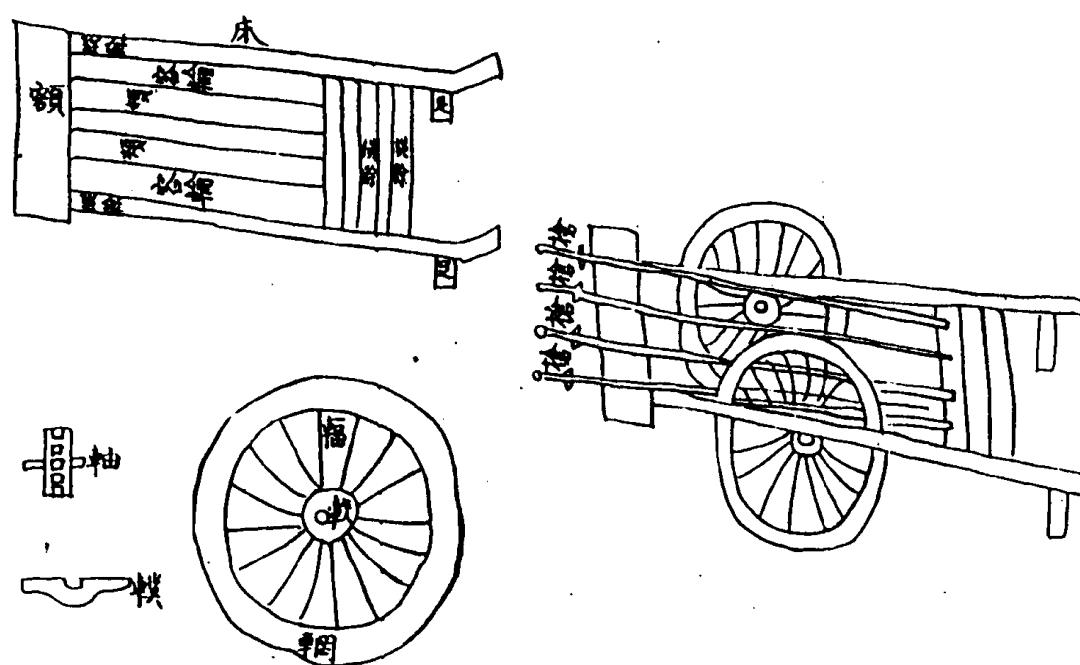
弓箭三十二萬隻 刀三千二百口

小軍用大軍四之一

車

古者戰以車至房琯用之輒敗人皆謂時非三代車戰良難不知衛青之環車為當周法尚之車為壁壘則車之用益不可廢况韃騎飄忽突衝徒卒望之固已股栗縱有堅勁之兵安保不攝氣于一再至之後夫能使步卒恃以無恐而與韃力戰者非車不可也前是有為車以禦韃者乃高大繫重韃人束縕膏炬而盡焚之失在重大而無以為衛故耳今車視羊頭車而稍大一夫推之可以左右進退勢其便捷上施四槍騎不可犯衛之以兵敵不可毀無蓋弓牝服敵不可焚盡歟入隊顯張八門夜分諸部環為外拒戰可以却敵止可以杜營移師據險不改布置戰守之利莫利于此





車制

縱餘二皆長一丈方五寸足以後稍昂橫餘三各長三尺三寸以次而羨縮焉皆博四寸厚五寸左右入於縱餘各五寸二間各廣六寸輪頰二皆長六尺博厚加橫餘後附橫餘前附于頰頰間容兩轂而少羨頰長四尺二寸博尺厚五寸著于橫餘之端足二皆高二尺少羨方五寸入于縱餘五寸不盡餘後端尺而植之合而為抹長一丈一尺廣前四尺二寸後四尺五寸輞博五寸厚四寸合曲材為規轂長尺二寸圓徑如之幅十六皆方寸九分長二尺三尺入于輞轂各二寸軸長七尺寸圓徑三寸束以鐵軸貫轂中輻輳轂外輞環幅外合為輪徑六尺凡二轂四博四寸厚五寸長二尺二寸削其兩端置縱餘及兩頰下縱橫附者者皆貫以釘竅其中以容軸止則前以輪至地而軒後以足至地而輕行則舉其足而平上施槍四前後有山前長四尺二寸後長三尺八寸前高六寸厚三寸後高四寸厚如之前置于頰端為四竅以貫槍間一尺二

寸後置于後一橫餘為四鑿以容鐔間八寸槍首出額前四尺則為兩橫木貫於縱餘之上幅較之間以止輪車材欲堅重而縝密惟輞則用楓尺用周制自軸心分量縱餘前際額後三尺五寸後際足前四尺五寸故其載于地者橫屬而微至

弓弩

弓之制勝尚矣其利在彊在疾在命中強則入堅疾則發多加以天無虛發則敵當披靡但射者皆前左敵若橫突吾右則我必失勢我欲張翼中進

則施射非便必習左右射使前左者居石前右者居左設為兩拒敵望之必不敢前我攻之必不能當又以弓射鞭前其及遠如弩而敏捷過之亦軍中之利器也弩則神臂弓最勝然寸札木弩尤良既強有力又下畏雨海而費廉彼我對陳今人多惧其薄我故在百步之間即望塵而射不知射遠則力弱又不能必中徒耗矢鏃必須敵近而弓弩次第射之又節之以麾使眾矢齊發則敵必退遁短兵可以無接

槍

古用干戈漢魏以降用刀稍今多用槍與時偕行求利于用耳北虜為長槍二丈四尺必兩人而後可舉其利雖可及遠其害未免重滯宜稍縮之且雜以短槍長者先中人短者旁助其失又山義難並短然跳躑捷騎軍不可掩逐而我入敵中反可制長槍之命今以三品間布則遠近進退皆可如意而制勝

旗

神宋以火德帝天下色尚赤于旗心為規矩以色別之

正軍旗

天陳

規青

地陳

矩黃

風陳

規上青下白

雲陳

矩上黃下白

虎陳

天衝同地

龍陳

天衝同地

蛇陳

同風

鳥陳

同雲

遊軍旗

前軍

尾赤

右軍

尾白

左軍 尾青 後軍 尾黑

大軍一面守兵七隊三千五百人衛四隊戰兵九
 隊四千五百人大衛二隊北衛三隊若一面有警
 則中軍舉麾軍佐副都撥發審視舉大麾中軍與
 有麾列將徧之隊長撥發審視舉小麾以應于是
 一面戰守之兵皆備戰長兵短兵次第而接或二
 面三面四面皆有警則中軍隨方舉麾其法如前
 此據營禦敵之法四小軍則一

前軍 赤 右軍 白
 左軍 青 後軍 黑

遊軍

前軍 尾赤 右軍 尾白
 左軍 尾青 後軍 尾黑

或敵以兵綴我而他岐侵軼則軍背應出兵以驅
 敵萬二千八百人之軍必用虎蛇龍鳥之陳中軍
 舉麾軍佐副都撥發等次第而應以麾兵此出營
 進戰之法

正軍

虎陳 繪虎 蛇陳 繪蛇
 龍陳 繪龍 鳥陳 繪鷹

遊軍

前軍 尾赤 右軍 尾白
 左軍 尾青 後軍 尾黑

或別軍有急則軍佐白之大將不待求救隨便麾
 兵赴之彼此交援如常山蛇此特大畧若臨機制
 變非此可盡

金草 大軍

草八十人鼓八 金四十人鼓四 角四十人鼓四
 小軍

草二十人鼓二 金十六人鼓十 角十六人鼓十
 金草麾並方

草赤 金白 角黑
 一鼓作兵三鼓引兵雷鼓進戰賊鼓急戰
 一金止兵三金稍退疊三金不止長退既退而一

鼓止兵

三鼓三金偃旗槍跪一鼓復作

如意城畧

開 封 趙 汝 謀

舊地第六

大軍

橫以二步立一兵縱以步半立一兵四小隊聚為一大隊小隊之間胥去各三步大隊方徑二十七步隊間容隊一軍之徑如十六隊之數圓三之而

少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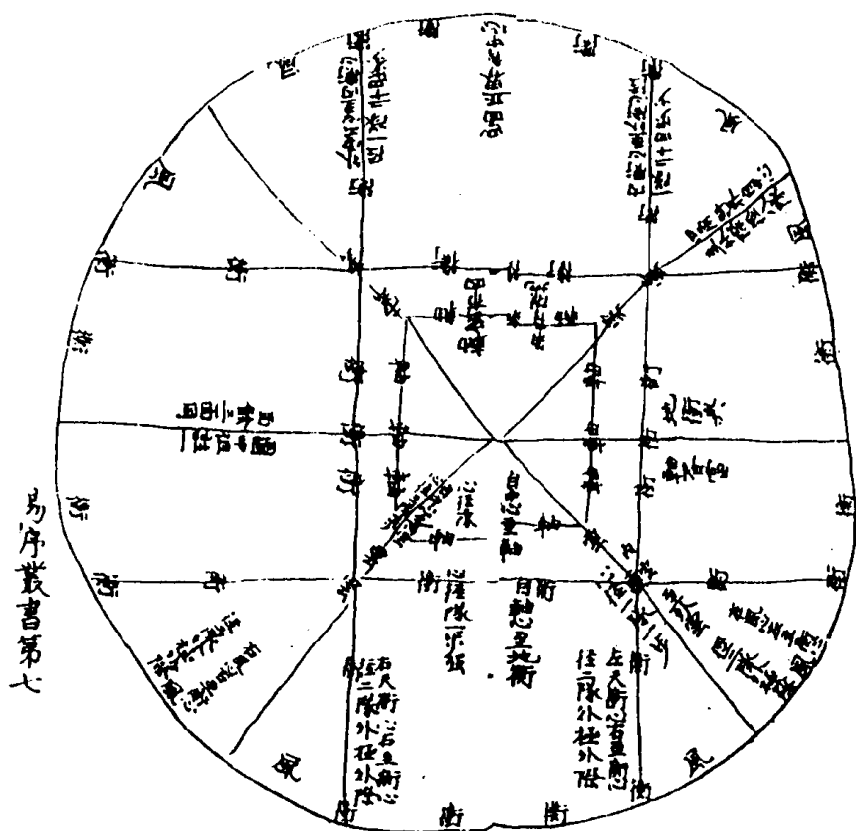
小軍

一隊方徑十二步隊間容隊一軍之徑如十六隊之數圓三之而少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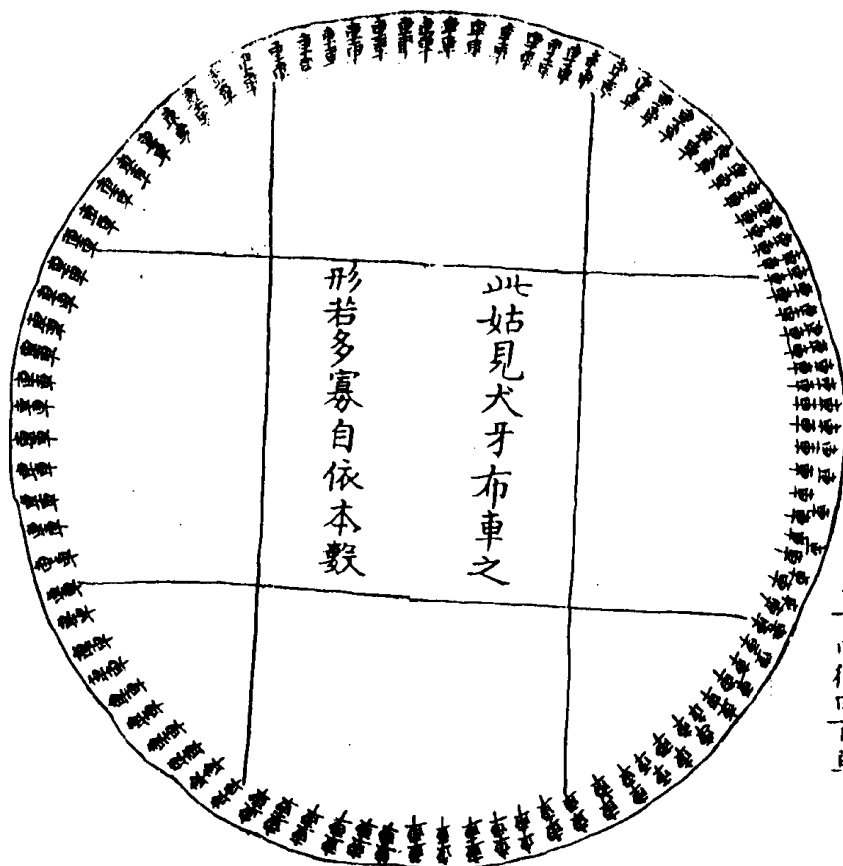
先定中心乃分四面四角之界各去中心八隊為外除正出中心二隊為軸心小軍又出一步一步彊為地衛心小軍斜出中心三隊七步為內雲心小軍又出一隊一步為外雲心小軍軸比密置之衛與軸胥當而成地方自外雲心各正出一隊

二十四步少為內天衛心小軍又出一隊二十四步少為天衛心小軍又出一隊二十四步少為天衛極于外際各入四面四角之際半隊乃左右距其界一隊為風衝隊心而成天圓小軍夜則出天衛之車以周衛外際分以方維各廣一百六十九步半小軍大約一步容二軍皆重列勢若犬牙小軍約三分二列之若如周法尚所云重設句陳與今兵間所用狗鋪之類益善

大軍畫地圖



易序叢書第七



夜營分車外衛圖
大軍天衛之車凡三千二百作八面分之每面得四百車

一面兩重用車三百三十九隻內外列一百六十九隻
猶餘六十一隻守天衡本位車車齊距隙地會無

四尺
如意城畧

開 封 趙 汝 棋

教法第七

除地為場

方四百步築壇于場北南鄉前一日都壕寨率其
屬度陳之廣表定諸軍之位

結營

其日本明前四刻諸軍將部兵趨場作法成營皆
坐以俟大將之至

大將登壇嚴衆

中軍吹角雷鼓各三通諸軍皆作

傳誓

中軍三金三鼓軍皆偃士跪吹角一通以集小軍
佐列將撥發至將壇北面以聽大將誓撥發率副
撥發執大鐸各以誓詞徧于兩部

作士

中軍一鼓軍皆舉旗士皆作騎軍皆騎

遊軍定兩端

中軍舉赤幡副都撥發以下次第傳舉司並三鼓
遊軍十六隊從後左右分出雷鼓騎驟從陳兩端
進前至五十步次一鼓復雷鼓騎馳成兩規

遊軍彌散警鼓

一鼓騎左右分次雷鼓騎馳于四面如彌襲警亂
之勢一金驛還壘三金不已皆歸陳後

前軍據營禦敵

中軍舉赤幡三鼓遊軍十六隊分左右出次雷鼓騎驟進至陳前五十步次一鼓騎回嚮鄉營次雷鼓騎馳擬敵而來中軍舉赤麾前軍弩卒出陳外三發次弓卒三發次賊鼓騎疾馳犯營前軍弓卒腰弓弩卒置弩皆執槍駐車外擬次十次一金騎止三金騎稍退次賊鼓前軍出營追敵壘三金不已騎長退復賊鼓前軍追敵三十步一金追者止三金稍退壘三金不已前軍皆歸營遊軍自左右

歸營後餘三面同惟教時所用

衡軸禦敵

中軍舉虎麾蛇麾龍鳥三鼓二軍出營一鼓時作進至陳前五十步三鼓四鄉營中軍舉赤麾雷鼓天衡弩卒出車外三發次賊鼓敵迫營犯車次弩卒置弩弓卒腰弓執槍出車外擬刺十以衡車敵有突入陳者地軸弓卒注射且以槍擬刺天衡後隊皆執槍三面擊敵一金敵止三金敵稍退次賊鼓衡軸急戰壘三金不已敵長退衡卒復弓弩齊

發一金止射壘三金不已虎蛇次第歸營

前衝變虎陳風變蛇陳

中軍舉虎麾蛇麾三鼓天地前衝出陳為虎置弩卒執風出陳為蛇弩卒執槍次雷鼓虎張翼翅戰弓卒五發次賊鼓槍卒以刺十蛇同時從兩傍繞敵交于前次一金止戰三金稍退壘三金不已虎蛇皆歸陳

後衝變龍陳雲變鳥陳

中軍舉龍麾鳥麾三鼓天地後衝出陳為龍置弩卒執雲出陳為鳥弩卒執槍次雷鼓龍張翼翅戰弓卒五發次賊鼓槍卒擬刺十鳥同時從兩旁突敵交于前次一金止戰三金稍退壘三金不已龍鳥皆歸陳

四奇進退作戰

植五表于陳前表間各五十步中軍舉四奇麾三鼓虎陳龍陳出營蛇鳥繼出一鼓時作虎行駐場左蛇駐虎兩端皆西面龍行駐場右鳥駐雲兩端皆東面各為置陳三金三鼓兩軍皆偃旗士號三

鼓鼓行舉旗士行及表一金乃止次三金三鼓偃旗士跪又三鼓鼓進舉旗士皆趨及表一金乃止次三金三鼓偃旗士跪次三鼓鼓戒舉旗士走至中表兩軍振刺三又一金乃止三金稍退疊三金不已退至表每退至一表跪起如初

四奇分合作戰因變魚復方陳

三鼓四奇北面合為直陳次雷鼓士趨四鼓士分為四陳二陳在三陳在後三金三鼓偃旗士跪前三鼓舉旗士趨會為三陳一陳當中兩陳為兩拒

三金三鼓偃旗士跪三鼓舉旗士走壘鼓分為二陳遂回軍各歸營因變為魚腹方陳俟遊軍作偃月形駐隊訖三金三鼓偃旗士跪三鼓舉旗士趨會為三陳一陳當中兩陳為兩拒三金三鼓偃旗士跪三鼓舉旗士走壘鼓分為二陳遂回軍各歸營因變為魚腹方陳俟遊軍作偃月形駐隊訖三金三鼓偃旗士跪

遊軍進退作戰

遊軍於四奇變魚復之時進退作戰如四奇中軍

金鼓亦同

遊軍分合作戰

分合金鼓並同四奇戰畢一鼓回騎雷鼓騎駁至方陳之後作偃月形駐隊

魚腹方陳仍變圓陳而能

一鼓舉旗士作雷鼓變圓陳遊軍引入駐陳內右教大軍之法小軍則隨宜

教法說

庠序學校淑民之教也振旅芡舍衛民之教也乃

武乃文並行而不偏廢是以司徒司馬列于六卿其五禮六樂之目與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事悉而法詳為世教應至切也然善人之教可以即我不教而戰同于棄眾則立武整師預可誦為趙趙介冑者所為吾儒弗與知耶教之別有六曰心曰氣曰目曰耳曰手曰足皆當服習于平時然後驅而之戰戰必勝矣心者戰之本心緩撫懷附使之觀其上而死其長氣者戰之主心厚生薄役期于進厥虎臣闡如虓虎旗物章采不貳則目視習

而左右一鼓擊鎗錫有節則耳聽審而進退肅絕而不雜却而不散則步教其足法技用得利天道同的則兵教其手法凡此皆戰之用也故代商之役不愆于六步七步反是而志氣道北行止縱橫吳起策其必敗韓信走水上軍遂定趙地反是而麾兵卻行慕容紹宗卒以喪師若項羽東城之騎出入無常分合靡定投之紛紜倉卒而不挽不敗者教之素也況丁年膂力習則益強血氣筋骸運則益暢其挽強擊堅投石超距必有鼓厲之術使

肢節常勞殊死戰而不疲技藝夙精左摧右盪而皆利審如是雖羸必強雖怯必勇不然壯者泰而驕動者安而惰矣

祖宗盛時天下大明不忘武備于耕兵習戰之事尤加之意弓弩鈞石第為三等挽強以進等而轉資射親以疏的為賞罰槍卒弓卒之擊刺各有定數私役冗占詔旨甚嚴習弓弩者兼槍刀閱戰陳者仍率脚教法之詳密者頒之諸道練習之不虔者誦以示懲騎軍分番出城洗馬且習迴合野

戰之勢殆無歲不伸傲之偃戈既久法墮因循厥今民力困于征賦國力屈于供軍問之尺伍則羸老率三之一丁壯者未必勁銳是不惟則屈兵亦屈焉則亦有其政矣諸軍稟勢皆承平之舊于時物蓄賈賡以給匹夫匹婦則猶可也今物直視昔將十倍而稟賜如昨券給稍厚者抑其田易出入疊門者征其緡錢不容執藝以自食而糞土之羸官復拘之事有既繁啼號卒歲不幸而死則遺骸委壑妻孥瘠損戰勝而爵賚不均陳歿者蒼蒿徒

愴方其平居固已氣鬱而心怨脫有緩急辭甲紛如豈復有騰陵爭死之望日聞五陳事等死戲所謂方以矩步圖以擬旋與出入分合之變未嘗習春秋較射志在中鵠而弓弱發遲不暇問至於刺擊之多寡率脚之遐邇一切委而不顧吁有自來矣得貪而不復教兵貧而不可教使民脈日股國勢弗壯果何為者耶於赫

天朝仰稽成憲鼓之以號令作之以賞罰風馳霆擊而行之則強兵滅虜歲月可冀若八陳教法古

未有述今姑叙其槩凡出奇策勝端由此條之
如意城畧

開 封 趙 汝 楫

金距城圖第八
距視城之延袤不必城定其數

金距城後語

置城所以保境保境所以衛民故治謀沒遑不足
據守與棄城同城高池深不庇土疆與棄地同戎
馬縱橫蕩無郊保與棄民同自極邊諸城或毀或
棄或決籬守在堂與吾能復保如山深溝如川城
有不拔之勢然守僅足以戰則不利矣既不敢畧
嬰其鋒乃甘心清野之策有土弗耕是棄民也近
歲經理山寨稍捐北鄉地險丘陵因以城守敵固
不可仰攻然僻在一隅不當衿喉敵可綴我以輕

兵我不可下兵而厥擊哨騎往來旁若無人棄
地也夫山寨可以棄地清野至于棄民然則置城
之所必當要衝制城之形必利交戰而後可嘗因
八陳之虛壘深悟築城之良規城形方圓各適地
勢四壁樓櫓之外別築城狀如四圭有邸距袤五
十步廣二十步其崇施樓櫓馬距距胥去百五十
步此即八陳虛壘之制也前是城形廣直觸處可
攻故脩多而守難今城距外張其端既狹受攻之
處甚少故力聚而守易前城無外距飛石可以及

城今距崑去城身五十步則敵之置炮當又在距崑數十步之外而飛石不可及矣前是城堡外鄉彼得環而攻我今兩距之間內却我得環而擊彼前是敵直列而求我直列而守猶以一敵一其勝負未可必今兩距之兵矢石可交城身之兵與距胥應有我三彼一之勢其守可以決勝雖無周繚之河而般梯不可近盤弧不可登若是已利于守矣當兩距之中可闢閭閻整不必浩渺橋不必縱舉門隧曠夷無復險阻遣兵迎戰可成列以出敵

不得邀我于前戰或失利可整旅徐退敵不得薄我於河而戰亦利焉戰守兩利金湯莫加然後可以保境保境而衛民矣或曰版築未集敵或未擾寧不深害吾事曰如意城之師星布于外則奮搗之役可安于內或入曰形制如此固可背城借一若云城遠闊將若之何曰求之如意城有餘功

如意城畧終

易序叢書卷第七

易序叢書卷第八

六日分序

七曰宋復漢儒多以陰陽反復論至孔疏乃引稽覽圖卦氣起中孚釋之按稽覽乃例言六十卦孔疏則專主辟卦况卦氣當起于復不當起于中孚是孔疏與稽覽不合指覽復與焦法不合先儒以諱書偽起哀平稽覽之失本不暇問既孔氏援以疏易則不容不辨因暢其說庶免學易之惑然生乎千載之下驟而欲更其說者志存異姓云爾

開 封 趙 汝 樸

易序叢書卷第八

六日七分

開 封 趙 汝 樸

六日七分分卦始終論

理為事之宗一事則一理非理則非事是理也初寓于陰陽陰陽分而萬理散殊順為神化之妙顯為本數末度之間何莫非陰陽亦何莫非理之為者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亦有道況體陰陽以立法而非理乎焦氏六日七分亦體陰陽以立法者歲氣起冬至故分卦起于復復起于冬至之中初孚盡于大雪之終所以體陰陽之理也及稽覽圖謂卦氣起中孚乃以中孚起于冬至復起于冬至之七日遞差而後辟卦皆不直陰陽消長之時揆于理果如是乎是說千餘歲未有覺其非者稽覽既弗悟或者又于歷書十二節分卦之內外本元此分星翁歷史固雖有微而儒者至以六日七分釋易失愈遠矣或曰若分卦始於復則曆家宜書復于至日何為書六日之後乎曰書

于六日後者復之終非復之初也紀氣紀卦法各不同既氣者謹其始紀卦者要其終四序禪代各司其功予以辨作訛成易之節其氣也應安得不謹其始故書冬至于其日分陰陽變易靡定復六二以往皆陰又則有一陽之象若上爻為陽則為順不可以象一陽安得不要六爻之終故書復于冬至六日之後或曰若卦終于中孚何為書中孚于至日曰書于至日者中孚之終非中孚之終非中孚之初也或曰復何以不起于至日之初曰復與至同時而起時歲歲冬至常在夜半則復亦常起于至日之初矣氣周日外既有奇餘則冬至辰刻或禺或莫莫能一揆設若日中而冬至則半日以前攝于中孚半日而後潛入于復非可損中孚之分以益復于未至之前也或曰今有夜半冬至而曆猶書中孚于至日何也曰中孚之限極于冬至而始盈未盈其限雖一杪一分之虧未足以成中孚之卦故見中孚常與至俱夜半冬至則夜中孚中其迹然耳猶晝刻之短冬至而極謂冬至

為日短則可若曰日短自冬至始則悖于理矣今
稽覽以卦氣起中孚則以中孚直冬至不知取卦
又之象耶或以卦名之義耶以卦又則无一陽之
象以卦名則非氣起之義是中孚不可以直冬至
也復一陽卦也今直于冬至六日之後則必將抑
一陽使就復卦而生于六日之後若以陽生于六
日之後則其間六日為陽耶為陰耶以為陰則冬
至即為一陽以為陽則復卦猶未直日无已則使
陽自生于冬至而復卦不直冬至乃可耳奈之何

辟卦不直中氣而戾于焦法乎是則始于復者合
陰陽之理始于中孚則舛矣不究其理始因其傳
久而遂信之可乎夫稽覽雖失之訛至此六日七
分未嘗舛忒若孔疏則不然焦法六日七分乃總
六十卦胥距之間非專主辟卦以立義孔疏云從
剝至陽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乃專主辟卦
以立言夫自剝至復凡十卦直六十日今于十卦
之中取其其一而遺餘卦六十之日中取六日七分
而遺餘日不惟于焦法弗協而以六日七分為七

日亦乖于易矣或曰孔疏之義儒先固已辨之如
卦氣起中孚自漢以來未之有改雖太元八十一
贊亦始于中今云不起于中孚殆子敬說于聖經
何所據曰復太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于復言至
日聖賢之旨昭如日星匪石莫轉術家執術而昧
理儒者宜早然有真見

書冬至書復圖

日卦刻分例

歷一日為百刻

卦一日為八十分

日一分為六秒

一卦直六日七分

一爻直一日一分一秒

一分當一刻十分刻之二分半

七分當八刻十分刻之七分半

上元甲子夜半冬至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又直之運而一暮明年己巳日二十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分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中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乎卦盡二十一分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刻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五冬至而復卦起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盡其分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秒甲子辰前夜半為子止復初

之終九言起者此圖起癸亥者欲知中孚之初

癸亥 順

順上九蓋第十三分

甲子

中孚九二起第十五分二秒

乙丑

中孚六三起第十七分三秒

丙寅

中孚六四起第十七分四秒

丁卯

中孚九五起第十八分五秒

戊辰

中孚上九起第十九分六秒

巳巳冬至中孚

中孚上九蓋第二十分

庚午

復六六二起第二十二分二秒

辛未 冬

復六三起第二十三分三秒

壬申

復六四起第二十四分四秒

癸酉

復六五起第二十五分五秒

甲戌

復上六起第二十六分六秒

乙亥 復

復上六蓋第二十七分

已巳日冬至其加時雖在卯五刻然舉日而言不得
不書冬至于巳巳一陽雖已生然六爻未備卦
名要紀故必待六爻備而復書復于乙亥

舉巳巳日二十一分冬至者蓋取甲子最前夜半

冬至之次年以明晷運不齊之意若又明年則冬
至在甲戌日之四十一分而諸爻所日辰分数隨

而變矣明者宜以意通之
復初終細分圖

此第以細分證前圖故起巳巳
和復則他卦可以自推已巳一
分中孚終

六日七分說

兩漢皆名六日七分易緯以為卦氣今從漢人題曰六日七分

焦氏六日七分學與風角河洛元氣經專諸占並行于西都而六日七分傳最勝且以其法以六十卦直當暮以七分受餘以消息雜卦定君臣以公卿大夫侯別貴賤以五行配卦以風雨寒溫占吉凶且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六十四卦之爻視暮日而盈諸卦三百八十四爻

而當暮之日當暮三百六十日視爻數而縮故折四正卦直二十四氣六十卦又直一日尚餘五日四分日之日乃以一日為八十分總四百二十分子是一卦直六日七分卦周而日亦周此直日法也四時之氣莫貴于中充命義和必謹政正則中氣為二十四氣之主陽長而極陰生有終其消長為有序諸卦又畫雜揲不倫惟復遇十二卦之又畫實象之改用十二卦為主以直中氣以雜卦散直一暮而君臣之分定矣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皆

同亮天子而係凶吉故因卦序而差貴賤之等卦之直日各有所配以用事故配以五行然後隨諸卦所直以驗風雨寒溫而吉凶之占生焉但其卦與易異序其占與著殊法援以釋經固已抵牾或圖之又與焦法不合乃為直日積分圖以明焦法且附以諸圖所疑尚當質之達者

焦氏六十卦直日積分圖此據夜半冬至之年

諸卦皆直六日七分今從簡惟復書之餘但書通日分

復	直六日七分	屯	通十四分二日
謙	通三十一分一日	睽	通二十八分四日
升	通三十五分二日	臨	通三十二分六日
小過	通四十二分二日	蒙	通四十六分六日
益	通五十四分四日	漸	通五十二分八日
泰	通六十三分六日	需	通五十六分八日
右需直六日七分通直為七十二日八十四分積			
分算法八十為母數七分為子數子如其母為日			
故需直七日十二卦通直七十三日尚餘四分入			

後卦師履觀賽做此

隨 通六日

鮮 通十一分

豫 通十五分

蠱 通十九分

夫 通三十分

師 通三十分

比 通三十分

石通二十三日

晉 通十二分

大壯 通十二分

訟 通十二分

訟 通十二分

革 通十二分

旅 通十二分

小畜 通十二分

石通二十三日

通十二分

通十二分

通十二分

通十二分

通十二分

通十二分

通十二分

通十二分

乾人

咸

鼎

渙

遯

節

損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大有

井

遇

豐

復

常

同人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通三十分

大畜

觀

石通

歸妹

明夷

剝

既濟

大過

通四十二分

通四十二分

通四十二分

通四十二分

通四十二分

通四十二分

通四十二分

通四十二分

萃

賁

石通

无妄

困

艮

噬嗑

坤

通四十分

通四十分

通四十分

通四十分

通四十分

通四十分

通四十分

通四十分

未濟

右通

順

右通

同周

直日

或問

日而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塞

中孚

右通

同周

直日

或問

日而

而一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通六十分

三分以上則一爻終始包一日于其中分者則三
 卦之上又五者第其五爻終始包一日于其中分者則三
 七十五分者第其五爻終始包一日于其中分者則三
 十八分者第其五爻終始包一日于其中分者則三
 三十分者第其五爻終始包一日于其中分者則三
 後卦通日分減前卦之積其餘為本卦之數皆六
 日七分滿或又曰然則古有是乎曰正焦氏法也
 即顯曰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蓋公漸為正
 月卦自三至九凡七日皆公漸直之故曰三公皆
 此直七日例也按本傳註云三公卦其本大云三公卦

至手九日至于云者通計一卦直日之數今云並
 為三公卦則分本大為諸侯各配一卦不慮于一卦中
 大既三為三公大為諸侯各配一卦不慮于一卦中
 本以既三為三公大為諸侯各配一卦不慮于一卦中
 有所配也或又曰子云需師等五卦直七日證
 以今歷所書之卦何乃不同曰不特與今歷不同
 也古歷氣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起歷之明
 年視初年所書已有異必待四年後冬至加時同
 而卦始同若自虞喜立歲差以來至于今歷每歲
 氣周多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百分刻之四
 十八少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百分刻之三

葉氏卦氣圖

十大抵一曆自有一氣周則一曆自有一卦策法
 謂之五日歷故諸又所起日辰分數亦隨而變雖
 今曆所書且歲歲不同此圖古曆法也烏乎而不
 異雖然諸曆氣同卦策其多寡固不齊而卦與氣
 同周則一

坎初六冬至 復初九始蠲結一中孚 公初九
 此後並依 序畧不載

復六二廉角解六 七氣分 上九
 此後並依 序畧不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上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初九	上九	六五	六四	六三	初二	初九

十	九	八	七泰	一漸	十益	四蒙大夫	一小過外侯	主小過內侯	七臨	一升	十睽	四謙	一屯外	氣盈十七分半	五 <small>氣盈 分半</small>	占	主屯內
六四	九三	九二	辟初九	公初六	卿初六	初六	九四	初六	辟初九	公初六	卿初九	大夫初六	侯六四	六三	六二	侯初九	

分不當于十五後題云氣盈四

方憲按題五
隨日

士	士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氣盈共一日七分半	五	酉	壬	士	士
			氣盈 七分					隨		氣盈 三分半		需外		分半		需內	氣盈 七分	
大夫初九	六三	九五	上六	初六	六二	六三	六二	初九		上六	九五	六四		九三	九二	初九	上六	六五

通計此題云十五者方是三
百六十日其題順卦合是
九日題則十五日與卦始皆無

氣盈却一條

愚按焦法以震兌坎離直二十四氣餘卦直一暮
之日雖有直氣直日之分而適周三百八十四爻
今又以辟卦直七十二侯則總為四百五十六溢
出爻數之外况辟卦已直日復以直侯乃成共二
又按易緯之候其多寡與今曆不同通卦驗僅三
十餘夏小正月令諸書乃不止七十二而所配月
亦與夏小正相則年在大暑小暑至月通卦驗腐
他類今在四月入卦則直六日有餘侯則直五日餘

三 九四
高 六五
五 七九
氣盈共百二十五分
一 未濟外侯九四
四 寒 初六
十 順 初九
五 上九

與焦法差舛者多則七十二候不可更配辟卦諸
又明甚又自中孚至泰十二卦通直七十三日餘
八十分之四當於泰第七日後三即此圖題作十題
云餘四分不當于需第三日後十五日者題云
氣盈一日七分半此後五日至十日為隨十一至
十六為晉今泰不直七日而後卦皆遞先一日蓋
既以十五日為限而配二卦半其勢不容使泰旅
等五卦各直七日而五日二十分亦不容不通積
于六十卦之後且焦氏以七均直五日二十分則

日與卦俱周今卦周而日尚餘不知所餘直以何
卦既不均直而別積之幾類積餘置閏則是一卦
止直六日而六日七分之名亦可更矣

李氏卦氣圖

兌九四立冬 侯 艮 水始冰 坤初六
大 既濟地始凍 坤六二
卿 噬嗑 化為大水 坤六三
公 大過 虹藏不見 坤六四
兌九五小雪 地氣下降 坤六五

辟 坤 閉塞而成冬坤上六
侯 未濟外鷄鳥不鳴 復初九

大夫 蹇 虎始交 復六二

卿 頤 荔挺出 復六三

公 中孚 蚯蚓出 復六四

慶角解 復六五

辟 復 水泉動 復上六

按辟卦皆在中氣內者氣以中為主也葉氏以復六二直麋角解雖失之後然猶在中氣內李氏以

復初直鷄鳥不鳴則在中氣前為益卦矣焦法專用直日以占茲圖主于直候反遺直日又與焦背如曰自坤初至復初為七日來復之義則水始冰至鷄鳥不鳴凡三十日視易亦差今姑錄坤復二卦餘可類知

六日七分終

易序叢書卷第八

易序叢書卷第九

開 封 趙 汝 楮

辨方圖引

辨方正位建國之先務茫茫坤輿孰南孰北地道無疆孰封孰域此周官所以置水禁以臧景大易正南面而聽天下也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十者天五之合十二者地六之合故為十日十二辰相地家並以八卦參為二十四位而後狐首以壬子而午為中管輅以子午為中二說莫適攸定久矣嗟夫者本無為也不得已而後有為故其有為實無為也參十日十二辰八卦

而合之者有意為之者及反其未合之先大傳八卦之莫八方有令八日之配四位各有定位因而各之皆不易其本非強作之合也故曰有為實無為也彼狐首不探其未合之原但玩已合之位指蒙攻之知子午之為中不知其所以中是狐首惑于有為指象不悟其無為也能知合之無為則于午不得不為中則合于自然之妙狐首將不攻而自破合為未合圖三已合圖一觀此則吾說猶贊

辨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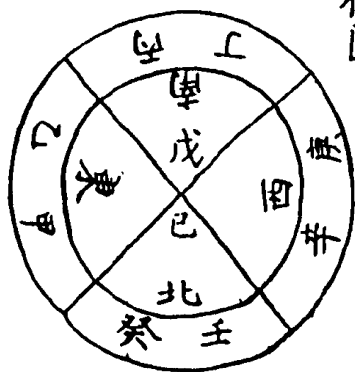
八卦本位圖



開
封
趙
汝
楨

易大傳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方之卦也

十日本位圖



北之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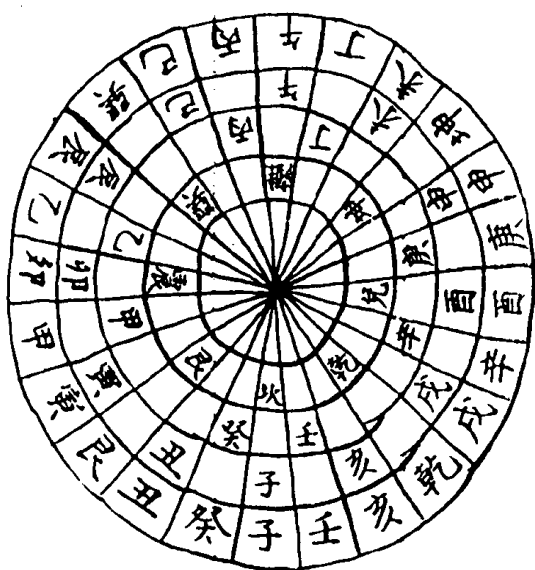
月令曰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中央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

十二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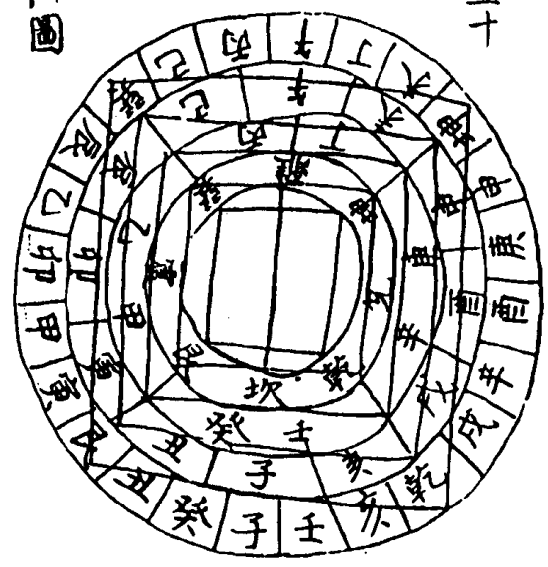
二十四

位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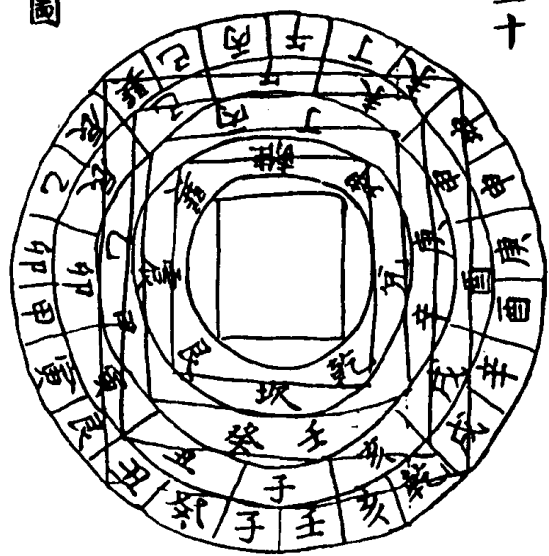
正中二十

四位圖



分中二十

四位圖



或曰丙午為南壬子為北則中在二位之間子獨為北午獨為南則中在一位之半雖辰位不俾而南北之中本不易也何必深致其辨曰不然四方既奠方各三辰而為十有二則子午正南北二圖所司也及並為二十四日前圖之子與十二辰之子同居其所則八日四卦不失本位圖輪方郭外一體分中圖既以丙午壬子之間為中則十二辰之子午與八日四卦皆不得正其位此所必辨者也夫方域在歲配二十四氣在日配十二時前

圖則以冬夏至初日為冬夏至分中圖則以冬夏至後八日為冬夏至之前圖以日中為午正夜半為子正分中圖則以日過中後二刻餘為午正夜半後二刻餘為子正有此差殊而曰不必深辨可乎

鍼表說

南北者天地之正方子午者十二辰之正位石則稟天地之氣鍼又感石之氣者也石無大小各具南北浮石于水其知北者雖挽而之南終復本向

蓋其所稟之自然也同氣胥求惟鍼足以寓其所
御此所感之自然者也鍼形挺細而衡決利于浮
而察于指故人多用焉然皆知鍼指正南不知所
指未必皆正今以二十四位之午而十分之考其
鍼端在十六之矩丁過何以知其然以周官知之
近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禁以縣抵以景為規識日
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中日之景夜考之極
星以正朝夕嘗傲其制植表而識日中之景以定
南北午時四刻還較以中乃知未嘗正指術家

不察其故據鍼所宜即為南正是但以鍼定南北
不知以南北較鍼其差謬視壬丙分中不遠矣今
當考圖以正子午浮鍼而識所直以鍼直六則圖
之子午即十二辰之正位南北即天地之正方前
云十之六乃以所蓄石為史然石之東氣有淺深
故其所指有偏正須石石以表較之隨各石所直
史鍼向以

辨方圖終

易序叢書卷第九
易序叢書卷第十

納甲辨序

開 封 趙 汝 棣

包犧畫卦大撓作甲子卦與甲本不合也京房易
傳曰分天地乾坤之象並之甲壬乙癸陰陽二卦
為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震巽之象配庚辛庚陽
壬癸陰陽之終始甲震巽之象配庚辛庚陽
入巽坎離之象配戊己戊陰入離艮兌之象配丙
丁丙陽入兌則卦甲之合始見于京氏彼以經卦
納十日以震兌坎離直二十四氣餘卦直當暮皆
依易以行其占驗之法厥後參同契取納甲以體

天文相地家取納甲以辨地配錯離用之無不昭
合豈古有是說而房傳之或房所創為是未可知
也但諸儒因其用卦而不察其止為占家之事遂
以納甲為易理之要而且以釋經天色儀仰觀俯
察遠取而作八卦則天地人物之理何所不具故
天地于我乎彌綸化育待我而參贊視彼占驗特
至淺末者况養生相地又假諸納甲者乎故為之

辨

易序叢書卷第十

納甲辨

開 封 趙 汝 楫

經卦納甲之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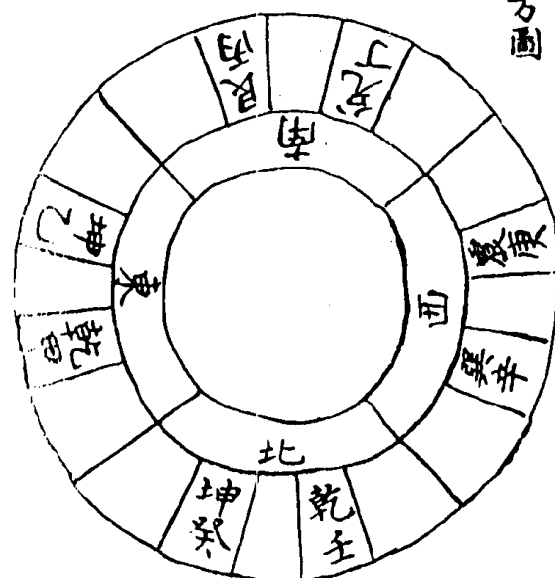
乾三 甲 艮三 丙 坎三 戊 震三 庚 乾三 壬
坤三 乙 兌三 丁 離三 己 巽三 辛 坤三 癸

右其原如此經卦八而日十以卦納之日義其二
乾坤為父母故復以乾坤納壬癸卦自下而上萬
物皆從下生自然之理也聖人則之畫卦下為初
上為終故今乾坤居下三男三女皆自下以序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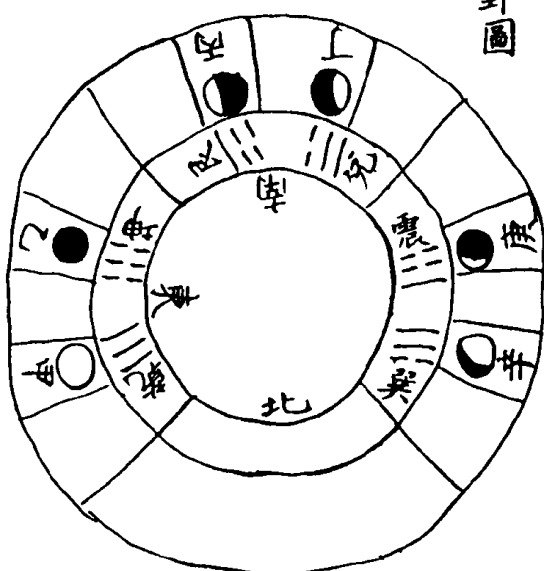
上生生之初雖始于下及其既生則首居上是以
易上又象首如此上大比之无首既濟上九飲酒
濡首亦自然之理故今乾坤復居上而甲自上而
下上下往來參錯变化皆擬諸易非納甲之能擬
易也易廣大悉備天下萬事自不能外耳

經卦納甲之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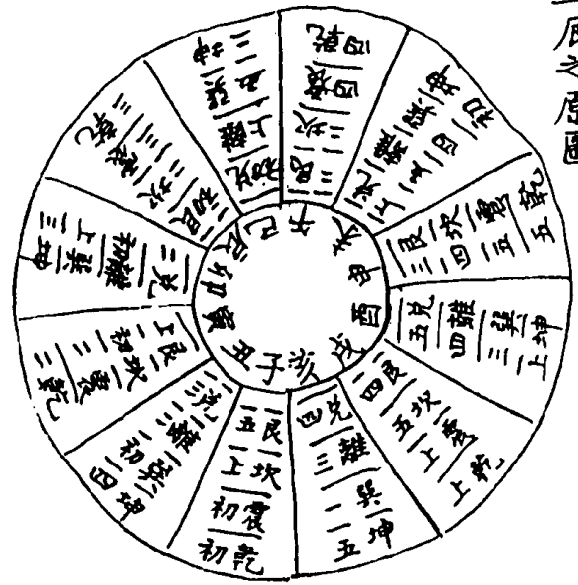
經卦納甲之方圖



月體象六經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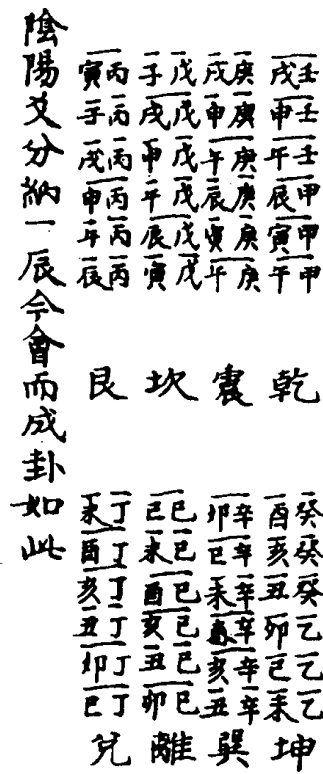
純卦納十二辰之原圖



右其原如此陽卦左行納六陽陰卦右行納六陰
乾初又始于子坤初又始于未五行用數一居北
自左而右二居西南自右而左故乾初又起于至
戌坤初又起未至酉六卦則以子丑寅卯辰巳為
初爻之序亦陽左陰右乾坤為父母故各據陰陽
之半自初爻即左右行以辨陰陽之位明陰陽之
理六子以類從則巽離兌初爻當納未巳卯今納
丑卯巳者坤順承天妻道也妻不敵敵夫以率諸
女故初爻則隨父左行自二爻以往乃始古行以

從母左右錯綜皆自然之妙或謂陽順陰逆者非
也特左右行耳陰陽雖判未嘗不交唯交故左右
行數於逆順也

純卦納十二辰成卦圖



納甲辨

沈存中曰易之納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時予嘗考
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
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
者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
剛又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
乾之初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初爻納
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初爻
納寅申陽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坤初爻
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初爻
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初爻

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初五未逆傳上
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乙亥傳也乾坤始于甲乙
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
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
及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
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
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
于餘其上生于胎亦首從下生
鳥獸百物生胎亦首從下生今按納甲可以
推見造化胎育之理此論甚當但詳其說乃用經

卦以一爻卦納兩辰竊謂養生家惟納十日故可
用經卦占家析爻為占兼十二辰以配六甲則當
用重卦而以一爻納一辰乾自初納于至上納戌
坤自初納未至上納酉其納午納丑者乃乾坤第
四爻非初爻也餘卦皆然又前云天地胎育不若
後云造化胎育蓋乾資始坤資生胎育者坤之事
若云天地則語意未瑩朱漢上曰納甲者何也曰
舉甲以該十日也乾坤甲壬坤納乙癸震巽納庚
辛坎離納戊己艮兌丙丁皆自下生聖人仰觀日

月之運配之以坎離之象而八卦十日之義著矣
繫辭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曰謂震象月出
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
日且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
坤象月減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
象火就已成戊巳土位象見于中日月相推而明
生焉坤象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虞曰陽喪滅坤
坤終復生此指說易道陰陽之大要也又曰消乙
入坤滅藏于癸今按此參同契之說本于金碧龍

虎上經彼以符火進退為主以月體盈虧為象所
謂六卦六方者不過依託以寓言非可以論易今
辯于左

納甲之說經未之見先儒以其用八卦謂出于易
以其論月體謂各于歷及考其位置頗與易殊而
于象亦異于曆蓋易之乾坤位置止有兩端定位
則乾上坤下交泰則乾下坤上今納甲位乾于下
三男以序而上似是交泰又以乾居上則難以定
位之義位坤于下之左三女位如男似是定位而

坤復居上則雜以交泰之義疑止是術家所用漢
上朱氏于蠱一變大畜乾納甲乾三爻在先先甲
三日也五爻先妄乾納三爻在後後甲三日也于
巽曰三庚三日變噬嗑震震之時震納庚按朱氏
為之委曲旁通以求合于易然不若沈氏胎育之
說可為納甲忠臣沈氏之說誠是矣謂宜萬事萬
理多由于此而卒不著所用及泛觀百家惟焦延
壽易林與火珠林用之以占金碧龍虎上經與魏
伯陽參同契用之修煉二說同出納甲然占家雖

用而寔不用修煉家特依假以取象百家之中竟
無端的用之者地理家以乾坤納甲乙震巽納庚
辛坎離納壬癸艮兌納丙丁彼以
戊巳癸二十四位故與上說異焉彼納十日者繼以卦納十二辰
者析于爻今考諸爻所屬唯用十二辰之五行若
是則于納甲無異焉要之納日納辰兩不胥干乾
初爻止當云子為水不必配為甲子坤初爻止當
云未為土不必配為乙未若配以甲乙則當用納
音之五行今舍納音而用枝辰則宜析而約之如
圖以卦者既各納甲以爻者當名納辰俗謂之橫

天甲子者非也修煉家納甲姑假以取象不惟假
納甲他如十二卦六十卦乾六爻四時二十八宿
竟其篇帙所云皆假借也蓋彼神秘其說以為結
舌則統道寫情則泄符故依易以立言託象以寓
意且復為子月為黃鐘為冬至至曆法也契乃云朔
且為復陽氣始通則所用十二卦不以配十二月
契曰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既未至昧爽終則
復更始是以六十卦分直三十日朝暮各一封也
然又曰屯子申蒙用寅戌其意又他有所託契曰

震出為徵八日兌行三五德就乾體乃成巽繼其
統艮主止進六五坤承是以六卦應六候也而本
章于震言潛龍于兌言見龍于乾言夕惕于巽良
坤言躍飛亢復以六卦配乾六爻四時春始于寅
冬終于丑而契曰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
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則四時視曆亦差經曰二用
無定位張翼飛虛危此言南方北方曰箕斗之鄉
此言東方而又曰昂畢之上震出為徵若以震
納庚則昂畢在酉辛不在庚以震為朔旦則昂畢

不在于是二十八宿之位亦乖又十日但舉甲乙丙丁庚辛而遺其四凡是無一而合非伯陽悉惜于此蓋皆其假借之辭若納甲其一爾而諸家于一編之中獨舉此以為合于易與曆請試論之契曰三日出為英震庚受西方者謂三日之夕月生明見庚方震一陽爻象初生之明兩陰爻象未明之魄曰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者八日之夕月上弘見丁方者兌之象曰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者十五日之夕滿見甲方有乾之象曰十六轉

受統巽辛見平明者十六日之晨月生魄見辛方有巽之象曰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者二十三日之晨月下弦見丙方有艮之象曰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者三十日月明盡于乙方有坤之象是取象曰體之說也及以理推日月之運行于明也甫合即過于望也甫滿即虧未嘗于合望之時少有停駐是未合之前必有絪縕之明未盡既合漸離即有絪縕之明也生未望之前必有絪縕之魄未滿既望而過即有絪縕之魄已生故契曰金

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是朔旦月合即受日符而生明漢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此皆以理言也朔之夕日月散行未遠日光盛而月明微至三日之夕月去日三十度而奇明漸盛始接于目故書曰哉生明望後一夕月體之西微黯是魄已漸生故書月哉生魄皆以人可見者言也夫既以人可見者言而契曰三日出為爽十六轉受統者猶是寓言也晝夜有短長若晝短日沒于申則月各于申望于寅晝長日沒于戌則月合于戌望于辰十

二月間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日三十日故知其說為寓言也震巽位于西兌艮位于南乾坤位于東與大傳之卦易位故知其說為寓言也以震巽象生明生魄以乾坤象滿晦可也契曰上弦金牛斤下弦水半斤取陰陽均平之義而兌晝陽過陰艮晝陰過陽不能均平故知其說為寓言也契曰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又曰晦至朔且震來受附

是以子為朔旦自比左旋三日當在子丑之交八日當在寅卯之交十五日當在巳未可也而月体生明乃右旋三日見庚在申酉之交八日上弦在午未之交十五日滿在寅卯之交左右背馳故知其說為寓言也易之八卦闕一不可乾生震坎艮坤生巽離兌契乃曰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乾坤互生不及坎離故知其說為寓言也或曰此皆寓言抑其本旨何在曰其徒嘗言之元氣判而為陰陽二氣交生人物人鍾陰陽之粹其精神血氣

百骸府藏無一不與天地胥似苟能靜心志節嗜慾順寒暑適起居使七情不內露六氣不外干理義自悅心廣體胖雖微煉餌吐納未有不安恬令終者然血耗則髮變吾法則白可反黑骨敗則齒落吾法則落可更生是以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姪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蓋人生稟氣盛者長年弱者短命有限故也儻有術焉体陰陽之運結天地之精雌雄制伏混沌胥交合五行會三性得諸天地者無窮則與天地同久而長生為仙矣故

以一歲十二月之氣斂于一日十二時之間因陰陽之氣以立水火之名分陰陽之時以定進退之候曰坎離曰日月曰砂汞曰金水曰嬰兒姤女曰龍虎曰雌雄皆二氣之別名曰晦朔曰弦望曰四時曰分至曰律呂曰德刑皆二時之別名蓋陰陽互根合而成道故經曰坤初變成震坤再變成兌坤三變成乾乾初變成巽乾再變成艮乾三變成坤土木金將化繼坤生震龍乾坤括始終此則摠言十二時陰陽之功用也曰晦朔之間合符行中

混沌鴻濛北牡相從曰陽氣發坤日晡南極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搏持則亥子之間陰陽胚腠造化絪縕之時也曰發火初溫微亦如爻動時則進火之初子初時也曰三日出為典則進火漸盛如三日生明子丑之交也曰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上弦金半斤上弦兌數八則朔旦至十五日而八日半之此時進火及半如月上弦寅卯之交也曰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歸還本根則陽中有陰息符之候卯

時也曰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則陽火已定已正時也曰巽繼其統固際操持則陽初遇陰操固其際勿使陽為陰泄已午之交也曰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則退符之初午初時也曰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下弦水半斤下弦艮亦八則自十六日至三十日而二十三日半之此時退符及半如月下弦申酉之交也曰觀其權量察仲秋情老枯復榮稊麥牙蘗則陰中有陽息符之候酉時也曰坤乙三十日東北表

其朋則陰符已爻亥正時也曰二弦合其精乾坤休乃成則符火既周陰陽皆足也曰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則俱夫失陰陽之節逆進退之序致弦望盈縮乖變凶咎不可不戒也或曰本旨則爾其寓言之由云何曰經之末章曰火記不虛作鄭重解前文丹術既著不可更疑故演此訣以附大記庶使學者取象無惑焉則納甲者火候之取象也火候以十二時為圭一歲之氣攝于一

日故以十二月象十二時姑以取象非真以為十二月也一月三旬之氣攝于一晝夜故子象朔旦寅卯之間象八日巳象十五日午象十六日申酉之間象三十三日亥象晦日姑以取象不可拘以曆家盈縮長短之法也十二時之功用不過進火退符而進退之度曰初曰半曰足各三候以一月三旬準於十二時之中兩時共五日五日為一候一月提六候月之生明魄上下弦滿晦亦六候震兌乾巽艮坤之爻畫適近似之故以六卦象六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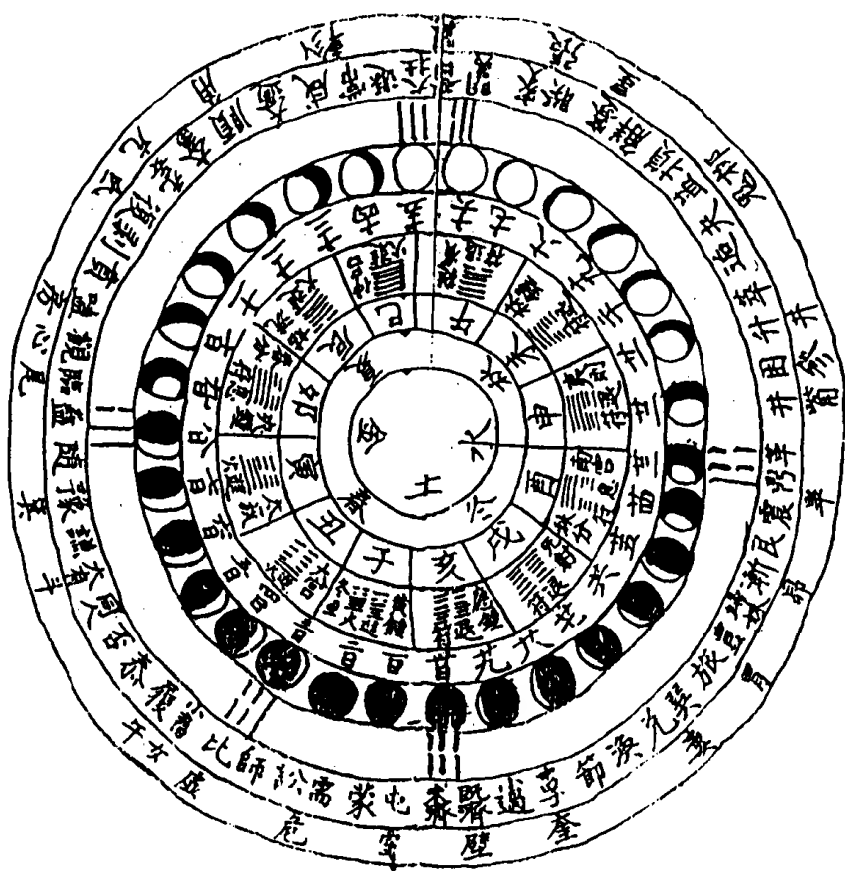
姑以取象不可律以六卦之位與爻畫之數左右旋之異也進退主于水火坎離之象為水火故以坎離象之其曰坎戊月精離已日光月為易者亦以日月象水火非日月真足以畫月也進退雖以水火然實欲去陰而純陽其曰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者以象陰陽互根進退之序若此以乾六爻為欲者取純陽之象取象各不同不可壹而觀也既舉十二卦為象矣舉八卦矣又以六十卦配三旬日用二卦以象周天之候自子至巳為陽故

象以春夏自午至亥為陰故象以秋冬始矣大正
象陰陽非以夏以象四時也庚辛西方也月先生
明次生魄皆在西方故生明為庚生魄為辛丙丁
南方也月上弦背西下弦背東皆在南方故上弦
為丁下弦為丙甲乙東方也月滿而後晦皆在東
方故滿為甲晦為乙戊己中宮壬癸北方皆月用
不彊故論月体者不及之其曰昴畢之上震出為
微者昴畢西方之宿緣月見庚為言其曰始于東
北箕斗之卿旋而右轉嘔輪吐萌者東北則包攝

震卦之位嘔輪則生明之義亦禹言三日震動之
象其曰東北喪其朋者東北為衆陽之方坤至此
而喪朋蓋假易辭以象月光之盡晦非真以東北
為丑寅之間也凡是皆其寓言雖曰明理又不容
使人人易曉故特混淆其詞旁借曲喻以俟口傳
面命耳余嘗詰其徒曰神僊虛誕之說不足證也
彼曰有足證者凡人初胎白赤始交者氣爾氣蒸
為液液凝成質自然內布府藏外覆肌膚十月神
足而生其次第非人所能為者由其初焉二氣力

混合時自化理必致漏被以有限之氣養之三百
日猶能若是況吾以一日攝一歲之氣積十日則
得十歲之氣遂與天地合體道成德就功滿上升
斷可識矣契曰服食三載輕舉遠遊此之謂也余
復詰之曰人之胎育出于自然若符火進退之法
謹候日夜審察消息用力甚勤非自然也曰天地
粹和之氣憐于吾身陰陽五行非由外鑠苟極氣
大聲則耗而氣矣多慾劇思則損而精矣物交物
而機動者莫傳損日損而川逝者莫返習滔滔塚

累非天大民民中自絕命為吾之說者內關清澄
居外屏紛麗擾礙實長養皆本自然何有強摠是
蓋有為而無為無為而無不為非可與行尸煉陰
者道吁是書也考亭朱子曰嘗欲學之不得其門
又嘗作參同契策數然愚不能學但聞其說亦足
證納甲本依易以寓言非易之旨故詳筆之庶幾
辯惑



予既辨納甲以為依易寓言而或者猶謂其寓言有
不可曉者今為此圖盡快其術而納甲非易之旨為
由白

納甲辨終

易序叢書卷第十

易序叢書十卷

浙江吳玉
暉家藏本

舊本題宋趙汝楨撰汝楨有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
筮宗三卷總謂之易序叢書已著於錄此本亦分十卷
各爲目惟首二卷爲易雅筮宗自第三卷至七卷則言
兵法所載營陳隊伍圖法甚備皆與易絕不相涉惟第
八卷六日七分論及第九卷十卷辨方納甲二篇尚頗
存漢學之舊然文字亦多脫誤疑好事者偶得其殘本
不知完帙尚存雜鈔他書以足十卷之數也卷首有董
其昌名印則其來已久殆明人所雜編歟

周易訂疑十五卷首一卷易學啓蒙訂疑四卷（一）

〔清〕董養性撰

南京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清正誼

堂刻本

周易訂疑目錄	卷首	統論述古	古今本辨	大全凡例	易說綱領	四明洪常初刻本義序	易學四同	汪氏占例	周易訂疑目錄	周易圖說	訂疑釋例	卷一	乾	卷二	坤屯蒙需訟師	卷三	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	卷四
--------	----	------	------	------	------	-----------	------	------	--------	------	------	----	---	----	--------	----	--------------	----

隨 益 臨 觀 噬 嗑 賁 剝	卷五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六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卷七	睽 蹇 解 損 益	卷八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周易訂疑 目錄	二	止 謙 堂
卷九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卷十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十一	繫辭上傳 自一章至七章	卷十二	繫辭上傳 自八章至十二章	卷十三			

繫辭下傳	卷十四	說卦傳	卷十五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訂疑 目錄	三	止 謙 堂
------	-----	-----	-----	---------	------------	---	-------

統論述古

王弼舉例

推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微、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又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儒說滋漫、難可紀矣、五體不足、遂及變卦、變卦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梁復或值、而義無所取、

訂疑梁山來易、正北此病、此漢儒附會之習也、

孔穎達正義論

周易訂疑

卷首

一

正義

論重卦之人○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合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身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証、然後畫卦、訂疑此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節之註解也、

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得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

之、爻在其中矣、是也、

重爻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畫卦、孫盛以爲夏禹畫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畫卦、亦爲未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制隨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上繫論用蓍、曰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此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

周易訂疑

卷首

二

正義

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云云、至六爻而成章、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云、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象辭、不得云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著布爻、方用之卜筮、著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尚象、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云云、既象爻卦而作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爻卦矣、故孔安國

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龍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又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為功也豈止繫辭已哉何以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

伏羲之時通尚素樸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曉說德不如古象不足以為教故繫辭以明之

訂疑辨重卦為伏羲事確矣末云伏羲止有卦後代始繫辭不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壇

然也蓋周以前易各有辭但自商以前之易今不及見爾如無辭何以前民用而斷疑以濟民行乎

論卦爻辭誰作○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卦爻辭並文王所作

知者按繫辭傳曰易之興也云云至紂之時邪又乾鑿度曰垂皇

策者義通衍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重昌之成

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

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說驗爻辭是文王以後事按升卦六

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

王所制不應云王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云云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吉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鄰西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惠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訂疑此辨確矣末云只言三聖以父統子業論理亦是但恐諸儒未必見及此想亦相承以爻亦文王之辭爾孔子尚未論及

周易訂疑

卷首

四

正壇

况諸儒乎愚謂卦辭亦周公作有說在繫辭下傳第十一章論維加經字○子夏傳雖分上下兩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按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

已題經字其篇首經字雖起于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前故禮記

經解云深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按經

解之篇備論六義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

訂疑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易之名經久矣

古今本辨

魏高貴鄉公髦正元二年帝幸大學與諸生論易問博士淳于俊曰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鄭玄註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于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玄合之于學誠便孔子何不合之以了學者乎俊對曰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鄭玄何獨不謙

訂疑合經與傳其是斷亂高貴鄉公取之是也孔子為經作傳如今人之講意爾何嘗自合于經乎鄭玄奈何以經傳相並乎書又止加一象曰象曰而去其傳字遂使後學以傳為象象乎

周易前藏

卷首

一

王謹堂

大全凡例

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漢費直初以象象釋經曰傳也鄭玄王弼宋之又分附卦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象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廢為八卷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從之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

訂疑未樂十三年命諸儒臣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儒不能

周易訂疑

卷首

一

王謹堂

審定易經大全仍依今易大貴考文盛意至于科場命題一以大全本為據而多以傳連經命題甚至易經四題皆出于傳而無一經題何其失尊經之旨乎

易說綱領

程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細無不合。○因見賁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此亦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看易且要知時，九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盡者，亦不必重言，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

周易訂疑

卷首

一

正諱堂

時參考項先者卦，乃看得繫辭。○九者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由孟子可以觀易。○易須是熟讀心通，只窮文義徒費力。

朱子曰：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祿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无所不該，无所不備。但有人如何用之，方得。夫子方始說以理言，雖未必是易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問卦下之辭爲象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曰：此只是象辭，故孔子曰：知者觀其象辭。

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象辭，象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象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象，所謂象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九例，元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渾泥而

周易訂疑

卷首

二

正諱堂

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无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闡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于屯之有馬而无乾，離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于震坤之牝馬，則當及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雖其一二之達然，而无待于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无所闡于義理之本源，下无所資于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

極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文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无所與于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刺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誼堂

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設假設而遽徂忘之也。○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于言上會得者，淺于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放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某當作易象說象，大半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

以上論象

來矣。鮮名知德曰：易者象也，乃事理之彷彿，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實事也。若以事論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若以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易與諸經不同者，全在于此。如禹謨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是真有此理也。如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真有此事也。若易則无此事，无此理，惟有此象而已。有象則大小精粗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彌綸天地，无象則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彌綸？故象猶鏡也，有鏡則萬物畢照，若舍其象，是无鏡而索照矣。

有以卦畫之形取象者，如剝言牀言廬言宅，因五陰在下列于

周易訂疑

卷首

四

正誼堂

兩旁，一陽覆于上，如牀如廬如宅，此亦卦之形立象也。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于文言之類，却又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如此方可學易。○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

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言山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麼。○易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貳。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

周易訂疑

卷首

五

正誼堂

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言或山。或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今學者誦言易。本為卜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盡八卦則甚。○易中却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正則利。不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橫渠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極好。○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于啟行也。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

是卜田吉。公用享于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建侯。是卜立君吉。利用依遷國。是卜遷國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之類。

以上論占

訂疑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此古者擇建立卜筮人。必有三人。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金縢曰。乃卜三龜一習吉。穆簫見書。乃並是吉。即此可見三人占者。乃連山歸藏周易三易。各一人掌之。卜筮之時。三易并占。以驗其吉凶之多寡。亦如三龜并卜。而難必其繫吉也。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彖象

周易訂疑

卷首

六

正誼堂

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據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以為不足言。而其所引言者。遂遠于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秋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孔子之易。非文王

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見本旨矣、○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含萬理、无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亦可說、初不曾滯于一偏、其近者易、見得聖人本无許多勞據、自是後世一向要意增減、便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通意來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實字、却是惜他做已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易

周易訂疑

卷首

七

正誼堂

大槩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化所說道理、于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于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文辭如鐵辭、○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欲執己見、讀他書亦然、○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无窮无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

個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又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却自嘆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只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某當初作此文時、正欲如此、蓋彖傳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如今所解者能如本意否、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

周易訂疑

卷首

八

正誼堂

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如利正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義者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得義文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曉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以上論讀易之法

孫元凱字若士易文序曰學者于文字收之不可以不廣者之不可以不詳思之不可以不深守之不可以不約明道一見謝顥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呂晉伯聞伊川讀書只將要緊者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決洽非收之不可不廣乎朱子嘗言某讀書只此一書便截頭截尾割定脚眼理會這箇又言學者只有白紙元字處莫看有一字便與他看一個如此讀書三年必有長進又言看道理只管進只看細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有一重剝得都盡方見真實非看之不可不詳乎歐陽公言作文有三般好忌量枕上馬上側上今人只打

周易訂疑

卷首

九

正誼堂

開冊子時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濟得甚事康節學于李昉之每有叩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只要待自思量得之非思之不可不深乎朱子因說舉業笑曰某年少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解登第又言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着落然後斷其是非非守之不可不約乎張溥字天如易註疏大全序曰便舉業者必陋務明經者必深夫註傳之學盛于漢疏義之學盛于唐南宋以來道學盛興註疏始屈蓋不讀註疏无以知經學之淵源不讀大全正義義之

此學兩者若五官並列不容偏廢

周易訂疑

卷首

十

正誼堂

四明洪常初刻本義序

周易次序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于傳而一之。謂大全也。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故獨刻本義行于世。讀者便之。今成君致政還姑蘇。板隨以行。學者不易得。寧波郡庠胡生傳。與其弟信。乃以成君本重加校正。一遵聖朝頒降大全。捐已資以刻諸梓。其嘉惠學者之意可尚也。刻既成。屬帝志其始末如此云。成化己丑冬十二月既望。四明後學洪常歲訂疑成君既端刻朱子本義。即當依古易次第。而仍依程傳次。

周易訂疑

卷一

一

正誼堂

第何也。曰通功令也。故愚有更定朱子原本本義。為上經一卷。下經二卷。彖傳上三卷。象傳下四卷。彖傳上五卷。象傳下六卷。繫辭上傳七卷。繫辭下傳八卷。文言九卷。說卦傳十卷。序卦傳十一卷。雜卦傳十二卷。

易學四同二條

明浙東李本著

論文言。○文言者。所以申言孔子系又傳之意。而其辭文者也。其言合于聖人者多。不合于聖人者少。亦猶歐陽氏謂繫辭有聖人之言。而有非聖人之言。蓋據師所傳。亦有得其精者。而不能無附會于其間爾。其有加于曰者。亦與繫辭同。故歐陽氏又曰。文言若孔子自作。不應自謂子曰。乃講師自為問答之言。其說是已。諸卦之難于繫辭傳。如中孚九二等爻者。乃其散逸者也。至有并其文而亡之。如桓寬遺鐵論所引易辭。得非明更上九之文言邪。至于上繫載九龍有悔云云二十九字。本乾上九爻義。則重出而所

周易訂疑

卷一

一

正誼堂

當刪者也。熊氏朋來曰。自乾坤二卦各附文言。而諸卦文言散逸。今見于繫辭傳者無幾。而乾上九文言在焉。足知傳中釋爻辭者。即諸卦之文言也。故其為舊書。以繫辭中孚九二等爻所釋辭義。摘為諸卦文言。除乾上九重出者刪去。悉宜附之。文言傳。文言傳自鄭康成以後。皆依于繫辭傳。後至魏王輔嗣始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而上加文言曰以別之。邵康節。胡安定。晁景迂。程沙隨。則置繫辭傳前。謂文言傳為重釋卦爻未盡之義。而繫辭則泛論易理也。論占有五戒。○陰事不占。謂心本不正。足以致危。而欲僥幸求福。

是也。○奇德不占、謂不能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汗身不占、謂室者不預告筮師以明潔其身也。○穢地不占、謂筮者當擇靜室、結地焚香、使肅清不雜也。○噴言不占、謂所占一事、鬼神已告吉凶、而復以言噴問、是謂再三噴也。若一事更端、雖至于三、古亦有之。書所謂乃卜三龜是也。○右五戒者、人謀不精、神亦不告、蓋聖人之設卜筮、所以通志定業斷疑、疑者心德不明、而事變有碍、欲以卜筮開之、所以明心、非以占險也。故齋戒以神明其德、而後能與鬼神合其吉凶、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至誠感應之理也。誠有不至、安可咎著龜之不靈哉。

周易打報

卷首

二

正德堂

汪氏占例自序

昔者聖人用易明民、托之卜筮、然所得之辭、或有懸隔者、如問婚姻而得田獵、問祭祀而得涉川、問此答彼、豈有遷就迂誕而用之者哉。傳曰、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系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又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今占筮所得之辭、乃不應合、而在遷就、用之奈何。我嘗思古人之卜筮、蓋少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其見于書者、虞有傳禪之筮、周有征伐之卜而已。故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後從之。問人謀先之卜筮、以

周易打報

卷首

一

正德堂

焉。誠以事有兩可之疑、而後托之卜筮也。而其占又必誠敬專一、以達于神明、故神明應之、亦正告以利害趨向、而不浪漫也。且易之初以六十四卦示人、占例亦已廣矣。求君父之道于乾、求臣子之道于坤、婚姻于咸、恒、漸、歸、妹、待于需、進于晉、行師于師、爭訟于訟、聚于萃、散于睽、以至進于遯、中于困、安于泰、鼎、厄于夷、蹇、獲于豐、大有、壞于損、益、家人之在靈、旅之在塗、既未濟、大小過、大小畜、得失進退之義、雖卦名七十九字、文義明白、條例具足、亦可決矣。此未有文王卦辭之前、已可占斷。况又三百八十四爻示之以變乎。夫人誠有大疑、謀及卜筮、必積其誠意、備其禮儀、齋戒專一、以

占之大傳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繇，無有遠近幽深，遙知來物，此占筮必得應合之辭，而不漫浪以告也。倘不誠敬專一，則問此而答彼，實鬼神之所不告也。又何受命如繇之云，曷不即卦辭考之？文王于蒙，嘗教其占筮之教矣。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夫占而據著，積十有八變而成卦，卦必有卦辭，又必有爻辭，何以言其不告也？蓋誠意專一而筮，則神之告之，卦辭爻辭應所問，如占婦媾，與之咸恒，曰：納婦吉，曰：勿用取女。曰：歸妹，征凶，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品，曰：田獲三狐，曰：即鹿無虞，曰：田无禽。

周易訂疑

卷首

二

正體堂

若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爻辭不應所占之事，此則意不誠，二三之瀆，所謂不告也。夫誠意不至，則神告亦妄，得不合之卦爻辭，猶曰：神之告我也，必有他意，揣摩臆度，遷就曲推，以定吉凶，以至狂妄僥倖之念，皆自此生者，古有之矣。惑之甚也。況世之占者，怨畧戕裂，毀瀆噴細，不敬猶甚，乃欲求神之指其所之，至于不驗，又妄以為卜筮之理不可信，彼豈知告不告之道哉？余有見于此，乃取卦爻辭以人事分門別列，編為一書，俾世之占者，以類求之，必本于誠敬專一，而知占之不安以告人也。

訂疑嘗見浙東李本云：按朱子答呂東萊書曰：易中如利用祭

祀，利用亨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亨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用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推之于事，此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也。○語錄又云：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于啟行也。○又吳必大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朱子答之曰：自有此道理，如今抽籤者，亦多與占相契，若爻辭與占意相契，即用爻辭斷，如也：利建侯，晉文公曾占得此卦也，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亦須卦爻上別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體堂

討義。○今觀汪氏之言，本朱子意也，但卦爻之辭，取象于祭祀，侵伐之類，本為卦爻有利不利而發，辭有盡而意無窮，豈以人事有祭祀侵伐等事，而設此辭以待占哉？占者精誠足以感格，則神應所占之事而告之，固有此理，雖事與辭不相應，而以理推斷，亦無不可知，亦不害其為告也。其人靈竅不通，不能遂知來物，然後為不告爾。汪氏此例，亦執象之見也。愚按朱子答呂氏書及語錄，自是正理，汪氏占例，與朱子意合，朱子答吳必大又云：須卦爻上別討義，乃變通之術，易中原有此例，李本以為汪氏此例，亦執象之見也，竊意不然。

占例

君道

鄒陽汪深所性甫著

比吉原筮元永貞元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天下之道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道及田獵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虞豐之道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立君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立君

豫利建侯行師 立君用兵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即位

庸易訂疑 卷首

萃亨王假有廟用大牲吉

渙亨王假有廟 以上享廟

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享先妣

革升二爻孚乃利用禴 爻祀

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吉 祭天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

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以上祭山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以上刺茅

師貞丈人吉元咎 命將出師

九二在師中言元咎王三錫命 全上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元咎長于帥師弟子與尸貞 全上

雖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元咎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以上征伐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論力行賞

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去小人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立后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庸易訂疑 卷首 五 正誼堂

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嫁公主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遯九三畜臣妾吉 以上納嬖妃宮人

漢九五漢汗其大號漢王居无咎登龍施惠

訂疑君道不止此可以類推臣道倣此

臣道

坤六二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 以上從王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朝覲

益六三中行告公用圭入告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入告遷國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當國難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大臣不勝任	訟獄	訟卦益六爻	蒙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噬嗑卦並六爻	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	解卦訂疑	睽六三其人天且劓	困九五劓刑補	訂疑他有可類推者	兵師	蒙上九利禦寇補	師卦並六爻	泰上六勿用師自邑告命	同人三四五爻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	六								
									正復堂	正復堂								

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	豫利行師	復上六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三年不克征	離上九王用出征云云	晉上九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解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夬告自邑不利即戎	九二惕號慕夜有戒勿恤	漸九三夫征不復利禦寇	解卦訂疑	巽初六利武人之貞	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既濟九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田獵	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	恒九四田无禽
									七	七								
									正復堂	正復堂								

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small>補</small>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small>補</small>	旅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small>補</small>	巽六四田獲三品	家宅	賁六五賁于丘園	剝上九小人剝膚	大過棟橈	周易訂疑	未育	八	正龍堂
九三棟橈凶	九四棟隆吉	豐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	上九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山	家人 原並入家宅應利出之補入者多	蒙九二子克家	師六五長于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小畜九三夫妻反目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困六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鼎顛趾得妾以其子元咎	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漸女歸吉利貞	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	九五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周易訂疑	卷首	九	正龍堂
婚媾												
屯六二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蒙九二納婦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	大過二五 見前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九尚德載婦貞厲	泰六四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姤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屬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觀六二窺觀利女貞	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周易訂疑	卷首	十	正誼堂
初九閑有家悔亡	六三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吉							

家人九五 見前	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上九睽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姤女壯勿用取女	震上六婚媾有言	漸女歸吉利貞	九五 見前	歸妹征凶无攸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周易訂疑	卷首	十一	正誼堂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求我利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六五 見前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包蒙吉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擊蒙

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比六三比之匪人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同人于野亨利君子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周易訂疑

卷首

十一

正義堂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三歲不興

九四升其藩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元咎

豫九四勿疑朋盍簪

隨初九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上九拘繫之乃從維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蹇九五大蹇朋來

咸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姤九二包有魚不利賓

見貴

周易訂疑

卷首

十二

正義堂

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

訟利見大人 此指訟獄言

蹇利見大人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

巽小亨利見大人

仕進

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觀六三觀我生進退	蠱上九不仕王侯高尚其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大畜不家食吉	九三良馬逐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	六三衆允悔亡	周易訂疑	卷首	古	王龍堂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	九三升虛邑	井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鼎耳革其行塞方雨虧悔終	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初九有厲利已	九二與說輻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周易訂疑	卷首	古	王龍堂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晉六五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睽六五厥宗噬膚往何咎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初六往蹇來譽	九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上六往蹇來碩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訂疑仕進不止此餘可以意推

出行並方向

坤君子有攸往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屯勿用有攸往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復吉

九三輿說輻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月幾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周易訂疑

卷首

十六

正德堂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酌損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利有攸往

夬利有攸往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三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周易訂疑

卷首

十七

正德堂

九四其行次且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

萃亨利有攸往

初六勿恤往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升元亨南征吉

困上六動悔有悔征吉

萃六二已日乃華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

上六征凶居貞吉	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	震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	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漸九三夫征不復	歸妹征凶无攸利	初九致能履貞吉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其小亨利有攸往	周易訂疑	卷首	大	正誼堂
屯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古无虜馬者凡云乘馬皆駕車也	六四上六乘馬班如	師六三師或輿尸	六五弟子輿尸	小畜九三與脫輜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					

剝上九君子得輿	大畜九二與說輶	九三良馬逐日閑與衛	大壯九四壯于大與之輶	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	睽初六喪馬勿逐自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	困六四來徐徐困于金車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	周易訂疑	卷首	十九	正誼堂
需利涉大川	訟不利涉大川	泰九二用馬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謙初六用涉大川	蠱元亨利涉大川	大畜利涉大川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	上九利涉大川	人過上六過勝或頂凶无咎	益利涉大川	渙利涉大川	周易訂疑	卷首	二千	正誼堂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	未濟六三利涉大川	旅卦並六爻	酒食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剝上九碩果不食	大畜不家食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	上九由頤厲吉	坎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家人六二在中饋貞吉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誼堂
姤九二包有魚不利賓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井初六井泥不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	九五井冽寒泉食	鼎元亨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漸九二鴻漸于盤飲食衎衎吉

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疾病醫藥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凶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愚借為藥石之石

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誼堂

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遯九三繫遯有疾厲

損六四損其疾使遠有喜无咎

夬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姤九三 同上

鼎九二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言

豐六二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兑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

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祭祀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損二簋可用亨

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吉

萃升六二孚乃利用禴

萃王假有廟用大牲吉

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誼堂

困九二利用亨祀

九三利用祭祀

震萬百里不喪匕鬯

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渙王假有廟

小過六二過其祖過其妣

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雨澤

屯九五屯其膏

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上九既雨既處

睽上九往遇雨則吉

夬九三獨行遇雨若濡

鼎九三方雨虧悔

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盜賊

蒙上九不利為寇利禦寇

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周易訂疑

卷首

四

正義堂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戎弗克攻

无妄九三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

夫不利即我

九二莫夜有戎勿恤

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濟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漸九三利禦寇

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畜牧

坤利牝馬之貞

大畜六四重牛之牯无吉

九五積象之牙吉

離畜牝牛吉

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藩決不羸

六五喪羊于易

周易訂疑

卷首

五

正義堂

姤初九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上九見豕負塗

夬九四牽羊悔亡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

訂疑以上汪氏之占例中間多無次敘人頗遺漏愚為之按經

序而訂之而間補其所未備云易為卜筮而作所以明物成務

者卦爻之辭皆日用之事也有一辭而專言一事者有一辭而

統言庶事者如元亨利貞之類此統言之也如利建侯行師之

類此專言之也。近世習舉業者，強令數事為一事，又務就王遵君臣仕進之事言之，取其便于應制作文，遂令聖人制為卜筮以教人之精意，置不復講。朱子作為本義，一就原文解之，分其某為象、某為占，極有功乎先聖。近世腐儒教人，又一切抹去象占等語，唯恐有泥焉。當見內錫翁先生詳延，有云：秦焚書，則易亡，而存于卜筮。後世明經取士，則易存，而亡于制舉業。制舉義之言易也，以出處治亂盡之，不知孰為象、孰為占矣。晦庵細為分別，大有功于四聖人。不然，只一直說下，易僅有辭而已。夫子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以辭占象變實之，不幾多事乎？每

周易訂疑

卷首

云

正議堂

見塾師教經于往中，象占二字直為抹去，以便讀，非徒便讀也。將以便于制舉義，易不亡于焚書，而亡于制舉，安得大有力者申飭功令，而一詳其義乎？此論甚確。

周易圖說訂疑

序易之為書云云

訂疑此程正叔周易序。朱子所稱宋朝有四篇大文字，此其一也。今坊本以冠朱子本義之首，非也。○程正叔于易有兩序，此序周易者也，易變易也，一篇乃其序易傳者也。

河圖洛書

訂疑此皆後人以意為之，詳繫辭傳。

伏羲八卦次序

訂疑此圖及六十四卦次序，正說卦傳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

周易訂疑

卷首

一

正議堂

之，而以潤之，日以脰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者，邵子曰：圖從中起是也。詳說卦傳。

伏羲八卦方位

朱子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

訂疑並詳說卦傳。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訂疑此宋侍郎所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者也。朱子云：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愚謂前八卦次序，四象既作二畫，八卦既作三畫矣，何至此忽作黑白相間之圖乎？且朱

予既用邵子卦圖而為故案一書、則本義圖說自宜從故案為正、且與八卦次序圖相案為一類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

訂疑圖圓乾盡于中、坤盡于中、陽生于子、陰生于午、此本孔子復卦象傳至日開闢之文而推之、以十二卦配十二月、然亦漢人之說也、方圖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正邵子圖從中起之意、說卦傳當以動之、風以散之、節于此觀之、意尤明白、詳說卦訂疑、

文王八卦次序八卦方位二圖

周易訂疑

卷首

二

正謹堂

訂疑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本義從之、愚謂睽華象傳、皆取二女之說、如六十四卦果伏羲所名、則後天之次序、不始于文王矣、

卦變圖

訂疑朱子謂彖傳或以卦變為說、故作此圖以明之、而以卦變為孔子之易、愚按彖傳于隨、益、无妄、升、本義于賁、皆以卦變釋卦名義、則是卦變之說、亦非起于孔子矣、

筮儀

訂疑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初之左手中指之間、註云、通掛、

一之策、不五則九、愚謂掛一之策、與分二象兩之策、合之以象

三才者也、第二第三揲、既合兩手象兩之策、何不並合掛一象

三之策、而為四營乎、如此、則再揲三揲所餘之策、皆不四則八

如第一揲矣、何其整齊无參差多寡也、詳故案訂疑、○三變既

畢、條註中有重折單交之名、其說尤微、禮賈公彥註云云、

賈公彥儀禮註云、以三少為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

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八

訂疑朱子本義卷首有圖說五贊筮儀、今坊本止有圖說筮儀、

而闕其五贊、又添入卦象卦變歌、六十四卦歌、八卦歌、夫卦變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謹堂

卦歌、猶未說于正、至卦象則飛伏世應遊魂歸魂之說也、至其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為次、尤鄙俚可笑、故悉于朱子原本本義圖說中皆刪之、而增入五贊焉、

訂疑釋例 以下自訂

卦辭有連卦名爲文者。當先講完名卦之義。然後合卦名與辭講之。如履否同。人民中孚五卦是也。

卦辭有就卦名而別取義者。亦當講完名卦之義。然後別講卦辭之義。如小畜大畜。卦名元取止義。卦辭象傳大畜。皆取當積蓄養之義。損益原取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彖傳釋卦名義同。卦辭則借爲戒省增益之義也。

卦爻辭有於卦爻似無所取者。如屯三即鹿。比五三驅。泰五歸妹。隨上亨西山。蠱先甲後甲。恒四田无禽。損益二五十朋之龜。萃二

南易訂疑

卷首

一

正誼堂

升二用輪。升四亨岐山。震二喪貝濟九陵。七日得。巽二史五。五先庚後庚。中孚四馬匹亡。小過五戈穴。既濟二婦喪。第七日得。三夜鬼方。五東鄰殺牛。西鄰禴祭之類。不可屈指數。凡指某事而言者。設古者大筮人之官。凡有所占卜。必以其事應注之本卦本文之下。後周公之繫辭也。即以其有驗者繫之。故本義于泰五云。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文。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有皆微此。愚因此意推之。如建侯行師。婚媾田獵涉川。攸往之類。必其前人占之有驗者也。但其人卑微。而不必著其姓名。且善善長而惡惡短。亦有不必要著其人者。即如論語或問或曰之類。

爻辭有借卦名而別取義者。如革初黃牛之革是也。

又有與卦似同。而實別取義者。如比卦辭取人來比。我爻辭殊五與卦同。餘皆取我往比。人。大畜卦名取止義。辭取蓄義。爻辭取卦名。而與卦辭不同也。大畜亦然。履卦辭就躡履言。爻辭殊三四與卦同。餘皆就行事履言。豫卦辭取衆樂之義。爻辭殊四與卦同。餘皆爲獨樂之義。隨卦取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臨卦取備臨爲義。爻辭殊初二與卦同。五取臨准之義。餘取臨與之義。觀卦取觀示之義。爻取觀瞻爲義。解以解散爲義。爻取解使去已之義。兌卦取和悅之義。爻殊初二與卦同。餘皆取相悅之義是也。

南易訂疑

卷首

二

正誼堂

五爻有不取君位者。如同人剝大過咸恒遯大壯明夷睽困震艮歸妹旅是也。爻象與傳有美惡不嫌同辭者。如无咎吉禍過。解節六三。言无所歸咎。坤四爲謹密。大過九五爲可醜也。與脫輻。大畜取能自止之義。小畜則爲有繫畜而不能進。履眇能視跛能履爲志剛。歸妹初二爲尚可有爲也。接茅連茹。泰初爲君子。否爲小人也。不富以其鄰。泰四爲夫實。謙五則以爲在上能謙。頤六二頤頤拂經。以求養于下而得山。四亦頤頤。則爲頤其養以施于下。六五亦拂經。賴上九之養。則爲順從而得吉。巽在牀下。二爲不厭其卑而无咎。上

則過于其而窮。月幾望。小畜上九為陰盛而亢陽。中孚六四則為近君。歸妹六五為女德之盛。无以加。濡其尾。既濟初九為體陽。未濟象辭及初六。則為未能濟。此又辭美惡之不嫌同辭者也。至于象傳。剛上而柔下。豈為君驕臣諂。在恒則為常道矣。與時行也。在遯為隱避。在小過為有為矣。天行也。豈復皆吉。剝則為凶矣。此象傳美惡不嫌同辭者也。至于彖傳。未光也。噬嗑九四為敬慎。震四為不能自振。兌上為指使矣。志在外也。泰初陰三為急君。咸初則為外馳矣。位不當也。十有七皆不美之辭也。萃豐小過之四。皆得乎中。位正當也。凡四。否中孚五皆吉。履兌之五為傷于所恃矣。何

可長也。凡四。屯中孚上六皆凶。否上則為吉矣。固有之也。无妄九四為不可有為。益六三則為固其所守。自外來也。益二為吉。上九則為凶。時舍也。乾二為待用。井初為終棄矣。上窮也。隨為誠意之極。巽則為終凶矣。尚往也。小畜彖傳未詳。大壯九四則為利往矣。人誰咎也。有三。同人初九為寡過。解節之三。則為无所歸咎矣。有所疑也。小畜上九為不可行。既濟六四為戒備矣。此象傳之美惡不嫌同辭者也。

彖傳有缺卦名者。當補之。有四卦。噬嗑明夷升井是也。蓋緣古易彖傳各目為上下篇。或孔子恐其無別。故于每卦彖傳加卦名以

別之。或後人所加。亦未可知也。若如鄭玄。既以彖傳文言分附各卦之下。則可不用卦名。而不患其無別矣。若依朱子所定本義。則彖傳各自分上下二篇。則每卦彖傳之首。既不用彖曰字。必加各卦之名。而後有別也。

彖傳有缺文。而可以例補其意者。如豫彖傳之末。先云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云云。而後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隨順坎艮解始章。兌八卦皆然。皆孔子于卦辭外別以己見另起一義以贊之。所謂贊周易者此也。如履謙觀賁離咸恒大壯家人益鼎艮歸妹巽齊。或先贊而後極言之。或先極言之而後贊。皆必有以實著其經而

後加以贊歎之辭焉。即或不加贊歎之辭。然義經已盡。亦可已矣。如大過遯蹇旅。上无極言之文。而遽以某之時義大矣哉贊之。萃無上文。而遽贊之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復無上下文。突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皆上下有缺文。特錄其贊辭者也。讀易者當以此卦之例。備其義也。

彖傳有缺彖辭而釋其義。為省文者。如屯之勿用有攸往。義即在利貞內。蒙之利貞。義在蒙以養正內。師之丈人。即在剛中而應。二句內。坎之有孚。義在水洊而不盈。上句內。離之利貞。義在重明。以麗乎正。柔麗乎中正內。家人之利女貞。義在女正位乎內。四句內。

井之无得矣。義在不改內。困之无咎。義即在貞。大人吉。內故可以。不復出。省文也。

有脫一二字。一兩句者。乃傳中偶有脫遺也。如坤之主利。括之女。壯萃卦名之亨字。困之无咎。鼎之言豐。兌之亨。渙之利貞是也。又有當作衍文。本義已訂正之。而未盡者。如比言也。當衍也字。而吉字非衍也。以下文不復釋吉字也。

有當作衍文。而本義未訂正者。如旅之小亨。契之以申命是也。有二字當衍其一。而本義失其去存者。如萃卦名之亨。不可衍。彖傳偶遺之。爾利見大人下之亨。當衍。本義乃以傳有亨字。不衍大人。

周易訂疑

卷首

五

正義

之亨而行。名下之亨。亦失繫辭之例矣。又六十四卦之名。下言亨者。統言之也。指一事而言者。專言之也。則萃卦下之亨。固不可析。大人之亨。亦不必衍矣。如包蒙吉。納婦吉。各指言一事之吉。彖傳卦德有淑慝之分。諸卦德率就善說。獨坎卦德陰陷皆不善也。然之險健。履之剛乾。並之與止。大畜之止健。健字。歸妹之動說。皆非美德也。

卦德又有體用之分。用有力而體無爲。如屯之動乎險中。動用也。需剛健而不陷。不陷用也。訟險而健。訟體而健用也。師行險而順。順用也。小畜健而巽。健體而巽用也。履說而應乎乾。說體也。泰內

健外順。健體而順用也。同人文明以健。明體而健用也。大有剛健。

而文明。健體而明用也。豫順以動。皆以用言。隨動而說。以彼此對。

言盡其而止。就上下二人言。皆以體言。如就一人言。則內是難而。

外尚安也。其體而止用也。臨說以順。說體而順用也。噬嗑動而明。

皆以用言。觀順而巽。順體而巽用也。賁文明以止。獨不言體用。乃。

言王者制作。聖賢行事。至于文明而止也。剝順而止之。皆以用言。

復動而以順行。皆以用言。无妄動而健。皆以用言。大畜能止健。止。

以用言。大通其而說。其以體言。說以用言。離重明以麗乎正。明以。

體言。麗以用言。咸止而說。彼此對言。恒其而動。其體而動用也。大。

壯剛以體言。動以用言。晉順而麗乎明。順體而麗明用也。明夷內。

文明而外柔順。明體而順用也。睽說而麗乎明。說體而麗明用也。

蹇見險而止。止用也。解動而免乎險。動以用言。益動而巽。皆以用。

言。夫健而說。健體而說用也。萃順以說。不分體用。以彼此對言之。

也。升其而順。其體而順用也。困險以說。說以用言。井巽乎水。其以。

周易訂疑

卷首

六

正義

發用之分也。

有兩德平重者如蒙之險止訟之險健小畜之健巽同人之明健大有之健明隨之動說蠱之巽止臨之說順觀之順巽堂宜之動明賁之文明以止此句申說亦通无妄之動健大過之巽說咸之止說恒之巽動大壯之剛動明夷之明順益之動巽夫之健說萃之順說升之巽順章之文明以說鼎之巽而聰明漸之止巽豐之明動中孚之說巽此二德平重者也。

有重一德串說者如屯重動需重剛健師重順履重說豫重順隨重說剝重止復重順大畜重止蹇重止解重動大畜說困歸妹亦重說剝重止復重順大畜重止蹇重止解重動大畜說困歸妹亦

周易訂疑

卷首

七

止謙堂

然此皆單重一德串說者也。

有就一人言者也。之動乎險蒙之險而止需之健而不險師之行險而順小畜之健而巽蠱之內健外順豫之順以動觀之順以巽噬嗑之動而明賁之文明以止復之動而順行无妄之動而健大過之巽而健行恒之動而巽大壯之剛以動晉之順而麗明睽之說而麗明明夷之內明外順蹇之見險而止解之險以動動而免乎險益之動而巽夫之健而說升之巽而順困之險以說革之文明以說鼎之巽而聰明漸之止而巽歸妹之說以動豐之明以動旅之止而麗明節之說以行險此皆就一人言也。

有就二人言者如訟之上剛下險險而健履之說而應乾隨之動而說蠱之巽而止大畜之止健咸之止而說中孚之說而巽此皆就兩人言者也。

象傳有發明卦辭外意者如乾坤之分四德履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云云睽之天地睽云云始之天地相遇云云歸妹天地之大義云云巽之重巽以申命是也。

象傳大象乃孔子于彖辭之外別起一義乃孔子之易當與卦辭並觀與彖傳小象釋卦爻辭者不同也。

大象有一義單行者乾坤屯需訟小畜否豫隨觀賁剝大畜離成

周易訂疑

卷首

八

止謙堂

恒遯大壯晉明夷蹇升震艮歸妹旅兌中孚既未濟是也。有兩事三事平重如蒙比履同人大有蠱臨噬嗑无妄大過坎家人解損益困井革鴻漸渙節小過是也。有兩項一脚或一頭兩脚者泰大有際復是也。有似兩事而可上下相貫者師履困震巽是也。噬嗑華夷則平分焉是。

小象有發明爻辭外意者如屯四明也需三敬慎不敗也小畜五不獨富也觀五觀民也睽初以避咎也夬五中未光也豐初過旬災也既濟三德也皆爻辭外意也。

繫辭傳說卦傳字義異同凡例

乾坤四條

有以造化言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呈象效法之乾坤、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戶之謂乾、闢戶之謂坤、皆以造化言也、有專以人言者、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此專以人言也、

有指卦名言者。乾坤定矣、乾之策、坤之策、蓋取諸乾坤、夫乾確然示人易矣、二句、及說卦序卦雜卦所言乾坤、皆卦名也、

有以奇耦之畫言者。乾坤其易之緼云云、乾坤易之門云云、皆以

周易訂疑

卷首

一

正誼堂

奇耦之畫言也

剛柔五條

有以造化言者。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

有以人事言者。知柔知剛是也、

有兼造化人事言者。迭用柔剛是也、

有以畫之奇耦言者。剛柔相摩、剛柔斷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

柔有體、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剛柔者立本者也、其柔危、其剛勝

邪、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此以畫之奇耦言也、兼老少而言也、

有以操著變化之後所成而言者。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獨有少陰

少陽、不兼二老也、

陰陽四條

有以造化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立天之道、曰陰曰陽、是也、

有以畫之奇耦言者。陰陽合德、陰陽之義配日月、多陰多陽、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也、

有兼造化人事言者。分陰分陽是也、

有以卦言者。陽卦奇、陰卦耦、是也、

變化七條

周易訂疑

卷首

二

正誼堂

有以造化言者。變化之成、象成形者、遊魂為變、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一闢一闢之謂變、變通莫大乎四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以造化言也、

有以人事言者。通變之謂事、擬議以成其變化、變通以盡利、化而裁之謂變、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化云為、是也、

有以著策卦爻老陽化少陰老陰變少陽言者。變化見矣、剛柔相

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動則觀其變、以動者尚其變、變

在其中矣、變通者趣時者也、功業見乎變、是也、

有如象傳本義以卦變言者。變通不居、周流六虛、是也、

有以操著之次數言者。十有八變而成卦。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

有以爻之動而言者。爻也者。言乎變者也。是也。

有以數法言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是也。

象六條

有以造化言者。在天成象。呈象之謂乾。見乃謂之象。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垂象。是也。

有以事理形似言者。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是也。

有以卦之形似言者。聖人設卦觀象。君子居則觀其象。象者言乎

周易訂疑

卷首

三

正統書

象者也。是故謂之象。以制器者尚其象。立象以盡意。象在其中矣。

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易者象也。八卦以象告。是也。

有以老少之重言者。以定天下之象。易有四象。是也。又按此亦卦

之形似也。

有以想像言者。象其物宜。象事知器。是也。

有以相配合言者。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是也。

辭

有兼卦爻辭而言者。繫辭焉而明吉凶。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不

言卦者。言爻也。言爻而卦在其中。觀其象而玩其辭。辭有險易。辭

吉凶者。存乎辭。以言者。尚其辭。繫辭焉所以告也。繫辭焉而命之

聖人之情見乎辭。其辭文。初率其辭。其辭危。是也。

有身以爻辭言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致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指

爻辭言也。

占

有以卜筮言者。極數知來之謂占。以卜筮者。尚其占。占事知來。是

也。有以卦爻占決之辭而言者。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

易

周易訂疑

卷首

四

正統書

有以造化言者。天地設位。而易立乎其中矣。生生之謂易。是也。

有以聖人心易言者。神無方而易元體。是也。

有以易書言者。易之序。易與天地準。夫易廣矣大矣。易其至矣乎。

夫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作易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夫易何為

者也。易有大極。易有四象。其易之繼邪。易立乎其中矣。易者象也。

乾坤易之門。夫易彰往而察來。易之與也。易之為者也。昔者聖人

之作易也。故易六畫而成卦。故易六位而成章。故易逆數也。皆指

易者也。

有以變易言者。易以貴賤相易。是也。

有以探者之一次而言者。四營而成易是也。
有客易之易。易簡易知易從。餘易先難後易。易其心。易者使平。德
行恒易是也。

動

有以造化言者。動靜有常。其動也直。其動也剛。是也。
有以人事言者。動則觀其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識之而後動。
以動者尚其變。鼓天下之動。動在其中。吉凶悔吝生乎動。致天下
之動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安其身而後動。變動以利言。類
是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五

有以卦爻之變言者。六爻之動。爻象動乎內。變動不居。是也。

周易訂疑卷之一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宇較正

周易上經

訂疑古易經分上下二篇。殊於十翼。本義從古。故於周易本義
卷之一下。著周易上經。卷之二下。著周易下經。以別於孔子之
傳。今所行本。乃明成化間。奉化縣教諭成矩。依朱樂間諸儒所
定大本。而刻之以。循一時之功。令爾中間。乾卦依費直本。坤
卦以後。依鄭玄王弼本。雜以彖傳。彖傳文言。則不得復云。上經
下經矣。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正誼堂

本義周代名也。云至故謂之易。○蒙引交易。從卦圖上看。變
易從著策上看。交易如天地定位。天上地下相對也。則天氣下
降。以交於地。地氣上騰。以交於天。山澤水火雷風。莫不皆然。山
不得水。澤不得土。不能生物。相交之理。亦昭然也。風雷則相益
者也。水火則相濟者也。天下無一物不然。凡君臣父子。長幼朋
友。則柔文武。以至物之雌雄牝牡。凡二者之對立。而其理相須
者。皆謂之交易也。朱子曰。變易是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此
是占筮之法。

訂疑蒙引交易一段。舉君臣父子之類。正如八純卦之外五十

六卦波象事物之類也

本義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沙隨程氏曰周者著代也○古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訂疑按卦辭亦周公所繫非文王也○先儒亦嘗云然○余有辨在下繫○

本義以其簡衷重大○云○至末○大全凡例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漢費直初以彖象傳○釋經附於其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為首○加一傳字○附于卦後○坤以下倣此○繫費直補本○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

周易訂疑

卷一

二

正誼堂

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今乾卦文言曰○以復至坤以下諸卦○繫鄭王所定本○訂疑今易乾卦仍依費直舊本○小象傳○尚可以韻叶○坤以下○皆依鄭王所定本○小象傳○始不可以韻叶矣○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愚說之始○考訂古經○登為八卷○卦爻一系二系三系四系○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合古文者○此也○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東萊呂氏曰○繫辭曰○二篇之策○則易經之分上下○必始于文王定周易之時○通氏乃合為一○且謂後人要有上下經之辨○何考之不得哉○

傳十卷○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因之○上經一下經二系傳上一系傳下二系傳上三系傳下四系傳上五系傳下六系傳上七系傳下七系傳上八系傳下九系傳上十系傳下○朱子所序古周易即此蓋曰

呂大防已嘗訂定○與古本同○但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天台董氏集經朱說○王弼本分為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而不能盡行于繫辭諸篇○今所刊本已變其例○建安張氏又據董本獨刊本義○鄭陽董氏傳義會通○既不盡從今易○又別為經傳新例○大畧如費本且移大象冥于彖傳之前○雲峯胡氏本義通○既無變古易且

周易訂疑

卷一乾卦

三

正誼堂

于今易又未免難析先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凡經文皆平行書之○傳義則依一字書以別之○其繫辭以下○程傳既缺○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云○訂疑上下經二也○彖傳象傳文言皆傳也○與上下經並行平書○無經傳之別矣○蓋當時集大全之諸儒○不能遠復古本而誤從今易之過也○成矩既專刊朱子本義行世○自宜依古文易本○而以本義歸其元處○乃從程傳次序者○束於功令爾○考文之令主自能大復古矣○

三三乾上

訂疑此伏羲之易也。卦下乾下乾上四字。不知何人所注。其先下而後上者。以畫卦者。自下而上也。故曰易逆數也。

或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卦。文王重之邪。抑伏羲已自畫之邪。看先天圖。則是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是伏羲已有六畫矣。朱子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元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

訂疑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以知吉凶。如元文字。何以明失得之。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

正誼堂

報乎。今按春秋左傳所載占筮之辭。其非周易者。即夏商以前之易辭也。但古易失傳。无可考爾。

乾元亨利貞

程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或問擬程子傳說是。聖人始畫八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為六畫。與邵子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不同。朱子曰。程子之意。只是三畫上。疊成六畫。

八卦上。疊成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邵子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道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不得。問乾者天之性情。曰乾者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情便是性之發靜。專是性。動直是情。

本義一者奇也。陽之數也。朱子曰。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天便是一地。便是二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故乾一而實地雖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故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坤二而虛

索引一讀為單。非也。單是少陽。若以易用九言。一却是太陽。所謂重也。縱不專指太陽。亦須兼得太陽方是。當考筮儀四象之與處。筮儀老陽畫為口。重也。少陰畫為一。折也。少陽畫為一。單也。老陰畫為又。交也。至今九占卜者皆用之。不知始於何人。一既不可讀為單。則一亦不可讀為折矣。不如讀一為奇音。一為偶音。較無病也。

訂疑曰。一一之畫。乃撰著者創為此畫。以為陰陽老少之別耳。其初聖人作易。止畫一一。一一以象奇耦。不似後人過為分

別也故六畫之卦不過一一之畫无所為口與人也詳用九
本義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中溪張氏曰下者洪範曰貞
是也上者洪範曰悔是也○

訂疑先言下後言上者此說卦逆數之義也○
本義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或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
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之類又如何
朱子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幸本曰三三此伏
藏所重六畫之乾所謂象也諸卦皆然既有六畫無名何以命
之先儒謂有畫無文似亦有不通焉故近世儒者亦疑卦下不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

正謹堂

可无卦名如費直于乾初九爻上加乾字則或象下之文而誤
移于此與不然則文王因伏羲之卦名而遂繫之辭不必重加
卦名于上耶但履虎尾同人于野習坎艮其背與辭連屬成文
異于他卦之特舉卦名者○訂疑中乎原亦不然則似文王之文
而與伏羲之卦無所辨也然坎列于正八卦必不待文王而始
名雖加習字固亦伏羲之意耳豈可謂文王時始有卦名哉○
訂疑伏羲之易世遠文湮至周時其文不可考矣○觀唐虞夏商
歷數千年止傳尚書數篇其他典禮皆不傳况伏羲之易乎且
五帝三王禮樂制度各有因革長商之易已不用于周况伏羲

之易乎先天之卦序至周全異敢謂周易之卦名盡因伏羲而
不華乎即繫辭下傳第二章言制器尚象之事云某事蓋取諸
某卦然玩蓋之一字乃臆度之疑辭亦未敢質言也○朱子據此
而盡定為伏羲之名惡未敢信其必然也○若夫八卦之名與卦
德卦象則五帝三王之因而不華者爾○

本義伏羲仰觀俯察云至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紫引天
地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數不外乎奇耦以其大者言之天陽
也何以見其奇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
一而實者也故為奇地陰也何以見其耦蓋地之為地能容載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謹堂

乎天之氣以養育萬物二而虛者也故為耦又以在天之日月
言之日則本體自明且萬古長盈而不虧一而實奇也○月本體
虛受日之光以為光且有盈有虧亦二而虛耦也○又以地之山
水言之水體虛故投之以物則沒入有耦象焉山之視水則其
體實矣非極不入以對水言則亦奇象矣以日言之午前為陽
午後為陰以月言之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山言之則山南為
陽山北為陰如禹貢岷山之陽至于華陰是也如海之水潮為
陽汐為陰如江河之水上流為陽下流為陰又凡奔流者為陽
停滯者為陰亦各有陰陽也○今淮安府有山陽縣紹興府有山

陰陽以山分也。湖廣有漢陽漢陰以水分也。訂疑水北為陽水南為陰。與山之陰陽又不同。于常疑之。近乃知凡水受日光其影常映于北。故凡草木之在水北岸者常早生水之在南岸者常晚解。此南陰北陽之說也。又在人在物莫不有之。如男陽女陰也。然男女之身各有血氣。血陰而氣陽也。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也。人身之血氣其界限亦自不同。如醫家診脉法。左手寸關尺三部。左心小腸肝胆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左寸部輕按診心。重按診小腸。左關輕按是肝。重按是胆。无往而无陰陽之別。雖一草一木之微。其形氣性味亦莫不分陰分陽。故官桂

以毫髮謀亂者。故聖人謹而辨之。如象之體則隨四時所在不同。如猶之日晴則隨十二時而變。其理教之微妙有不可盡究詰者。本義見陽之性健。云云。至擬之于天也。或問卦辭未見取象之意。恐當于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朱子曰。綿設此卦便有此象。故于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無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本義元亨利貞以下云云。至求。朱子曰。古人渾質過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如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子正。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此便是開物成務底道理。又曰。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他卦同。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今學者且當虛心觀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也。訂疑元亨利貞。統言凡事占得此卦者。如其有德陽至健之德。當得大亨。但利在正固耳。凡占辭不指定一事者。皆做此。聖人繫辭包義。廣大無所不該。故孔子彖傳既以天道言。又以聖人言。文言又以人性言。又以君子言。何嘗專言君道哉。今人說書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十

平龍堂

作文皆以君道言。不過取便千應制爾。餘做此。
本義乾道大通而至正。○蒙引天地間凡柔者皆訂疑。如作
如便法。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有能為之資。而物莫之阻。况乾
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大通也。凡萬物之剛者必必字宜
陰下同。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本義筮得此卦。云至保其終也。○雲峯胡氏曰。按啟蒙則不
唯六爻不變者占此乾三爻變。訂疑以前十卦主貞者。或他
卦三爻變之乾者。謂變在後十卦主悔者。亦無以此占大通而
至正。此天理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為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十

正龍堂

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永福之道。願君侯。衆多。蓋。非。禮。弗。履。則
三公可聖。青繩可離也。後二人皆生事。誅。莫。按。輅。以。易。數。名。而
其言如此。是知以道義配禍福者矣。愚嘗謂上有天下有地中
有人。天有時。地有利。人有為。人為之善者。或能言其凶。其不善
者。或能言其吉。故稱輅之言。以正易道之門戶也。○貞之一字
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
者。也。比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
終義乾之為卦大矣。而占辭之畧。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大也。諸
卦有曰亨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事亨者矣。乾獨曰元亨。
則元往而不大亨也。諸卦有曰利某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
矣。有曰利艱貞者矣。乾獨曰利貞。則元往而不利。于正也。
本義此重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
蒙引專指文王繫辭言。不兼伏羲文勢如此。理亦如此。要之文
王之辭。亦以發伏羲之蘊也。○乾卦。辭。只。要。人。如。乾。卦。上
辭。只。要。人。如。坤。至。如。蒙。益。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
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訂。疑
十。翼。皆。然。六。經。皆。然。或。謂。伏。義。之。時。有。盡。無。文。只。是。使。天。下
之人。觀。其。象。而。已。如。象。則。吉。凶。應。遠。象。則。吉。凶。反。如。乾。道。有。大

通至正之象。占者必如其大通至正則善矣。曰：民不可使知之。如上所云。要是聖賢分上事。先儒此說。恐猶欠平實也。

初九潛龍勿用

疏第一位言初。第六位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象云。本末弱也。是上有末義。訂疑繫辭傳曰。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乾卦是陽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聖人出處託之。其餘卦六爻各因象明義。隨義而發。不必皆論聖人。陽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主

正誼堂

爻數九陰爻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杜元愷註。聚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訂疑此朱子乾坤初爻與用九用六。及繫辭乾坤之策三百六十本義之所取也。

程傳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訂疑程傳不言占筮之事。只就道理說。故只以象傳成語說。能德變化。○程子曰。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

○或問程易以初二三四。又作舜說。何以見得如此。朱子曰。非本指也。如筮得乾之初爻。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九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餘皆微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象傳象傳文。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元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元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伊川說得都犯手。當初聖人作易。只懸空說。被人說得事多。失了。他潔靜精微之意。易只說過象。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是實事。易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主

正誼堂

是箇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象數推吉凶。以示人。元後來許多勞攘說話。○程子曰。易且要知時。九六爻。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民有。民用。无所不通。○訂疑以程于此言觀之。見程子看易原活。其作傳或指一人一事說。舉例以示人爾。○本義初九者。云。至故謂下爻為初。○蒙引畫卦自下而上。不止作易聖人然也。九占卦者之畫卦皆然。其自下而上。所以象

氣之消息及物之生也。天地之間。只有氣形二者而已。如井泉先溫。可見氣實自下而上也。萬物皆以漸而長。自卑而至高。可見其形亦自下而上也。故畫卦者以之。更看十二月卦圖。陽自復而臨而泰以至干乾。陰自姤而遯而否以至坤。此象之至著者也。訂疑此亦說卦傳逆數之義。

本義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蒙引主著策言。然其數之所起。實自造化來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九數之始。只三與二而已。七八九六皆從三二而起。所謂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古

正誼堂

本義老變而少不變。○蒙引天下之物。凡至變處。皆是老者。其未老不變也。花開到透時。便須謝落。人到老便有死期矣。自造化言之。寒到極處變為暑。暑到極處變為寒。亦老而變也。晝到晡時老也。乃變而夜。夜到五更時老也。乃變而晝。訂疑蒼老變鍊草腐化。榮腐化為鴉。化為鷹。田鼠為鴽。鴽化為蟬。雀入水為蛤。雉入水為蜃。龜為蛇。為雉之類。皆老而變也。易占其變。故謂陽爻為九。不為七也。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為老。陽陰主退。六者退之極也。故六為老。陰周公本就各爻繫辭。因奇耦各百九十二。又其畫相類。无以別。

也。故姑以初九。二。等字為別。若得寬布六畫。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二。等字矣。今之用初九。二。等字。以代其本畫也。因本其所以然。作圖于左。

一。有龍一。利見大人。一。潛龍。一。利見大人。一。勿用。又曰。卦猶可拆也。至于卦之爻。通三百八十四。只有奇耦兩樣。將又拆出。終无所別。只得如初九。初六。九二。六二。等字代之。而探著所值。尚有得七八之數者。而立名不能無。姑主其變立之也。

本義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辭出于周公。是也。○蒙引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不敢繫易。雖有謬為之。亦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所以必其為周公也。與。

蒙引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訂疑如乾九二。出潛離隱之類。象之類。或取爻位。如乾九二。出潛離隱之類。又或取本卦之時。與本爻時位。如屯初九之類。又或無取應爻。如蒙六五之類。或取乘承之爻。如比六三之類。有無取乘應與時位者。如屯六二之類。有僅取一二節者。最多。又有一爻為眾爻之主者。則無及。

衆爻如此六五同人六二之類大槩取義不出此數端或曰程子言爻才而子言爻德何也曰程子于卦亦言卦才朱子本義改稱卦德夫卦有卦之德爻亦有爻之德矣德則無得才字焉按繫辭傳彖者材也程子言卦才本此本義亦云彖統論一卦之才言卦則無得卦德卦體卦象卦變皆在其中專言卦德則難兼其餘又爻之德亦本卦德如屯初九又居動靜而上應陰柔陰陽之爻之類卦德外別元又德也

索引本義立象占二字蓋著卦之始終矣象在卦占以著卦者易之體著者易之用缺一非易也故朱子之學易不敢安于程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正

正

傳之成說也程子于象數上畧只據曾中所得之義理來說朱子服其理到以其未得易之本旨故別為之註名曰本義見程傳之末為本義矣本義字一皆從畫上味出亦多本之孔氏也本義允過乾而此爻變者云一訂疑此九字最重乃龍言之也諸以聖人出處言者乃偏辭也朱子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潛龍只是箇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作龍德而隱云上是就事上指殺說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也死了須知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影象在此无所

不包乾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施用之占耳若善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若會得本義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

索引潛龍勿用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事宜謹密也

杜光本曰九筮得此爻者必時是乾初九之時方可用勿用之占若時不是乾初九而筮得此爻則當反之以勿用為用然後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正

正

效不然當用而勿用與當勿用而用其失聖人之意正相等也本義觀此象而玩其占是要人知此二義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註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于地上故曰在田訂疑此註本文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而吉繫辭三才之說亦然德施周普居中不偏此亦本文言正中之意但文言以位言註以德言則大異雖非君位君之德也○疏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龍見在田之時猶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衆庶利見之也

程傳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訂疑此九二之占法。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此九五之占法。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此本義正旨。程子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在下者。朱子曰：六爻不當限定說。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廢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廢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得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如此說。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蒙引以體言，則剛也。兼用而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 正誼堂

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則中也。中則正矣。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中正以德言，即文言所謂龍德也。出潛離隱，以時言，即文言所謂正中也。此中正與文言正中不同。訂疑可見本義句，有所本。而蒙引善看本義，真朱子之功也。

本義澤及于物，上利見。蒙引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既及物，上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亦有雲雨之被于物者矣。

本義九二雖未得位。云至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蒙引凡大

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見龍在田，還是伊傅之儔，不可指孔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于物，為所利見乎？其曰未得位者，言未得在上位如九五耳。其實德施普也。天下文明，非在大臣之位，則不能如孔孟卒老于行，安得天下文明而為見龍也？朱子語類文言九二條曰：九二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此便是伊周地位。蓋以伊周當時寔居百僚之上，而攝天子之事，正為危地而當惕厲時也。似與九二伊傅之說，自不相妨。蓋一則主得位而及物，言一則主居危疑之地。言

訂疑大人有三：一飛龍在天之大人，堯舜湯武是也；一正已物正之大人，伊傅周召是也；一居仁由義之大人，孔子孟子是也。若見龍在田之大人，乃居仁由義之大人也。未見之先，未為時用，由學問克己以成龍德，既見之後，則德普文明，澤及于物矣。文言所謂時舍者，本其在田之日而言也。德普文明者，自其既見之後而言也。本義于此既曰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矣，于文言為天子乃為在上位而伊傅周召雖位極人臣，澤加一世尚未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 正誼堂

免時舍之歎矣○將孟子所謂舉而加之上位者○必遜朕位也○然則孔子顏子必為天子乃為用行乎○蓋伊傳乃既見之孔孟故天下被其澤○孔孟乃未見之伊傳故修身見于世○孔孟之終于舍藏者○正時舍之謂也○陸庸成曰○避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也○此說確當○本義蒙引○皆未有卓見○利見大人○可燕君民○德施文明○被其化者○亦然此大人且在下之人言○既見之後○或為伊傳○或為舜禹○皆未可知○舉業家專就大臣言○欠活○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二

正誼堂

王弼畧例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註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无咎若防失其道則有過咎也○程傳在下之人○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曾祖道因論易傳問九三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朱子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昔人有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是

事物莫不皆然○若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舜禹用得大抵此爻才剛位危○故須乾○惕厲方可无咎○問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嘗有此心○訂疑此問極得聖學主敬之旨○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无聖凡之別○但當着此爻○使用兢○戒惕○此占法乃爻辭本旨○馮厚齋曰○乾坤君臣之分○聖賢之德也○然乾不專言聖人者○作經立教○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行○若專以聖人言之○則天下之望絕矣○東萊呂氏曰○讀程傳者○多謂聖人无待于戒○只為戒衆人○故設教○若如此說○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二

正誼堂

作兩段○大夫傳意○本義重剛不中○云○至末○蒙引重剛○本是通剛之資○不中○則所以用其剛者○又不當也○居下之上○則有重任在身○所謂赫○師尹民具爾瞻○不可以不慎者也○訂疑重任在身○專就大臣說○便非人人可用了○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故曰○乃危地也○危地○或專指居下之上○看來亦帶上句○蓋居下之上○本當有危○然非重剛不中以居之○亦未成其為危也○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既當懷乾○惕厲之心○且性體剛健○又有能乾○惕厲之象○故周公本其義○以戒占者云○則所以

意不可殫原委小技如此穿鑿六爻雅三四言无咎以人位故

蓋危地不一在上有之在下亦有之既能乾之夕惕則主敬之

心造少其沛元一時之難方在上不難為下不難天下更何
危地不可處之而元咎哉此如中庸言修德凝道之功而推之
于居上不難為下不倍有道足與无道足容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紫引此句最難看或就繫辭聖人
言非也四或之也文言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不是九四自
或訂疑或者萬一之辭也○章變之事非可常有非得已者故聖
人雖許其進而不敢質以許之姑疑其辭曰或

本義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紫引龍在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二四

正誼堂

淵一躍即升天

本義九陽四陰云至未定之時也○雲峯胡氏曰或者寄于

進在淵者安于退○紫引進退未定或字都有了在字宜輕看

即是或躍于淵耳若泥在字則在淵乃潛矣

訂疑象傳進无咎也文言欲及時也自試也乾道乃華皆許其

進可无咎也乃爻辭正意文言又曰或之者疑之也乃餘意耳

今本義與時說皆以餘意作正意未免葛藤此爻重躍不重疑

也

建安丘氏曰九陽動故言躍四陰虛故象淵或之者疑之也進

則躍退則在淵出處如此可无咎矣訂疑此以仕進說非正義

人以或躍作一句在淵作一句大謬○此爻象傳文言皆就華

命言丘氏就出處言沈去疑又廣之曰天下事莫不有改革之

際愚謂乾為諸卦之首又純陽至健之德常人不足以當之故

孔子以聖人之德位時明之亦周公繫辭之正旨也朱子雖微

以占筮言而泛指天下之事之人然于二三爻亦不得不以聖

人言之矣○大全所引朱子語錄其于初二三爻程傳之說皆

嫌其死然者欲以明卜筮之例也于六四程傳不復駁之者蓋

于前三爻已發明其例則其餘可推故不復贅耳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二五

正誼堂

潛室陳氏曰易之為易變易不拘也在聖人即作聖人用之在

凡人即作凡人用之若乾卦只作聖人之事則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用有窮矣豈所謂易乎

訂疑程傳皆是舉大以見小欲人以例推之如孔子作傳皆就

大底說而其為說又前後不一如乾九二象傳既云德施普文

言又曰時舍也既曰時舍又曰天下文明後又就學問上說程

子答或問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云而其自作傳又却指定

一人一事亦此意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程傳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
訂疑此本義筮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此正旨朱子
曰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
萬物覩解利見大人是天下利見大德之君也今却別做一說
恐非聖人本意
本義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訂疑當云居天子之位以文
言位乎天德故云然也龍飛在天使霖雨蒼生聖人在上便德
澤及世故利見之

本義占法與九二同云云朱子曰二五兩爻當以所占之人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

正誼堂

之德觀之若已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
之君若常人元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
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
大德之人梁山來氏曰如堯之見舜高宗之見傅說皆是也下如
沛公之見張良昭烈之見孔明亦近之訂疑九為天子者皆
當親賢如必有九五之德則上无堯舜下有大德之人皆无
用矣且使庸主无下賢之心而泰交无日矣孔孟周流天下九
衛觀之君皆見之亦不必大德之君也但非大德之君則不
適處見之而不能愛其利故朱子云然讀者須善體會之若九

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
爻與占者相為賓主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陞
下是飛龍在天臣等為利見陛下也此說最好所以三百八十
四爻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適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于二五皆曰剛健中正九五以天德居天位
剛健而純中正而粹者也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也其九五
之謂與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之事矣訂疑八純卦
乾全于九五坤全于六二震全于初九巽全于六四坎全于九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二七

正誼堂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陽極于上動必有悔訂疑本義動字從文言是以動而有
悔也動字來繫辭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不動何悔洪範
曰愷也共遠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大抵占得凶咎悔吝皆宜靜
不宜動也

朱子曰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當極盛之時須慮其亢
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于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
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如當亢之時須交付于舜否則克之

後天下事未可知。○白雲郭氏曰：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蒙引：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日而歸，相印其庶幾乎非苟知之者。○訂疑：以上數條，教人處亢之道，皆吃緊為人處，然君臣之說亦舉大者以例其餘也。

箭陽張氏曰：天地之道以六陽通相往來，生成萬物而元窮也。陽氣至此而盛極，陰氣將生而推之，苟不能窮上返下以知變，是之為亢，非久而不窮之道也。○訂疑：此就卦氣上說。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

正誼堂

梁山來氏曰：龍之為物，始而潛，繼而見，中而躍，終而飛，至秋分又蟄而潛于淵，此知進知退，變化莫測之物也。九五飛龍在天，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若復過于此，則極而亢矣。以時則極，以勢則窮，安得不悔。○訂疑：坤雅云：龍秋而降，則蟄寢于淵，愚謂此乃以一歲之時論龍之大出入耳。其寢龍之為物，見躍飛之時，甚少潛淵之日，最多。自秋分至春分，固是常潛，自春分至秋分，時飛時潛，變化不測，則潛見躍飛，何等象皆在春分以至秋分時取之，不必如坤雅必秋而蟄始為潛也。

通論雲峯胡氏曰：凡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

象中，如乾初二四五上，分象與占。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皆占辭也。而曰終日，曰夕，象在其中。○訂疑：以終日與夕，作占中之象，余已駁之于爻辭下。○雙湖胡氏曰：文王于乾无所取象，蓋以乾卦畫即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至孔子大易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為首為君為父為王為金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于紛紜之多端也。

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技術。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

正誼堂

凶。故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訂疑：京終死于逆，蓋正所謂得正而斃，不以為凶者也。文中子亦目以亂常。大非確論。程氏引之何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程傳无為首則吉也。○訂疑：猶言不為羣，此占法也。另一義，即本義，群羊悔亡之意。又曰：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此言剛尚不妨，但以為物先則凶也。○語錄：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訂疑：似陳嬰母告陳嬰之意，以之釋无首全不合。○或

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朱子曰
凡說文字須有情理用九當如歐陽公說方有情理其解易不
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
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只是要剛而能柔
自人君以至士庶皆然若說為天下先便是人主方用得以下
便用不得恐不如此訂裁程子謂為天下先者非指人君說猶
云君子之于天下也其天下字原活被朱子解得死了程傳多
意固而語滯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小象天德不可為首言太
剛不可為物先无以太剛爭勝凌人耳如程子之言既欠分曉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而朱子又解得欠圓首出處物何以云乎

程子曰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
羣龍无首

本義言九筮得陽爻者云至即此占之○歐陽氏曰乾坤之
用九六何也曰乾又七九坤又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
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
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六十四卦
皆然特于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朱子答虞士朋曰用九用
六當從歐公說為揲著變卦之九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

而不用七除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
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愚又嘗因
其說而推之竊以為九得乾而六又純九得坤而六又純六者
皆當就此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
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見其一隅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
馬先迷也利承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本義剛而能柔吉之道也○蒙引朱子作張魏公行狀末述其
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動也用柔故乾動則為坤矣臣
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為乾矣夫必達好色必去小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人必安社稷必服四夷乾之剛也至于禮臣下恤百姓虛心取
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
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獻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
而不可使為非義託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此說與
乾用九之剛而能柔及坤用六變而為陽之類亦有相發明者
故並錄之
洪大法曰君道貴剛又不可純任剛不剛則聚情養簡見謂柔
道而遇敵俗究也孰奸純任剛則慘破操切見謂苛政而制悍
民究也激亂剛以柔用粹乎不見其剛如見羣龍无首者則善

用其辭而不通矣。故官見是旁人之見之。

訂疑探者。陰陽老少畫為口。一一以別之。不知始于一何人。此必後人所為也。觀用九用六之文。則知聖人畫卦止一奇一耦。探者之際。遇老陽則止書一九字。遇少陰則止書一六字。而巳。元口一八字。遇少陽則止書一七字。遇老陰則止書一六字。而巳。元口一八字。遇之別也。且此四者之畫。全元義。謂而人皆因之非也。

象曰

本義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程傳卦下之辭。為象孔子從而釋之。通謂之象。○梁山來氏曰。乾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象之起也。此則孔子贊經之辭。象之傳也。故亦以象曰起之。

訂疑程傳來氏。皆不見古本易經。故云。象曰二字。王弼所加。乃今易非古易也。朱子依古本作本義。其卷之三。下低一字。立象傳上三字。又一行低一字。釋曰。象。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此此段傳字。方有所指。今易本義。乃明成化中奉化縣教諭成矩。休永樂間諸儒所集。大全而單刻之。其次序一依今本。遵一特之。功令也。此段本義。

于經文元。安頓而又不可去之。姑附于象曰之下。亦愛禮存羊之意。然其間傳字。元著落矣。此余所以有古易本義之刻。欲天下共見之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程傳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朱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後方始向成。利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讓是禮之端。是非是知之端。○訂疑此偏言也。若元惻隱。便元下許。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謝上蔡言。讀史能成論。程子曰。是死物。喪志。謝而亦程子曰。此便是惻隱之心。正此意也。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此專言則包四者也。又曰。若能知得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便是偏言則一事者。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蒙引曰。專者。乾所該尚廣。天特其成形之大者。訂疑所該尚廣。當以說卦傳廣八卦之象者推之。如君父金玉之類。本義元。大也。始也。○蒙引象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元始字。

意也。此以有萬物資始句。故無言之乾元之大。亦于萬物資始處見之。

本義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紫引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天之四德。帝出乎震云。○萬物之生長收藏。萬物隨帝以出入之謂也。故論天之四德。往于物上見之。○問天德之元在何處。萬物從何處資之以始耶。曰。天之四德。默運于冥漠之中。而萬物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雖其机之所動耳。今只以一粒粟言之。各有一點生意。即便是天德之所在机之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謹堂

所伏也。故其机發動之時。一段滋溼之氣。是得于乾之元。至其露生之時。則得于乾之亨。既而得其利而向于實。得其貞而實之成。無他也。氣候所至而物隨之物。固莫之能為也。而天亦莫之為也。○蘭氏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由于地。不知天以乾之氣為之始。亦如人之生于母而不知資始于父之元氣也。始之于未生之前。生之于有始之後。陸庸成曰。元即太和之氣。戰性命而出者也。○演曰。資始即資為性命太和也。訂疑萬物品物皆以植物言。

本義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訂疑朱子語錄于程傳詳之。○紫引物各具一太極。自其資始之時。其

陰陽會合冲和之氣。渾渾淪淪全具。而所以亨利貞者。悉已該載于其中。而无遺矣。○性理大全四時篇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然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此即四德之循環无間者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謹堂

梁山來氏曰。資始者。元物不有也。統天者。无時不然也。无物不有。无時不然。此乾元之所為大也。○飛龍講意。乾天也。元亨利貞其德也。天德始于一元。大哉乾之元。乎其无物不有。无時不然者乎。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則其生之始也。生理一動。萬物之始。其性者。資之生氣一動。萬物之始。其形者。資之然。豈但始乎物已哉。自動至靜。自通至復。皆一元之流通。貫徹其乃統天德之全乎。莫眾于萬物。而元始之莫大乎天德。而元統之元之大也。何如。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理便在氣中。

○洪大法曰始亦氣之始。不過生意萌動耳。若畧涉于形。便是坤之資生了。亦不可分理氣。天地間止一團元氣運流。有氣則理便具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紫引不必依誠齋氣亨形亨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與起下文之辭。○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以萬物資始。倒看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是氣。到處裏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于中。流形者。呈露于外。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程傳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語錄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或問程易是說聖人明之耶。抑乾道明之耶。朱子曰。此處說得鶻突。但遺書一段。明說人能明天道終始。則見卦又六位。皆以時成。以此語証之。可見大明者人能明之也。

雲峯胡氏曰。一爻有一爻之位。則各有一爻之時。六位時成。泛指易六虛言。時乘六龍。專指乾六虛言。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故孔子首于乾象發之。○吳臨川曰。時之為時。莫備于易。

夫子于六十四卦象傳。獨于十二卦發其凡。而替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終于未濟之既濟。則四千九十六時。各有所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時之百千萬。無窮而吾之時其時者一而已。○梁山來氏曰。大明者。照契也。終謂上爻始謂初爻。即原始要終。以為質也。觀下句六位二字。可見矣。六位者。六爻也。訂疑不如胡氏云。泛指六虛。六虛指初二三四五上言。六爻則指九與六言矣。時者。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之時也。又有定位。故曰六位。繫辭傳無爻與位言。此象傳專指虛位言。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不同。來氏見未徹。

訂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六十四卦皆然。解者當將此二句。且泛就六十四卦先說一番。說完然後渡入乾卦云。如在乾卦。則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乾卦六位。各以時成。在初時則成潛位。在二時則成見位也。知其如此。却時乘六陽以行乾道也。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云云。全不用可也。東萊呂氏曰。乾之六位。自古至今。隨在各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不見耳。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歷。森列應時俱成。更無漸次。訂疑此以六位時成就人事。

上說不就卦又上說索引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流宇
宙之間。足供人用而不窮。只此乾之六龍。亦无日不周流于天
下。天下之人。隨其分位用之。皆无欠缺者也。

程傳卦之初終。乃天道始終。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
謂以當天運。程子曰。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
時乘六龍以當天事。訂疑傳時乘六龍句未分曉。雲峯胡氏
曰。大明是知御天是行。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
朱子曰。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无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謹堂

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為始。非始則不能成終。此如
循環之无窮。此所謂大明終始。又曰。六爻之位。皆四德之流行
也。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
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索引時
乘六龍。豈必潛而後見。見而後惕。惕而後躍。哉。不過六者之時
出。爾或有終身潛而不見者。或見而居潛之先者。或有終身惕
而不躍者。或躍乃居惕之先者。豈得拘四德之流行哉。
訂疑本義雖不如程傳。然猶渾淪。至于語錄。初九。二之半謂
元之說。則割裂牽強甚矣。此必一時未定之見。

索引此是說有位聖人事。聖人雖在聖人之位。然亦有時當謹
密處。此便是時潛而潛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
于兢業。思患豫防。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而發。因時而
動者。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賀之時。是也。
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舜禹之時。與凡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便是御天。則是聖人一
身常御乎乾之六龍。六龍常出沒于聖人之一身矣。皇極經世
書曰。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以其行无轍迹也。乘龍御天。只
是時中。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元

正謹堂

本義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
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索引聖人時乘六
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萬物資始。而品物流形
者。若曰。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未也。但要見元亨是聖人底。若到
利貞之時。天下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是聖人之功業結果成就
處。故為聖人之利貞也。洪大法曰。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不
過一時之運。而因見六位。即此一時之成。由是乘此六龍變化
之妙。運諸南而德治之。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彼資始流形之
化。皆在我矣。此聖人以天道生萬物者。生萬民而開萬國咸寧。

之基者豈不足配天之元亨

崇引一說聖人得天位行天道則是達而大行者故以為元亨此說似更明白然非正意訂疑此是正意與本義聖人得天位行天道之說相合崇引前亦云然茲復謂非正意何也又曰小註朱子當天運之說他當御天二字是也而與本義不合訂疑程傳曰當天運程子語錄又曰當天事本義曰行天道三者一意皆解御天二字何云不合乎恐崇引誤以當天運為得天位故曰不合也竊謂本義云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蓋六龍中有飛龍故以得天位貼素六龍行天道貼御天致太平貼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甲

正誼堂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疏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二句申明乾元資始之義變謂後來改前以漸移改謂之變也化謂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謂之為化程傳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付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朱子曰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訂疑用疏意變化字且只大樂悠地說用程傳意彥陵張氏曰變化四時俱有是也○演

乾道變化就天道本體默運元亨利貞推遷代謝上舉說不可以變化二字作變為元亨利貞化為利貞也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訂疑元所不利本文言以美利天下不言利而為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

正誼堂

人之貞而不無利乎惡意各正保合雖合為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物之成遂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大和乎訂疑保合時最長自流形以至結實之後元非保合時也蓋資始无多時所謂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也流形與保合相為後先時候俱長久但流形後即保合而保合視流形又久也且本義云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謂其只是一時事而不宜分屬不可也

蒙引或疑自萬物資始時性命已各正了殊不知各正性命是成性時節若資始流形猶是繼善境界

訂疑資始流形相去无多時才資始便流形才資始流形便已各正性命了非資始流形時尚混沌未分到正秋時方分別各正也如蒙引云流形時尚屬繼善則流形猶未著于物矣吳可也蓋繼善成性與資始流形各正保合之說原不相妨在繫辭傳繼善屬資始則不言流形而已無字字在內矣成性屬各正則不言保合而利貞已在內矣不似世儒區區立定春夏秋冬以為元亨利貞之界限而牽聖人之言割裂以徇其說也若必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

正誼堂

分配四時四德欲觀萬物之生固多在春而流形亦不必在夏也遂與成又皆在七八月間且有當夏時而已成者矣其必至冬而成者有幾哉聖人說理只是畧言大槩必截然分明須如程傳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又如本義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貞則寔之成也方為分明而聖人作為象傳與文言所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云云至不言利大矣哉又何嘗拘然也紫引通書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只言各正性命則該了綜合大和矣朱子註云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

正則寔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亦只見得是得于有生之初何也蓋通書本文是就天與人物一賦一受之交接處說也訂疑虛齋知此又何疑各正正資始時事之說哉各正是萬

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雜迨至生意各足无少欠缺方可謂之保合大和也說得好或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是謂向日得于有生之初者今始各正也曰如此則全于已生之後者又當在保合大和之後耶此說足自正前說之誤本義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蒙引以此就物言无一物无陰陽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无此物矣所謂一物元來有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

正誼堂

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訂疑邵子詩以人言此借來指植物說

訂疑本義无利不利朱子之意取以釋利貞之利至釋文言不言利却又曰不言利者貞也前後自相矛盾不知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云云乃贊乾元之大爾非復釋卦辭矣竊謂此處本義无利不利四字刪之更好杜光本曰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字如此說方是變化四時俱有與他處變化字不同也至精无弊非疏傳可及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傳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廢物而萬彙亨。訂疑此亨字乃借為韻脚。以叶上下。宗從寧三字。爾非以為元亨之亨也。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本義聖人在上。云至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蒙引聖人之大寶曰位。故首出廢物專以位言。所繫亦非輕。既首出廢物。則便有道以及人矣。故云猶乾道之變化也。豈止權虛位而已哉。梁山來氏曰。乘龍御天乃聖人王道之始。為天下開太平。至此則聖端拱萬民之上。如乾道變化。无所作為。而萬國咸寧。亦如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

正誼堂

物之各正保合也。乘龍御天之化。至此成其功矣。此聖人之利貞也。訂疑上曰乘龍御天似有為也。此云如乾道變化。无所作為。蓋本繫辭傳。蓋取諸乾坤。本義乾變化而无為。言也。愚謂聖人乘龍御天。无時不然。乾道變化。亦无時不然。但行其无事。則乘龍御天與首出廢物一也。○洪大法曰。首出廢物引起下句。當乘龍御天時。張弛卷舒。為民生計者。已无不周。此不過垂綽端冕。以聽天下之自治。而萬國各遂生復性。一萬物之各正保合也。訂疑首出廢物即在乘龍御天時。猶乾道變化即在乾元資始時也。

朱子曰。首出廢物。須聰明睿知。高出廢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訂疑此以首出句。無德位言。另一意也。○蒙引首出廢物專以位言。其德字只在聖人二字內。中庸註曰。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聖人主德明矣。

朱子曰。這卦大槩是說聖人得位底。訂疑正音。若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亦不妨。如首出廢物。不必在上方。如此若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廢物。著書立言。垂教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此說欠平。莫不必然也。

本義其以聖人而言。云至此並行而不悖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

正誼堂

訂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廢物。萬國咸寧。此釋卦辭而取其大者。以例其餘也。餘意或問贊易之贊。朱子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也。○又曰。九象辭象辭皆押韻。訂疑古本易經象傳象辭韻皆可。此朱子所依以作本義者也。

象曰

疏十翼之中第三翼。訂疑象曰二字。王弼所加。朱子本義原本削之。乃于卷之五下低一字。立象傳上三字。其本義又作一行低一字書。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訂疑本義以條須如紫引總作一句讀若稍頓作數句讀則周公所繫之辭句竟似以象傳為周公所作矣。蒙引卦之上下兩象為大象言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為小象言今人多解不通今之所謂大象小象者乃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象之正義則此卦乾下乾上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易瑩以贊卦象故曰大象以贊又象故曰小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聖

正誼堂

疏此大象也。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萬物之體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故謂之象象在象後者象詳而象畧也是以過半之義在象而不在象。訂疑疏所謂象象皆傳也。繫辭傳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蓋謂經也。本義天乾卦之象也。云云至非至健不能也。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本義君子法之云云。蒙引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

文所云君子法之當何如皆失其旨矣。訂疑本義雖云君子法之然觀明夷象傳云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以之猶言當之皆舉見成者言孟子曰文王也孔子也亦然又如此卦豫卦觀卦噬嗑卦復卦无妄卦渙卦皆言先王亦皆舉見成者言之。自強不息四字一串猶云至公无私健而无息爾孔子之意只要把自強不息配天行之健初无一層工夫一層效驗之意本義謂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乃推原所以能自強不息處明人之不能自強不息者人欲害之也猶孟子集註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大學章句心无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聖

正誼堂

常舒泰者此朱子教人意也。鄭孩如曰天不息人受此天命亦不息此君子便是聖人以字言其能如此也。不是方去體易淨疑大象中君子多不必盡是聖人若反之身之以至于聖人亦可稱自強不息矣。飛龍講意人得天之理以成性亦未始不健。凡人私勝志情則失其健矣君子克其情欲之私勝其妄安之氣則合動靜貫終始其純亦不已亦如天行之健矣。洪大法曰天行不已天之所以為健也聖德不已聖人之所以為健也君子乃聖人之通稱克己勝私工夫已在前此是養成地位安可看以字為着力本義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乃是勉

然訂疑然當作人不可用出此自正說但朱子補此一句乃是也推原所以能自強不息吃緊為人處

訂疑以天之高且遠不知其幾千萬里也而天行一日一周且不知其幾歷元會運世而長如此人生其間百年之內情勝志情一日之近一事之細且或作或輟不能要其終一室之內四境之中且此疆彼界不能周其謀執曰成位其中而仰焉不愧哉獨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日濟文之緝熙武之執銳孔子之憤樂忘老顏子之語馬不惰為能无愧于天爾大衆傳總是言六十四卦之理造化有之人事有之所謂畫前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

正蘊堂

原有易也如乾在造化則為天行在人事則為自強不息如坤在造化則為地勢在人事則為厚德載物餘卦倣此總見易道之大三才不能外而人之一身備六十四卦而可與天地參也紫引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自強不息者在我訂疑表當作人之乾也而與天相當矣諸卦倣此自強不息即君子一身之天行健也此正是以人當天處自此以下謂厚德載物等又是人事中六十四卦象也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聞

訂疑謂自強不息之類若天行地勢等則各卦辭辭者皆已取之矣

訂疑象傳小象傳皆釋經之辭間或附以己意耳獨大象傳乃夫子所自作發前聖所未發仁山金氏所謂辭簡義精體明用切自當為夫子之一經者也故余謂當與伏羲之卦象爻之辭並列為三不當與象傳小象傳同例而視矣象引云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留中義理無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強不息至君子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之象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四

正蘊堂

凡此皆聖人之強因卦以發者也又夫大象紫引云大象之例如乾之自強不息是以在人之乾言坤之厚德載物是以在人之坤言推之諸卦大抵皆然大象之例有二有順而相準者自強不息之類是也有反而相制者作事謀始儉德辟難振民育德厚下安宅遠小人不惡而嚴用晦而明同而異反身修德德念室欲永終知微享帝立廟是也諸大象傳中以字朱子訓法諸儒訓用其寔只是開字君子見成已如此而後來學易之君子其當如何取法取用意自在其

中矣。或曰：乾九三本義，君子指占者言。此大象君子，何不可就學易者言乎？曰：大象中有言先王者，豈亦指後學言乎？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本義：陽謂九，下謂潛。訂疑：當作初，初上句陽謂九，可見。湖胡氏曰：小象于乾初曰陽在下也，于坤初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以蓋以六十四卦之初爻為諸卦之通例。訂疑：下一字以下爻為初也。下字從上九上字生出，豈始與也。始之一字，明下爻為始也。而上爻之為終，可舉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雲峯胡氏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所謂大人者，以德非以位也。

訂疑：或曰：龍見，便有雲雨之施。聖人見，便有德澤之施。愚謂：在田者，據今日而言也。既見，則有不終于田之勢矣。德施普與天下文明，皆以既見之後言。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孟子曰：不得志，修身見于世。見字對隱字看，非謂其已得位也。但不似否特之。儉德辟難，爾。小象有逐句釋之者，需初九小象是也。有單舉上句而寔熱下句釋之者，此及下文終日乾乾是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程子曰：往來皆由于道也。○進齋徐氏曰：反復往來，必由于道。動循天理，雖危而安也。訂疑：以上諸說，看反復字，道字皆重。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訂疑：復作覆音。此看反復字，稍結。典程傳及諸說不同。○洪大法曰：或曰：道即德業，反復即懋。進修初元，他意。此解似无害。○演曰：道本无止息，體道之精神，亦與道常運。片念稍息，便與天行不相似。今乾而又乾，无一息停止，反復是道。而畢其无涯之量耳。道上不肯虧欠，所以履危无咎。此會通文言數節而言極好。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蒙引：孔子何為獨許其進？周公何為不遽許其進？周公之意，則孔子失于迫促矣。孔子之意，斷則周公失于孤疑矣。大抵進无咎，是承或躍在淵，非決其疑也。訂疑：以文言觀之，欲及時也。自試也。乾道乃革其決之者，凡三或之者，疑之也。其疑之者，惟一可見決之者，本意也。疑之者，釋或字之義，餘意也。本義不必進也。句特以足又辭或字之意。爾其寔不用此句，更好。又嘗觀賜賜之詩曰：或敢侮予。或者疑辭孔子曰：誰敢侮之，亦決辭也。大抵聖賢讀書，前人所疑者，可以

理決之如必彼疑亦疑若蒙引云何貴乎謀斷兼資乎
杜光不曰本義以可以進釋進无咎而又曰不必進也固以足
致辭或字之意蓋亦恐後世以小象進无咎也句藉口而維持
風教杜漸防微耳○可以進而不必進文王是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傳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訂疑造祖早反為也○此鄭玄之說
本義造猶作也○訂疑以文言聖人作之○作解造字確而有據○
小象以大人釋龍字以造釋飛字可見又解大人即指九五而
程傳所謂利見在下大德之人不可為正意矣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訂疑徐氏與胡雲峯皆
以陰陽消長之理言另一意也○以盈釋亢字以不可久釋悔字
此正意○人知其不可久而防于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亦
陰陽消長之意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訂疑又辭程傳云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遺書云天德不可
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
敢為天下先總言剛而不為物先或為物先而不以剛皆无妨

但既剛矣又為物先則不可也○愚謂陽先陰後天下之正理古
今之通義也○何云剛不可為物先乎○剛不可為物先則必以柔
為物先矣○于坤之先迷後得又不合矣○此程說之難通處至此
節程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全不可
解○

東萊呂氏曰乾為萬物之首○非有心首萬物也○雖為首而寔未
嘗為首也○老子竊无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所以
致其先跡雖不為首而心寔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之辨
訂疑此重看為字未免穿鑿其言老氏之私則是而解不可為

周易訂疑

首之義則非也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訂疑上句全用程
傳之意下句以已意補之

訂疑天地人三才莫不貴陽而賤陰貴剛而賤柔○伏義盡卦周
公序卦皆以乾為首何云陽剛不可為物先天下之人之事又
宜陰柔者所能統理而倡始者哉○竊意非陽剛不可為物先但
慮大剛則折當以柔克之使之善用其剛也○九為老陽老陽當
變為少陰少陰為八何不即曰用八曰雖曰老陽變為少陰不
過揲著者別盡少陰之畫以為之卦而本卦老陽故自在未嘗

遂為陰也。繫辭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也。指本卦之老陽老陰，見在者而言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指之卦之老變為少者而言也。本義當云：太剛不可為首，不宜仍程傳陽剛不可為物先也。朱子曰：六陽皆變，有羣龍元首之象。君子法之，當謙恭卑順，不可為天下先。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訂疑此亦陽剛不可為物先之說，又明與象傳相左。

訂疑朱子本程子之意，總是說不可出頭做事。恐孔子未必全教人避事。如老氏後其身而身先之意也。朱子又說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元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按朱子此意。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四

正誼堂

于見羣龍元首本義用之。然象傳却又不。而用程傳何也。宜為其與不可為首四字語氣有不順乎。後儒因此而有天德无首之說。姚承庵曰：潛見惕躍飛亢，何者非天德之用事，中間却自有時乘之妙。蕪紫溪曰：天德本无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也。愚按二說本之張子厚。子厚正蒙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然張子此段是說乾元統天之意，而張子之說又本之老子。老子未見孔子之傳，其言別是一端。張子姑取其偶合于乾元統天終始之意，而引用之耳。非正釋用九。

之義也。姚氏蕪氏因象傳有天德不可為首之語，遂推為如環无端之說。乍看似勝程朱，然細思之，只宜于象傳用之。爾如象傳果是此意，孔子何不以天德不可為首句用之。象傳而用之用九乎。陽剛不可為物先，陽剛當作太剛。六陽皆變而吉，謂乾六陽皆九也。

文言曰

說此是夫子第七翼也。訂疑至魏王弼始增入乾坤卦而加曰字。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五

正誼堂

本義以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訂疑本義原本卷之九下，別一行低一字。書文言二字无曰字，又別一行低一字。釋曰：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云。玩本義原本則文言二字乃是統稱元者善之長也。至坤卦之坤至柔而動也剛以下為文言也。若加曰字于文言之下，元者善之長也之上，則文言是專謂此節而初九以下至坤六五而地黃皆貫不着矣。且令後學誤認象曰象曰文言曰七字為出于孔子與門人之筆。此王弼亂易所以為聖賢之罪人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程傳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合于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訂疑末二句未圓舊說皆以此四句為天通。程傳始以人性發明之。而本義因焉。紫引元亨利貞。在文王只為占辭。至孔子象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文言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見乾之四德。元不在。訂疑象傳本義云。又折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今按四德之說。文言始然。象傳中何嘗分為四德哉。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謹堂

梁山來氏曰。乾道所包者廣。有在天之元亨利貞。有聖人之元亨利貞。有在人所具之元亨利貞。此則就人所具者而言也。訂疑以此節為就人所具言。勝紫引。○彥陵張氏曰。首節就性之本體說。與來說同。

紫引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四段。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為善之長云。必連天地之德俱說者。非唯可見天人一理。又可見萬理一原。且生物之始。通遂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物之理皆然也。訂疑朱子解釋。經傳多從原頭上說。來如中庸章句。解天命之謂性。修道以仁。識者天之道也。孟子

章句。解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用此例。

紫引春夏秋冬。當不得元亨利貞。本義只是將來配屬他。其所以當不得元亨利貞者。蓋蓋六合之間。元時元處。元此四段。大運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一月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一年一歲。皆分此四段。若拘于四時。則物亦有春夏便結果者。是元利貞矣。

紫引程傳云。分明以元亨利貞就人說。可見本義前段之言。訂疑指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等四句。全是推究大理原頭之辭。不可以元亨利貞四字。屬之天也。四箇者也。字聲氣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謹堂

自相喚應。豈容說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云。不成文理矣。○元者善之長也。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知四字看。觀中庸及孟子章句。所引元者善之長也可見。

訂疑若以此元亨利貞四字。就作仁義禮知四字。則利者義之和也。不應云義者義之和也。愚按只宜如本義將元亨利貞四字。懸空放在上面。任舉一時一物。莫不有此四段。則元亨利貞依舊還是易辭。隨聖人移來說。在何處。天道也。說得聖人也。說得萬物也。說得人性也。說得君子也。說得故于時為春。特取象傳所及者而言。爾若推之于月。則為上弦。以前于日。則為子丑。

寅亦可也。于四方則為東。于五行則為木。亦可也。于人則為仁。
加一則字見此節。所重在人道上。句舉四時。借天道作原引。子
以形起人道。爾且以為第五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段作張本。
善之長也。句。

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處。
亨利貞皆是從那裏來。仁義禮知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理之
首。義禮知皆從這裏出。爾。

問程傳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朱
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生物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時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已具
後面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辭讓是禮之端。羞惡
是義之端。是非是知之端。若元惻隱便都无下面許多。到羞惡
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
仁發在是非上。○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
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
之成。若言仁則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着這生意。則惻
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
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知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

禮知。○元只初底便是。如木之萌。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
初未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雞雖可以觀仁。是那嫩小底便
有仁底意思。

彥陵張氏曰。長字。無得之最先。統之最先。二意。
訂疑程子朱子以元亨利貞為仁義禮知者。從下文體仁合禮
和義等字看出。元亨利既屬仁禮義。則貞非屬知而何。

嘉之會也。句。

朱子曰。萬物到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嘉是美。
會。是聚。无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盈。咸遂其美。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為會。須是
會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訂疑朱子此段只說得于時為夏以
上三句。而于人則為禮。句未之及也。
梁山來氏曰。亨者自理之顯著而言。即在人。之禮也。此天理之
節文。禮之體也。存乎性。三百三千。左準繩。右規矩。此人事之儀
則。禮之用也。存乎事。乃嘉美之會聚也。○彥陵張氏曰。此就性
體无文上體認。不在外面儀文上。○孫齊庵曰。吾性中有无體
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也。體之為齊莊中正。出之為
恭敬辭讓。故曰嘉之會。若把品節所著見來說。是說了三。百三

千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洪大法曰品節所由著儀文

所由秩

訂疑亨于時為夏萬物至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
會分明是就發見顯著者說如何云只在性體无文上體認不
在外面儀文上如何云若把品節所著見來說說了三百三
千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蓋性之四德雖俱在內而禮義
二者却須于發用上見得難于發用上見而實由性內流出故
文言一則曰嘉之會一則曰嘉會足以合禮嘉會皆就發見上
說也一則曰義之和一則曰利物足以和義義之和利物皆就

周易訂疑

卷一乾卦

辛

正誼堂

制事上說也○試歷觀經傳中聖賢言禮義處皆就發見上說无
就性體无文上說者即中庸言禮之德亦只就齊莊中正上說
獨孟子以恭敬辭讓之心言禮然一則就端緒之發見者說一
則就性之發于情者說亦未嘗專言无文无體之禮也蓋禮是
有品節儀文底物事若不把品節著見者來說便无據了但上
節是驟空說簡理在此引起下節君子體仁一段以見无利
貞四德不唯聖人有之即大賢以下之君子亦有之爾

義之和也句

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或問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朱子曰是

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
得未親切○訂疑指程傳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

和○朱子曰義自然和不是分外又討論和

朱子曰義有箇分如親長是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

和○義當作分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和如君臣父

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不謂之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訂疑親長君臣父子等

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了物即所謂利○訂疑親長君臣父子等

舉其例耳非謂義專在名分上本義所謂得其分之和分字指

周易訂疑

卷一乾卦

辛

正誼堂

得寬一事一物莫不有分○演曰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
必和合于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推開便活○朱子
亦未嘗指定君臣父子玩至如二字可見今人指定尊卑上下
泥矣

紫引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若曰利者義也猶未為盡必義之

和然後見義非徒嚴也○訂疑嘉之會重會字義之和重和字○嘉之會會字如齊字

之齊字

事之幹也句

之齊字

梁山來氏曰：真有三義：知也、正也、固也。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者，知也。知事親從兄，正也。弗去固也。凡事或不能正，或正而不固，皆知不能及之，是以不能擇而守之，非是非確然不可移易者，決不能貞固。所以為知之事。

朱子曰：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知在裏面自有次序。

到發見時，隨感而應，却无次序。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本義以仁為體云云。○紫引君子內而心之所存，无一念之非仁，外而心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則仁自我出，而我其仁之體。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李

正謹堂

也。此之謂體仁。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長人，明是君長之長，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也。

訂疑程子曰：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君子體仁，正程子所謂專言則兼四者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語主人，連人本言愛之理也。集注云：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无間矣。此言愛之理，而及心之德也。君子體仁，本言心之德也。本義云：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此言心之德而及愛之理也。足以長人，句然後天下歸然信其有餘裕矣。

嘉會足以合禮

本義嘉其所會云云。○朱子曰：嘉，美也。會，是齊集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都轉到此，故謂之嘉會。訂疑此上節意，嘉其所會，便勤容周旋，无不中禮。人之修為，便處要，好，不特只一處好而已。須是勤容周旋，皆中乎禮也。又曰：須是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乎禮也。○紫引嘉其所會，嘉字做著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開，道理在日用間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于三百三千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李

正謹堂

利物足以和義

本義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訂疑利宜也。○朱子曰：老慈論此，謂慷慨殺為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積粟而後可以和其義。如此，則義在利之外，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有內外之辨。君尊于上，臣卑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如若不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執大焉至于天地萬物，无不得其所，亦是義之和耳。此只是。

義中便有一个和

訂疑朱子致蕪氏之論甚是。而其所以為說。只是義中便有一个和。又似分義與和為兩層者。乃禮之用和為貴之說也。亦欠渾融。房陵張氏曰。利物利字即宜字。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宜。而不相混亂。即此便是和。自物理之所宜而安焉之謂利。自物之得其安而无所爭戾之謂和。

貞固是以幹事

東萊呂氏曰。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錯認。朴拙為貞固。爾不知疏通者。雖取辦目前。終有正不固。終必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四

正義堂

敗事。故推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本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云云。梁山來氏曰。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貞固二字之義也。訂疑此處貞固字與他處不同。以其要切。智字。故知也。正也。固也。三義缺一。不可本義最確。朱氏前說固之矣。至此乃道却知之一義何也。

訂疑此節仁字會字物字貞字皆是。見成字體字嘉字利字固字却是着力字。杜光本曰。知也。正也。固也。貞字雖有此三義。然却以正義作主。

蓋知者。知此正也。固者。固此正也。故訂疑以貞字與仁字會字。物字一例作見成字看。以固字與體字嘉字利字一例作着力字看。

蒙引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知不鑿者。乃能斷大事。此說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貞固足以幹事。演曰。造化至冬時。不將生理收斂。凝固。則春來發生不茂。人心不將實理固守。則萬事何所依以立乎。

或問四德一段。朱子曰。元者善之長。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體仁足以長人。嘉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四

正義堂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

雲峯胡氏曰。體仁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由用以及理。

訂疑四德在天道有之。在人道有之。在聖人有之。在君子有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也。元者善之長也。人道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也。體仁足以長人。君子也。聖人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性之也。君子者。或學知利行。或因知勉行。反之也。故體仁節作用力看。无妨。

下文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焉者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朱子曰：乾元亨利貞，乾元亨利貞，乾元亨利貞。

本義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

訂疑：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

正德堂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以雖隨元咎，我皆无之。宜隨也哉。

按文：言所引止此八句，文亦大同小異。本義云：似君子行此四德者，二句亦穆姜之言，界限久明。又左傳以解隨，今以解乾亦不同。

本義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

建安丘氏曰：古有是言，非出于孔子明矣。特孔子繫易之時，訂疑繫當作贊。見此四字，所該甚廣，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制其辭

而附于乾。然元亨利貞在乾，可以四德言。他卦只當本文王之意而釋之也。

訂疑：此節皆性與天道之言。周公而後，非孔子无以至此。特左氏引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辭，爾而反謂孔子引穆姜之言，誤矣。歐陽永叔易童子問，曾見及此，而未叔謂左氏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說，雖甚愚者不為，何其過信左氏耶？○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其推為古語者，何以穆姜淫亂之人，見不及此也？

本義：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訂疑：繫辭上傳第七章本義云：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着于古語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

正德堂

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第九章本義云：故夫子嘆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第十二章本義云：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據子曰字皆後人所加之說，則十翼為夫子自著矣。據文

言此章本義及繫辭九章本義，則十翼本孔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者，又按仁山金氏因繫辭之子曰，或有或无，或問或答，或引或斷，樂以繫辭為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于乾卦文言之各以子曰答問者，則以為門人无所附會，深密明暢

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是。又以繫辭皆出于門人，而乾卦文言有夫子之親筆與否不同也。未知孰

皆出于門人，而乾卦文言有夫子之親筆與否不同也。未知孰

是

杜光本曰元者善之長也○至坤卦坤至柔而動也剛以下乃是
文○言之一篇故本義云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
之○蘊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乃是篇中之一節故
本義云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觀本義故下文別以子曰表
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二句是朱子竟誤
以○君子行以四德者二句亦為穆姜之言而傳者之意全揣摩
不著矣

附陳○講語象傳以天道聖人釋乾之元亨利貞此則發其所

周易訂疑

卷一乾卦

六

正謹堂

未盡之蘊也○夫子恐後人觀象傳但以乾之四德為天道之變
化○聖人之治平不曉此為性中之所有而自強不息之學或幾
乎息矣故以人心所性君子盡性者言之元亨利貞一也在天
道則為生物之始終在人道則為所性之始終自今觀之是元
也乃人所得以天地生物之心未有象善其理先其既有象善
其理无所不該○訂疑四句欠矣○與乾之始物統天有一也是善
之長也是亨也乃吾心自然之節文體之為齊莊中正而品節
所由生出之為恭敬辭遜而儀文所由秩衆美由此總會與乾
之品物流形者一也是嘉之會也是利也乃本吾心之裁制舉

凡尊卑上下之間○窄○看本義分字差○莫不區處整齊使皆

各得其所以出于心之所安是利為義之和○亦天道之所以利
物也是貞也乃本吾心之虛靈知得道理透徹○隨事紛至沓來
把持得定是非利害搖惑不得○凡事皆依之以立矣是貞為事
之幹○亦天道之所以成物也是四德也人皆有之而能行之者
鮮矣○唯君子知仁為善之長而以之為體○渾身皆仁○慈祥惻怛
滿腔皆是觸處即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
非盡所性之元乎○知禮為嘉之會而嘉其所會○隨事以盡其美
一時奏集經之曲之等之殺之○則无一事不由于禮之中而足

周易訂疑

卷一乾卦

充

正謹堂

以合禮矣○非盡所性之亨乎○知利本義之和○則以之利物○物本
有自然之利○因其相安相協者為之區別○使之各得其分○則雖
有區別實不相悖○戾利為利原如此○不足以和義乎○是盡所性
之利也○知貞為事之幹○則貞而固之○寔見得是寔見得非惟一
于正而執守不移○无少偏倚○无少搖撼○萬事萬化皆依之以立
矣○不足以幹事乎○是盡所性之貞也○夫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則
有以行元亨之德矣○利物和義貞固幹事則有以行利貞之德
矣○在天之乾○則元亨利貞為四時之行○在君子之乾○則元亨利
貞為四德之行○惟君子為能配天○惟君子之行○四德足以配天

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元悶。樂則行之憂則遯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蒙引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是龍德之隱。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不成乎名。凡一材一藝。舉欲出而成名于世。初則怙然。遯處不出以求成其名也。前疑不易乎世二句。不可說龍德。德以乾卦非无道時也。

雲峯胡氏曰。樂行憂遯。即所謂用舍无與于己。行藏安于可遇。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誼堂

聖人事也。前疑蒙引從之。

進齋徐氏曰。樂行憂遯。最說出潛龍意思。初九備聖人之德。從容无礙。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庶同于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之意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遯。不失于己。陰之翕也。此憂則遯之之意也。訂疑就日用尋常間說。極是。如孔子之蔬水曲肱。顏子之簞食陋巷。皆樂行也。畏匡遇宋。微服而免。即憂遯也。虛中庵亦如此說。

本義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朱

子曰。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安而行之也。○又曰。乾一卦。皆聖人之德。非謂自初九至上九。漸々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位有不同耳。德无淺深。位有高下也。

朱子答萬正浮曰。易卦爻辭。只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朋吉凶之占耳。非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卦六爻。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人以至愚不肖。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惕躍飛亢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德无淺深也。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誼堂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傳庸信庸謹。造次必于是。是也。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而閑其邪者。乃在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訂疑當以類推。又曰。閑邪。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主敬。敬只是主一也。閑邪存誠。如克己復禮。作兩事。是正善。程子示人閑邪之功。有實得力處。皆程

先生身親歷過語。

本義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彥陵張氏曰。庸字要
看德。曰龍德則出神入變。似別有神奇。不測道理。不知聖人所
致力者。止修其庸。庸行而已。

本義无數亦保之意。○蒙引在常人未免有厥數之時。故有待
于保守之功。文王敬常存。雖未有厥數之時。亦不忘乎保守焉。
所謂敬戒无虞之意。訂疑不加云。緝熙敬止。程敬承曰。閑邪存
其誠。非謂待有邪而後閑也。閑于无待。閑存于无待。存此至誠
无息境界。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訂疑德博而化。自程傳以來。皆以正己而物正言之。蒙引亦然。
愚謂二時方見在田。未遽得志澤加于民也。正修身見于世。爾
故下文曰時舍也。其曰德施普曰天下大明。乃既見以後事。此
句對善世不伐。當作大而化之。化說善者偏舉之一端。德則
全體也。博即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施普文明。後日事德博而
化。乃平日事當與庸言之信等句一例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
也。知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傳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之
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
者。知之事也。知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
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
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
地而无咎。

訂疑程傳只要將進德修業分知行。故其解知至知終四句。如
此費力。蒙引謂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從知上來。又謂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道理須是實見得。又可見進德所重在知上。蓋見得實。則胸中
自然有定力矣。是虛齋亦以進德屬知。
朱子曰。忠信只是寔其心之所發。從知上來。知得是非端的是
如此。此心便寔。吾心以為寔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
訂疑此似說大學誠意底事。非此處正肯蓋寔其心之所發。從
知上來。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以上皆以進德主知言。
程傳之說也。

本義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蒙引或問忠信恕只
是發已自盡。循物无違。朱子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修

辭立其誠了。愚謂大抵此處是以德與業對。心與事對。故忠信全屬心。信字只作以寔之謂。此忠信把來對修辭立誠。則全是內而主于心者。

訂疑忠信雖云主于心。寔兼內外。該動靜。至見于事者。无不寔。方專就事上說。爾下文知至之。是進德之事。然亦必兼言至之。而不但言知至已也。倘專言知至而無至之。寔功德亦如何得進。進德原無知行。固是得于心者。然必由于行而後其知。益深。故朱子他處解德字。必曰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即孔子言崇德。亦曰先事後得。曰主忠信。徙義皆不離行也。董子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誼堂

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可見德業原是一貫事。自其理明于心。則曰德。自其行成于身。則曰業。非德自德而業自業也。蒙引亦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事。俱著一箇心為之主。唯心之所主。一于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又曰。須曉得德業是一貫事。但有終始內外之辨。即此見前者朱子之答或問。為未定之見。而蒙引德與業對云。為太泥矣。朱子亦覺本義有未盡者。故下文又補之曰。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是又以德業申說了。程明道曰。忠信為基本。修辭立其誠。二句。此乃乾道。由此可至。

聖人也。又曰。修省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寔事。朱子曰。程傳內積忠信是寔心。擇言篤志是寔事。明道論修辭立其誠。說得洞洞。流轉伊川以篤志解立誠便緩了。

訂疑修辭立其誠。明道作一事串說。本義從之。伊川作兩事平說。按論語大學中。忠信皆分解。門人記夫子以忠信為四教之二。是忠信當平說也。則修辭立其誠。平對亦可。但串說較省事。于理亦不妨。然修辭立其誠。與閑和存其誠。句法相類。閑和似克已。存誠似復禮。克已了。還要復禮。閑和了。還要存誠。克已閑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却是去其巧本。无復禮存誠。是保其所原有。則復禮存誠工夫。又較密矣。修辭是見于事。立誠是涵于心。則立誠工夫。又較密矣。窮意忠信如持志。是徹始終一事。修辭立誠如養氣。是隨時隨事用工。夫忠信是有為己之寔心。修辭立誠是有內省不疚之寔事。朱子曰。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寔。无寔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寔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見發生。若把空殼子放在裏面。如何會發。訂疑似以寔之謂信。忠信所以為寔者。如孝須寔孝。孝之德方日進。一日弟須寔弟。弟之德方日進。一日

不寔却无根了。如何會進。同上意。今日德地去。明日便漸能。然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專釋進字意。又曰。忠信便是意誠。如惡上臭。如好上色。是事上物上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訂疑以上數條。皆是在見于事上說忠信。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不同。且如破釜。既焚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斷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誼堂

會進德

訂疑。將忠信二字如此說者。因下文有進德。進字故借勇銳之。事相形。亦以項籍之破章邯。出于寔心。絕无計校利害之意也。學者進德。亦須如此。于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正是如此。但无知至知。終一段。故不得為聖人。本義。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寔也。朱子曰。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脫空亂語。誠如何立。又曰。修辭。立誠。只于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

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寔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踈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訂疑。即本義。意。

問。立誠不在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訂疑。本義。修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寔也。朱子曰。見得孔子言。外宜有制行。一節。單言修辭。不及制行。似于修業之意。未盡。故。補出見于事者四字。見修辭當無制行不言者。省文也。言又易。至于不誠。言而立誠。行可知矣。此如繫辭傳問馬。而以言不及。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誼堂

以行者省文也。故本義云。以之發言處。事處。事二字。補夫子言。外意也。

問。進德只是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朱子曰。修業。居。業。是一意。如逐日修作。是修業。常為此是守。杜光本曰。守字。不。如還他箇居字。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業却須住居。修業便是要居他。進如日。知其所以。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无忘其所。能只管日。上德地做。德謂得。之于心。業謂見之于事。本義。知至之進德之事。知終之居業之事。朱子曰。忠信。

修辭立誠工夫之條件也。知至之四句工夫之工程也。忠信進德與知至之可與幾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之可與存義這幾句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新居業是日新。如此進德是管度方架這屋子居業是據見成屋居之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這箇道理便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在此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之主在至上知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末到之辭訂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誼堂

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進當作幾字貼着幾當作至字至字又貼着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箇居當作終字終者只是這裏終居當作存字貼着存當作終字終字又貼着居字問至字終字其義相近如何曰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此句未明至之是須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那到處而箇知字却一般遺書所謂知至之主知也知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末句有誤蒙

引云朱子謂上句重知下句重終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豈偶然哉

訂疑至之者未至于是求至于是也終之者既至于是即終于是而不遷也方有分別方與可與幾可與存義相切又與進字居字相應

朱子曰忠信修辭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道知至知終又詳其始終功夫之序

訂疑本文所以進德所以居業兩所以字言其功夫之條件也本義進德之事修業之事兩之事言其進修之工程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誼堂

九四本義內卦以德學言○朱子答萬正淳曰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不是言先後修為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月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畧相近而不相似也訂疑此因張子厚正蒙云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終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而云也見經濟文衡前編第六卷

訂疑前乎朱子者程傳曰君子之學如是云○明道曰終日乾乾凡大小事只是忠信為寔下手處修辭立誠為寔修業處未

嘗以此主大臣言也。後乎朱子者。蒙引曰。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居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唯進德修業者能之。梁山來氏曰。以之居上。高而不驕。以之在下。卑而不戚。雖危无咎矣。皆不指大臣說。愚又按中庸言修德凝道之君子。終之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與此正同。亦非指大臣言也。今舉業家皆以大臣說。非也。蓋上位天子也。下位匹夫也。舉此二者中間。包得許多等位。今居下之上。乃與時偕行中之一位。爾何必定是大臣哉。君子平日主敬之學。无時而懈。乾惕已自熟了。即處危地。在他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十

正誼堂

咎之有。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程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本義。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訂疑。本義此句當細看。本文及時二字。原指得寬象傳曰。六位時成。見者見惕。躍飛无咎。非時也。又言曰。時舍也。與時偕行。與時偕極。見進退存亡得喪。无咎。非時也。及時者可舍可行而不與。

之。備極也。聖人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而時乘。六龍以御。天子進德修業。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或進或退。皆无咎。在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者。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本義與文言微有不同。文言欲及時。指君子該得寬進特及時中之一端耳。本義欲其及時而進。指繫又聖人說及時。單指進之一字矣。本義加一其字。有主賓之異。予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顏子當亂世。簞食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孟子曰。同道皆及。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二

正誼堂

時之謂也。若云。君子平日進德修業。專為欲及時而躍。則是王莽不足誅。而杜太后所云。吾兒素有大志。果聖人之事矣。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吳臨川曰。同聲相應。如鶴鳴而子和。相鳴而雌應。一鶴鳴而眾鶴皆鳴之類是也。訂疑。同氣相求。如牝牡雌雄。各以其族相求之類。程傳。人之與聖人類也。况同德乎。物人也。訂疑。聖人與民亦類。

也。又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居而後民有不利見乎。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程子曰：動植之物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本義：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三

正誼堂

訂疑易之例。以中四爻為有位。初上二爻為无位。故繫辭下于中四爻言同功異位。初上但以初卒終始。本末言之。而本義于望嗑曰：初上无位。

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言凶悔吝生乎動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訂疑：本義言未為時用。今學者皆以為未居君位。愚謂：世无聖人。盡為天子之理。若以未居君位為時。

舍則稷卨。伊尹傳周召之徒。亦謂時舍可乎。夫子所訓用之。則行者必為天子。乎蓋雅見而猶在田。則是時尚未遂得位。爾非謂其終為時。素如井之初六也。蘇東坡曰：時之所舍。故安于田。從在田二字看。舍字是也。但其意又似終于田。舍翁者。故未為甚確。爾程故承曰：既見而在田。豈為時所棄。以二方出潛。尚非正位。故本義曰：未為時用。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修業也。程敬承曰：行事一隨其時。不息。進修亦不息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全

正誼堂

或躍在淵。自試也。

程傳：隨時自用也。訂疑：亦及時之義。以用字解試字。○本義：未遂有為。姑試其可。訂疑：與象傳本義同。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程敬承曰：歸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訂疑：本義勝程傳。如依程傳。與下文天下治也何異。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疏：乾字不可獨言。故舉元德以配乾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
訂疑元字原不重特帶言以足成四字句法耳疏謂以配乾字
是也但云舉元德以配乾則意圓而語滯矣本義云華謂他
卦亦有九者卦中猶有陰又若不乾之用九則陽之純而健
之至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也者自與他卦不同○本義亦不
重元字蒙引與來氏重元字非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訂疑見上○王臨卿曰上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面

正誼堂

方云時舍此何以遽曰天下文明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二
之德也德施普天下文明九二之業也夫子要始終無德業而
言以明九二之為大人故互相發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本義時當然也訂疑道不可須臾離君子戒慎其所不觀恐悞
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靜時乾惕也必慎其獨非禮勿
動之時乾惕也在此卦則潛見惕躍飛亢无時可忘戒慎而九
三則時當惕而加惕也繫辭傳曰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懼无
有師保如臨父母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虞俱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也

臨川吳氏曰即行事之行亦進德修業意○張幼子曰无時不
謹者君子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際訂疑此卦上下皆乾此久離下而上
故曰乾道乃革○張雨若曰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訂
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在乾九四則為乾道乃革○

蒙引凡易一卦一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為乾道六爻
文言皆以聖人明之則乾道即聖人之道也聖人于或躍之時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亦為變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訂疑本義未免辭費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此天德
也非九五不足以當之潛見惕躍皆不足以位之今也飛而在
天乃位乎天德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蒙引此推本天則二字所由也如
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天理自然言不着人也至于誠者不勉

而中云：至聖人也。而章句曰：則亦天之道也。却是聖人矣。此云天之法也。本是說天。其本文云：乃見天則是天。則于聖人見之矣。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句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猶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安頓在應地。無疆之上。因地之德安而且貞。故君子之安貞。有以應乎地之德也。因天之法。剛而能柔。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天之法也。登之曰：見者于此可見之。非聖人見之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六

正誼堂

訂疑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杜光本曰：天之法。即天之。道本義不曰道。而曰法者。以法字方貼則字也。又曰：分陰分陽。

迭用柔剛。可見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不曰陽而能陰。而曰剛而能柔者。以剛柔二字于聖人之體用為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疏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通諸物之始。

程傳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定。蒙引方元亨時。非无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定理未完。故必至于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定也。

本義云：便知是以物言。

問利貞者性情也。朱子曰：元亨是發生時。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發生。到夏時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收斂。撮聚得意。思但未堅實。受氣未足。便種不出。故須到冬方成人。到秋冬時。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千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利碩果不食。正是此意。于此見得生。不窮之意。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別无勾當。只是生而已矣。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七

正誼堂

訂疑朱子答問有兩意。前半解文言正意。後半是元之統四德。

按萬物之成。大半在季秋之時。不必盡至冬也。故元亨利貞就四時言。則當以春夏秋冬配之。若就萬物言。只當以生長遂成配之。不必復拘春夏秋冬也。

程子曰：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

朱子曰：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時。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

一个有一个性情。

訂疑此兩條乃周子通書之義。乃繫辭傳繼善成性之意。非文言正旨。觀象傳云：萬物資始。品物流形。曰萬物曰品物。便見得一个是一个了。豈有元亨時尚屬渾合。至利貞時方分析之理。

建安丘氏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于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亨利者。乃其間之功用耳。折而四之。則為四時。合而兩之。則為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

卷十 乾卦

分

正誼堂

氣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于文言「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又如蒙傳「分而二之也」，元亨萬物之出机也，生意發見于外，利貞萬物之入机也，生意斂藏于内。○蒙引：始而亨，亨者固此乾始之所亨也；至于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亦此乾始之可成就也。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云云。」大矣哉！○孫質庵曰：「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聖人本意只把乾元做主第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四德屬乾，不屬物。曰始而亨，曰性情，聖人教人在物上認出四德來。○姚承庵曰：始而亨似在物上見，而所以始之亨之者是乾之元亨。

即此一而字推之始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而貞下又起元曹何一息之間斷

訂疑始而亨之始字即彖傳萬物資始之始字性情即彖傳各
正性命之性命字彖傳言萬物言各正此不言者省文也易性
命言性情者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情者性之用有命則有
性有性則有情錯舉之互文也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疏此復說始而亨利貞之義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解元也能以英利天下解利也謂能以生長美善之道利益天下也不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允

正誼堂

復說亨貞者。前文亨既連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也。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云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也。非止一事而已矣。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寔此利為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

訂疑疏以乾始為一句能以美利；天下為一句不言所利大矣哉為一句大矣哉似專承不言所利者末云此利為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又是以利為一義貞為一義也倒推之此始為无所不始亨亦无所不亨故饒贊之曰大矣

哉又似大矣哉為通承一節者○此程傳本義所取裁也以四德合為二件又推二件分為四

程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元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訂疑此以乾始實能以美利天下為一句勝疏意

杜光本曰程傳不似疏與本義以元亨利貞牽強分貼頗覺可從但大矣哉句不以為贊乾元之大而以為贊其利之大便與文言意旨不合明道曰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下

正謹堂

訂疑不有其功此句辭不言所利極好而又補長久不已句釋貞字則贊矣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訂疑本義參用疏與程傳之說而以不言所利為釋貞字亦贊雲峯胡氏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

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猶即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

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

利貞者性情也夫子于乾利貞必合而告之以見利與貞一也

至此則又渾乎乾始之元又可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其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故第三節承而贊之只看開口獨說一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

訂疑此特承象傳首贊乾元之大而申其意耳乾始者乾元也萬物資始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皆由于乾元而然是

乾元能以美利天下也而却不言其利物之功故曰大矣哉

即象傳大哉乾元之意但象傳先贊其大而後言其所為大此則先述其利物之功而後贊其大耳美利者乾始之所有也

利天下者乾始及物之用也不言所利者乾始之不有其功也此三利字皆非卦辭中利字乃繫辭傳中所云備物致用立成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下

正謹堂

器以為天下利來稱之利以教天下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引重

致遠以利天下曰杆之利萬民以濟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諸利

字爾諸公只因卦辭中有一利字遂輾轉支離如此

聖人解經有詳有畧不必一一而釋之况上文已解全辭此節

專贊乾元則利貞三字皆不必復贊矣且如坤卦辭繫矣象

傳既詳釋之至文言但寥寥數語不盡釋也

蒙引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敘却神功寂若元也使

見貞意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

哉乾始也以此語味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訂疑紫引以欽却神功寂若无解不言所利欠確又曰便見貞意登矣至乾始能以美利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云尤附會之无謂者

梁山來氏曰元為生物之始以美利天下其德業亦盛大矣使造化可以言焉則曰此某之美利也今不言所利人不得而測之訂疑此說大意亦好但其語意有似造化特不能言爾使其能言亦言所利矣

說說能以美利天下而欽却神功寂若无未嘗言其所利乾始之功用如此其大為何如又曰不言所利即當貞字蓋隔根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復命然而成之也只取含藏之意

訂疑此亦紫引之說按欽却神功寂若无乃前賢咏冬時之句今引此以証不言所利竊恐其意猶指不言為冬為貞也李氏東肯折之曰若以歸藏為不言被資始流形天何言哉折得倒矣或問天原不言而以不言所利贊其大不亦贅乎曰四體不言而喻四體豈可以言哉古人立言只取大意不以文辭害之可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疏此正論乾德不兼元也故直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謂純陽

剛健其性剛強其行健動中謂二五也正謂五與三也六爻俱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訂疑不失前卦承傳以卦德卦體釋卦名之例

趙汝楨曰剛者一爻陽之稱卦具陽爻者有之健者經卦乾之稱卦遇乾者有之二五之謂中九五之謂正諸卦所同也兩卦不雜曰純八純卦是也剛柔不雜曰粹乾坤是也訂疑就卦體取不以天道言

本義剛以體言云云至純粹之至極也訂疑如化身以德體釋卦名之例乃正育也節齋蔡氏曰通指九五言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五

正誼堂

本義或疑乾剛无柔云云至末訂疑是以此節通上文就造化說非也愚謂此段剛之可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疏案畧例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形跡好靜註歸妹九四是震卦是形跡也愷期待時是好靜也質柔愛剛註頤六三兌卦是陰是質柔也志懷剛武為于大君是愛剛也體與情反質與類違四句是畧例之辭是爻者所以明情故六爻發散旁通萬物之情也又曰乾象六爻時成二四為陰位陰居為得位陽居為失位三五為陽位陽居為得位陰居為失位此是疏畧例曰陽之

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二句是舉例。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若一陰一陽為有應。俱陰俱陽為無應。此其六爻之大器。其義具于繫辭。此舉言之。舉例不止此。從特舉其一二端也。訂疑大率亦如此。說旁通萬物之情甚確。

訂疑說卦傳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繫辭傳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與非則非其中。又不備。皆發揮旁通之意。以此卦居六十四卦之首。故發其例。其寔三百八十四爻皆如此。○大哉乾乎。節統言此析言之。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

正誼堂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中溪張氏曰。象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為乾之雲。雨為乾之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即乾而雲雨乃聖人之德澤也。

雲峯胡氏曰。曲盡其意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以下則為九五一爻而言也。

訂疑按乘龍御天而致太平之盛。非九五一爻不足以當之。○文言明言時乘六龍則必無六爻為是。

繫引六爻辭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上文每條是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六爻發揮可見只為時乘六龍設矣。即象傳之六位時成也。

訂疑大哉乾乎其辭雖似專贊乾其寔是贊聖人體具乾德也。六爻發揮節則形起聖人之用。蓋乾元者三節以天道明乾之四德申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其發明卦辭已畢矣。大哉乾乎三句申大明終始句六爻發揮二句申六位時成句時乘六龍三句則全用象傳之文天下平也句申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二句也。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

正誼堂

當與象傳一例看。但象傳則首言天道之元亨而後言聖人之元亨。又說了天道之利貞而後言聖人之利貞。聖人之利貞而後言聖人之利貞。利貞其文法段落不同。爾觀此三節以精情平三韻相叶為一段。其為通言聖人可知。○文言首節言君子行四德而終之以故曰乾元亨利貞以乾字當君子也。此一節先贊之曰大哉乾乎云云而繼之以聖人之四德又以大哉乾乎乾字當聖人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問行而未成。朱子曰。只是事業未就。

訂疑本義拘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意。故為行而未成句。周旋如此。說不知聖人釋經无定例。彖傳以天道聖人言。乾之元亨利貞矣。文言乃以人道君子言。乾之四德。文言第二節以聖人釋九二矣。第六節乃以君子之學釋之。在初九。文言第二節以聖人言之。第六節亦不妨以君子言之。其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蓋正如顏子在陋巷時。其于聖人猶未達一間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二 正誼堂

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云云。朱子曰。學聚問辨。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進齋徐氏曰。德雖我之所固有。然亦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眾理。而有諸己也。學而弗問。亦无以辨別眾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妙。故橫渠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學聚問辨者。

常見其與心為一矣。仁者心之全德。德至于仁。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訂疑說仁字大了。與聖何異。生知安行者。性之。大人學知利行者。反之。大人。文言此節。明是由學而入者。徐氏又泥本義。聖人明之。說將仁字硬主張作聖字了。

蒙引仁者當理而无私心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无私外要當于理。決不可易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訂疑正說之誤。

梁山來氏曰。學聚問辨。致知功夫。寬居仁行。力行工夫。寬仁優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二 正誼堂

游養欲勿助勿忘。俾所聚所辨之蓄于我者。融會貫通。无強探力索。凌節欲速之患也。

訂疑文言第二節釋九二。言其已成之君德也。時含言其尚未得位也。天下文明。言其既見以後之大業也。此節言君子由此四者。亦可以成大人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節齋蔡氏曰。下卦以二為中。上卦以五為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訂疑此易之通例。

訂疑又辭乾惕本為危地而繫○象傳與文言第二節第三節
第四節皆以主敬之學為君子之常事○原非處危而然○能如
此則雖危而無咎矣○至第六節○又辭正意言之○謂又
繫乾惕者○正為三處危地○不得不然也○又君子本義指占者
言○文言以成德之人言亦不同○前此皆泛言此節曰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方是以大臣言矣○讀者宜各以本文消息○不可
孔子之說為周公之說○並不可以孔子之前說為孔子之後說
也○

蒙引重剛性質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用剛不得其當○不當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

正誼堂

剛而剛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
疑之也○故无咎○

本義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訂疑與小象本義同○崇

引或者疑而未定之辭○猶孔子吾將仕矣之將○且然而未定之
辭○只是解字云耳○

訂疑又辭重躍字○或字意輕○言占者當變章之際○或不得已而

進如龍之在淵而躍○亦无咎也○蓋變章之事○非得已者○故繫辭
者加一或字疑之也○周公之意也○今文言云○是九四自疑之

非又辭本義○繫辭傳說卦傳○皆以三四爻為人位○此又曰中
不在人○未詳○象傳與文言前三節○皆以又辭本義解之○此獨就
或字發又辭外意○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疏莊氏云○謂覆載也○釋天地句○程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

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

于天而天同之○後于天而能順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則人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九

正誼堂

與鬼神豈能違也○程子曰○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吳臨川曰○天地以理言○朱子曰○天地以形言○

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便只是以形而下者言○

訂疑經傳中言聖人與天地合德者多矣○而易傳中更多○即以

此卦象傳文言言其合德者証之足矣○

疏謂照臨也○說統燭遐明微也○釋日月句○

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釋四時句○訂疑此太拘○聖人

之序○原无一定之時○

疏若福善禍淫也○說統禍福无與之謂吉○凶在賞善罰惡上

見釋鬼神句○訂疑善不善之先知也知幾如神亦也

本義人與天地鬼神云至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訂疑此一段言其合德之可以然亦如大義本義之意先天不造云云至奉而行之○朱子曰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之可已為而理之所至吾亦奉而行之耳此是本義意又曰聖人意要如此天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髮也此在感應上說非正意紫引如設網罟制耒耜作書契之類皆先天事也又凡聖人之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首

正龍堂

行權處非先王之法而于理无悖者先天事也○况于人乎不必說是人自利見之為下句况于鬼神乎說不去此與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同可見其非為利見之人設也○提言大人之德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无私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四時之序无私鬼神之言凶无私皆道也大人亦无私則道在我質之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无往而不合矣○本義同純謂郭子儀曰云云至末

訂疑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郭子儀免胄挺身往說回紇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按郭令公唐之純臣引之以証九五之大人怨非其倫

充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程傳至于充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于充也○朱子曰人處大運本義知其理勢如是云云至以避害者也○朱子曰人處大運

周易訂疑

卷一 乾卦

頁

正龍堂

中无一時閒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任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充致悔者往上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故只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聖人胸中无物原不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規避之心故那一邊如燭照數計知進退存亡不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聖人自是大綱罟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闢

日月四時之禪代鬼神之屈信世事之進退存亡。從是此理聖人一身潭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一件不是此理流行變化于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天下見聖人處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聖人只如家常茶飯。不足異也。從之中不著利害兩字。只在天理上起念。

訂疑吳氏。曰。說半日。只說得一箇聽命。絕不知處此還有許多當盡底道理。在如文言說知進退存亡。便說不失其正中。清說素位而行。便說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如孟子說人待我以橫逆。便說三自反。說得之不得。曰。有命。便說進以禮。退以義。曰。

周易訂疑

卷十 乾卦

直

正尊堂

天壽不貳。便曰修身以俟之。曰。莫非命也。便曰順受其正。此聖賢學問。異于老莊康節先生。看得數明。而程子終不肯問他。

周易訂疑卷之二

三才圖會

上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索引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无違。其于天下何行而不得。訂疑循物不如循理。故亦有大通之理。孟子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演曰。人誠至順。料他力量能為。職分當做得事。去為去做。究竟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一

正尊堂

可通達无碍

註馬在下而行者。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為物。必難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案牝馬是至順。此坤德以牝馬至順。乃得貞也。下文又云東北喪朋。去陰就陽。乃得貞吉。上下義反者。上句與乾相對。不可純剛敵乾。故利牝馬。下句論凡所交接。不可純陰。當須剛柔交錯。故喪朋吉也。西南坤是陰也。今以陰詣陰。為得朋。俱是陰類。不獲吉也。東北反西南。即為陽。以柔順之道。往詣于陽。是喪失陰朋。故得安貞吉。

訂疑註疏以牝馬為至順則卦辭何不云牝牛不如程傳健順之說其西南東北之說本之象傳而程氏所宗也
程傳牝馬柔順而健行訂疑本義宗之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朱子曰君子有攸往此句在伊川只見柔傳神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非也陰從陽者也待倡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西南陰方陰必從陽雖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訂疑註疏傳自先達後得以上主人事吉是也主利以下言地道非也卦辭本義原主占者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二

止齋堂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利是虛字本元四德底意思象傳中方有之又曰乾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曰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蒙引若牝馬則全是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非順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
訂疑若曰守得柔順堅確終是一于柔順何又曰健蓋順而健本是兩義大抵陰柔之人順是易底但多委靡詭隨而全无主

意所謂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也故順矣而又要健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者是也朱子作張魏公行狀述其論剛柔之義曰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不敢倡始不敢爭先循分守安進退之類坤之柔也至于犯顏敢諫捐軀盡節可殺不可辱可用而不可使為不義託孤寄命正色立朝其動莫非剛矣愚謂子道妻道莫不皆然本義釋文言曰剛方牝馬之貞也亦是此意何于此而云牛蒙引牝馬牝牛之說足正註牝馬順之至也之誤要非順外有健云則又同朱子柔順堅確之見不可從矣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三

止齋堂

朱子曰乾主義坤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無得陰故元亨不利陰半用故得于西南喪于東北先達後得主利亦然訂疑此是從言陰陽之大分凡物之屬于陰陽者莫不如此而人事在其中矣非謂此段指造化言也自王弼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大抵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
蒙引先達後得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言任已先物則致迷居

後從陽則不失。訂疑若占法則就一事之首末言亦可。又曰。但言主利便見不主義矣。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富家是也。訂疑既以利對義言。如農工商賈等求利之事也。如學者。謀仕亦是。胡氏及近儒。皆以義為斷制。利為順朴。說不去。演曰。後得有明接之以為後者。謀不若人智。才不若人勇。不先人而用于人馬。有潛處之以為後者。有智不敢自用。有勇不敢自專。人為力而吾為集焉。訂疑此力量職分之說。虛陵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訂疑據此。是皆坤位西南。離卦本義利西南。往得衆也。謂九四入坤卦。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四

正誼堂

亦從之。則龍氏之說亦有理。蓋本後天卦位也。本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訂疑似指後天卦位。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分言之。從柔傳。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此卦辭正旨。公九四本義。安處于正亦無。雲漢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无不利。而坤有利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安貞分而言之。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

為正。訂疑順乎健。此另一義。因本義安于正之句法。而誤也。案引云。順于德。不若順而健。順而健。健在己。順于德。健屬人。

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此象雜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

又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美里之囚耶。訂疑勸解辭傳之說。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于此矣。今觀自牝馬之貞而下。反復致戒。无非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

訂疑愚謂彖辭亦周公所繫。公之心事亦如此。西南得朋。謂乃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五

正誼堂

心王室之諸臣。及宗周之諸國也。東北喪朋。謂三監淮奄諸叛國也。君子指占者言。有攸往以下。謂占出行者。先則迷。後則得。而其行也。為謀利之事。又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也。本義正如此。世儒將占卜事。盡行抹殺。專言道理。遇此等處。便支離附會來說。殊失聖人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愚得汪氏所性占例一卷。錄之卷首。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疏天亦至極。包籠于地。非但至極。又大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

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始。坤揲成形。故曰資生。訂疑事。乾乾坤

而不言元。夫資。程傳亦然。

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後。不若

大之盛也。聖人于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

生。父母之道也。訂疑如疏。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

爭得霎時間。

可。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六

正謹堂

梁山來氏曰。萬物之形。皆生于地。然非地之自能為也。天所施

之氣。至則生矣。故曰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元。雖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疏言元。雖者。其義有二。一是廣博。元。雖。訂疑是。橫說。正肯。一是

長久。元。雖也。

程傳。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于乾之元。雖也。訂疑本義。本此。

中溪張氏曰。乾職覆。坤職載。凡物之元。不載于坤者。厚為之也。

訂疑亦橫說。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元。雖

七。即乾之不息也。直說皆本疏意。

本義言亨也。德合元。雖。謂配乾也。○蒙引。坤有四德。合四德。方

可以配乾之元。雖。今乃指坤亨言。德合元。雖。何也。曰。元。亨。利。貞。

皆坤德之合于元。雖者也。或于亨言。亦可。或于元。利。貞。言。

之。亦可也。如聖人之德。該仁義禮智。稱聖人者。或只于仁之一

節。而贊其德之盛。或只于義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皆不為舉

一而廢其三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然光大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七

正謹堂

萬物所資以始者。元也。則品物流行。正以乾之亨也。利貞亦然。

但就生物上認取耳。若四德。則全屬乾坤。

唐虞庵曰。厚即順所積也。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

厚象。訂疑此即大象本義意。

牝馬地類。行地元。雖。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程傳。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元。雖。謂

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

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

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訂疑傳與本義皆順柔傳本文而釋。

本義言利貞也。至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象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處，自分明。後面幾句元理會。

訂疑或問：依卦辭本義，則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當為一節。以釋利牝馬之貞之義。自君子攸行以下，先迷失道，後順得常，當為一節。以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之義。不知象傳何以如此分截。而程傳本義又如此解之。竊謂當以君子攸行句屬下解，則與卦辭一例。何如曰：卷首朱子圖說曰：有文王之易。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八

正誼堂

有孔子之易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又乾卦象傳本義云：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若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孔子作彖傳，率用韻語相叶。今既以君子攸行句押韻，則是孔子當日偶見得君子當法坤道之柔順利貞，而故作此解耳。非卦辭本意。學者即當如程傳及本義所解，而以君子攸行截屬上節讀，不必復顧卦辭之說也。本義所行如是二句，直當刪之耳。

問：君子攸行，朱子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貞，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矣。

慶矣。訂疑此中卦辭本義之意。

訂疑若依朱子卦辭本義，截君子攸行句屬下文。此處亦儘可用。但象傳此處每二句為韻，以君子攸行屬下文，則上節少一句。下節多一句，不成文體矣。

案引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獨不見生物意。何也？曰：此柔順利貞，即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又曰：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象傳以利貞為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云云。斷自先迷以下為占。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九

正誼堂

訂疑孔子作易傳，不似後人講說，定要前後一例。如乾彖傳以元亨分說，至利貞則只籠統說了。坤彖傳亦欲如乾彖傳通分四德，故于元亨處亦分說得明白。但利牝馬之貞，於地道生物處有難說者。故舍曰地道而姑言人道，以君子攸行承之耳。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程傳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于陽者，用也。

訂疑此亦從說與卦辭同然就坤道生物之功上說則不成
理解矣坤道生物宜有先後之得失西南東北之向背朋類之
得喪乎又豈吉慶之可贊勸乎
平應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可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
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訂疑就
地道推則說便有理矣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藏于乾之
半也訂疑此當于卦辭言之東北離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
慶矣朱子曰東北非陰位陰系至此自立脚不得如慢水中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十

正誼堂

魚去急水中不得喪朋于東北則必反之西南是終有慶也訂
疑不知如何反之西南象傳中本无此句而忽然補出盖孔子
既反經而朱子又反傳也不若程子各以本文消息為要

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行却健故後得而有慶將
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紫引此非定說依本文牝馬
是一物順而健是一意其先迷而喪朋者以非順故也非謂以
牝之柔順故先迷而喪朋以馬之行健故後得而有慶也訂疑
紫引仍是要非順外有健其健亦是順之健也之意

問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

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朱子曰是如此訂疑越常過分底事
陽剛也做不得故曰亢龍有悔

紫引迷錯也道路也如陰陵失道之道先不正也迷不利也曰
迷曰喪朋俱是不利之義不只失理而已失路不必拘在道

路只迷錯便是失路直貼迷字猶乃與類行貼得朋字
訂疑此數句玩卦辭承君子有攸往來自宜就出行上說故本

義西南得朋二句上各着一往字
說乾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

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十一

正誼堂

訂疑說說得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之義愚謂宜云
乾剛健故可先可後坤柔順不能如乾故可後不可先

貞之吉應地无疆
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訂疑如卦辭本義安順之為貞健之

守之意紫引乃見天則段可恭看
建安氏曰无疆天德也唯地為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

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
紫引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安貞之

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言其有合于地之德也

程敬承曰。坤唯順。故能厚載而配天。君子唯順。故能安貞而應地。

家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或問。坤。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訂疑物。指民言。杜光本曰。觀程子此說。便知不得以坤為專言臣道。○此坤大象為地。勢坤。益信乾大象為天。行乾。

本義。地。坤之象。云。○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蒙引。本義高下相因之无窮。正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十一

正誼堂

周而明日。又一周者。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訂疑至順極厚。至字極字亦貼重意。

李氏天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飛航講意為民生計。則田里樹畜。厚其養也。為民性計。則禮陶樂淑。厚其教也。道濟天下仁壽萬世。與地之无不持載者一而已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傳。陰始生于下。至微也。聖人于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

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于盛也。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蒙引。陰數退。退則多。而至于寡。故八少。而六老。陽數進。進則寡。以至于多。故七少。而九老。訂疑。此乃定說。由來舊矣。非自虛存始也。近陳伯玉謂陽者。君道也。務于長。故取盈數。而九為老。陽陰者。臣道也。忌于進。故取少數。而六為老。陰亦是此意。

本義。夫陰陽者。造化之本。至其旨深矣。○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孤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十一

正誼堂

一。成。○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始終盛衰而已。陽生于北。長于東。而盛于南。陰始于南。中于西。而終于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為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為陽。聖人作易。畫卦繫辭。于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

雲峯胡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至危之辭。本義于此。又特詳焉者。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性健。為仁禮。陰之性順。為義知。不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

陰陽消長之際。陽為生。為淑。為君子。陰為殺。為惡。為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訂疑陰陽之淑惡。生來時便已分了。雲華畢指流行。象引取之最是。

蒙引聖人于此所以贊化育者。亦須就人事上理會。

訂疑陰陽消長。不獨君子小人之進退。人欲之勝天理。臣之執君子之獄。父妻妾之殺夫。宦寺之侵朝廷。敵國之凌邦家。皆以漸而然。

本義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

訂疑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高

正誼堂

元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唐陸德明釋文音義。比六三比之匪人。王肅本作匪人。草亨亨字。王肅本同。馬鄭陸虞本並无此字。按繫辭傳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卜筮者尚其占。則易之有辭。有占。其常例也。有辭而无占。如坤初六之類。有占而无辭。如訟九五。恒九二之類者。或脫去。或變例也。其有辭无占者。或占在象中。如坤初六否六三之類。即辭象而觀之。吉凶可知矣。如隨上六。咸初六上六。則吉凶未定。而夫子于象傳中斷之。

象曰

疏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訂疑此乃費氏之易。非古易也。朱子謂孔氏未見古易指此。○王弼于各爻小象傳。加象曰二字。自坤卦始。而乾卦獨无。何也。乾卦依費直本小象傳。與大彖傳相連。則大彖傳之象曰二字。可以貫小象傳。故象曰二字。乾之小象傳。不更加也。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以為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又下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朱子曰。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經文。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高

正誼堂

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云。則費氏初變古之時。倘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與古經始變于費直。而卒大亂于王弼。惜哉。訂疑費氏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釋經。不知作何制度。以分別經傳。將經傳平行並書乎。經高一。行傳低。一行書之乎。抑大書經而細書傳乎。不然。象傳象傳文。言何以與經別乎。王輔嗣加象曰象曰文。言曰蓋恐其相混不得已。而然也。至以象傳附卦辭下。小象分附逐爻下。則王氏因費氏附近易了之意。而使之益相附近也。愚謂使經傳附近。而義易尋省者。費氏固功之首。

而因之大亂古經者費氏又罪之魁也○京山郝氏解易悉仍王
弼舊章翻謂博士家不當承邵朱之說病分經合傳之非古豈
知今易作備于費氏遂致十二篇之易割裂淪亡其害之甚不
止于經傳之无別哉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則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訂疑必如此則文理通暢
而不複

習靜劉氏曰初六在姤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疑意○陰之井泉
已寒然去冰霜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已凝之霜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七

正誼堂

別致其道則至堅冰矣

訂疑劉氏得按本塞原○憂于方盛之肯而語久員當云五月一
陰始生○陰之井水已寒但生而未凝至白露霜降向之生者今
始凝矣○凝成也霜凝不已堅冰至矣

雲峯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別致其道○以至子窮也
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蒙引而其道
同謂理勢然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曰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

者至六五便不同欲學者且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
有聖人之道○朱子曰坤卦唯這一爻最純粹五雖君位却是
出又破了體了四重陰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說
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
德○不待習而无不利○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病○從頭到尾
皆然○訂疑程子本註疏之說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云上至末○朱子曰占者有直方大
之德○則不習无不利○无此德則難習而不利也○訂疑此語欠活
失地人之意○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為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七

正誼堂

不言也○下皆做此○如此則自然看得意思活○問不習无不利

此是成德之事○成學者須時習○然後至于不習○曰不是如此○聖
人作易只是說此爻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
說到時習至于不習○與成德之事○若說學者須習至于不習○聖
人作易未有此意○訂疑不習无不利○朱子此答是正旨

蒙引卷九五一爻○當得乾一卦○孔子謂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
太平之占○正是聖作而物視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
之咸亨者○唯九五足以當之○坤之六二柔順中正為得坤道之
純○爻又當得坤一卦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

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合六爻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折
六爻而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唯六二柔順中正為獨得坤
道之純乾剛健中正之卦九五剛健中正之爻坤柔順中正
之卦六二柔順中正之爻曰坤之柔順得矣何以見其中正曰
知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則知坤之柔順中正矣
又曰胡氏謂正則內直中則外方此不可依須說六五之柔順
中正內則為直在外則為方如此意方周且不漏柔順字
又曰或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以占言則所
謂占者有其德一句是貼直方大則其占如是一句是貼不習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十一

正誼堂

无不利訂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在本爻則皆為德是據本義
而談也

訂疑直方大辭也不習无不利占也本義當云六二柔順而中
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象為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其占為不
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方是諸卦之本
義之通例朱子之答或問得之矣今乃云一絲不可脫蓋據象
傳以地道光也安在不習无不利之下似以不習无不利亦為
此之道者故因以不習无不利亦為六二之德也蒙引又從而
附會之非象傳地道光也猶象傳應地无疆謂直方大地之

道也今六二得坤道之純則于地道无不合矣是有光也故不
習无不利非謂地道不習无不利也文言程傳推開說用无不
周旋无不利言自是又辭正旨朱子本義已取其說不知此處
本義如何又如此說
蒙引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為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
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為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
在六二則為直方之德光輝盛大
又曰語錄云不可說坤有是道六二得之以為得坤道坤道是
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細味此語似與本義稍戾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十一

正誼堂

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不做地道說不得也○文王把坤當人
孔子彖傳則把坤當地
訂疑朱子本義分地道六二占者作三項只要意思未歷明白
解書之體當如此也聖人作易來路有由頭去路有歸落如柔
順正固賦形有定德合无疆是地道也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
道之純者是又辭直方大之來頭也占者有其德云是又辭
之落頭也來頭是先說繫辭者取義之所自然也落頭者是教
占筮之人之野當然也凡看易皆當如此必作三項方明白在
易辭之所取義皆卦爻所具見成底在占者則皆人事趨避所

當然見成底无功夫當然底則有戒勉之意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云

雙峯胡氏曰地之生物也藏于中者畢達于外而无所回曲此
可以見其直訂疑與本義不合本義直以體言此以用言乃其
動也直爾因象傳動字而誤也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
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此通書成之者性也朱
子大註之成不可作貞者生物之成底成字若其大則地之无
不誠不待言而可見矣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二

正誼堂

之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宜待學習而後利乎補出爻辭本義
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意不習无不利能不指地道說

索引六二之所為其主于內者直而行于外者方也既直且方
大不外是矣訂疑以所為二字解動字是以直為念之動方為
事之動直以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以即而也大傳著之德
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而亦以也古文多通用不習
无不利地道光也通以德言辨見上
訂疑註疏程傳胡氏索引皆以六二之動作言動之動本義不
特釋之想亦從程傳也愚獨謂此動字乃繫辭傳六爻之動動

字動即變也謂老陰變為少陽也占易者用其動爻故也繫辭

傳又曰爻象動乎內亦以變化言故本義于功業見乎變云變

即動手內之變爻者言乎變者也象傳于此爻發其例曰六

二之動益言占得坤卦而六二爻變也其辭曰直以方也不習

无不利者由六二得地道之純充實而有光輝也光字暗釋大

字若如諸家以動為言動之動則義以方外為動可也正以直

內句說不去矣且六二非人也豈會動乎季本曰陽以九為變

陰以六為變變則動矣即于說也杜光本曰動字作六爻之動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二

正誼堂

利而利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皆直述爻辭无

復意解獨以地道光也一句通釋之不言大者省文以叶韻也

孔子彖傳多詳象傳多畧或但述本文而加一二助辭者讀者

不必另生意見也

六三合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本義六陰三陽云云朱子曰无成有終在人臣用之則為不

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雖无成而能有終

也訂疑合註疏程傳本義而兩存之本義為正註疏程傳皆
從文吉本義獨主占法

蒙引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意。據六三之才而從王事亦不是能內宅百揆之任而外當方面之寄。

訂疑凡讀書固看文意亦須看是何人說話及因何人說話方得他本意如看易須看卦爻材質德性方不涉夸大蒙引此節于註疏程傳本義之外窺見繫辭之由。

蒙引口講大崇云有士于此內極明體適用之才。是含章也。且當戒器待時勿炫于外為其才稍弱未可急于進也。然才之組于已者終不容掩或委贊王庭而宣力四方要亦是信順有餘。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三

正誼堂

而剛毅不足者其始也雖不能率先以立事其終也必能致力以成功。訂疑此說舉案必從以有文言成說在先又便于作文也。然以六三之才質言則須是如此蓋人品不同事業自異有大任之才有因人成事之才因人成事者非必不好也。

或曰含章可貞是處從王是出洪氏曰不然訂疑此却是正旨今人皆以含章為臣道則又辭何不先言或從王事而後言含章可貞乎。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程傳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

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潛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訂疑程傳本文文言乃申象傳象傳乃孔子之意非又辭正旨也。必如朱子本義乃正旨。

蒙引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知光大也。意蓋重在无成有終而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王事便得為知之光大而于无成有終句反畧也。本文或從王事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三

正誼堂

句直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一句何用。洪其羣元吉光大也該渙有丘匪夷所思萃有位志未光也該匪孚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該朱綴方來引吉元咎中未變也該孚乃利用禴。訂疑此類尚多當例推。

訂疑久辭含章可貞以處言或從王事二句以出言各自為意象傳以時發也便擊動下二句相連說去為一意。或疑依文言程傳等說既云无成矣何又云有終乎曰无成者當成功時則歸于君而不敢居其功也。又按无成不但善則歸君而已昔靡笄之勝晉三帥皆壞君子美之渾濬爭功于平吳范通譏焉。

唐彬與潘氏為先驅。所志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不行。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漢之韓彭。晉之鍾鄧。非无成功。而有終之難。何哉。惟不審此。以成功自居。故爾。書曰。汝惟不矜。莫與爭能。汝惟不伐。莫與爭功。此无成有終之意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訂疑程傳就大臣言。○本義括囊言結囊口。云。○朱子曰。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不止言大臣。凡得此。又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訂疑學者。通寔之名。本義未確。易中言有來多矣。不必解為過寔之名也。只是名譽便是。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二四

正誼堂

程頤龍氏曰。朱子當去當隱之說。深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惟阿諛苟容。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小人之流也。豈易之旨哉。

蒙引一說重陰是全无才。而其于退守者。以上爻六陰三陽。內含章美照看。見得不中是過也。有過于固守之意。故為括囊之象。

訂疑此說于本義有情。或疑象傳文。皆无此意。曰。本義與象傳文。各不相悖。當无道之世。自審其才。不能有所為。則避世而去。自是清矣之品。若大有為之才。如禹稷伊尹。當不肯與草木

同朽。故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賢者避世。作者七人矣。豈作者便不肖乎。只不及孔子之龍德。能屈伸變化耳。原李次其括囊之謂乎。○紫引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專指一節言。○文言專指隱

遯一節言也。

程敬承曰。无譽。非惜之。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于祖靈之朝。以譽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亦曰。不成乎名。名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二五

正誼堂

說統三曰。含章四曰。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含有時而發。括則无時而出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建安丘氏曰。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慎則不害矣。○訂疑象傳專以謹密言。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六五以陰居尊。云。云至大善之吉也。

訂疑註疏皆就臣言。程傳同。而有與莽女媧武氏之嫌。固非又解本意。隆山李氏。以為舉養之臣。縉雲馮氏。以為居攝之臣。二

說亦似无害。但與文吉正位居體之義不合。趙汝楨以為否亦非本義。據文吉正位二字而定為君位是矣。愚以為亦是侯伯之君。非天子也。

紫引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他中順之德。充諸中而見于外。則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為黃裳之象。不主函道說黃裳亦不分說。黃中色及中順之德。二中字與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二中字不同。後二中字與內字同。此黃裳皆以見諸外言。正指其溫恭接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一皆根諸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去

正誼堂

心也。故象傳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爻辭。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已。則盡已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心。不為大善之占乎。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于外也。紫引黃裳是中順之見于外者。故曰文在中也。謂之文。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也。訂疑中庸簡而文。溫而理。文理即在中之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本義陰盛之極云。雲峯胡氏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之禍于

其始龍戰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也。

紫引龍兼陰陽。陽固能陰。亦龍也。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說不去。且接下其血玄黃。亦不來其血。即龍之血也。訂疑即臨川王氏說。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

紫引陽統陰。陰本非陽敵也。然陰盛之極。而陽已衰。則與陽敵矣。陰既敵陽。陽雖不能制陰。而亦不能為之下也。如此則兩敗俱傷。陰果必勝乎。夫陽方甚微。固无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无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二

正誼堂

獨克之理。占者如是。其凶可知。占者大樂是陰類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演曰。此與初之剝。致其道相應。上六已窮之道。即初剝致之道。

用六利未貞。

本義用六云。至末。朱子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體依舊在。訂疑即朱子此言。推之見乾雖變而為陰。然乾體亦依舊在也。故用九見羣龍元首吉。與坤卦辭絕不類。而本義云。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云。用六利未貞。與乾卦辭絕不類。而本義云。即乾之利貞也。正謂占本卦所繫之辭。不必更有所變之卦也。

宜特乾坤即餘卦六爻皆變筮法雖云用之卦象辭然本卦之體亦依舊在不得盡用之卦象辭占反置本卦象辭不用也若置本卦不用而盡用之卦則卜筮之時太筮有神何不即予以之卦而必使其自本卦而變之卦乎

索引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此說可疑使當初不別立用六而繫之辭則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矣又何自知其不足于元亨耶况坤為天下之至順配乾之至健而謂其陰柔不能固守又安得為順而健而稱牝馬之貞也且坤六爻皆變既為純乾安可復計其為坤之變乎既是純乾又何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二

正誼堂

不兼元亨

訂疑乾之用九依舊是乾卦在即依舊是乾之元亨利貞但恐其太剛則當以柔濟之所謂高明柔克也坤之用六依舊是坤卦在即依舊是坤之元亨利貞馬之貞但恐其太柔則當以剛濟之故戒之以利永貞所謂沉潛剛克也觀文言于乾之用九一則曰乾元再則曰乾元不離乾元而為言則坤之用六亦不離坤元可例推矣故象傳曰以大終也大陽也見其以陰始也○洪範筮有貞悔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在已底悔是應人底貞是主悔是客如占得六爻俱變者以本卦為主而以

之卦象之以本卦為事之始以之卦為事之後應以本卦為已事以之卦為敢應之事所謂以大終者正事之後應爾如坤卦辭云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為陽大陰小陽得兼陰不得兼陽故也今六爻皆變則始為純坤終為純乾始之小者終亦大矣始之不得兼陽者終亦得兼之矣到後來先亦得東北亦得矣

杜光本曰由訂疑釋之則本義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二語乃本象傳以大終也來蓋坤既變為純乾其終自當如乾之元亨利貞而始以本卦為主故用六只言利永貞而元元亨兩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元

正誼堂

字彙引疑之是執人之遇坤六爻俱變者以乾之元亨利貞占而不知其有先後始終之別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雲峯胡氏曰提出陰陽二字于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于以見陰為小陽為大陰陽之大分明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朱子曰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又曰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恣底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

以說至柔而動也剛

訂疑動也剛就發生上說○豈非元亨方謂生物有常為賦形有定○才是釋利貞○爾如此則先釋元亨○後釋利貞○故下遂接云後得主而有常○文勢既不倒而理亦不漏○本義云○似不然○臨川吳氏曰○坤之為德○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為坤元之至○似為有見○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主下當有利字

訂疑此句前帶君子有攸往○先迷下帶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後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三

正誼堂

朋有常○即象傳後順得常○字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復明亨義

訂疑此句當合下節為一段○通贊坤元之至○也○蓋前數句已申○坤元亨利貞等句○至此復說贊坤道之至○猶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四句已申元亨利貞之義○又以乾始能以美利○天下數句申贊乾元之大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中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慘一出于天地○但聽命焉方其

煖然為春地亦與之為春○及其慘然為秋地亦與之為秋也○坤

道其順乎○亦唯上承天施而與時偕行爾○訂疑此無元亨利貞○而言是也○胡氏李氏乃謂乾主在元○坤主在貞○何也○果爾則象○傳不應首贊之曰○至哉坤元矣○

或謂承天時行○不專謂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中○蒙○引曰○此說未安○本義既云復明順承天之義○象傳乃順承天○實○專指元○而非無亨利貞也○訂疑象傳順承天○對統天言○乾元○既○統四德則坤元之順承天○亦統四德矣○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三

正誼堂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于○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于後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于冰○小惡而至于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云

訂疑順○註與程傳皆作順○習順長于本文○積字由來者漸意○皆

合且申象傳馴致意此本義不如傳註

東萊呂氏曰積善之家云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體則熾集醞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无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訂疑積善積惡俱歸之心乃是按本塞原之論

蒙引今日為一善明日為一善久之則為積善矣積不善亦然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大意謂餘慶餘殃本于善不善不善皆由積而成此自人家興衰常理而言也獄逆之事主君父當慎微言又以其變故之大者言之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三

正誼堂

訂疑程傳通作一串蒙引分作二段蒙引為長○積善積不善蒙引就一人身上說不切之家二字愚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云一就一人言也積善之家云一合父子祖孫及一家之人而言猶云世濟其美世濟其惡也

彥陵張氏曰不在身上慎其善惡之積而要在臣子上免其獄逆之禍豈可得哉獄逆之禍不常有聖人戒于初而歸本于善惡之積其戒君父者深矣訂疑此言有間名教

訂疑黃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諤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又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胡氏傳春秋于隱公遇弑斷之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拒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諫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喪吾特老焉是猶豫留時辦之弗早辦也此程傳及蒙引之說也胡氏于隱之觀魚于棠斷之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遛避倍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于公之入許斷之曰公即位十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聘罪二也禮樂征伐出自天子而擅與甲兵為宋而伐鄭為鄭而伐宋罪三

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郤及防入枋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聽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于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此彥陵張氏之說也胡氏于狄之入衛斷之曰嘗問河南劉奕曰班固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鴉之奔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後以問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時又嘗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于晉而成于朔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三

正誼堂

其禮先亡而國隨之此吾世濟其惡之說也○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將祖父之善子孫可恃以繼惡乎祖父之不善遂及其子孫而不免于禍乎賞延于世罰弗及嗣非乎堯舜之聖元賢能腹錄之凶有令後又何也曰聖人道其常祖父果世濟其美子孫非大不肖必受其福祖父即不善子孫若能幹達何遂遺殃若夫積善而未獲福或其偶也則善之未至也積不善而未速獲殃者當觀其究竟何如勿止言目前也明太祖曰作善即不獲福天下元不可為之善作不善即不獲殃天下自無可為之惡此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周易訂疑

卷二坤卦

三

正誼堂

計功之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疏下云義以方外即應云正以直內改云敬者欲見正則能敬故變正為敬也訂疑當云敬則能正

程傳直言其正也云○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訂疑此二條是正意○又曰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恐不直

內內直則外必方此二條重直內是程子平日主敬之學然于方外太畧恐難于詳也問敬義如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觀此條之答專務直內不務方外者是見上條所言有病龜山楊氏曰守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于外則未能特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訂疑自无病問義形而外方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于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周易訂疑

卷二坤卦

三

正誼堂

本義此以學而當之也云○至末○訂疑文古不疑所行分明是解无不科本義移句不習上說恐非正旨○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无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端上正上○又曰敬義功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憊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于昏憤難操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又曰大言將敬字解直字杜光本曰

義字解直字似當作正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
孤即解大字敬而元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元敬則元
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于
君事親則悅于親交朋友則信于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
利也

潛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
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為敬者蓋才敬則心必正
敬則監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為下一轉語即喚
起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

周易訂疑

卷二坤卦

三

正誼堂

索引直其正也二句似以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四句君子敬以直
內二句似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正義二字以見成之
德言訂疑愚謂是解說字義元功夫然直不自直必由于敬方
不自方必由于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從義直即心无私方即事
當理正謂本體如善惡未著也而善上惡上之本體如鏡之
空矣是非未形也而是上非上之本體如衡之平矣此說未當
泥于靜也義謂裁制善上惡上截然而不可易如鑑之能別妍
媸也是上非上確乎其不可移如衡之能別輕重也此說于義
字亦未盡二說其究元病正是无少和曲義是无少差錯直方

可分內外不可分動靜本體存乎內裁制見乎外太極圖說下
朱子曰其未發也敬為主而義已具其既發也必主于義而
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此以敬專屬未發時可疑杜光本曰
玩敬行焉何間斷之有二語朱子亦未嘗以敬專屬未發時矣

程子動箴曰誠之于思者所以直乎其內也曰守之于為者
以方乎其外也此則敬義分而為二不如云敬義分而為內外
若中庸之致中專主未發者言靜時之敬也其動時之敬所謂
致和者則直方兼有蓋自其一念之萌以至事為之著皆在所
謹其謹于一念之萌者亦所謂誠之于思也其謹于事為之著

周易訂疑

卷二坤卦

三

正誼堂

者亦所謂守之于為也則直方合而為一
訂疑敬統內外兼動靜貫始終者也蓋人心是活物除寐而无
夢之時是无思无慮寂然不動其他醒底時即无所事為此心
亦无一息閒所以孔子說出入无時莫知其鄉古人恐此心不
能无所繫屬故平時設為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使他不走作
向邪僻上去又恐人有坐馳者身雖在此做這箇心却用在鴻
鵠上去又說出敬以直內法子敬以直內有兩件或无事此靜
坐則齊明整肅如對神明曲禮所謂儼若思也然此等時最少
或有事于詩書六藝則當主一无適无身在這裏而心遊千里

之外。這便是敬以直內。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以致其中者。此也。及其有感而動。將向乎事為之際。此便是動時了。則將向時。所為詩書六藝。以涵養此心。推極知識者。省察此意。揆度此事。而以理裁之。使其不少差謬。這是義以方外。直內者。不偏不倚也。方外者。無過不及也。敬者。義之所由精義者。敬之所利用也。義有千百。敬只一箇。此即一貫之道也。蒙引不肯以敬以直內。專主靜時說者。泥于六二之動。上字說不去也。愚已有辨在象傳。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三

正禮堂

是以學而言之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又曰。于乾而得進修之方。于坤而得敬義之訓。學聖人者。由于進修。欲進修者。先乎敬義。訂疑本義後。錄程傳一條。蓋由大全以程傳與本義並行。成矩。卑刊本義。因本義有程傳備矣。一句。故並錄之。非本義原本也。履大象夬九五小象。所錄程傳微此。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程傳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

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訂疑此文。本前。

平庵項氏曰。陰雖有美舍之絕句。以舍之連下文者。非。

訂疑又辭舍章可貞。以處言。亦泛言也。或從王事。以出仕言。本。

義從之。象傳文言。以舍章連從王事。作一事讀。程傳從之。若依。

又辭本義。則舍之絕句。為是。若依象傳。文言與程傳。則舍之連。

下文。為是。玩文言。用以字代或字。是以舍之連下句。

彥陵張氏曰。弗敢成三字。原所以舍之。心也。當以舍之連以。

從王事為句。

中溪張氏曰。弗敢成者。非其才有所不足。其分有所不敢也。凡。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元

正禮堂

地之于天。妻之于夫。臣之于君。其道皆然。則得以陰從陽之正。下獨言地道。舉其大者耳。蒙引要認成字。與終字。分別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訂疑愚謂。訟六三之王事。與此又王事。不必是天子之事。如詩。卿風。王事適我。衛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唐風。王事靡盬。不遑。蓍。稷黍。秦風。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是時也。周室東遷。王之號令。不行于天下。列國安得復有從王事者哉。凡言王事。皆泛言國。事。爾如官家。縣官。古謂天子。今相習為縣庭知縣之通稱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

疏通曉物理也。程傳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于理。
進齋徐氏曰：通理、文无不通。

紫引是黃中處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
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言黃中必並以通理言
之。通理亦在內也。凡道理在中者皆通理也。人之一心本具衆
理而應萬事。故謂之虛靈。一理渾然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
禮足以有敬知足以有別。所謂黃中者在此所謂通理者亦在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四

正誼堂

此但六五之黃中專以順德言耳。當云同一順德也在親則
如何在尊賢則如何于敬大臣則如何于柔遠人懷諸侯則如
何皆說順德各有條理而不容紊者也。又當知黃中通理是以
養成之德言如天性之妙則人同具矣。

訂疑疏傳徐氏通理事言為一事紫引分為二件而串言為是
蓋文言黃中正位居體皆以二字為一義不應通理二字獨分
二義也。

洪氏大法曰：黃中、中德蘊于心通理正形容中德之妙即所謂
美也。非中德之外別有通理就其中而析之則隨事隨物又各

有條理而不亂也

正位居體

紫引正字活看謂當尊也。體乃體體之體如人君之體大臣之
體為政之體之類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敬下也。
洪氏大法曰：承上文言中德之發越也。

訂疑責不期騁而騁富不期侈而侈正位居體則騁亢之心不
形于動靜修養之意不介于儀容。所謂暢于四支也。○黃裳二
字本是一物分釋不覺而文言乃分釋焉。故本義澤之云中順
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按天玄而地黃衣員象天裳方象地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四

正誼堂

黃裳皆坤地之象也。人君恭己南面垂裳而治所謂正位居體
也。六五坤體故不曰衣而曰裳在上卦之中故曰黃黃地之色
亦中之色也。正位居體言其居尊位有人君之體也。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言其有是德而居是位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疏黃中通理是美在其中有美在中必通暢于外故云暢于四
支。

紫引黃裳分言則黃為中裳為順合言則雖中故順又辭合為
一象文言分為二爻辭本義以中順合言今文言曰美在其中

而暢于四支則中在內而順在外其寔一也天下无形于外而不本于中者此處孔子又是把順從中發出來底說斷不得與爻辭同

訂疑美在其中即象傳文在中也即本義所云中順之德充諸內也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即爻辭黃裳之見于外也蓋黃裳見于外者也取象黃裳者因六五有中順之德也五為中六為順黃中為中通理為順正位居體為居尊內有中順之德故曰美在其中黃裳被乎四體故曰暢于四支正位居體則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矣故曰發于事業蓋文言本意黃中通理以德言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四

正道堂

正位居體以位言美在其中四句通言以釋元吉之意故諸家解得零碎无理會了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元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疏陰盛為陽所疑陽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強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本義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云

臨川王氏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訂疑此爻辭本旨而非文言本義

平庵周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于陽曰嫌于元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楚公子圖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死則何利哉

訂疑陰疑于陽陰之罪也稱龍以戰陽不為之下而伐之陰恃其盛而敢與之抗故戰于野陽未伐陰至于陰之地也陰疑于陽則陽固龍陰亦龍矣故曰龍戰而无大小之差然陰雖疑于陽而猶未離其類故稱血焉言陰亦傷而見血也杜光本曰故稱血焉底血字早荷陰講與爻辭不同臨川王氏之說訂疑所以不取也合言玄黃言陰陽俱傷也天子有征无戰言戰者歸

周易訂疑

卷二 坤卦

四

正道堂

天子之敵也言龍戰則陽傷可知矣恐人以為傷獨在陽是助陰之敵矣故曰其血玄黃言陰亦傷不獨陽也以抑陰也天玄而地黃只以玄黃分天地之色言其皆傷不必如世說重陰陽定分為尊陽抑陰也

三 震下坎上

程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云云○雲峯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雖震坎艮坤交乾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

訂疑唐李鼎祚取序卦冠之卦首故程傳各卦辭之前先以序

卦傳之義補之。愚謂此當取附序卦傳耳。○按程傳只本序卦釋屯卦繼乾坤之後。未嘗以剛柔始交謂屯。次乾坤之後。胡氏之說非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傳屯有大亨之通。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攸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補助。故利建侯。訂疑不取卦體卦德卦象。但以理勢言。利建侯句說如象傳。

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時。遷稱元亨。亦猶蠱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誼堂

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

訂疑胡氏與程傳同論治亂循環之理。甚為有見。但否利塞睽亦亂極當治。何不言元亨。分明是震以一陽動于下。有夷險之才。故可元亨耳。

本義其卦以震遇坎。云。上至末。或曰。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利見大人同例。朱子曰。然。若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卜主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訂疑君侯亦有臣下推戴而立者。

雙湖胡氏曰。初九以一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也。

利貞。謂震遇坎也。非不利有所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建侯者。二豫震上也。震下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訂疑勿用有攸往。象傳元文。本義與胡氏皆以為為申足利貞之意。愚謂利貞所該者廣。謂占者當屯之時。凡事皆利。于貞固也。勿用有攸往者。為占出行者言也。諸言利往不利往者。皆然。利建侯。又另一事。易為占卜以前。民用一句。自為一事。不必上下相蒙。扭作一事。如他經傳之言也。

蒙引利建侯。亦須說屯難之時。利于建侯。如此方與象傳合。故本義云。不取初九又義者。云。上蓋當屯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誼堂

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宜立以為君也。訂疑須知建侯非立天子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云。上蒙引自蒙以下。本義皆云。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而此居諸卦之首。必先別言二體。使人知有內卦之體。有外卦之體。然後樂之以卦體不復拘。上耳。下條二體之德。二體之象。皆此意也。

訂疑卦辭本義云。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乾坤猶言陰陽。故承傳本義云。始交謂震說者。乃據胡氏之說。謂此句承

也○次○乾○坤○而○言○不○思○序○卦○出○于○周○人○名○卦○者○不○知○的○出○何○人○如○
果○伏○藏○而○命○豈○豈○卦○時○即○以○也○次○乾○坤○子○索○引○亦○從○胡○氏○非○

動乎險中大亨貞

本義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吳因之曰○人值此時大都事求可功求成而已○乃聖人始終只
是一箇守正別無奇謀秘計據其在險能動豈不是掀揭天地
的才幹只是胸中不肯苟且了分毫○所以異于功名之士
訂疑大亨貞固以其動乎險中矣○而貞字亦取初九之居得其
正也○故初九之利居貞即卦辭之利貞○利建侯即卦辭之利建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謹堂

侯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既屯有二義一難也一盈也○若取屯難則上文動乎險中是也
若取亨通○則疑亨通當作屯○則坎為雨震為動○動當作雷○此

云雷雨之動是也○隨義而取象其義不同

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云○至末○朱子曰○此孔子又別出一
箇道理○說當此撥攘之際不可无君○故須立君終不可謂建侯
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
訂疑草昧之世與承平不同不建侯分治則九州之廣豈一人

所能鎮撫然建侯矣此時紀綱未盡布恩澤未盡沾教化未盡
洽或有尾大之嫌或有功高之懼或有小腴之惑或有遠人之
擾○所以武王克殷殷建諸侯矣而尚有不清之多方漢高定大
封功臣分王子弟矣而續有叛者之九起○蓋建侯者大則大害
之所在也○然害小而利大夫子于建侯之後○戒以不寧亦取震
義也○後世廢封建為郡縣失屯利建侯之義意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云○蒙
引經引之○提引其緒也○綸理之隨各條理而合之也○經綸世務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謹堂

亦如此如先正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節目○此等皆借用字也
訂疑屯大義○時說多就洪荒之世言○非也○聖人作傳原以教後
人○豈三代以下遂不用經綸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本義屯難之初以陽在下云○至末○胡雲峯曰○卦辭有專主
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又之辭而發之○卦主震震主初
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其事也○利于
建初以為侯也○又言利建侯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
訂疑利居貞○泛言之○利建侯特指一事而言○後多倣此○有云

利自建為侯者非也。自建為侯。古无此。僭亂之事。乃後世之亂賊耳。

姚承恩曰。初九陽居動體。本能濟屯。但在屯之初。動乎險中。時勢未可嘗試。故教占者以且須盤桓。莫輕自試。利居貞者。惟居貞為利也。此居貞之人。與共建為侯。可收天下之望。而成出險之功。故利。

訂疑盤桓者。象也。利居貞。方是教占者。本義明甚。姚氏不辨象。而分利建侯。謂利建此居貞之人為侯。尤為強合。

同。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誼堂

程傳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未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與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

雲峯胡氏曰。乾坤初爻。提陰陽二字。此以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君。陰為臣。訂疑臣當作民。尊陽之義。益著矣。

蒙引責以德言。若以位言。則是已為君了。何以說得利建侯來。且成卦之主。亦不是指以為君。只以成卦主爻論。如同人之二。蒙與師之二。雖有五在上。也犯他做主。

訂疑程傳以志行正也。為志在行其濟屯之用。愚謂志行正也。以釋利居貞之義。蓋君子素位而行。素患難行乎患難。不可失其時守之正。而為小人行險徵幸之事也。蓋志在乎行正。則元終食之可遯。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無須史之可難也。常人或能勉強于平時。至一遭變故。遂不免自守。謂正道可行于平日。非所以禦變也。失之志不立也。故聖人作易六十四卦。大半言貞。而于屯。需。明夷。蹇。困。旅。渙。尤詳焉。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注。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故曰匪寇婚媾也。訂疑程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四

正誼堂

得從之。近亦有從之者。

孔疏此爻。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即其餘人事。亦當法此。有如人逼近于強。難遠有外應。未敢苟進。被近者所凌。經久之後。乃得與正應相合。是知萬事皆象于此。非唯男女而已。諸爻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義皆倣此。○字。訓愛也。

程傳婚媾。正應也。寇。非禮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侮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

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易之取義如此。或問匪寇
婚嫁程傳何如。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如此費力解。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云。至末。朱子曰。耿氏解女子貞不
字。許嫁筭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
得有理。或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
中此等取義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月八月等處。皆必有所
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洪氏大法曰。六二之難。乃事之屯。非世道之屯也。如子卿之在
漢。南仗節。食趙而終歸漢室。于十九年之後。要長之在許昌。辭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辛

正誼堂

金却印而終歸玄德于報效之餘。此十年乃字之貞也。
訂疑屯如遷如。乘馬班如。從言難進之意。匪寇以下。為占婚姻
者言也。偏指一事也。四爻倣此。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索引二五相應理之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程傳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虞之无虞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
中。

本義陰柔居下云。至末。丘氏曰。即鹿无虞者。不量而進。勞

而无功也。訂疑與傳不同。
訂疑按朱子他處引此。亦作虞人。即鹿二句。以田獵言。君子
以下。乃正言處屯之事。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云。至末。

訂疑程傳本義與呂氏皆以求賢濟屯為言。愚謂屯有幾般。有
國運之屯。九五是有天下之屯。卦辭象傳大義傳初九是也。
有一人一事之屯。六二六三六四上六是也。即言濟屯亦有大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五

正誼堂

小之分。不可混就世道上說。○求婚媾。程傳本義及呂氏作求
賢濟屯言。而胡氏及朱子小註。以男女婚姻言。皆通。而程傳本
義及呂氏為是。蓋以六二爻辭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觀之。則是
男女婚姻之事。若以六四之時之才觀之。則大凡人當屯難之
時。進退維谷。不能自存。求婚媾親戚以相濟。此情理之常也。且
初陽男也。四陰女也。若以男先于女之義言之。則四女不宜先
求初男也。故曰。程傳本義及呂氏為是。
索引舊說皆以求字對往字看。謂初求四而四往應之。今覺不
安。大抵爻辭非為男女婚媾設也。蓋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

自濟初九以陽剛之才守正居下以應于己可取以自輔也。豈必拘于男倡女和哉。本義云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只云下求不云下之求我也。語錄謂程傳四往求初之婚媾為未然亦未定之見與本義不合。

象曰求而往明也

蒙引彼謂待求而往請問六四專為婚媾之占乎抑為處屯之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五

正誼堂

通占乎若專為婚媾之占則與上文乘馬班如之意果相屬乎。若謂意不相屬則本義然字又無謂也。若為處屯之通占則六四居上不能自濟乃欲在下之賢者枉己以求濟之然後從而許之果何說也。恐程傳本義不可易二胡之說不可從也。訂疑蒙引說是然謂上下文意必相屬則亦不盡然也。蓋易為卜筮而設或一爻通指一事或一爻而言數事或先泛言而後又特指一事或先專指一事而後又泛言不比他經傳一事說到底只是一事上下文義必相承也。梁山來氏曰明兼知已知人二意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于其各位非有損也。訂疑難說无損雖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屯膏是威權不在已也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則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子亡矣。按盤庚宣王乃大有為者程傳全費講。朱子曰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五

正誼堂

程傳也失契勘唐之僖昭而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訂疑謂僖昭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唱果實度日呼田金致為阿父謂僖昭不知東漢時若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何如只是那時都元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果有變動便成大病。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云云至為屯其膏之象。訂疑程傳惜五之无輔本義兼得初九之得代皆為九五惜也而非也上有賢君則下有賢臣武丁之時商道衰矣而學于箕盤形求傳說委任賢相商遂中興宣王之時周室亂矣而周召

共政吉甫山甫方叔樊侯輔之。周室復振。今九五誠賢君乎。初九賢侯方伯之職也。六二賢相忠順之佐也。何遽不可濟乎。又辭明曰屯其膏。象傳明曰施未光。皆罪其聚財斂怨而不肯公利。于下如紂之鹿臺鉅橋。德宗之搜林大盈。以失人心。至天命已去。徒抱空名于上。復何能為乎。雲峯胡氏亦云。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訂疑專咎其平日之膏澤不下于民也。若云初九得民于下。九五有膏潤而不得施。將任民心之離散乎。恐孔子當田恒六卿之時。必无束手待亡之理。

周易訂疑

卷二 屯卦

五

正誼堂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程傳六以陰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訂疑陸德明音釋乘馬馬駟作絕證。及四馬曰乘子。乘音絕。程傳從于憂傳也。愚謂馬氏為長。窮厄之甚。至于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東萊呂氏同。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云。訂疑亦與傳同。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東萊呂氏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于亂亡。止有兩傳。

更不容停待。

三三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註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能為初筮其唯二乎。以剛處中能斷夫疑者也。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

王氏舉例蒙卦陰爻亦先求陽。夫陰昧而陽明。陰困童蒙。陽能發之。凡不識者求問識者。闇者求明。明者不吝于闇。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五

正誼堂

程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特中乃致亨之道。二以剛中之德為君所信。向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以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訂疑大臣既已為君所信。向則當朝夕歡善。敢于君以引君當道至仁可也。何又云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乎。伊尹于太甲周公于成王。隨事而訓誡之。豈待其求而後應之乎。此如師之于弟子。聞來學不問往教。此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若既受人之子弟而教之。則朝而授業。夕而程功。豈復待弟子之求。

之而後教之乎

本義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蒙引物生之初。物即序

卦傳所謂萬物也。非止謂人。至卦辭方專指人。

本義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朱子曰。蒙之意只是心裏籠突。

訂疑蒙之地。在人則為習染之汙。如五鄉之童子是也。

蒙引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于蒙也。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匪我以下。只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可見。訂疑蒙者所以得亨。句不必泥。愚謂此為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五

正誼堂

發蒙者言其當如此耳

本義筮者明以下乃占法。如乾九二云。若有見龍之德云云耳。

蓋文王繫辭更元兩意。比卦本義若欲比人云云。亦可見。○或

曰。匪我以下。專主明者固是。至于利貞。亦偏指明者。恐未安。獨

指蒙者何如。曰。蒙安能便知養正哉。蒙至知養正時。便是先有

以是發之者矣。○一說發蒙與養蒙不同。發蒙如未知而教之

知。未能而教之能是也。養蒙則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謂

就教之知能時。獨不可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耶。曰。發蒙者對

前日之蒙而言。養蒙對後日之作聖而言。

訂疑養即中養不中才養不才之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不

貴以難能不求效于旦夕之義。

蕤氏了心曰。匪我二句。不往教也。初筮三句。不輕教也。訂疑即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之意。利貞不苟教也。

所教者皆當知當行。而不雜于異端曲學之私。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雲峯胡氏曰。卦象山下有

險。是一義。卦德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訂疑卦象之義。習染之汙也。卦德之義。氣質之偏也。險而止。險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五

正誼堂

謂斷此難制止。謂怠惰苟安。胡氏已不能安。不切險意。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

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傳志應也。五之志應于二也。賢者在下。宜可自進以求于君。

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

而後往者。非自尊大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發而後禁。則擇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善也。訂疑學當作

教。○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

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見偏持于內。異端交雜于外。欲其純

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于正○却不
知惟養正于蒙○纔是聖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云○至當其可也○厚齋馮氏曰○學記
曰○當其可之謂時○雲峯胡氏曰○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
不得乎時之中耳○五之志○未與二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
三讀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蒙引以亨行時中也○只說到實蒙也○任○雲峯無說到利貞○非
也○訂疑卦辭說養蒙之事○則早論教之意○不消說了○此胡氏
所以為替也○聖功從正字生來○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五

正誼堂

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蒙引蒙而養之以正○即此是作聖之功○語錄作聖功處○與本義
不同○杜光本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玩上文○語錄自當專指明養
之養蒙○說若無指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已不合而朱
子語錄○反專指蒙者之自養○失之遠矣○此本義之所以不從也○
○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言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
志與我應○然後可教○苟急于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
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認此意○亢然不復與學者相

機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玩志○應二字○此
元○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先求學
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應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訂疑學而時習之○即有朋自遠方來○又曰○德不孤○必有鄰○人性
皆善○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此感之本也○曰○有教无類○自行束
脩以上○吾未嘗无誨焉○聖人誨人不勸之意○又詳然諄然見于
辭色之間○此感之情也○故我不求童蒙○童蒙自求我○聖人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五

正誼堂

註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蒙引語類說山下出泉
之象○只在泉上○故本義云○上不及山○象朱子嘗作蒙齋銘○又以
果行法泉之遠○育德法山之靜○考之語類○朱子說書前後不同
者亦多○
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消土之微○壅于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
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
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唯其靜止○故泉原
之出者无窮○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

之有本則其德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形而用之謂也

訂疑按朱子曰果者果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蔡季通云育德

是艮止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季通與蔡齋銘

分言之真氏串言之分說是○或曰德者行之體何不先言育

德後言果行曰通觀大象傳凡取兩象之義者類先下卦而後

上卦如蠱與臨是也○本義必行釋果字有新釋育字

蒙引果行育德固君子之所以養蒙而正者又果行育德之方

也○楊墨之行非不果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而非吾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六

正誼堂

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能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豈終于蒙乎○聖人于蒙卦只管教人以開蒙之道亦是

聖人之情見乎辭○訂疑卦辭就教者言大義傳就學者言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

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憂楚二物收其威也書

曰扑作教刑是也○訂疑楊氏引書本程傳下民之蒙也與本義

異其引學記則與本義同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云○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

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

訂疑既蒙矣何知求人發他還是父兄發之或易子而教之耳

本義就發人之蒙說是正育小註是占法

雲峯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

也○一于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教五教在寬之義也故答

訂疑敬教在寬之道官之于民師之于弟皆然也

蒙引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如一箇愚魯資質又出在僻陋所在

尋常人家所以其蒙滋甚○訂疑此即蒙之意蒙之地之分

或曰誨人不只是先生教子弟如小民元知違道犯令之類須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六

正誼堂

用刑人桎梏亦所以教之也○以往吝非唯在彼有所不堪而在

我亦失其教教在寬之道矣

訂疑程傳作治民本義作教人而蒙引又兩從之愚謂發蒙之

事治民教人固皆有之但在治民則刑人桎梏皆實事所謂鞭

作官刑扑作教刑制官刑具訓于蒙士是也在教人則二者是

取象所謂憂楚之威亦是教刑但非桎梏爾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程敬承曰蒙

之初曰發初固易發也蒙人之初曰閉初故易閉也象曰養正

而初曰正法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義目寓于法中矣

說說此只據蒙之初論箇教法該如此初字最重訂疑朱子亦曰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與此同另一說也與蒙本義合而與爻辭本義異爻辭即指發初六之蒙也師初云本義云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亦不論爻之材只就初字上立義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云至末朱子曰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訂疑物所二字當衍安能包蒙剛而不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六二

正誼堂

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大抵蒙卦除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又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視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家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訂疑

胡氏此段精極蒙引猶執舉蒙家數比而同之何也

訂疑本義占者有其德謂有剛中之德當其事謂或當包蒙之事或當納婦之事或當有蒙之事也包蒙吉此爻之本事也納婦克家所及之餘事也易中此類甚多當例推之蓋易為卜筮而作繫辭時偶見卦爻中有此象具此義則並以此事繫之又或者見前人曾以某事占得此爻後來獲其應至于繫辭時看得此卦此爻寔具此理故並及之亦未可知所謂知以藏往者此也不似今人作文字一段止言一事也今人必欲比而同之貫而屬之遂以所占之寔事並看作假借譬喻語如詩之比體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三

正誼堂

可笑且如此又本言治蒙之事而講者必扭為臣道矣

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訂疑剛柔接不止于克家一事為然包蒙納婦孰非以其剛柔之接哉單舉子克家者省文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云上至末臨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

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也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合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訂疑就震坎之性言亦巧然謂六三從九二為見金夫則不然以上九未始非陽也此程傳不及本義之確處。劉向列女傳秋胡魯人娶妻五日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下車謂曰吾行道遠願託桑下下食下齋休焉婦採桑不顧秋胡子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貴郎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力作採桑紡績織紵以供衣食奉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六四

正誼堂

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逸之志收子之齋與私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呼婦至乃何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逸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夫弗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取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河而死本義引秋胡特以解金夫二字非謂其妻亦見金夫不有躬者也。又今以此又為蒙之不可教者不必然也易之取義多端豈可

拘發蒙一事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說以女行不順故也。○程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本義順當作慎云。訂疑順如字亦可本義解順字多作慎不必然也。

蒙引象義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婦女有不正之行皆无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然哉。訂疑推而言之云。既不戾本旨又可推廣餘事主客明白。○本義无攸利事或取女之人正肯也。美哉女不必。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六四

正誼堂

六四困蒙吝

程傳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者也。訂疑傳先以六四之本質言而後言其遠變。○陸山李氏曰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闇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久困。本義既遠于陽又无正應云云至末。○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陰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蒙引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此朱子開物成務之精意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註陽稱實也。○疏六三近九二。又應上九。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雖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也。○訂疑平處項氏同。

程傳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于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

訂疑六三雖不遠于陽。又與陽應。然自家先陰柔不中正。如朽木。與土良工。无所施其雕巧也。六四柔正。實質差勝于六三。然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正誼堂

又以遠于陽而困焉。見人之成德。一在立身。一在親師。取友也。本義實叶韻去聲。○訂疑今本以隸小註細于分音。非也。○鄒陽

重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九詳于小過既濟

三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訂疑小過既濟二卦本義未言叶韻。乃蒙六四艮六五未濟初六小象傳。與雜卦傳本義言及

之。茲謂本義尤詳于小過既濟三卦。何也。○紫引獨遠實。不兼本義所謂又无正應者。亦如屯之利建侯。不

取初九爻義。比之九五位正中也。不取卦之羣陰皆來比已意。

皆舉重而言。

訂疑以遠于陽為遠實。陰虛陽實。分于此矣。

六五童蒙吉

楊龜山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故童蒙乃吉。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此道也。○訂疑湯高宗皆非童蒙。當云太甲之于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云。上至末。○雲峯胡氏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于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正誼堂

爻于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為五。則知我之為二矣。○紫引此童蒙與卦辭小不同。卦辭只說蒙昧。五童蒙則言其有

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有安己之心。而无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无再三之瀆。則德性已明矣。

飛航講意。純則不雜。一則不二。未發則私欲之心未起。欲指底廣如聲色貨利。遊宴征伐。神仙土木等言。就德業言。君志定而

天下之治成也。如成王學于周公。冲人同未。在位學有緝熙于光明。○訂疑未發指私欲言。固是。愚謂還有先入之言。一節最堪

初學者先入之言。如初生之乳。頭一口乳。終身性情嗜好由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雙湖胡氏曰順以巽言巽以志應言○蒙引即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者也○訂疑當巽純一未發以應乎人上二句正起下二句也

蘇氏了心曰順柔順巽聽從之也○崔子鍾曰順則善從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紆雖明師亦无可成之理○訂疑此重巽與前說不同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六

正誼堂

程傳九居蒙之終○訂疑對初言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伐擊之○為寇指蒙極之人言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又以為寇主擊蒙者言上下不蒙○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遇剛云○至末○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件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却事上有用若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索然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

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舉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為外誘所化惟為之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于嚴亦為得宜故曰利禦寇

蒙引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雖然顧其用之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擊之乃以害之也何利焉○惟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擊之乃益用凶事也何不利○擊蒙即今之用鞭朴當作夏楚也○為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于旦夕也○禦寇是擊其好玩要遊蕩以收其放心者也○凡事皆然不止為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充

正誼堂

誨人也此是餘意正意只是誨人○王臨卿曰禦寇據本義是虛象據程傳是實事○味上下順一語上指上九下指六三三為坎之陰有盜之象在女子既為見金夫不有躬在男子亦必嗜利徇欲之極濟惡怙終之徒敢于為寇者也○擊之則不敢縱惡為寇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訂疑蒙與寇皆不必指三也○程傳初上皆指為治者言○初主用刑上主用兵此治天下之蒙者也○本義則以治寇者影說治蒙○愚謂擊蒙本事也○禦寇別及他事也○亦如包蒙本事也○納婦克蒙別及他事也

洛陽張氏曰：諸文皆蒙，其不蒙者唯二。上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蒙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註合上下之順，故莫不順也。為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故不利為寇，利禦寇也。訂疑：此以用兵說程傳所從。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雲峯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

周易訂疑

卷二 蒙卦

七

正誼堂

而止。冠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止而止之，下之順也。訂疑：上

下皆指所治之人。本義：胡氏上指治冠者，下指所治之人。

訂疑：漸九三利禦寇，象傳曰：順相保也。與此皆尺體之上又皆

言禦寇取止之義也。冠者人之所同惡，我能禦之，故蒙曰上下

順。漸曰順相保，皆就實事言也。

三 乾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傳：乾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本義：需待也。云：至末。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蒙引：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也。需而有孚，如何人之所需，有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寔然者。故責有孚，所以能有孚者，以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于需。故光亨。光亨以心言，即坎之維心亨。有孚以心言，貞以事言，謂需得好也。光亨亦是心光亨吉，亦是其事吉也。世固有心孚而事不正者，故兩言之。有孚光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七

正誼堂

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

訂疑：有孚矣。又曰貞何也？曰：需者，欲有所為而且待也。如迫于

時勢而姑待之，不是心安意肯則不孚。外雖需，乃出于不得已，

其寔心中有多少煩躁，如何得光亨？或需而有孚，則光亨矣。然

所需之事或不正，豈有能吉之理哉？且如欲為盜賊，去劫人以

時勢不可而且待之，且其心待之，然其事不正，豈亦得吉？又

舉業家咸以君道說，乃承傳位乎天位意，卦辭蓋泛論事理也。

涉大川，需中之一事。時人作濟大難言，亦是舉業耳。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朱子曰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訂疑程傳呂氏皆就學者說飲食宴樂中有涵養工夫朱子此說亦指學者言而不說工夫愚謂學者家修工夫元有窮盡以孔子之聖猶憤樂終身刪定之功死而後已那有无所復為之時即曰以飲食宴樂為涵養然亦未已本義事之當需者云便該得廣無可疵議

飛航講意必在已所當為者俱已停當方可候如成康際文武周公之後法度已立紀綱已明始不容更有所為若一切不事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七四

正誼堂

事則非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王氏畧例避險尚遠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云云蒙引在人事只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无道危行言遜之類是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蘇紫溪曰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即乎貞是也

訂疑犯者自取之謂患難人所時有天作孽猶可遠也犯者自

作孽不可遠也郊沙泥血穴時也勢也天之為也不犯難而用恒衍在中而終吉數慎不敗勿自致寇順以聽而出穴故不速之客而終吉人之自盡以善其需也卦曰乎貞蓋如此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云云蒙引沙則近于險矣在人事則如與不善人為鄰或同僚之類故小有言此猶以地言事與時亦有然者如智果與智伯同宗知智伯之立也必滅智氏而別于太史為輔氏是事之近乎險者也如晉人假道于虞之時百里奚如虞之將亡而先去之是時之近乎險者也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七五

正誼堂

訂疑智果早自別為輔氏此亦時之分亦不責可知此

林父寄殖之謀廢則自近闕出孔子聞趙簡子殺實鳴犢舜華

至河而反乃事之近乎險者也

蒙引沙水涯之物故為近險之象在人則為小有言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訂疑程傳本義同意蒙引衍寬意只是剛字是能寧耐者訂疑行恒易有寬意

訂疑按周禮注下平曰衍以地言從沙字生出衍是近水之沙平坦不隔江海之瀕其洲渚之高出者皆砂磧所壅也今需于

沙雖近于險然九二以剛在下卦之中則如沙之平衍可以暫據尚不至遽溺也偶見及此漫錄之然十翼中于此等處瑣碎字不肩着意必不特釋沙字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紫引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行言所處之地已漬于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于害乎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

洪氏發明曰三居危亂之邦為需于泥使以剛中處之猶可不陷乃過剛不中祇自速其灾者大抵諸爻去險遠近係乎位其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七六

正誼堂

陷不陷則由乎德也初得意遠去二知幾固守三則自取禍敗飛航講意陳蕃當漢末宦官弄權欲去王甫曹節卒為所傷是也訂疑如紫鍾諸人是也陳蕃猶不甚切

訂疑處危亂之邦是舉其大者言之爾凡事皆然不止此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敢也

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四交坎體云○紫引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

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唯柔正則能需而不進然非束手聽命其間必有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梁山來氏曰坎為血又為隱伏穴之象也

訂疑或謂二為王臣遇難者四為大臣罹國難者愚謂不如泛論人可用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七六

正誼堂

紫引順以聽為出自穴一句設非順不能聽○就陽剛說則為寧耐就柔得正說則是能聽順然總歸于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訂疑本義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與程傳同意○朱子曰坎體中多說酒食想有此象今不可考

紫引象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即九五之需于酒食安以待之者也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以貞吉

訂疑大象君子以飲食宴樂即此爻之意

梁山來氏曰優游和平不多事以自擾无為而治者也○洪氏

大法曰漢文躬修玄默而垂拱以守成宋仁宗仁儉率下而恭默以待化是已○蘇氏了心曰其于天下事當為者已元不為至此唯端拱無為以俟太平之自至爾此人君處需之正道也由是元為而民自化為恭而天下平何吉如之○訂疑指出會意已為意好

陸脩成曰彖象之義其備于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梁山來氏曰即彖傳正中○訂疑此已並貞吉釋之矣○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六

正誼堂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疏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三陽終欲上升不待召喚而自來○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需以陰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居險之極極則變矣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人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其剛暴豈有侵凌之理故終吉也○訂疑不當指三客為剛暴

本義柔不能禦而能順之云云○蒙引柔不能禦而能順之非

雖不能禦亦不當禦亦不須禦也九三吾正應也初二吾正應之同類也亦必于吾有利而元害矣禦之何為以情而言上在險中不能自振得同類之來云何不喜而欲禦之耶且三人非惡客也終吉者借三陽之力以出險也○訂疑辨得痛快梁山來氏亦云○杜光本曰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本義此語亦是誤信了程傳雖甚剛暴四字

蒙引六爻吉不同不全係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能需不能需之間耳初去險雖遠然非用恒不能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亦不得終吉三去險雖近然非遇剛不中亦未必致冠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六

正誼堂

至四入于陰矣然以柔得正終能出自穴若九五則以需而得吉上六則以敬而終吉合而觀之則君子遇險之道可得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王弼舉例柔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則需上六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註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

本義以陰居上云：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開僧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三原王氏曰：雖不當位亦為未大失。况上六當位得不終吉乎。訂疑王氏說近亦有從之者。然因上六亦云未當也便說不去愚初以為此或夫子一時之偶誤然于因上六未當不宜又誤從程朱之說可也。

周易訂疑

卷二 需卦

六

正誼堂

三 訟卦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既凡訟者物有不和情相爭爭而致其訟凡訟不可妄與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利見大人者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不利涉大川者以訟不可長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訂疑程傳與疏意同。

潛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尚之相遠是也。終凶雍子納賄蔽罪耶侯是也。繁潤董氏曰：坎險為窒。

蒙引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為得凶曰此對有孚窒惕中者言非指理直也。觀上九本義云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可見。

訂疑天下亦有理直而訟或為勢力所抑而不得伸其情者亦只得中止若恃其理直而必求伸亦必得凶此事愚嘗親見不可勝記。疏自有理胡疑初曰惕者不敢以理自恃也蓋无理者聖人自不許其訟其吉而不屑論了其言訟者必有理者也。觀初之不永所事而終吉則知終凶不止无理者矣。

洪氏大法曰：涉大川无其理而駕其辭将无所不至反以喪寶。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六

正誼堂

取敗故不利訂疑本義傳然與上文似後愚謂此自別及一事耳。

陸膚成曰：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張個初曰：終凶者如恃其孚終極其訟以求全勝便是不得惕則不止喪德且恐結禍深而凶訂疑說到此處令理直者亦廢然思反真有德之言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蒙引上剛以制其下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上又為其所脅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以一人言之內險心既忍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蒙引釋中吉而兼引有孚宜惕猶同人釋利涉大川而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恒之釋利貞曰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又曰剛來而得中易中卦變首此朱子欲蒙考變占下註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而後方有此也伏義作易六十四卦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金

正韻掌

一齊都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又大全卦變圖下註曰。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旨也。

訂疑卦名亦有以卦變取者如隨賁升是也如名是伏羲所命則卦變亦是伏羲所取矣若止為後天所取則伏羲名卦或別有所取而孔子彖卦或非卦名本意皆不可曉蒙引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已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豈君子之所樂哉謂之不可只據理言

或曰尚中正尚字貼利見意是人尚他蒙引曰如此則與九五象傳同

訂疑彖傳彖傳互相發明者多矣。同亦何妨而較之乎。

程傳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遠。所以成訟也。○凡所行事。必謀其始。絕訟端于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訂疑本義從此。○王龍溪曰。此即卑闇期无刑。孔子使无訟之意。非但慎交結。明契券也。辨上下。定經界。使其安分而无爭。知耻而能讓。皆謀始之道。○彦陵張氏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金

正諫堂

人情者必杜其隙則爭端自絕○不是舉此二事以察其餘凡事違干

要○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始○則○訟○
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

蒙引有爭是非者有爭利害者只是兩端
訂疑君子爭是非小人爭利害然能別是非不必言利害所以
无訟爭利害則不復顧是非所以多訟看來聖賢只求一箇是
已苟是矣自不必復爭况斯民之直道猶存乎若爭利害則人

多有爭小上之利而後來所爭竟得不償失者論其致訟之始皆不能懲忿之過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註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乃吉○胡氏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之初猶異其不成訟也○訂疑不用勝柔居下二義亦自成理

訂疑陰柔居下不能終訟程傳本義臨川吳氏同

飛航講意陰柔无主訟之才居下則无可訟之勢○蒙引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即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雖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四

正誼堂

有小傷以及訟其然也不終于訟而得吉○一說小有言貼不永所事非也○定與需九二同言其傷我者小也○訂疑卦之六爻除九五為聽訟之主餘又皆貴柔而賤剛故雖以六三之陰柔不中正而其辭之善不減初又蓋他事貴剛而訟獨貴柔聖人之思健訟也如是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張雨若曰全以理言非特屈于才勢之不足也○訂疑此註與胡氏之說○杜光本曰程傳本義及楊氏吳氏謂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是初之不永所事者非不欲永乃屈于才勢而不能永也

傳其才勢足勝則亦不永所事矣○此孔子所以于柔傳曰訟不可成于柔傳曰訟不可長諄諄以理言也○其使民元訟之意深切著明不比諸儒之解又解泥著初六二字單以才勢言也

蒙引其辨明正貼終吉意需九二象傳雖小有言以吉終也此曰雖小有言其辨明也○益見其同

訂疑明夷初九主人有言震上六婚媾有言漸初六有言无咎皆謂言語之傷也何獨此爻不同若果不同朱子何不別白解之如云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咎歸咎也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五

正誼堂

程傳既訟矣必有小災或謂是遭官榜者不知初因有小傷而訟其辨已明如何又遭官榜○杜光本曰據朱子語錄則小有言自當作我被人傷如蒙引云始雖有小傷以及訟方是一說小有言是我言求白于人正申貼不永所事殊覺重複累贅○程傳謂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則尤上礙不和所事下礙訟吉而于象辭亦甚費解○難通矣

又按初爻无位為庶人之訟二三四上皆公侯卿大夫有爵土者之訟也○觀爻辭可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註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以悞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二百非為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訂疑春秋九據邑者皆以救害元咥歸晉固不免我武仲據防雖不害叛罪其要君九二進而非據而所處者又三百戶之小邑故元肯也

訂疑程傳本義意同○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其本欲訟者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訂疑當作欲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元肯○雙湖胡氏曰初三四吉二僅元肯者以犯分于先不克而後竄非本元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六

正誼堂

訟上之心也易子君臣之際嚴矣哉訂疑九二正卦辭所謂有孚窒惕中吉者而爻辭云爾者蓋據其為險之主而言卦名之所由取者也

易因曰此亦有土者之所爭非比閭閻編戶以細事相訐乃與大獄也

梁山來氏曰為險之主本欲訟者然以剛居柔在下之中既知其理之不當訟而上應九五之尊又知其勢之不可訟故歸遁云

訂疑二為勢不敵分數多故象傳只就勢上說杜光本曰本義

雖未嘗全以勢重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三象傳重在此勢上丁來氏以理勢平講于爻肯不合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平庵項氏曰上兩句是又辭下兩句是象傳如需上六象傳句法○蒙引此全以勢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註體夫柔弱以順乎上不為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

訂疑以食舊德為效非也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七

正誼堂

程傳處危謂在險而乘承皆剛與居訟之時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久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

本義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云一至末○進齋徐氏曰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又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象之訟不可成也

訂疑今皆從徐氏說非只如坤六二爻義而已但坤六三從王事始雖无成而後猶有終若訟六三則始終一无成也故象傳

事始雖无成而後猶有終若訟六三則始終一无成也故象傳

云不出則善

蒙引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貼食舊德。不出貼或從王。事无成。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上文不相繫。蓋爭訟利于怯。從王利于才。蒙引食舊德。有是德。乃宜有是位。故以名之。正猶以天德為天位然。

訂疑舊德者。由其先世嘗有功德于國。于民朝廷封以爵土。使其子孫得世祿焉。故曰食舊德。班固西京賦。士食先朝之舊德。是也。貞則不雅守舊。且又要貞。食舊德守前人之遺業而不爭。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六

正謹堂

非分之獲也。貞者。守法奉公如史記。所云自全以舊衛天子。篤于仁義。奉上法是也。如所云子孫驕溢。忌其先淫。變身亡統。于當世之禁。則貞之反也。屬者或以柔道而不免。為剛強所侮也。是以侯伯公卿大夫之有爵祿者。言故二曰邑三曰食舊德。四曰即命上曰錫之鞶帶。陸庸成曰。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耳。苟非吾命。鞶帶之錫何從。

蒙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云。

訂疑象傳從上。明是皆從王意。與坤六三文言同。本義解為隨。

人非又解本義亦非。象傳本義或謂泛言從人不指從王。猶言不為魁也。尤附會本義而失之遠者。

蒙引食舊德是說訟或從王事无成。却別說與坤六三同。且以或從王事就訟言。則本文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无成功亦字俱不通了。况以王事為訟事。豈可乎。

訂疑若以王事為訟事。夫訟有何功之可成乎。又王事王字不必是天子說。見坤六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云。雲峯胡氏曰。九二識時勢能反。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九

正謹堂

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于命之正。聖人責改過如此。○蒙引復即命以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梁山來氏曰。復即命者。外而法其忿爭之事也。渝安貞者。內而變其忿爭之心也。言者雖不能謀始于作事之先。亦能改圖于有訟之後也。二之訟險之使然也。其不克者。勢也。知勢不可敵。故歸而逃遁。曰歸者。識時勢也。四之訟剛之使然也。其不克者。理也。知理之不可違。故復即于命。曰復者。識義理也。九四之復。即九二之歸。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

訂疑諸儒以命與貞分事與心言。然本義曰：命正理也，與下貞字終元別意。殊重複，愚按：命者朝廷之命數也，壽命也，繫帶命服之命，即此命字。蓋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列爵班祿，各有等序。不可僭越。九二以上五爻，除五君位，餘四爻皆有爵土，皆之訟。二曰邑人三百戶，三曰舊德，皆以祿言也。四曰命，以命數言也。上曰繫帶，以服言也。周禮大司馬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祿，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若以氣數之命言，亦可詩曰：實命不猶，即命者以命自信也。安貞者以義自安也。猶愈于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九二 正義

正理之說。復即命，易筮謂復還其舊就受上命，先獲我心矣。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林次崖曰：不失，正解吉字，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九五 訟元吉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爭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過九五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本義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訂疑元吉，王肅程傳以君言，本義以占者言，而本義意尤明。訟，瀘川毛氏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事謂人君。然人君子訟之大者，豈得不聽考之王制，周官可見。所謂罔攸兼于庶獄，獄之小者不必聽也。訂疑此占法也。○象引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訂疑卦辭利見大人，象傳尚中正也。尚，即利見之義，取其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諸侯之訟，獄者不之先辭之于而之辭焉，不

周易訂疑 卷二 訟卦 九二 正義

之紂而之文王，正尚其中，正也。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

註：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

訂疑此不論其訟之曲直，但因其終訟而耻之。

本義以剛居訟極，云：至終朝三褫之，象

訂疑程傳本義及胡氏皆作假象，非也。初為庶人之訟，自二以上除五君位，餘皆有土之君，及有爵之臣也。其所爭或土田，或爵命也。古者世家世國，或嫡庶長幼之間，或朝覲會同，班位次

序之際或此鄰壤地相接之界皆可致訟如爭爵而訟勝者受服矣苟非其理終必見奪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或曰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奪亦不足敬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統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過判是非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舒他杜光本曰也亦有先釋擊坎不得訟者聖人宗必盡恤之吳說足以維挽惡俗故訂疑未之也

坤上

周易訂疑

卷一 師卦

九二

正誼堂

師貞丈人言无咎

程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言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訂疑弗從強驅似持本國之民不切占意
陸庸成擬丈人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始當其實
本義用師之道云朱子曰吉无咎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

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有咎无咎言如一件事原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則勝事俱好謀而成祭則泰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訂疑愚謂伐所當伐祭所當祭是元咎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帥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是當作好便是吉了還有甚咎亦程傳意非本義意

東萊呂氏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本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九三

正誼堂

蒙引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丈人即帥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言丈人即長子也自製尊之為丈人自君稱之為長子○泰義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矣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卒云○程子曰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言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與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言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程敬承曰吉而有咎廢秦之滅六國是也无咎而不言孔明之伐魏是也
訂疑程子之說本于王氏畧例朱子語錄亦明程子之說本義

則以吉无咎相連說若參義則吉无咎即在貞丈人字內亦本義之意

梁山來氏曰以事言有戰勝攻取之吉以理言无窮兵黷武之咎

胡凝初曰貞與丈人俱主王者出師命將說兩意並重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潘雪松曰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乃降若兩階千羽可格聖人也不與師丈人不是小可得若說深謀長計只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九

正謹堂

是一謀將若但謹辱不生事只是一忠辱之將象傳云能以眾正可以王矣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好生其用兵出于不得已丈人是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勝而服而使人心說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獻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皆丈人之德也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又曰

逆取而順守之曰丈人曰小人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但詐威作使悖經甚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訂疑程傳不成文理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云謂為將者能左右其衆而節制之為王者之師以釋師貞之義不唯與卦辭本義自相矛盾亦且顛悖經傳本文矣桓文之師何嘗无節制曹操呂蒙亦能為之遂可以王乎竊謂以謂能左右之也三句直當刪之且訓以為能左右之亦穿鑿无謂西漢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能以衆正可以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九

正謹堂

王矣言簡而確足以解紛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言二也訂疑此句突然或專指剛中句耳而本義因之遂

誤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此下已是人主事伊川未分得清楚遂不免混作將之事矣

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

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

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

進齊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為將之道也不剛則无威

嚴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無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成功。此師所以貴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待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本義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云云至末。

訂疑卦辭統論人君命將出師之道也。本義云。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確矣。程傳徐氏于眾傳。皆以為為將之道。而本義亦然。何其誤也。愚謂當云。師衆也。貞。正也。天下有不正者。王者能用師往。正之。舜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是也。師出有名。而非貪忿之兵。已可以王矣。又卦體九二。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卦

正誼堂

剛中將之象也。六五應之。人君命將而得老成之大人也。又卦德行險而順。是伏至險于大順。得行師之道也。夫貞則既是仁義之師。剛中而應。又所用者是仁義之將。行險而順。又得行師之道。雖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彼陷溺其民。民之望我。如大旱之望時雨。我以此道而往征之。則兵之所加。有后来其蘇室家欣慶之喜矣。民之從之。如是吉。又何咎乎。行險而順。卦辭本義有伏至險于大順之說。象傳本義又云。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二義不同。皆可用也。程傳只言順動。未明其義。而民從之。程傳以東征西怨釋之。指鄰國之民也。本義雖未嘗言。

想亦如此。童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費財。所謂毒天下也。似指本國言。非也。觀天下字。當指鄰國。王者用兵。如梯髮梓苗。所損者少。所利者大也。

杜光本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主人君言。非主為將者言。只觀貞字。在丈人之上。便顯然无惑矣。知卦辭即知眾傳矣。故能以眾正二句。是人居興師之得其正。剛中而應。是人君授師之得其將。行險而順。是人君行師之得其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乃統承上三者而言也。程傳本義及近日講者。于眾傳皆以為為將之道。苟不取王與天下三字。一思之乎。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卦

正誼堂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程傳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聚衆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訂疑畜訓聚。教六反。其本義水不外于地。云云。訂疑謂養民即以畜衆。畜訓養。許六反。乃着力字。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訂疑程傳劉氏容言元別本義事作一事○愚謂容氏○不○養○言○曰○
里○封○高○之○類○也○高○衆○以○教○言○坐○作○擊○刺○之○法○觀○上○死○長○之○義○也○
高○衆○猶○言○足○兵○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訂疑註疏皆以否字為句○臧凶為句○程傳從之○

程傳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
所以統制于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亦凶道也○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
臧則凶○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九六

正謹掌

雲峯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
勝負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師而失律○凶立見矣○

西漢李氏曰○甘誓攻左攻右○御以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
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

魯侯撫師○牛馬臣妻○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為師也○

索引不可依程傳○兼與師與行師○蓋與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

說為將者行師之法○此又只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說箇道○

理如此○

洪氏大法曰○三軍之命○縣于一將○一將之權○在于紀律○故有制○

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飛航講意威令不行而士卒驕○節制不威而部伍亂○安有不敗○
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

象一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九二 一吉无咎王三錫命

註以居居而應乎上○在師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罷○為師之○
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
訂疑在師句中○句程傳用之○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九六

正謹掌

程傳九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善○則能成功而安○

天下○故王罷命于三也○訂疑此以錫命為中之後效○六五在上○

既尊委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又以○

錫命為命將時事○典上云○不蒙○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馬○是以有功○而宜○

有罷錫也○訂疑此以威克厥愛為中○與程傳異○以錫命為中之○

後效與程傳前段同○

本義九二在下云○朱子曰○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為○
吉○訂疑此以在師中為句○猶言在軍中也○剛中二字○安在在師○

中之上九二字乃說之至當而不可易也

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眾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帥師之象

訂疑在師中為句即卦辭本義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也吉无咎為句以其有剛中之德故吉而无咎即卦辭之吉无咎也但卦辭合貞丈人而言命將者之事也此以九二而言將之事也王三錫命雖亦本應五而言但在師中之後效耳

蒙引在師中吉說本又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又看出不可謂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百

王宗堂

王者見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為將非褒其成功也○梁山來氏曰錫命者或錫以褒嘉之溫語或錫以其物如宋太祖之解裘是也乃寵任其將非褒其成功也

訂疑又辭王三錫命乃申言吉无咎之事或獎以溫語或錫以器物或褒其成功皆是也○愚言吉无咎之義也故此句在吉无咎之後若說是王者專于委任之事何不先言王三錫命而後言吉无咎乎

蒙引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訂疑又在師中句象也吉字為无咎為句占也象傳以吉字截為上句乃足其四字句法耳不言无咎省文也○象傳多如此○程傳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雲峯胡氏曰又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也○訂疑可見承天寵即王三錫命乃吉字內意也

蒙引一說此二句又申又辭如不克訟歸遁竄也之例

訂疑諸家紛爭錫命句或以為褒其成功或以為專其委任主專委任者為象傳懷萬邦之句也言王者重萬邦之命故不得不孚其寵命以結將帥之心也○愚謂即以懷萬邦言之程傳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百

正誼堂

謂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未為不確而蒙引來氏必以王三錫命為專其委任過矣

六三師或與尸凶

程傳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與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氏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則與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郭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訂疑程傳二楊之說只宜于六五又用之否則六五又辭為獲矣

本義與尸謂師徒挽敗與尸而歸也云云朱子曰從來有與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文便疑此說後來從卿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其尸而歸之義

訂疑按本義云蓋此等人必不量力而生事以微功不度勢而欺敵以召禍如趙括項梁宋義之徒豈少也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

周易訂疑

卷二師卦

五

正誼堂

程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陰柔不中云云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訂疑本義云取程傳語云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洪氏大法曰司馬懿忍辱以拒亮廉頗堅壁以存趙非見此乎

訂疑後世人主命將計必遙授事從中制將帥不得專其進退无克敵之功退加逗留之罪獨何歟楚子囊與吳戰兵寡不

改曰散王師辱王名虧壞土忠臣不忍為也適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適以其為利也今誠利矣將軍何死若楚王者可謂知左次无咎之義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疏人之脩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可以獲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故執此言往問而无咎也訂疑古作問罪之辭本注說程傳從之

程傳左店位典師之主也故言典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發夷猾姦寇賊奸究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率辭以誅之若

周易訂疑

卷二師卦

五

正誼堂

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率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九非長一有子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蘇子瞻曰執之有辭矣訂疑亦程子說文氣不順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云云言語辭也訂疑謂語助蒙引執言執字從禽字來

訂疑執字從禽字來謂持執田中之禽也執禽者蓋必用辭說以喻之如討罪者之用警辭檄文露布哉故朱子以言為語辭是也但按易辭元以言為語辭者即他經傳並無竊然此說字郭作執之想當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訂疑中行程傳及建安丘氏皆九二本義元文或說自六五言言其有中行之善故能用長子以帥師也蒙引駁之曰本義柔順而中只言其不為其端與長子帥師無與也愚謂蔡氏此說駁得差丁蓋經傳之經其為本義所不及發者多矣且如也利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正誼堂

建德本義取初九而象傳不取非本義之為蛇足也坎象傳以水流不盈行險不失信釋有孚而本義又不取亦非本義之有缺漏也此又象傳使不當也句特以五言乎以三四言乎如以五言則中行句非以五言而何且中行若指九二何不即云以剛中乎又以象傳考之泰六五應九二由中以行頌也昭六五應九二曰中行之謂也六五應九二曰中以為實也皆指六五此又何獨不然且象辭原以長子帥師弟子與尸為一串言仕將者之不專以起下貞凶之戒象傳雖以二句分釋其實俱主仕將者說與象辭同蔡氏不玩象本文而單信程傳及丘

氏宜其說之難通也

上六大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傳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訂疑爵命從說開國封之為諸侯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謂用之共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拔其功乎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文義○朱子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勿用是勿更用也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側論功行封其所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而他人不與焉○建安丘氏曰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正誼堂

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小人有功固當例賞若使之參預國政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訂疑程傳開國使為諸侯承家使為卿大夫非也承家謂世祿也若論六三所謂食舊德是也卿大夫是王朝之官固非所以賞功且古王朝之卿大夫多外諸侯入為之也小人不勿用諸家多用程傳及朱子小註之說亦非也古者天子六軍總帥者大臣一人而已其領六軍佐元戎者不過五六人亦平日之六卿大夫也其餘將校各統于其軍之帥而總制于元戎其將校之

功皆上之其軍帥六軍之帥又各以其功上之元戎其班師而
歸元戎受上賞六軍之帥次之此開國承家之差等也其將校
或王朝之命官或鄉遂之士大夫亦以次受賞耳元開國承家
之例也蓋古之將帥皆王朝之大臣多取于外諸侯之賢入為
王官其先已有爵土今論功行賞其元封土者則開國之國其已
為諸侯者或益之地不過五六人而已其承家世祿者已足功
之薄者矣豈若後世之將帥或取之布衣或拔之士卒其偏裨
將校多市井元類之人或亡命推埋之子一戰而勝至于叙功
遂置侯數十百人乎觀經文長于帥師弟子與尸弟子恭之尚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夏 正宣堂
有與尸之禍豈有用小人為將帥而反有開國承家之功者哉
此周公所以有小人勿用之戒孔子所以有必亂邦之戒也
按易爻辭其為小人之必不可用者除師上六大有九三外臨
之六五雖之上九章之九五此神明之祚天子之尊小人之所
萬不敢僭擬者也如觀之六四益之六四或小人行役而遊乎
王國或天子清問而詢于芻蕘是亦有用得此爻之時獨
師之上六大有之九三則小人決不可用故特戒之
又按聖人作易與人為善未嘗輕絕人以小人故師之上六與
大有之九三剥之上九遯之九四大壯之九三萃之上六雖並

有小人之辭然皆令占者自審未嘗斥言其小人也又按本
義然小人雖有功云至于小人則不可用此占朱子似以為
又辭正意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似為餘意愚以大有九
三爻辭推之其曰公用亨于天子言公侯占得此爻宜用亨于
天子也小人弗克言小人雖占得此爻用不得也則是小人遇
之不得用此爻乃正意也玩公用小人勿用二用字可見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訂疑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乃周公繫及正意也周公恐小人
遇此爻妄有封侯之想而喜開邊釁如今漢武伐匈奴馬邑之旁
周易訂疑 卷二 師卦 夏 正宣堂
有遇大有九三遂生投獻之私以美寵倖如明洪武朝有獻能
詩女子而被誅者故特戒之蒙引以為朱子所補誤矣觀象傳
曰必亂邦也則是本義所云戒行賞之人于小人則不可用此
占乃孔子之說也而以為周公繫爻之本意非也
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夫奉辭伐罪論功行
賞无咎不戰難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况于
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
而用師何必舍此而他求哉
卷之二終

周易訂疑卷之三

樂陵董養性選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此節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傳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
為比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長久貞謂得正道之上比下
必有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云云至末或問此卦大抵占得
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正誼堂

一人為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
以原筮元永貞也

陳才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
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訂疑
言與人相比之道

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
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
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

之占統言之也无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為比人者之占分言之
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又曰原筮

元永貞為比于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
訂疑蒙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云原筮者尋常事一筮
可決從違至非常之事而筮之難筮得吉寧之占猶不敢自信
必再筮以自審故禹承舜禪舜志先定是命元龜而吉而為猶
欲枚卜功臣明太祖之卜筮伽藍也至于再三而後決也
蓋非常之事必當再三詳審不可一過吉卜輒妄意事之幸成
也南齋特版置得黃裳元吉不知自審自信元吉而不免于敗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二

正誼堂

或問原筮再何也曰文王世子篇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
有原月令禁原蠶漢惠帝作高祖原廟皆再之義也

蒙引有元而不永者如唐玄宗始也勵精為治非不元善也而
不能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欲以稔无涯之禍此是元善
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文帝恭然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仁

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
黃老之難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為小人

所遷惑則是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皆未免有咎也
訂疑君子成人之美春秋為賢者諱如漢文帝宋仁宗三代以

下之賢君也。苛求之則三代以下无全人。皆吾輩筆舌之過也。
○本義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從程傳意。是以不寧方來者。為後夫也。既得彖傳。亦于本文不順。當依彖傳為是。

彖曰比吉也。

本義三字疑衍文。○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義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群比字。下順從也。群吉字。○晁氏曰。王昭素謂多此也字。

訂疑比吉兩字不必衍。以彖傳不復舉吉字。朱子又謂也字義。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三

正誼堂

王昭素謂多此也字。當亦以此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索引下順從。實兼上下象陰。此曰下。尊上之辭。後兼上下。舉眾之辭。○梁山來氏曰。輔者。比之義。下順從。又輔之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

訂疑下順從。只申比輔之義。不必指卦體也。下文上下應也。方是持卦體。杜光本曰。彖傳此兩節。當依朱子。註不當依和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程傳彖言元永貞。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訂疑彖正字。是彖傳不言正省文。○梁山來氏曰。剛中則私意不發。所以為元者。此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以為永者。此也。剛中則正固而不偏。所以為貞者。此也。

註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零例少者。多之所貴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四

正誼堂

雲峯胡氏曰。凡應字。多謂上下兩爻相應。此則謂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獨重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上下應五。陰皆當應也。

訂疑上下應也。上即上六也。胡氏又謂。後夫。以上一陰而言。與上下應不合。愚謂易不可為典要。如訟既以下陰內陰已陰。而成訟。則九二正陰之主也。而中吉之辭。彖傳以剛來得中釋之。又指九二比卦以大一統之義言之。曰上下應。以民仰君之義。言之曰下順從。以上一爻獨外王化言之。曰後夫。一爻而取數。

義又何妨乎

疏其道窮此謂上六也。揚敬仲曰：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梁山來氏曰：理勢窮變，无所歸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生以建萬國親諸侯。

疏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為，故特云先王也。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也。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云親也。本義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訂疑見象辭本義，若欲比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五

正誼堂

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是餘意是占法。

歐陽公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梁山來氏曰：建公侯伯子男之國，上而巡狩下而述職，聘朝往來以親諸侯，諸侯承流宣化以親其民，則視天下猶一家，視萬民猶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訂疑此中作一事說，易後建之而枝幹固親之而脉絡通，訂疑此分說與疏同。

杜光本曰：自秦以後，罷封建為郡縣，柳子厚謂其情私而其制公，視李斯之議更為正大。然王者全恩防變，則封建又不得不行。惟遵虞制，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則封建仍然。郡縣斯无弊也。賈傳策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或郡縣與封建並行，然制不盡一，且難使兩者相安，非良法也。蓋時勢然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者也。誠信充實于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六

正誼堂

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

訂疑傳全用註意，但註以來作方來之來，此作來致之來，不如本義來字連終字讀，只當開字，其云比之始，必有孚誠，意圖而語滯，蓋比之道以信相終始，如程傳之云：似乎始貴于信而終可以弗信者，本義亦有此病。訂疑意同程傳而盈缶只作充實，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云：訂疑意同程傳而盈缶只作充實，不取質素意來字不作有力者，則勝傳也。雲峯胡氏曰：與人交止于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訂疑亦與本義同。

訂疑他吉者意外之慶也。凡人之相比必有一事相托他吉者。本事无咎不足言矣。而又有他吉也。

案引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日積之以至于盈。在有孚固得比之道而无咎。至于盈缶則不但无咎又有他吉也。終來有他吉。語錄說將來似顯比云。不可曉。此卦六爻无漸進居尊之意不可用。

訂疑以上諸說。俱沉言比道。舉案皆就臣道言。非也。延言之而臣道在其中矣。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七

正誼堂

訂疑此直舉爻辭。以又意已明。不必更釋也。學者每就所加一二閒字。另生意。是終為不必。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傳二處乎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于己。已以待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

訂疑說自內太着力。急迫无味。不如本義和緩從容。

本義柔順中正云。○陸山李氏曰。二之比。五自內之外。出應乎上者也。

案舉胡氏曰。凡卦以下卦為內。上卦為外。此六二言內。六四言

外。內外卦之分見于此。訂疑本義李氏胡氏。平正皆勝程傳。姚承庵曰。自內之所有者比之。正所謂達不變塞者也。

訂疑不變塞之意。只宜在貞字內。若此又云。自內所有者比之。則六四又如何說。本義自內比外。猶云用下敬上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程傳守己中正之遺。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

訂疑守己待求之說。與爻辭全不切比之自內。那有此話說。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訂疑不自失。釋貞字意。象傳引爻辭上句。而所釋乃在下句者。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八

正誼堂

此類極多。學者不知此例。以不自失。解比之自內。不亦謬乎。六三比之匪人。

註自四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

本義陰柔不中正云。○三山劉氏曰。乘承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鄰。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張雨若曰。

匪人何世无之。顧吾比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三自家。○蘇氏了心曰。以无德之人。而入不善之黨。

梁山來氏曰。二之中正。而亦曰匪人者。止以陰論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演身心德業安賴哉。訂疑身以利害。心以邪正。德謂得諸
心者。業謂成于事者。四字盡之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疏凡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
訂疑以上下釋內外字。是也。但專以在外體為外比。則疎矣。蓋
四國外體。而五又在四之外。故云外比。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于五。乃得正而吉也。訂疑
此應之。能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九

正誼堂

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
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于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
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云。訂疑全也。得無程子刺。不休
朱子以四路懸括之。

王氏湘卿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自外卦比之。二
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
訂疑比之自內。內指二外比之。外指五。其句法原不同。王氏看
作一例。非也。六二在下而比上。咎訟。不忌君者。六四近君。在朝。

之臣。夙夜在公者也。

彥陵張氏曰。自外卦而比于五。致身以比明主。更无內顧之念。
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得比道之正矣。何吉如之。
訂疑此從外字立意。人多從之。然比之自內。內字說不通矣。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洪氏大法曰。賢以德言。上以位言。見四之比五。匪直賢。亦以
貴。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十

正誼堂

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誰不說比
于上。若過暴其小仁。遠道于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從矣。其
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
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訂疑于取象之義未明。傳凡
一篇。而其間反落不相為。愚樂以之分之。否則難通之中。益難
通矣。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
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政。固合其
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周。

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操之固不腹。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解。而莫知為之也。邑人不誠言。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通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恐王都侯國不可曰邑。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于居邑。如是則吉也。朱子曰。此段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訂疑程子以爻辭取象。只王用三驅失前禽二句而止。邑人不誠句。又接顯比說也。易辭无此例。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于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十一

正誼堂

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于鄉黨親戚。于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云上至末。訂疑小註朱子有二說。一說私屬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一說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前一說是私屬比已。後

一說是天下之人比已。後說不切邑人。總之與本義不合。本義就田獵言。上下相蒙為一意。

進齋徐氏曰。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之四陰。順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雲峯胡氏曰。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唯恐失之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訂疑王者順取而逆不追。如湯祝網。只王。程敬承曰。上文在五前。故又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謂之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十二

正誼堂

後夫。訂疑巧。訂疑宋太祖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率其妻子孫來朝。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袂。封識甚固。誠曰。途中密覲。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此私屬不喻上意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程傳。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訂疑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原指田獵言此道只影在外豈得夾雜其中

建安丘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為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蒙引觀顯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誠皆在其中矣故本義以為一象味亦論上意不相警備字義見得亦是就田獵說雲峯之說亦然但其意專在比道上說也

梁山萊氏曰人中正則不貪得邑人不誠者以王有中德故下化之亦中亦不貪得上有以使之也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十一

正誼堂

訂疑四時之田以講武事習戰陳也獲禽者與得敵者同賞失禽者與縱敵者同罪糾武夫孰不以失禽為誠哉今云邑人不誠蓋顯比者治天下之中道也舍逆取順者田獵之中道也王者得中邑人亦喻上意不求必得而合田獵之中者由上使之也又按此爻只言王道不言征伐說者多就征伐上說非矣

上六比之元首凶

註元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親道已成无所與終為時所棄宜其凶也

程傳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

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其終者也故比之元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此不以道陳于終者多矣訂疑本于爻傳見後訂疑傳以首作始因其終之凶追咎其始比之不善也泛言比人之道也此傳只合于象傳中用之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云

訂疑此以首作元首責其无君德也視程傳平正可從

厚齋馮氏曰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人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咸始良賁既未濟之象可

周易訂疑

卷三 比卦

十一

正誼堂

見訂疑看首字與本義同

雲峯胡氏曰王弼曰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張雨若曰君者民之元首上六德不足為人所比是无首也

子曰比之元首无所終也

子夏傳无城于附道窮而比殘斯及矣何終哉凡比之道有始則有終无始則无終矣

疏既不能為比之初首被人所棄故无能與之共終也

程傳相比有首猶或終遠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訂疑以上泛言比道

此安丘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尊。為頌比之主。五陰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象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始。先于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于比者。故无首凶。

訂疑。以比五言。疏傳泛言比道。丘氏以比君言。而皆以首作始。于易之義。例不合。蓋初六既作比。始不宜又以上六為始也。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云。雲峯胡氏曰。陰柔居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勢不能。以有終。

訂疑。本義末句。无首則无終。無似又用疏傳之說。以首作始者。

周易訂疑

卷三 上卦

五

正誼堂

故雲峯胡氏云。大有功于本義也。

又按卦取人來比。我大衆九五上六取君往比人。初三泛言比道。二四以比君言。

三三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傳。高止也。止則聚矣。為卦乾下巽上。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訂疑。于大畜說。不知為巽所畜。故為畜也。先釋畜字之義。以止言。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以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以二體釋小畜之義。

以止言。本義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本此。又四以一陰得位。

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群陽之志。是以為畜也。以六四一陰畜眾陽。釋小畜之義。以止言。亦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之意。與柔得剛。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是一意。所畜之事小。另一意。以陰故也。此畜聚之義。絕不成文理。象傳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此一說宜釋。象傳釋卦名義。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程子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可畜者大。訂疑。言畜得甚。小畜只是可畜者小。畜得不甚。

周易訂疑 卷三 比畜 五 正誼堂

即本義能繫而不能固之意。不必指定一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亦止之義。不論畜畜與否。

或問。有說此卦為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體卑辭相拘繫。其高止人術甚小。而元大謀大作。故云小畜。訂疑。即本義能繫而不能固之意。不知如何。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即本義上巽下乾。以陰畜陽。故為小畜之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即上九既雨既處。君子征凶之意。為臣畜君也。得。卦又中无取此者。為因小事畜止也。得。卦又中亦无取此。

人畜君子也。得。即上九既雨既處。君子征凶之意。為臣畜君也。得。卦又中无取此者。為因小事畜止也。得。卦又中亦无取此。

人畜君子也。得。即上九既雨既處。君子征凶之意。為臣畜君也。得。卦又中无取此者。為因小事畜止也。得。卦又中亦无取此。

人畜君子也。得。即上九既雨既處。君子征凶之意。為臣畜君也。得。卦又中无取此者。為因小事畜止也。得。卦又中亦无取此。

人畜君子也。得。即上九既雨既處。君子征凶之意。為臣畜君也。得。卦又中无取此者。為因小事畜止也。得。卦又中亦无取此。

春不可泥定一事說。此即程子答或問之意而申解之。南軒張氏亦如此說。

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于一時。不獨天下國家。九百君子之行事。小人得以獲禁之。大事之將成。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訂疑亦畜止之意。此說甚曉暢。

本義小畜也。畜止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訂疑此卦名正義也。又以除畜陽能禁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此象傳外意。朱子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七

正誼堂

偶就卦體卦名中看出此意。故並及之。以為陽猶有可亨之理。而非名卦之本旨也。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此本象傳意。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任。大畜則以艮之剛。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任。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允言亨者。皆指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小人。訂疑此亦本義。陰畜陽能禁而不能固。以見陽猶有可亨之理。又按朱子此說。皆以小畜對大畜看。大畜之名。是取後天之易。艮為少男。故為陽卦。為

大畜似後天之易。在伏羲時已有。詳本外。

程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聚。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西遠。故云郊。程子曰。西郊陰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遇西則雨。遇東則否。是其義也。

訂疑陰陽倡和之說。論雲雨之常理耳。在此處全用不着。在他處則貴以陽倡陰和。正陽先陰後之分。在此卦則以雨不雨象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七

正誼堂

畜之極不極。即陽倡陰和。陰陽和而成雨。亦是畜極而成。既雨既處耳。乃叨于此。致辨何哉。且畜聚之說。亦不當用上。既以畜止為義。如何又雜以畜聚。至當歸一。精一。元。二。豈聖人繫辭。即為兩端之說。任後人之移遷就哉。言畜止。又言畜聚。必如象傳。大象傳。各從所見。起義。而不相混。然後可也。本義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雲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雲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蒙引本義。文王演易于羑里數句。須當輕看。若拘向文王說。則

文王是陰。紂是陽。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王乃是好人。而
又以亨字屬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熟字轉語處。信乎僅取呀
畜者小之義也。○正小畜之時。蓋文王演易時。方見囚繫。未能
得志行乎中國。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故曰正小畜之時。及
其久也。畜極施行。則三分有二矣。蓋為夫之時也。訂疑以畜未
極指陰施未行指我。

訂疑蒙引本沙隨程氏。及胡氏旦之說。而以畜未極為大難。方
來未到。畜極而通之時也。愚謂畜極有兩等。蓋小畜之極。則為
畜極而成。陰德積滿。既雨既處。而君子不可以有行矣。大畜之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十九

正誼堂

極則為畜。極而通。則達。元。何。天。之。衢。道。大。行。矣。今小畜之卦。
畜未極。故猶可不處而亨。施未行。故不能何天之衢。路達元。變
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辭。與小過六五兩言之。皆元雨之
占也。其在取義。則皆不能為之象耳。
西郊既指岐周。乃曰陰方。是文王以陰物自為也。誠如蒙引所
駁矣。愚謂國外三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凡國皆有四郊。禮
記四郊多壘是也。自周而言。國在北郊。方澤在北郊。書曰。命
畢公作壘東郊。既有南郊。北郊。東郊。其有西郊明矣。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蓋周公在周言周也。如謂文王在美里。指岐周為西
郊。按一統志。美里在今彰德府湯陰縣。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
縣。相去凡二千餘里。文王在美里。何以知其雲自我岐周來哉。
卦辭為周公所繫。而非文王。于此可見。余有辨詳下繫。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註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
應之也。

訂疑卦下程傳。卦辭下本義。皆無以巽畜乾。彖傳唯以六四一
爻言精確。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二十

正誼堂

梁山來氏曰。得位者。八卦正位。巽在四也。
彖陵張氏曰。柔得位。不作得推用事者。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
柔巽。最能惑人。上下應者。為柔所惑而受其繫也。○又曰。以一
陰畜五陽。君子可謂眾矣。眾君子中。豈无一人見幾明決。何以
皆甘心為之。應之一字。正罪眾君子之辭也。
私人氏曰。剛暴之小人。以勢焰相迫。絕之易。柔媚之小人。以情
意相縈。絕之難。以六居四。得其本位。善用其媚。能使君子不悟
其為小人而應之。如美疾入人不覺。雖剛明君子。不自知其入
于龍絡之中。故曰應也。

程傳彖辭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
惟華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蒙引內健則有不畜之
操外巽則有善入之道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君子
之勢猶可以有為也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
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用事當事任也
洪氏大法曰乃者難辭言有此數善乃可以得亨不然未必亨
也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二

正誼堂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註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以為雨也夫能為雨
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聚而為雨今下方尚往施豈得行
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雨之未下即施之未行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朱子曰凡雨者皆是
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熟蓋得密了氣鬱
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除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
是猶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微雨不成所
以尚往也○訂疑其氣猶上進氣謂陽氣

○彖傳張氏曰志行有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為亨也施
未行者指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疏九大象君子所取之義或取二卦之象而法之若地中有水
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履卦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之類皆取二象君子法以為行也或直取卦名因其卦義所有
君子法之須合卦義行事者若訟卦君子以作事謀始防其可
訟之源不取天與水遠行之象若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訂疑宜
有闕文不取風行天上之象餘皆微此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三

正誼堂

程傳畜聚為蓄畜之義君子所蓄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
則文章材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方之道義為小
也

訂疑此借畜止之畜為畜聚之畜也

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
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朱子曰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
多藏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些這箇文德如威儀文
辭之類

訂疑合程傳本義與朱子或問熟玩之大象之義明且備矣

紫引此君子不可目定為小畜之君子也。夫子因小畜之象而
就人事中尋出君子之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
大德皆君子事也。

訂疑天下君子自是有幾樣。有指聖人而言之君子。如自強不
息是也。有成德之君子。如非禮弗履是也。有通上下而言之君
子。如子以經綸是也。有一行一善之君子。懿文德明庶政元敢
折獄是也。如紫引所云。天下底君子只是一樣。六十四卦不過
隨象而取其行矣。非是卦不一象。天地間自不是一樣人。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三

正誼堂

訂疑程傳本義皆訓復為進。愚謂復者反也。復卦以陽既往而
復反。故名復。復元訓進者。小畜三陽上為六四所畜。故自止而
不進。復反于下耳。諸儒皆訓進復。天下有小人得位而畜君子
君子能以正道進而元咎者哉。是君子與小人可同朝而仕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訂疑同初九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訂疑初九剛正九二剛中其德同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云云至末

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于四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
豈能畜之哉。故其始之與比也。溺于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
也。激于一時之忿。進退胥失矣。此君子不可失身于小人之黨
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元咎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四

正誼堂

本義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云云至末。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訂疑此爻所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也。象傳專言上合志者。
同體也。下三爻以六四為小人。六四又以下三爻為小人。何
也。曰。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若以上下相承說。則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止。說得六十四件事透。何以冒天下之道乎。故上
下各自取義。不必相蒙。易不可為典要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本義異體三爻同力畜乾云云至末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程傳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

訂疑此處解富以其鄰似說得去至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如何說昔有小友與先生講孟子秋省教而助不給謂秋之取民教從其薄而入且助其不給先生笑曰如子說本句亦好但春省耕句如何講亦此類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程傳大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之小故極而成
本義高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

周易訂疑

卷三 小畜

五

正誼堂

訂疑詩谷風集註曰陰陽和而雨澤生夫婦和而家道成果如陰陽和而雨何遂不好睽上九不以遇雨釋疑乎睽九三不以方雨虧悔乎但行者忌雨則泥淖而不可行矣故曰既雨既處處不行也詩曰風送客雨留人風有氣而无質能高而不能久雨則高極而成故曰既處君子征凶或曰尚德載雖尚之曰陽尚之陽何為乎尚之曰卦唯一陰少者多之所貴也又居得正位又其性巽入故諸陽喜其溫柔而咸樂與之遊至于五陽皆應則日望其術中而不自覺矣即如明堂之于貴妃治之寵之无所不至豈料其後一日殺其三子以醢漁陽之變

截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訂疑積之一字有力言非一朝一夕之故由于馴致而然也

三三 乾下

履虎尾不咥人事

本義以兌遇乾云至末○朱子曰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化如踏他脚跡相似
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奇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六

正誼堂

雲峯胡氏曰程傳訓履為藉為踐訂疑本說六三履九二之說以上下論也本義有所躡而進本義傳說而應乎乾及三四爻辭以前後論也于尾字為切
紫引大凡臣事剛君及僚友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機所伏處即虎尾也○參義曰虎噬人者也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噬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早孫何往而不亨乎行乎強暴則強暴服行乎蠻貊則蠻貊化行乎患難則患難弭皆和說之效也然和非阿容也說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之象曰剛中而柔外此其

道也。乾體剛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說之无患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

註：凡象者，言乎一卦之所以為主也。成卦之體，在六三也。履虎尾者，言其危也。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說卦以六三為主，三以陰柔履剛，九二之剛，履危者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蒙引若只曰：以卦體釋卦名義，亦未見得非指六三也。六三一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七

正道堂

爻亦說得卦體，如剛中正，履帝位，只九五一爻，亦謂之卦體。此見本義用字之密也。○若不取剛柔義，只是躡乾之後，便為履剛，則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或離遇乾者，皆可名履矣。獨此名履者，正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謂之二體。至下文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

訂疑：自朱子以後，皆謂兌為至柔，按八卦之中，坤卦三畫皆耦，不尤為至柔乎？且履與小畜為反對，小畜象傳柔得位，指六四則履之柔，非指六三而何？又卦雖六三一陰，則柔為六三，明象

註：說卦指六三，本義獨從程傳，指兌三爻，似非本意。又按伏義八卦圖，兌在左方，大陽之卦也。履離一陽之卦，兌二陽

之卦，乾三陽之卦，如依本義所云，是後天兌三索而得女，故為

少女，故以兌為至柔。則伏義名卦，已用後天之易矣。必柔指六

三一爻而言，始無後天之嫌。又通考一陰之卦，不獨履小畜為

然，姤曰柔遇剛也，柔指初六，未嘗指巽也。夫曰剛決柔也，柔乘

五剛也，柔指上六，未嘗指兌也。同人柔得位，得中指六二，大有

柔得尊位，大中指六五，皆未有以為通指三畫之卦者。何獨于

履而不然？又履剛，本義以為有可躡而進之義，愚謂躡固履也。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六

正道堂

踐躡非履乎？况九五剛中正，履帝位，以九居五，為履義，則六三

者上躡乾三剛，下踐初二兩剛，皆為履義。又何不可？或曰：履虎

尾，非謂以兌躡乾之後乎？曰：履虎尾，只取危象耳。書曰：若履虎

尾，何當取躡乾後哉？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訂疑：名卦繫辭，各自取義。卦自取一柔履五剛，辭自取兌說應

乾剛不可相泥。如夬象傳既取剛決柔，釋卦名又取卦德以贊

之六十四卦多如此。

平庵項氏曰：莊周曰：虎媚養已者，順也。唯柔順而說，則履虎尾

而不咥人且有能亨之理
實舉胡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紫
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則柔兩又自相應此小畜上下應是
一爻為主而眾爻應之

紫引本義以卦總釋彖辭不曰卦辭而曰彖辭以經文履字彖
當作連卦與辭而彖傳則卦名履字已別解此只作彖辭者也
訂疑世本多作卦辭傳寫之訛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雲舉胡氏曰釋彖已畢又于

周易訂疑

卷上 履卦

元

正誼堂

此專指九五一爻以推廣其義猶乾坤文言也

紫引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別取一義也○李衷一曰此于上文

无干不必拘牽合

訂疑此以卦體而贊履道之大典始彖傳同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云至末○程明道曰古者冠昏喪祭車

服器用等差分明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

未脩者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

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各類不足以旌別貴賤既无定分則奸

詐操者人上求厥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
訂疑程傳太畧本明道之說而推及于德位之相稱是深一層
意窮意彖傳本意只是禮達而分定耳○象傳本義止程傳備
矣一句其傳曰以下乃成矩附錄者詳坤六二文言

厚齋馮氏曰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盛
盍備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同聲者皆通則履之為禮因天澤
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紫引辨上下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隨大夫而請繁縷者无有
也以大夫而僭八佞者无有也以市井而僭稱公者无有也庶

周易訂疑

卷上 履卦

辛

正誼堂

人而帝服僭倖而後飾者无有也

訂疑卦名卦辭之履取踐躡之義三四爻同餘爻取歷履之義

大象借為禮制之義

初九素履往无咎

註處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有錄以制行如

程傳夫人不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

貧賤爾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

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

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訂疑以士人出處言即是不變其意也

皆從之衆引亦然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云○訂疑既以陽在下○是以士之
安食樂道者言○本象傳獨行頌也○

臨川吳氏曰○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于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與○
訂疑與本義同○

訂疑象傳云獨行頌也○即不得志獨行其道之意○晉之初六象
傳亦云獨行正也○本義吳氏之說○蓋有據矣○若以仕進說○二進
于初以元應而為幽人○初之元應與九二同而位又在二下何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三

正誼堂

言已進之人乎○愚又按初為履之始上為履之終○此二又當
言○言制行之道○出處常變皆在其中○不宜以出處言也○素履即
中庸素位而行之意○此道可該聖賢一生行事至上九則要其
終而言之也○象傳獨行頌也○竊恐是孔子之意耳○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頌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云○本義剛中在下云○至末○
進齊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
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貞○外物不亂故吉○

訂疑程傳本義徐氏皆看得坦字重了○愚謂坦○猶言衍○衍

衍和樂意坦○亦坦蕩之意耳○飛航講意云坦○是九二剛
中无應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居易以俟命无入不自得者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訂疑中謂中心是蒙引以
德言○

訂疑中不自亂與獨行頌相似但獨行頌則獨見得是一家沮
之而不顧一國沮之而不顧天下沮之而不顧中不自亂則獨
見得非一家強之而不為一國強之而不為天下強之而不為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三

正誼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王氏舉例九象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辨一爻之義者
也○故履卦六三為兌之主以應于乾成卦之體在此一爻故象
取其應雖危而亨也○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
三成卦之體而止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訟之九
二亦同斯義○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
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吉也○九五夫履云○履道惡盈而五處尊
位三居陽則見咥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云○至末○雲峯胡氏曰六三

助自以為能視。助自以為能履。猶武人自以為能有為于天下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終吉。

註：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云。

蒙引：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三

正誼堂

此言凶之所以異。

飛說：講意三四不中正同，而吉凶異者，三柔而志剛，則有自用之心。四剛而能柔，則有知懼之心。彼霍氏之禍，萌于驕，乘條侯之憂，開于取筋，失愬之義矣。

杜光本曰：王註以履虎尾愬為句，終吉為句。程傳本義以履虎尾為句，愬終吉為句。傳義據象傳而理較長。

象曰：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夫履貞厲。

程傳：夫，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

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

剛足以斷，勢足以崇，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易荒之微，必取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况剛明不足者乎？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云：『蒙引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有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此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于所恃，而危多出于所安。』

訂疑：象傳統論一卦之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贊履道之。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三

正誼堂

大就，好邊說，乃是卦辭外意，非本旨也。九五一文，不足全體，夫履就，不好邊說，便不取剛中正履帝位之義矣。說而應乎乾，本

以釋履虎尾不咥人之意，就卦之全體言，九五下應九二，則為无應。又取不得下以兌說應之，義矣。故象傳但曰：『位正當而不取。』兌應之義，程傳只云：『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云：『不取中。』正兌應之義，是矣。本義未免為蛇足。世安有剛中正履帝位而猶夫履者乎？鄭申甫曰：『五剛中正，象曰：『不疚，而文厲之何也。』訂疑曰：孔子見爻辭如此，未盡其蘊，故于彖傳特發一義云：『乃孔子之易也。』

象曰夫履貞屬位正當也

程傳戒夫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剛決。不復畏懼。難使得正。亦危道也。

本義傷于所恃。○雲峯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

上九視履考祥其豫元吉

註禍福之祥生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程傳上處履之終。于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元。元。善之至也。是以元吉。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五

正誼堂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云。○雲峯胡氏曰。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訂疑太深。恐无全人。

紫引只據履之終而言考者。稽卜未來也。祥字無休咎意。

訂疑上九對初九爻者。初為履之始。故示以制行之法。曰素履往。无咎。上為履之終。故卒言要終之事。正省其平生之素履也。

杜光本曰。註傳本義及雲峯虛齋。俱以祥無禍福言。鄭中甫曰。本義以履終論祥。然則未終不用考乎。考无時而可忽也。有一生之終。有一日之終。有百行之終。有一事之終。非以

上當考而初未用考也。特以上在卦終而發之。自考密故得其旋到終而後考。便自无及。

訂疑鄭氏之說。雖非支辭本義。然教人自始至終。隨事省察。深有助於學者。

飛航講意視履。兼省之心術考之行事二義。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胡氏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為大。

訂疑大有慶。即是元吉。本義以元吉作人事盡善。大有慶作效。

周易訂疑

卷三 履卦

五

正誼堂

驗非胡氏亦然。象傳重在上二字。上之為言。終也。言履之終而元吉。可謂有始有終。而大有慶也。

三三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之于外也。來居于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上。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于內。小人在處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亨也。

陸山李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時，陽來于內，陰往于外，來者為主，故大者吉而亨也。

本義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云云至末

雙湖胡氏曰：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又畫元能上下往來之理，唯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為占。文王觀象而繫卦，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非揲者求卦之義也。

蒙引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相元者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收應之分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七

正誼堂

上取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建安丘氏曰：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訂疑消長亦然。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大小之義。蒙引天地交而萬物通，此正以陰陽造化之本不能相元者言也。內陽而外陰以下，此正以其類之微愿而言也。

訂疑坤初爻本義云：予其不能相元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

之而元，所偏主云云。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皆以不能相元者明之也。健順配剛，柔仁義順亦美德也。不宜作愚類

言。愚按丘氏以陰陽屬氣，健順屬德，氣以造化言，德以人性

情言也。又按剛柔陰陽或有收應之分，至于健順並則未有以

收應分之者也。故在泰則健順皆君子之美德，而內健外順又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天

正誼堂

外陰內健而外順，主造化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主人事言。又曰：陰陽以體言，猶諸卦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猶諸卦之卦德也。愚謂蒙引後說却是，足以見健順之不主造化言而亦不可以

微愿分矣。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疏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兼通諸侯，故不得

直言先王欲見天子諸侯俱是南面之君，故特言后也。訂疑三公三孤皆有變理私化之責，豈不是裁成輔相哉？曰君

大臣无輔相財成之責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朱子曰。裁成是裁。做
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儼個相續下來。聖人便裁
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裁做春夏秋冬四字。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
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
贊補其不及。如天氣流行。籠統相續。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
冬之節。地形廣遠。經緯交錯。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
訂疑四方不如九州。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无

正誼堂

自然高泰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
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程傳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
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云。至末。

紫引拔茅。則其茹自以彙而起也。

訂疑本義引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從程傳也。以拔茅茹為
一小讀。至以其彙為一句。紫引以拔茅為讀。茹以其彙為讀。蓋

本象傳而云也。不知象傳本全舉爻辭。故舉上下各兩字。而包
其中之數字。如包荒。得尚于中行。亦舉首尾兩句。而包其中數
句也。

梁山來氏曰。茹者。根也。初在下。根之象也。

身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時將泰。杜元本曰。當作時方泰。則群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
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訂疑上卦為外。

紫引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
哉。可謂志在外也。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單

正誼堂

訂疑或曰。君子不願乎其外。而泰之初九志在外。何也。曰。大
人之學明德新民。合下便如此。當家修之時。則志尚仁義。當學優
之時。則志在君民。皆吾分內事也。若俗儒之學。却是要干禄。其
起初念頭便差。故泰之初九。渙之六三。與咸之初六。志在外。同
而公私自別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
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
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

不遺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廢事元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繁華事理而人安之。若元含弘之度有愈疾之心。則元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與未去而近惠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情于因循。憚于更變。非馮河之勇不能為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遺遺泰寧之時人心狃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四

正誼堂

于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廢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于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率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儉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于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率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尚配也。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云云至末○雲華胡氏曰若包

荒而元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含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遐遺而或自私于吾之黨與則易至徇情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忌遠又不泄過也。合乎中矣。本義而字當細玩。

紫引程傳最明。句云可玩。包荒雖與馮河相對不遺遐難與朋亡相對其實四事各有中行非必合二而為一中也。折而合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合之則純體一中也。訂疑程傳分四事各自有中本義合二事以見中胡氏從本義紫引從程傳愚謂包荒馮河一剛一柔合而為中猶可也。若不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四

正誼堂

遐遺與朋亡已各自合乎中矣。非有偏倚之患也。豈必二者相濟而後得中乎。此紫引之所以必從程傳也。洪氏發明曰尚中行者尚二之中行也。包荒四句俱無人與事。○廣包荒者待人恕處事寬也。馮河者罪必討獎必章也。不遺遺者舉必及側陋圖必及隱微也。朋亡者近幸必勿昵使私必勿狃也。訂疑上三句無人與事則可朋亡如何無事說講書當隨本文意義不可強作一例看。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梁山來氏曰：孔子小象多是如此。

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說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心胸開闊，如何做得。

子曰：存諸心則為光大發諸事則為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程傳三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四

正誼堂

而必否故于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戒之曰无常平而不陂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及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心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

本義將過于中云云至末○雲峯胡氏曰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泰之福可常享矣

古為徐氏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泰處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

一讀之天運以為无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

宋象曰地平極則陰陂天行極則還復○梁山來氏曰无平不陂以上卦地形險夷之理言无往不復以下卦天氣往來之理言艱者焦心勞思不敢慢易之意貞者謹守法度不敢邪僻般樂之意勿恤其孚者不憂此理之可信也

訂疑平陂往復分就天地說大象小象象傳諸天地字皆從卦象生來

紫引平陂往復只泛言泰極否來之意自見于言外耳

飛航講意以平陂之勢言平則必陂未有能強之使留者以往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四

正誼堂

復之氣言往則必復未有能却之不至者此理勢之必然而可憂也蓋治亂之相仍者天也保其治而不至于亂者人也必也其艱乎思患豫防夙夜勿敢康也必也其貞乎持盈守滿幾微无敢忽也若然則制治于未亂而亂不生保邦于未危而危不作何咎之有平陂往復之乎可勿用恤而靈長泰寧之福抑可以長享詎非保泰至計哉訂疑解貞字與艱字无别不如來氏切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

理也。○漢本小往大來形无往不復。好。梁山來氏曰。外卦地。內卦天。天地否泰之交會。正在九三六四之際也。訂疑此說極切當。

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表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鄒陽董氏曰。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

訂疑古本无平不陂。乃舉上句以包下句也。象傳此例甚多。本義從古易為是。今本作无往不復。是舉下句以包上句。易象傳中。最少宋表並舉二句。與象傳天地字義雖全。然象傳釋爻辭。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四

正誼堂

並舉二句者亦鮮矣。

六四翻。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云。至末。○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

象引休富。家大吉。則陰主富。此又云不富。何也。曰。陰主利。以陰之能言也。陰不富。以陰之質言也。

訂疑或說不富不戒。亦兼三陰言。象引非之。愚謂以象傳觀之。則或說為是。○又按翻。為句。不富屬下句。象傳斷句取義兩。

象曰。翻。不富皆失實也。

程傳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在上。是失實也。

訂疑又解本義云。三陰翻然而下。復云。天曰。陰居陽。實。不富者。皆陰爻也。此義甚明。正不知象傳本義。何為忽從程傳。必其未定之說。誤入本義也。蓋陰陽消長之際。以在內為得時。

以在外為失勢。故卦辭曰。小往大來。吉亨。今又以為陰本在下。在上為失實。是又一說。與卦辭背。愚謂皆字解翻。字失實。解不富字耳。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主也。後又有帝乙。多。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四

正誼堂

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孰是。以。

又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訂疑。周姬。

姓姬。故女稱王姬。商子姓不稱王姬也。又重降二女于媿。使執婦道。以事其夫。帝乙。然不可云帝乙始制此禮也。本義云。帝乙歸妹之時。亦當占得此爻云。理或然也。

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訂疑本義因之。如帝乙之歸妹。然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

臨川吳氏曰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元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騎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雖善。要是後世好事者假託為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為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訂疑左傳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以帝乙為紂之父。左氏近古。必可從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程傳有中德。故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四

正誼堂

欲能從之乎。○進齋徐氏曰。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洪氏發明。非有中德。未免為諛。和所問。鮮有能行其願者。故又慶得人而象本一中。見非賢无以保泰。非中无以下賢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子夏傳。隍。城下池也。城之為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為城。今不培扶。城則損壞。以此崩倒。反復于隍。猶君之為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訂疑此殊无謂。可見非于夏之傳。後人所託也。

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

于否。如城土傾地。復反于隍也。君之所以能用眾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訂疑勿用師。作寔事如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云。訂疑通作象說。

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于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不知此爻之義也。訂疑亦全以寔事言。

趙氏曰。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于吝。此所以貴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周易訂疑

卷三 泰卦

四

正誼堂

未危也。

訂疑上六爻辭。即作實事言。亦可。自古危亂之積。大率乘于泰寧之後。上下荒佚。紀綱弛。人心懈。其城郭宮宇。社稷宗廟。道路橋梁。莊壇廬舍。莫不頽圯摧壞。而後危亡隨之。此觀風者入境而知治亂也。象傳亦即作實事說。

杜光本曰。本爻復字。與三爻无往不復。底復字。相應。九三是泰將極。言復之理。上六是泰已極。言復之事。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訂疑以命為政令之命是

梁山來氏曰。命即可以寄百里之命。上字謂政令也。蓋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亦人事之所致。惟其命亂。所以復否。聖人于泰終而歸其咎于人事。其戒深矣。

三三 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傳。匪人。謂非人道也。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

本義。否。閉塞也。云上。訂疑。因程傳。

呂伯恭曰。否。天地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

周易訂疑

卷三 否卦

兗

正誼堂

訂疑否時之匪人。害君子之正道。泰六四本義。小人合交以害

正道是也。與此之匪人。皆匪類之人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訂疑。泰言健順。否言柔剛。健順皆美德也。故內健。外順。泰之道。

內柔外剛。乃色厲而內荏。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故內柔外剛。

否之道。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謂君子于否塞之時。以節儉為德。避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俸位。

程傳。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俸位也。

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榮顯之位。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

處窮約也。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云上。施連泉曰。君子當否之時。宜

肯為祿位所羈絆。但恐其收斂不密。人得而物色之。小人反借

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賈禍。甚有不易處者。故君

子深自韜晦。使人不得以祿位榮我。此不特守道不屈之貞。亦

周易訂疑

卷三 否卦

辛

正誼堂

明哲保身之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群陽群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

也。泰之時。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

本義。三陰在下。云上。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唯正

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道長之卦。不

利君子貞之時。以下三陰言之。則皆為時之小人。唯初六之過

未形。易于從善。聖人于此。即以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則變為

君子矣。故系辭以貞厲君子。而初六以貞刻小人。所以為小人

謀即所以為君子謀也

洪氏發明天下有小人。尤者不可化。雖有君子之純者。不待勸勉。初惡未形。周公猶望其為君子。故于陰並進。獨勉初以貞。貞者不植黨害正也。不唯善類獲全。生靈受福而已。亦得所覆庇。豈不吉亨。

訂疑貞者只是不植黨。不害善。不市權。不引君子。非便是有以薦賢為貞者。竊恐賢者耻之。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紫引玩志在君之辭。知自古小人敗人國家者。都是志不在君。

周易訂疑

卷三 否卦

五

正誼堂

只知有其身之富貴而已。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可患得失。只在其身。无豫其君也。

訂疑泰初九志在外者。以三陽在內。為得勢。故以外卦為天下蒼生而不為區。事君容悅之辭。否初六志在君者。以三陰在下。而奉上。故以志在君為貞。而不責以天下一家。饑弱由已之事。蓋小人何知有天下。但得其愛君一念足矣。所謂有事君人者。婦寺之忠也。不可說得太好了。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陰柔而中正云。潛室陳氏曰。程傳謂承順乎上。求濟

其否云。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為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為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紫引大人身既否矣。道何以亨。道不以窮達為存亡也。若不安守其否。則將枉道以入小人之黨。如嚴尤荀爽之徒。道安得亨。此亦如遇亨。本義云身雖退而道則亨也。又曰否者。儉德辟難之意。又曰蔡邕之于董卓。張浚初年之于汪黃。亦為其所包承也。

訂疑小人之善柔者。雖內與大人相忤。外常作好面目相待。口

周易訂疑

卷三 否卦

五

正誼堂

褒腹劍之人。最不可測。大人奉身早退。以常情言之。見為身否。其實則道亨。而身名俱全。亦身之亨也。不然。李斯父子求牽黃犬。出上蔡門。陸士衡思聽華亭鶴唳。豈可得乎。然在大人。則見幾明決。萬不至此。

杜光本曰。易中二爻。惟乾與否。得大人。則否二爻之大人。雖對小人而言。然不曰君子。而曰大人。明是上聖大賢。非泛稱君子。有淺深懸絕之可比也。當否之時。豈有受小人之包承。不之否。而道亨者。周公言大人否亨。乃奉其已然。以勉占者。非恐其不然。以勉大人也。嚴尤蔡邕荀爽之流。不惟不可以稱大人。并不

可以稱君子。有學無識。何道可亨。只一于受小人之包承。不能安守其否而已。虛辭諸家引以為辭。過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本義言不亂于小人之群。訂疑與程傳同。

六三包羞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云云。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耻。訂疑小註與本義稍異。

周易訂疑

卷三 否卦

五

正誼堂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云云。進齋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否泰反復。天運之常道。固如此也。

象引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解无咎。又曰。不極其剛。此義少有能識之者。雖司馬溫公亦未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直至顧復之法。亦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為紹聖之禍。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虞否之復來。曰其亡其亡。其繫于苞桑也。漢王允。唐李德裕。訂疑五王亦然。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訂疑本義從之。

胡雲峯曰。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

周易訂疑

卷三 否卦

五

正誼堂

泰義无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通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訂疑志驕于泰。體逸于時。安病加于小愈。官怠于官成。休否。暫息其亂。未盡傾也。時加警懼。若禍亂之元日。則萬世不援之業。即其亡之一念基之。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姚鼐昌曰。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程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

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

訂疑。初六。鼎。顛。趾。利。出。否。本義曰。鼎。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愚謂。傾否。即出否之義也。從前。穢惡之積。至此。盡傾出之。无遺矣。

童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為也。訂疑。休否。亦如。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五

正誼堂

程傳。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訂疑。此只宜于大義言之。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離一陰。眾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于野。謂不以羸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事可知。能與天下大同。何險阻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

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本義以離遇乾。云。訂疑。從程傳。

建安王氏曰。利涉大川者。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訂疑。此與本義。當是不符。不同者。勢也。非同。心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也。曰。比者。一陽為眾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

是其比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為眾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和。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五

正誼堂

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為本。蒙引。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亦隨所處之位言。如在一黨。則大同于一黨。在一鄉。則大同于一鄉。國與天下皆然。所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何舉不遂。何往不濟。故有亨道。九事皆亨也。利涉大川。其大而難者。大川利涉。餘事可知。訂疑。亨。又曰。必合于君子之正。乃為于野而得亨。而利涉。所謂易以道。

義配禍福而非術數之學也

孫質庵曰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故同出于正則同以天下不為多同以一人不為寡不然雖盡天下而與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

飛龍講意同人之道貴公于野公也同人之道貴正利君子貞正也

訂疑或曰公與正何如曰如云當理而无私之謂仁世有公而不正者故誠意者必先致知亦有正而不公者故致知之後必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五

正誼堂

梁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于乾曰同人

訂疑畧例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主云詳比上下應也

梁山來氏曰八卦正位離在二不難得八卦之正位而又得其

同人曰

程傳此三字義文訂疑却京則之本義與程傳同其以為中以同人曰又或以為故口辭不作衍文者妄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蒙引獨利涉者以乾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訂疑亦以利涉為濟變吉

梁山來氏曰乾行指利涉一句

訂疑乾行多有言無釋于野亨者又程傳以行作去聲蒙引亦同愚謂行字當作平聲釋利涉也○本義曰以健而行故能涉川可見矣其帶同人之野亨者猶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雖帶恒亨无咎而意釋利貞也大畜利涉大川象傳曰應乎天也亦乾行之意蓋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故尤利涉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五

正誼堂

川需亦取此義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程傳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于

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

盡大同之道○朱子曰此說甚善

蒙引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正自有

以通天下之志皇極外篇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此通天下之志之說

也

訂疑人皆謂中正屬已應屬人非也九五剛健中正六二柔順

中正各以中正相應何分人已乎杜光本曰同人曰應乎乾曰乾行而六十四卦元言應乎坤无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註君子小人各得所同○既辨物謂分別事物各同其黨使自

相同不間雜也訂疑註窄疏寬程傳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訂疑類字不着力在辨字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无

正誼堂

以字爲類族二字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

合事理之異同君子能明辨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如既又似

辨物居方本義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訂疑如既朱子曰類族

是就人說如分姓氏訂疑通辨物是就物說如牛是一類馬是

一類既又曰言類其族辨其物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德

底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訂疑朱子之說无甚理會馮去非吳臨川又以類族法天覆辨

物法離照殊拘殊鑒近時又皆就辨名分上說則全似復大象

矣

卦名同人以人類言為是而人類中有善惡是非則程傳君子

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二語可總括之而物情之離合事理

之異同不出上二句也蓋人之賢不肖其大分也君子則隨其

族而類之賢與賢為一類不肖與不肖為一類此類族也然就

其中細分之其為物又各不同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皆聖

人之族也而清任和時又異矣此辨物也又以善惡是非之大

分言之如舜之問察通言其善不善分作兩途所謂類族也而

就其善之中又細分之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舜則執兩端而用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卒

正誼堂

其中所謂辨物也若此者其心大如天明如火故能審其異而

致其同也類族辨物皆以審異而所以審其異者正欲致其同

也此如博學詳說皆以審其異至于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則致

同矣若只管說同而不審其異是君子乃一五星之稱无寸之

尺是若莊之所謂玄同爾豈聖人中正之道哉或曰既審異矣

同者同之可也異者可強同乎曰此如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愛

者同也知者異也知不妨愛且以成其愛但要君子之心有權

衡耳鄭孩如曰聖人欲君子不入于小人之黨故必類而辨

之可謂片言居要矣

註居同人之始。打疑當作初。為同人之首。當作始者也。无應于上。心无係各。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為咎。程傳本義從之。

雲峯胡氏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于私○隨必出門而後有功○

同人必出門而後无咎。

訂疑曰門曰宗曰莽曰牆曰郊皆自爻位之遠近取之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雷氏曰、同人于門、亦各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人、則通而不狹。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六

正誼堂

矣。

訂疑又曰子門亦曰門以外皆所同之人也象傳恐人不達此

六二同人于宗吝

疏係應在五、而和同于人、在于宗族、不能私闢、是鄰舍之道、故象曰各道也。

程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于所繫應

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

本義六二雖中且正云
訂疑程傳本義皆從

鄭孩如曰、二應五正、
以爲客可也。吾以爲非應五之爲客。

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

有宗之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繫焉○訂疑離鹿也○一陰鹿

乎二陽之間。未能即同于五。此所以客也。此說本之蘇子瞻曰。

凡言宋者其同體也○

訂疑宗、宗夾乙○雖三父、用建脊乙○商宗人之用生乙○二五王具乙○

乃近同于上下兩易不能合衆人加之同于五以從三

六二同告終之六五則志令後六下使七一力踐行之易○

云二同老勝之六五財能舍厥宗而下從九二如噬臍之易矣

○書曰：「敕九功，九功克，睦而用，道親。」尤篤于宗族，同人于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空！

正誼堂

宗乃各者何也○親者情相洽也○莫過家人○尊賢者義相洽也○

莫如○同○人○在○家○人○則○取○其○交○愛○之○意○在○司○人○則○取○其○尚○友○之○見○

使○仲○弓○子○賤○終○身○習○其○父○兄○宗○族○可○以○為○賢○

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三火戊子林十其所凌三火不與

皇朝小史一書首陽方氏月一

我作圭幣一陰謀陽皆從后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

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理不直義不勝

以不敢露機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

惟時升高陵以頽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與之

小人之情狀

本義剛而不中云云。或問伏莽升高陵如何。朱子曰。三欲同于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莽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

訂疑程傳謂伏莽為不顯發。升高陵為畏懼。而本義與小註則總以此二句為懼九五之見攻。而為此以敵之。蓋伏莽升高皆行兵之事。未見伏莽是不敢顯發而升高為畏懼也。伏莽者奇兵也。升高陵者皆望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五

正誼堂

程傳所敵者剛。故畏懼伏藏也。

訂疑程傳以敵字作敵人之敵。謂敵剛句。專釋伏莽也。愚謂此通釋二句也。不言升高陵者。省文也。小象傳例多如此。

杜光本曰。伏戎于莽。象傳已明言是敵剛。而程傳謂不敢顯發。則與象傳不合。故云所敵者剛。以敵指人也。然終說不去矣。

平應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為攻二也。

梁山來氏曰。以理言。二非正應。理不直。以勢言。五居尊位。勢不敵。理與勢俱屈。安能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註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眾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訂疑本義從之。

程傳亦與五為仇者也。訂疑不如註。四在五下。不切乘墉。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

本義剛不中正云云。訂疑自反而不克。攻從程傳勝註說。

雲峯胡氏曰。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者。屈于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克攻者。屈于義而不敢攻。

也。春秋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于周公。足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于夫子象傳。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五

正誼堂

義弗克之旨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言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云云。雲峯胡氏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于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于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衆義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于訟于師。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尤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春秋趙宣子納捷菑于邾。邾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之。先儒引此爻之義。以美其事。蓋聞義能徙。誠人情之所難也。

情之所難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程傳九五同于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

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五既于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五剛中正云

訂疑程傳本義及繫辭傳並不言君臣今學者作君臣言非也君臣相應縱有諍間君心一轉移間即去之矣何用大師而後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室

正誼堂

相遇于况又辭明曰同人何必強作君臣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憤切而然也

訂疑專釋先號咷中以心言

本義直謂理直

紫引先字無後笑訂疑按象傳多有此例而此却不然以中直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

訂疑擬坤文言直其正也則直即正也不言正而言直者以叶

下文克字韻也困九五同紫引以直字無中正而以中字無正字非也梁山來氏曰中直即中正極是杜光本曰按訂疑云中以心言本義云直謂理直則中直者是心誠理正也

按克字本訓能字弗克攻克相遇同今程傳本義皆訓勝從象傳也象傳看克字最有力乃孔子之意耳

又按同人于門同人于宗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于郊肯言同人之事也三之伏莽乘陵四之乘墉弗克五之大師相遇自是用兵之事猶紫之言納婦取女也

又按卦唯一陰衆陽所爭又二當下卦之中是強大必爭之地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室

正誼堂

此如陳鄭在晉楚之間蔡居吳楚之間兩大相攻皆因爭此三國而起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註郊者外之極也處同人之時最在于外不獲同志而遠于內爭

程傳郊在外而遠之地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云云朱子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

又曰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

紫引同人于郊便是无可同者

訂疑无可同。操心在我。物莫與同。絕我在人。无可同。為是。按諸家解郊字。註傳是一說。本義是一說。愚謂皆有病。說文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如註傳之說。以郊為外之極。則郊之外更有牧。野。林。坳。不更遠乎。本義謂郊在野之內。云云。于說文為有據。但云荒僻。無與同。小註又云荒寂。無人之所。殊為未確。蓋郊猶在野之內。何遂荒寂。無人乎。需于郊。本義云郊曠遠之地。是郊與野。無甚別也。但命辭之意。各有主。爾。今繁辭者。易郊于卦。易野于爻。馬知解者。不云郊勝于野乎。愚謂卦言于野。固為曠遠。而元私矣。若上

周易訂疑 卷三 同人 止誼堂

九于郊。則自對初九于門。而吉。耳于門。則門以外皆可同之人。至于郊。則始也。我无可同。而舉世皆野。不屑與終也。物莫與同。皆以我為方外之流。雖有同人。亦幾何哉。元悔者。元世事之累也。于宗者。不能忘情于郊者。不及于情。得情之中正者。非類族辨物之君子其誰。又于宗者。不論其可否。而必欲同之。者也。于郊者。不論其可否。而必不同之者。也。皆非君子中正之道也。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蒙引不曰志未得。則同人于郊。元悔為善。又幾於于野矣。

訂疑雖曰元悔。然曰志未得。可見沮溺之徒。終非君子之道。于。心終有未安。

三三 乾下 大有元亨

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云云。訂疑本義從程傳。其云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則本象傳之意。爾。梁山來氏亦云。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訂疑同人。柔在下者。止曰得中。大有柔在上者。而曰大中大。字。

周易訂疑 卷三 大有 止誼堂

從位上來。五得尊位。故曰大中。猶觀卦九五在上。曰大觀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蒙引此卦德與其德二字不同。其德無卦德卦體。則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訂疑如此。則諸卦九以外德卦體卦象卦變言者。皆一言以蔽之。曰其德足矣。本義何謂。允。虛齊此說。大不可從矣。

又曰。應天時行。與君子時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同義。蓋天教有典。而我博之以時也。天秩有禮。而我庸之以時也。天命有德。

而我章之以時也。天討有罪而我刑之以時也。
又曰：象傳只曰：應天時行，而本義添居尊除時行者，居尊然後
得以應天時行，即應天也。
訂疑中孚亦言：應天不必居尊也。蓋亦言時行不必應天也。
又諸家有以時則而明時明而明解應天者，似是而實非也。元
論剛明為並用之德，不分兩時。且象傳釋經卦體卦體等俱各
說一件元上下串插之例，故講卦德處不可混入于卦體講卦
體處不可混入于卦德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周易訂疑

卷三 大有

元

正誼堂

本義：火在天上，云云。誠齊揚氏曰：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
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
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辨大有，雖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于遏
而揚。
蒙引：其于惡者，小則報朴之，大則刑竄之，皆所以遏其惡也。訂
疑：時作止惡未形，非其于善者，小則獎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
以揚其善也。
又曰：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
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理。順天休命，是其所以當然之故也。

天命有善而无惡，此以天地之性言。
訂疑：命討章用正意也。反之于身，餘意也。
初九元交，害匪咎，則无咎。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云云。訂疑：典程傳意同。
蒙引：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也。居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
私交也。又在事初，新與事接也。故未涉于害，何咎之有？然或以
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嚴則无咎。
訂疑：此爻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用得無自天子言，則守成之道
也。堯舜舜禹，皆戒以四海困窮，天祚永終之言。湯初放桀

周易訂疑

卷三 大有

午

正誼堂

仲虺誥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慎厥終，惟其始。湯誥諸侯，允我
造邦，无從匪彝，无即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伊尹訓太甲以
三風十愆，又訓以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无輕民事，惟難无
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殷德保厥位，說
命不惟遠，豫惟以亂民召公之訓，旅獒周公進无逸，陳曲風遺
錫，錫成王之額，命惇，致戒嗣王者，无非艱之一字。蓋人君當
有四海莫不成于憂勤，而敗于逸樂，漢唐宋之人，君可以鑒矣。
公子初九以艱之一字丁寧之，蓋乘其清明之氣而動以知難
之心也。

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雲峯胡氏曰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訂疑不獨大有六十四卦皆然繫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辭咎如臨父母又曰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若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慎德之基也謹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周易訂疑

卷三大有

七

止道堂

之滑也益德之損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夫九卦唯困為處憂患之卦耳其餘皆安常處順也夫子以為皆處憂患之道又乾坤之至健至順恒簡易恒簡矣而亦以為知險知阻以此推之何卦而非艱則无咎哉
洪氏大法曰說一初字便有防微杜漸意唯初未涉于害久之有不期驕而驕不期奢而奢者非持盈戒滿可乎
訂疑象傳只取在初之義居下无應皆不取蓋初與上多論事之始終如師如此如履如同人之類是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當大有之時皆有富不期侈而侈之意唯其在初則驕奢淫逸之

心猶未萌紛華靡麗之習猶未深故聖人豫為之戒以示守富之道如取居下則二以上說不去矣如取无應則二與五說不去矣且只說得在下位而始有之人而為君者與素富貴者說不盡矣故象傳只在大有初九四字上生義可謂潔淨精微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剛中在下云云○蒙引剛中在下故為大車得應乎上故為以載若非得應則有大車而不得以載者矣所謂野渡无人舟自橫也故有所往而如是一句兼剛中得應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周易訂疑

卷三大有

七

止道堂

程傳壯大之車重積載于其中而不損壞猶九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吳臨川曰車大則能勝重載故載雖多積于中而車行不敗
蒙引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義自見于言外如舍逆取順及以從禽也之例
或疑積中是中德否洪氏大法曰此不可作中德說中德在此前一步
訂疑本義剛中剛字最重士不私殺不可任重致遠剛之謂也今以積中辭作中德中德如何貼積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京房傳亨獻也。訂疑本義從之。注作亨通之亨。程傳從之。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噴。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云。○朱子曰。古文无享字。享亨烹並通。

周易訂疑

卷三大有

七

正義堂

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審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在費了无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

雙湖胡氏曰。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讀為享矣。

訂疑左傳雖作享。然是宴享之享。本義引之。特以明亨之作享耳。至解享字。則自從朝獻之義。乃書曰享多儀之享也。

雲峯胡氏曰。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包茅。不脩朝貢者矣。安足以當此。

訂疑此又固有剛正之德。亦由其居下之上。有公侯之象也。有其德。无其位。亦用不得此爻也。本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不如云。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位。則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下當加一句云。而又无公侯之位。方好。若程傳本義。與雲峯胡氏云云。則是无德之公侯。遂可廢朝獻之禮矣。

索引亨于天子。周禮所謂時見曰會也。時见无定期者也。有禮遇親接之意。故小人弗克。若正當朝會之期。則公侯中之小人。

周易訂疑

卷三大有

七

正義堂

宜不得而拒之。周禮春官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訂疑常朝有期。自不用筮。索引以為時見。是矣。其以小人为公侯中之小人。則非。小人者。无德无位之稱也。公侯即无剛正之德。亦不得名為小人。即如晉文公滿而不正。三王之罪人也。豈得遂名為小人乎。

又時說俱謂用亨。為大臣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小人當大有之時。徒後豐亨豫大之說。以獻說。故曰弗克。近皆從之。乃離經畔道之說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傳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處之道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貌雅大明云駟騶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本義六五柔中之君云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傳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盖有明辨之智也賢智之人明辨

周易訂疑

卷三大有

七五

正誼堂

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本義哲明貌○雲峯胡氏曰明辨哲皆以離言

蒙引言其明辨之哲然也所明辨者君尊臣卑之義虧盈益謙之理也

訂疑哲從折從日詩陳風明星哲○本音昔○叶音制○字彙謂與從白之哲同非也從白者亦音昔乃白色也非明貌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程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上上下下孚信相交

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于下

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本義大有之世云○訂疑與程傳同○彥陵氏曰本義大有之

世四字不虛見得人主勢處其盛最易負勢而不與下交然必實三虛已下賢方能激發天下之心而使之交于我又曰交孚

固于上下相孚處見之然玩象傳信以發志也只重五之推誠下交說

訂疑又辭象傳只就上下應之取无應二意

周易訂疑

卷三大有

七五

正誼堂

潛室陳氏曰大有之六五卦以一陰為主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保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訂疑此不言六二之應亦不取又之才但虛說道理然又不如本義之切實也

中溪張氏曰五為大有之主中虛有孚之象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內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寬裕溫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強剛毅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則可保其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于无虞故必威如而後言綽上下慢易則无畏備也故詰爾戎兵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急講者也

訂疑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恭行儉嗛專務德化然罪所當加法未嘗不行足以當此爻矣

杜光本曰彖傳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是上下者六五之上下也六五爻象程傳以上作六五與彖傳殊本義以上下作六五之上下與彖傳合或疑五乃人君焉得有可謂上不知

周易訂疑

卷三大有

七

正誼堂

上者五之○臣下者五之民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程傳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順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訂疑獨思順之義未言何也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云訂疑本繫辭傳

索引履信以造行言思順以處心言尚賢以用人言自天祐之云○愚空說出此兩句若无繫辭之言恐朱子亦未知所解方知孔子之言不苟也

訂疑履信易解思順尚賢難解然皆從下應六五見出卦唯一

陰上下應之上亦應五陰順也在內而順上應五又一體故曰思順五賢在下而上降心以相從是尚賢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謀亨君子有終

訂疑謀按歸藏作兼○子夏作兼○說苑作君子有終吉○徐錯云謙猶兼漢藝文志引易之兼○即謙○也○可見謙兼兼歡謙古皆通用而大學之謙謙聲義本通

疏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已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

周易訂疑

卷三謙卦

六

正誼堂

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唯君子有終也○程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訂疑較疏深一層

人以謙美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與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此疏說自卑而人益尊之自勝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此系傳之說本義從之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

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終○又疏說○杜光大本義隆山李氏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也○非謙之難而有終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訂疑此疏說

象義云。由其安理樂天。而物我無間。故不自滿足。而自然平。孫非矯為之也。苟內有矜伐之心。而外示抑損之意。則非安履乎謙者矣。其始雖飾其情。而終則見于色。訂疑中程傳。彥陵張氏曰。即有蓋世功勳。反之本體。不啻增加分毫。只因德器淺薄。稍有可見。便覺承載不起。不覺炫耀出來。訂疑亦程傳意。

葉爾瞻曰。君子非為保可有。著意卑屈。其一念太虛。不見所有。自然著謙。孫氣象皆從涵養純粹得來。訂疑亦程傳意。

訂疑人學問涵養不同。其謙自有淺深。如孔子顏子孟子。氣象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先

正誼堂

自別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云。

訂疑謙之意。是以他卦彖傳例補之。謙之象。是以彖傳補之。

紫引有而不居。是有德有功。而不以自居。此乃是謙。若元而不居。乃是本分。不謂謙也。止乎內。其心收斂。不矜肆也。順乎外。

卑以下人。不獨亢也。亨是目下好。有終是求稍愈好。先居者。有而不居也。有終者。終不能沒其所也。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只是做千罪百惡。只從做上來。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做字。結果一生做之反為謙。便是對症之

藥。克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訂疑此段令人深省。不止說經。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本義言謙之必亨。

訂疑此如諸卦彖傳。極言以贊其大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本義人能謙云。○重溪王氏曰。位雖居下。而德高。莫有過之者。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今

正誼堂

演好惡以情言。不必說到于奔進退。只人心是非之公。驕盈底人。常犯公惡。謙虛底人。人多愛之。

杜光本曰。謙卦辭彖傳。孔疏程傳。本義其說不同。當以本義為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益高云。

厚齋馮氏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大小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治一世使謙之象也。象與六爻。全无此意。

訂疑本義亦謙之意也。句難曉。竊意謙者爭之反也。物不得其平則必爭。地中有山平之象也。君子治天下欲使之謙讓而不爭。惟使之各得其平而已。故襄多益寡則多寡得其平。平則不爭。不爭則生謙矣。所謂襄多益寡又非于莫之執中許行之同。價也。蓋稱物平施有權衡焉。若舜之執兩端而用其中是也。且如建侯其功德大者封以百里次者封以七十里又其次者封以五十里其更小者封不能五十里而附庸焉。悉得其平安有諸將爭功拔劍擊柱之事哉。如分田一夫百畝餘夫二十五畝盡其井疆均齊方正无長短不齊之弊。安有強弱兼併之爭哉。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二

正誼堂

如親：自三年而葬而大功而小功而緦而袒免。隆殺以辨也。如尊賢大賢師之其次友之。又次則使之等差以定也。无往而不得其平。又安往而有爭哉。九如此者皆君子治天下使謙之道也。○本義襄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所以二字意似負而實貴。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訂疑諸本多无吉字。愚謂既言用涉便是吉矣。无吉字是程傳以柔處謙又居卦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故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

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訂疑本義從之。○涉川作通

本義以柔處下云。訂疑涉川亦作勢亦作實事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

雙湖胡氏曰涉川貴乎遲重不貴乎急速用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一失故吉。訂疑不作象說

是。訂疑薛云臨河莫競渡此初之所利涉也。又按君舟二字系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三

正誼堂

與九三屬下有終為句是指占者言初六只言君子而无下文則以君子連謙為句只是爻辭不為占用涉大川然後是占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註鳴者聲名聞之謂也。訂疑本義從之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

訂疑傳殊勝註而本義不從傳者因象傳云中心得也。不知象

傳○中○心○得○也○對○上○六○志○未○得○也○而○言○耳○若○以○九○三○勞○謙○六○四○揚○謙○例○言○之○則○從○傳○為○是○盖○勞○與○揚○皆○存○乎○已○聲○聞○則○存○乎○人○矣○且○以○鳴○豫○例○之○鳴○謙○鳴○字○亦○斷○從○傳○為○是○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云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于中而著于外矣是為鳴謙非自鳴其謙也訂疑此程傳意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中所以發于聲音中心所得也非勉為之也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三

正誼堂

訂疑程傳似中心達于面目之意時皆從之非也中心得只對上六志未得而言耳

蒙引一說謂志行乎名譽著以上得君以下得民為中心得

訂疑此與上六志未得也相照看出又與久辭吉字相切確當可從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程傳三以陽剛之德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民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

牧養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難矣况有功勞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長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訂疑與卦辭程傳同

本義卦惟一陽云訂疑與卦辭本義同

蒙引九三剛正所以能做功業以一陽居下之上上下下所歸是當事任所以得做功業德者功業之本位者功業之地雖有其德苟元其位則亦无以自見于功業故本義兼位任言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四

正誼堂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臨川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言也萬民以五陰言

童溪王氏曰舜之賢禹也曰澤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辭避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訂疑引舜之言是君服非萬民服只借其意耳

演謙本人道所好况勞而能謙舉賢惡貴賤誰不服其為長者訂疑又辭勞謙為句與鳴謙揚謙為例君子有終為句與卦辭

周○例○象○傳○乃○借○君○子○二○字○足○成○四○字○句○法○以○初○六○爻○辭○為○例○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蓋○乎○奉○上○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象○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孫○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不○利○于○撝○謙○也○訂○疑○大○意○亦○如○註○說○但○以○无○不○利○為○撝○謙○為○句○則○不○同○也○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八五

正誼堂

本義○柔○而○得○正○云○

訂○疑○註○傳○亦○好○而○本○義○不○從○者○蓋○六○四○雖○近○君○而○本○質○柔○正○又○居○其○下○原○无○僭○偏○之○嫌○故○不○取○奉○上○之○說○縣○其○位○在○九○三○之○上○故○獨○取○下○之○義○也○

索○引○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是○謙○也○如○是○則○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在○那○必○達○在○家○必○達○无○不○利○矣○此○是○聚○說○撝○謙○則○專○以○居○九○三○功○臣○之○上○言○

徐○魯○齋○曰○九○三○勞○謙○本○无○見○忌○之○隙○在○四○自○當○如○此○

演○人○道○之○所○好○也○天○地○鬼○神○之○所○福○也○何○不○利○哉○

訂○疑○若○晉○文○勢○當○作○撝○謙○无○不○利○始○合○諸○爻○之○例○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註○居○于○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勝○也○既○凡○人○必○將○財○物○周○賒○鄰○里○乃○能○用○之○六○五○居○于○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富○能○用○其○鄰○也○居○謙○履○順○必○不○盡○伐○无○罪○若○有○勝○逆○不○服○則○須○伐○之○以○謙○得○衆○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也○杜○光○本○曰○无○不○利○必○如○本○義○推○勝○不○沾○侵○伐○是○也○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八六

正誼堂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云○

本○義○以○柔○居○尊○云○云○雲○峯○胡○氏○曰○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

訂○疑○泰○六○四○爻○本○義○云○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又○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曰○凡○曰○皆○正○指○謙○六○五○也○此○爻○辭○與○泰○四○爻○同○又○皆○陰○爻○不○宜○獨○以○不○富○為○能○謙○當○以○泰○四○爻○例○云○五○在○上○而○能○謙○故○不○待○富○而○其○類○從○之○而○利○以○侵○伐○也○又○按○節○柔○傳○本○義○以○謂○能○左○右○之○也○小○畜○九○五○本○義○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則○此○爻○利○用○侵○伐○正○崇○不○富○以○其○鄰○而○言○也○索○引○云○不○富○

二字不可就以當謙。梁山來氏曰：上能謙則從之者衆矣。故有不富以其鄰而利用侵伐之象是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中漢張氏曰：六五謙柔之主，而利用侵伐，母乃內謙而外好勝乎？豈知惟辟作福，作威其授化，不服者如之何？勿征，倘專用柔，則則流于姑息，夫之驕縱乃謙之過也，非謙之益也。

漢上朱氏曰：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使之。聖人慮後世觀此，又有干戈晏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陸北沙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七

正誼堂

負固不服，則使之。以謙順而侵伐，所侵伐皆驕逆也。訂疑：謙師掠境，亦曰侵與謙六五不合，故象傳言征不服也。以明之而邦京以侵伐作征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云云。或問：謙之五上專言征伐，何意？朱子曰：

坤為地，為衆，九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訂疑：如此則九有坤者皆當如此，而有不然者，或是聖人見有占侵伐行師者，占得此爻而吉，故繫辭時即取其事而繫之云云。爾如涉川，祭祀婚嫁，亨觀之類，皆然，可以例推。或曰：本義

云：質柔无位，五亦柔也。何獨上六言質柔？若云无位，則邑國非士庶人之有，而行師亦非无位者之事也。曰：五雖柔而猶居剛上，則純柔矣。上之云无位，視五而言也。五居上卦之中，為有勢位，易之例初上為无位。又易言行師侵伐者，多坤離之卦也。離為甲冑，干戈坤為衆，故也。而上六之言行師者，四泰之上六復之上六皆不利，而師之上六大吉，謙之上六猶可以征邑國。上九之言征伐者，二離之上九則吉，晉之上九則吝，則質柔无位之說亦未足據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周易訂疑

卷三 謙卦

八

正誼堂

本義：陰柔无位云云。

雲峯胡氏曰：上雖謙極有聞，然陰柔无位，志未得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聞矣。至于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視五之征不服者有聞矣。无位故也。

訂疑：嘗由質柔无位之說通考之，易上九三十二除乾訟小畜噬嗑无妄明夷益姤旅巽中孚既濟十二爻為不言其餘象同人觀剝晉睽未濟七爻為半言而履否大有蠱賁大畜頤離遊宋人損鼎漸艮渙十五爻皆能言也。上六三十二除師臨解井四爻為純言，需謙萃華震五爻為半言，其餘二十三爻皆大也。

也上九言行師者二皆離體之義。離大吉而晉半吉。上六言行師者四皆坤體之義。除師為大吉。謙半吉。復泰皆凶也。則賢柔之義勝于元位也。

三三坤上

孫利建侯行師

程傳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

訂疑動而和順是後非豫也。彖傳之例九以卦德為言者皆由內而外也。

本義九四一陽上下應之云云。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八

正誼堂

者。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眾。非順理而動。使人心肯和樂而從不可也。

訂疑建侯者國家偶然之事。非盡如先王開國之初。大封諸侯也。萬國二字不切。順以動。胡氏曰。順理。說統曰。順人心。愚謂

順理為長。蓋順理則人心自順矣。章氏曰。順以動。順在動之先也。

說統建侯。取震長子行師。取坤眾。演既樂以天下得天下心矣。建侯而萬民推戴。行師而三軍用命。總是平日得了人和。故這二大事且利。況其他乎。以順動

為致豫之由。以豫為建侯行師之由。就君道言。

訂疑彖傳雖取剛應志行之義。然四非君位。于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之意。難說。蓋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此人臣得志

于時者之所為。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何為不豫哉。正此意也。彖傳因九四有由豫之辭。遂借此以

為豫之一義耳。其實名豫繫辭之意。取順動之義。為多故下文只就順動上贊之。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程傳順理而動。說統順字實。動字虛。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八

正誼堂

訂疑彖傳釋卦辭。並無大臣之意。剛應而志行。指九四作大臣言。順以動。泛言乃于卦體卦德取此二義。以釋卦名耳。下節釋

卦辭。則作君道言矣。順以動。先儒皆作順理而動。申講。愚謂順是當理。動是有為。以

與而通。順動平辨。方是二體之德。而與諸卦之例合。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說聖人和順而動。訂疑和字似貼豫字。合天地之德。故天地亦如聖人而為之也。為之二字久矣。難有既從易者可知。從舊本

如聖人而為之也。為之二字久矣。難有既從易者可知。從舊本如建侯能順動。則人從之行。師能

順動則眾從之

訂疑天地如之。如孟子薦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紫引夫順以動。天地尚不之違。而況以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天地如之。如商高宗因雉維而脩德。則天佑之。而商道復興。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榮惡為之退舍。又如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之類。

訂疑應字與從字異。應在別事。從即在本事上。梁山來氏曰。言天地亦不過如我之順動也。訂疑如。猶同也。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九二

正誼堂

訂疑天地如之。疏與紫引是一說。來氏是一說。疏紫引為是。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疏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學度。四時不有忒。變寒暑以時。聖人能以理順而動。則不赦有罪。不濫元辜。故刑罰清也。刑罰當理。故人服。

訂疑此以日月四時平對。為順動之效。刑罰清。為聖人順動之實。而民服。為刑罰清之效。不知天地聖人。原无不順而動之理。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固均為天地順動之效。而刑罰清。民服。亦

均為聖人順動之效也。

程傳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或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于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訂疑此言聖人以順動。事皆可法。足為民表。則民興于善。不煩多刑。而民已服。刑罰清而民服。通為一意。與日月四時平舉者不同。而刑罰清簡之說。亦不如疏說也。

朱子曰。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訂疑此反言以申程傳之意。

訂疑聖人以順動。所謂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也。刑罰清。言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九二

正誼堂

其中也。民服與刑罰清對舉之。均為聖人順動之效。民服又該得多。不止服刑罰之中也。九敬服用情。易使不怨。得眾人任。不傷人。愛人敬人治之類。皆是也。刑罰清。偶指一事而言。其實官得其理。政得其平。民得其察。賞當其功。爵當其德。禮得其樂。樂得其和之類。可以例推也。又按天地之順動。即于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上見之。而聖人之順動。自有許多本身微底事。而刑罰清。民服。却在聖人順動之後。與天地句作一式。說不得如觀卦彖傳。四時不忒。即天之所以為觀也。即天之神道也。而聖人以神道設教。自是聖人之所以為觀。而天下之服。又自在後。不

可比而同之也。然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便有許多作為，合下原自不同。學者只見前聖說聖人與天地參，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同流，便要事着他一樣，如何說得？又按天地如之，以釋建侯行師之利也。天地以順動云：又是極言以贊豫道之大也。東坡乃以為申言天地如之之意，誤矣。紫引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爾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用未嘗无義也。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空

正誼堂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疏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以祖考配上帝。訂疑此義自正大明白。杜光本曰：若泥本文，以為以配祖考，則是反以上帝配祖考矣。故必如朱子之體孔說，曰：以配，即配以倒字。成文耳。詳要。

○配，漢書作享，亦通。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于薦上帝。配祖考也。訂疑平對說。

紫引薦上帝配祖考平說，以配之以當作而字看。古字以而字多通用。訂疑平對說。又曰：配祖考，猶樂以侑食之義，以配訓作。

此不可不

此不可不

梁山來氏曰：作樂乃朝廷邦國之常，然各有所主，其樂不同。惟郊廟是其用樂之最大者。訂疑以郊廟對言，亦平說。

洪氏發明曰：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樂，作是制作之作，非奏樂也。由是用以治心，使躁心日息，而慾心日泯，這便是崇德。若說樂以彰德，恐于崇字說不去。

訂疑崇德薦上帝配祖考三者皆作樂之用也。崇德與論語樂解傳所言崇德同，皆言崇己之德也。昔舜命夔與樂教，甫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不虐，簡而不傲，子曰：成于樂。註引樂記可以

溫，和而微，消融渣滓，樂之可以崇德明矣。有虞氏祀上帝，與祀祖考是兩事，不以祖考配上帝也。故虞書類于上帝，不及祖考。祖考來格，不及上帝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武王周公制禮始，則此云薦上帝，以配祖考，正指此事。祭法虞郊嘗，夏郊禘，殷郊嘗，事多難決。且不見于諸經，証以中庸達孝章，其為漢儒附會愈益明白。不足引以為據也。○季秋祀上帝，配以考，在武王時則配以文王。在成王時則配以武王。在康王時則配以成王。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空

正誼堂

初六鳴豫凶

訂疑程傳本義同。○虛中庵曰：鳴豫者，或肆之言，誤以為誇大，或形之氣，誤以為炫耀，皆是。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本義豫雖主樂云：

蒙引：本義，陽則反而憂矣。故初有鳴豫之凶，三有盱豫之悔，上有冥豫之咎，五亦有沉溺于豫之疾。○介于石，專指不溺于豫言。不終日，近說衆事。本義故云：見九事之幾微也。○六二中正，自守則自好，聲氣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惡禮不接于心術，九世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全

正誼堂

間一切可喜可樂之事，元一足動于中者，其介如此，故其思慮明審云。○安靜者，淡然无欲而不躁動也。堅確者，守得堅固，有終而不可移奪也。

訂疑：介于石，于如古字通，故本義云：其介如石也。本義安靜堅確，四字本石字生出。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訂疑：註既皆以盱為睢，盱者，喜悅之貌。本義盱，上視也。云：訂疑與程傳同。○問：上視于四，而下溺于

豫下闕之義如何？朱子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以為樂者也。

訂疑：本義云：盱，上視也。猶孟子小國師大國也。○盱，豫句，悔自作句。

蒙引：胡氏曰：二中而得正，三陰柔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避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程傳：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全

正誼堂

所由也。大有得，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簪，聚也。取聚聚也。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云：訂疑因程傳，朱子曰：由豫，猶由勝。

蒙引：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朋盍簪者，誠以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乃不至有覆餗之虞。自古雖以聖哲之資，而居大臣之任者，亦皆如此。如舜舉八愷，八元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求眾

賢之益

恭義自初爻而觀九四則為權臣。其豫者、逸豫也。自本爻觀之、則四為任政之賢臣。其豫者、和豫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吳氏曰即柔傳剛應而志行也。

梁山來氏曰剛應而无他爻以分其權故曰志大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眾、非就惑柔弱之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名

正謹堂

君、可制也。乃柔弱之君、受制于專權之臣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本義當豫之時云。訂疑因程傳

厚齋馮氏曰貞疾猶言痼疾也。當豫之時、上下耽于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証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証也。春秋時不唯周存名號而已、齊以諸田疾、魯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疾、而无能用者。訂疑

此以中未亡就位說與程傳同

雲峯胡氏曰順之由在上九故六五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四故六五貞疾。豫最易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于豫而有疾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傷三之肝、上之翼、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紫引柔則无堅介之操、居尊則有逸豫之資、必沉溺于豫矣。訂疑當豫之時亦得以逸豫所期國家開暇及是時殷樂怠教也。又以其勢言之、九四卦所由豫、剛而不遜、六五乘其上、猶龍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名

正謹堂

虎之未易馴擾也。且眾皆附之、我无附而處勢危、特寄居焉耳。是其疾益深、有貞疾之象也。然以其得中、猶有君人之道存焉。未有大失人心之事、而僅得保其位、如稷周之君、或下堂而見諸侯、或威令下同、下同當作不行。六國弱則甚矣。然文武之緒猶存、綿延數十世而未絕。此所謂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見他尚能保其餘緒、未至大失。是他中處須要切得中。无若程傳及馮氏以位就未失為未失中也。位就之未失、先澤之猶存、此由他得中來。若非得中、並此亦難保。此正恒不死之象也。又如李唐肅代以後諸帝、大槩皆然。○又曰眾不附而處勢危、雖未

亡而鄰于亡。猶貞而之疾。雖未死而鄰于死。

訂疑中未亡。程傳及馮氏。專指位號言。棠引又指先王之遺澤。言愚謂位號遺澤俱當不得中。中還是六五好處。謂其中德未至。盡喪也。若桀紂之盡喪。其中德雖使撫殷全盛之業。亦須失了。

說統五之貞疾。雖本乘剛。然本義必從沈溺于豫說來。見得已。唯恥于逸樂。推臣所以因勢以竊其威靈爾。

訂疑此言人主當自反。不可盡罪臣下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先

正誼堂

棠引專指乘剛一節言。不兼以柔居尊意。象傳之例多如此。訂疑象傳言乘剛者五。除困之六三為坎體餘皆震體也。看來震卦一陽始生于下。其性動而好上。故常有過上之勢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註豫極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然後无咎。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上六陰柔當豫之極。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若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云。訂疑渝无咎。但以理言。蓋能變則无咎。不必取動體也。

雲峯胡氏曰。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于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于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泰義以往事觀之。如楚莊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淳于兒之諷。而行誅賞。其皆成有渝之義歟。棠引漢武帝晚年。乃言朕自即位以來。所為多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因田千秋言。凡方士皆斥遣之。

周易訂疑

卷三 豫卦

一百

正誼堂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養民也。胡致堂曰。武帝既往之懲。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善之法。秦穆不得專美于前矣。

訂疑胡致堂論武帝善矣。其以秦穆為處仁遷善之主。則不然。書雖載秦誓一篇。亦取其有悔過之一念。爾今考穆公自敗。靖以後。益亟于伐晉。以逞其忿。數世用兵不息。何嘗改過不吝哉。杜光本曰。註以冥豫成為句。本義以成字屬有渝為句。愚按象傳在上二字。乃釋成字。則註甚直截。自然勝本義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當速渝也

雲峯胡氏曰卦辭只一豫字而又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過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九四和豫也訂疑與卦同六五弗豫也合而言之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繫辭傳重門擊柝又取為豫備之豫

汝吉訂疑未詳姓氏曰彖通全體以所樂上人公物之道也元不利矣又止一節以所樂上身私已之欲也故必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周易訂疑

卷三豫卦

頁一

正誼堂

卷之三終

周易訂疑卷之四

同文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隨利貞无咎

程傳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兌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如巽而止成

周易訂疑

卷四隨卦

頁一

正誼堂

訂疑允言卦德皆先內外卦此易例也程子不知此例每有倒言卦德之病如豫言動而順理便是後隨言說而動便是歸妹之類

程傳隨之道可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已隨于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訂疑隨得其道便是貞字則下利貞未免複程傳每有此等病本義便无此等病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訂疑卦變。乃後天之易。孔子之說也。以釋卦辭可也。以釋卦名。則是伏羲名卦時。已取後天之易矣。否則卦名亦後天周人之所命也。

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隨。其通易矣。故其占為无亨。訂疑此本程傳為象。所隨與已隨于人皆隨也之意。是卦辭已義隨物隨我二義。如此。同人觀咸萃中孚皆義人已而吉也。本義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于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二

正誼堂

有答矣。

訂疑若所隨不貞。焉得大通。本義云。久平正。○按卦體九五剛中正。六二柔中正。相應為隨。而得正之義。本義不言者。以象傳无其文也。夫象傳偶于卦材。所遺者多矣。如屯釋建侯。不取初九。需釋有孚。不取坎體中實。訟釋終凶。不取上九。釋謙不取止。內順外釋。順不取卦體卦德之類。本義皆為補之。况此卦天下隨之。○句乃極贊隨之結語也。焉知此上无以卦體釋卦辭之文。而今狹之于利貞者。已之隨物。物之隨已。皆利于貞也。如占隨物。已不貞。則為大賢所拒。人不正。則為比之匪人矣。如

占為人所隨。已不正。則不足。以當人之隨。人不正。則失遠小人。之義。揆之相隨于惡矣。○乾卦文言。所引穆姜之言。與本義此條。所引春秋傳云。乃一事。

按此卦程傳。本義皆泛言人。已相隨之理。如同人咸卦之義。時人皆就臣民隨君言之。蓋緣象傳有天下隨之。○句也。愚謂天下隨之。○句。乃極言隨道之大之結語。而缺其上文推廣之辭也。故下文隨繼之。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則此句之上。明乎其有缺文矣。豈得據此一句。遂指此卦之為隨君哉。

系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三

正誼堂

註震剛而兌柔也。○程傳以陽剛來下于陰柔。是以上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

熊朋江名過曰。震剛而兌柔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剛下于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訂疑皆不言卦變。

本義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訂疑隨。盡之反對也。蓋象傳剛上而柔下。本義以卦體為正解。而以卦變為或說。而附錄之。又如泰之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咸之柔上而剛下。恒之剛上而柔下。皆以卦體為主。而以卦變之說附其後。蓋曰。但以卦體言之。即不用卦變之義。亦自可。

成其理也。于隨于賁。何獨不然。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既大亨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費。若不以其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

本義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訂疑蓋取此說。

蒙引夫正者。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得其正而无咎。則近者說遠者來。天下之士皆說而頌立其朝。天下之民皆說而頌耕其野。天下之商皆說而頌藏其市。天下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四

正誼堂

之振皆說而頌出其塗矣。故曰天下隨之。訂疑此以君道說物。未隨我之義。其貞在我。但隨得其正。句難解。若所隨不出于正。則始難以利而合。然利盡則交疎。而身孤勢寡不免矣。豈止于咎而已哉。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又曰與有實慎。所之也。古之人最慎于所隨。雖流離困厄而終不失身于匪人。有伴狂伴癡而逃去者。甚有或引頸以受刃。終不枉道以徇人。訂疑此取我往隨人之義。要擇交仕進者。其貞在人。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此釋卦辭與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一例重在貞字。

訂疑彖傳雖有天下隨之。上句而無其上。文其為極言其效无

疑矣。蓋剛來下柔。固不可如時說剛德之。臣來下徹。柔之君亦

不必如程傳以上下之說。看是何人用。如君用之。則剛來下

柔為君。隨臣亦可。諫行言聽是也。謂君隨臣亦可。周鼎氏以從

已之欲是也。如是。則天下隨之。為臣民隨君矣。若卿大夫用之。

則剛來下柔。如禹之一齔而十起。周公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生餽。孟獻子之友五人。晏平仲之久而敬之。孔明之開誠心布

公道。集眾思。廣眾益。皆是也。如是。則天下隨之。為上安而下從

之矣。如士人用之。則剛來下柔。如舜在深山之中。无異野人聞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五

正誼堂

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又如孔子稱交當世之名卿大夫。與列國之賢士。及魯孟所云。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友鄉國天下之善士。皆是也。如是。則天下隨之。為野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有朋自遠。方來及天下歸仁。家邦无怨。家邦必達。蠻貊之邦必行之類矣。又按大亨貞无咎之下。必有決文。以釋利貞之義。如中正而應之。類而今亡矣。而天下隨之。乃極言隨道之大。之未句耳。今既未敢輒補。則須如蒙引云云也。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度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
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程
子曰自盡卦垂衣裳至周文方編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
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
時不可也
訂疑即聖人亦有智慮所不及者如水碾水磨水車之類木牛
流馬之類火炮鳥機之類何時不可制只是聖人一時智慮不
及不必為之諱也
本義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六

正誼堂

訂疑按隨時之義大矣哉○只宜依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大矣哉
紫皇文○天下隨之而贊其隨道之大耳不必如程傳舍物我相
隨之義而忽生別論也
紫引承上文而言○所隨一得其正而舉天下皆隨之可見隨之
時義大矣哉○明其不可不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傳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
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義
也○或問程子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朱子曰既

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
入地中○訂疑當作雷入澤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
入宴息

訂疑丹朱周晝夜顧上○周水行舟○紂為長夜之宮○為長夜之飲
使男女裸逐為戲伊尹訓太甲酣歌于室恒舞于宮時謂巫風
皆違嚮晦宴息之義者也○近時輕浮子倡優博塞淫于酒色俾
晝作夜夜以繼日惟日不足既以伐德亦以殘生皆違嚮晦宴
息之道者也○或曰周公之夜以繼日孔子之終夜不寢非乎○
道心勝則周孔以夜之有餘補晝之不足人心勝則丹朱受辛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七

正誼堂

以晝之苦○長○續○夜之苦○短亦○頤○理○欲○之○分○數○何○如○耳○且○待○且○不
寢○暫○也○若○論○其○常○難○做○正○經○事○聖○人○亦○須○愛○養○精○神
杜光本曰○象傳以動言大衆以息言蓋息而能動動而能息則
外若滅息內實生息而息為動根絲上延上矣豈不善法雷藏
澤中乎
建安江氏曰○雷陽聲也○聲發于春夏其動也○收聲于秋冬其靜
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動與雷俱出而靜
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君
子以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

如雷在地中復以之聞聞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驚
晦入宴息皆法雷之靜也

訂疑此說新奇可喜而不可從大春夏秋冬收聲者雷之
大動靜也君子法之為大作用大收斂若夫春夏之時雷雖發
聲然亦數日而一出其餘皆潛澤中之時也此雷之小動靜也
君子但于起居息作上語黑間法之如隨之獨晦宴息順之
慎言語節飲食是也

索引獨晦入宴息即日入而息也不可說太深若動作底人則
焚膏繼晷亦不可太過三才之理俱有動靜靜所以養動之根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八

正誼堂

也如造化之氣冬來息得不凝固則來歲必是災沴殺氣不熟
人畜不寧如冬雷則災矣醫書教人到三更不睡則血不歸肝
面色青黃日間所事自无精神矣乃知此節亦繫大理也

訂疑凡人若日有且晝之惜亡夜為酒色之斷削豈雅夜氣不
足以存軀命亦隨之而墮矣且不知養生更說甚人品

劉氏易鈔獨晦宴息夜之隨也雖鳴而起禁上為善晝之隨也
晝有為宵有得十二時中无非隨也是為通乎晝夜之道而隨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又以隨物為義訂疑卦辭如同人隨與威

兄中乎乃人已皆可通說者本卦卦辭本義云已能隨物物未
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亦未嘗專以物隨為義也獨卦名之

義與象傳天下隨之句有似指物象隨已者耳若卦辭則是
物我而言也今本義云卦以物隨為義與卦辭不合與卦辭之
本義亦不合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
傳釋卦名義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本義云以外變言之自
因卦九來居初又自震盛九來居五自未濟來者蓋此二變是
卦之所以為隨者要初與五兩爻而吉也初九本義不合獨以
初九蔽各隨之義必如註典程傳及熊朋江之說方可獨以初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九

正誼堂

九為隨之主耳又本義云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
義是隨之義在說字上取之也亦非以震為隨之主也既有所
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唯得其正則吉

訂疑此段語意難曉既云又以隨物為義何云既有有所隨則有
所偏主而變其常乎將使人一无所隨而後為无有所隨主乎愚

謂卦既為隨當隨之時不是人來隨我就是我往隨人又既以
隨物為義矣初為震主官之象也震體性動多渝變而无常為

有渝之象夫交貴久俱其有初鮮終二三其德也幸陽剛得正
則其渝也如出幽谷而遷喬木矣故曰貞吉則不主无恒且繼

交也。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貞者，主善協一之謂也。如孔子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在人，大賢志其大，小賢志其小，仲尼為不學者，領道在則然耳。見善則遷，聞義則徙，豈必終身守一師之說哉？貞之所存，喻而從之，官之有喻，何處不吉？故又曰：出門交有功。古者論交之心，至公，取善之道，至廣，有一人，則交一人，人有一善，則取一善。孔子謂子貢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而孔子在齊，則交平仲，在衛，則交伯玉，顏雝由公子荆，在鄭，則交子產，又問禮老聃，學樂莸弘，學琴師襄，又廣之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昔張橫渠講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十

止謙堂

易京師學者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與論易，次日橫渠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座報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夫見勝已者，則疾之，人之情也。橫渠顧令從學者舍己而從之，己亦不難降心以從之，可謂盡此友之義矣。彼陳相兄弟棄陳良而學許行，豈得為善變哉？蒙引惟出門以交，則已之所取于人者，不為限，而人之所以資于己者，亦无窮。何事不可立，何業不可成，信乎其有功也。官有喻貞吉，則交不失之從，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從，莊元本曰：學者多從此語，以出門交與貞吉，對以有功與吉，對為其與本

義合且便于舉樂也

訂疑出門交有功，蒙貞吉來，不可與上文判然作二義。蒙曰：官有喻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傳既有隨而變，必可從得正則吉。

蒙引不失，明其集眾善而无遺也。訂疑以无遺解不失。

飛龍講意，官有喻而得吉者，何？蓋德積于匪人，學成于善類，日

與正人居，則薰陶漸染，未有不陰受其益矣。其吉宜也。出門交

有功者，何？蓋行求于寡黨，效集于眾良，出門交，則切磋琢磨，未

有失于說隨者，其有功宜也。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十一

止謙堂

訂疑官有喻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過直述爻辭，只以不失也通釋之。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註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居隨之時，體分柔

弱，而以乘夫剛動，豈能乘志遠于所近？隨此失彼，弗能兼與五

處已上，初處已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也。訂疑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二應五而此初隨先于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

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

志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捨正應而從不正，其

啓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云。訂疑本註傳。但傳治而本義指定是。

說統書曰。速者德。比類重。正合此爻義。

訂疑六二中正。六三不中正。而取象如此者。繫辭傳所謂近相取而吉凶生者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元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十一

正誼堂

訂疑初九曰出門交有功。是交貴廣也。今九五貴而在上。大夫之賢者也。初九剛正在下。亦士之仁者也。六二上應九五而下。比初九。何為不善。而繫辭如此者。初九陽剛有擇人之明。有從善之力。故可交。過天下之士而不失。六二陰柔。元其識力。但因便就近。苟得所隨。則已矣。故近比初九。則遠舍正應之九五也。杜光本曰。小子二字。不過生自初九。無容說繫者。訂疑以初陽二陰。發出如許正義。則係小子失丈夫。貴全在二。不在初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註陰之為物。以處隨世。不能獨立。必有係也。雖體下卦。二已據。

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元應。亦欲于已隨之。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于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已下。四處已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

訂疑程傳從註說。本義與註傳大同小異。

蒙引隨有求得。就名利上說。故本義曰四陽當任云。如蕭王謂鄧禹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居貞。謂自處以正。不苟于求也。則所求得者。乃正人君子之隨也。不然。難得所欲。以道義律之。不足為得矣。

吳因之曰。三之質。亦无以過于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十一

正誼堂

因為從違。實非見四之為君子。而當親初之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彥陵張氏曰。利于貞。自居。資其道德。而不利其權勢可也。飛航講意。居貞者。所重者道義。所惜者名節也。訂疑四大夫之賢者也。有道德。亦有勢分。求道德可也。求勢分不可也。孟獻子之友五人。友其德也。五人亦有獻子之家。則是友其勢分。故曰獻子不與之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訂疑言志者。見三之取舍。決于志。不獨以其地位之相近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註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已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于臣地以擅其民失于臣道故曰貞凶

程傳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眾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乎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古

正誼堂

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故雖正而凶
訂疑本義既云同德何云勢陵于五蓋一卦除初上无位中四又四五二陽當隨之時下之二陰皆隨于四是四居臣位以擅其民也即不皆隨于四是亦與五分民也五又剛君故曰貞凶言正乎凶也象曰其義凶也言以義斷之宜凶也本義云雖正

亦凶亦非也

建安丘氏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也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然則處豫隨九四之位者奈何曰唯以自信而孚上下之心斯免矣
紫引有孚在道而明如霍光專權其參乘也帝如芒刺在背此便是霍光之不能在道亦其誠孚之不至也張安世代之參乘則上甚安之安世固素以忠謹聞也如蕭何者最善處功名以消上心之疑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十五

正誼堂

有孚而在道也故強賊未平則慷慨流涕或單騎見虜以抒國難極重矣在外又有百戰之功朝廷所以處之又屢失其宜而元纖介顧望意朝聞命夕就道其有孚在道為何如此真萬世人臣之法也又曰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即此是明故象專曰明功也
吳因之曰常人處危疑之地立脚不定便有許多術數出來或巧媚君心或借機左右或表白心迹以自明无他聖人一切不用所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近者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山能有子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紫引程傳蓋明哲之功也。似明哲更在乎道之先。此亦實理也。當從故功字分明。若久辭則无推原之意。只象傳如此說。亦互相發而不悖也。○漢之韓信蕭何皆受君之重任者也。信恃其功能。既求封爵。復求王楚。高祖雖所欲則與之。可見隨有獲也。然高祖疑信之心。固積之久矣。所以及于禍也。夫自人君言之。則有功必賞。國其正也。然于人之善。則挾功求賞。能无凶乎。蕭何素知高帝之心。而又得鮑生召平之徒。以此意曉之。故得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十六

正誼堂

范子稱高帝在軍中。數使。勞何。何聽鮑生之言。悉遣子弟從軍。而帝大悅。帝擊陳豨。遣使拜何相國。因封五千戶。又從召平之言。而讓其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用。而帝又大悅。何之使帝不疑。而勤于其職。以保其身。其于有孚在道以明。亦庶幾乎訂疑。全依本義。○杜光本曰。九四一爻。隨有獲貞凶。註與程傳確有孚在道以明。程傳與本義確。學者全遵程傳可也。紫引乃全遵本義。恐不其然。

梁山來氏曰。周公爻辭。三者並言。孔子象傳。推原而歸功于明。九五孚于嘉吉。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云。

紫引孚于嘉。同德相信也。如舜之于五臣。武王之于十亂。太甲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成康之于周召。知之深。任之專。无毫發之疑惑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紫引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唯九五之正中。故能信于六二之中正也。○洪氏發明。正中以德言。又言得人。致治為政在人也。象本純心任賢取人以身也。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十七

正誼堂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程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縶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本義居隨之極。云。訂疑從程傳。

紫引拘係之。如監禁意思。乃從維。如繩紐意思。此假借之辭。明其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男犯趙衰。頗謂介子推之徒。從晉文公出亡者。十九年。備嘗艱苦。而未嘗跬步相離。若齊士五百人。從田橫于海。素而无叛色。荊州之士。從劉備于江南。而依之如雲。皆是也。

梁山來氏曰詩繫之維之于焉嘉客是也
訂疑監禁純紐之辭此者字面而言也擬人必于其倫豈元他
事可假借為象而必以凶事擬佳事乎不如梁山來氏說為是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鄒泗山曰上窮則非固結之意可知
訂疑拘係之乃從維之若如程傳本義之說象傳不宜云上窮
也愚謂孔子蓋以為如坎之上六係用徽纆因之上六困于葛
藟于臲卼也又考之易傳于上又言窮者七皆未有以為善者
如乾无妄窮之災也坤節其道窮也始上窮吝也猶曰其大少

周易訂疑

卷四 隨卦

六

正誼堂

吳也至于巽與隨皆曰上窮也豈可曰美惡不嫌同辭乎蓋巽
之上九巽在牀下過于巽者也隨之上六拘係之過于隨者也
上六陰柔无應居隨之極物與隨雖拘係從維終不能得其
必從也總之中心所願則不戒以乎志亂而說則一極為笑隨
之上六不得其隨始之上九不得其遇其為上窮一而已矣或
曰如拘係之乃從維之為不好何又云王用亨于西山乎曰易
為卜筮而作固有不利于彼而利于此者如屯言元亨其却不
利有攸往而又利建侯六四乘馬班如矣却又利求婚媾漸九
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矣却利禦寇且如晉六二晉如愁如矣

却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困九二利用亨祀矣却又征凶困九五
剿剛困于赤紱矣却又利用祭祀易之例固有不利外事而利
內事者亦有不利內事而利外事者各有其占不可強牽上下
文紐作一事一意也杜光本曰易中卦爻之例有不利于彼而
利于此者如訂疑所引其大畧也于朱子深明易例而本義于
隨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同象傳為一事豈隨上
九又三句皆利不比訂疑所引耶然玩象傳上窮二字則訂疑
之說不為无據矣

三三 上下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九

正誼堂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疏序輔嗣註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甲令乙令也輔嗣
又云令洽乃謀故後之三日又與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
嗣註云申命令謂之庚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于鄭
氏之說以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
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率之義訂疑鄭氏辛丁之義本
義從之
既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用創制之令以治于人若
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

語之。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
訂疑漢世之甲令乙令。猶今各衙門簿書。以天地玄黃為號也。
彼時未有千字文。借天之十千為號。故舍曰甲舍丙舍。第曰甲
第。帳曰甲帳。觀曰甲觀。明朝有十庫。猶以甲乙丙丁為號。亦不
止令書以甲乙為名也。則甲庚二字。未可使作令字解也。又
令洽乃誅。疏云。既在為之時。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云。意員
而語滯。當云創制之令。恐人未習。故宣令之前後各三日。殷勤
丁寧而告語之。令既洽矣。其人不從。是故犯也。乃加刑罰。誅非
必殺也。猶言就路馬。易有誅。齒路馬有誅。言當罪之也。○愚謂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干

正誼堂

先甲先庚云者。所占事應之期爾。未可盡以宣令解之也。
程傳。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
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
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
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
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
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
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
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淺而

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訂疑先甲後甲二句。程傳不取申命之義。亦不用辛丁之說。而
理自明確。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
訂疑。彖傳。釋卦名義。只取壞極之義。不取有事之義。即六爻
之辭。云。幹父母之蠱。蠱字。是前人已壞之緒也。幹者。飭治而振
起之方。是有事之義。何可便以蠱字。為有事之義乎。如卦辭必
利涉大川。先甲後甲云云。方可作有事耳。杜光本曰。本義以壞
極而有事。訓蠱字。雖為元亨。難憑理數。必有事而後能然。實諸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二

正誼堂

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
之蠱。天下久安。元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朱子曰。皿蟲為蠱。言
器中積那。教他自相併。便是積畜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
唐之衰。弄底到那極弊大壞時。
訂疑。此是正解蠱字之義。
本義。其卦艮剛居上。云云。至皆所以為蠱也。
崇引艮剛居上。其情不下接。巽柔居下。其情不上通。上下不交。
兩相乖隔。而天下之事。日入于敝矣。以卦德言。下卑巽。則遠巡

委靡而無敢為之志。上苟止。則因循怠惰。而無必為之心。其勢必至于底事。雖哉。而百孔千瘡。不可勝救矣。

訂疑剛上柔下之義。只取卦體其義已明。又引或人卦變之說。實無謂。且有後天之嫌。說詳序列。

本義。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

紫引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此非專就天下說。凡人家及廢事。俱有亂而復治之理。蓋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利涉大川。得孔子往有事也之旨。然後知為治蠱之事也。

訂疑易為卜筮設。元亨。自是說蠱極有當治之理。利涉大川。自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三

正誼堂

是別為舟楫。以濟不通之占。象傳以涉川合為治蠱之事。方純作有事之象耳。學者各以本文消息可也。

本義。甲日之始。事之端也。訂疑取程傳而不用。註疏先甲三日。辛也。云云。取疏序所引鄭氏之說。而附以己意。不用程傳之說。

紫引先甲三日。蠱之將然而豫治之。後甲三日。蠱之既治而維持之。聖人治蠱。不于方蠱之時。而必于將蠱之先。與其既治之後。亦異乎世之隨事補塞。而媿安目前者之為矣。此治蠱萬全之策。又不拘于壞極而有事矣。

訂疑甲本日之始。今借為事之端之象。日之始。釋甲字義事之

端。釋取甲字之意也。當以事之端為主。前事過中。中非中正之中。乃以時而言。如泰否過中之中。紫引不用辛丁之說。只以大意言之。其理已明。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云云。訂疑。愚說見前。朱子曰。此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也。又曰。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

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紫引問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元異。曰。剛上而柔下。上下之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三

正誼堂

勢不交也。巽而止。主性情言。縱使上下交。下卑巽而上。苟止亦足致蠱也。問剛上柔下。陰陽之大義也。何以致蠱。曰。此正猶乾上坤下。而為否一般。

紫義下巽則卑順。而無矯正。上止則止息。而無動作。此其所以不治也。今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紫引曰。此說甚善。蓋治蠱只要反前之為而已。剛上柔下

亦然。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義釋卦辭云

崇引盡本不專就天下說。人家凡事之有之。今却云天下治也。是就大處立議論。○盡下即繼以元亨。亦要其終始而言耳。下文方是治盡之事。○本義治盡至于元亨。人皆疑治字及至于字。與前本義不同。曰。殊不知其本同也。以為盡壞之極。亂當復治者。宜天送一箇治來耶。蓋亂極思治。其間人為未嘗元也。○訂疑盡元亨。亦如屯元亨。崇亨。渙亨。皆以循環之理言之。中間還有人事在。非目下便元亨也。○程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周易訂疑

卷四 盡卦

二

正誼堂

臨川吳氏曰。盡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濟險難。若吳懦而止。則終于盡而已。豈能元亨哉。○演義君臣。崇引邵伯溫系述曰。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响應。欽。○洪氏發明亂之終。即治之始。循環之理。固有然者。君子宜修人事以應之也。

訂疑系傳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只以終始之義言之。蓋辛壬癸三月十日之終也。甲之後。乙丙丁三日十日之始也。孔子解經。其義有可通者。則姑釋之。其難解處。則姑置之。不強解也。故

此處如此釋之。至于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如此解不去。故直闕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云云。

訂疑山下有風。物皆被靡。壞亂之象。只言物壞是矣。何云有事。○隆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訂疑不古有事極簡。○幹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與風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猶民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有德多取于山。故崇亦曰果行育德。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三

正誼堂

臨川吳氏曰。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訂疑以上皆平野說。○崇引盡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必振作其民。使一變其舊習也。又必有已德者。蓋自新者新民之本。不然已昏。上安能使

人昭。○訂疑自新為新民之本。今却以振民居育德之先。何也。○曰。大衆傳例。凡君子下以兩象分貼者。皆先內卦後外卦。崇果行。象內之象也。育德。象外之象也。○臨教思。元窮。象內之澤也。容保無疆。象外之地也。○旅慎刑。象內之山不留獄。象外之火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屬終吉

本義蠱未深而事易濟云云訂疑以蠱初而吉不論父之材也
雲舉胡氏曰又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材質言者如蠱初六以
陰在下所應又柔尤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為蠱之初蠱猶
水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訂疑此本義
所云前事過中而特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
大壞也然謂之蠱則已危屬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
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
訂疑有子考无咎承幹父之蠱來若上无幹父之蠱一句只云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云

正誼堂

有子則考无咎天下世濟其惡者豈少哉訂疑不患无子患无
能幹蠱之子耳

索引前人已壞之緒不論生死父沒而子能振其已墜之緒則
足以蓋前人之愆矣寧不亦是考无咎耶若盡以為亡者則九
二巽以入之說難通矣杜光本曰父在云考朱子謂古人多
通其離發首章証則又曰父死稱考是朱子亦未嘗有定見
也故索引以生死並存之

梁山來氏曰有子者即禮記之幸哉有子也說統曰子能幹
父蠱方稱有子不然與无子同

易簡錄喻親子道方是有子能事訂疑專指父在似涉人倫
訂疑禮父母沒稱考此今曰考无咎是指父沒觀其行著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註幹事之道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
訂疑以蠱字作事字解程傳從之
鄭氏曰子改父道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訂疑程極○杜光本
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而夫子謂之孝孟莊子之孝夫子以其
不改父臣與父改為難能皆責其無改也然蠱事而亦無改則
不善之積成而壞極未由治矣豈可謂之孝而且謂孝之難能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云

正誼堂

我于蠱初六故又責乎意承焉元祐初司馬君實改新法乃以
母改子非以子改父之說止衆議殊味蠱初六之文辭象傳而
屈從彥之說也非過矣

中溪張氏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訂疑雖
于本文不順而理則死

飛航講意幹蠱幹事也承考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註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已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也
程傳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

陰柔之事也。故取于幹母。蓋為義。訂疑全作象。夫子之子母當以柔順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蓋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元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與順侍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蓋其剛直之道。此亦以蓋字作事字解。朱子曰。伊川說得是。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云。訂疑諸父本義。皆不定。然是子幹父母之蓋。而君臣可通用。

厚齋馮氏曰。世固有父喪而母任家事者。故六五以陰柔為一。

周易訂疑

卷四 蓋卦

六

正誼堂

卦之主而取象于母。蓋焉。又家事之敗。或由婦人亂政。而其才子能飭之。亦為幹母之蓋。訂疑前以蓋訓事。後以蓋訓謀。極衆義于幹母。蓋尤易流于專斷。而失于順承。蒙引以剛承柔而治其蓋。則剛多有所拂戾。而柔必有所不堪。如此則將如蓋何。訂疑此亦如本義。子母君臣皆可說。又曰。幹母之蓋。做實事說。蓋諸父皆有父母之象故也。若論占法。則凡以陰居尊。性暗而難開者。皆母蓋之意。洪氏發明。蓋不可不治。亦不可急治。不治者。緩而失機。訂疑指四。急治者。驟而釀變。指二三。

演諱之集也。妬之叢也。祿席之屬階。方隱而構也。吾與之委蛇。微漸防而錐之隙可也。若唯是拘名章義。而固守其貞也。其未可挽也。又曰。遜以出之。漸以調之。訂疑此是學子而丁毒難元。幹蓋之權者也。如宜曰之于褒姒。申生之于驪姬。劉琨之于蔡氏。湘王之于武韋。代宗之于張良娣。此惟彼死而恐不暇。莫暇言幹蓋哉。幹母蓋者。謂夫魯莊公之于文姜。秦始皇之于朱后。漢惠帝之于呂后。唐中宗之于武氏之類。其惟自我操。可以制母之非義者也。惜乎數君未講于幹母蓋之道也。至于士庶家。幹母之蓋。求其經事知宜。變事知權者。鮮矣。

周易訂疑

卷四 蓋卦

元

正誼堂

訂疑事父母幾諫云。孔子于父母一也。而幹母蓋獨云不可。貞何也。于嗣父怒。則斥辱之而已。鞭撻之而已。甚則逐出之而已。于大分未甚乖也。若母而持之太急。婦人之性。褊狹。愚躁。机不可回。計无所一。有不測。則子何以自容也。春秋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濮。胡氏曰。是在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于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在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亦幹蓋之一義。

象曰幹母之憂得中道也

郭青螺曰○白○憂○則○在○所○當○幹○矣○白○中○則○能○幹○所○當○幹○矣○

去○疑○无○過○不○及○曰○中○但○二○非○懼○其○不○及○懼○其○過○耳○道○幹○憂○的○道○

得中道○即從不可貞看出

九三幹父之憂小有悔无大咎

訂疑本義固程傳

雲峯胡氏曰○幹○憂○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六○六○五○柔○而○剛○九○

周易訂疑

卷四 姤卦

三

正誼堂

象引自其過剛不中觀之未免有拂戾之嫌故小有悔自其巽

以理言

王氏湘卿曰○以此為臣○是諍臣也○以此為子○是諍子也○有不順

之名故不免于小悔不陷君父子不義故无大咎○訂疑即專以

子之聞

象曰幹父之憂終无咎也

姚承庵曰○論○到○周○旋○无○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之○悔○故○周○

程敬承曰○聖人于王臣○塞○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于幹

杜光本曰○憂○九○三○之○終○无○咎○匡○章○足○以○當○之○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為云○彦陵氏曰○在字有過一日偷

周易訂疑

卷四 姤卦

三

正誼堂

安一日之意

梁山來氏曰○九○三○之○剛○失○之○過○故○悔○悔○者○漸○趨○于○吉○六○四○之○柔○

象曰裕父之憂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憂用譽

程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下應九二○是能任剛

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憂○夫創業垂

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訂

程程于六爻蓋字皆作事字解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云
訂疑註云承先以斯用譽之道也疏于象傳云奉承父事唯以
中和之德此皆以六五之承先言也程傳于象傳云以其在下
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本義因之云九二承之以德云
愚按初六象傳曰意承考也六五象傳曰承以德也而處實互
相發明也蓋承字釋幹字之義也以德即愛人以德之意如孝
經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以令名之意正釋用譽之義也用譽對

周易訂疑

卷四 益卦

三

正誼堂

考元咎言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疏奉承父事唯以中和之德

程傳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訂疑依程傳本義承以德皆指九二愚謂象傳釋六五之辭不

宜舍五而贊九二之德也且稽易中原无此例或曰既曰盛矣

何德之可承曰先人雖當煥亂之極莫不有悔過反本之意是

即德也後人能即一念之德推廣而張大之則後人之德皆先

人之德也故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昔漢武

帝輪臺之詔痛悔其非是德也霍光輔孝昭帝惡罷其與政是

承以德也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下詔曰先帝

建立政事以澤天下有司奉行失當幾于煩擾不能宣布實惠

其申諭中外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之意于是罷戶馬保馬

軍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團將新法十餘事

又蘇軾為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

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

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

非也軾驚曰臣雖无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

周易訂疑

卷四 益卦

三

正誼堂

每頃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木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

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夫軾敗于神宗之朝哲宗

朝召為學士而推美曰此先帝意也其罷神宗之新法也曰其

申諭中外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之意此皆幹父用譽承以

德之意也魏顆之父疾道命嫁其妾病革又命殺其妾以殉

顆卒嫁之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亦承以德也又曾子疾革聞重

子之言令元易簀无欲少俟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

以姑息易簀而卒此教元承以德也

杜光本曰程傳本義不從註疏而以承以德指九二總以六五

陰柔非藉九二之陽剛不能幹父而用也然九二不極其剛而有剛中之德六五不極其柔則亦有柔中之德顧達故以中和許之也承以德何必舍六五而指九二哉訂疑廣引曲喻以史証經注疏之勝傳義彰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上九居盛之終无係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云

周易訂疑

卷四 蠱卦

三

正誼堂

誠齋楊氏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盡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此上九所以高尚其事也訂疑此說非也聖人雖處極治之地无一事可為之理天下自有做不盡之事也但患不當事任耳上九在外之上為蠱之極而无位无應不當事任故又辭云孟子士何事曰尚志此之謂也乃或者以嚴于陵當之夫子陵者上有先武物色之誠獨不可相助為理乎于陵者蓋一味整德非蠱上九之備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訂疑蠱之上九无道則隱隱居以求其志顏閔之徒也漸之上

九進極而退知足知止二疏之類也故一曰志可則一曰志不可亂使二爻為一味石隱之人則退沮溺之流孔子之所不取矣

三三 坤上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疏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于下故曰臨也訂疑序卦云臨者大也故疏取大義于理亦說得去六五曰知臨是監臨也故疏又取監臨之義但二陽方在下于監臨說不去又曰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為建丑之月

周易訂疑

卷四 臨卦

五

正誼堂

從建丑至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以八月為要正七月

程傳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向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元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桀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憂樂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程子曰：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避也。訂疑謂周正八月，節齊蔡氏曰：臨與避反，自臨之初，又至避之二，又在卦經八爻于月經八月，訂疑雖用程子之說，而語意不圓。本義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訂疑十二月之卦，用疏建丑之說。訂疑本義解臨字，不用臨大監臨之義，而自取臨偏之義，如臨事勿懼，如臨深淵之義，蓋以欲取大義，則泰夫皆可言大，何獨此卦為然？欲取監臨則二陽在下，又非居上于監臨難取，故取凌逼之義也。

周易訂疑

卷四 臨卦

去

正誼堂

本義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避之時也。訂疑此用程子及蔡氏之說，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于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問八月二說孰長，朱子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訂疑文王未嘗命世，得改正朔乎？若依前說，則卦辭確非文王所繫矣。又自商以前，改正不更月，故太甲即位後，皆以十有二月紀之。商建丑為正月，故也。春王正月，以建子為歲首，自是周制，但詩與周禮皆用子，所作皆用夏正，竊恐易亦然。而後說長也。杜光本曰：本

義以臨為十二月之卦，是用夏正也。八月本義以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為正解，以夏正八月于卦為觀，為別解。又用周正，與愚謂避與觀雖俱屬臨之反對，而八月之說不若并用夏正，然後歸一。且遯乃二陰四陽，觀乃四陰二陽，以陰消長言，必取觀為八月，方與有也。義尤切也。本義以前說為正解，而訂疑以後說為長，豈特詩與周禮皆用夏正，是據

周易訂疑

卷四 臨卦

去

正誼堂

不得不用其凌逼時，不但君子之于小人，國家之于寇敵皆然。韓范富杜等皆在兩府，歐陽脩蔡襄等在言路，而范雍姜洙之徒，自不得其位，又如司馬光呂公著等入朝，而章惇蔡卞之徒，亦自然消沮而不得挺，是皆君子道長，其勢有以逼使遠去之意，以國家之寇敵言之，如唐憲宗既平劉闢李絳，便有次及河北淮西諸鎮之勢，肅宗既滅韓趙，便有次及燕魏齊楚之勢，如唐太宗既定帝業，威震利而四裔君長，莫不來王，或遣子入侍，亦其勢有以威之也。宋仁宗只用韓范措置邊務，而趙元昊知其非敵，即納款事大，亦其勢有以逼之也。

彥陵張氏曰：元亨以勢言，勢不可恃，故又設利貞之戒。貞者，以理自持，而不恃壯妄為也。又曰：據本義，凌遠則主君子臨小人說。據程傳，以上臨下解，則主君臨說。但八月有凶，于君臨民說不去。主君子說為正，然四陰亦稱至臨，敦臨又不可專主君子臨小人看。夫子之釋臨曰：臨者，大也。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訂疑卦取凌遠之義。爻辭除初二兩爻與卦同。三四上取臨與之義。六五取君臨之義。大象亦君臨之義。各就本文消息可也。不可比而同之也。

周易訂疑

卷四 臨卦

元

正誼堂

象曰：臨剛浸而長。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

進蘇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訂疑說而順二句，本當連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合釋之曰：以卦德卦體釋卦辭，言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而本義乃截為兩段而分釋之，何也？天之道也，承上大亨以正正字。

言天之所以照臨萬物，亦以正而已。如恒象傳云：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亦承上利貞久于其道而言也。吳因之曰：是正也，非獨君子臨小人之道，乃天之道也。天道不外于正，臨小人獨可不正乎？貞字于卦之德體无所取，不過以理言之，見其不可不正耳。如恒釋利貞之義，亦不取卦之德體也。

蒙引言其扶剛長之勢，而有和說柔順之德，无恃壯用罔之為者也。說非井說之說，乃如夫之健而說決而和也。說而順，只就吾一身而言，剛中而應，只以我對人而言。

郭青螺曰：存主和平之謂說，施為當可之謂順。剛中善用其剛。

周易訂疑

卷四 臨卦

元

正誼堂

也而應同德相助也。

蒙引或以剛浸而長為有其時，說而順為有其德。剛中而應為有德，又有位。此說恐非。依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善字初无位意。訂疑應字亦非虛字，蓋為過之善也。位字則欠切耳。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蒙引以此言之，凡星家論人之休咎，謂至某年月日當凶當吉，亦決有此理矣。但能前知而勉勵以承其吉，修省以避其凶，則是以人事輔氣數，亦斷有此理也。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正是

欲人預為之計而有以避其凶也

訂疑凶有避得底有避不得底故于憂曰死生有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于謂于路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亦緣他氣象帶得殺氣重所以如此慮他亦如世之相人術也向使于路寄于主謹于治亂之際縱氣數應合不得其死亦何至死于衛輅之亂乎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程傳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訂

周易訂疑 卷四 臨卦 四 正誼堂

本義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云云進齋徐氏曰教思無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無疆地容澤之象也訂疑小巧無謂

紫引地臨于澤上臨下也此取卦名而義不同也梁山來氏曰无窮者與兌澤同其淵深无疆者與坤地同其博大二者皆臨民之事又曰教思无窮勞來匡直之謂也

杜光本曰教思无窮明說教則容保无疆定屬義初九咸臨貞吉本義卦唯二陽偏臨四陰云云或問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

朱子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雙湖胡氏

曰王弼已訓咸為感諸儒因之然以二陽方長乃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偏與皆見得陽道廣大公普而後于命卦命爻之義皆得訂疑註與程傳訓咸為感固不若本義訓偏為妥但本義于初又未明臨之為凌逼也故胡氏又為廣大公普之說然此乃臨民之義爾二陽在下四陰在上于臨位之義難說矣即以臨與之義亦泛皆非本義意也今按九二本義云剛得中而勢上進則仍主卦名凌逼之義也况初二二陽正卦之所以為臨者

周易訂疑 卷四 臨卦 四 正誼堂

也故其取義與卦同杜光本曰九一本義既主卦名凌逼之義則初九本義曰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其亦主凌逼之義不與九二異視昭然矣

紫引初二二爻本卦之所以為臨者初九之貞亦只是利貞之貞○飛航講意咸臨以勢言貞兼心與事言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訂疑或曰欲行正道于天下所以必去小人或曰恐自治一味群小得以肆虐故不得不守正以臨之愚謂凡言貞吉利貞皆

以立身行已說則守正之說為是。然看一志字便非迫于不備。已吳因之曰志行正釋貞字。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云云。蘇氏了心曰剛得中則舉動合宜而義足以服之。勢上進則權力又盛而威足以制之。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未詳。訂疑說者多謂小人不順天命。故二陽咸進而臨之。愚謂若銜去未字便是。蓋命天命也。天命即承傳天道原來。只是一個正理。二之咸臨正是順命處。

周易訂疑

卷四臨卦

四

正誼堂

六三其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云云。訂疑此取程傳前一說。以臨民而言也。按卦又象傳與序卦雜卦臨之取義各不同。讀者各以本文消息可也。如六三若就居下之上取臨民之義則下之二陽既于民之義无取而三又非君位四居三上尚不取臨之義。况三乎。當取雜卦臨與之義。謂其陰柔不中正又為說之主。為以便發邪佞求媚于人之象耳。

朱子曰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其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訂疑此程傳之後一說亦註說也。但不復取其剛

長之意亦未見。蓋小人在位苟見君子道長自欲立脚不往求媚悅于君子其如不受非道之悅何。

象曰牛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訂疑位不當專謂陰柔不中正

六四至臨无咎

程傳四居正位而下應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无咎。訂疑取大臣親賢以臨民之義。程傳亦有理然不如紫引平正至臨亦是臨與之義。須看占者何人如程傳之說若是大臣占之亦可若平等士人占之只是兩賢相

周易訂疑

卷四臨卦

四

正誼堂

與之意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紫引相臨之至謂相親也。非相凌逼亦非相臨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程傳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

程傳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察其至誠願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之時也薦謂薦腥薦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或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盥只是洗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說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四

正誼堂

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訂疑傳以盥而不薦為觀者而以有孚頤若句為民之至誠從化也○盥而不薦有孚頤若程子錯以既灌而往不足觀來解了○本義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頤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問此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朱子曰然○訂疑本義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四字有病夫祭必薦薦必先

盥盥正為薦後也今曰不輕自用豈祭者只盥而不薦乎以盥而不薦為不輕自用則薦為輕自用矣如中庸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宜動便是敬言便是信乎抑將終不動不言乎愚謂依本義當云觀者當臨民之時雖恭已無為其盛德積中端嚴若神如祭者方盥而未薦已孚信在中頤然可仰矣不薦者未薦也非終不薦也楊氏項氏胡氏之說皆確當可從杜元本曰觀卦辭總只是以不字作和字看便得去以不字作不字看便得不去○大全小注僅有不遵程傳本義而重有碍于象文十翼者如觀卦辭之類是也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四

正誼堂

龜山楊氏曰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虔敬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頤若其所以交神明者蓋有在矣○平庵項氏曰盥者祭之初也方詣東榮盥手于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為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元不陳也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已無為爾非重盥而輕薦也○訂疑此二句重在有孚頤若上句不過跌起下句爾今本義反重上句而以下為足上句之辭非也如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一句原以起下句吾不欲觀之矣如去了吾不欲觀之矣只存上句成何文理如去了有孚頤若只存盥而不薦亦无理矣又

如○譬○如○此○辰○居○其○所○原○以○起○下○句○而○衆○星○共○之○也○若○單○據○居○其○
所○有○何○義○乎○可○見○當○重○下○句○而○不○可○僅○以○下○句○為○足○上○句○也○
本○義○或○曰○有○乎○願○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或○問○本○義○二○
說○孰○長○朱○子○曰○從○後○說○則○合○得○象○傳○下○觀○而○化○也○之○意○曰○前○說○
似○好○曰○當○以○象○辭○為○定○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四

正誼堂

謂○前○說○之○未○盡○矣○前○說○乃○中○庸○不○動○而○後○不○言○而○信○之○意○後○說○
乃○中○庸○委○假○无○言○時○靡○有○事○不○實○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之○說○也○
就○觀○民○之○道○言○之○後○說○為○切○而○盡○
雲○峯○胡○氏○曰○就○觀○示○上○登○臨○而○不○薦○之○義○以○前○二○陽○在○上○无○為○
而○化○蓋○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
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乎○信○在○中○願○然○可○仰○訂○疑○
有○乎○就○祭○者○言○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有○乎○
又○就○旁○觀○者○言○蓋○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不○薦○而○乎○與○未○占○有○
乎○器○同○

訂○疑○胡○氏○以○觀○字○屬○盥○而○不○薦○為○句○蓋○因○象○傳○下○觀○而○化○觀○字○
釋○上○觀○盥○觀○字○也○然○有○乎○二○字○先○就○祭○者○說○後○又○就○觀○者○說○亦○
未○免○騎○牆○○愚○謂○依○本○義○後○一○說○當○云○觀○民○者○至○德○所○感○方○其○
恭○已○无○為○時○下○已○信○而○仰○之○如○祭○者○方○盥○而○不○薦○觀○之○者○已○信○
其○仁○孝○而○願○然○尊○敬○之○矣○又○本○義○前○一○說○病○在○則○其○二○字○與○
自○用○二○字○胡○氏○從○後○一○說○病○于○祭○者○身○上○先○着○乎○信○在○中○四○字○
索○引○不○徒○曰○有○以○示○人○而○曰○有○以○中○正○示○人○蓋○觀○字○義○甚○大○推○
其○義○則○書○之○所○謂○皇○建○其○有○極○詩○之○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乎○
訂○疑○當○刪○為○引○作○乎○句○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當○刪○正○是○四○國○句○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四

正誼堂

以○其○及○于○效○也○大○學○所○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中○庸○
所○謂○修○身○則○道○立○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人○倫○之○至○
張○子○所○謂○大○中○至○正○之○矩○朱○子○所○謂○立○人○極○也○蓋○道○理○必○極○于○
中○正○然○後○為○盡○善○盡○美○而○无○憾○乃○可○以○為○法○于○天○下○也○訂○疑○
本○義○有○以○二○字○當○衍○去○有○字○
梁○山○來○氏○曰○言○祭○祀○者○方○潔○手○而○未○薦○人○皆○信○而○仰○之○矣○觀○者○
必○當○如○是○
訂○疑○來○氏○此○語○簡○明○確○當○觀○字○內○指○卦○名○已○備○大○觀○在○上○順○而○
與○中○正○以○觀○天○下○之○善○矣○故○无○為○而○民○化○如○此○也○所○謂○誠○存○于○

今外信著于言先也。杜光本曰：先將大觀在上，順而與中正以觀天下。講入卦名內，然後辨別元為而民化，元為二字，便至精。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與中正以觀天下。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進齋徐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與中正，以德言。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無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

蒙引：本義卦體謂大觀在上，及中正以觀天下，卦德謂順而與大觀在上，以位言；順與以德言，中正以觀天下，以所觀之道言。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五

正謹堂

○郭青螺曰：大觀在上，天位也；順而與，天德也；中正以觀天下，王道也。訂疑破徐氏說。

又或云：順與中正，皆為觀之道。如是，則前本義何以只云觀者，以中正示人，而不及順與耶？且象傳又何以不將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相連說而必間卦德之順與于其中，却歸宿于中正以觀耶？

又曰：內順以宅心，言外與以制事，言也。順而與，以本身言；中正，方是所以觀人者，故順與不曰以觀天下，至中正乃曰以觀天下也。中者，其行無適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夫如是，則動而世為

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于以中天下之不正，天下之不正，分明是皇建其有極也。

梁山朱氏曰：陽大陰小，故曰大觀在上。順者，心于理，無所牽與者，事于理，無所拂。中正即九五。

觀雖而不為，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

程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訂疑此本義後一說，以上句作象，下句作事實。

本義釋卦辭。

進齋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仰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五

正謹堂

德顯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

蒙引：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順若也。上二句一與卦辭同言，能如此，則下觀而化矣。正與隨卦釋卦辭言天下隨之同例。

疑徐氏蒙引皆從本義前說。

朱子小註有孚順若，便是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訂疑此本義後說從程傳。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註：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

服也。訂疑此以四時不忒對天下服同作效言。
程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
神妙。訂疑論理亦是。但不似本文口氣。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
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此如天何言哉。集註意天之神道
印在四時不忒上。四時句不作教。本義從之。夫天道至神。故運
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
體其妙用。設其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故舞
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此人以四時不忒與天下服對同作效說。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五

正誼堂

正蒙天道篇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于
此而動于彼。神之道教。訂疑此以四時行對天下服作效言。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云。訂疑從程傳前說。
臨川吳氏曰。人觀天道之神。莫知其然而四時代謝。終古如一。
无少差忒。觀道亦然。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
形迹。聖人之道。如天之妙。不可測。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
迹。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响。莫不從而化焉。應其所感。
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甚神。故所過即化。
為然而天下平。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而萬邦作孚。此其所以

為神道歟。

訂疑吳氏亦以四時不忒作效。而聖人神道設教。說得太幻。聖
人為泰而天下平。亦不能不言不動。而然中庸所云。不過極
不顯為泰之妙。而推之至與天合德。爾不以辭害意可也。按
本義與程傳之前一說。解天道處。如天何言哉。集註意雖亦是
一理。然玩而兩字相對。終是如王註與程傳後一說。及張子正
蒙吳氏之說。以四時不忒作效。與天下服相對。則兩字口氣既
得。而天道聖人各有理有效。矣。愚于豫象傳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忒。亦嘗辨之。而終不能決然。玩一故字與下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五

正誼堂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文則字對。則斷作兩層說。然後一理一效。天地聖人一例也。
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
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如者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
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訂疑本義遵程傳。
三山劉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
禮別。耆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鄭中甫曰。風行地上。何以為觀也。記曰。風雨露雷。莫非教也。風

亦天地貞觀之一也。風有聲而物故之以化焉。春夏之風。生物長物。仁之教也。秋冬之風。肅物。殺物。義之教也。設教以爲觀。所爲樹之風聲者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畧倒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爲尚。遠之爲吝。又曰。趨時貴近。往遠爲童觀。近爲觀。因尤。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可見。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奇

正誼堂

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答。若君子而如是。則可謂吝也。杜光本曰。此无咎各字。與化夷各字。不所蓋責。各非過答也。

本義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云。

崇引君子小人以位言。或無德言。非也。

飛航講意。君子小人以德言。世治无可行之道。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訂疑此君子小人。正無德言。程傳謂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本義謂初六陰柔在下。皆以位無德言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

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亦指此。如上有亮側陋。中有舜雖遠居深山之中。自非童觀之小人。也。伊尹之在。有莘侍說之在。版築皆難謂之小人。若巢父許由。雖不可謂无位无德之小人。然當竟之世。而箕穎終身。則小人之道。而君子所羞矣。

梁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傳乃小人之分。郭青螺曰。見非君子所宜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于外。云。○進齋徐氏曰。闚觀。門中視也。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五

正誼堂

崇引士君子在天地間。須遠歷四方。廣其聞見。如禮記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司馬子長。寄南浮長淮。派大江。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濶。見九嶷之連綿。巫山之嵯峨。泛沅澧。溯湘。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而使巴蜀。署繁。卞。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鄉。有此聞見。方能就一部史記。卻充夫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于是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歸洛。幾三十年。如此。然後能取拾宇宙間許多道理。而歸之皇極經世一書。燕子由上蔡太尉書曰。敬生十有九年矣。其所居家與遊者。不過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无高

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元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遂決然舍去。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云々。又曰。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韓之來也。于山見終南萬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且深于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

訂疑趙李仁謂友曰。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又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亦蒙引所迷之類也。又禮男子生。即以桑欽蓬矢縣之。戶左射天地四方。示其志也。○蔡氏所述司馬遷卻子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柔

正誼堂

蘇子之說。不切觀大人之義。昔孔孟周遊。輟迹幾遍天下。庭說諸侯。庶幾一遇。正蓋女貞剛。

張陽和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敬丈夫。

訂疑本義一則曰。陰柔在下。一則曰。陰柔在內。皆本程傳而答

其陰柔。愚謂三亦陰柔不中正。四亦陰柔不中。而辭不少貶者。

四最近五。三漸近五也。童觀闕觀。雖無咎。其陰柔而在下。在內

之義較重。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本義在丈夫。則可醜也。

平庵項氏曰。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為不失。男子而寡聞鮮見。則可醜矣。梁山來氏曰。丈夫志在四方。宇宙內事。乃吾分內事。以大夫而為女子之觀。亦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訂疑疏傳本義。皆解觀我生為觀我之所行。愚謂當云。觀我平生之所行。

雲峯胡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三不中正。多不吉。二中正多善。而觀以遠近取象。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唯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柔

正誼堂

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于進。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際。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為而為進退。

泰義觀我之所生。如行之善而通也。雖進可也。未善而塞也。雖退可也。○洪氏發明通塞。非指人之用不用。乃指己之能不能

爾。

訂疑本義之通塞三字。衍之可也。

彥陵氏曰。重在進邊。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紫引道。進退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本義六四最近于五故有此象

梁山來氏曰賓已仕者朝觀于王王賓禮之未仕者仕進于王王賓與之也

訂疑國之光所該者廣如宮闈之制朝廷之體郊廟之美百官之富朝聘之儀燕享之盛車服禮樂之數一切聲明文物之興莫不燦然明備皆可觀者也程傳謂為天下之政化則海隅出日之區皆王者之政化所及不必親造京師而可觀德化之成矣又賓燕諸侯及士人說古者必諸侯而後有朝觀之禮不似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五

正龍堂

後世歷封建為郡縣朝觀者唯士大夫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訂疑尚字即釋利用字也此畧述爻辭而不事訓釋者如歸適賓也之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云訂疑本義精當註疏程傳乃象傳之義

瓜山滿氏曰九五居尊處正為觀于下反觀諸已所為而皆君子則可以无咎矣

彖引在九五已不待觀我生觀我生者戒占者而已耳訂疑國清氏不分象占而云

洪氏發明居此位者當思萬民之觀瞻不可虛深宮晏閑則親大庭廣衆則觀必執中秉正我生如五君子乎然後九重无失德天下有令儀而于君道斯光也

梁山來氏曰君子无咎對初爻小人无咎言

訂疑蓋論占法也占者未必盡是人君推而用之可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註居于尊位為觀之主宜弘大化光于四表觀之極者也上之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五

正龍堂

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已之道百姓有罪在于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上為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晚教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著則无咎也

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已而已觀已

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教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教未能免于

咎也

訂疑註疏程傳皆釋爻辭者愚以其皆用象傳之意故移來象

傳之下。君子說民說。

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云。杜光本曰。本義下一又字。見得人君觀我生。一身而外。又用觀民。一着功分。兩層義方完。密注疏程傳。則單以觀民作觀我生。實際矣。

蒙引以文字求道理。亦未見得觀我生之必觀民。若身居九五之位。而自觀我生。必然尋到觀民處。蓋表端影正。理固然也。訂疑因人以自考。學者亦然。不止人君也。夫子答顏淵問仁。必說到天下歸仁焉。答仲弓問仁。必說到家邦无怨。答子張問仁。必說到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

周易訂疑

卷四 觀卦

六

正龍堂

洪氏發明又重本諸身。以天德為王道之原也。象兼微諸民以王道為天德之鑒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云。

洪氏發明當觀之時。固有作之君。而以君道為觀者。亦有作之師。而以師道為觀者。上以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其德行表表。實足為天下觀仰。不可謂非君子而作之師者。蘇氏了心曰。上九陽剛居上。是以君子之道而師天下者也。者得此。當自觀其所行。果足以師世而範俗。如上九之君子。

則為人之矜式而不失其望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程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平。謂安寧也。訂疑本義從之。

三三 雜上下

噬嗑亨利用獄。

註噬。齧也。噬合也。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六

正龍堂

程傳噬。齧也。噬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順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有一剛爻。為順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噬。必齧之。則得噬。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于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杜光本曰。以利用獄為亨。非且伊川既知卦辭。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刑獄二字。有分矣。如何此處却以用刑法說。凡天下。至于國。一家。至于萬事。以至天地之生。萬

經 1-406

物之咸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皆間也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蓋蓋者治天下之大用也訂疑推開說不專以治天下去強梗說極好

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云
陸山李氏曰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

周易訂疑

卷四 蓋蓋

三

正誼堂

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新制之故蓋蓋以去願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雲峯胡氏曰電之明所以察獄也雷之威所以決獄也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

蒙引推之人事如寇賊姦究間吾治化者也則合之以刑如蠻夷猾夏間吾疆域者也則合之以兵以至凡一事之不如意皆然舉其大如舜以三苗間高宗以鬼方間周以殷之頑民間宣王以獯狁淮夷間漢高祖唐太宗之艾更暴亂皆以其梗吾治而望以蓋之也語其次如舜之去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申屠

嘉之欲新邪通觀相之白去副卦王曾之去丁謂是也訂疑班是次教訓使使者而邪惡除新于其巫而西成厥藉而去任繼思而兩宮合亦是也

蒙引象傳釋亨字只據蓋蓋二字說更不牽連利用獄可見利用獄不屬亨也訂疑象傳以卦名釋卦辭亨字非連用獄也向來諸家皆誤矣

劉牧云蓋蓋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其有間也莫親于父子而伯奇見逐于吉甫申生見殺于獻公莫義于君臣而樂羊被謗于中山馬援被謗于憲帝蓋而蓋則物

周易訂疑

卷四 蓋蓋

三

正誼堂

不得而間之有亨通矣此舉舉天下之事而言也利用獄者蓋蓋中之一事也

訂疑程傳以蓋蓋之亨全在用獄非也本義蓋之而蓋則亨通以卦名釋亨也又三陰三陽以下以卦體卦德卦象卦變釋利用獄也

象曰願中有物曰蓋蓋

訂疑象曰下脫蓋蓋二字古本象傳自為上下卷不附經文各卦辭之後故于各卦象傳之首必表卦名以別之今本取象傳附卦辭之後而各加象曰字以別經文間有脫去卦名者當補

入之噬嗑明夷升井共四卦
東坡易傳所以為噬嗑者四也。否則為順矣。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

註有物有間。不啻不合。无由亨也。

程傳有物間于順中則為害。噬而噬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建安丘氏曰。噬去極梗。无所間隔。而自亨通也。

雲峯胡氏曰。卦辭云噬嗑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奇

正誼堂

亨也。此以卦名釋卦辭。訂疑不如本義云。噬之而合。則亨通矣。
訂疑先儒向因程傳以噬嗑為專言用獄之事。而以治獄為所
以亨之事。故于依程傳特取此句別為一節。以見其與下文各
自釋訓不連用獄也。以卦名釋卦辭。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傳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
不畏。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
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于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
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

獄之宜也。

本義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杜光本曰。本義云。
以卦名釋卦辭。有釋卦辭之亨也。以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
辭者。釋卦辭之利用獄也。或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
嗑。一是節。頗難解。朱子曰。據其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
剛柔分。猶均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此言之。何也。曰。
偶于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

參義卦名噬嗑。取口噬物之象。而凡折獄致刑者。其分有剛柔
之殊。而所治亦有強弱之異。故如人之齧物。其齒有利鈍之殊。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五

正誼堂

而為物亦有堅脆之異。故噬嗑一卦。專言治獄之事也。訂疑參
義剛柔分。無治獄者。與所治者說。論理亦通。但此一節。卦體卦
德卦象卦變皆指治獄者說。不應剛柔分。獨無所治之人也。節
卦亦有剛柔分。可例看。其以噬嗑一卦為專言治獄之事。蓋因
六爻及大象傳與卦辭俱說治獄也。不如噬嗑亨。依本義。終言
之餘。就治獄言為安。

鄭玄如曰。剛者。執治之義。柔者。矜恤之仁。剛柔分。言其仁義並
行而不悖也。

雲峯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如電。不能察獄。不柔則

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縱甚言用獄之難也

謝枋得云○昔五侯七貴○過罪狀顯明○成帝得于親目○非不明也○乃不能置之法○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韓楊之死○宣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雷不與電合矣○此卦象雷電並作○則是當得即得○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得所當得○刑所當刑○如雷之赫而與電合○有以克協乎獄理○克成獄道矣○故曰雷電合而章

蒙引卦體之剛柔分卦變之柔得中而上行○為得中卦德之動而明二象之雷電合而章○屬威與明雖不當位○專承柔中而上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六

正誼堂

行言○柔得中而上行○猶言柔上行而得中也○本義于雷電

合而章○解云二象不曰卦象欲其明威二意分曉也

漢上朱氏曰○或曰柔足以用獄乎○曰為人君止于仁不以剛斷稱也○訂疑不知引身命事○曰飲哉哉惟刑之恤哉焉謂牽

四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曾子謂陽膚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為切用獄之義

蒙引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言就此一節言○則五不當位○似不利用獄者○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有此數端之善○是處與明而得其中○正治獄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

利于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程傳象无倒置之者○疑此互文也○本義雷電當作電雷○未子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訂疑蔡邕石經及李鼎祚本皆作電雷○程朱從之

程傳雷電相需並見之物○亦有雷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勑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臨川吳氏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勑者整飭嚴警之意○明象電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六

正誼堂

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法○一時所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勑其法○訂疑吳氏中說謂先王定為法律○恐人不信守而借一時用刑之允當者以勑之以示行法之信必○如商鞅變法○恐人不信○先立徙木之信○刑太子之信○以示法之必行者然

訂疑蒙引依吳氏中說

大象以字是閒字○六十四卦一列○不合此處○特把以字作吃力字看○又文氣太急迫○假令先王時无犯刑之人○亦必尋箇事端○強取一箇人來示法不成○且以明罰為用刑○又非也

進○郊○徐○氏○曰○此○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
猶○有○罰○而○為○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
後○刑○焉○

紫○引○先○王○以○明○罰○勅○法○以○立○法○言○折○獄○致○刑○以○用○法○言○

馮○文○所○曰○明○之○于○先○使○人○知○可○避○勑○之○于○後○使○人○知○可○畏○訂○疑○
明○勑○分○先○後○極○是○

潘○雪○松○曰○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勑○法○是○平○日○

訂○疑○予○因○馮○文○所○明○之○于○先○勑○之○于○後○之○說○而○申○之○明○之○于○先○
者○先○明○其○墨○劓○割○官○大○辟○以○至○流○宥○鞭○扑○金○贖○之○類○也○在○舜○典○

周易訂疑

卷四 彖 宣

六

正誼堂

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又○曰○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號○有○宅○五○宅○三○居○呂○刑○曰○墨○劓○之○屬○千○劓○
罰○之○屬○千○劓○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无○借○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
克○之○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五○刑○糾○萬○民○以○國○土○聚○教○
萬○民○以○嘉○石○平○罷○民○今○之○律○書○犯○某○事○當○某○刑○或○罰○某○物○若○千○
之○類○皆○明○罰○之○事○也○漢○鄭○昌○上○疏○曰○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
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无○所○弄○矣○此○明○之○于○先○之○謂○也○勑○
之○于○後○者○如○周○禮○大○司○寇○正○月○之○言○始○和○布○法○于○邦○國○都○鄙○乃○

縣○刑○象○之○法○于○象○總○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做○之○小○司○寇○正○歲○
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群○士○宣○
布○于○四○方○憲○刑○禁○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
曰○官○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狗○
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戾○于○民○卿○士○
遂○士○縣○士○掌○糾○戒○州○長○于○正○月○之○吉○黨○正○于○四○時○孟○月○吉○日○族○
師○于○月○吉○閭○胥○于○既○比○皆○行○讀○法○禮○今○日○亦○有○講○讀○律○令○之○法○
申○明○鄉○約○之○典○此○皆○勑○法○之○事○也○

杜○光○本○曰○但○從○明○罰○象○電○光○勑○法○象○雷○威○著○想○明○字○勑○字○之○義○
便○不○疑○朝○而○亦○知○其○當○對○講○矣○

周易訂疑

卷四 彖 宣

充

正誼堂

曰○九○履○校○滅○趾○无○咎○
註○弓○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必○始○于○微○
而○後○至○于○著○罰○必○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教○薄○故○屢○校○滅○趾○
極○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誠○
乃○得○其○福○故○无○咎○也○訂○疑○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言○懲○之○于○小○與○初○故○得○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屢○謂○著○于○其○足○如○納○屨○然○
訂○疑○屢○校○對○上○九○何○校○屢○何○皆○活○字○校○極○也○在○足○則○掠○絆○之○

屬在項則枷板之屬所謂三木囊頭也皆以拘累之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註過止于此

程傳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訂疑非蓋取禁其行使不進
于惡也○本義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程傳二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
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
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乘初剛是用刑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午

正誼堂

于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訂疑程傳大意亦是
但以為噬人之肌膚深入至沒其鼻則于事理不合但而可矣

涑水司馬氏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

本義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
如噬膚之易○臨川吳氏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脆无骨之肉古
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訂疑膚凡肉之无骨者是也○不必臆下
之內也

本義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
終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噬而言膚膾肺乾肉者取順中有物之象也各爻
雖取所噬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
為之象爾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但初剛未服
反不能无傷然始雖有傷終而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訂疑
胡氏解噬膚則是解滅鼻亦如本義則非也程傳本義得失各
半不如馮氏之說為確

厚齋馮氏曰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膾肺囚也又取噬為治獄之
象又取膚為獄囚之象二之滅鼻无咎者指治獄也初之无咎
囚可无咎也二三五之无咎囚不得而咎之也中四久治獄者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七

正誼堂

也初上囚之始惡怙終者也

說統舊說噬膚謂六二德足以服人是矣至解滅鼻乃謂二自
滅其鼻甚實解于意滅鼻與滅趾滅耳一例看二有中正之德
心无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治獄固如噬膚之易矣然所乘者
剛暴之人非嚴刑峻法不足以服其心訂疑服其心不如懲其
奸故必至滅鼻乃得无咎若徒務寬厚之名反得縱惡養奸之
咎此更明暢

訂疑噬膚噬膾遇毒噬乾肺噬乾肉皆取順中有物曰噬嗑之
義為一類治獄之象也履校何校皆獄中拘累罪人之具也履

校械在足何校械在項聽訟之後未及致刑之先其有罪者則如此二者為一類臧趾輕于刑漢法欽左趾是也臧鼻剝刑也輕于刺重于臧趾臧耳刑也軍法多用之輕于刺皆殘人肌膚之刑三者為一類金矢黃金皆訟獄所入以求決之物猶相見之有費也金取其堅欲聽者之執而不奪矢取其直欲聽者之正而不枉黃取其中欲聽者之公而不偏此在入訟之後聽訟之先即入之非贖錢也二者為一類然皆聽訟用刑之實事非如噬膚等之取象矣先儒不知以類相推故其為說得失各半也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三

正義

蒙引六二中正中則既不失之暴又不失之縱正則考問以公聽斷合理以此治獄何難之有

象曰噬膚臧鼻乘剛也

程傳用刑于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

陸庸成曰刑加于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程傳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怒悖逆之如噬乾腊堅韌之物而遇

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是可謂各然當噬嗑之時大約噬間而合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于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吝而亦小吝而合之非有咎也

正義陰柔不中正云

節初齊氏曰周禮膳人掌田獸之脯註博物為脯小物全乾為腊

蒙引陰柔則无剛斷之才不中正又不得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

洪氏發明三與上應治上之微者也剛強之人罪大惡極而不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三

正義

可解者也而三以不中正治之治之无道反為所傷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然似可羞矣然時當噬嗑在已雖无善治之術在彼實為當治之人雖小吝義當无咎

訂疑提出上九來方與腊毒二字相切

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六三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故為噬腊肉遇毒

之象諸家皆以二三之中正與不中正就聽訟用刑上說固是

愚謂就素行上說更好昔孔子稱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記者

以无宿諾實之尹氏又引解盟之事以証之言其素行足乎也

記稱成人有兄死而不為之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而遂為衰

子羔仕于衛。嘗則人及報之。亂于羔。雖難而行。遇則者為守門。卒再三欲免之。皆其素行足以服之也。諸葛武侯治事。平廖立之罪。至于投荒。及武侯死。二人聞之。或流涕。或有殺孔子。稱管仲。季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无怨言。明海忠介為南都察院御史。為疏欲劾一。道臣未及上。而卒。其道臣見其疏。伏位。扼前而卒。自上之。此无他。素行足以服之也。如六三。者雖其所治之。強亦其陰柔不中。正无以大畏其志也。不然二之所治亦罪至。或鼻之人。獨不聞及。蓋之事何哉。

周易訂疑

卷四 靈堂

五

正龍堂

陸庸成曰。百揆非舜。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少正卯未易誅。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已有善治之術。三所遇者在己。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說說明其素行。不足以取信也。訂疑有善治之術。所謂聽訟吾猶人也。素行足以取信。大異民志者也。故西門豹之不敢欺子產。之不能欺。提不如子羔之不忍欺也。九四。靈乾。勝得金矢。利艱貞吉。程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靈盛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

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靈乾。勝。勝。肉之連骨者。乾肉而無骨。至堅難靈者也。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維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兼貞。訂疑。剛之不足而戒之。龜山楊氏曰。九四合八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六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雲峯胡氏曰。勝。肉之帶骨者。骨。因九取象。肉。因四取象。離為乾卦。故為乾。勝。脂。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靈如之。

周易訂疑

卷四 靈堂

五

正龍堂

乾。勝。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可靈如之。本義。周禮。秋。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註。訟。謂。以。有。爭。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負。其。不。直。者。也。入。束。矢。者。取。其。直。也。束。矢。百。矢。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刑。今。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其。不。直。矣。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金為鈞。金。謂。銅。也。

或疑鈞金東矢。非貧民所能辦。必入而後聽。則民之不能達者。多矣。雖然。立脚石而號者。非窮民乎。趨路鼓而鳴者。非窮民乎。先王固不以鈞金東矢。終困民矣。有疑此出周禮註。不知所引何人。

或問古人獄訟。要鈞金東矢之意如何。朱子曰。想是辭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在冤枉者。亦惧而不敢訴矣。曰。這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刺石之類。紫引刺字未可曉。恐傳錄者誤以脚石為刺石耶。

周易訂疑

卷四 筮

朱

正誼堂

紫引古人聽訟。必使入鈞金東矢者。正以貴之也。貴之者難之也。金欲其實也。矢欲其直也。直而實者。訟之所伸。足以補其費矣。不實不直者。則沒其金矢于官矣。是教人不輕訟也。訂疑周禮一則曰。禁民訟。一則曰。禁民獄。兩禁字見是費之所以難之也。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九四。臣也。兼治大小。故得金與矢。五君也。罔攸燕于庶獄。理其大者。兩故只得黃金。金有五。六五所得為黃金四。之得金非黃金也。立葵周禮註以鈞金為銅。訂疑金矢之最。有兩說。程傳本義。在治獄者身上取義。欲其剛。

能制慾。直能伸枉。周禮註及紫引。在獄訟者身上取義。欲其情之實。而不虛。理之直。而不曲。而說皆通。而指聽訟者為是。蓋民之入金矢。欲聽訟者。損物而思其義也。本義曰。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又曰。得聽訟之宜。取九四剛直之義也。又曰。黃中色六五柔順而中。故有此象。取六五之中也。入鈞金東矢。必兩皆欲聽其治者也。若被訟之人。罪至死者。方亡命之不暇。何敢入金矢以待聽乎。

紫引不可以噬乾肺。得金矢為一事。事。腊肉。是小物。金乾者。乾肺雖非全體。骨視之。脂為大矣。故本義曰。言所噬愈堅。愈之。

周易訂疑

卷四 筮

朱

正誼堂

一字承脂字來也。杜光本曰。揚用修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東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莽之世。未必皆周公之制也。蓋恐後世聽訟者。賄賂公行。藉口周禮耳。本義但云。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可矣。不當又宗漢儒而引周禮也。梁山來氏曰。歎者。凛然恐一毫之少忽。以心言也。貞者。兢然恐一毫之不正。以事言也。飛航講意。欲者。民之司命。所繫匪輕。誠思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贖必難雖其思慮不敢或忽焉當重恐以失出當輕恐以失入必貞固其施為不敢或偏焉如是則肺石稱平而殺偽者屈服強梗者輸情不亦吉乎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得中正故也

訂疑凡者指晉之上九道未光也夫之九五中未光也萃九五志未光也兌上六未光也○未光有二說一曰不能使民无訟一曰恐用刑者有慢易偏私之心故以艱貞戒之如此二說中

周易訂疑

卷四 宣室

六

正誼堂

四又皆用得何獨九四不如程傳就本爻上戒其不足為切

六五強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本義強乾肉云

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強六五以柔強以剛強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強者人君不忍之仁也

訂疑此說亦似好聽然六二六三亦以柔強何也

說統天子以好生為德故貴柔而太柔則又流于姑息五正所謂柔得中而上行者以此用刑即難治之獄其情无不輸服故曰強乾肉得黃金然獄成而獻之天子无更生之望矣故必特

之以貞罪即與法相應而常若有未悉之情懷上危懼合之以厲乃无咎貞所謂不拘左右不主先入不任喜怒是也

訂疑二之強膚本義以為六二中正故所治如強膚之場三之強脂遇毒本義以為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為強脂遇毒之象則四之強乾肺五之強乾肉其難于二者豈非以四亦不中不正五雖中而亦不正乎但四以剛居柔五柔得中而上行又為用刑之主故爻辭以乾肺乾肉見其所強之難與三畧同而一得金矢一得黃金視遇毒者則遠甚蓋先取其長而後戒其所短故曰利艱貞吉曰貞厲无咎也

周易訂疑

卷四 宣室

无

正誼堂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蒙引得當也○不可作位得中說○若說是位得中則聖人當以解得黃金不宜以解貞厲无咎矣蓋必貞厲以處之然後治獄得當而人服之也

沈蛟門曰象傳言五不當位此曰得當者何謂五本不當惟以貞厲自持亦得當矣

訂疑程傳于四之未光曰戒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愚于六五亦曰戒以貞厲亦其所不足也○不正故也○故象傳既嫌其不當位矣而象傳反曰得當者明其必戒之以貞

厲乃得當爾

上九何校滅耳凶

本義過極之陽云。○雲峯胡氏曰。本義于初曰過小。于上則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于惡。初能改過。是止惡于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于終。故直曰凶矣。

紫引惡極。自我作惡。而言罪大。自人加我以罪而言。自有別問。若過極之陰。能免惡極罪大乎。曰。過極之陰。只是柔暗之甚。不足振發而已。陽過而極。則是負固怙終。聞言不信者。故至于惡極罪大處。訂疑此不必論其陰陽。只是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

周易訂疑

卷四 噬嗑

十

正誼堂

初在卦始。故罪過小。上在卦終。故惡極罪大。耳。若以陰陽論。發明夾火。豈小過肯是過極之象。亦不免惡極罪大也。○何校。取在上之象。孰何。猶如執是也。非專為耳設也。滅耳。剝耳。刑形亦取在上之象。所以罪其不聽也。可見覆校何校。與滅趾滅耳。自是二事。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吳因之曰。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利用獄之意。

三三 離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程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進也。訂疑以

理言之。不取卦中之義。小利有攸往。未見分曉。不知小利于進。謂人可小利于行乎。抑文飾之道。可小。加增乎。○杜光本曰。賁卦辭。程傳以序卦傳為據。本義以系傳為據。而更以己意補之。然如程傳。只切得賁字。于賁卦无涉。必如本義。方切賁卦也。雲峯胡氏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之道。所以能亨。訂疑是說亨即利有攸往。然不過小利有攸往而已。何者。本為大文為小也。賁為文。故小利有攸往。○此申明程傳之義。亦未見分曉。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二

正誼堂

蓋其意通亨與小利有攸往作一意言之。言其所謂亨者。亦不過小亨而已。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乾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訂疑當有自節來者。柔之。○此只以剛柔交錯言之。而有二義。以一人言。則文質連用之謂也。以兩人言。則互相資益之謂也。洪範人用三德。亦無此二義。況潛剛克。高明柔克。以一人言也。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以二人言也。以二人言。六二九三是也。以一人言。五上是也。○紫引又有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為柔來文剛。如

君之從臣父之從子夫之從婦為剛上文柔之說此似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意又一義也愚謂此只好于文明以止人文也處言之為切

本義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

蒙引文明而各得其分若曰各得其分即所以為文明則艮止即是離明矣不可也須是說君子之煥然有文處為文明而又于中間君臣各止其所當止乃為各得其分也在人事如君與臣傑然有文以相接也而君得君之分臣得臣之分父子之類皆然文明合說也各得其分分說也其實各得其分正所以為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三

正誼堂

文也此卦本只是文之義○潛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此說亦明白但以文字通蓋文與止二字非本育耳如文明以健之類非一唯彖傳人文也文字是藝文明以止言文明固是文各得其分亦文也

本義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

蒙引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者蓋本身既足剛了又得陰來為之助且內文明則能灼于物情而達于事

理皆亨道也故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者蓋父為子綱

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當用夫柔也今剛上文柔則是剛反主于柔而為柔之助矣且艮止于外雖不失于妄動而不足于變通是皆不能以大有為也故小利有攸往但剛上文柔雖未足取亦未是惡况艮止于外雖不能為有亦僅可有守故得小利有攸往若是惡德則連小利亦不可得矣訂疑彖傳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只彈說未嘗指定何辭然剛柔交錯天文也之義央卦三綱相文之謂也若在文明以止處言也却說得去○本義占者以其柔來文剛以其剛上文柔而以其字重看以謂占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三

正誼堂

本義前云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不云離明于內艮止于外此分明不同不可牽合賁之卦名卦辭皆取卦變卦德但所取卦變之義同而所取卦德之義不同所謂文明而各得其分者初不分內外至下文離明于內艮止于外則分明不可比而同且艮止于外豈所謂各得其分者乎訂疑文明而各得其分與離明于內而艮止于外固不同即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卦名與卦辭取義亦自不同也卦名本是合說為義所謂剛柔交錯是也卦辭則各自開說為義便有賓主之分矣

恭義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廟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于文也訂疑此專以理言之全不用卦變柔來文剛之說亦如程傳釋亨字之義然尚以質字放在本文之外而以文字代質字猶序卦所云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資資者飾也致飾然後亨云爾猶未嘗如世人以剛柔分質文也

說統舊說專取剛柔交錯之義以剛柔分文質者剛之體一而實柔之體二而虛也資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卦變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得其宜矣又雖明則達于時宜故亨剛上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四

正誼堂

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宜矣又艮則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哉蓋禮行于文質之適均而病于虛文之徒勝質達于明哲之變通而沮于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小有利利者明其大元所利也

梁山來氏曰小利有攸往亦為亨但亨之不大耳訂疑本義占者以其柔來云故為亨以其剛上云故小利有攸往蓋各以其德為應非所謂亨者但小利有攸往作一意串說也本義如以故為亨作則亨故小利有攸往作則小利有攸往語氣便明矣

易曰賁亨

本義亨字疑衍

訂疑亨字衍之是也然賁下必有缺文蓋釋卦名義之語也名卦之義象傳既无明文註疏程傳但取象傳釋卦辭者以解之至本義乃以卦變卦德釋之是也按卷首序例卦變圖說云象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今據隨賁无妄恒升象傳皆以卦變釋卦名義則卦變雖作畫卦之本指而實亦召卦之本指矣否則卦之名非伏羲先天之易矣又不然則伏羲畫卦之時即為後天之易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金

正誼堂

矣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東坡易傳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胡仲虎曰柔來文剛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繼則陰為陽之助而明于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于外是皆質為主而柔傳以陰為小者此也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訂疑指下繫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而言也而其最著者賁之象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

蒙引賁之一字有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之義此朱子之易又有文明以止之義在內及彖傳孔子只以卦變釋卦辭了訂疑彖傳有天人文之說故彖辭本義以卦變卦德合言之以釋卦名也彖傳止以卦變釋卦辭而彖辭本義並以卦德釋卦辭此朱子之易也

天文也

註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文之文也

傳此承止文言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

本義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云云○蒙引剛柔之交自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六

正誼堂

然之象故曰天文不是把自然二字當天字以天文出于自然也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亘古亘今自然是如此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若文明以止是人所成况亦有不然者唯天文則无一息之或與也故論自然之文莫之能尚焉

訂疑剛柔之交自然之象其文法如中庸章句誠者真實无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蒙引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云云如字最要須陰陽相錯六十四卦除乾坤兩純卦其餘皆陰陽相錯者也皆自然之象也獨于賁卦言之者以此卦

取文飾之義故特言之邵子以六十四卦圖為天文亦此意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此一卦六位之天

文也○八卦相錯起震而歷離兌以至干乾自巽而歷坎艮以至干坤此圖國八卦之天文也起復而歷臨泰大壯夬以至干乾自姤而歷遯否觀剝以至干坤此圖國六十四卦之天文也雷動風散雨潤日恒艮止兌說乾君坤藏自中而起兩上相對舉者橫圖八卦之天文也起益而既濟而損而至于泰起恒而未濟而咸而至于否者亦自中而起兩上相對舉者橫圖六十四卦之天文也出震齊巽以至成言乎艮此後天八卦圖國之天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六

正誼堂

文也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以至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者朱子卦變圖之天文也易學啟蒙所演卦變圖自乾姤以至干坤自坤復以至干乾反覆對觀則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四千九十六卦者朱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文也朱子有見于此而以兩言括之蓋通指易卦而言而賁之剛柔之交在其中矣凡此等處不從源頭處說上說來而但勉強附會以就其說則得于此者必失于彼矣如東坡謂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其想頭亦好

但又曰其最著者貴之象也則出于勉張附會矣
文明以止人文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雲華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
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紫引系來文剛而句本是釋卦辭而因見有天文之象故言天
文也一句初非釋卦辭也文明以上人文也九難說是釋卦辭
只是又以卦德言之不可依前本義分辭辭字小利有攸
往意故本義云又以卦德言之此正是前本義所謂有文明而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六

正誼堂

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貴者說歸卦名不歸卦辭此又安得以為
中釋卦辭耶○文明以止且說出人道至人文也句方發揮
出人道之文明以止意為當

訂疑止謂各得其分此即大學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

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孟子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之類之意

紫引剛柔之交卦變也而天之文亦剛柔之交也故曰天文也

文明以止卦德也而人之文亦文明以止也故曰人文也○天
文也人文也此兩句只按着卦變卦德說為是且方起得下文

極言意不然天文便是時變了人文則天下已化成了又何用
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乎天文觀乎人文
謂只就卦中之天文人文以觀之也大抵天文人文孔子意在
起下文故本義于卦名卦辭皆有所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
時變亦不過一剛一柔之相錯而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謂
天下之人皆文明以止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本義極言貴道之大也

潛齋胡氏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允

正誼堂

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道以禮樂風以
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于天下訂疑此以天文人文
就造化人事說非也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之類皆就造
化人事之現成者說无功夫故觀其所感所聚之類亦只就造
化人事上觀之以極言感通恒久之理也今觀乎天文人文以
察時變以化成天下察與化成皆是法易做事故成恒等自是
觀造化人事此處自當作觀貴之卦變卦德也
紫引觀貴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觀貴之人文則用之以化

成天下故本義云極言貴道之大也然在貴之剛柔交錯即在
天之日月寒暑之交錯也在貴之文明以止即在人之君臣
臣父之子之類也故即日之曰天文人文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焰廣類皆被
其光明為賁飾之象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
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于折獄也訂疑敢字用疏說近多從
之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
也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平

正誼堂

陳明卿曰賁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訂疑此
亦有病若折獄則專用情實耳恃其明而加飾焉非情矣故古
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假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
獄之敝未有不起于文史稱蕭何為吏曰文无害曾子告陽膚
曰得其情君子察于情與文之間于治道思過半矣訂疑陳氏
亦用程傳之說時以其新奇而多從之不如本義平正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云云朱子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
事但爭民與離之在內外訂疑不如上下故其說相反
崇引明庶政无敢折獄只就明不及遠之象說本義山下有火

明不及遠兩句俱為下二句設不為山下有火賁設也山下有
火只取文明之象

飛航講意庶政如錢穀賦役簿書爭聞之類明者考稽出入簡
稽均平聽治之謂也

訂疑本義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此二句當作衍文大
象之例只取卦象无取卦德者杜光本曰本義言山下有火
明不及遠而推原于內離明而外艮止蓋示明不及遠之義使
學者易知耳與臨大象本義同然以其言象又言德有類乎一
象兩義不合大象之例故訂疑衍之而郭青螺直刪之則東坡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九二

正誼堂

易傳云明庶政明也無敢折獄止也舍卦象而單言卦德豈可
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註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于无位棄于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
志者也

程傳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在无位之
地无所施于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守節處義君子之賁
也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賁君子所賁以車徒為言者因
趾與行為義也訂疑程傳以在下取趾之義以趾取行之義故

曰。飾其所行。其實貴趾。即後步而行也。飾其所行之說。元本
泰。義古之。怡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元罪以當責。
无辱以為榮。豈非舍車而徒之義歟。
蒙引。剛德則所守者。固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出處之分
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是有以自責于下也。故象云。下句申
上句均為象也。
訂疑。責之時。紛華靡麗之世也。出見世俗而說。入聞道德而說。
賢者不免交戰。初九乃能如此。可謂尊德樂義得已而不自失
者矣。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七

正誼堂

又按初九陽剛而居正。六四柔順而居正。陰陽正應。何乃取象
如此。蓋賁以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為義。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
二上而文三。是二與三相賁也。故二責其須。而三責如需如也。
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是五與上相賁也。故五束
帛義。而有喜上白賁无咎而得志也。初與四雖陰陽正應。于
卦變上无剛柔往來之義。故獨不得其賁。初則自責其趾。而四
猶賁如也。
又按古字賁走之賁。賁飾之賁。常通用。故虎賁之賁。賁軍之賁。
皆作賁。而孟賁之賁。亦因奔。故賁卦諸爻。多取往來奔走之義。

初之賁趾。四之翰如。五之賁于丘園。皆往來之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訂疑。言義見非徒隱者流。

六二責其須。

註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云。訂疑。從註。

輔氏曰。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道。典事立業。則與人共功。

去疑須。古積字。毛在順曰。積三居上有順象。二居下有積象。二

附三動有積附順而動之象。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七

正誼堂

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九三賁如。需如。未貞吉。

程傳。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未貞正。訂疑

本義。取之而辭未貞。不同。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未貞則吉。三

與四相賁。又下賁于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賁之盛也。未貞

取常義。勝本義。與象傳合。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云。○節齋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

坎象。故曰需如。○雲峯胡氏曰。五坎有需義。亦有陷義。既未濟

需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求其貞。則二陰于我。

為潤澤之需我于彼不為隔溺之需矣

童溪王氏曰剛柔相資相與潤色以成文此所以貴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資不失正道則為吉矣訂疑以上俱申本義

訂疑有以二四為奔走服役之人者固非有謂九三與二四為文質相資者亦非

象曰未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註永保其貞物莫之陵訂疑意未明

節齋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而需如終終莫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九

正諫堂

之陵侮而至于隔溺也訂疑此以隔溺解陵字與本義異

羅葵正曰陵生于狎三能永貞二陰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上陵下卑陵尊相比而至于相資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也訂疑此以終莫之陵解吉字以為永貞之效

訂疑註蔡氏羅氏皆以莫之陵解吉字愚以程傳雖乎常之義推之終莫之陵只解永貞二字之義也言三與二陰久處而相敬不肯恃已之剛因二四之柔而相狎侮也書曰盛德不狎侮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剛以盡其力二四柔正之君子也九三以剛正之君子與之相資始終于敬不至相資所謂

終莫之陵而未貞也獻子之友德晏子之父敬庶幾近之近有作陵遲之陵指文治言真賢說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資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資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曰翰如訂疑以上本義從之匪為九三之寇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

本義四與初相資者云○訂疑翰如本義從程傳訓疾鄭玄曰白也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翰杜光本曰本義人白則馬亦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九

正諫堂

白其每世每傳以為笑今細釋之真不能為皤翁解也○又言白馬而鄭據檀弓訓翰為白有重複之病不如程朱訓疾為長

訂疑初四不得相資之義愚說見初爻○又按初九以自資為義而不復求四四必求初者何也初陽四陰陽可不求陰陰必得陽乃可自立陽之資陰常緩陰之資陽常急也乎屯之初四及賁之初四與頤鼎之初四見之蒙之二五亦然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元也

疏以其當位得與初為應但礙于三故遲疑也訂疑疏意儘好而語氣欠安六四當位賢人也九三剛正亦賢

人也。而賢豈有相庇之理。但三四地勢相比。故三意四之與已。而求之。故與初相應。為所得。疑之為言。礙也。易中疑字多。訓礙字。坤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小畜上九有所疑也。升九三有所疑也。兌初九行未疑也。皆當訓礙字。今既既云礙于三。又曰故遲疑也。是一字作兩解矣。且四往求初。心如飛翰之疾。何遲疑之有。

程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可疑也。訂疑當位與他卦他爻之當位不當位當字。皆去聲。今云所當之位可疑。則不成義理矣。本義從之何也。雖九三冠仇所隔。未得親于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六

正誼堂

嬌嬌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以无尤為得合。亦未必。聖人只論理。即不得合。亦于心无憾。人何得尤之。本義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訂疑守正不與。是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義。不如依王臣寒寒終无尤也之例。云雖不得合。亦无尤。論理之是非。與心之安否耳。非論利害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本義六五柔中。云。朱子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丘園為農畝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故得終吉。○稿說

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訂疑既曰。諸儒以此又為賁飾丘園之士。止又象无待士之文。此蓋皆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束帛聘召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愚按孔疏已破舊說。而朱子本義已取其意矣。小註何又云。

訂疑按二與三賁。五與上賁。此卦所取名之義。又辭除初以下无賁。上九以在卦之上為賁極。反本而二三六五仍用名卦之義。而為辭。故二之賁須指九三也。九三之需如指六二也。五之丘園不指上九而誰指乎。艮為山。為果。故有丘園之象。又順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六

正誼堂

六二本義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此何獨不指上九乎。杜光本曰。程傳束帛戔戔之說。朱子駁之極。是以丘園指上九則當從。蓋丘園山林鄙野之地。對國都而言。五比上九為賁于丘園之象。束帛薄物。其實于丘園也。但用束帛以將誠意而已。正猶二簋之用享享乃利用禴禴酒二簋納約自牖。但取誠心不尚煩文。如國都之中王公大人。士大夫之尚華備物。徒侈多儀也。然當賁之時。舉世皆尚華奢。而獨崇儉朴。誠有似于郊外之野人。自世俗觀之。疑為鄙吝。然質誠相與。猶大勝于虛拘而无實者。世道人心終必賴之。故曰終吉。○又或問朱子曰。賁三陰皆受

資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教本尚實也。愚謂孔子曰：禮云：云玉帛云乎哉？東帛正玉帛之類也。所以將恭敬者凡與人交際必先期幣帛以符之。如婚禮之納幣、卿士大夫之幣、交士人之執幣、國君聘賢之饋幣、賓客燕享之承筐、郊勞迎送之贈賄、其用東帛之處指不勝屈。五之東帛即丘園相賁時所用之物也。安在交際之間獨无教本尚實之義？昔晏札有縞帶之遺、負羈有縶縶之餽、亦丘園東帛之風也。

本義以資于丘園為教本尚實得賁之道之象。以東帛為賁之象。陰性各畜之象。夫丘園東帛本一事而本義誤分作二象。既以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六

正義

為得賁之道。又以為陰性各畜。蓋因下文各與終吉之占故于此豫分以為下文張本也。
蒙引：儉于自奉而豐于神人。豈儉乃為適宜故賁于丘園儉于自奉可矣。東帛變上祭以儉施之吝也。訂疑此論亦好。但以上句為自奉下句為待人則非。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註：處飾之終。飾極反素。本義賁極反本。云：訂疑善補過者從繫辭傳无咎者善補過。

也。而吉也。上賁極也。而以剛居之。能反本也。卦變上本素也。剛自五上而文之。皆補過之義也。以一人言之。似前後兩贊人也。此本義之意也。

蒙引：此承文勝之敝而矯枉之道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其問而有卑儉寧戚之說。亦取白賁之義。訂疑：若補過之說則與象傳得志也說不去。得志者乃出于其心之所願。非先文勝而後能救之以質也。若依蒙引矯枉之說是見世之文勝而故獨就于質以矯世之偏者。又恐蹈棘子之失。與伯子之簡亦不能无咎也。○又白賁者无賁也。與矯如何。

周易訂疑

卷四 賁卦

六

正義

異而獨曰无咎。象傳又曰上得志乎。曰四之矯如以兩人相賁而言也。上之白賁所謂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也。故爻曰无咎。象傳曰得志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朱子曰：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蒙引：此非定說也。與本義不合。本義已定為賁極反本復于无色矣。如何又謂之。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耶。○訂疑：朱子此說似與子厚所解素以為絢兮之意說得成自然。又不似本文語氣。蒙引：白賁无咎乃上之得志也。在他人則皆以賁飾乃得志耳。

○蓋厭文之弊而反之質者亦上之素志也○前乎此者唯晉以
實為得志耳○今乃以白賁為得志○氣味迥遠矣○訂疑索引此二
條是兩說○先一條是他人皆文上獨覺後一條是前此尚從俗
今乃能反本○後一條是本義補過之說○
訂疑愚謂卦三陽三陰○陽質陰文○初三以陽居陽是質○勝文也
二四以陰居陰是文○勝質也○五以陰居陽是文○勝而救之以質
也○上以陽居陰是本質原好而後又加之以文○采所謂其受和
白受采也○故曰得志○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百

正誼堂

剝不利有攸往

程傳陰始自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群陰消剝于陽○故為剝也○
衆小人消剝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惟當要言晦迹○隨時消
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云○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程傳柔長而剛變也○憂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
于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陽剛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云○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
也○

疏○君子通達物理○貴尚消息盈虛○在消之時○行消道也○在息之
時○行息道也○在盈之時○行盈道也○在虛之時○行虛道也○若值消
虛之時○存身避害○危行言遜也○若值盈息之時○極言直諫○建事
立功也○天行○謂逐時消息盈虛○乃天道之所行也○春夏始生之
時○天氣盛大○秋冬嚴殺之時○天氣消滅○故云天行也○
程傳陰○小人之道○方長而消剝于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
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重

正誼堂

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
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
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建安丘氏曰○剝之柔變剛○言小人長○則復之剛反為君子長○可
知矣○又曰○剝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所以憂小人之進○後利
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所以喜君子之來○
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于剝獨言之者○為處變
君子言之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始者陽之
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于

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訂疑不止。卦畫是象。卦畫只說得卦體。其卦德。卦象。卦變。皆卦中所具之象。皆當觀之。六十四卦皆然。不獨剝也。繫辭傳曰。聖人設卦觀象而繫辭焉。此以作易之聖人言也。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居則觀其象。此平日之觀象也。曰。動則觀其變。此占易時之觀象也。皆以學易之君子言也。在此卦則順而止之。是剝卦德之象也。君子觀之。則不利有往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尚猶尚象之尚。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謂也。亦六十四卦皆然。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重

正蘊堂

隆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天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不利之時。而不至于嗟憂戚。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慎群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黃尾之毒。其受其摧剝靡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訂疑此段有三義。小人盛長之時。弱者必嗟憂戚。此徒自苦爾。无益也。君子樂天知命。不為徒憂也。或不能永貞而變其所守。是亦小人之歸也。君子國无道至死不變。不為易守也。張者憤念以取禍。君子則危行言遜。或儉德避難。无道免于刑戮也。至于待時之復。猶是第二層。

梁山來氏曰。消息者。盈虛之方。始盈虛者。消息之已成。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訂疑謂安下之宅。

程傳民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着于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君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訂疑以附為傾地。杜光本曰。程傳以附為傾附。蓋取剝義。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重

正蘊堂

訂疑依程傳。山託于地。君託于民。今也剝地以為山。山愈高。則地愈虛。故未幾而山傾附于地矣。如剝民以奉上。上益富。則民益貧。故未幾而民散君危矣。知此者必厚下。下厚則上安。如地惟厚。故能載山而不重也。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于地。唯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所謂本固邦寧也。訂疑以附為託。杜光本曰。朱子以附為託。附不取剝義。

梁山來氏曰。上者。居民之上。一陽在上之象也。厚下者。厚民之

生○省刑○罰○薄稅○微之類也○宅者○上所居之位○因艮體一陽覆情○于上有宅舍之象○故以宅言之○上九亦以虛言○以有虛之象也○厚下安宅者○言厚下而不剝下○所以自安其宅也○

訂疑○厚下者○取坤厚之象○中庸今夫地○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又山附于地○此于剝義○无所取○特以起君托于民之義○爾此如雷○雷聲○特以起明罰勅法之義○雷電皆至○豈特以起折獄致刑之義○與盛虛豐之義○皆无所取也○又大象傳○有正而配之者○復是也○有反而治之者○剝是也○可以類推○魏文侯時○租賦倍增于前○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高 正誼堂 課多也○夫貪其租賦○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毛无所傳○此言得厚下安宅之理○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本義○剝自下起○云○

訂疑○註傳本義○皆未明言凶○是君子是小人○獨六二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君子當之則凶○抑或小人亦自為凶○朱子曰○自古小人蔑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象只是說君子凶也○崇引今雖未至蔑貞○然其勢必至于蔑貞也○此凶字○可以六四凶字○照看○一說是小人蔑貞而凶也○此恐至小人剝虛方發之○

訂疑○所引一說○雲峯胡氏說也○

訂疑○六四象傳○切近災也○知是凶○就君子言○

崇引○牀有二○陳元龍自卧大牀○而坐客于下○李林甫一夕屢徙其牀○及帝應物詩○風雨對牀眠之類○則似是卧牀矣○如謝萬據胡牀○管寧坐蓐牀○楊素撫牀謂李靖曰○卿將當坐此牀之類○則只是坐牀也○今人不知古○往往只指卧牀為牀○不知剝牀之牀○謂之坐牀○亦可也○牀便有足有辨○亦有貼其膚處○訂疑○古者几案亦謂之牀○故筮儀云○置牀于室中央○又有琴牀書牀○亦不止坐卧者名牀也○唯若此卦○則是坐牀○或卧牀爾○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高 正誼堂 梁山來氏曰○一陽在上○三陰列下○有宅象○虛象○牀象○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梁山來氏曰○以滅下○則漸而上矣○見其端甚微○知其必有蔑貞之禍○訂疑○滅字○解剝字○下字○解足字○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註○辨者○足之上也○程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本義○牀幹也○進而上矣○訂疑○註云○足之上○傳云○分隔上下者○本義云○牀幹也○愚謂○幹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今以釋辨字○則辨乃牀足之上立木○

俗名牀腿是也。傳云分隔上下者則似牀之鋪條矣。愚謂鋪條者牀之膚也。以坐牀言分隔上下者亦牀面也。不如足之上解得分明。

楊誠齋曰。辨牀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疏言無人助之也。程傳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本義言未盛大。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真

正誼堂

楊止庵曰。剛柔相比應曰與。未有與者未有君子與之。无以止柔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以止其進。猶有忌憚而不敢肆。

訂疑疏言无人與助之。本義從之而異其辭曰。言未盛大。夫下之五陰承柔比應。皆二之黨。何云无與助乎。二陰浸長。陽已當遜。何云未盛大乎。是疏與本義之說非也。傳言君子若有與則可以勝小人。遯四陽在上。五居上卦之中。而與二應。可謂有與矣。而不能制二陰之進。亦且奉身而遜焉。陰既得時用事。君子即有與亦將如之何。誠此程傳之說非也。楊止庵之說則又迂。

甚而不可為訓。世有小人方長而聽君子之教。止哉。抑豈有君子之能勸止小人者哉。又豈有從非小人而身匪人之君子哉。蓋程子見夫平勃之交。歡足刺諸呂。楊氏見夫狄仁傑之與二張。武三思共事武后。而云然也。夫平勃當諸呂用事。憂懼不知所出。方且嚥唾嚔嚔。而以事婦人。向非陸生之謀。二人且不知死所矣。又產祿奴才也。故幸而免也。狄公之與張武共事女主。幸有武后諒其无他。然且幾不免于虎口矣。明朝正德間。劉瑾擅政。張綏以焦芳揚一清薦。瑾以為吏部尚書。綏勸瑾禁止天下諸司饋送禮物。剝削之禍一時少息。綏又言于瑾。公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真

正誼堂

左右用事。多端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故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或謂官者惟瑾疎同類。皆緣教之。寧憂之變。緣又薦揚一清。討平之後。瑾伏誅。緣亦下獄死。仍暴其屍。家屬流嶺南。此豈非止庵所謂小人為害。有一君子與之以止其進者耶。大抵君子之與小人。猶水火之不可同局。焉有君子而小人之黨者乎。愚謂未有與之與。乃韓信易與之與。言其勢益盛。莫之能制。爾六三剝之无咎。註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于剝。可以无咎。訂疑本義從之。○古本周易多无之字。陸德明釋文云。一本作剝之无。

各非故注云雖處于靜可以无咎

程傳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于正
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訂疑程傳蓋從今本有之字故云

本義衆陰方剝陽云訂疑從王註依古本无之字

雲峯胡氏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
不許言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復者
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言許之可也剝者小人之事小人
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蒙引去其黨而從正是背去之非謂能除去之也只是不從其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夏

正誼堂

所為而已

梁山來氏曰剝以近陽者為善應陽者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
故无不利應陽者此爻是也故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疏上下群陰皆惡剝陽也已獨能遠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所
以无咎也

程傳與其同類相失于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註牀既剝盡以及人身

程傳剝于牀足漸至于膚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
不言賢貞而直言凶也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除禍切身云

白雲郭氏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

臨川吳氏曰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
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人之肌膚也
訂疑足辨皆就牀說不合膚獨就人身說而不就牀說也是膚
必與足辨為類者以其切近人之肌膚而又軟柔如膚故云膚
也若以人之肌膚言則是災傷已及人身象傳不宜言切近矣

周易訂疑

卷四 剝卦

夏

正誼堂

杜光本曰象言云膚者牀之膚蓋蓋薦席處近身之處也確矣
而京房本作簋謂祭器與牀何涉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義林此趙高蔽主五侯擅命林甫作相虛托信用之日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程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

開小人遷善之門

本義五為衆陰之長云

進齋徐氏曰六五群陰之長總率群陰順序以聽于陽有右紀

以宮人備數進御于君之象

平庵項氏曰六五君位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為宮人之主五統群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于王而獲寵愛之象

訂疑天子后一夫人二嬪九世婦二十七女御八十一其當夕也各有次序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按禮注云天子御妻八十一人九人旅進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亦九人旅進當三夕嬪

周易新義

卷四別卦

革

正義

婦九人當一夕三夫人尊當一夕皇后至尊專一夕凡十五日而備

杜光本曰貫魚二字程傳及徐進齋取統率順序兩義本義及吳臨川只取統率一義不如蕪而義說為詳盡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恭哉后妃之道在于不妒忌而率嬪御以奉其君五以宮人受

寵于君如魚貫之有序何不利之有

象旨終謂上九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剥廬

程傳諸陽消利已盡獨有上九一陽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

將見復生之理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與也在卦亦群陰宗陽為共戴之象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訂疑本義從之本義一陽在上云云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得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于下則是君子之得與也然小人雖戴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剥之則是自剥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獲其廬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七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廬也且看

周易新義

卷四別卦

革

正義

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時國被累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于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云云

呂東萊云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李林甫得志于天寶而四海鼎沸林甫亦剖棺斲屍矣蔡京得志于崇寧而二帝北狩京等亦家无處所矣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衆引君子既得與則衆陰不以小人稱矣故曰民所載也只據得與說道理梁山來氏曰載字從與字上來

訂疑君子一陽在上之象坤為大與下五陰民之象也小人衆

陰之象下五陰分開如屋壁一陽在上如棟宇有虛之象一陽在上五陰從下載之是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得此又是一奇又變為偶如剝其棟宇止哥四壁无以蔽風雨故曰終不可用

卷之四終

周易訂疑

卷之四終

五

上上上

周易訂疑卷之五

樂陵董養性選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齋朋李較正

上下

復亨出入元疾朋來元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程傳為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于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復亨既復則亨也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元疾謂微陽生長元害之者也訂疑初前五陰如索之大塗大壯之陽此升三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一

正誼堂

之升虛邑也故曰元疾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于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于鼻息之間見之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虧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隨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

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闢便是易一闢一闢謂之變。

本義云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滿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又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于七日。當得來復。朱子曰。自交通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二

正誼堂

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元驟生之理。如冬至前一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又曰。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又曰。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終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于六層之中也。

既序七日來復。諸家並云。七日當作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而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註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陽氣已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註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

既觀註之意。陽氣從剝盡之後。至于復反。凡經七日。其註分明。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三

正誼堂

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又臨卦亦是陽長。而云八月。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註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但于文畧省。不復具言。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又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又

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訂疑四十二當作四百二十卦別各稱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及復者。則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後。復而向上也。

訂疑卦氣起中孚。離坎震兌。各主一方之說。于理既不可曉。而餘卦主一日七分之說。亦附會不來。蓋三百六十當稱之日。不言五日四分日之一者。舉成數也。以其所餘之日甚少。故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四

正誼堂

畧而不言。但舉成數耳。今以八十分日之七分當一日。元此理也。總之緯書牽合附會。東漢以後盛行。故孔氏猶取鄭玄之說。朱子甚病緯書之亂經。故絕口不道。至明朝永樂間。命諸儒臣纂脩四書大全。尤嚴屏緯書。故子嘗謂此廓清之功。與程朱等雲峯胡氏曰。本義于剝之碩果不食。曰剝未盡而能復生。至此則曰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蓋陽元損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元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訂疑胡氏論先天卦序則是。其論後天卦序。則附會之巧者耳。

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為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于下也。杜光本曰。冬至之後。當作冬至之日。

訂疑本義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則復。然復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合之大全。朱子小註。總謂剝之陽。剝于九月之霜降。而盡于十月之小雪。復之陽。生于十月之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也。朱子演邵子程子之說如此。則陽不生。于子之半。而生于亥之半。凡謂冬至一陽生者。乃冬至一陽成也。但物之微。莫微于初生之時。本義謂冬至一陽成。而又以安靜以養微陽。解大象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五

正誼堂

是陽之初生。猶未為微。而陽之始成。乃為微矣。陽之初生。不必安靜以養之。而陽之始成。乃當安靜以養之。安且先冬至三日。懸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以女功接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此常日增一線之功。而小雪以迄冬至之前。則炭不能偏重。而日晷日短一日耳。又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而用管候氣者。灰飛不與皆冬至。陽生之明效大驗也。況陰不極則陽不生。以始至復作六畫分之。從夏至五月中。至冬至十一月。中六畫之陰。方全而陰極。于上則小雪。以迄冬至前一日。一畫之陽。猶未剝盡。而陰

猶未極于上也。陰未極于上。陽何由復生于下。朱子謂陽元陽生之理。故以小雪為陽已生三十分之一。愚按朱子以一月作三十分細分之。謂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只可明陽不驟成耳。若以此明陽不驟生。則陽生于冬至為驟生。于小雪亦為驟矣。生于小雪為不驟。生于冬至亦為不驟。此朱子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之說。不敢斷以為然。而吳卓虛所謂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為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于下。大全采之。梅鶯易瑩主之。良是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六

正誼堂

邦在家與繫辭傳利用出入之出入。同只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也。訂疑此本義之意。破程傳之說。○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期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此亦本義之意。以破孔氏說。○此只是人事出行之占。亦本義七日者。可占來復之期之說。

杜光本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蔡節齋云。猶詩所謂一日之。日二之日。乃定解也。

系曰復亨剛反

程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

而亨通。

本義剛反則亨。訂疑本義與程傳同。○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字。而亨字之意在其中。訂疑吳說自正當。

建安丘氏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及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訂疑其言剛長則是。其言剛反。謂剝之一剛窮上反下。則非程子辯之詳矣。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七

正誼堂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咎。朋來无咎。

龜山楊氏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眾。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

索引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不可以行字當動字。動而以順行。則无驟進之勢。无過暴之為。故在彼无惡。在此无射已之出入无疾。朋類之來。亦无咎矣。動而以順行。則否九四之不極其剛也。出入无疾。則四之有命无咎。朋來无咎。則四之疇離祉。故臨以說而順剛中。而應之故而利貞。訂疑不如云无亨而夫。

所以貴于央而和也。聖人之心可見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註以天之行反復不過七日。
疏天之陽氣絕滅之後不過七日陽氣復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

杜光本曰註疏謂陽生于既絕一月之後。固屬妄言。朱子謂陽生于冬至一月之前亦非定論。夫冬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六陰極于上一陽生于下。總以冬至之日為準。斯无差忒。而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入

正誼堂

夜半冬至為曆元。殊有見也。

程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朱子曰。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道自然之運也。

訂疑程傳本義通論陰陽循環之理。朱子小註以復卦專以陽復言。

利有攸往剛長也。

程傳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本義以卦體而言云云。○雙湖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至于乾。自不容禦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程傳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程子曰。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有疑程子破註疏之說。若云靜見天地之心。則見天地之心。何不于坤卦言之。而于復卦言之。

朱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閤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此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始可見端倪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九

正誼堂

訂疑說發露出亦非。此時尚未發露出。至三陽也。寅之月草木萌動。方始發露出。又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

化發育之始。天地生上不己之心于此而可見矣。○又曰。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止就動處說。

如元亨利貞。濂溪說利貞處說復字。伊川說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

只一般

本義積陰之下。至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朱子曰。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入井之時。此心只是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可見。又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訂疑。常人靜極而動。也有善惡兩端。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是好底動。一念靜中有動。動在色欲上。是不好底動。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十

正誼堂

紫引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此只承惡極而善說。其靜極而動。雖聖人亦然。靜極而動。自其不可相无者言。惡極而善。則自淑慝之分而言。本義此復善惡之復。蓋豫為六爻之義。張本也。訂疑。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成息。而至此乃復可見。此釋象傳本義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此發明象傳言外意。又按孔子象傳釋卦辭。畢多以己意別加推廣。而贊其道之大。或于先聖所憂患之卦。亦嘆而美之。然必先著其所以可贊之迹。而後贊之。如豫如觀如賁之類是也。其下著其事。而徒加贊美之辭者。有缺文也。此卦但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而上不著其事。亦有缺文也。

本義程子論之詳矣。訂疑此指程傳及語錄。又曰。邵子之詩亦曰。云。雲峯胡氏曰。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識得元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藏來。學者有得于此。詩則可以知康節之詩矣。杜尤本曰。朱子此詩方不是小雷。一陽生冬至一陽成矣。故卦辭之本義有病。此詩與邵子詩同元病。

訂疑。朱子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然其動之機。其勢日長。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云。合之邵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十一

正誼堂

子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之意。似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二句。是指冬至言者。則于本義于時為春之說。其早晚差卻一月半。朱子又曰。濂溪就利貞處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亦是。以冬至為資始之元也。紫引。恭義曰。玄酒為祭祀之明水。愚按周禮秋官司烜取水于鑑。以為明水。取火于燧。以為明火。天原發微。律呂聲篇。引玄酒。味方淡。而釋之云。一陽萌于黃鍾。如醞醱元酒。訂疑。宋避國諱。易玄為元。邵子詩之玄酒。自是醞醱之元酒。故云。方淡。方淡者。不終于淡之義也。若明水之玄酒。則始終元

味不必云方淡矣

蒙引大音出老子同異篇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訂疑大如字俗音讀為泰非也

蒙引泰義曰一陽初動萬物未生元聲音氣味之可見如祭祀之明水其氣味至淡薄如清廟之朱絃其音甚希疎愚按以玄酒為明水有據矣以大音為清廟朱絃之音不知何所本希字是鼓瑟希之希恐亦非疎意蓋前音方歇後音欲動而未動也

訂疑鼓瑟希者點鼓瑟已畢其曲已終方將舍瑟候亦言畢夫

周易訂疑

卷五 後卦

十二

正誼堂

子問及而即答之非尚有後音之欲動也作前音方歇後音欲動未動之解似亦未是叩洪鍾者待其從容一音將盡然後再叩不似絲竹細音急管繁絃相需也則前音方歇象前歲歲功方成後音欲動未動象後歲歲功欲起未起也

隆山李氏曰方一陰之生于時為午于節為夏至陰氣之所激宜其為寒也而反熱一陽之生于時為子于節為冬至陽氣之所激宜其為熱也而反寒蓋一陰之氣萌于地下推出陽氣而發見于外故熱一陽之氣萌于地下推出陰氣而發見于外故寒此陰陽之氣自下而上各分為六層而卦之六畫象之非聖

人之私意也訂疑此段大金錄于乾卦本義下小註中今附錄于此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閤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閤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云云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

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閤人于迷途之後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朱子曰然

雲峯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衆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人身上說

周易訂疑

卷五 後卦

十二

正誼堂

訂疑朱子或問又引就人心上說其理更精

建安丘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問宜開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途者也而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狩而后至于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

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雙峯饒氏曰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

蒙引此特以至日言耳月令是月齋戒揜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則又○不止○至日也○朱子引此○以証○大衆○所云○同一○安靜○以養○微陽○之意○又○月令○云○而今○曆官○于是○月有○元數○宜婚○姻之○日○殊○失○先○王○之○意○乃○知○後○世○之○術○多○不○出○于○經○也○經○術○豈○不○正○大○而○周○至○哉○易○鑒○明○也○月○令○之○術○多○不○出○于○經○也○
訂疑○王○志○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席○闢○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令○冬○至○放○囚○俱○同○而○近○世○例○于○冬○至○處○決○大○可○異○矣○
養微陽○要○術○當○不○止○此○三○者○饒○氏○推○廣○之○甚○善○本○義○引○月○令○已○是○示○人○以○推○廣○之○意○矣○正○如○夫○子○答○顏○淵○問○為○邦○舉○四○代○良○法○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古

正誼堂

獨指○爻○時○殷○輅○周○冕○詔○舞○示○顏○子○以○師○古○之○大○意○非○四○代○之○良○法○盡○于○此○也○
蘇軾上皇帝書云○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寮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閤○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至○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

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千○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分○毫○忽○則○和○汾○之○氣○千○之○矣○故○于○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于○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極○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可○以○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又○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于○下○未○可○以○用○也○愚○按○此○書○于○冬○至○陽○生○之○義○潛○龍○勿○用○之○又○有○大○足○以○相○發○明○者○故○倚○錄○之○

初九不遠復元祗悔元吉

訂疑程傳云○祗○宜○音○祗○抵○也○玉篇云○通○也○義○亦○同○元○祗○悔○不○至○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十五

正誼堂

于悔也○坎卦○祗○既○平○謂○至○既○平○也○陸○明○德○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群經音辨○並見衣部○朱子曰○書中祗字○只有這祗字使得別○音○來○只○得○解○微○至○字○又○有○訓○多○為○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也○祗○與○只○同○釋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音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提時支切○陸云提安也○九家本作多字音支○字彙祗音岐○地神又安也○大也从示从氏或以从又音支通也○但○也○孫季昭曰○音岐者○神祗之祗○又訓大○玉篇引易曰○元祗悔是也○音支者○廣韻訓通是也○如詩云○亦祗○以異○揚子曰○茲○咎○也○祗○其○所○以○為○樂○也○歟○陸德明○司馬溫公○並音支○全

杜詩韓詩或書作祇字。从禾从氏。而俗讀曰質。非也。玉篇祇。尸切。廣韻祇。丁尼切。皆注曰。殺始熟也。此字或从示。或从才。或从衣。或从禾。是左畔之異也。或从氏。或从氏。是右畔之異也。或音抵。或音支。或音質。或丁尼切。或作多。或作提。是音聲假借之異也。或訓抵。訓至。訓辭。或訓大。訓安。或訓適。訓只。訓但。或訓地。神按地。祇。其字自應从示。从氏也。辭適只但之義。于經文難解。且其義于衣禾无可取。則此字止應左畔从示。右畔从氏。星之底也。其訓大者。是无大悔。而猶有小悔也。其訓多者。是无多悔。而猶有悔也。于經文无吉之義。不合其訓安者。謂其不安。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上

正誼堂

于悔較大多之義為通。然于文義稍緩。不如音底。訓至者。于經義切合。故程傳本義假作抵。而音抵。訓至也。程傳初剛陽未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夫而後有復。不失何復之有。唯夫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本義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云。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誠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訂疑此以序卦復則不妄。

為說以其理通故錄之。无微特達上句為義通。是又蘇不具。而元吉方是也。

象曰不遠復。以脩身也。

程傳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唯其知不悖。則雖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註得位處中。最比于初。上无陽爻。以分其親。陽為仁行。在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觀仁善。鄭復之休也。訂疑程傳本義從註。朱子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能下之。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上

正誼堂

謂附下于仁者。學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雲華胡氏曰。里仁為美。亦此義歟。訂疑初九。繫辭傳以顏子當之。則六二者。子賤之取友。以成德也。六三。君子而未仁。日月至焉者也。六四。則伯玉平仲之儔也。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飛脫講意下。是使首仰心。唯仁是親也。訂疑六二在初九之上。何以曰下仁。曰卦唯一陽。群陰自宜皆應于初。而二最近。故曰下仁。三稍遠。故曰頗復。四與初正應。故

曰獨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

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廣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

訂疑本義從程傳○雲峯胡氏曰○巽以柔為主○九三剛而不中失之矣○復以剛為主○六三柔而不中失之矣

訂疑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何以能頻復哉○曰與初同體亦有觀摩之益者也○頻復勝迷復遠矣○如子貢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

周易訂疑

卷五復卦

六

正誼堂

見紛華靡麗而亦說二者交戰于心故厲戰勝而肥故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演天下安得盡不遠之復義當恕待其頻復也正所以許善補過耳

訂疑此即中庸以人治人○張子以眾人望人之義

六四中行獨復

註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屢得其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故曰中行獨復也

疏居在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從道而歸故

象云以從道也

杜光本曰○註疏只明中獨而傳義兼言吉凶○夫中行獨復則有吉凶○雖凶亦吉○何用區區以吉凶究竟哉○傳義不及註疏置吉凶不言深得周公繫爻之旨

訂疑本義從程傳

此爻正耻以凡民自待而豪傑自期故違其黨而獨能從善孟子所謂陳良說周公仲尼之道此學于中國者也○本義先入程傳之說故云當此之時陽氣已微未足有為然此卦諸爻論德學非論仕進也○本義此三句直當刪去

周易訂疑

卷五復卦

六

正誼堂

但徇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下應初

故曰獨復

雲峯胡氏曰○泰二六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雲峯胡氏曰○脩身以道脩通以仁○小象曰脩身曰仁○曰道○唯初九當之

訂疑以從道也○猶二言以下仁也○初九有道仁人也○論語曰○就有道而正焉○六四之謂也

有道而正焉六四之謂也

六五敦復无悔

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于復善者也。故无悔。

訂疑本義從程傳。

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復主初陽。五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

中能自厚于復者也。可以无悔。

雲峯胡氏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訂疑成

德之說。從小象得來。

訂疑蒙引紛。全无定解。愚謂中順是資質原好。雖比不得生

安之聖。亦終是清醇分數居多。底人。所謂學知利行者也。湯武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二十

正誼堂

雖也是反之。聖。究竟是剛明一遠底。商之太甲。周之成王。漢

之文帝。是敦復无悔者也。五之无悔。即初之无抵悔也。但初

勉其始。五要其成耳。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

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本義考成也。訂疑從程傳。

訂疑考。即春秋考仲子之宮之考。考不訓省察。而訓成者。釋敦

字之義也。

建安丘氏曰。二。四。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

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資之美歟。

上六迷復凶。有災。責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

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

來。責。已過。由自作。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

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

不能行。既迷于復。何時而可行也。或問伊川言災自外來。責

自內作。是否。朱子曰。看來只一般。

周易訂疑

卷五 復卦

二

正誼堂

訂疑災。天降之災也。責。人加之罪也。春秋肆大責。左氏曰。不以

一責掩大德。皆罪也。用行師之上。傳補一句。无施而不可。不克征

之下。傳補一句。何時而可行。皆好。但以其國。君凶。解得不成文

理。賴本義正之。

本義以猶及也。問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朱子曰。過而能改。

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三

年。猶是有箇限期。到十年。便是无說了。

訂疑十年亦未遽便是不好。但有不克征三字。便是終无指。焉

了。今本舉不克征三字。但以十年二字斷其吉凶。則未必然也。

謂之元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于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于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為妄與邪心也。朱子曰。所謂善。但所謂雖元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然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元邪心。而只是不動處。使非正理矣。訂疑此却是枯稿寂滅之學。別是異端了。此靜之不正也。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此動之不正也。恐不可專以

周易訂疑

卷五 元妄

正

正

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元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訂疑問底。語氣少分曉。有似專一主靜持敬。一有事來。便為所擾。不得主靜。以行吾敬者。而朱子亦未暇及之。朱子元妄。實理自然之謂。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為真實。元妄之謂。此解元妄。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得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妄而必利于貞者。元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示戒深矣。

本義史記作元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朱子曰。元妄本是元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元妄之福是也。問史記作元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訂疑此語太高。欠平正。恐聖人亦不免妄了。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兩字原不同。豈可比而合之。此非定說。元妄望字。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元妄望字也。據諸爻取義。合作元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元妄。六十四卦之爻辭。取卦名而義不同者。多矣。不止元妄諸爻之借為元望也。如大畜

周易訂疑

卷五 元妄

正

正

卦辭借止畜為積蓄。損卦辭借剝損為減省之損。此卦辭之借也。履卦辭借履躡之履為履履。臨卦辭借臨逼之臨為臨臨。臨卦辭借觀示為觀察。解卦辭借解散為解散。此爻辭之借也。他如借履為禮。豫為備為怠。蠱為事。臨為大為典。噬嗑為市合。解為解後之類。此又如引詩者之斷章取義。而不復顧本文之正解者也。何獨于元妄而疑之。元妄六爻。自是周公借元妄為元望耳。又曰。元妄一卦。雖是禍福之來也。元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于正。不可以彼之元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元常也。故曰元

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當即災也訂疑此上二條皆元望之

本義為卦自訟而變云至末○朱子曰元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真正始得若些子不正便有災來

蒙利貞者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匪正有眚者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有眚不利有攸往只是一意訂疑有眚言不利有攸往是出行之占專言之也如何便講作一意

又云元妄占辭只是一正一反貞者所以為元妄不正則妄矣

周易訂疑

卷五 元妄

三

正誼堂

貞則利匪正則有眚而不利矣杜光本曰蒙引此條匪正則有眚而不利下當添有攸往二字始免割裂遺漏之病○卦名之義本元不正卦辭為占者設須用戒之非元妄了却又有不正者若程傳所謂難元利苟不合正理則妄也○訂疑元妄者所存所發純乎天理不雜于人欲即貞也元亨者誠能動物也利貞以下以戒占者非元妄了又有不正如程傳及朱子小註云也

象曰元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元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妄哉

訂疑程傳以首三句皆釋元妄之義本義合名辭而通釋之蓋卦辭本義既以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釋卦名而以動而健剛中而應釋元亨利貞而象傳本義乃又合而釋之者見得卦之所以名元妄者以此三者之善也卦辭之所以為元亨者亦以此三者之善也而此三者又皆貞之義也故又如此通釋之愚謂程傳為是而卦辭本義分釋為不必然也象傳本義尚欠分曉似三者皆釋卦辭而不釋卦名者

本義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當

周易訂疑

卷五 元妄

三

正誼堂

然也其語亦失次序當云卦之善如此皆元妄之義而大亨以正之道乃天命之自然也其在占者則為人道之當然其匪正者或內主于柔而人心用事或不能動或動而不健或非剛中或剛中而元應皆非元妄之義而不正即非天命之自然矣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蒙引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剛在內也以剛在內心之實也○大凡誠以心言○本義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剛德在內不妄也又為震主震為動是動而不妄者也動而不妄則凡言必有物行必有恒惟其實而已○本義動而不妄者也動字屬又為震

主一句。不妄字。屬九自二來而居于初一句。彖傳只用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便該得又為震主意。訂疑本義又為震主動而不去二句。當刪之以動而健句在下。不宜即于上句。錄說出動字。不妄字。使動而健句。反似援也。動而健。動固是好。動而又健。則是能勇于義。而不牽于私。勇于義而不牽于私。固是但健字。有不間斷之義。大抵世上人。雖于義而動。初終終。只因能動而不能健也。本義解貞字。必無正而固。固便是健。底意思。

剛中而應。必無應言何也。曰。如人做官。本身好。固自持正。奈家

周易訂疑

卷五 元妄

六

正誼堂

中元好妻子。訂疑不如說左右。如人與共事。便自家做不成。正人。了。又如我做下司官。要做得正。奈上司親臨與我不同道。亦不得行其正了。乃知所應之正。亦是緊關。五應在下。不宜就上司臨下說。

飛龍講意。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所存言。動而健。以所發言。剛中而應。以所與言。此舉卦之善。以明元妄之意。而起以正之端也。

杜光本曰。彖傳本義。以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為卦變動而健。為卦德剛中而應。為卦體而卦辭本義。却以動而健。剛中而應。

皆為卦體與彖傳本義不相合。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為得。起紫陽而問之。

三原王氏曰。疑是匪正之往何之矣。若是元妄之往何不利。訂疑上九元妄行有言。元攸利。既明言元妄矣。象傳又曰。窮之災也。則元行有言。元攸利。既明言元妄矣。象傳又曰。窮之有言。不利。有攸往。乃自作孽。矣。象傳如何。顯悖。經文云。元妄之往。子况初九象傳云。元妄之往。得志也。此却云。元妄之往。何之矣。其為傳記之誤也。審矣。故本義直以經文解之。曰。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攸往。欲往何哉。云云。不特彖傳之義始明。亦可見程

周易訂疑

卷五 元妄

元

正誼堂

傳所云。既已元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穿鑿无理會甚矣。元妄之往。何之矣。時說謂彼自以為元妄。自以為可往。而不知此元妄之往。欲何之乎。亦說得去。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元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註與猶臂也。

既雷是威。恐之聲。今天下雷行。震動萬物。物皆驚肅。无敢虛妄。訂疑物指人言。似本恐懼脩省之意。而云亦有是理。雷在天上。君子以非禮弗履。亦是此意。雙湖胡氏從之。而非正旨。程傳雷行天下。于是驚蟄。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

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訂疑此句可據。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要王。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本義從之。

本義天下雷行。云云。或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訂疑人皆以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分屬秋冬時。惡謂各正性命。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三

正誼堂

在資始時人多不信。觀此本義云。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上而與之以无妄也。則各正性命。豈秋時哉。蓋乾元資始。萬物已各正性命了。故曰。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至驚蟄雷發。時始顯然共見爾。

易瑩海雷震驚。不過百里。天下雷行者。匪謂一時之雷。即編天下蓋普天下。當春氣奮發。雷乃出聲。无一處无雷之行也。

訂疑詰云。雷行物與新句。蓋從諸卦大象之例。不以卦名連上文也。然註既在前。程傳本義在後。而欲執例以駁之。難矣。紫引物與无妄。天與之非雷與之也。震動發生。不必蕪人言。

訂疑此破曉與胡雙湖之說

又曰。對時育物。如不遠農時。數畧不入。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皆是蓋生物者。天也。有萬物而使得遂其生者。聖人也。不然。或五穀不熟。或胎殯卵殯。而物不育矣。○本義因其所性。性即无妄之理也。物與无妄。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對時育物者。因其所性而不為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杜光本曰。大象物字。註疏專指人而遺物。紫引專指物而遺人。終以程傳兼人物言為正。

中溪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遠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遠乎時。聖人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三

正誼堂

與天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

訂疑節齋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義。程敬承曰。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鬱勃之意。其詳茂字皆非也。紫引云。茂對字樣。所謂殷薦盛行。大舉永言之類。謂善順乎天時也。此本程傳可從。愚謂茂訓大對。猶順也。陳明卿曰。對時育物。月令盡之矣。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云云。紫引誠之主也。此主字。對別爻言。謂正是无妄者也。如是而往。

誠能動物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
事无不利功无不成矣何往不利

唐敬庵曰此與匪正之不利有攸往正相反

訂疑此又所謂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卦之所以為无妄者故
本義云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且以九居初不唯為主且得其正
正與卦之利貞合與三與上之不正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
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三

正誼堂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陸德明釋文不耕獲黃郭反或依註作不耕而獲非下句亦然
菑創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畲音餘馬曰田三歲也
董云悉得曰畲說文云二歲治田也字林弋怒反○字彙獲胡
郭反黃人聲訂疑與釋文音同刈禾也菑音支畲音于與釋文
音同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鄭康成又曰
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顧會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
二歲曰畲漸柔和也三歲曰新田謂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
曰田矣若二歲為新田三歲則為田矣何名為畲字彙與釋文

爾雅而取鄭康成之說是也

註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
道故利有攸往訂疑此以二五相應有君臣之義而高即文言
无成代終之意也說同然然觀卦又之辭初无君臣之意且如
註說是君反勢而臣反速也

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獲菑
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
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獲其成終
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訂疑從釋文爾雅不耕而獲不菑而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三

正誼堂

畲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
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與畲是也
解法亦如註但所指不同此陳氏所謂以耕菑為私意者游氏
從之蓋耕則必有獲菑則必有畲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
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此又陳氏可
謂以耕獲菑畲為非私意者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
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
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眾聖繼作也時
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此說于子隨象傳中辨之

問程傳又辭恐未明白竊謂无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之理只是
不于耕時而計獲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後之以耕又辭則可
訂疑此差勝程傳本義之說但亦不似經文語意朱子曰易傳
又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爾又辭言當循
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則非循理也程傳是行
其所无事之意象傳是不計私謀利之意原自天地際隔朱子
云是阿其所好也但考之經文則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
獲則多却而字若曰不于耕而求獲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
惜此二說于經文不通耳使其說于經文无悖雖增數十數百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焉

正誼堂

字何妨世豈有不增字而能講經者乎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
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獲菑畲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
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
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
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无妄之福如不虞之譽不期富貴而
富貴之類耳若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脩天爵而人爵從之
謂為其事而後有其功者但无智鑒謀利之私爾德盛而化神
學至而君求豈一元事而大福天降可謂之為无妄之福哉
且以義言亦无不耕而得獲不菑而得畲之理也

朱子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獲畲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
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獲
不菑而望畲亦豈有此理耶訂疑此中解程傳前段之意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獲不
菑畲之象言其无咎為于前无咎莫于後也訂疑此舉括程傳
之意而為說也終不離史記无望之義但朱子盡依无妄之福
之辭而取程傳柔順中正順理應物之意以著于前為此其勝
小注无妄之時有元妄之福之說也

朱子曰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獲不菑畲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五

正誼堂

是四事都不做蓋自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事都不動
作亦自利有攸往看來无妄合是无望之義如无妄之災无妄
之疾訂疑聖人說話有理有義有功效亦如今人作文字一
般然後其言可法可戒足以開物成務而因革以濟民行不合
說得如此今人把正誼合當做底事都无所事而微幸于非
意之獲也
潛室陳氏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獲而耕不為畲而菑凡有所
為而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訂疑
程傳不是如此解乃行其可无事之說耳故易傳中頗費言語

始謂不耕而獲。不菑而畲。謂不肯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為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獲。菑則必有畲。非心造意作。則以耕菑為私意。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獲。既菑則必成畲。非必以獲畲之富而為。則又以以獲畲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无耕菑為私心。蓋農夫治田。都无計利之私心。无當作有。觀下文可見。當无妄之時。此句不必用當云占。皆不可有此意。想如農夫之耕。獲則于經文甚直。无絲毫之碍。陳氏之說。甚善。蓋農之耕。以為獲也。菑以為畲也。皆計功謀利之心也。若君子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進德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去

止 謹堂

得素畫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心定于窮通得喪。聽其自然。原非有所為而為之也。需大衆傳。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意也。然能如此。則无妄之至矣。故曰。利有攸往。經曰。不耕獲。不菑畲。无妄之事也。利有攸往。无妄之效也。本義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若將為字。作去聲讀。如周子云。无妄為而為之。中心安仁之義。則善矣。然本義之意。恐不然也。西漢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于外之心。便害无妄之體。耕菑為畲。求得于外者也。必无耕菑為畲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往。

梁山來氏曰。若程傳不肯造其事。本義无妄為于前。把道理都講空了。乃釋學也。吾儒聖人之學。盡其理之當然。修身俟命。此正所謂无妄也。豈一點道理不盡。空寂。寂。謂之无妄哉。不耕獲。不菑畲。言雖為于前。无妄望于後。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訂疑此說。甚善。然恐將耕字提在不字之前。于无妄之語氣不合。須云。不如農之耕。遂美菑。菑。遂美畲。方妥。訂疑本義從程傳之說。把柔順中正。因時順理。八箇字放在前頭。而足之以无私意期望之心。則于不耕獲。不菑畲之意。已盡矣。後復綴以无妄為于前二句。蓋由其先入程傳之言已久。不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去

止 謹堂

忍割其舊聞。又應于史記无望之說。而見夫世之庸。多厚福者。故為此解。以幾總三意耳。要之此。又當以正誼不謀利為正。行听无妄之說。不必用无妄之禍。之說。不可用而无望之義。即在无妄之內。亦不須費力另講也。杜光本曰。六二又本義。无妄為于前。无妄冀于後。二句。愚欲並刪之。或將上句无字改有字。庶幾无病。未審當否。象曰。不耕獲。未菑也。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云云。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云

訂疑六三陰柔不中正居震之極躁動于妄者也而繫辭以為

天作之孽未詳或是先曾有人占得此爻其事應如此也

彥陵張氏曰聖人泥定无妄往吉之說稍不如意便生怨

尤特發此爻以盡其意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蓋

我有所以取之不可諉之于天我无所以取之惟當盡其在我

洪氏發明古忠臣負磅孝子含冤仁人蒙詬義士遭訛者類如

此

義林梁武帝納侯景魏人移檄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三 止誼堂

火殃及池魚 胡三省註云池仲魚人姓名因城門失火焚死

仲尼貌似陽虎而被圍于匡直不疑與亡金郎同舍而被疑為

盜无妄之災自古記之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本義陽剛乾體云云進齋徐氏曰可貞與利貞不同利貞謂

利于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以九居四剛而不中訂疑亦不正

儘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耳妄動則有咎也

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繫固字之義曰

不可貞則專訓固字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辨九四陽剛健體

下无應與僅可貞固守之其占不可有為不如初之吉亦不至

必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紫利可貞則不可行矣坤六三可貞亦然故曰或從王事无成

訂疑訟六三亦然時說可貞即卦之利貞者徐氏胡氏辨之矣

按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无卦中利貞之義也初二五皆正

卦之所取利貞者也故初吉二利五有吝三四上皆不正卦之

可取匪正者也故三災上皆无攸利四猶可貞无咎者以其體

乾猶勝于三之陰居震極又居上卦之下勝上九居卦之極也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三 止誼堂

故戒以可貞貞對初二之利往上尤之行而言无咎對三之災

上之有吝而言為吝勝爾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本義有猶守也

易源云下无應與于人事如何見可以固守曰陶淵明志欲為

孔明奈无一旅之衆故終于處士謝靈運山亦欲為宋程嬰然辛

无咎藉手而志于賣卜所謂固守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疏若疾自己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

已所教。疾當自損。勿須藥。藥而有善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訂疑无妄之疾。亦有假藥。藥而愈者。未必藥便不好也。此獨勿藥有善者。蓋占療病之吉占也。

程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善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訂疑程傳勿以藥治。則有善也。若或其用藥者。乃象傳意。非又辭義也。如本義則是又辭之正旨。程傳云。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又明與又辭相戾矣。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四

正誼堂

本義乾剛中正云。

雲峯胡氏曰。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文王美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遐。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訂疑此說以病象喻人事之說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傳人之有妄。理必脩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試暫用也。猶少嘗之也。

訂疑此以病象喻人事也。其解試為暫用少嘗。非也。試者。以性

命輕試也。

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云。

訂疑又辭本義就及本文釋之。象傳本義就象本文釋之。蓋第傳是孔子發明又辭外意。所以戒人之无妄。故而妄藥者。如後世之以金石傷生。唐之憲宗。明之世宗是也。至如漢之成帝。明之光宗。又以淫藥自絕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肯无攸利。

疏位處窮極。動則致災。訂疑本義傳本義從之。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云。

周易訂疑

卷五 无妄

四

正誼堂

西溪李氏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肯也。中線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于亢。故有遇肯而无攸利。卦辭所謂匪正有肯。不利有攸往。即指此也。

訂疑三上二又本義只就本文消息之。不言其所以致災肯之故。但歸之時。命李氏從上之。處位不正上說。張氏以乾終妄行立說。而引卦辭以証之。實獲我心。夫又云无妄本卦名。而吉猶咸六五之咸其脢。脢何曾會感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訂疑象傳却是就及辭本文消息之。

三三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疏乾健上進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小畜則巽在乾上以其巽順不能畜止乾之剛故云小畜也此則艮能止之故為大畜也訂疑以上以畜為畜止之義人能止健非正不可故利貞也亦用畜止之義已有大畜之資當須養賢人不使賢人在家自食乃吉也豐則養賢應乎天道不憂險難故利涉大川此又借大畜為大畜積豐財之義就人君說訂疑凡假借卦名而別自立說則當以全卦之辭通就已意說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四

正誼堂

之如損卦上各本取損失之義而卦辭以戒用為說則通作減用之義可也未有一卦之辭半就卦名正義說又半就假借之義說者故此卦卦辭不宜又就畜正說也若夫豐則養賢象傳中无此義即序卦雜卦二傳亦无是說程傳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鹽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訂疑假借畜止為畜積此象傳象傳之說自是卦辭正義但界限分明不可謂聖人常初各卦便為歧說以待繫辭者之移假借也程傳殊欠分曉故其說跋前疐後每為兩歧之辭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四

正誼堂

朱子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任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與作大畜○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爾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訂疑小畜大畜之分講者皆謂巽為陰卦為小艮為陽卦為大此取後天民為少男陽卦多陰一君二民之義也若先天則凡初畫偶者俱為陰卦故橫圖列之下方圓圖列之右方則艮于先天為陰卦又為四象論之巽猶為少陽之卦艮乃太陰之卦巽為一陰之卦艮又為二陰之卦如卦名果伏義明則艮之

○又按畜之大小不是以巽為後天之陰故為小艮為後天之陽故為大也蓋巽為一陰始生之卦陰力尚微无陰又相助比所謂未有與也故畜陽不任而為小畜艮為二陰生于下一陽蓋于上陰氣盛矣又兩陰相比制乾有力故為大畜坤為三陰則勢盈力極故為否也反觀之震一陽之卦包坤為豫兌二陽之卦包坤為萃乾三陽之卦包坤為泰亦可見矣此以上卦陰

陽之消長為高之大小也。杜光本同以上卦陰陽之多寡為高之大小。然後小高。大高。外名皆可以謂先天所命。

程傳莫大于天而在山中。只在上而止。乾于下。皆極高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高之大也。凡所高聚皆。是專言其大者。訂疑如賢者志其大。孟子之學是也。人之極高。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高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于中。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于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高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高之用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四

止道堂

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象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確。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高之大者也。訂疑此意欠明。據朱子之意。當謂艮為後天之陽。非以艮畜乾。視為與畜乾為高之大也。此含二義。對小畜以與畜乾。與為小而艮為大一義也。小畜以陰畜陽。高不佳。為所畜者小之象。大畜以陽畜陽。其力大能高得陽位。故為大畜。又一義也。此各卦之本義也。本義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足以能日新其德。而為高之大也。訂疑此取畜聚之義。本義傳為說。為卦辭而說。非各卦

本義也

本義以卦變言。云三至末。朱子曰。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訂疑似程傳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至于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

雲峯胡氏曰。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為三。不必泥而一之也。訂疑利貞。以學術言。不家食吉。以仕進言。涉小。另一事。無上文不家。

本義皆非大正不能。蒙利以卦變言。則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下不戴之。非大正不能也。以卦體言。尚賢。苟非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四

止道堂

去陰連色。賤貨而一于貴德者不能。是亦非大正不能也。以卦德言。健者雖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反不貞。未必便能止之。亦非大正不能也。利貞。蓋此三義。利貞如何。曰。進必以正也。訂疑人君說不符。進以正。用人亦必以正也。除害禁暴之類。亦必以正也。此乃說人君說。同義。意謂本義從程傳說。賢人說。勝說。訂疑按畜積者小。則設施亦小。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高積大。則作為亦大。大畜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是也。此意余欲于小畜言之。恐人不信。故附志于此。觀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本義云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即予說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程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杜光本曰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乃此節絕好註疏也

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蓄蓄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

周易訂疑

卷五大畜

四

正誼堂

德此蓄畜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訂疑卦名本取畜健彖傳借為畜德畜賢也

說統剛健以本體言天德之剛不屈于物欲是也篤實輝光以踐履言肅德性也閑然日章也重在篤實輝光即篤實內見剛健為主而踐履為實內外夾持胸中所得自然日新月異成其蓄畜之大耳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訂疑本義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尚之此以變與體合而言之

也愚謂分言之乃是卦變剛自五而上是賢人進居上位也卦

體六五居上九之下是尚賢也卦德能止健是賢人在上能為

天下畜武健之人也三者皆非大正不能蓋剛而不正則非賢

不宜在上位也且不正則非賢不足當王公之尊養也正已而後能正人非大正亦不能止健也又本義以利貞不家食吉為一占以此決其利貞為指賢人也

一說剛上而尚賢卦變卦體合為一義故下文養賢也亦自有剛上義蓋非上之剛上不見五之尚賢而不家食吉亦取尚賢之義也夫尚賢之義獨取六五尊而尚之可也何必連卦變剛

周易訂疑

卷五大畜

四

正誼堂

上哉

不家食吉養賢也

程傳大畜之人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

彖傳推本養賢一義見得國家有養賢之典士君子懷才抱德者自當享大烹而食天祿值此時而安于家食必无致用之才

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傳利涉大川謂大有德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象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况其他乎。

訂疑利貞不害食是一義。利涉大川另一義。即不就賢人言亦可。然就君道說是舉大者言耳。其實涉川自是占行人水浮之事。應乎天者涉川貴乎待天時。若風色不順或大洶湧便是天時不好了。故同人之利涉亦取于乾行。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四

正誼堂

程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德。畜人之德畜由學而大在多識前言往行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本義天在山中云云。雙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中有天。山雖在地上。然山下之天即山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訂疑繫辭傳本義云。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以此言之。天之氣亦行乎山之中也。即以為天在山中可也。非必如方士所云壺中洞天也。道聽塗說。德之素也。則多識前言往行。非以誇多而開靡也。以畜其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

程傳大畜。艮止高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在他卦則初與四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高上與三背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云云。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高極而通。不取止義。梁山來氏曰。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以陰陽論。若君子之受畜。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四

正誼堂

于小人也。外卦能畜以止人為義。以上下論。若君在位之禁暴強暴也。易主于變易。所以取義不窮。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與說輟。

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云云。漢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于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訂疑此以上下之分言之。不以君子小人言。然非正義。

紫引輻輳不同輻車輪之輻凡三十條者也。輻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訂疑輻字。或疑輻字釋文輻伏于軸上。殆也。故小畜之說輻。蓋為陰所止。所脫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輻。蓋自止而不進。所脫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此與項氏之說異。同平庵項氏曰。輻車輻也。輻車軸轄也。輻所以利輳之轉。元說理必輪破輻裂而後可說。訂疑輻裂之輻當作輳。若輳則有說時。訂疑轄指伏兔之輻。俗名鈎肩是也。○按大壯：于大輳之輻。是任重致遠者。全在于此。輻亦車輻無疑。春秋吳惡不嫌同辭。易亦然。豈可以字盡之。異而生別論乎。同一輳說輳小畜之九。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辛

正誼堂

三為受制小人而不得進。大畜之九二為審時度勢而不肯進。如同一濡尾。既濟之初則无咎。未濟之初則為厲。同一眇能視。彼能履。在履為不足。與明行在歸妹為尚可為。同一拔茅在泰為君子在否為小人。同一不富以其鄰。在泰為小人合交以害。正在謙為從之者。與同一顛順在六二為拂經。在六四為吉无咎。同一巽在牀下。在九二為吉。在上九則凶。此皆美惡不嫌同辭者也。杜光本曰。與說輻。古作輳說輳。可見輳與輻乃一字也。蘇子瞻易傳云。小畜之說輻。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輳。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而未嘗分小畜為說輻。大畜為說輳。

則輳輻无分益信矣

象曰與說輳中无尤也

說輳美其能見幾而止也。无尤而必本于中。中則不躁而能相持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與衛利有攸往

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高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五

正誼堂

事。而由貞正之道。與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與。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云。上平庵項氏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與。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父也。戰也。矛也。軫也。皆衛名。訂疑軫為車上之物。與戈父為類。非也。又戈父戰矛器也。執器以衛與者。人也。不得以人為戈父戰矛之類也。紫引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矣。故曰極而通之時也。利艱貞。日閑與衛。以人事言。只是不恃壯用。

銳而審慮持重之意
說乾良馬逐舊主三與上兩爻說不知良馬乾象非民象也
訂疑此說極是○愚以此意推之初九為四陰所畜九二為五陰
所畜九三與上九俱陽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則通
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故不相畜九三與下二陽畜極並進為良
馬逐之象焉此如泰之柔征否之晦趾需之不速之客三人來
以一文而舉同體之三爻者也○程傳本義皆謂上與三俱進夫
上已居卦之上進无所之矣杜光本曰良馬逐不當指上與三
說說謂良馬乾象非民象已足明之矣而訂疑又以為上止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三

正蘆堂

居卦之上進无所之則其確知足証者非一端也○莊子騁易傳
曰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得其旨矣○本義豈襲程傳竟置弗辨
何居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訂疑上居畜極畜極而通不復相畜又皆陽爻故上亦望三之
進為同德相引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程傳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
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言也○四民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

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上止人君之邪心下止天下之
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主之
惡既甚則難聖人救之不能免遠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
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訂疑
四止初九如何又初止君

本義止之于未角之時云

蒙引初二乾體剛健乃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也乃能止之時
之盛衰勢之強弱學者所宜深謀也

訂疑此大畜時也之意當于初二爻言之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三

正蘆堂

張雨若曰禮者防于未發之前刑者禁于已發之後六四所謂
以禮防民者也

訂疑程傳廉畜君民諸家專言畜民勝傳本義不言何人只云
止之于初則所該者廣凡教子嬰孩教婦初來防微杜漸之類
皆是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續系之牙吉

註系牙續謂剛柔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為畜之上二
刑而進能續其牙柔能制剛禁暴抑盛豈能固其位乃將有

慶也

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積豕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机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嚴刑峻法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畜

正龍堂

之上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不嚴刑于彼而脩政于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積其勢也進齋徐氏曰牡豕曰豨攻其特而去之曰積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雖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積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制于已壯之後猶欲去豕之牙之害而積之此用柔畜剛之道也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云

訂疑積豕之牙程傳謂專脩政教夫四之畜初如制童牛之易已不免用特矣况二勢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而專欲止之以政教似非時務唯本義云得其機會而可制之此為得肯

又程傳專言制民本義亦不指定是何人更該得全紫引如魏已伐韓齊師直走魏都而韓師自解得其要害也項羽以范增為謀主陳平為惡草具以間之增死而項勢益蹙壞其腹心也

訂疑凡形格勢禁者積豕之牙之類也如漢王欲定閩中子房恐羽之來乃以齊之反書達羽羽遂不得舍齊而西矣又羽與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畜

正龍堂

漢王相持數歲不決則遣使說郢布彭越歸漢又遣使焚羽積聚而羽遂滅矣又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操進步騎潛焚烏巢糧穀而袁紹敗矣又如春秋時楚與晉爭鄭及晉率諸侯城鄭虎牢而楚遂不能與之爭矣不特此也趙匡論魯文姜之事謂莊公當威刑以取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亦一義也又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屢爭之不能得呂后用子房之計召四皓從太子遊而高帝遂止亦此義也又如唐裴度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皆此類也

梁山來氏曰。積者特也。勝也。乃走系也。與童牛之特一句相例。童字與積字同。特字與牙字同。牙者。埤雅云。以牝繫系也。乃牝牙。非齒牙也。杜詩是難入繫牙云。

訂疑。依來氏說。積大之系。非一牝繫之所能制也。積系既如童牛。例牙字。還當指系牙言。而如牝字。義解之制系之牙。亦名焉。牙如周禮朝覲會同。毛馬而班之。毛馬。齊其色也。以毛色而別之也。亦即曰毛。而毛為用力之字。則牙為治系之牙。而即曰牙。亦如牝之義。與牙系者。必去其勢。但不可以積系為去勢。與諸家之解同耳。去系之牙。即名為牙。又如長田為苗。除禽

周易訂疑

卷五大畜

五

正誼堂

狀之害。即曰苗。治絲之亂。即曰亂。又如為國。君削爪者。去其脫。革之處。即曰革之。為士削爪者。去其靈。即曰靈之。防。止水之隄也。止水者。即曰防。川。燭。燭物之具也。燭物者。即曰燭之。鑒。照物之具也。取以自照者。即曰鑒。航。航也。而以航渡水。即曰航之。此類甚多。不勝舉也。又如齒。路馬有殊。論馬之齒。即曰齒。步馬者。習馬之步也。即曰步。字。彙。積。特也。特。註。健牛也。又畜之強健者。皆曰特。此正義也。又曰宮刑。或曰牴刑。此或因積系之說而附會也。又按。羅仙肘後經。騎馬官牛。獨羊。閭豬。鐵雞。善狗。淨。猶皆去其勢之名也。不見其以積系為去勢也。惟說文云。積。刺

也。系去其勢。又凡字之。以責者。皆有大之義。三墳之墳。解者曰。墳大也。叢鼓。解者曰。大鼓也。則積系亦大系爾。正與羸系對。又此爻。正與童牛。良馬對。陸德明釋文。牝。古毒反。劉云。牝之言角也。陸云。牝當作角。愚謂。牝以施于牛之角。或即訓角。或即云。當作角。則制系之牙。即曰牙。又一証也。而以積為去勢。牙非齒牙者。皆不足從矣。杜光本曰。鳩茲。丁公。鼎。林少時。嘗以牝。童牛。牙。積系之對。得與鄉試于棘園。將舍之時。于今味之。誠為確對。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周易訂疑

卷五大畜

五

正誼堂

訂疑。諸家皆謂。喜在一身。慶在天下。非也。六四之爻。止為一身。言乎。愚謂。五難而四易。事之易者。不大費力。只尋常。過了事。難者。用力大。未免驚天動地。底故事。平之後。更為可慶也。六四之元吉。而止曰喜。如不經大病之苦。但享平安之福者。也。六五之言。而曰慶。如危病新愈。便有更生之幸也。如救火者。于火之未然也。但曲突徙薪。即元事矣。元事。即是喜也。及火之既然而撲滅之。便置酒相慶矣。上九。何天之衢亨。程傳。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高極而亨。小畜之。小故極而成。

大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
天路也謂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
其亨通廣闊无有阻蔽也訂疑釋文馬云四達謂之衢
蒙引四五民體皆取以陰畜陽義至上九却又不然獨取畜極
而通義似上九亦為人所畜者然自全體上取義也○上九只
就為畜之終上取義
訂疑魯靈光殿賦云何天衢以元亨何奇賀訓負程傳謂誤加
何字皆非也必如本義作評之喜之辭方與畜極而通相切
為百世不易之解

周易訂疑 卷五 大畜 五 正誼堂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震上

順貞吉觀順自求口實

程傳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
虛人順頌之象也順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順
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于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順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
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
人也

觀順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養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
可見矣

本義上下二陽云○朱子曰觀順是觀其養德之正不正自
求口實又是觀其養身之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又曰所養之
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于修身行義
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
建安丘氏曰順頌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
齒之象上履下承衆齒森然全履之象見矣
訂疑以上下分輔車非輔口旁也車牙車也上下皆曰牙車

周易訂疑 卷五 順卦 五 正誼堂

蒙引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
溺于虛元崇正學而不流于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
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屑于瘠就達而不至于素餐不以貧賤
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訂疑
如此言養身然足養德了○據本義觀順二句作如此解若
據彖傳之文則非養德養身對言也程傳云觀人之所養與其
自求口實之道是觀順為觀其所養之人自求口實為觀其所
自養以自字對人字似有眼目故雲半胡氏引蔡淵菴氏所問
朱子云本義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

彖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周易訂疑

卷五 頤卦

本

正誼堂

養身得正故象傳云慎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之義也

程傳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上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訂疑程傳因疏

訂疑此說極是。朱子亦曰：勝本義，惡謂所養之人如堯之養舜。舜之養二十有二人，及十六族。武王之養十亂，是所養者正也。

若桀紂之養牛飲三千及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戰國四公子之養客三千下及雞鳴狗盜之人是所養者不正也養之上道如典之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及迎之致辭尊德行其道從其

周易訂疑

卷五 順卦

六

正董室

其所自養者。德之。夫重道義之養。而容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為大人。養其小體。則為小人。天之賦子。似无大小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所成就者亦異。有疑引孟子來講此節于彖傳。口氣殊欠。要今人以其促晚而多從之。○愚謂養人者。如上三爻。則正矣。自養者。如下三爻。則不正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哉○
蒙引○天地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
民以止之○兌以說之○是也○聖人欲養萬民○以為非一身所能周○

也。則于萬民中擇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食天祿。由是賢者為之布德敷惠。承流宣化。而天下之民皆得其養矣。是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重在養民。无正字義。本是聖人與天地對。諸民與萬物對。

象曰。山下有雷。順君子以慎言。節飲食。疏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順之為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順人之開發言語。咀嚙飲食。皆動順之事。故君子觀此順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順而慎節也。

周易訂疑

卷五 順卦

三

正誼堂

程傳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東坡易傳曰。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者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西山真氏曰。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羞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紫引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知養德養身之事。不止二者。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山

註。朵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為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直以喻己之明德也。養我朵頤。而驟求。貪婪以求食也。離其致養之至道。闕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程傳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知足以養上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

周易訂疑

卷五 順卦

三

正誼堂

養于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順之時。求順人所欲也。上應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无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謂朵動其頤。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朵。本義初九陽剛在下。云。朱子曰。比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進齋徐氏曰。以順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為龜。唯虛故靈。故曰靈龜。象言云。朵本花朵。朵。垂下動貌。震反生下垂。故有朵象。訂疑傳陽居動體。上應九四。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棄動欲。

從陰二義。本義以上應六四之陰。為動于欲。蓋陽主義。陰主利。初應四而動。為動于欲。中溪張氏曰。順養之道。當以靜為本。靜則知止而妄求。所以得正而吉。一累于動。專為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道而凶矣。訂疑張氏。原釋卦辭。以其正合六五之義。教誅于此。下三爻皆凶。者。以其動于欲故也。動于欲。不止口體之欲。而為口體而動欲者。尤世間最可感之人。故順卦特繫此爻以戒人。孟子所言口腹之人。專戒此輩。莫以為細行而忽之。如左傳所載。鄭靈公解韋不贖于宋子遂。至染指宋華元羊羹。不與。羊斟懷恨作難。此

周易訂疑

卷五 順卦

四

正誼堂

一種最鄙賤之人也。故彖傳云不足貴。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中溪張氏曰。從欲而動。則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矣。

六二。頤。顒。拂。經。于丘。頤。征。凶。

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者也。若及下求于初。則為頤順。頤順。則拂遯常經。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訂疑丘當作上。則往必有凶。丘在外。當作上。而高之物。謂上九也。

本義。求養于初。云。訂疑從程傳。以拂。經。屬。頤。順。為一義。征。凶。

屬于丘。頤。為一義。與彖傳不合。○雲峯胡氏曰。艮為山上。上九在外而高。有丘象。○雙湖胡氏曰。二之頤。順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順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顒。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顒。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訂疑養道。固宜靜。不宜動。亦看是養人。自養。下卦自養者也。當知止知足。无求于人。故論語曰。君子食无求飽。居无求安。又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又曰。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之富貴。于我如浮雲。又曰。由也。

周易訂疑

卷五 順卦

五

正誼堂

不悅不求。何用不戒。又曰。貧而无諂。可也。又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顧人之膏粱。令聞廣譽。施于身。不顧人之文繡。又曰。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萬鍾千鈞。弗顧也。又曰。求在我者。求有益于得也。求在外者。求无益于得也。又曰。附之以韓魏之家。自視欣然。皆足已无求之謂也。孔明曰。澹薄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古人云。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頤之內三爻。在下之士也。當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淺。可也。乃皆動于欲。夫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口腹飲食之人。其拂。顒。取。凶。无足怪也。若初九之剛正。六二之柔順。

中正天質至美可以上達足以自信自養不願乎外矣而亦肯動于欲則妄動之念累之也

鄭核如曰六二之五順何以異于六五之從上五類其養以養人二類其養以自養其品分矣

訂疑二類順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皆自養人之分也又按六五求養于上為拂經則二之拂經于五順三之拂經皆為求養于上明矣故六二之拂經當連于五順為句而以征凶平頂上二句與象傳為合也杜光本曰六二拂經連于五順為句以征凶平頂上二句不特與象傳言合六五例合而本

周易前疑

卷五 順卦

六

正誼堂

又語意方實微從來未有見及者必是杜作解故專頂五順而不知征象非行象傳又明以行字聯征字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杜光本曰既初上皆非其類解征凶又辭本義如何又以征凶單頂于五順

訂疑又辭程傳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類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此段與象傳本義同但當衍去則悖理三字蓋悖理又以拂經了蓋舉六二征凶則包全爻之辭小象之

例多如此行字釋征字失類謂二陰類初上皆陽非其類也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程傳順之道雖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順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順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于人則合于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順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訂疑此以貞字連拂順為句謂違養道之正也

本義陰柔云訂疑此云雖正亦凶是以貞字連凶字為句也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謂拂順之常理雖正且凶

周易前疑

卷五 順卦

六

正誼堂

況不正乎其凶必矣

雲舉胡氏曰諸家多以為拂順之正故凶本義謂既拂于順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順貞凶疑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順則又不止拂經而已

訂疑拂順與拂經亦无異胡氏就一字分異同不免鑿索引如飲食男女之養非不正也然以不中正之人而處動極則必至縱欲以傷生能无凶乎十年勿用无攸利甚言其凶也訂疑五之拂經既為求養于上二之拂經于五順三之拂順皆為求養于上明甚矣但五順上九之養以養人其義公故吉二

與上既非所求而求故凶三與上九正應可以賴上九之養乃又陰柔不中正居動之極而縱欲敗度恣情傷生故凶之甚貞者三與上正應也杜光本曰貞字指三與上為正應講方有者後而本義雖正亦凶勝程傳亦以此也其拂順者謂三賴上之養以自養也若只說陰柔則初九陽剛何以凶只說不中正六二中正矣何以亦凶總之為自養而求人其情私故不論其陽剛與陰柔中正與不中正一歸于凶而已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中溪張氏曰釋拂義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履卦 六四 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程傳四在人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况養人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頤倒者也故曰頤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賤賤之咎故為吉也二頤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于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澤施于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

養德義者也 劉宗周傳義不如此云養德本義柔居上而得正云云 董銖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是下而專矣朱子曰然 南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首九家易民有虎象 棠引其欲逐上亦是說虎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賁說 泰義曰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賴下之養以養人則不可以不求 訂疑為自養起見則求下固賴求上亦拂也為養人起見則賴順固吉拂經亦吉也昔人稱為之求賢也曰一饋七十起稱周公之求賢也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久曰朝讀書百篇

周易訂疑 卷五 履卦 六四 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程傳四在人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况養人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頤倒者也故曰頤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賤賤之咎故為吉也二頤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于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澤施于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

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程傳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故于天下吉孰大焉 說見為相者不必和其恩之自下出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程傳六五順之。時居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德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類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類人之養。是違拂于常經。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傳。上師傳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以陰柔之才。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險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

周易訂疑

卷五 順卦

字

王龍溪

九者則求于上九。此一定之理勢也。但五類上九以養人。四類初九以養人。不必如程傳云類其養已以濟天下。多御養已一層也。初九剛陽能養人。以下位而无其任。終不能養人。亦當有以自養。乃應四而動于欲。故深惜而切儆之。初九楊雄筆散之流也。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云。

訂疑本義亦用程傳之義。兼養已養人二意。按上九本義五類上九之養以養人。又似專就養人言者。然觀上九象傳朱子小註云。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

養而又推以養人。是終不離養已養人二意。而非正肯。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獨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訂疑與程傳篤于委信之說異。而勝程傳。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而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于人以養其下。雖不免于顛拂。畢竟是好。故上三爻皆吉。訂疑若排經兼自養說是。五亦不免于凶矣。况五方求上以自養。又何暇再以養人。如春秋之末。魯君待養于三家。齊君待養于田氏。晉君待養于六卿。謂之寄食之君。爾曾聞其類以養民乎。

周易訂疑

卷五 順卦

七

王龍溪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居貞之吉。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訂疑程傳又兼養已。象傳專言養天下。象傳是。

中漢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訂疑張氏又說六五太好了。居陰不正。幸其處尊得中。猶是中主。爾因其能從上。故居貞而吉。以其民體苟止。故不可涉川。

上九由順屬吉利涉大川

程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保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已
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
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敬畏故得終吉
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于已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
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
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過而謂之賢乎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云

建安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

周易前疑

卷五 頤卦

七

王直堂

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

彥陵張氏曰天下之養俱由一人便有已飢已溺之意故必屬
得吉所謂一夫失所時予之幸也

訂疑丘氏說得位高意張氏說得任重意杜光本曰丘氏之說
關係只在一身張氏之說關係方在天下當以張說為長

象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

程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警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
有福慶也

三三 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程傳小過陰過于上下大過陽過于中陽過于中而上下弱矣
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于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
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也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
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訂疑此二句元說故利有攸
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標

本義四陽居中過盛云

索引棟直承而上宇而垂而下故曰上棟下宇棟在中而直上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七

王直堂

者又曰棟直而梁橫又曰棟屋脊標也又曰屋樑也又曰棟植
于地而向乎上宇放于極而向乎下又曰卦之四陽皆棟也

宇兼屋樑屋極也

訂疑直承而上棟直而梁橫在中而直上此皆以棟為脊標下
柱也然脊標下之柱有植于梁上者有植于地而向上者其植

于梁上者形短而不用大材古人所云棟梁之材必大木也如
以棟為梁上短柱其義不合其植于地而向于上者則柱長而

梁短柱立于中而梁著于柱之兩旁亦于古棟梁之材不合愚
以上棟下宇之說推之詩曰八月在宇又古云上下四方曰宇

則宇者乃屋下之空而可居者故有上下四方也則棟者在屋之上標之總名也卦之四陽皆棟之說確不可易矣杜光本曰棟程傳云今人謂之棟天標者屋上橫木可以承椽瓦者也而解者以為直木之柱蓋拘彖傳本末二字耳不知直木有本末橫木未嘗无本末也

概或從手或從木從手者乃交反音銳林也概也概亂也又上聲乃巧反屈也又去聲乃教反義同又呼高反音為義同又與撥同從木者音饒權之短者又乃巧反銳上聲木曲又動亂也又乃教反音開枉也權折也除振振短權之義其餘音義无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七

正誼堂

不同者然從手者必假人力為之從木者乃物之自概也當以從木者為正

陸山李氏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上下二陰○柔而无力○安得不概○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難卦曰大過○顛也○大慶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雲峯胡氏曰既曰棟概○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概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為之材○而天下亦无不可為

之事以占言也

彖陵張氏曰○依往句○承棟概說來○正見勢重時危○田也○君子正宜往以成棟概之敗○不可坐視其敗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

訂疑李氏○胡氏○張氏○皆據理勢而言○不取卦之材也

蒙引大過棟概○是以成卦之象言之○利有攸往○亨○是從卦中取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前疑本丘氏說

洪氏發明大過有專主時者○有專主事者○看來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者○當垂時與事說○時當大過○必有克壯之猷○乃齊如以上下二陰當之○非唯无明作之功○且有覆敗之虞○為棟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七

正誼堂

棟幸卦體二五剛中○卦德內柔外說通而不過之道○故利而亨○訂疑小過大過○卦名宜專主時○卦辭宜專主事○蒙引發明二條○取卦材言之如本義

杜光本曰○大過之卦○各卦辭○只須看彖傳○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三句○便極明白○蓋卦名是指世道說○棟

亨○一正一反○諸棟何以概以初上陰柔也○往何以亨○必剛中與說也○舍此而紛○聚訟○徒滋惑耳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洪氏發明或疑四陽居中過盛○當倚人言○訂疑是程傳君子處

而小人素之意。升來此特情意言時事之大過乎常耳。謂時值千百年未有之變。而揭宇宙內所未為之事。正是安危倚伏之機。不可以常理拘。○飛龍解是時事之難為也。

探統本末弱也。

說棟橈者。以言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

訂疑以始終訓本末。不妥本末弱。愚謂如堯之時。水。火。工。虞之類。事殊重大。舜禹皋陶諸人。未得共工。難免不能勝任而愉快。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七

正誼堂

也。

本義後以卦體釋卦辭云：

史氏誅曰。巽下兌上。四陽盛積于中。二陰重處于上下。猶之本

為上。巽下短。所以為本末弱也。

訂疑易之為制。初上二爻。有以上下言者。有以始終言者。有以

首尾言者。有以內外言者。本末二字。唯于大過發之。然其意似

就本取義者。承棟橈而為言也。以本言之。本末猶根梢也。以棟

言之。則未有兩端小而中間大者。只是中間堅實。兩端朽敗。必

有摧折之患也。所以上下始終字。都用不得。只以本末二字釋

之。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建安丘氏曰。棟橈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中巽說。

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

索引內巽。言其心之巽。而善入乎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

說之氣。能不乖戾于物也。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行之以說也。若以人事論。體質本是剛

毅。足以奮發有為。而又用之以中。不過乎剛德。性本是巽。順足

以深入乎義理。而又行之以和。不拂乎人情。所以利有攸往。乃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七

正誼堂

亨。

訂疑加一行字。叶韻耳。說在外。故以行字屬之。

大過之時大矣哉。

程傳大過者。陽過也。過之大。為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

于人。凡事之大過于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畫人道。非過于理也。

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于中者。則有之。如行過

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乎中。為

求中之用也。訂疑不宜以小過入大過並論。所謂大過者。常事

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

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元氣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常也

訂疑此段原居卦下移之于此下同

問伊川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于理是否朱子曰正是如此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朱子曰然伊川此論正以反經合道為權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當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又曰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七

正誼堂

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誅獨立不懼避世元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唯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小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訂疑此三句難解程子已說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小故謂之大過何說不是事之過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擇賢輔以立其子然聖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于桀紂豈不欲多方恐

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聖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豈是事之不得已處只若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云

雲峯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言以贊其時之大過方釋卦辭遽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義以大過人之材言之所謂材者指上文卦材而言也蓋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材愈不可過本義之意深矣

訂疑本卦之材亦只是平常无大過人處愚謂此句上有佚文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七

正誼堂

此特其結語耳○時與材二字平看如堯舜之避讓不是有升朱商均之子也做不得即有朱均之子下无舜禹之聖也做不得如湯武之征誅上无桀紂行不得即上有桀紂下非湯武也行不得如伊尹營桐宮之事上非太甲做不得上即有太甲下非伊尹也做不得如春秋之末齊魯大勢歸于田氏三家是大過之時齊魯之君欲變之都做不得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總之變齊魯矣又无其事任也做不得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總之聖人无可為之事只是時不機巧權柄不在手爾如陳恒弑君孔子年已七十有餘尚欲討他必自量其力尚能制他故請

之也。而無奈哀公之欲告三子也。如燕有子。曾子之亂。豈不可伐。齊宣非伐之之人。又不問孟子以伐之之道。後來只弄得得王走死。七十餘城皆覆沒。又如戰國之時。民之憔悴已極。豈不是大過之時。只因當時无大過人之君。再做出大過人之事。孟子儘做得。又无人用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于木云。○朱子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十

正誼堂

蒙引獨立不懼。不問隱顯。遯世則偏是隱者。亦有由仕宦而遯者。如梅福挂冠而去。不知所之是也。

梁山來氏曰此必有大過人學問義理見得明。有大過人操守。脚跟立得定。方幹得此事。

程敬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木仆。其植根固也。

洪氏發明此亦自人視君子。見得大過人。在君子自視亦不過本等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云上訂疑從程傳。

中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為白。

蒙引初六陰柔能慎者。巽體尤能慎。况居巽體之下。巽而又巽。慎之至也。故象藉用白茅。夫物而藉之。可謂慎矣。必藉之以茅。又藉以白茅。慎之至也。高何咎之有。○本義曰白茅物之潔者。此句似不虛設。大傳曰藉之用茅。又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只說茅字。未及白字意。故本義闡之。亦以補大傳耶。○訂疑潔白之說。本于阮。○陸德明釋文藉在夜反。馬云在下曰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十一

正誼堂

程傳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程傳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家比而相與。則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楊枯槁而復生。梯陽過而未至于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其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梯根也。劉琨勸進表生繁華于枯槁。訂疑莢同梯。謂枯根也。

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則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枯楊陸德明釋文鄭音姑謂无姑山榆

訂疑楊有四種黃白青赤陸佃云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

降則葉亦村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按詩楊柳依依柳亦

楊屬今之垂柳也胡雲峯云楊近澤之木則是柳屬也今按柳

屬之楊枯則竟枯无復榮于下者唯白楊之為物每伐一株則

旁生數百株枯楊之下其根亦旁生多株此枯楊必白楊也山

榆之說无謂也

梯陸德明釋文作梯音徒稽反楊之考也鄭作莖莖木更生音

夷謂山榆之實○字彙梯杜兮切音題微草也郭景純曰似稗

布地生爾雅翼稗有米而細莊子稗米之在大倉○梯體平聲

木階也又杜兮切音題木雅易大過二爻枯楊生梯後作稗誤

訂疑从禾者必禾類也枯楊所生之梯木也其从木明矣鄭氏

云山榆之實无謂也

雲峯胡氏曰吳為木兌為澤楊近水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

象梯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

比于陰如枯楊雖過于老梯榮于下則復生于上矣老夫而得

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

生道也

周易訂疑

卷五大過

三

正誼堂

周易訂疑

卷五大過

三

正誼堂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桷凶

本義三四二爻云

雲峯胡氏曰三之桷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

柔不能輔二也

訂疑三之應上猶五之比上上為陰過之極固不能有為而三

之過剛亦非上六之過柔所能助也故象傳不答其應之弱直

罪其不可輔

說說卦言棟桷太柔則廢爻言棟桷太剛則折

象義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

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

爻之上下為老幼也

訂疑諸家皆以二五剛過為英氣害事按二五取象曰枯楊曰

老夫何言英氣哉因象以求其義二五乃過時就衰之人但二

雖衰而未甚得人以助之尚可冀生育爾五則其衰已甚无復

可望有為矣

梁山來氏曰女妻者未嫁而幼者也老婦者已嫁而老者也取

諸物為枯楊生梯取諸身為老夫得女妻

象曰棟桡之不可有輔也

程傳剛強之過則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桡折。不可支輔也。

或問大過棟桡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而義自不同。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于剛強。輔他不得。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程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命

正誼堂

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于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訂疑本義同。

洪氏發明三言棟桡太剛則折也。四言有它吝太柔則廢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飛航解即反有它意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下无應助。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于五无所賴也。以士夫而得老

婦。雖无罪咎。殊非美矣。故云无咎无譽。象後言其可醜也。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杜光本曰。本義九五陽過之極。云。似與枯楊合。與士夫不合。厚齋楊氏所以以上六為枯楊老婦。九五為生華士夫。不以九二例九五也。愚謂枯楊以老為陽過之極。士夫以少為陽過之極。本義未嘗與士夫不合。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註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

說此猶龍達比于憂。時危亂。不懼誅夷。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

周易訂疑

卷五 大過

金

正誼堂

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後有何咎責。程傳因澤之象而取涉義。本義處過極之地。云。雲峯胡氏曰。初者。事之端。能慎其端。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為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三三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傳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人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

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有疑辭。心亨。不如本義。

本義此卦上下皆坎云。

蒙引有孚。維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无孚信。而有微幸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懼。是徒重其困耳。惟能內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為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何為。自見此類甚多也。此有孚。須兼行有常。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六

正誼堂

意。終始安于義命。而无微幸苟免之心也。○本義為有孚。心亨之象。是釋卦辭之言。不可說以有孚。心亨為象。行有尚。為占當依需卦。例需曰。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云。○矣。而下則云。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云。○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本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云。○朱子曰。流而不盈。是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信。則是說決定如。

此。

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而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

虛中庵曰。流而不盈。常也。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之也。蓋足此通彼。不至放濫。水之常也。雖越巖壑。陶泥沙。亦只如此。不失常也。介夫訂疑。慕虛齋。以行險即流。不失信。即不盈。非也。

訂疑。常變之說。確不可易。水當平衍之地。由兩岸之中行。而不溢出于外。其常也。由地中行。是中實中實。固為孚。不溢出于外。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七

正誼堂

是外虛。外虛亦為孚義也。時而行。懼唐虞灋。灋。積石龍門。呂梁孟津之險。中擊震盪。恒委蛇崎嶇。以就下。而不失其信。是變而不失其常。亦有孚之義也。人之有孚。亦然。富貴貧賤。常也。素位而行者。如是。患難夷狄。變也。素位而行者。亦復如是。是行有常也。亦為孚義。○此以水喻人也。杜光本曰。水流不盈。朱子謂是一坎滿。便流出。去。訂疑。謂是由地中行。而不泛溢于外。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本義以剛在中云。

梁山來氏曰。剛在內。則以理為主。光明正大。而无一毫行險僥。

幸之私所以亨也。心亨則洞達事機之變。自可以出險而有功也。

洪氏發明。惟剛中則能寧耐。此中曾无顧慮。是以得喪不能操。禍福不能亂。而心亨也。

訂疑。需之光亨。困之亨。皆以剛中之故也。惟以理為主。則能寧耐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索引。城民以封疆之界。固國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兵革之利。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八 正誼堂

此皆其用之所在也。

梁山來氏曰。天險。无形之險也。地險。有形之險也。設險。置險也。大而京師都會。則據山帶河。據其形勝以為險也。小而一郡一邑。則築城鑿池。據其高深以為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本義。治已治人。云。陸氏釋文。洊在薦反。徐在悶反。爾雅再也。劉云。仍也。

索引。君子常德行。習教事。不必說向濟險去。

說統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德習教事也。常。即學不

厭意。習。即誨不倦。意。仲尼所以有取于水如此。

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云。陸氏釋文。窞。徒坎反。說文。坎中更有坎。王肅。險。坎反。坎底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險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在下卦之下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九 正誼堂

其占之凶固宜。

訂疑。坎之六爻。初二三五。皆以水喻人也。故象傳有孚二字。只就水說。而不及人。井以陽剛為象。陰柔為不泉。則坎之陰。皆水之小者也。二五。水之大者也。水之大者。雖入險中。終有盈平。

出險之日。水之小者。入于險中。潤可立待耳。此如大人遇難。固處險如夷。而心亨矣。且能濟險也。若小人則窮而溢。且威。上以死亡耳。此二以剛處重險之中。求小得五。以剛中正。而將出乎坎。雖未盈。而祇既早矣。初三陰柔。故皆入于坎窞。

象曰。習坎。入于坎窞。凶。

趙汝謀曰存重險之下剛而居此猶知自按以求出今以陰柔
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雅不能出險反入于坎窞之中宜其凶
蒙引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則曰失道凶也上六以陰柔居
險極則曰上六失道蓋內實而行有常有孚而維心亨則得其
道者也陰柔不剛且不中與內實者相反况居重險之下與居
險極乎
洪氏發明文言時之不利象傳咎人事見險非能困人人自困
于險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中

正宣堂

程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
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
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本義處重險之中云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傳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險陷
之中也
參義剛而得中為中德不失而心亨故雖有險而可以求小得

但不能大有為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未亨可為
之憫而不足為之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註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
之坎也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
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用之徒勞而已訂疑此以險且枕為
復中上句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云

陸德明釋文險且如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九

正宣堂

○枕徐舒暢反王肅針甚反鄭玄云木在手曰枕陸云開疑險
害之貌九家作粘古文作沈直林反
訂疑鄭玄既以險作檢云木在手曰檢則枕為木在手明矣蓋
以檢枕乃桎梏之屬荀九家坎為桎梏上六亦有係用徽纆寘
于叢棘之象則此說似亦通如註與本義則于上句未免復矣
○古文枕作沈蓋浮沈之沈亦通而于下句又似獲矣至于枕
枝倚着未安之義于辭未順且于字義亦不切
童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上坎之三處二
坎之間故曰來之坎

平○應○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其○勿○用○也○

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註○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无○在○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訂○疑○註○義○甚○善○但○納○約○二○字○不○應○而○為○宗○廟○之○意○尤○无○取○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九

止誼堂

程○傳○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入○能○開○悟○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宴○享○之○禮○故○以○宴○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无○在○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際○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樂○

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諫○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訂○疑○如○伍○舉○之○于○楚○王○淳○于○覽○之○于○齊○王○是○也○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計○

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受○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分○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九

止誼堂

如○趙○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摸○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响○非○唯○告○君○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訂○疑○孟○子○之○于○梁○惠○王○齊○宣○王○徐○辟○亦○如○此○本○義○晁○氏○云○上○至○周○旋○而○下○是○也○訂○疑○陸○氏○釋○文○云○樽○酒○絕○句○簋○飯○絕○句○用○缶○絕○句○舊○讀○樽○酒○簋○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占

正誼堂

絕句。取用在絕句。愚按。象傳以簋取絕句。即損卦二簋可用。車之二簋也。而本義不然。其說朱子之意。蓋以古尚簡質。不應損用二字。而此用取字。又取字在簋字下。與損二簋文義數目維合。而文氣不同。且上有樽字。簋字不應下文。又用取字。為不成文理。不思古有以汙為樽者矣。禮器汙樽而杯飲是也。又有以土為簋者矣。由余曰。充飯于土簋是也。汙可以為樽。土可以為簋。豈在獨不可以為樽與簋乎。用取者。承上言樽與簋皆用在。即今之瓦甌。瓦碟。盤盂之類是也。蓋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薄矣。而樽與簋又皆以瓦為之。取其質朴相稱也。註與程傳確矣。本義引據雖詳。未免辭費。况有象傳可據乎。且如本義上以樽酒為句。下以取用在為句。樽酒是矣。復單以簋字屬之。成何文理。杜光本曰。坎六四爻辭。註疏程傳。皆以樽酒為句。簋取為句。蓋辭義當然。且象傳足據也。本義遵晁氏泥周禮。以簋字截屬樽酒為句。則不惟上悖象傳。下悖註疏程傳。而簋字截屬上文。全無着落矣。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陰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占

正誼堂

以言難難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義。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啓者。始雖不甚好。然于義理无害。故終无咎。訂疑本義始雖難阻。終得无咎。又小註云。艱難之時。不可直致。愚謂重險之時。君之需臣最急。自當言聽計從。何嫌何疑而有艱阻乎。蓋當患難時。世間自有兩般人。有從諫如流。言聽計從。如句踐漢高曹操唐太宗其人者。有剛愎自用。拒諫賊忠。如魯昭公吳夫差袁紹其人者。人臣當此。有不可不說以直自達者。故齊武子之于衛成公。狄梁公之于武則天。李鄴侯之于唐肅宗。韓魏公之于兩宮。皆以納牖之法行之者也。程傳本義以此立論。亦是一義也。大凡解易。須先將象辭說得明白。有下落。方好就象辭再討。所寓義理。如樽酒簋取用在。只是用薄禮以將誠意。此易曉也。如何却說納約自牖。玩此句。似是有實人于深室。不容人與之通。往來音問。乃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又用瓦為樽簋相饋。以將其誠。而因自牖外與之結約也。其意專為納約而來。不在酒食也。至于所約之事。不過救患之謀耳。此等事。古今皆有之。如南宮括散宜生。出文王于羑里。齊武子出衛成公于京師之類。古之人有行之者也。在近今。其事更多。易之為書。冒天下之道。何

得不以實事解之乎。程朱以為淺近而不屑作此說。因為深義以釋之。以此全作象。夫象則何所不寓。君臣特其一耳。蒙引人之常情。無事則其勢安。勢安則心縱。心縱則難入。而上下之情。反有乖者。有事則其勢危。勢危則其心憂。心憂則相求。相求則其遇合也轉易矣。故不甚拘。于上下禮際之間。但只用樽酒簋而益以誠心。其進結也。亦不必由戶而入。只自胸以進。亦自得相遇矣。訂疑此以臣濟君之難言。但以理言之。志難相持。即不拘于上下之儀。樽酒簋亦可用。臣可也。何乃至自勝。以進乎。豈由戶入便為拘。乎此可議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六

正誼堂

又曰。肅用缶。或拘于益。以誠心之言。謂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非至是始有誠心也。訂疑本義。即解。或為益。亦當以誠心之意。加之樽酒之前。而以樽酒六字。通作質樸之物。以解之。今以缶為誠。是承有孚盈缶之義。而誤也。如以缶訓誠心。則不鼓缶而歌。底缶字。如何解。盈缶者。積滿之象。其誠心在有孚二字耳。梁山來氏曰。樽酒。句。蓋。或。句。用。缶。句。見。元。繁。文。之。說。納。約。曰。自。見。元。價。介。之。儀。訂。疑。納。約。曰。自。若。以。為。元。價。介。之。儀。不。訓。由。而。訓。獨。自。字。便。看。得。大。錯。了。

說統此。又斷非君臣隔阻之說。只是論大臣處險難之說。故曰。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際。君之倚信者。倍于常時。故曰。不必于尚儀文。拘格套。但以誠心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艱可濟。終得元咎。要其終而言之。形迹正不必避也。訂疑君之倚信者。倍于常時。此句甚善。按曰。自勝曰終。元咎。此處有不待已之意。非故為脫畧而然也。何使有戶可。或由。或由。必不約約自勝也。言終元咎。見始之未必元咎也。然則其樽酒云云。豈得已哉。古者此臣事主。雖在顛沛流離之際。不失君臣之禮。若以不尚繁文。拘格套。釋之。是教人臣以當變而可。元禮于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七

正誼堂

若前也。故程傳。本義。並元此意。○時有常變。事有經權。當其常則守多。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當其變。則趨棄之。連繫。焉。其之豆。粥。麥。飯。亦未其忠。當其常。則并下升堂。進止不可失其尺寸。當其變。則連丑父。可使公取飲。樂會可排闥直入。至御榻前。常守經而變又達權。蓋有不得已者。象曰。樽酒簋。或剛柔際也。本義。是氏曰。陸氏釋文。本元。或。字。○陸德明釋文。一本更有。或。字。杜光本曰。樽酒簋。或。柔。傳。原。至。明。至。確。無。樽。動。務。是。氏。釋。陸。氏。釋。文。本。義。遂。從。是。氏。舒。去。或。字。大。釋。文。即。元。或。字。且。不。足。慈。

况陸氏云一本更無取字

訂疑樽酒一樽之酒也如元貳字蓋字如何解

又接蒙九二剛柔接也謂二與五以正應相交接也此云剛柔際也謂四與五以剛柔相比也際者相比之義泰九三天地際也亦以三四相連比也坎之六四柔正九五剛中正其相際遇如高祖視蕭何為左右手如昭烈所云吾之有亮如魚之得水其相與者如此况又在險之時故樽酒納牖而終无咎也

九五坎不盈既平无咎

程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訂疑以水言也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九

正誼堂

祗音祗抵也復卦云元祗悔必抵于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救天下出于險則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云○朱子曰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訂疑以水言二與五雖是陷于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隔他不

訂疑本義與程傳微不同程傳重不盈本義重將平程傳據象傳本義用象傳之意而不拘其文○祗字音義見復初九爻

蒙引盈則平而出矣不盈猶未平也然將平矣

梁山來氏曰坎不盈者現在之辭祗既平者逆料之辭言一時雖未平將來必平也九五猶在險中以地位言故有坎不盈之象然陽剛中正其止有一陰計其時亦將出險矣故又有祗既平之象若未平未免有咎既平則无咎矣

訂疑初三如秋水時集入于重壑涸可立待以喻无才德之人一遭患難遂淪胥以亡也九二源泉之水出一壑旋入一壑未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九

正誼堂

得沛然放乎四海者以喻人之有才德者雖不至為患難所困亦未得遂其樂行之志也九五則江漢之水將出于壑唐澆澗之險而浩然沛然一瀉千里遂其性得其勢矣以喻大人之才德當得濟之時位沛然其樂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訂疑中即九二未出中之中指水言尚在坎中未大也釋不盈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陸德明釋文經音義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經皆索名寘置也

張作置

程傳以陰柔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

以徽經因宜于叢棘之中其不能出矣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

也其凶可知

游陽張氏曰坎為刑獄荀九家易坎為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

周易訂疑

卷五 坎卦

一百

正誼堂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訂疑諸家多指刑獄本義不取只以象言如困于株木于葛藟

于鹿之類是也古之刑獄無冥于叢棘之利即據于九棘之

下亦非冥于叢棘也

原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訂疑極則必反理數之常險極有將出之理剛陽處之則必出

矣故否大畜渙之上九皆吉而屯坎困之上六皆凶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程傳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于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

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于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

虛明之義萬物莫不皆有明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

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于得

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

又牝焉順之至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也

本義陰麗于陽云云朱子曰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

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

畜牝牛便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

雙湖胡氏曰文王之于坤取牝馬象于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

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為馬坤為牛于是坤之馬反欲求

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于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一百

正誼堂

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于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

為文王周公之象哉

蒙引不言明義者此卦之辭只是麗意不及明意也陰麗于陽

而明明元在陽也故旅本義曰民止而離麗于明

體陰而用陽按邵子漁樵問答曰敢問火善灼物何必待薪而

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无體待薪然後為體

薪无體待火然後為用以此言觀之則體用之分了然矣

或曰按孟子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朱子以為明者光之體光

者明之用今日體陰而用陽何也曰據此卦言如薪燭發光之

根處皆暗是陰體也其勝上光顯用陽也據孟子則即此勝上之光顯是明者光之體也其光顯所射有以顯耀乎物則是光者明之用也○夫物之所麗貴乎得正麗附託也如臣之委質于其君士之託交于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在各有所麗俱要得所處之正○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夏

正誼堂

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柔順之物尚多獨舉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張氏衍義云或問天左旋日月右旋似與天不相附麗曰日月與天皆左旋但日月行稍遲○曆家就近推算謂之右旋耳其實未嘗與天行相逆蓋日月二氣與天之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易攷云草木之實能養人者皆謂之穀五穀舉其大者故此云百穀

本義釋卦名義

訂疑重明程傳朱子丘氏蒙引來氏皆謂正道惡謂象傳元極言以贊之者例以聖人配天地為三才之義大率指君言明為主君明矣正字對天字土字其指位言明矣下文柔麗乎中正方是指正道言正擇利貞之義也○正字在卦才之外中正在卦才之中卦辭外意與正釋卦辭例原不同也○若以此麗乎正為中正之正則以卦體言除六二為麗乎正六五即非正矣如何言重明麗乎正乎豈此句專指六二乎且六二下卦之麗非君位也豈能配天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夏

正誼堂

地而化成天下乎且本義亦不云以卦體言指六二也○葉義隱曰重明主君德說不兼臣飛說解重明以君德言麗乎正以君位言蘇子心曰所謂明在上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

蒙引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唯中耳以中而該正也○訂疑朱子曰中正說六二分數多蓋疑辭也蒙引竟兼五惡按八卦正位離在二此卦唯六二爻最吉本義云柔麗乎中而得其正又全用彖傳之義釋之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

其正則象傳泰麗乎中正為專指六二明矣。杜光本曰：離麗也。至化成天下本義云：釋卦名義，便知重明以麗乎正，乃此指君言矣。泰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本義云：以卦體釋卦辭，便知泰麗乎中正乃專指二言矣。且六二本義云：泰麗乎中而得其正，六五本義云：泰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則泰麗乎中正于五元微甚明也。蒙引謂蒙指二五，何不玩兩爻本義乎？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若咸卦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便是連帶。泰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泰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四

正誼堂

說說實以泰麗二字則順之義已包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疏：繼續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為照臨。

程傳：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親離明相繼之。

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

訂疑：朱子蒙引從疏，耿氏項氏從程傳。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註：錯然者，警慎之貌也。

程傳：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

上麗，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足已動矣。然其明之之才，若知其敬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

本義以剛居下云：訂疑從程傳。

進齋徐氏曰：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乎錯，未

得其當，為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

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剛應不

亂，可免于咎，不敬反是。

訂疑：錯然，凡四說。註作警慎之貌，于敬之為，獲徐氏謂動履乎

錯，夫既乎錯矣，雖敬之何益？胡氏謂事物紛錯，則諸卦皆可言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五

正誼堂

不必離初也。故註不如徐。徐不如胡。胡不如傳。傳又不如本義。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傳：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蒙引

敬之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况以剛明之資，然

可令无進乎？

中溪張氏曰：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然未知適從也，不

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訂疑此同胡心

六二黃離元吉。

本義：泰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六二一爻

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持惜中宇而包正字訂疑借中包正之說不必用當以二五本義為正

蒙引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所行者必天下之大道必事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之類是也泛就人事言不必指人臣自其存心之善曰中自其處事之善曰正梁山來氏曰以人事言乃順以存心而不邪側順以處事而不偏倚訂疑亦似蒙引八卦正位離在二故元吉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五

正誼堂

訂疑爻辭取黃黃中色也則以存心言當是不偏不倚之中即剛使中正底正字以制事言當是無過不及之中即剛使中正底中字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正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坎二五皆卦之中五當位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二五皆卦之中二當位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往處下離之終明在將沒故曰日昃之離也明在將終若不委

之于人養志元為則至于耄老有嗟凶矣訂疑至字不如此時已是耄老何復云至

程傳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華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在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此處生死之道也訂疑大耋就目下言不用至字勝註疏本義重離之間云訂疑一從程傳或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朱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五

正誼堂

子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藍田呂氏曰詩云我今不樂逝者其耄與此意同

廣齋趙氏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

顏延之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

遠朝不謀夕是也訂疑有人勝天之時不可元維挽之亦有天

勝人之時不可元養命之安徒憂元益也

蒙引實說則此爻只當得老而將死者矣恐日昃之離四字不

是專指此一事故須且寬說此亦其一事

訂疑生死亦大事也子路有知死之問孔子有夕死之說繫辭

傳有原始及終之論。孟子有致壽不厭修身以俟之。言聖賢看得生死極是大事。但以理斷之于心。固无庸慮。養生之謀。亦无老佛長生之妄耳。易中言天下之道。豈可以此為象。而不實究其理乎。至于所占之事。或與不合。則不妨別推事理耳。又按大畜之嗟。畏死也。人之畏死。有三。一是恋生前榮樂。舍不得此。鄙陋之人。不足論。一是見子女未成立。或當身有未了事。此雖是從義理起念。差勝前一種人。亦義命二字。看不透也。肯孔顏臨死時。有多少難了事。曾何見其戚。焉。一是聽輪回因果之說。追念生前造作。心上過不去。畏受冥報。而憂其无如何也。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夏

正誼堂

夫輪迴因果之說。原屬虛誑。无足憑。但追念生平不自安。亦有道以處之。昔漢武帝即位以後。所為與秦始皇如出一轍。追輪臺一詔。痛悔前非。胡致堂謂其既往之愆。與化俱。但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善之法。九三者。獨不可為自新之善。而徒為无益之戚乎。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傳曰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追處以休其身。杜光本曰。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二語意本在處方。不是毫无可為。一味優游待斃。但伊川此意。不見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云云。朱子曰。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九四陽爻。突出來逼凌上爻。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戰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意。

訂疑此爻極似董卓。雲峯胡氏曰。離以二五為主。本義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迫五也。却解云。坎水下陷。故下卦多凶。離火上炎。故上卦多凶。

周易訂疑

卷五 離卦

夏

正誼堂

訂疑只以一日前之六二如日之升也。九三如日之昃也。六五則日之晡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元所容也

程傳上凌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註履非其位。不勝所履。以柔乘剛。不能制下。下剛而進。將來害已。憂傷之深。至于沱嗟也。然所履在尊。四為逆首。憂傷至深。衆之所助。故乃沱嗟而獲吉也。

程傳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
无助獨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
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感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本義以陰居尊云一打疑用程傳意
雲萃胡氏曰九三大畫之嗟以生死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
凶六五威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
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索引所以憂懼者恐不得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必保其位

周易訂疑

卷五 雜卦

享

正韻堂

而吉矣○六二亦迫于上下之二陽而得黃麗之吉何也一則
得中而且正二則方中之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
盡而且不正故其辭危

象曰六五之吉麗王公也

疏曰五王位而言公者取其便文以叶韻也

紫引味王公之辭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

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說統麗王公即是吉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本義明明及遠云一
雲萃胡氏曰本義云明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蓋明遠則威震
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
打疑獲匪其醜諸家之解皆欠明往謂除其非類以去民害既
千折首意獲且不順程傳謂去天下之惡若盡其類則元殘
則何可勝誅故但當折取其魁首而執獲者匪其醜類則元殘
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李西溪曰只誅首惡醜類
不獲不以為咎也索引云不以獲醜為尚也梁山來氏曰執獲
不及其小醜此皆據脅從罔治之意而為解也愚謂所云醜者

周易訂疑

卷五 雜卦

享

正韻堂

渠魁之黨也○脅從者不得已之難民也二者元句不同從古用
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從衆也○大雅常武之篇曰仍執醜虜可
見古之用兵未有不獲醜者也○本爻匪字非說則衍耳

杜光本曰本義威震而刑不濫威震切折首刑不濫切獲匪其

醜蓋從程傳也○有于獲匪其醜句謂獲匪其黨惡者則宥之而

刑不濫其說雖圓便于牽案然獲匪其醜之下須補出宥之一

層緣與本義相合又不若程傳本義只就本文作解無事添補

之為愈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陸德明釋文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中溪張氏曰征之為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

紫引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人之邦大抵此以王者言王者无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孔子于此等處皆有救其末流之弊意明非窮兵黷武也

卷之五終

卷之五終

卷之五終

周易訂疑卷之六

周文樂陵董養性選公輯著 莊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下經

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程傳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咸感也凡君臣上下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事通之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正誼堂

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義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事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姦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者也

蘇子瞻云夫婦者咸與恒也男女者坎與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咸恒之所以坎離也

本義兌柔在上云

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

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重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恃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蒙引卦體卦德卦象三段意皆歸于咸之一字內。而所謂亨利貞取女吉者。義蓋從此而出。故本義以通釋卦名卦辭。而夫子彖傳乃獨以屬之卦辭者。所見非不同也。命辭之際。偶不同耳。取女吉特舉感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故云感有必通之理。

周易打疑

卷六 咸卦

二

正誼堂

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味一皆字。又可見取女特其一事。

未知德云。天地萬物之本。男女人倫之始。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對待而分。繫辭天地定位。一條是也。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流行而合。繫辭剛柔相摩。一條是也。故山澤合為一卦。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艮屬陽。三則以陽居陽。兌屬陰。六則以陰居陰。三為艮之主。六為兌之主。男女皆得其位。所以亨貞吉。

彖曰咸感也。

臨川吳氏曰。卦之二體。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畫皆相與。卦之所以得咸感之名也。

蒙引。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此與泰卦乾坤交而二氣通同義。蓋柔本在下。剛本在上。今剛下而柔上。乃所以為交感。乾本在上。坤本在下。今乾下而坤上。乃所以為通泰。訂疑。王輔嗣首以老莊釋易。猶未為无心之說。孔疏程傳。本義亦皆无此解也。而楊龜山。西溪李氏。雲華胡氏。建安丘氏。節齋蔡氏。倡為无心之說。而王陽明。梁山來氏。彦陵張氏。程敬承等。復決其泥。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醢。愚每見欲啗。

周易打疑

卷六 咸卦

三

正誼堂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疏。艮剛而兌柔。若剛自在上。柔自在下。則不相交感。无由得亨。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為咸亨。艮止而兌說。能自靜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誦。不失其正。所以利貞也。艮為少男。而居于下。兌為少女。而處于上。是男下于女也。婚姻之義。男先求女。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于女。然後女應乎男。所以取女得吉也。訂疑。以卦體卦德卦象分釋卦名亨利貞取女吉。建安丘氏從之。蒙引以支離駁之。

建安丘氏曰。柔上上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為兌也。剛下三也。九本居上。下與坤交而為艮也。訂疑此如損卦損下卦初畫之陽。益上卦初畫之陰之例。另一義亦可備參。

蒙引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人事說。

訂疑二氣如專就造化言。更要丘氏以山澤言。大非程傳艮止于下。篤誠相下也。見說于上和說相應也。

蒙引正則不他。說則樂從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四

正誼堂

萬物之情可見矣。

疏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感道之廣大則包天地。小則該萬物。

程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

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

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訂疑有以天地萬物之情專承首句者。非。聖人感人心。曰設教。又曰至誠。至誠即寓設教之中。非有二也。天地感。程敬承

胡氏且皆以天地相交感為義。愚以聖人感人心。例之則天地感當是天地感萬物也。不必復如二氣感應以相與之義矣。蒙引程傳觀其所感。只承上二句。愚謂是先舉兩件大事說起。以舉其餘。

訂疑天地感萬物。而萬物化生。此氣化也。萬物各以類相感而萬物化生。此形生也。此又萬物之情可見矣。當以意推之。蒙引感人心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正蒙曰。誠于此。動于彼也。訂疑此此言。不指王道。

又曰。聖人之德。有以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无有不歸順而或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五

正誼堂

平庚者矣。故天下和平。訂疑此以王道言。

飛航講天地以陰陽之氣感萬物。凡物之同有是氣者。或氣化形生。莫不化生矣。聖人以同然之理感人心。而天下之同有是

心者。无乖戾反側。莫不和平矣。即此感通之大。以觀天地陽施陰受。情之所以合同而化者此也。訂疑陽施陰受。又似天地交

感。不是感萬物。以觀萬物。聲應氣求。情之所以相得有合者此也。上之兩儀中之聖化。下之物類。皆不外夫感感之道。亦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傳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主无私主則无感不通。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訂疑或曰山體至實何云以虛而通曰山澤以氣通者也。若山體不虛澤何能透出其上也。建安丘氏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滯雖有至者皆擇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蒙引不以私意自蔽所謂虛也。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以接物言。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六 正龍堂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禦其以虛受人為何如哉。訂疑不以私欲自累亦是虛也。廓然大公物來順受以虛受人也。蒙引君子固當虛以受人之感倘或感以不正亦虛以受之乎。曰納其言而酌其是非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也于此亦可見成之必利貞處。彦陵張氏曰善惡從違胸中原自有區別但心如鑑空任物之來而不拒其所當受便是虛受處。訂疑此不以私意自蔽之說也。

蒙引如心有所念慮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喜亦不以為喜矣。心有嗜好樂放此故胸中須空。洞。无一物先實其中乃可所謂虛以待之于无為之先。王龍溪曰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訂疑此不以私欲自累之說也。

初六咸其拇 本義咸以人身取象云。雙湖胡氏曰拇只取下體初象解九四解而拇拇亦指初或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朱子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終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卦屬艮也。訂疑內卦即不屬艮亦未必吉順之內卦為震下三爻皆凶可見。

蒙引按咸于最下謂咸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足為物感此說是以九五之不能感物上六之感人以言而定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蓋凡得遂其進者皆非所感之深者不能所謂定其交而後求也故未信而諫聖人不取。訂疑此子夏之言誤謂聖人交淺言深識者非之。其不言吉凶何也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于害也凡吉凶悔吝生乎動故禍或為福所倚福或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七 正龍堂

為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馳馬高蓋，其憂實大。進未必皆吉也。訂疑本義云：欲進未能，非也。此卦主感不主進也。易卦之初爻，有以進取吉者，如屯需小畜泰否大畜大壯夬姤升漸節既濟未濟是也。有以涉世延吉者，履同人大有賁隨元妄順離恒萃艮兌是也。

蒙引本義云：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此即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皆此義也。此一闕節最大，咸之為道在靜，以應動，如初二三上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八

正誼堂

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于靜而不能動，故曰物來而順應，靜亦靜，動亦靜。訂疑此是正旨，勝本義欲進未能之說。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註四屬外也。○疏與四相應，可感在外。訂疑程傳求氏易從微慎甫曰：无念中忽生一念，一念雖微，志已向于外。此正善惡之幾，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訂疑此中庸首章之意。○洪氏發明曰：聖人甚不欲人役志于外，以累吾心體，故直指之。○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于事物，即日感日應，而亦在內也。○心繫于事物，而不即于理，即未感未應，而亦在外也。

訂疑爻言咸拇，象傳即斷以志在外，何也？昔先大人邀一人飲，其人飲酒間，足數動，先大人謂予曰：此必決賭而負，欲圖恢復也。未幾其人辭去，明日詢其同輩，果然。蓋志之動，氣恒見乎四體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云：○中溪張氏曰：六二之居吉，即洪範之用靜吉也。

蒙引：咸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故曰二當其處。所謂居吉者，非以不動為吉也，以不妄動而吉也。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九

正誼堂

訂疑初咸之尚淺，二則咸之深矣。故初不言吉凶，而二言之。觀二之言，則初之咸拇亦凶之分數多矣。○初以陰居陽，不正其為不善是矣。六二柔順中正，上應陽剛，中正如何凶？曰：以理言之，咸六爻皆宜靜不宜動，以二體言之，艮為止而在下，卦允宜靜，乃當咸之時，二不能止而亦妄動，故凶。學者全要識時下三爻，艮之體而當咸之時，故不論其才之善否而皆凶。○此卦六爻當與順卦相參看。順下三爻皆自養之時，故以動而求養為上。三爻為養人之時，故艱拂皆吉。咸下三爻士君子學以為己時也，故宜靜而動則凶。且各上三爻正應世時也，故四成

其○懂○五○又○病○其○不○能○感○上○非○惡○其○感○也○惡○其○感○而○无○實○耳○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序○陵○張○氏○曰○夫○子○怕○人○錯○認○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意○故○提○
出○順○字○蓋○天○下○感○應○之○理○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惟○順○其○自○然○而○
无○容○心○焉○則○靜○固○静○動○亦○静○也○何○害○之○有○不○然○却○動○以○求○静○其○
不○流○于○二○氏○之○枯○寂○者○幾○希○杜○光○本○曰○張○氏○之○說○非○也○感○下○三○
爻○時○皆○宜○靜○者○也○雖○凶○居○吉○者○謂○反○其○所○以○凶○順○時○而○靜○焉○則○
不○害○而○獲○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十 正謹堂

本○義○股○隨○足○而○動○云○云○
蒙○引○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執○其○隨○
此○于○爻○體○无○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咸○以○人○身○取○象○九○三○當○股○之○
處○故○咸○其○股○執○其○隨○不○可○說○過○剛○不○中○此○如○六○二○之○咸○其○腓○初○
六○之○咸○其○拇○九○五○之○咸○其○脢○一○繫○皆○以○位○取○下○二○爻○皆○欲○動○
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者○也○
訂○疑○艮○六○二○不○拯○其○隨○隨○指○九○三○此○又○曰○執○其○隨○蓋○艮○為○關○寺○
男○之○賤○者○也○故○遊○之○九○三○云○臣○妾○損○之○上○九○云○得○臣○旅○之○二○三○
云○童○僕○咸○艮○之○六○二○九○三○云○係○隨○執○隨○隨○者○臣○僕○之○事○賤○者○之○

役○也○蓋○與○臺○皂○隸○之○職○虎○賁○贊○御○之○屬○也○故○曰○志○在○隨○人○所○執○
下○也○艮○六○二○本○義○既○曰○三○為○限○則○腓○所○隨○矣○是○三○者○二○所○隨○
也○此○曰○股○隨○足○而○動○是○三○又○隨○乎○初○二○兩○處○不○互○相○予○盾○乎○而○
余○謂○不○然○蓋○股○腓○足○下○體○之○象○均○為○隨○人○而○動○之○物○而○三○為○艮○
之○主○又○執○其○隨○者○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云○云○
梁○山○來○氏○曰○陰○柔○隨○人○不○足○怪○矣○今○九○三○剛○明○宜○乎○卓○然○自○立○
則○所○執○主○者○乃○高○明○自○重○之○事○有○何○可○羞○今○乃○亦○不○處○而○志○在○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十一 正謹堂

隨○人○則○所○執○者○卑○下○之○事○不○其○可○羞○乎○杜○光○本○曰○九○三○宜○靜○本○
義○兼○陽○剛○止○極○二○義○而○來○氏○單○講○剛○明○不○及○本○義○之○該○括○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傳○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四○在○中○而○居○上○
當○心○之○位○故○无○所○取○直○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
則○有○悔○也○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于○感○通○乃○有○悔○也○
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陽○无○不○通○无○不○應○者○亦○正○而○已○貞○
者○虛○中○无○我○之○謂○也○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
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思○所○不○及○者○不○能○感○

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繫之私心。既主于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私。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或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朱子曰。廓然而大公。便不是懂。○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周而不比。比而不周之意。

楊龜山曰。初言感其拇。二言感其腓。三言感其股。五言感其脛。上言感其輔類。而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十一

正誼堂

心。蓋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唯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其蘇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云。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節齋齊氏曰。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于來也。无迎。于往也。无將。既應之後。蓋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

訂疑以上諸說。傳以貞為虛中无我。明道有无私心无情之語。楊

氏有无私之說。齊氏有貞靜虛一无迎无將之說。楊氏齊氏皆以佛老莊子解易。全學者進心于玄虛寂滅之域。全无捉摸下手處。程傳之說。頗有潛心精微之義。一語少救其失。否則亦就于吳端矣。蓋由于伊川初年。亦嘗將心釋氏之學。晚年始歸于聖學之正。故于此等處。不覺復犯其病。亦見獵而心喜也。雖以朱子之學。集先儒之大成。至解繫辭咸九四爻義。尚恍惚莫知適從。故其本義不足盡以為據。蓋人之應事接物。全在一心。但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所謂貞也。故能從應曲當。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諸儒習于其語。取其皮毛。遺其精理。而相率就為卯說。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十一 正誼堂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十一

正誼堂

何也。二程之說。雖或過于空曠。然有所謂大公无我者。以為之主。故可不至于吳端。然大公无我。予亦嫌其无着落也。而楊氏齊氏則愈速而愈失其本矣。

又九四爻辭。就感人言。則朋字為實字。思字為助辭。故本義絕不及思字之意。繫辭傳借為聖學之論。則以思字為實字。朋字為借用字。程傳不知強合為一。故于經傳俱失其義。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云。

或曰。程傳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其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予

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无我。亦在裏面。訂疑。應。問。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為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朱子曰。然。訂疑。又辭往來連憧憧。讀憧憧。陸氏釋文云。行貌。王肅云。往來不絕貌。則往來二字。亦屬不好了。以接物言。如小人之交。井如伯是也。

又問。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朱子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赤子入井時。此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七

正誼堂

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訂疑。此又難于繫辭傳之意。以憧憧作計較感應之私心。即下句思字也。問。憧憧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是无心而感。其應我也。是无心而應。周適公普。无所私繫。如此是否。朱子曰。是。又問。此以私而感。怨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有限量否。朱子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的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无私心。以上三

條亦是。以感物說。謂有心即是私。惡謂不必深論。其有心无。只當論其感之正不正。孔子論仁也。曾說。到天下歸仁。亦非。怨論治道也。曾說到教上。如九經之教。恭則不侮之類。是也。憧憧往來。只是小人之心。偏而私。以非禮相感。其跡跡能約結。類數也。朋之相從。是他一般。小人方才投其邪謀。同其奸惡。而相從爾。看來此交本義。只是如此。精當。元无許多。難論。小諸條皆是未定之說。

訂疑。程傳與朱子小註。或就應事說。或就感物說。當初說得元无分曉。必取其感物者錄之于此。取其應事者錄之于繫辭傳。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五

正誼堂

蒙引。心便是感物之主。如拇如肱。如股如脢。如輔頰舌。皆心之所役使。以感物者。唯心則為主也。正而固者。應事接物。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確乎其如是。而不移也。如是則雖不期于人之應。訂疑。不必言不期。而莫不丕應。僕志矣。雖不必于人之從。而自信從者眾矣。何不吉而悔亡乎。累于私感。則雖着意感物。而所感者能幾何。此見貞吉二字。雖聖人之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亦不過此。訂疑。重感物上。應事接物。耳。丕應僕志。借用其字。法非以此爻為王道吉也。觀末句。雖聖人之感人心云。可

蒙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本義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紫引未光大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也。申朋從爾思意。

訂疑不復能及遠矣。本義此句元不確。與物相感不論從者也。

廣狹只論感之正否。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豈兼愛天下人皆從。

我之謂哉。孔子歷聘列國所定交者不過蘧伯玉顏回由公西。

荆晏平仲數人而已。豈能感犁鉏梁丘據彌子瑕宋朝諸人從。

我乎。王莽謙恭下士。時天下稱莽功德者四十萬七千五百。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正誼堂

七

九五咸其脢无悔。

註脢者心之上口之下。疏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

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

也。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為心神上為輔頰五在。

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

子黨與適天下聲氣動九州不為廣也。

子之食客三千鈞黨之八俊八碩八及八厨晚唐之八閏十六。

人文之四友武之十亂孔子之七十子不為狹非其正也。四公。

七十二人豈所從者狹乎。得為光大乎。如其正也。舜之二十二。

七。二人豈所從者狹乎。得為光大乎。如其正也。舜之二十二。

七。二人豈所從者狹乎。得為光大乎。如其正也。舜之二十二。

雲峯胡氏曰諸爻皆戒其感于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

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靜。六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無私繫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註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

程傳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不能以至誠感物。

而發見于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于人乎。輔頰。

舌皆所用以言也。

訂疑不必曰不能動人。此等人最能感人。故曰巧言亂德。又曰。

惡佞怨其亂信也。惡利口怨其亂義也。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云。

飛航講意上六陰柔有邪媚之姿。居說終則工媚說處咸極。則。

務入人。是其感人也。利口是崇。崇言是飾。而乎信不足。為感其精。類舌之象。以是持身。則喪道德。以是涉世。則長浮偽矣。又曰。舌如電光。辨如波濤。乃喋。利口之士也。佞不可長。是以金人三緘。古人志之。白圭三復。孔子稱之。

杜光本曰。九四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本義云。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是九四感。但宜正。非不宜感矣。九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本義云。志末。謂不能感物。是九五不能感。孔子方鄙其志矣。上六爻辭曰。咸其輔頰舌。本義云。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凶咎可知。是上六之凶咎在乎。

周易訂疑

卷六 咸卦

大

正誼堂

感人之元。其實。而不在乎感人也。夫如是。則本義于初六爻辭。只當云。下卦三爻。皆宜靜。而不宜動。而乃云。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不惟與上卦三爻。經傳不合。亦且與上卦三爻。本義自相矛盾。豈不大可評哉。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訂疑合六爻而論之。初二。奔走服役之人也。贊御虎賁與臺皂。隸之屬也。九三。其屬之長也。震為長子。故屯豫曰。侯隨曰。官。男之貴者也。艮為少男。為蘭寺。故咸民曰。誰遜損曰。臣妾。旅曰。童僕。男之賤者也。九五。當脢之處。蓋負擔之人。荷篠之士也。故曰。

志末也。上六先之。主。兌為少女。為巫。為口舌。荀九家為輔頰。以人身取象。上六又當其處。于人則為說客。巫覡之姑。六爻并一。切邪術之屬也。初二。卑污下賤之人也。上六。亂德惑眾之人也。九五。在上卦之中。鄉黨自好之人。動作苦勞。四體自食其力者也。

三三 震上下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中溪張氏曰。恒字左旁。从立。心。右旁。从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朱子曰。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恆。其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九

正誼堂

說象一隻舟。而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本義為卦震剛在上。云。上。蒙引。恒亨无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本義出貞字。下句方丁寧。出猶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豈有不貞而得為于野。亨利涉乎。下句利君子貞。亦是方丁寧出耳。本義云。然又必利于守貞。則乃為得所。長久之道。蓋不貞則非所謂恒矣。世固有執拗終身者。如楊墨之徒。所守非不堅正。則未也。故終不可行。卦辭只以守字對行字。言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理固有不可誣者。若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故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亦是此理。訂疑恒之為道。所該者廣。非專學問之體用也。○有一事之恒。有終身之恒。

系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其而動。剛柔皆應。恒。

柱剛尊柔卑。得其序也。○既成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恒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程傳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剛又上而柔又下也。訂疑此如損益之義。亦取卦變而意不同。震上

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震則風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二

正誼堂

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

兼山郭氏曰。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相應。交感之常也。

蒙引風多有不同。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

風也。故為常理。聖人認得真。而以為常。眾人不知。而疑尋常之

風。不必皆有雷也。雲從龍之雲。亦與尋常之雲不同。蓋自是龍

身上蒸濕之氣。所為也。盛則亦成雨。與尋常理也。○其順震動。為巽而動。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其順。不順而動。于理固不可。于

勢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之常也。訂疑說卦傳巽入也。柔傳

若有異者。只通他與亨。不與事入。德亦未言順也。蓋順坤德也。若曰順而動。則是柔非剛。矣。又如升卦。與而順。觀卦。與而亦。將解云。順而動。無以別乎。蓋其德為入。謂深入乎事。聖洪范。所謂沉潜也。動者。奮發有為。洪范所謂高明也。與而動。所謂高。明。柔克沉潜。剛克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程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咎。過。但所恒宜得其正。故曰久于其道。不恒其德。與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本義恒固能亨云。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二

正誼堂

訂疑久于其道也。釋利貞之義。已畢矣。天地之道。二句。以起下

文。終則有始。句。重久不重貞。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蓋

天地之道。自无不正。不待言也。又已字與下文始字。以韻相叶。

當為一節。如貞下起元之意。

說統恒亨无咎。吊起說不重。只重利貞。久于其道。不是貞外。又

有道。唯貞乃為久于其道。蓋天下无正外之道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久于其道云。

重溪王氏曰。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為晝夜。自晝夜積而為寒

暑晝夜寒暑相為往來機械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無端者蓋有恒而然也唯其有恒故有往而利如此也打疑大意得之但語有滯處

打疑愚謂本義承上文天地之道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夜之終則有晝之始寒之終則有暑之始動靜相生循環不已如川之流往過來續而不稍停恒言利貞又言利有攸往者終則有始天地之道也蓋卦辭本為人事言孔子偶于此處見得有通體元窮故得此二句利貞利往移向天地之道上說不復顧卦辭本意矣蓋孔子此道為一全體不息故逐處說這箇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三

正誼堂

道理于自己身上說一段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云云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于水上說一段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千乾卦說一段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子咸九四爻說一段曰日往則月來云云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于恒卦說一段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系傳以天道言則利有攸往為終則有始之義矣如以人事言之則學者之體立而用行與學優而從仕凡人之息而有作處而有出靜而有動皆是也

飛龍講意天地之道不必道外又添貞字下節釋利往終則有始在造化上看貞者終也元者始也貞下起元所謂終則有始也觀天地之運人之所以利于行可知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恒久之道○梁山來氏曰久于其道謂仁漸義摩也索引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不必依程傳以久成亦本于得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三

正誼堂

飛者常飛潛者常潛天地萬物之情常是是如此而已朱子曰物各有个情有人在此決定有个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常是恁底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訂疑天地之情已見上文萬物之情于上文亦見之如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之類俱是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疏方猶道也○訂疑西溪李氏以舜之風雷弗迷解此愚謂雷風之恒在造化是實事在人是象當以譬事勢迫促趨急聚加之類立不易方

所謂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飛航講意見真守定內而立心。外而立身。皆大中至正。任毀譽是非。挫他不得。

初六後恒貞山无攸利

程傳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後恒者也。

本義初與四為正應云云

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為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山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四

正誼堂

蒙引自初而言初居下上視乎四勢分邊闊未可深有所求也又自四而言四震體震動无常也且四又陽陽性上而不下其情不下接也况又隔于二三其勢亦有所阻也是四應初之意有異乎常尤不可深以常理求之矣以上本義皆言其不可深求以下則言其不知其不可而深求之也○夫初本不可深求于四然唯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為之主入之深者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訂疑還有求欲其得一節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其指四二句出禮記

如此不灌不寒所望而反達彼之怨陳由是起怨由是生禍由是作矣故貞凶无攸利訂疑蒙引只說了初居下一節未及說到在初一節蓋居下則不事不信而弗從矣在初則交淺言深亦可弗入也四震體則輕舉而不牢初陽性則剛愎而好自用也當體本義初居下初在初四震體而陽性二句蒙傳始求深也即初二字之義讀者多讀差了一蒙引亦然○初之所求于四者理也而其所以不可遂其所求者則勢也理勢之間君子審焉○或問劉賁程子曰後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亂退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東

坡曰若賈生者非文帝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于文帝也夫降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訂疑所引劉賈賈生事是以初與四作君臣說愚謂不專指君臣凡夫婦朋友皆然但不可如梁山來氏專指夫婦耳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五

正誼堂

訂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遠怨之道也初六為巽之主其性務

入是求于人終元已也故象傳曰求深責其已甚也況在初則又交淺而即求之深乎

洪氏發明又就學者說理本淺而求之深索隱鉤玄必入于荒唐流于異術而元補身心始求深看一始字便是象等驟進不循本末學者之病莫大于是訂疑本非正旨然易言天下之道又求傳終則有始或亦就學者說故錄之以為推廣之一例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傳居恒之始而求望于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云

正望堂

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交淺而遽求之深豈常理哉訂疑即交深亦當度其人如何有不可以一槩深求者故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于此見本義有錯傳不及處蒙引本義意全象傳只是本義在初二字之意

九二悔亡

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從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足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訂疑以本爻為處

以應為動不然

或問伊川中元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元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君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本義以陽居陰云

訂疑程傳言應本義不言應者以象傳元應之義又程傳所言者以處對動為應雖易之正例故不從

雲峯胡氏曰咸恒六爻非不相應得者不過悔亡而已咸九四曰貞吉悔亡九居四非正也故必貞然後悔亡恒九二亦非正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云

正望堂

也但曰悔亡而不勉以貞何也咸九四不正又不中恒九二不正而得中是為久于中者也所為中重于正者此也訂疑此說非也易中九二言貞者十有六不盡以其中而不勉之也且如雲峯之說則易中六二言貞者十已中且正矣而又勉之以貞何也

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文明之也

訂疑訟五大上有上晉五萃四巽四五皆不言所以然也蒙引以陽居陰不必說所處非其位所遇非其時分明是所為

有失。後來補救得好耳。蓋悔理自內出者。如所處所遭非其時。位于吾何悔。此亦精義之法。如亞夫軍中夜驚。先儒謂亦未是。節制之具。此亦是失常理而有悔處。然能靜以處之。堅卧不起。故卒定。此亦久中悔亡之意。

訂疑以陽居陰。不正也。不正明是有失。九二中而不正。因中得悔亡。九三正而不中。不能免。各可見中重于正。悔是事之偶爾失常也。

梁山來氏曰。亡者。失之于初。而改之于終也。說統二以陽居陰。氣質未免有偏駁處。以其居下卦之中。善及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元 正謹堂

以為功。故得亡其悔。悔自內出。專主變化氣質說。訂疑此與索引不同。彼以處事言。此以氣質言。然事之得失。由于氣質也。就氣質言。二與體。又在下居陰。是失之不及者。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于中也。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他。中焉而已矣。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也。

聖新可久之道。中焉止矣。人能恒久于中。豈止悔亡。孔子之言。蓋就周公之文辭而美之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于上。六于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承之矣。本義位難得。正云。

梁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與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厚齋馮氏曰。與為進退不果。九二九三同也。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不中。其究為躁卦。是以不恒其德也。

訂疑程傳本義。皆取志從于上為義。按與為進退不果。有不恒。打疑程傳本義。皆取志從于上為義。按與為進退不果。有不恒。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元 正謹堂

之象。又九三居巽之極。而過剛不中。則不能守其剛正之德。而失其常矣。故為不恒其德耳。不取志從于上。亦可。恒能恒而不恒。故或承之羞。

蒙引以華敬等為說。此亦是不恒其德之一事耳。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凡事皆然。不止出處去取也。即如寡婦。始初矢志守貞。後乃不終。而為淫奔之事。豈不人羞之。又如巫醫。今日為巫。明日易業為醫。為醫不成。明日又易業為卜。如此无恒之人。終身不能成一事。人自是賤惡他。

飛龍講意。初志可觀。晚節頓改。上見鄙于縉紳。下取誚于清議。

交絕于君子。誘與于小人。近而當年見棄。遠而身後蒙詬。演識與守。終是不定。无德而不恒。尚可言也。貞而不恒。蓋將若之何。

張慎甫曰。三之。不恒。藉口圓融變通而失之者也。訂疑此輩當發大吓。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紫引。言无往而不得存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无與立談者。

飛說。講意人之元无德者。人不得物色之。反見容于世。惟有德。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三

正蘊堂

不恒則指視之衆。安有見容之處。訂疑所謂求為尋常无問之人。而不可得者。演不特世无所容。即清夜自照。覺自己无所容于天地之間。訂疑又就其羞惡之心。解之甚于凶害。

九四田无禽

註。恒于非位。雖勞无獲也。

程傳。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本義以陽居陰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以陽居陰。而曰悔亡者。唯中則可常。九二中九四不中故也。訂疑六五如如何說。

紫引。此爻之象。非專為田設也。若只從田无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于无禽之地。决不得禽也。守株待兔。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本義云。占者田无所得。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欲。姑以田无所得為主。而推類以盡其餘。說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三

正蘊堂

訂疑。二四兩爻。皆无恒意。此沙隨程氏所云。皆不著其所以然者。故象傳補出。两个久字。可見无恒。講必切。卦名立義。又解之。必切。卦名猶講書之必尋章摘也。杜光本曰。无講又解。必切。卦名立義。冒舉業者。亦不可不知。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傳。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况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云。訂疑本程傳。

訂疑九二剛中六五柔中皆能恒者以其有剛柔之分故有悔亡夫子凶之異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紫引婦人之道不再醜也從一以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從婦

則牝雞司晨矣

訂疑從一而終以終身言則平日之以順為正在其中矣從婦

以平日言從婦尚凶况婦死不再取乎世有不再取而無後者

俗猶謂之義夫三綱之罪人也杜光本曰恒六五爻辭必如程

傳本義言應方有夫婦之義而象傳則以不言為是故紫引訂

周易訂疑

卷六 恒卦

三

正誼堂

疑俱畧之○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來註謂夫子剛果獨斷以義

制事若從婦人順從之道委靡甚矣豈其所宜蓋本之程傳也

訂疑不取來註而取紫引者以從一者從夫也從婦與從一對

婦以人言不以道言終見蛇足也

上六振恒凶

本義上六居恒之極云○訂疑本程傳

訂疑初之浚上之振皆以二卦之德取之本義居上非其所安

此句當刪蓋象傳在上二字對初六象傳始字言乃終字之義

也謂觀其在上而振恒則其平生可知故曰大无功也如履上

九云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乃要終之辭非尊位之義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訂疑象傳初出一始字上出在上字皆以卦之始終言之也○

恒雖訓常然天下事有不可不常者如天經地義民行也有不

可拘常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也當常而不常朝三

暮四也不當常而常守株待免也

三三三 艮下

遯亨小利貞

說遯者隱退逃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君子當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三

正誼堂

此之時若不隱退避世即受其害須避而後得通故曰遯亨

程傳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

疑身不遠害即身亦亨

本義為卦二陰浸長云○訂疑本義陽雖當遯云○至若稍可

以有為數句因程傳而誤也故未免解費余有辯在象傳

或問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

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朱

子曰經文固无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訂疑小

往大來以小人言也如何云經文无此例

建安氏曰：避寧為君子言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于小人矣。安得亨？小利貞為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凌迫乎君子，雖已亦有不利也。聖人為君子謀，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

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為引身之計。若小人則麾之不去，直至无幾而後已。

家曰：避亨，避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蔣川氏曰：卦辭避亨為四陽言也。彖傳專言九五，何也？五四陽之統，得處避之宜，有致亨之道也。

周易訂疑

卷六 避卦

五

正誼堂

隆山李氏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避辭以待天定，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私莽石顯得勢于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避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時，曹節王甫得志于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避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避之時，則當位而應者，蓋所以隨時用權也。訂疑：避而亨也者，必避而後得亨也。言不可不避也。剛當位而應，即本義可以有為之一節，以位言，諸家皆以德言，非也。當位而應，言君子尚在高位，而小人亦未與我構害，在他人則必幸。

小人之不我難，貪戀祿位而不肯去，九五以剛健中正之人處此，便能見幾而作。所謂嘉避貞吉者也。陽剛中正，何嘗无德？但德字在九五二字內，當位自當以位言，方與本義合。○謀身于未辱，正志于未降，故亨。

小利貞浸而長也。

朱子曰：伊川說小利貞之尚可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恐也不然。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

周易訂疑

卷六 避卦

五

正誼堂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訂疑：王敦董卓皆是數逆之臣，君方受制，有當位大臣力可圖則圖之。所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若避之小人，則險邪之徒，為君所信，品位雖卑，而權勢日盛，如私莽石顯曹節王甫，方得志之時，其勢日盛一日，此時也。蕭望之陳蕃竇武何進諸人，何嘗不在高位，但時已去已矣。如何說身任安危，君亡與亡乎？若說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可以去。大臣便去不得，避之九五豈在下之人乎？孔子攝相豈非大臣？魯受女樂，便去呢？二陰浸長，大臣何不可去之？有穆生決去于設醴之時，而疏解組于方寵之。

日况二陰浸長乎二千餘年來嘉遜者李鄴侯肥遜者郭有道
兩人而已

遜之時義大矣哉

既相時度宜。遜世而遜。自非大人照幾。不能如此。故曰大矣哉。
本義陰方浸長云。訂疑從從。

雲峯胡氏曰。遜與旅之時。皆非順境。故本義皆曰處之為難。時
在天。我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訂疑時有順遜。皆存乎天。義用亦有順遜。皆存乎我。保隨順解
時之順者也。大通坎遜。睽旅。時之逆者也。隨時而順理。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六

正誼堂

因事而制宜。君子之義用。莫不有大焉者存乎其間。非時中之
聖人。孰能與于斯。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推者聖人之大
用。此句之上。當有缺文。

梁山來氏曰。陰雖浸長而未盛大。且九五與六二相應。其陽剛
漸消之意。皆人之所未見。而忽焉。是以苟且流連。而不能決去
也。當此之時。使不審時度勢。則不知遜。若養德標位。則不能遜。
唯有明哲保身之智。又有介石見幾之勇。方能鴻冥厥志。所以
嘆其時義之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本義天體无窮云。

紫引天下有山。天雖无意于絕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遜之
象也。遜是相遠之義。非逃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遯山。或以為山

遯。天皆非。君子遠小人。不必說君子遯小人。嚴者。君子自守之
常。非專為小人說也。非法不道。非理不動。然望之儼然。聽其言
也。厲則邪正不容。並立彼小人。自有不處而去者矣。程傳曰。在
乎於在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愚謂於在威嚴。未足盡嚴
之義。必兼律身素行。言若只是容貌靜氣。間嚴則小人之奸猾
者。固未易却也。恐適足以取其侮。惡亦不專惡聲厲色。凡用心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七

正誼堂

拒絕。如令門上莫與。或打東門皂隸之類。皆是嚴者。以禮律身
之謂惡。則疾之已甚之詞。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註。遜之為義。遯內而之外者也。尾之為物。最在體後者也。危至
而後求行。雖可免乎。厲則勿用有攸往也。

疏。為遜之尾。最在後遜者也。小人長于內。應出外以遜之。而最
在卦內。是遜之為後也。迷遜之世。宜速往而居先。為遜尾。伺
所及也。故曰遯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固窮。危行言遜。勿用更
有所往。

程傳避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于勝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元災也訂疑處微謂元爵位元聲名非如來氏无德无民之謂本義避而在後云○朱子曰避尾屬到這時節去不逃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疑本義全用註說程傳之說時人都錯看了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六

正誼堂

訂疑此本程傳微者易于勝藏之說也但无德之說則不必用蓋既无位又无德即不逃亦何厲且无德者亦不知逃不消戒他勿用有往也

按註說程傳本義朱子小註來氏皆謂既不及早逃去危禍已及勿用再去了只宜在此靜候而已蓋本象傳而誤也諸儒皆見東漢之初李業諸人而云然也公孫衍據天水微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衍賜毒酒以劫之業曰古人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藥死又聘巴郡鄭玄玄不諾亦避賜毒酒以劫之玄受毒藥欲死其子叩頭泣血于太守奉家錢

千萬以贖父乃許之又微獨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祭其妻予使謂嘉速裝可全對曰大馬猶嫌主况于人乎皓自殺以首授使者述謀皓家屬嘉聞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死健為賁賁不肯仕遂漆身為瘡伴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又董卓之亂蔡邕先避之江東卓欲誅其家屬不得已就之後卓誅邕亦為王允所誅愚謂死者避之厲也其免者即所謂晦處靜俟以免災者也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无

正誼堂

同是謂避尾屬是一占為避而在後者言也不利有攸往方是一占為占出行者言也言當此時不宜出行也飛龍講意上句就己仕者言下句就未仕者言作一人看更分明

紫引避尾屬危其避之不早也况可占所往乎訂疑作一人看亦是一避晦處靜俟可免災耳晦處即今日儉德辟難韜光全身也訂疑此亦錯認本義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葉山慈曰避尾非也當尾而必避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商山茹芝之叟不蹈祖龍之阱東門挂冠之士不入禁

銅之羅彼其不往亦何災乎訂疑此亦程傳本義之說其所引諸人亦不同四時不往而勝處者也若逢萌正必避以顯其迹者且萌時无黨銅之事如秦時即平種瓜東門亦勝處靜侯者訂疑避卦上四爻以去陰遠者為最善相應者為不惡而嚴比陰者為有所係初二兩爻亦就君子言與卦辭不同又初與上九不以陰陽分君子小人但以去之早晚分吉凶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註居內處中為避之主物皆避已何以固之若能執乎理中厚順之道以固之則莫之勝解

周易訂疑 卷六 避卦 四 正誼堂

說二既處中居內即非避之人也既非避之人便為所避之主物皆棄已而避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不能勝已解脫而去也黃中之色以譬中和牛性順從皮體堅厚牛革以譬厚順也

程傳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訂疑註疏程傳皆教六二善結賢人君子不切避卦之義雲峯胡氏梁山來氏蘇子瞻鄭申甫皆同愚謂百六二云包承小人之吉矣猶必戒君子以大人否亨始初六教小人以上止戒小人以

進而必戒君子以羸豕孚蹢躅不應避卦方教君子之急去及教小人以善留也此爻蓋教小人以中順自守不肯為君子之害其志之堅自始至終无有變易如執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解也至于君子之去就則上下五爻言之詳矣

本義以中順自守云註先本曰本義以六二就自己應避上說東肯去疑諸時辭皆從之

訂疑始否剥之陰爻未有以為君子者何獨此卦二陰爻皆以君子言之初對上爻以去之早晚言之可也二不應復就君子說說就或曰二蓋包順之小人慮其為邪黨所搖惑故示以固

周易訂疑 卷六 避卦 四 正誼堂

守其志愚謂此說吳也

觀象云執者執縛也艮性止執之象也艮本坤卦變上一畫成艮坤為牛二居中為黃牛陰之勢浸長故聖人教之以用黃牛之革拘執之不可解脫而去所以沮其上征也註先本曰不以六二為君子亦不以六二為善番君子觀象訂疑教家耳

九三係遯有疾厲高臣妾吉

註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不能遠害亦已億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係于所

在畜臣妾可也施于大事凶之道也

程傳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然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或問伊川云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也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問傳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朱子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四

正誼堂

手頭若無以繫之則望然去矣訂疑程傳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此小人亦指臣妾故曰亦不如是蓋女子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君子待之自有莊以莊之怨以畜之道亦不用著繫戀之私恩也可見以係畜臣妾者亦是尋常小戶人家則如此耳其曰吉者對疾厲而言非真有甚好處程傳此二句正大光明見君子治家之道

本義下比二陰云

進齋徐氏曰臣妾謂二陰○中溪張氏曰艮為閹寺臣妾之象○紫引臣妾僕妾也古亦云臣妾朱子所謂終日在脚手頭者也

○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之情于小人中只可用之于臣妾若真正奸雄小人連之唯恐不遠去之唯恐不遠况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乎

訂疑真正奸雄小人亦是指臣妾中人說謂大惡人足以害事者也○係連有疾厲是一占本卦中事也○遯字帶言之不能逃也○畜臣妾言另是一占旁及他事也○不必相承說本義亦從程傳相承說不如小註另作一占也○小人有幾等有經之小人對大人而言在小人中亦君子也有无位之小人凡民也有无德之小人不肖之通稱也○穿窬之盜无德之尤者也○臣妾之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四

正誼堂

小人无位之下者也○臣妾雖亦小人然未盡是奸雄此尋常人○家為買臣妾之吉占也○若朝廷官府自古以來臣妾弄權亂天下者可勝道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言不可大事也

厚齋馮氏曰憊困也釋屬字言疾厲

梁山來氏曰出處去就乃大夫之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我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

能以義處。雖于所好。牽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
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訂疑。否音鄙。惡謂此句。當却去。明乾體
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于正
也。

訂疑。傳以好為所愛。好言。指私欲。如聲色臭味。玩好之類。如順
初九本義。謂應四為動于欲也。

本義下應初六云。中溪張氏曰。九四與初六為正應。是四
與初有交好也。

杜光本曰。好字。程傳作去聲。愛好之好。本義作上聲。交好之好。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四

正誼堂

否字。程傳音鄙。謂不善。本義音在。謂不然。本義直截。勝程傳近
世講家多從之。是矣。曰。小人否者。示九四之為君子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程傳。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本義。剛陽中正云。朱子曰。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
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令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
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蒙引。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正字活。

訂疑。正志。解貞字。

上九肥遯。无不利。

註。最處外極。无應于內。超然絕志。心无疑顧。要應不能累。增繳
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云。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疏。肥。饒裕也。四五雖在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唯上九
最在外極。无應于內。心无疑顧。是遯之最優。故曰肥遯。別傳

周易訂疑

卷六 遯卦

四

正誼堂

三疑于所比。四五疑于所應。故无所疑。獨歸上九。

程傳。其遯之速。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
剛決无疑也。杜光本曰。玩剛決无疑四字。象傳疑字。伊川亦是
作疑斷之疑看。

訂疑。坤之六二文言。于无不利。即以不疑其所行釋之。程傳作
疑得。本義作疑而不決。愚謂易中除巽初六象傳志疑也。為疑
斷之疑。餘皆當作碍字看也。

三三 震上

六壯利貞

本義陽壯則占者言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蒙引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
張雨若曰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
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慶曆之壯
疏元祐之壯激只自恃其壯便非貞
杜光本曰卦辭明訓利貞季氏逐昭公八年楚于乾侯不貞孰
甚史墨乃妄引大壯為天道以証其事信乎其誣天而壞法亂
紀矣左氏從而書之雙湖何可不亟敷之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四

正誼堂

程傳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訂疑申說
說統本天德之剛而動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訂
疑遵程傳申說
蒙引剛以動以字作而字看剛體而動用也是拱能為之資而
又有必為之志則何為不成何往不濟訂疑平對說剛義同程
傳

梁山來氏曰剛則能勝其人欲之私動則能奮其必為之志卦
體則勢壯卦德則理壯所以名壯訂疑亦平說剛義同說統
訂疑剛字程傳蒙引以氣質言梁山來氏說統以德言然下文

正字正從剛動生來則以德言為勝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或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

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

訂疑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此說非也如朱子說則象傳當云所

以壯者以其正也今云大者正也則是戒君子使之正耳

節初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无害訂疑愚謂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四

正誼堂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即是塞乎天地之間

蒙引君子謂之大人以其正也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

訂疑與朱子說同

飛航講意大人所存所發必光明俊偉是大者自无不正也

訂疑諸家皆順本文口氣而釋之愚謂大者正也當補出利字

蓋大者正也原是釋利貞講者須要見得占者當正之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傳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赴湯

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

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雲峯胡氏曰：勝人者，血氣之強，自勝者，義理之強也。

紫引雷在天上，烈其聲，赫其威，肅群聽而起衆，發其勢，壯其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踏身，是不為人欲之私所屈矣。何壯如之。

訂疑：山上有雷，其聲小，過雷在天上，大壯可知。履以行言，吳因之曰：直從念頭起處，新絕得盡，更進一步，按本塞原之論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註：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四

正謹堂

程傳本義從之

程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謂得凶可必也。

本義：剛陽處下云。

縉雲馮氏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遂以出之。期于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訂疑：此以處事之始終，而不專言進取也。愚謂用壯之失，不難始，事不可即成，事時亦不可事將成而以恃，壯敗者，豈少哉。

雲峯胡氏曰：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于剛，况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不特曰凶，而曰有孚，言其凶之可必也。

訂疑：此有孚與泰九三解六五皆訓必字。王氏卦畧曰：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愚謂初三皆以陽居陽，故凶，厲二四皆以陽處陰，故吉而悔亡。此卦大畧與夬相似。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兗

正謹堂

註：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訂疑：程傳從之。程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訂疑：勝本義。本義：以陽居陰云。訂疑：雖用象傳，然不切大壯之卦，與恒九二同。

縉雲馮氏曰：九二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于進，而終无不遂進者。但據九四爻下朱子小註曰：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與之報，却是有可進之象，則九二貞吉，不可以為得遂其進，然愚以為此卦為大壯，大勢陽皆

須進。惟初九在下而壯于進。九三過剛而用罔。則反取困而不
得進。若九二既能因中而正。不應只自守而已。故序卦傳曰。物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子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但貞則
不致困而必遂其進矣。况九二之因中而正。與九四之不極其
剛。若正相類。奈何一進而一只自守哉。均之為貞吉也。九四之
藩決不羸。壯于大與之輟。即吉之象也。特以四前二陰為藩之
決。藩既決。則有大與壯進之象矣。故更著此二句。今乃以其有
此二句而遂疑九二之不得與同。何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辛

正誼堂

說以其居中履謙。行不越禮。故得正而吉也。

趙汝謀曰。二之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

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

訂疑以剛居柔。二與四同。故肯戒曰貞吉。况九二又居下卦之
中乎。故象傳特表之曰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程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

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
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于事。而

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
得中。則不折不屈。施于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
之德。多傷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訂疑貞字不如本義。凡物
莫不用其壯。當者羝角者觸。蹄有蹠。不者持。毒者其。羊壯于首
。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藩以藩。當其前也。蓋所當必
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
困也。

本義遇剛不中云。

節齋蔡氏曰。兌為羊。藩四也。進則為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為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五

正誼堂

象

雙胡胡氏曰。聖人于九三一爻。故君子小人兩義。亦如恒六五

婦人吉。夫子凶。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否六二小

人吉。大人否亨。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之類。非謂九三既為君
子。又為小人也。

訂疑君子義以為質。義即貞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不用壯罔也。此爻曰小人用壯。小人固小人矣。曰君子用罔。則

君子亦小人也。可見雖正亦不可恃壯也。卦言大壯必利貞。爻
言雖貞亦不可恃壯。所謂六爻發揮。蓋如此。學者乃欲比而同

之非也

蒙引用壯者血氣是尚勇力是憑不復顧理之是非勢之可否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蒙引此一文在小人為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只是如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耶蓋用壯者必以壯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至亦有不待言而知者朱子釋義故發之云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三

正誼堂

杜光本曰張東之等謂武三思猶机上肉耳何能為乃君子罔也易解因此句无字遂云用壯者小人之事君子則无此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與之輟

程傳高大之車輪輟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曰壯于大與之輟輟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輟輟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輟謂壯于進也輟與輟同訂疑壯于進義不必用杜光本曰程傳于此云輟與輟同則小畜之說輟大畜之說輟輟無分又不可古和及東坡易傳之足憑矣居齋所以復述程傳以輟輟皆

為車輪之中輟如磨心然而自翻其大畜九二之前說也

本義貞吉悔亡云訂疑貞吉悔亡用程傳意

訂疑咸九四貞吉悔亡因九四不正而言貞以救其所不足也大壯九四貞吉困因其不足而戒之然觀其下文美其藩決不羸壯于大與之輟則又幸其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也此如大過九四之棟隆因其无太柔之廢又无太剛之折而言也中溪張氏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室群陽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與之行在輟輟壯則大與由大室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大與之決乾之純矣訂疑大壯六爻不復以陰陽消長取義則夫乾之義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三

正誼堂

不必用

雲峯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此上文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疏尚廣幾也訂疑不如蔡氏作上

節齋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阻可以上進也訂疑本小畜象傳本義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損初九象傳本義尚上通

六五喪羊于易元悔

本義卦體似兌云

蒙引雖失其壯然凶害悔吝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
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故六五亦可以无悔
訂疑當壯之時時可為也在上之中勢可為也而以陰居陽其
才其德皆不足有為矣故不如二之貞吉四之壯觀初三
上為无悔爾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程傳羝羊但取其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
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碍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吉

正誼堂

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
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權必縮是不能遂也所為如此
无所存而利也壯兆本曰艱則吉程傳不及本義之確訂疑所
以刪之

本義壯終動極云

雲峯胡氏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羝羊觸藩者五喪羊
專以一次吉也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也蓋至于上則壯終動極
故與下卦之終同象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
然三羝其角上艱則吉者三遇剛則必至于旬困上不剛故可

勉之以艱也

蒙引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无攸利亦象
也帶連上句故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
訂疑本義其象如此二句當刪无攸利艱則吉此二句即占也
何又云其占可知易之例有占其象中者如履霜堅冰至龍戰
千野之類有象无占則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耳此又象占俱
有如何云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梁山來氏曰不詳者當壯終動極之時不能度勢而行密幾而

周易訂疑

卷六 大壯

吉

正誼堂

進也詳則能艱矣艱則能詳而咎不長矣

坤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疏晉之為義進長之名此卦明臣之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
名也侯謂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
眾庶故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
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訂疑康字解作天子美之不如程傳本義
程傳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康

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于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于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訂疑晉兼君之治道言。此只好解卦名。至于卦辭。則專指臣也。鹿乎明。明指明君言。徐氏張氏胡氏吳氏皆從之。按易中鹿乎明者三。此卦及睽旅諸儒皆以鹿乎明為鹿乎明。君雖于理无牽。但如此則明屬別人。不切離之德矣。按離之為卦。以一陰麗于二陽而得名也。其德為麗。為明。為文明。為麗乎明。麗與明與。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義

正誼堂

文明皆指一人之德言。則鹿乎明乃是合麗明二德而合為一德也。既以德言。則在臣道為有擇主之識。在交道為有擇友之識。不可以一卦之德分似兩卦也。故本義云。麗乎大明之德。不言麗乎大明之君也。

本義晉進也云

訂疑卦象卦德卦變三者皆有進之義。故卦名晉而卦辭之義亦即從三者而取。故本義解了卦名之義。即以三者懸置。各與辭之中間。亦如釋咸卦之例也。

進齊徐氏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錫之車馬弓矢。

失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觀是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凡朝覲會同。毛馬而班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

姚氏小彭曰。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觀禮延升一也。觀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雲峯胡氏曰。侯者。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為牝馬。為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日。離午象。蕃庶三接。坤為衆。為文之象。紫引錫馬蕃庶。不及他物。馬于他物尤重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義

正誼堂

訂疑白虎通九錫。安民者錫車馬。古王錫于元侯。物必象功。故本義云。安國之侯。

紫引朱子曰。用字只是虛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用享于岐山。公用享于天子。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虛字非助語也。用字下可貼箇得字。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

程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

訂疑本義以明出地上。屬下節釋卦辭。愚按象傳以德體象變通釋卦辭者。多以韻相叶。如大有。噬嗑。咸。睽。旅。巽。渙。是也。晉。

柔傳順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二句以顯相叶正如大有勝與旅漢諸卦同若以為通釋卦辭不合特以明出地上二句安在上而不與下二句為韻也此亦柔傳中分段之常例人多不察耳又明出地上以釋卦名義為切于卦辭又不切又明夷柔傳以明入地中釋卦名義以明出地上釋卦名義正一例也又雜卦傳晉晝也正取明出地上之義也此程傳之確不可易也本義所以不從程傳者蓋柔傳之例以卦之德體象變釋卦名者多復舉卦名以結之以明示段落如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豈大也明以動故豈萃聚也順以說明中而應故聚也之

周易訂疑

卷六晉卦

光

正誼堂

類是也如既釋卦名義而後舉卦之德體象變為言不復結以卦名者則直以屬之釋卦辭如臨无妄咸晉之類是也然柔傳有常例有變例有或有缺文不必盡以例求也如先釋卦名例也而漸卦止而巽動不窮也以卦德言漸進之義及補于釋卦辭之後極言以贊易道之大于釋卦辭之後例也而離歸妹獨于釋卦名義處極言之此皆變例也況大畜釋卦名義處亦无結段之文而本義新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為釋卦名義此亦觀其文意之切否耳不然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亦可云大正以釋利貞也杜光本曰程傳以明出地上為釋卦名義

本義以明出地上為卦象與卦德卦變為通釋卦辭訂疑進程傳

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疏坤能順從而麗著于大明六五以柔而進上行貴位順而著明臣之美道也柔進而上行君上所與也故得厚賜而被親寵也訂疑麗乎大明大明柔指臣言

程傳以順麗于大明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訂疑此以麗字屬坤不屬離之德所以不可從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盛盛賁是也六五以柔居

周易訂疑

卷六晉卦

光

正誼堂

君位明而順麗此句當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以柔為君本義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訂疑明出地上就君言順而麗乎大明就臣之德言柔進而上行指君言中溪張氏曰當晉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雲峯胡氏曰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康侯也訂疑以明為君順麗柔進而上行為臣從君

臨川吳氏曰坤順之臣進而附麗乎大明之君。訂疑與程傳同。柔臣德也。五君位也。卦自觀變。六四之柔順君進而上行至五。九五之剛下降居四。猶朝貢之臣為天子所禮接。訂疑柔指臣與乾張氏胡氏同。

胡氏曰。易言柔進而上行者三卦。晉睽鼎也。噬嗑則曰柔得中而上行。晉六五之柔自觀四進五也。睽中孚之四進五也。鼎巽四進五也。噬嗑雖不言進而六五之柔由益四上行至五也。此可見柔進上行之例。訂疑四卦柔皆指君言。程傳本義同。獨睽卦自離來者柔進居三。君无當如止取自中孚來者柔進居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李

正誼堂

五而不取。自離來者柔進居三。則四卦一卦皆就君言矣。且睽之六三。干上行二字亦无取也。蓋柔傳之外凡言上行者皆指柔也。上謂上卦。

雲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訂疑此與程傳同。

訂疑麗乎大明。蒙引雖云有致主之德。然又云大明指君亦是。張程胡吳之說耳。按易柔傳麗乎明者有三。睽說而麗乎明本義云內說而外明明與說就一人言也。旅止而麗乎明。程傳云止麗于明則不失時宜。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亦皆就一人

言也。程子及諸儒解晉之麗乎明以順為臣德而麗乎大明為附麗乎君。則麗乎大明非離之德矣。予按離之為卦以一陰麗乎上下之二陽。陰為卦之主。麗于二陽乃離之所以明也。單言明則明固全離之德。兼言麗乎明則以中之一陰為主而上下二陽為一陰之所麗以取明者也。亦離之德也。人之擇友臣之擇君雖似有人己之分。然其為離之德則一也。

蒙引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蒙引格物致知以敬其自昭之端。誠意自修以致其自昭之實。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于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果乎騰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六

正誼堂

光于九地之上。

王龍溪云。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強曰自強。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皆非有待于外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程傳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于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訂疑與註疏同。不如本

義。罔孚者。在下而始晉。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

處進退之道也。訂疑以晉如能原例。則景如即是。蓋卦知高之當如和義為是。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據之象。○朱子曰。周乎裕无咎。又是解上二句意。恐貞吉說不盡。故又曉之。○訂疑朱子小註與本義微不同。本義作兩層。如三自反。小註作一時事。

厚齋馮氏曰。推說文擠也。折也。有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戚于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

雲峯胡氏曰。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推抑者。訂疑解如字作若字。且例了字。非也。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三 正誼堂

推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周乎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訂疑本義作兩層。相承說。小註作一事。胡氏作兩平。愚謂當對象允看。

榮徵陳瓊初不識明道。後知其賢。作賁沈文。以自警。自古賢士固有不見信于初者。况進退之際乎。薛文清有言。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以賈生之通達。國體曠代。絕才而志大量小。晉推周乎。不能自裕。卒以夭喪。是以君子貴有養也。

象曰。晉如。推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程傳聖人恐後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訂疑或謂獨行正。是原他見據之故。大凡君子處世。在已易合。

直道難容。舉世隨波逐流。而我獨以正行。如何容得。此說非也。獨行正。正字。正辭。貞字。言雖見推我。不可自失其所守之正也。

六二晉如。慈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于進者也。杜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三 正誼堂

光本曰。于晉如慈如之上。着此二句。便于下貞字有礙。不及本義。故于晉為可憂慈。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王

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

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本義六二中正云云。○朱子曰。周禮有享先妣之禮。

訂疑祖為王父。則祖母為王母可知。以爻位觀之。六三為妣。六

五為祖母。本義但云先妣。雖高曾祖妣皆是。然不如程傳使人易見。○京房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縣風驟

兩是為未善

家引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母。不可說是國母。故本義云。蓋享先妣之吉占。若以為國母。則不得用之于享先妣矣。凡高曾祖妣皆先妣也。王父王母之稱。至唐宋猶然。至元朝方不許士庶間稱王父王母。本義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此是占法小過六二之遇其妣。與此王母俱非指定說。須要知是假象。

梁山來氏曰。四乃大臣中寵鼠之小人也。近君而據下三爻。升晉之路。二欲升進。无應。五陰柔。二慈五之不斷。四邪僻。二慈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奇

正祖堂

四之見害。貞者中正之德。初六之貞。未有而勉之也。六二之貞。固其本有而教以守之。

訂疑慈如者。目前也。貞吉者。異日也。受福王母。別是一占。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訂疑中正。釋貞字。象傳蓋以受福王母為貞吉之象也。

六三衆允悔亡

註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與衆同信。順而麗明。訂疑此句。當鄰以三非離體。不取麗明也。故得悔亡也。程傳因之。

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

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操所

以亡也。訂疑本象傳志上行。指衆陰本義從之。

中漢張氏曰。六三位不中。正有悔宜也。然三能率初二以順上。而衆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

雲華胡氏曰。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為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室

正祖堂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上行。上麗于大明也。上從于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訂疑麗與明皆離之德。三坤體。无所取之。其云上從大明之君。却不妨從者。順德也。程子于卦德。多不分明。志指衆陰。

象引專指三言。此衆之所以信之也。蓋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其志同。故皆信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云云。

卑辭馮氏曰。鼫詩作頌。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

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中漢張氏曰詩以碩鼠刺貪此之鼯鼠象其貪于進也

纂言云鼯鼠廣韻以為蟪蛄則非鼠矣王篇以為形大如鼠頭

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則又鼠之異者也蔡邕以為五技鼠訂疑

豈獨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

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棲身能走不能先人則飛鼠也飛

鼠一名鼯蟪蛄飛能過屋不能游不能穴不能走郭景純以為形

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則田鼠也廣韻鼯字與碩字同一類

二字從石皆音石詩碩鼠刺貪碩大也陽大陰小此又陽故為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正誼堂

大鼠不必以陰陽分鼠之大小即詩之碩鼠無疑矣

雲峯胡氏曰晉晝也鼠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正以

稱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其占曰貞厲雖正

亦危况不中正乎

訂疑本義程傳皆作已在位者胡氏既云以竊高位則亦是已

在高位者无容復進矣又曰不敢進于理不合愚謂晉如二字

亦本卦名與初二同言以不中正之人進居高位貪祿固寵而

常畏人蓋患得患失之辭夫也

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傳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

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張慎甫曰初之推二之愁由九四鼯鼠竊據君側以阻坤陰之

進也夫六五固大明之君也且不免釜鬻之隔况君非六五其

為患可勝道哉此帝堯所以重珍夫讒說而大學所以致嚴于

沈放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元不利

本義以陰居陽云云朱子曰伊川說得大深雖以克齊之聖

卑謙自處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功如何說既得同德之人而任

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督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

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失得勿恤只是自家

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

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相似

建安丘氏曰五以柔居尊位為離明之主象所謂柔進而上行

者也

雲峯胡氏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言无不

利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象唯升言勿恤豈言勿憂又則泰

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訂疑夫九二亦言勿恤事有

不必憂者。勿恤。寬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辭也。晉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進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以為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者。大明在上。用其明于當為。而不當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私也。不然。則明反為累矣。訂疑云。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則不當憂。云。易有失得之累。則又說不得不當憂矣。然謂此。即云不必憂亦可。若如本義云。以何卦。何爻。不宜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哉。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晉卦

六

正義堂

梁山來氏曰。有慶。即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本義。角。剛而居上。云。上。朱子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言伐邑。皆是用之于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

如高宗伐鬼方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于大可知。訂疑若

不剛。則不能伐邑。此句未必然。之五上。何。以。利。伐。利。行。師。乎。

蓋以剛而征伐者。取威克厭。愛允濟之義也。以柔而征伐者。謀

之五上。取坤象之義也。豫師皆有坤。此卦離為甲冑。戈兵。不取

剛柔之義。

或問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賁墮。即之類是也。

訂疑。本義謂離危而吉。且无咎。小註謂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與本義不同。勿從。

蒙引。若以伐大國。則任大役重。全憑恃上之剛。如何濟得事。唯以伐小邑。尚可克濟。所謂猶之可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三三 離上

明夷利艱貞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六

正義堂

說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

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也。特維至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明夷之世。利在艱貞。

程傳。反晉成明夷。晉者。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闇

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本義。為卦下離上坤。云。

雲峯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

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彖傳以利艱貞

為五。

蒙引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上六而言否○本義只據象傳而解之耳○恐文王是據理而言亦不可知○象傳是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不可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訂疑卦辭亦周公所繫故象傳據六五爻辭而釋卦辭本義又因象傳而釋卦辭也○

何指曰○將感悟人主而無以入其中○烏乎可○而暴不能入土風暴不能入木○父不能暴化其子○夫不能暴化其妻○而況于人臣乎○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惟保身抑感移人主而保天下至忠也○卒之力窮于天下而未嘗不保其身○又大雅所稱明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七

正義

象曰明入地中曰明夷

訂疑象曰下缺明夷二字

說統目之明○豈有時虧損但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為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本義以卦德釋卦義云

臨川吳氏曰文王為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已外柔順以免禍

是文王所用合于明夷全卦之義

蒙引文王柔順時以蒙大難耳○文王非純柔順底人○王赫斯怒

亦有時外剛健矣○文王以之謂昔者文王嘗出此道也○非體法之也○訂疑大蒙傳中以字當如此解

梁山萊氏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蒙之難○訂疑文王箕子皆是大難但箕子視文王為貴戚故曰內耳不必分天下與蒙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云○訂疑在其國內○本程傳然文王之囚何嘗不在商之國內○只云為紂近親足矣

朱子曰文王箕子大難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伴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七

正義

氣象

蒙引柔順容易伴狂甚吃氣力又要人人以為真狂都不曉得他是伴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放出一篇洪範來○元魏廣陵王泰好學有志度以元義擅權陽得瘡疾爾朱氏之亂薛孝通說爾朱光奉以為主恐其不言使爾朱彥伯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爾朱世隆等大喜乃廢舊而立魏主暉而立之邢子才為故文敬敬宗在故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遂成濟之禍耳○開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忻然以為明主是亦有艱貞

晦明之功者

打疑東漢賈賈任永鴻信。在公孫述之境内。或漆身為癩。或託
肯育。亦箕子之流亞也。○箕子之伴狂。特購過昏暗之君臣爾。
君子固知其不狂也。昔楚之陸通。陽狂以却楚王之聘。至見孔
子。則接輿而諷以鳳兮之歎。是化貞明不息處。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程傳明所以照。君子无吁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于察。太察則
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于蒞衆也不極
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三

五 謹堂

明也

蒙引一說依語錄云。外晦而內必明。乃可。恐語錄又是一時議
論。却明字重矣。不切明夷之象。○唐太宗問孔穎達曰。論語以
能問于不能云。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
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
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梁山來氏曰。地在下。日在上。明在外也。君子以之。則絕去其人
欲之私。以自昭明德。亦如日之極其高明。常升于萬物之上。此
脩己之道。當如是也。地在上。日在下。明在內也。君子以之。則存

其寬厚渾涵之德。去其刻薄殘忍之私。以之蒞衆。如小過必戒。
使人不求備罪。疑從輕。脅從罔治之類。皆是也。古之帝王。冕而
前旒。以蔽其明。黜黜塞耳。以蔽其聰。亦此意也。此則居上之寬
治人者當如是也。

打疑舜之文明。濟哲。而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而
用其中。舍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此舜之蒞衆用晦而明也。
孔子之大聖。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自言曰。吾无知
也。其答王孫賈。陽貨。隨問而答。初若不辭其意者。亦蒞衆用晦
而明之道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三

五 謹堂

杜光本曰。用晦而明。即彖傳之晦其明。只蒞衆是。臨下與箕子
之事。上不同耳。唐顏師古曰。彖傳言晦其明。謂藏明于晦。此言
晦而明。謂生明于晦。誤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註明夷之主。在于上六。上六為至闇者也。初處卦之始。最遠于
難也。○志急于行。機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

本義飛而垂翼。云。訂疑如字釋往字。

訂疑三日不食。註辭已確。諸家不從何也。本義行而不食。可如
不合。尚欠明。愚謂明夷于飛。垂其翼。傷而未切之象也。君子指

占者而言。言身在危亂之邦者。則當其受傷未甚。尚可速行。以避之。雖至于三日不遑食。亦所弗恤。蓋可以速而速也。此是一占其在危亂之外者。亦不可以有所往。往則主人有言。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此又是一占有言。即其大避言之。言本義作一事說。蒙引從之。亦通。但以三日不食。亦為傷。則非也。觀象傳義不食也。其不以傷言可知。只狀其速于行之意耳。楊敬仲曰。三日不食。義當速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本義惟義所在。不食可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高

正誼堂

訂疑不食之義。諸家紛紜。程傳謂窮困之極。鹿齋蔡氏。建安丘氏。雲峯胡氏。節齋蔡氏。謂見傷之象。于義不食。不切。童溪王氏。謂不食其禄。又于三日不切。獨王註孔疏。皆謂去之速。楊敬仲。鄭孩如從之。方于義不食也。為切。諸家多以在陳絕糧解之。愚謂不如以接濟而行解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本義傷而未切。云云。或問初比二。似二傷得淺。初傷得深。朱子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梁山來氏曰。文王囚于羑里。夷于左股也。散宜生之徒。獻珍物。

美女用拯馬壯也。脫羑里之囚。得專征伐吉也。

訂疑程傳謂自免有道。本義云救之速則免矣。不明被傷者為誰。拯之者為誰。梁氏以受傷者為二拯之者。謂別人是也。二既被傷。人當速救之。不救不可。救之緩亦不可。故曰用拯馬壯吉。蓋人既傷。股不能自行。須壯馬載之。以免于難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賓主。占者受傷。則拯之者人。而吉在我。占者救人。則拯之者我也。而吉在人。有謂二宜速者。似初不似二。二既傷。股尚能速行乎。使能速行。何又云用拯乎。兩夷字。宜衍其一。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宣

正誼堂

東坡曰。爻言左右。猶言內外也。在我之上。則于我為左矣。杜光本曰。東坡以坤之廢為左股之傷。六二忠順之至。往拯之。與來註要。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程傳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夷之時。而能保其吉。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為順而有則。故能得強壯之馬。以拯已之傷。而有吉也。

訂疑漢初六本義云。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即此之傷而未切也。漢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猶此之既傷其股。恒

能順乎上下之。二陽以救之也。漢之初待極于九二。明夷六二。唯柔二待極于初三。漢初唯柔而與體。故能順乎二。明夷六二。唯柔順中正。又離體為文明之主。故能順以則。而聽二陽之極已也。蓋人在難。必待有才力之人救之。唯有知人善任。從諫如流之。市公方能信用三傑。以愛項籍千百敗之餘。如其剛愎自用。不能順從。則雖有群力群策。皆无濟矣。此項羽所以死于垓下。袁紹所以敗于官渡。度亮所以憊于熱峻也。雲峯胡氏反謂漢之初六。非濟漢之才。故取九二為馬。明夷六二。文明中正。救傷之速。有不假于三。若誤矣。况離之為麗。以麗二陽而得各也。文王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六

莊觀堂

難具中正之德。當其蒙難。尚賴南宮括。散宜生之徒。以救之。故之者人也。而能順而有則。以聽人之救之者已也。但散宜生之徒。其救文王也。自有正道。必不如世俗所云。文馬珍物美女之妄耳。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以剛居剛。云：訂疑疾貞之外。一本程傳。

建安丘氏曰：不可疾貞。猶其改過遷善。則放伐可不舉矣。訂疑此專以湯武之于桀紂言之。

白雲郭氏曰：不可疾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

訂疑此以不可疾為句。貞字為句。來氏從之。梁山來氏曰：不可疾者。不可急也。九三雖剛。訂疑當兼明。臣也。上六雖昏暗。君也。必遲之以俟之。出于萬不得已。如天命未絕。人心尚在。則一日之間。猶為君臣也。貞者。伐暴救民。其事正也。故不可疾。唯在于貞。若亟上以雷天下為心。是疾而不貞矣。訂疑蓋九二不可貞。小過九四勿用永貞。與此不可疾貞。義例正同。此易之變例也。本義以不可疾貞為句。蓋據經文以釋之矣。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周易訂疑

卷六 明夷

七

莊觀堂

疏志在除暗。乃得大首。其志大得也。

程傳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于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云：上

雲峯胡氏曰：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遜也。

訂疑左字未詳。東坡說亦通。見二爻。愚按師六四曰：左次。明夷。

六二曰左股六四曰左腹皆陰也豈九三曰右肱陽也古人尚右故陽曰右而陰曰左易伏義書序之序陽在右陰在左又書文之稱上文為右下文為左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其傳十章別為序次如左皆此義也○四與上同為坤體是腹心之臣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者本義云得意于遠去則已愬矣于宗社何補要看明夷之心○字其出門庭者不得已而為存宗祀計爾如微子不去徒為紂所殺○无補于國而宗祀遂斬矣○觀其請于父師少師其情迫其辭哀去則不忍不去不得是少苦衷萬不得已方出于行遯一法以存商祀何得意之有蓋微子雖出

周易訂疑

卷六明夷

六

正義堂

門庭其得明夷之心則與箕子同故曰殷有三仁焉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畧例明夷為暗之主在于上六初最遠之故曰君子于行五最近之而難不能弱故謂之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上六陰闇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于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于紂矣若不有悔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伴狂為奴以免于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

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也若箕子可謂貞矣

本義居至闇之地云○朱子曰又言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雲峯胡氏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此殷有三仁而文獨以箕子言也訂疑三仁不可分難易箕子微子比干其明夷艱貞一也試觀當日微子之去比干之死那是易得

周易訂疑

卷六明夷

六

正義堂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傳箕子晦藏其明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遇患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推者是也訂疑蔡邕亦然

蕪子瞻曰箕子之貞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訂疑明不可息以贊箕子之明暗主能辱其身不能息其明也若以戒人則是身可辱而不可自息其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程傳本居于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

入于地也。訂疑以下二句為上一句之象。象有傷其明也。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云。

訂疑程傳以下二句分頂上一句。不如本義文理自然。本義以處高位解登天。傷人之明。帶言耳。且以自傷。墜命解入地。更勝程傳以夷傷其明為入于地也。其自傷明處。豈至于後而始然乎。疏云。不明而晦。本其初也。其意在于光照四國。其後由其不明。遂入于地。謂見誅滅也。此說亦好。但其意在于光照四國。則不然。此人之志。只是殘暴荒淫。何嘗有光照四國之志。蒙引云。本義不明其德。以至于晦。此有垂教之意。言上六本

周易訂疑

卷之四

分

正說

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上。所固有。彼不能自明其明德。而并為欲。自以至于晦耳。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訂疑本義照四國以位言。極。確。疏不知此。故解又辭云。其意在子光照四國。失則是推原之詞。程傳以夷傷其明解入地。是以失則正講入地了。

三三

離上

家人利女貞

程傳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

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或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處。而不失倫理。方可。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云。或問男女莫非家人。獨曰利女貞。何也。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皆舜刑于二女。正合此象。

周易訂疑

卷之六

分

正說

雲峯胡氏曰。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強而陰弱。夫婦隨之象也。二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內也。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女為內。訂疑系傳本義云。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畫卦推之。又有此象。胡氏何反道之。

蒙引莫難化者。婦人。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難必始于婦人。此所以先正乎內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野貞。○女貞。

如何問儀必肅。儀事必慎。必孝舅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生謗妬。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專指脩潔也。莫難正者家。而家莫難正者婦人。此亦以難易論耳。其實夫為妻綱。刑于寡妻。全在丈夫。

家人者。一家之人。要不出乎父子兄弟夫婦而已。或曰。若伯叔與姑姪。不亦家人乎。曰。伯叔亦父也。故曰伯父叔父姪。猶子也。故曰從子姑。則諸母也。伯叔母則從母也。姊妹則女兄弟也。故彖傳只曰父子兄弟夫婦。盡之矣。此所謂家人。奴婢不與焉。古制人家无奴婢。有犯禁罪者。没入為官奴婢。

周易前集

卷六 家人

全

正義堂

謂之戒。獲如齊靡之類。戒者。被賊罪而没入者也。獲者。逃亡捕得而奴使之者也。非人家可得買賣也。王莽嘗稽古法。禁人不得買賣奴婢。又有奚奴。周禮奚三百人。鄭玄註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有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一本義言內正則外无不正。亦從女貞而對言之耳。非拘之。是一男一女之際也。夫父之與母同此內外也。兄之與嫂弟之與弟婦亦同此內外也。

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註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

疏因正位之言。明家人之義。乃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乎內。男正乎外。二儀正。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乎男女正位。故曰天地之大義也。杜光本曰。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二句確又反謂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乎男女之正。不但于理不順。于彖傳語意亦不合。

程傳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馮去非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明一家之人。皆利于正。有補世教為多。

周易打疑

卷六 家人

全

正義堂

梁山來氏曰。男女二字。一家之人。盡之矣。訂疑男女不指夫婦。杜光本曰。男女不指夫婦。但不假分疏而可該自廣矣。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疏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邦國。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國有嚴君。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建安丘氏曰。既言男女之正。至此又推本于父母之嚴。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君謂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必父母之嚴于其子。如君之嚴于其臣。則倫理

一定尊卑截然。无千名犯分之事。而家道正。家道正。則天下莫
不一于正矣。趙氏汝樞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
嚴。家之盡也。實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緩帷薄之
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
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訂疑丘氏趙氏合下節通釋之。論理亦通。但本文口氣。原不相

家引必須說出九五陽剛中正。而為主于外。六二柔順中正。而
為主于內。方見有尊嚴之義。方見是君長之象。若講男女之正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五

正誼堂

位內外處也。是此二爻。一是陽剛中正。一是柔順中正。但莫用
主字。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疏此嘆美正家之功。可以定于天下。申言道齊邦國。既家有嚴
君。即父不失父道。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
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訂疑此合上
節而通釋之。丘氏趙氏說本此。家引辨之。

紫引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句不可說作效。只帶上家道正說。不
傳意不在效。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于正而不可不

正也。或說正家而天下自定了。用孟子人上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為例。是不可用。彼自有人二字。彼主在下之人。為道
者。言此主在上之有國有家者。言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
也。主化言也。蓋即此傳之意。三節不必用過文相承。
雲峯胡氏曰。卦雖以女貞為利。夫子發言外之義。則謂男女皆
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婦皆當正。本義又即卦畫以推其象。明
且備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註言必有物。而口无擇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擇行。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五

正誼堂

程傳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及
于外之象。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則能施于國。
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于外耳。故
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訂疑程傳此處重在齊家以
始天下。蓋以風喻風化。火喻家人。中渙張氏從之。不如後說。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
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
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于外。由言之謹于內
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程傳此處謂正家之本。在正其

身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本義之所取也。

本義身修則家治矣。

訂疑物即左傳不軌不物之物。取物以昭物采謂之物。言有物而行有恒。只是法言法行。可為一家之視效。爾諸子相曰。言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此切家人。然亦不止此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讀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苟不閑。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六

止齋堂

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于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云。

庸齋趙氏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淵言有家。與王假有家之家同例。

訂疑有家有二義。有始娶而有業者。有子受父事而有業者。初泛言治家之始事。以子受父事為主。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雲峯胡氏曰。家人志已變而防之難。未變而防之易。○潘雪松曰。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註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而已。是以貞吉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云。○進齋徐氏曰。遂。專成也。婦无專成。

唯在主中饋而已。所謂唯酒食是議者也。

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暮酒漿。養舅姑。縫衣裳。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六

止齋堂

而已。故有閑門之脩。无境外之志。是也。○訂疑中饋之事。疏與胡氏。皆以祭祀言之。愚謂凡賓客自養。皆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俞玉潤曰。蒙之五順以巽。事師之道。漸之四順以巽。事君之道。家人之二順以巽。事夫之道。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程傳九三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于嚴急。故家人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于嚴。

屬骨肉恩。勝過嚴故悔也。雖悔于嚴。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鳴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也。嘻嘻。笑樂無節也。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云。

東萊呂氏曰。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有禮。可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為樂。可知其必敗。訂疑于理。可為法戒。但于本文不合。

索引鳴。非九三鳴。家人鳴也。家人可以鳴者。以九三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公

正謹堂

之治家過剛也。悔厲吉。言一時雖不悔。厲畢竟吉也。終吝。言一時聞大家。惟洽若無害者。然終吝也。此聖人揆人情之必至者。

訂疑。高。固以九三之過剛不中。亦以其居離之極。則過于密而不能容。又燥暴而不能忍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云。訂疑。六四巽順之體。而居四得正。是生財有道者。不止主利居上也。若不指出巽體得正。則凡教訓。

如行。事利。而聚斂者。能富其家。亦大吉乎。

說統治家治國。正是一般道理。不必主大臣理財說。訂疑。凡治家以治生為先。必選子弟中善會計。有才幹。和順公直者。主其出入之事。明洪武時。浦江鄭氏。常以此道居。家能十數世同居焉。又按富家之道。亦如富國。不過生聚為疾。食寡用舒。易曰。時廣恩施。食以時。用以禮而已。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梁山來氏曰。八卦正位。巽在四。

訂疑。順者。察事理。體人情。審時勢。所謂義以為利也。在位。以位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允

王龍堂

言任理財之任者也。凡居家者。錢穀貨布出入之事。當擇人而任之。若六四之巽順得正。可治此事。而在上位。又操一家理財之權者也。故能富家而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註。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訂疑。下指家人。父。子。兄。弟。夫。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訂疑。此以正身以正家。言假作格感格也。交愛當無五與家人言。不可專指家人也。

蘭氏廷瑞曰。剛中正。為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

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內外而不相紊故
不待憂恤而吉○訂疑與註同但不言天下定及為更勝
建安丘氏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
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也
故人无不化可无憂恤而吉也○訂疑假亦作感格之格
本義假至也云○朱子曰有家之有只如夙夜浚明有家亮
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于其家有六德者則亮
采于其邦有是虛字非如登有四海之有也○訂疑書言有家有
邦言有三德者使為大夫有六德者使為公卿大夫有采地故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李

正蒙堂

曰有家公卿之田祿視諸侯故曰有邦且功德之大者亦封為
諸侯如書云伯禹后稷后發伯益伯奭皆諸侯為王官者
也○朱子解差下如云使夙夜浚明于其家豈有三德者只着他
各料理其家事乎朱子欲成已說何不引假有廟為証乎
柴引語錄所謂到這裏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非也○初之閑有
家時都无妻妾耶六二之中饋非妻妾耶三之家人嗃則
妻妾固在其中矣○况又有婦子云○此語錄明與本義不合也
○有家猶言有國此只要解出有字義例非以家為國也○若曰
有家之有即有國之有爾

訂疑凡至于者皆非常居而有時至于此也如假有廟廟亦非
常居之處也○若家則常處此者何云至此本義至于其家之
說有不然而杜光本曰又解乃是有家而本義解以為其家道
却有不則訓假為至于理便費周旋矣○王者无時无家非前此
无之至是時方有也○苟不以聘納后妃言則于文義亦有難通
者矣此柴引謂以是至于其家是以已納后妃在家者言亦非
也蓋自古帝王繼世以有天下幼而即位及長而後聘納后妃
者有矣如周成王即位時尚未冠其未納妃可知矣則以此又
為王者聘納后妃亦无妨也○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九

正蒙堂

生而願為之有室則有室有室正夫婦居室之事以之証王假
有家則本義訓假為至未為不可但與王假有廟句法文義有
不同耳王假有廟有字虛以納妃為有家則有字實也○假廟
之假亦有感格之義故不言至而言假書曰歸格于藝祖則王
假有家之假訓至亦有感格之義○家人卦以九五六二為正
位乎內外之主故他又皆泛言治家之道而二五獨以夫婦之
正理專言之○五正位乎外二正位乎內如王者治外后妃治內
相為敬體二尚在下卦故且泛言婦道五在上卦君位故取王
假有家之義

崇引本義又云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是謂不必拘上聘納后妃也凡娶婦者皆是但要有是德耳有是德兼二五言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本義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訂疑用程傳

建安丘氏曰治家之道尚嚴在柔以嚴正為義五以相愛為義何也曰殷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哉象以相愛言之訂疑感格之義不止篤恩義兼有正倫理在中即相愛亦不止愛以情兼愛其有倫理若以情分分言之則是卦專言正倫理五專言篤恩義矣卦為寓五為情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七

正義堂

補註曰假有感格之義故象言交相愛

訂疑象人五爻曰王假有家萃渙卦辭皆曰王假有廟其句法同而象傳象傳義例各不同家人象傳曰交相愛也萃象傳曰致孝享也此訓假為感格之義也渙象傳曰王乃在中也此訓假為至之義也書中固有一字而兼二義釋之始盡其意者如貞訓正也正字釋不盡又釋之以正而固也又曰正而常也則王假有廟之假有時義取于至則訓身親臨享之義而曰王乃在中有時義義取于感則訓感格之義而曰致孝享也蔡卦辭

者但言假廟則惟至之內自無感格之義夫子釋之則或取至或取感實互相發也王假有家文辭自無至感夫子自專言感耳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為夫以太姜太任太妃邑姜為婦周家之盛時夫婦世濟其美如此此二南之化所以獨隆千古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程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家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惠常在禮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七

正義堂

法不足而實愛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言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終言也訂疑有孚就心言以孚威平說以終言頂威如本象傳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云訂疑正家久遠之道勿終字勝程傳本字終言平頂孚威如胡氏崇引來氏從之雲華胡氏曰九三陽處家之過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于嚴而勉之家人有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之也卦未有如家人皆

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也

索引本義云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剛則能正其家居上則宋之主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久周公以是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以為能有孚以篤其恩義則既无家人嗃之悔能威如以正其倫理則又无婦子嘻嘻之吝終吉則无凶者也

梁山來氏曰一家之中禮勝則離寡恩者也樂勝則流寡威者也也有孚則至誠惻怛聯屬一家之心而不至乖離威如則整齊嚴肅振作一家之事而不至瀆亂終吉長久得吉也訂疑乎以思言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九四

正誼堂

唐凝庵曰家之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及身而觀其所以闢家者皆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閑前疑當作令之自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訂疑此本陳水司馬氏之說而串言之而手字作有諸已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陳水司馬氏曰上九以剛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為儀表苟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有威可畏而獲終吉訂疑手字既指實有諸已又云內盡至誠是無兩說也亦本象傳反身而言也

訂疑司馬氏唐凝庵以有孚為反身程傳本義以有孚自為誠信威如自為嚴威

象曰威如之言反身之謂也

程傳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又辭言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云

南軒張氏曰居家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脩則家

周易訂疑

卷六 家人

九四

正誼堂

不齊此家人六六卒歸于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而已

梁山來氏曰如言有物而行有恒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皆是也杜光本曰言有物而行有恒則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皆在其中而反身之道盡之矣若以此數者另講于其外反多遺漏

杜光本曰家人之道尚嚴自天子至于庶人從之則治違之則亂萬世不易者也卦辭云利女貞孔子以正內正外釋之矣而猶恐人不知其謂正者為何故特指嚴字以示之初九之閑有

家六二之无攸遂九三之嚙上九之威如皆嚴也而究其所以為嚴則歸于反身自治言有物行有恒而已矣

卷之六終

周易丁丑

卷之六終

卷之六終

卷之六終

周易訂疑卷之七

同陳慶堃養性道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志較正

說文云睽目不相視也

○易攷云睽字從目目少精也目主見

故周公又辭初曰見惡人三曰見輿曳上曰見豕負塗皆見字

之意

疏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與役動眾必須大同之世訂疑之世二字當併方可為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一

正讀

待眾力雖乖而可故曰小事言也小事亦有幾等飲食衣服古人何用占小事者謂如祭祀賓客之類耳

本義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

故為睽云上訂疑以二女取義象傳偶舉之耳其實二女同居

即志不同歸亦禮也情也若以不同行即為睽先王制禮何不

以姊妹並嫁一大夫乎予嘗謂十翼之文有不可盡拘者此類

是也○二女之睽以胡雲舉正不正之說推之方可○不同行

如以火上澤下之性推之亦有相乖意但澤火另一象二女另

一象原不相同也○二女乃後天之易

建安丘氏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以大事。聯合兌離成卦，其才不能大有所為，故以之處小事，猶可得吉也。訂疑張氏說可以取之。

中溪張氏曰：離下兌上為華兌，下離上為睽，華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亨利貞。睽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故曰小事吉。若華之九五則可以大有為矣。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人，是也。蒙引睽，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乎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夫睽則衆情乖離，本不可有事，以卦德卦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二

王肅堂

變卦體如是，則雖不可大事。若小事，元甚賴于衆力之協同者，猶可為也。此卦辭當以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者，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故大事可為，睽雖有此三善，兼之得中應剛，然打頭一睽字壞了，故可小不可大也。

本義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訂疑晉卦本義云：順而麗乎大明之德，旅卦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睽卦本義云：內說而外明，或言麗，或不言麗，蓋以明為離卦之德，重明不重麗麗字特帶言之也。愚謂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乎上下之二陽，而取麗之義也。又陽明而陰暗離之所以為明，若正以陰之能麗于陽而

取也。蒙傳言麗于明者，麗字最重，言其質雖柔暗而能麗乎剛明，故足取也。○睽，睽時不舒，故或可小事吉，或可小事吉，皆之時好，故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本義以卦變言之，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柔之訂疑，蒙傳言柔進而上行者，三晉睽睽也。又蒙傳云：柔得中而上行，晉與睽之柔上行皆指六五而言。不應睽獨為言六三，此卦之六三多，以陰柔不中，正而見。如睽之卦，亦何取于六三而與六五之柔而得中者同類。而睽又凡言上行者，必其在上卦而位足資者耳。六三下卦之爻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三

王肅堂

何取上行之義乎。愚謂不如獨以五言，而曰以卦變言之，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則去離與家人二卦之變也。或曰：卦中原有二爻之柔，柔得又未嘗有專指六五而不言三之意，故不可道六三。曰：睽，睽柔得中而上行，亦可云。本自未濟初六之柔上行，以至于二，而得其中，自漢來者，無也。本義何獨不云而睽必無言六三乎。豈睽之六二柔順中正，反不如睽之六三乎。自離來者，柔進居三，既可為柔進而上行，豈睽之六二自未濟來者，柔進居二，獨不可為柔得中而上行乎。睽之凡言上行者，必其在上卦之中位，勢足資耳。故晉睽二卦只六五一爻便取柔進

上行之辭○杜光本曰東坡易傳云謂五也而不及六三與訂
疑所見正同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沙隨程氏曰水火相遠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
則華不相遇則睽

訂疑澤火之性固不相得然兌為金離為火金火相守則火克
金亦不好故非睽則華也亦後天之象

雲峯胡氏曰中少二女志不同歸為睽長女中女亦非同歸而
曰家人何也家人離之陰在二巽之陰在四女正者也睽則兌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田

正誼堂

陰在三離陰在五不正矣

訂疑卦自二至上五爻皆不得正位亦可取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也

註事皆相違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

程傳凡離在上而柔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陽是
也○訂疑蓋柔得中而上行亦是○凡言麗乎明者亦皆上卦
晉睽旅是也

臨川吳氏曰睽之時无所為吉者觀其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
行得中而應乎剛皆柔之為也柔豈能成大事哉故其吉者小

事而已○紫引曰非也可小事之旨承睽字來時雖睽也有是
三者猶可以小事如无是三者小事亦不可矣誠以是三者而
非常睽之時大事亦容有可者矣

紫引又曰一說睽卦雖有是三者然力量終是未大故僅可小
事○向使其動而明剛進而上行剛中而應則睽有可濟之理不
但小事吉而已此云小事吉是熟睽之時與睽之力量言也且
如習坎剛中則行有尚矣大過說而巽加以剛中而志行則利
有攸往亨矣華文明而說而非主之以柔則大亨以正矣然則
先儒所謂以柔為主及三者皆柔之為之說亦未全非也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五

正誼堂

訂疑晉順而麗乎明陽與而耳目聰明亦是柔而可大事者此
不可為典要之義也○丘氏吳氏之說乃發明卦之餘雖非象

傳所取然其理可通亦可取以補傳之未備也不可以象傳本
義所未及而棄斥之蓋聖人作易繁辭取義多端儘有象傳象

傳所未盡及者亦有傳之所取或未必是作易之本旨者所以
朱子作本義亦時與大傳相出入不必盡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

疏天尊地卑其體縣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

男外女內分位有別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為象是萬物睽也而均于生長類聚群分其事即類

訂疑睽者其別也事同志通事類其交也別者其體也交者其用也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萬物睽者牝牡雌雄之分也其事類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蒙引來註亦云

蒙引大全此條下引朱子曰睽者言始異終同之理愚疑此句當是論六爻脩書者見此三句相類遂置于此

孫質庵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睽不可無人知睽之為睽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六 正謹堂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則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和而不流是也

本義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或問之朱子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訂疑本義非也二卦合體自是睽何為同若以二卦合體為同六十四卦除八重卦餘皆二卦合體也豈皆取同義乎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在

人則出處語默事不同而同歸于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于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于忠君蒙傳天地睽一

改言異而同大義言同而異朱子此段宜在萬物睽而其事類也一段之下今置之太象脩書者之誤也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朱子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周而不比群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訂疑大義下句雖是就人事之近處說然天下无理外之事如理一分殊在理如此在人事亦如此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七 正謹堂

誠齋楊氏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德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本義上无正應云訂疑既云上无正應又云同德相應此處自相矛盾費解只當云初與四同德相應然當睽之時其初未免有相左而悔處而當睽之初其嫌不深故不久自合此悔之所以亡也上无正應不用可也此與曹參蕭何韓琦范仲

淹相類

訂疑初之睽所以易合者以當睽之初嫌亦不大小有不合少間即合矣若上九居睽之極積嫌既深故其合也難中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訂疑此勝本義必見之說

杜光本曰文但言見惡人无咎而本義乃云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遂未免語意死然文旨相去遠使天下无不可見之惡人无不見惡人之君子名節因之而獲身家辭之而滅者衆矣且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九

正義

并之遇諸塗○言○論○甚○明○何○嘗○有○必○見○之○說○而○本○義○乃○引○以○為○必見惡人之証○恐○不○敢○阿○考○乎○也○蒙引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言同德者固與之倘非同德者來亦不宜拒之也此處睽之時然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誠齋楊氏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實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虎是也訂疑南子君夫人非惡人之比陳實弔張讓以子觀之實為多事唯當辟地而早去耳蓋惡人亦有幾等如卿里惡少无賴之徒不足為國家之大害

則見之亦无妨事如張讓董卓之徒直當儉德辟難使之不吾物色上也若吾之名德已著彼欲網羅之以為羽翼以樹聲名此直當如管寧梅福耳且君子之自樹立者固自不同古今時勢亦異如當法網嚴密之時一名刺殺其人吳曰事敗我之身家與之俱喪矣陳實之弔張讓使朝廷誅了張讓按其弔籍而誅之陳太丘能免乎

項平庵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以辟咎非望其有所行也

說統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絕惡人而勿見不將眾仇于君子

周易訂疑

卷九 睽卦

九

正義

乎見惡人以辟咎正所以同同德之合訂疑此說今多從之恐謂悔亡是見後合之占也勿逐自復是失之占見惡人无咎是見人之占世有勢迫于不得已而往見惡人言山未卜而占之者如華元之于子庚師公之于項籍韓愈之于王廷湊蕭安之于桓溫之類故占之若尋常燕見何占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矣而居睽之時其交非同二當委曲求于相遇觀其相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巷者委曲之途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

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云

雲峯胡氏曰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于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陰睽睽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斯也。委曲求合此聖人達節之事非稍介辟世者之所知。訂疑納約自牖辨見上經。聖人作經義通上下此久不必行權之聖人也。

西溪李氏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

蒙引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居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盛乃睽而不合雖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十

正誼堂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為君者雖或失于下接而為臣者終不可自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合而元咎矣。巷字當得其意勿泥于辭。西溪李氏謂不必拘于堂陛之常分似失其肯。小象程傳云此正委曲相求之本義

訂疑君臣之睽自古有之即賢君不免但賢臣不忍聽其終睽而委曲以求其合如周公之以陽陽適王孟子之三齋出盡汲黯之求為補缺拾遺劉向之反復奏疏魏徵姚崇李泌之諷諫懇切程頤朱熹之積誠動主皆是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惑蔽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僻邪曲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引君以當道訂疑程傳主引君當道較顯一層本義只說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却平正蓋臣之于君猶子之于親當其睽也雖忠告善道亦无可入必也先得親而後順親故曰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臣之于君亦猶是也使睽之未合而驟欲引君當道則為數斯辱矣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十

正誼堂

○本義云本其正應非有邪也可見二與五素有君臣之分時雖睽睽忠愛之義自不容已故委曲以求一遇未為失道若素无交與而驟欲求合所謂未同而言者也便是失道也如孔子之于魯君孟子之于齊王張良之于漢王李泌之于唐肅宗皆有正應之素也若商鞅因景監見秦王韓愈三上宰相書蘇轍上書韓太尉皆失其自重之道者也鄧禹之杖策謁光武乃英雄之士共圖時艱所謂同舟遇風而共濟者又當別論但當太平之時主有常臣臣有常主自有相遇之正則不可為禹之為矣故王通之上太平十二策愚嘗鄙其躁

六三見與曳其牛犁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云云○平庵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劓去鼻
之刑

杜光本曰朱子曰天合作而劓鬚也本義乃解以為髮髮者鬚
髮之刑則又不作而解矣是以熊過象肯謂其附會太甚而云
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
蒙引見與曳作旁人所見也與上九見采負塗之見不同其人
與中之人訂疑虛齊指三與程傳同

訂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其人余初指上九因本義云上九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十一

正義堂

猜狠方深故又有見劓之傷也後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則上
兩其字指六三下其字不應又指上九必如蒙引以其人亦指
六三方確○此爻與上九大似廣顧相如賈復寇恂之事
象曰見與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疏由位不當故與被曳由遇上九之剛故有終也
訂疑位不當合見與曳三句而總釋之單舉見與曳省文也三
之睽雖由居二陽之間上九猜狠方深亦以六三以陰居陽其
德業聞望素不足取信于人耳遇剛者幸上九陽剛故能一旦
釋疑而相合也

彥陵張氏曰大凡剛底人性最躁急稍見形迹可疑便不惜情
面最狠最毒然胸中實无他腸心迹一明渙然冰釋矣若性柔
底人畢竟優柔不斷如何得有終可見天下最難事者莫如英
主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訂疑桓公恨管仲而卒大用之高祖恨季布雍齒而卒封之用
之宜矣所可異者昭帝幼主而能識上官之詐武后女主而能
辨仁傑之冤代宗庸主而不加于儀之罪而太宗英主反始終
不釋然于田舍翁也人之睽合亦有時也○高明之人易惑亦
易悟于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且遠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十一

正義堂

矣問辯應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子張亦是剛
上分數多者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疏元夫謂初九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
之夫也

程傳當睽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
元夫猶言善士四初皆陽居相應之位當睽爭之時各无應援
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至誠相與故雖處危厲
而无咎也

本義睽孤謂无應云

訂疑本義必危厲乃得无咎。不如程傳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為確屬先睽也。无咎後合也。

衆微睽孤而遇元夫交孚如許遠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乃以同心為國遠為巡守巡為遠戰戮力捍賊而相合也。

衆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傳謂不止无咎且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訂疑睽之六爻只今睽者復合便是志行不必云救時之睽。

梁山來氏曰志行者睽者可合孤者得朋

周易訂疑

卷七 睽

十四

正謹堂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註厥宗謂二也。訂疑疏程傳本義為胡氏李氏從之。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云。朱子曰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誠齋楊氏曰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為宗臣也。

雲峯胡氏曰宗二象噬膚五與二易入象睽本有悔悔之所以

亡者以其有合之象也。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也

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卷之遺宗親之也上當

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隆山李氏曰所謂噬膚猶噬嗑也。噬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

平之時精神交合志協義從克弊舉發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兩之間隙相疑而至予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然不如是以通其相應之志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无時可合也。訂疑不必以太平之時形睽之時亦不必云天下之

訂疑噬嗑者物有間者噬而噬之也。噬六二噬膚噬初也。初

惡未形故噬之易合。睽之六爻所以睽者亦必有以間之所以亦必噬之而後合。但五柔中二剛中相為正應其間易合故有

噬膚之象與噬嗑六二同能為間者必剛也。五與二中間唯隔

周易訂疑

卷七 睽

十五

正謹堂

九四一陽又四與五同為離體離之為卦以一陰而麗于上下

之二陽則二陽者皆其宗也故同人之六二以初九九三為宗

睽之六五以九四上九為宗上九在六五之外不能間五與二

獨九四一陽隔于二五之間乃二五之所以睽而不合者也。五

之厥宗指九四也。可噬之膚亦指九四也。九四陽剛非易噬者

但六五柔中在上為文明之主又與九二剛中正應理與勢皆

足勝之故噬之為易耳。噬六二亦以其柔順中正故噬之易

不然陽剛豈易噬者哉

又睽六爻言悔亡者二初謂上无正應五謂以陰居陽皆非也

惡謂始之睽也終而合悔亡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蒙引有慶亦就睽上說即爻辭之意中贊之耳不必說開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程傳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明之極也睽極則弗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戾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七

正誼堂

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可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上之睽乎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故上與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于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孤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讎乃婚媾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兩上與三始睽而終合陰陽合而益和故云往遇雨則吉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云

建安丘氏曰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負塗疑其汚我

也又如載鬼一車疑其祟我也豕猶有之鬼則無矣

雲峯胡氏曰四與上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引上有應而自猜很以至于孤也

蒙引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即見與曳其牛掣也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兩句都歸入睽孤之義至下文見豕負塗四句又專詳上九猜狠之事而不及二陽所制之義者辭為上九繫也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字連載鬼一車句往上九往也往而就之訂疑

周易訂疑

卷七 睽卦

七

正誼堂

三為二陽所制此是本義因六三爻辭補出惡謂剛于此句而專以上居明極云釋睽孤之義可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列子云有疑人之竊鐵者視其人無非竊鐵也既而得鐵視其人之狀貌無一似竊鐵者

程傳兩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盡亡也

朱子曰夫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之類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孤惡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強

索引不必依程傳云所以能和者以群疑亡也看孔子只釋意非推原也

三三坎上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註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以難之平則難解以難之險則道窮利見大人往則濟也又位皆當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邦之道也

難由正濟故貞吉訂疑全本象傳

既塞難也有險在前畏而不進故稱爲塞西南坤位平易之方東北險位阻碍之所世道多難率物以適平易訂疑率物二字

周易訂疑

卷七 塞卦

十六

正誼堂

當刪則塞難可解若入于險阻則彌加壅塞去就之宜理須如此能濟衆難唯有大德之人居難之時若不守正而行其邪道雖見大人亦不得吉訂疑申也

程傳塞險阻之義爲卦坎上艮下坎險艮止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變阻故爲塞也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塞難之時利于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于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舒止于險則難益深矣訂疑順止之義不必取塞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

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于守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亦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于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爲也

訂疑處險者期于能濟然險難亦有幾等有世道之塞有一人之塞有數十年之塞有一時之塞隨其所處而作用之大小亦別程傳濟天下之難是以塞之大者言之凡處難者是以塞之小者言之看占者之時事何如耳

程子曰塞便是處塞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本義塞難也云

周易訂疑

卷七 塞卦

十九

正誼堂

訂疑象傳塞難也險在前也此正釋卦名義也見險而止知矣哉乃卦名外義卦之經也餘意也杜光本曰訂疑又云若只用險在前也一句是遺却內卦了故兩言之似得朱子之意并得象傳之意此如需須也險在前也正釋卦名義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亦卦名外義卦之餘經也本義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此釋塞字之義非釋卦名義也其曰見險而止乃用象傳之餘義以爲卦名之正義欠斟酌未云見險者貴于能止亦然然又曰不可終于止則全不成理解其意蓋以貴于能止貼卦名不可終于止貼利西南見大人愚謂此數句直當刪之耳

又按東北者艮坎方也。卦之所以為塞也。故不利西南者。東北艮坎之反對也。既不利東北。則利西南矣。本義及朱子小註。不必用徐氏之說明。白可從。
進齋徐氏曰。卦合艮坎而為塞。坎北方也。艮東方也。而乃利西南。不利東北。何也。蓋處塞難之時。當適他方。訂疑時當作地。所以利于坤西南之平易也。不當止于危險之地。所以不利于坎艮東北之險阻也。大人指九五也。
雙湖胡氏曰。塞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取于西南也。訂疑正大可從。

周易訂疑

卷七 泰卦

二

正謹堂

雲峯胡氏曰。前有山之險。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訂疑前水後山。乃卦名本意。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本義乃釋塞字。字義就人之設塞者言之。如屯卦本義云。故其為字象小。字地而未申也。之例。胡氏誤解了。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喪朋。取艮與坤對也。塞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坤與艮對也。蓋以對待言。則此為得彼為利。此為不利。知彼為利。訂疑明白。
紫引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是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義又艮方也。一句合坤卦西南東北。亦主此二隅言也。訂疑此。

自正大明白。坤卦本義云。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蓋又別取一義。不以坤與艮對待言之矣。其意蓋因得朋喪朋而言。遂指坎艮震為陽。艮坤離兌為陰。朋也。然東南亦陰方。西北亦陽方。何不皆東南西北乎。此朱子習于程傳之成說。而未及更正者也。○本義方在險中。不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當塞之時。必見大人云。是以理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又是以卦體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蓋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自具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

周易訂疑

卷七 泰卦

二

正謹堂

又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大勢言之。訂疑此。但以後天卦位言之耳。若以天下大勢言之。則西南之險阻。更甚于東北。蓋中華之內。山川通地。而是西南荆梁雍州之險。多于東北青兗冀州也。故以一家言之。有一家之西南東北。為以一國一邑言之。有一國一邑之西南東北。為以天下言之。有天下之西南東北。為以中國之邊境言之。以山海為華商之限。則四方皆有險阻也。將指何處為平易何處為險阻乎。又河處為西南何處為東北乎。况卦辭本示占者以出行之方。何坤塞解皆同。不可如紫引所云。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

也。又按周易周人所作。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南。至紂之末年。周日盛而商日衰。商在周之東北也。以周公之時言之。三監。武庚。以叛。淮夷。徐。奄。皆在周之東北也。又以九州之地勢言之。西南。荆。梁。雍。豫。天府之國。形勝之地也。東北。青。兗。幽。冀。單下之方。沮洳之場也。故坤。蹇。解。皆以西南為利。在王者占得此卦。則為利。據西南。形勝上游之地。而不宜都東北。西南。天下之首也。東北。天下之尾也。起于西南。則能收東北。起于東北。則難于收西南。故劉敬一言。而高祖即日徙都長安。唐家亦都長安。宋太祖。

周易訂疑

卷七 蹇卦

三

王直堂

欲都長安。因太宗欲居東京。太祖不得已從之。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其後金元謀宋。必先爭關陝。破荆襄。而後東下。而宋末諸臣。必欲竭力以經營荆襄唐鄧等處也。西南東北之利不利可見矣。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本義之所由來。疏釋卦名也。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故就二體有險有止。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所以為難。若冒險而行。或罹其害。民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傳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

險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吝。故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打疑程傳以止而不得進。入在蹇字之內。見有難意。原本義見險而止。夫見險而止。乃處蹇之道。非正釋蹇之義也。

蒙引。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義。不可以險在前也。只帶蹇難也。讀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其義。打疑此說非也。險在前也。釋卦名義已完。

周易訂疑

卷七 蹇卦

三

王直堂

象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又以卦德而贊其美。乃卦名外義。如需。須也。險在前也。釋需名義已完。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又以卦德贊其美也。剛健而不陷。重剛健。見險而能止。重能止。蹇之為難。全在險在前也。句取見險而能止。全是處蹇之道。非釋蹇之義也。

梁山來氏曰。坎德為險。居卦之前。不可前進。此所以蹇也。然艮止在後。止之而不冒其險。明哲保身也。不其知哉。打疑界限明。

經釋需險在前。就恒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民。

體篤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

塞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塞之時用大矣哉

疏之于平易救難之理故曰往得中也之于險阻更益其難其道窮窮故曰其道窮也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居難守正正邦之道也能于塞難之時建立其功用以濟世非小人之所能故曰時用大矣哉

程傳塞之時利于處平易而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

周易訂疑

卷七 塞卦

南

正謹堂

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塞而又止危險之地則塞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塞之極也塞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塞故利于見大人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塞者惟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吉塞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于塞矣天下之難豈易乎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憂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塞之時用也

雲峯胡氏曰坎險塞皆非順境夫子以為難此時亦有可用者

故皆極言贊之但坎險釋卦辭之後復從天地人物極言之以贊其大塞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訂疑避菴亦然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訂疑凡言某卦之時之時義之時用大矣哉者必上極言其事而後以此句結之其元者類缺文爾

蒙引以正邦也從大處置議論說統當位專指九五而本義通二至上諸爻言之此意正在正邦內見上下无不歸于正正明九五之為大人所為利見者在此程紀曰五以當位居正而

周易訂疑

卷七 塞卦

五

正謹堂

諸爻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正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
訂疑易辭之例有一卦言一事者有一爻言一事者有一卦一爻而言數事者有先統言而後逐項言者有先逐項言之而後統言之者如塞卦則是當塞之時有占得避難而行者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有占處難而求人以濟者則利見大人也大抵當守貞則吉蓋素患難行乎患難道无不在不可行險以徼幸也往得中者所往之處恰好也道窮者百為不遂也往有功者得大人相扶助也貞者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也吉者若以大

事言之可以正邦也。小事可以倒推也。

梁山來氏曰：往得中者，所往得其地，據形勝而得所安也。若非其地，其道窮矣。往有功者，所依得其人也。蓋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德足以照屬天下之心，其勢足以吸引天下之士。訂疑此句指得狹了。故往有功，正邦者，所處得其正，正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所以能信正義于天下，而邦其底定矣。有此三者，方可濟寒。故其時用之大。○說統得中道窮，俱主形勢說得中。猶云得天下之中，訂疑亦不必云天下之中。所謂可戰可守者是也。道窮者，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也。當位解貞字，正邦

周易訂疑

卷七 寒卦

六

正誼堂

解吉字

或曰：得中亦主德言。當寒時，布寬大除煩苛，是也。訂疑若就德言，則于西南東北字全无干。而彖傳往字亦无着落矣。

象曰：山上有水，寒君子以反身脩德。

註除難莫若反身脩德。

駁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寒。

程傳：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寒，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呵未善，則改之，无歉于心，則如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

德以俟時而已。

或問：寒與困相似，致命遂志，與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寒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脩德，豈可與困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寒，兩句便全然不同。

訂疑：當與天降大任章參看。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梁山來氏曰：山上有水，為山所阻，不得流行，寒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者，此身之寒也。若怨天尤人，安能濟其寒？唯反身脩

周易訂疑

卷七 寒卦

七

正誼堂

德，則誠能動物，眾邦必達矣。此善于窮身之寒者也。

却解君子觀象往而蒙難，不如反而脩德。德脩身正，天下歸之。

履道坦，无地非西南也。思不出位，君子所以艮，肯故為反身。

常德行，君子所以習坎，故為脩德。免禍莫如知止，險而止，可謂智矣。然不反身脩德，天下何處無險？是以險則不往，來則脩

身，不以遇險而歸罪于人，不以能止而誇責于己。

東坡唐錢徽為禮部段文昌以書託徽，徽不從。昌奏徽取士以

私坐，貶江州。或勸出昌私書以自直，徽曰：苟无愧于心，安事辨

証？竟焚其書。宋范純仁為章惇所中，貶嶺南，時年七十有一，因

疾失明。聞命即行。諸子每怨悼。公輒怒叱之。後渡江舟覆。公衣盡濕。乃謂諸子曰。此亦章悼為之耶。洪忠宣忤秦檜。方離陰山之北。復敗塵海之南。未嘗有幾微見于顏面。此皆處蹇自反。人情所難。

訂疑濟一身之蹇。固宜反身脩德。如漢武帝末年。民心思亂。天意將絕。幾為七秦之續。輪臺之詔一下。而天下歡然。國家安于磐石。唐德宗猜忌聚斂。以致出奔。然奉天之詔一下。山東為之感泣。此亦有天下者。反身脩德以濟蹇之驗也。

初六往蹇來譽

周易前集

卷七 蹇卦

六

平菴堂

程傳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于蹇。當蹇之時。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朱子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是來就三。九三是來就二。上六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

訂疑來只是見險而能止耳。止則可云反云連云碩矣。不必又說下來一層也。

陸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為後世之指笑者。有間哉。沙隨程氏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

索引或說初六一爻。初則難日方長。既非濟蹇之時。位居于下。又无濟蹇之資。况陰柔質弱。又无濟蹇之才。故周公云。上惡謂不然。此爻雖是初九。而上又有應援。亦不宜往。且九三非陽乎。况在艮之極。亦曰往蹇則是以蹇之時。言无疑矣。

周易訂疑

卷七 蹇卦

元

平菴堂

却解與遯初六不往何災同。艮其義一也。訂疑當下三爻皆陽。且純陽至健。以險在前。且不可往。屯下卦震動之才。初九剛正。以在險之下。亦不可往。可見天下有天勝人之時。君子亦无如之何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訂疑鄭本宜待下有時字。諸本雖无。而時字之義甚確。故解者必遵之。

研說宗旨。玩一待字。見聖人无日不欲濟難。非若晨門荷蕢之果于忘世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註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于五不以五在難私身
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
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本義柔順中正云云訂疑程傳死然了本義臨○杜光本曰王
臣蹇蹇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大蹇
朋來熊過云大謂陽朋指九二陽類六二言臣而九五不言君
大即君也人君无可去之義故止其所而俟朋來以濟難難于
本義不合然未嘗不平正可從

周易訂疑

卷七 蹇卦

三

正誼堂

雲峯胡氏曰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亦二之蹇也他爻
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復六四不
言吉本義引疊字之語云此不言吉則引孔明之言云而
後義利之界限明矣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
蒙引見險者貴于能止必度其時之可進而後進如九五也是也
不然必其義之不害止而後不止如六二是也其餘諸爻則皆
以此為利
梁山來氏曰張巡許遠此爻近之訂疑文天祥亦然其不濟
者也若算武子秋梁公則濟者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雷氏曰初以不往為有譽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
○彦陵張氏曰聖人取其志義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非曰
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也訂疑此取程傳之辭以開楊氏
之說也觀本義不言其才之不足可見不重才也然算武子孔
明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張巡許遠顏真卿果仲段秀實李綱
宗澤岳飛陸秀夫張世傑程濟等成敗非殊其才皆足以有為
但有幸有不幸也若全无才但有志義亦庸夫耳故驥不稱其

周易訂疑

卷七 蹇卦

三

車誼堂

九三往蹇來反
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為下卦之主是內之所
恃也訂疑程傳
本義云反就二陰得其所安訂疑久亦不如註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疏內喜之者內卦三爻唯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
故云內喜之也訂疑中註
六四往蹇來連

本義連于九三合力以濟訂疑中程傳
榮引四之時方塞且才弱自往則塞矣下有九三之剛惟連之以共濟可也故象傳曰當位實也正指九三連與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下體之別不可不知
梁山來氏曰許遠當安豫山之亂對張巡曰君才十倍于遠由是惟懼之謀一斷于巡此六四之來連者也
訂疑昔漢昭烈狼狽于荊州孔明勸令東就孫權合力以拒曹操亦類此

象曰往來連當位實也

周易訂疑

卷七 卷卦

三

正誼堂

訂疑往來連傳皆以陰居陰為當位實雲華胡氏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以三之陽當位實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蒙引來氏從之是也說統曰陽實陰虛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當而實為濟寒之才正明四所以宜連之故
又按來反者往則入于坎體其塞蓋深故來而不往所謂見險而止知也且內之二陰又喜其同體共濟相倚以安可也來連者卦隸二陽五剛健中正三以剛居剛為得其正皆能濟險者也六四居上下二陽之間往則阻于五而不得進且入險蓋深來而不往安處二陽之間上連于五下連于三四又柔正而此

附二陽以共濟可也諸家皆拘往來二字不知來者對往而言不往即為來不必下退一爻乃為來也且如初六之下更無可退何亦云來上六之上更無可進何亦云往此往來字正不可如他象傳卦變往來之義也卦辭利見大人九五也四近五又與五同體諸家以為獨連于三何不並云連于三與五乎上六來頌亦以上無復有爻但不復往即為來就九五耳故四之當位實當並五與三

九五大塞朋來

程傳五居君位而在塞之中是天下之大塞也訂疑言非一身

周易訂疑

卷七 卷七

五

正誼堂

一塞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來之助也不必獨指六
本義大塞者非常之塞也云云朱子曰處九五尊位而居塞之中訂疑無程傳二義所以為大塞所謂道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又曰凡人臣之塞只是一事至大塞須人主當之訂疑大塞只對常人言不必對人臣說人臣亦有天下之責如孔明文天祥等豈非大塞
瀘川毛氏曰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言之

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蒙引他爻只是寒耳九五居位其寒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繫又非他人寒之比故為大寒謂非常之寒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英俊故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將見知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寒之濟也不難矣

象曰大寒朋來以中節也

疏得正居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

蒙引不曰中行曰中正又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以在寒中言也如劉先主當獨振之時信義著于四海是其中節也故士

周易打疑

卷七 寒卦

南

正聲堂

從之如雲是亦朋來也○中節畢竟只是中德以在寒而易其名耳○訂疑易之象傳類以類相叶○節字與上文實字相叶○或文故與上九小象剛柔節也亦與上文以為實也叶後人不知遂多穿鑿

上六往寒來碩吉利見大人

程傳寒之極有出寒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舒寒而已在寒極之時得舒則為吉矣寒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于寒也大人謂五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

本義已在外極云○杜光本曰內與貴本義既俱指九五卦辭見大人便是來碩吉重復費解故本義以利見大人句為曉占

者○張良之就沛公鄧禹之就光武孔明之就先主頗得此爻之旨

平庵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訂疑寒字原以足不能行取義故諸爻有往來之象不往即為來來猶解之來復

蒙引已在卦極似可濟矣乃益以寒何故恐亦才弱之故今本

周易打疑

卷七 寒卦

孟

正聲堂

義不然云已在卦極往无所之而益寒則初與三不在卦極往有所之而亦以寒何也○訂疑初四上之往寒以才弱也九三之往寒以前為坎也

象曰往寒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訂疑註疏內與貴皆指三○本義徐氏胡氏董氏指九五○程傳丘氏張氏來氏以內為三以貴為五○蒙引從本義

蒙引初最在下不可往也三四非寒主正應未可往六二却是正故生死以之而吉凶非所論至九五則又在收賢俊以夷大難而九五之德亦自能如此○訂疑位亦當如此故聖人從而

發之以示人。至于上六。塞極有可濟之理。然據其才。則未能以自濟也。故又教以下就九五。云丈夫不幸而生寒時。此卦及六爻之義。足以應用矣。

三三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何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象言解。陸德明作蟹音。按卦以兌陰為義。則讀當如解。夢之解。序卦解。緩則一義。乃如德明作胡責反耳。東坡易傳所以為解者。震與坎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之地也。

周易訂義

卷七 解卦

五

正誼堂

說若无難可往。則以來復為吉。若有難可往。則以速赴為善。指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戒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也。

程傳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艱難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何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何為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天下之吉也。有攸往。風

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風則吉也。

本義難之既解云。

訂疑有攸往。風吉。註疏程傳。只據本文釋之。自明且盡矣。本義云。若尚有攸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非也。觀彖傳只云。往有功也。何嘗又戒以早復云云。又西南平易之說。程傳發之本義。及諸家並從之。愚謂西南東北諸卦。解不過指占者以出行之方耳。并无平易險阻之義也。解彖傳明言往得眾也。則是往西南則得眾。正如坤西南得朋之義。何得連彖傳而陡

周易訂義

卷七 解卦

五

正誼堂

生平易之解乎。此愚所以不敢緊從程傳本義也。又本義云。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二居其間。而又得中。愚按彖傳有往來字者。本義例以卦變釋之。今解利西南往得眾也。本義既云卦變自升來者。九進居四。則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何以不云自小過來者。九來居二乎。趙汝楨曰。風吉者。九四震體。如迅雷之擊。使人掩耳不遑。而威已震。然後姦邪不得起謀。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本義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

訂疑險與動有內外之分。險以動動而免乎險。動乎險之外也。故解如動乎險中。動于險之內也。故屯。隆山李氏曰。塞之止乎險中。不如屯之動乎險中。屯之動乎險中。又不若解之動乎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疏解之為義。兼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解于衆。訂疑文義不通。所以為利也。如屯。无難可解。退守靜嘿。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程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三

正蘄堂

歸也。訂疑此以得衆解利字。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云。○梁山來氏曰。往有功。即上文得衆也。○象言无所往。其來復吉。言乎二也。有攸往。風吉。言乎四也。訂疑本義云。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又云。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愚謂往有功。亦指九四。易讀曰。自內而外曰往。二在內。為无為。无往。四在外。為有攸往。是也。○諸家皆以利西南為利于平易。來復為安靜。有攸往為往解未盡之難。愚謂利西南者。大難既解之後。若有所往。以圖久安之計。則宜往西南。而有得衆之利。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原處。乃得中適之。所有攸往。風吉。申利

往西南之意。言遠往則善也。觀彖傳往得衆也。則利西南之上。雖无往字。而指往言。可知。蓋大難之時。人皆失其常居。其故國焚燬。宗族逃散。今既解矣。或擇善地而定居。或投親友以安身。則宜往西南。而可以得衆力之扶助。且宜速往。則有功。若往之遲。則或善地為先往者所占。或往投者衆。而親友有所不能容也。其或无所往者。或自料无地可遷。或无人可奔。或有不忍捐其故土之意。而已之力。尚可以恢復其故園。則宜來復其所。亦為不失舊物。而得其中也。此事在士大夫及庶人多有之。即帝王亦亦有之。如光武中興。即位于河北。而定都東京。是解利西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无

正蘄堂

南也。如唐之中宗。安史亂之亂。既定。仍都長安。是无所往而來復也。如宋之高宗。既不能西入關陝。又不能恢復汴京。乃南渡而都臨安。是不往西南。又不來復。故都不利。不吉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疏此因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廣明解義。象曰。雷雨作。君子以赦過宥罪。疏。謂赦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訂疑。過亦有重者。但誤失則為過。无心也。罪亦有輕者。但故犯則為罪。有心也。書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

雲萃胡氏曰。程傳云。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寬之而已。蓋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有罪者。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

中溪張氏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有。

梁山來氏曰。赦過有罪。君子之用刑。原當如此。非因大難方解。當如此也。无心失理之謂過。恕其不及。而赦之不問。有心為惡之謂罪。矜其无知。而有宥之從輕。訂疑有心之罪。固有常刑。若但云罪疑惟輕。非謂不疑者亦樂從輕也。今日有罪。明是謂大難。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方艱嘉典維新之義。來氏云。上非也。

初六无咎

訂疑卦之六爻。皆取解。除陰柔小人之義。不復用解難之義。初爻獨无象辭。止著无咎之占。故諸家初无定說。但據象傳。剛柔際也。一句。各自為說。今並錄之。而參以愚見。待高明擇焉。

疏險難未夷。則賤弱者受害。柔弱者不能无咎。否結既釋。剛強者不復凌暴。初六在剛柔始散之際。雖以柔弱處无位之地。逢此之時。不應有咎。訂疑賤弱之義。本最取也。然卦中初无剛強凌暴之義。亦无剛柔解難之義。此疑不安。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程傳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安寧无事。為无咎也。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訂疑蒙引從其安靜休息之說。○柔傳則除之。際當以坎六四剛柔際也。之例釋之。不必取以柔居剛以陰應陽之義也。卦辭有西南來復。故取安靜休息。此爻无此辭。亦不合用此為義矣。

本義難既解矣。云。訂疑難解取諸疏傳。以柔在下。似取賤賤弱之說。而不同。上有正應。取諸程傳。而義未甚明。恐申其意難既解矣。時之平也。以柔在下。免患之道也。上有正應。得其助也。柔下不取賤弱之義。○以柔在下。柔也。上有正應。剛也。亦取象傳之義。但未免說是剛柔之應。而非剛柔之際耳。

隆山李氏曰：震陽動乎陰上，初與為應，藉以解散于屯。屯者，安有咎哉？訂疑卦名，解居解之初，是雖方解之時也，藉以解寒與本義不同。

蒙引以柔居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則不孤立而有所仗以為安。訂疑惡辭見程傳下。

說就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應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亦不弛，所以无咎。訂疑就治道言。

訂疑以上諸說，皆承卦名難解為義。愚按卦之六爻，凡有四陰。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三

正義堂

除六五君位，餘三陰皆取小人之象。故二為田獲三狐，三為負乘。九四以初六為得而解之上，為雉為得，而公用射以解之初。六獨得无咎者，蓋陰常以資陽為從貴，陽常以繫陰為累。故四以解初為善，而初以應四為无咎。如四之初六應四為從貴，而四以應初為折足也。此余何日之說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訂疑諸家解爻辭，皆以初之无咎為應九四于義固通。今按坎六四象傳剛柔際也，指四與五。三象傳天地際也，指三四。陰陽之際，解初象傳剛柔之際，豈非指初與二乎？彖中沒有承

剛之說，或有見也。初與四雖為正應，然九四以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九二剛中又與初同體而近。語曰：遠親不如近隣。故解初不曰剛柔應，而曰剛柔際。陽上九剛柔節，以本爻以剛居柔言也。蒙九二剛柔接以二五之應也。坎六四剛柔際以四五之近也。

杜光本曰：負乘傳云：他卦貴應，惟解不貴應，以解乃分判君子小人，不使同群之時也。故初之无咎，但取承二不取應四。傳明之曰：剛柔之際，剛謂二，柔謂初。際謂兩爻相交接處也。象旨云：際交也。九二為下卦之主，而初陰柔弱自下承之也。易瑩云：以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四

正義堂

初之柔承四之剛，與之交際而順從之。此皆以剛柔際指初與二言。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于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聚，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散，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乃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

之事。孤者邪媚之獸。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變化除去之。打疑變化二字。卦之可也。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真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群邪不去。君心一。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既用解去小人之義。便不宜復顧羣解之義。聖人作易時。假借卦名。以立義。必明白新舊。一以己意為主。不為所拘之說。施泥帶水也。

本義大抵此云云

蒙引得黃矢于田獵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獵之矢。豈有黃者耶。打疑謂田獵三狐並得黃矢者。或前此狐為射者。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留

平謹堂

黃矢。所中尚。未中其要。害而制其死。命故至。是至狐與矢而獲之。如家語。所記集集。集。集。有石。黎。孔子以為。腐。腐。氏之矢。是也。蒙引云。難說。古有黃矢。一名。虛矢。黑矢也。又有形矢。赤矢也。周禮五射有白矢。既。有。黃矢。白矢。何。獨。无。黃矢也。田獵何。遂不用。黃矢也。然亦歎之黃者。詩云。狐裘黃。論語曰。黃水。狐裘。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蒙引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下文所謂能守其正者。能守其正。然後邪媚可去。中直可得。

是謂吉

訂疑上舉九二下舉貞吉。則全釋一爻之辭矣。象傳例原如此。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卸吝也。本義繫辭備矣云云。

訂疑乘字。程傳平聲。本義去聲。二說皆據繫辭傳。繫辭傳乘也者。君子之器也。此本義所據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此程傳所據也。然以乘字對負字。看則平聲為是。程傳雖使所為得正。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留

平謹堂

亦可卸吝。非聖人勉人為善之旨。不如本義為長。蒙引本義云。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理曰。世間自有此等无望之禍。然非意之得。有道者之所憂也。所謂安知其不為禍也。如劉盆子在赤眉軍中。為人牧牛。樊崇以其為漢宗室。帥眾稱臣。盆子時畏恐欲帝。可謂負且乘矣。豈其出于詐力所能得者哉。是因以正得之也。然終不免為宜陽之降虜。向非光武首領且不完矣。又如漢文帝以榮貴幸鄧通。擢為大中大夫。賜以銅山。亦非盜而得之者。然景帝時。不免下吏籍家。卒至餓死。如此古今蓋屢有焉。自君子

為之謀。雖避而去之。為可免耳。又凡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若漢之田千秋。唐之鄭絳。今人亦多以為負乘。是未考二公之實也。千秋雖以片言入相。然為人質厚。有智。居位自稱。及愈于前後數公。鄭絳雖自謂歿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然宦業數著。且固辭相位不得。然後受之。既相後。元復故態。至三月。知時事不可為。竟以疾乞骸骨。則又是知避而去之者。况千秋自其片言悟主時。敢言人所不能言。此亦有太過人之奇矣。鄭公歿後。原非碌碌。自其筮仕為廬州時。曾教黃巢。巢不敢犯州矣。且彼負且乘者。豈能知避去耶。

周易訂義

卷七 解卦

四

正德堂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蒙引亦可醜。所謂難待市童憐。還為識者却也。
訂疑陸德明釋文本戎。又作寇。愚按依經文寇字是。需九三象傳亦是自我致寇。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

本義拇指初云。

雲岑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除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云君子之朋。意可見矣。
訂疑拇。註謂三。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為足。三在足下為拇。來氏從之。程傳本義謂初。朋。徐氏胡氏蘇氏謂九二。王註謂初按朋同類也。四與二皆陽。則徐氏胡氏蘇氏為是。拇足指在下之物。以咸拇例之。程傳本義指初為是。或疑指初。則剛柔之際有碍。曰。剛柔際指初與二也。非指初與四也。

周易訂義

卷七 解卦

四

正德堂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于正疑不足。若復親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訂疑傳謂正疑不足。若復親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愚謂若以彼為小人。則已難得正。亦不可親之矣。直當云九四位既不當。若再繫于初六。則愈有陰柔之累。故戒以必解也。

蒙引未當位。契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四之陽宜解初之陰。
訂疑六十四卦初爻。未有論其當位不當位者。又小象之例。凡

言當位不當位。只以本文言之。不論應爻之當否也。獨審之六四當位實也。實字于六四難說。故不得已而以三五言之耳。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程傳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世所云見驗也。可驗之于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本義卦凡四陰云。訂疑從程傳。

雲峯胡氏曰。五得中。可為君子。六為陰。亦類小人。君子有解之。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四

正韻堂

言必以小人。之去為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言未可知也。卦唯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為君子。建安立氏曰。有孚于小人。謂小人心孚而退聽也。訂疑彭季山從之。

說統五與三陰同類。聖人慮為小人所牽引。故散之以君子之名。而示以決絕之勇。若曰。君子處此。維有解去一著。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故吉。然必以

小人之退為驗者。小人易進而難退。人君往。外疎而中親。故聖曲為開導如此。

許衡讀易私言云。光武少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及為天子。卻湖陽公主之請。而賞董宣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得解道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說統此。夫子又為易之。辭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即退矣。此散之使必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註六三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在。高非三之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四

正韻堂

所獲。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故用射之。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

疏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也。

訂疑程傳從註疏。本義无解。然二以三。狼為三。陰五以三。陰為

小人。則上六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卦六爻。唯上六獨正。故以象君子也。繫辭曰。待時

而動。待解終也。曰戒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馮厚齋曰。解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為貴。以剛爻能出險為尚。唯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訂疑以上皆如註。

蒙習上六以陰居卦之上。隼之高墉之上也。占遇此者。解而
去之。斯利矣。所謂公猶乾九三之君子。訂疑不如屯六三之君
子。隨上六之王。皆指占者。上六是在位之奸雄。去之者。亦必是
得位而有權力之人。故稱公。看來不可依程傳。如困六三本義
亦云。繫辭備矣。然却云。石指曰。蔡指二云。今不曰隼指三。
而諸家果何所據。乃取外爻為隼耶。外爻謂三。
訂疑。蔡引極是。當以蒙之初六爻為例。蒙初六以陰居下。蒙之
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云。此爻當云。以陰居卦之上。隼在
高墉之上之象也。占者遇此。當用射之。獲之。无不利矣。此以爻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辛

正誼堂

為賓占者為主之例也。

杜光本曰。以隼為上六。以公指占者。此說最確。而郭青螺謂考
之爻中。无此例。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亦以九三為公。夫易
中爻賓占主。足例此爻者。非一而大。有九三剛而得正。故可以
公稱之。而許其用亨于天子。解之上六。乃三狐之一也。以公稱
之。而望其射隼于高墉。豈可哉。
馬融云。墉。城也。禽經云。隼。祝鳩也。鵠屬。凡鷹搏鷃。不能无失。
惟隼為有准。每發必中。故名曰隼。
梁山來氏曰。高墉者。王宮之墻也。近六五之君。高墉之象也。隼

集于山林。人皆得而射之。唯棲于王宮高墉之上。則如城狐社
鼠。有所憑依。人不敢射矣。

訂疑上六居三陰之上。小人之尤也。此君側之小人。惡極罪大
而不可解者。當統論之初六。以陰居下。在卦之初。其惡未形。而
九二過之于早。九四解之于上。故小懲而大誡。得免大戮。而无
咎。此小人之福也。六三其惡已著。其勢稍盛。然陰柔不中正。乃
庸惡陋劣之鄙夫也。故止于吝。上六則日在君側。竊寵靈。擅威
福。惡罪貫盈。而不可貸矣。故射而獲之。
彙徵中宗朝崔湜通于上官昭容。鄭愔傾附武韋二人。用事侍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辛

正誼堂

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免死。情流吉州。湜貶江州。上
官氏及武韋等。曲為申理。明日俱改官。尋引為相。高墉之隼。豈
易射乎。若王曾之計除丁謂。楊一清之計去劉瑾。則幾深謀密
獲之。无不利者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三 上

程傳。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在人上者。
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如壘土。損于

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
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訂
疑此釋卦名義

本義損減省也云訂疑損減省也此為卦辭而言也為卦損
下卦云至所以為損也此釋卦名損之義也損所當損以下
承減省之義而害不復承損下益上之義矣

雲萃胡氏曰二簋可用享必以用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
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為中
二簋為簡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五

正誼堂

訂疑二簋用享程傳以祭祀言蒙引從之徐氏胡氏以燕享言

蒙引有乎至二簋用享元不斷其以利往斷者今本也

訂疑本義當以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並連利有攸往而于四者
之應矣下加二簋可用享一句然後接云言當損時則至薄元
害

蒙引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只承損字訂疑減
省之義延說言損所當損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
亦然此說猶未采斷蓋卦辭只以減省為義就儉以制用言不
徒用損下之義矣有乎以下慎乃儉德惟懷永圖非以聲肯笑

貌為恭儉者故元吉可貞利有攸往也二簋可用享者舉其事
以為例也

享謂祭享也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此專以祭享言者蓋古
人非飲食而致孝鬼神則祭享宜不可損矣今言二簋可用享
享猶可損則其他无不在所損矣此聖人舉重見輕之意也訂
疑此正旨也

損下非得已也既不得已而損下須用儉用始得若取之盡錫
銖用之如泥沙其取于下也既不得已其用于上也又得已而
不已此聖人之所慎也故為之律令曰二簋可用享訂疑此又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五

正誼堂

承損下說非也觀卦辭云有孚云元吉云可貞云利往皆是就
儉以制用言不復承損下言矣若承損下說則損下之事非得
已者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何云元吉可貞利往乎杜光
本曰卦以損下為義辭以減省為義此定辭也彼承損下講入
有孚云者已失其旨而綺園析疑于有孚以下俱作損下說
而絕不及減省之義不經甚矣

一說言人皆可可用之占不必專指上人說故曰二簋應有時
只是當損之時其義當然不必拘于不得已而損下則當儉于
用上條之說亦好聽耳未必其本旨也訂疑此說自正

張大勲曰人君當隨時必節用于上存約已裕民之實心而有孚則一節省而國用自充大善而吉之道也不加賦而怨離自息无咎之道也且自損之道殆萬世當守之規可貞亦四海通行之法故利往即如用享乃國家大事而時不可舉虛則二簋亦无不可况其他乎舊說有孚以下俱在損下益上上者至二簋用享方在制用上者不知聖人豈為國用不足而立賦外取民之法哉此卦要看損所當損四字損下非所當損也惟自損以節用為當損耳易之用二句正節用之實也

訂疑國家有匱乏之時也剥塞損困旅節是也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高

正蘆堂

有豫大畜益萃豐是也今損卦之辭自有孚至利有攸往則皆儉以制用之事不論時之豐約而皆可用者故象傳不復釋之也獨二簋用享則只可用于匱乏之時而豐盈之時不可用矣萃之大牲鬯之大烹是也故象傳特釋之曰二簋應有時而本義一則曰言當損之時則至薄无害一則曰時謂當損之時象傳與本義蓋謂上文有孚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即在平時損所當損則有是四者之應也二簋用享則唯當損之時為然平時則不可也然愚竊謂此是孔子之意未必是繫辭者之意也繫辭者之意則如張大勲通承匱乏之時而言也有孚者

實心惟懷儉德也元吉者事從節省而財用可恒足也无咎者人不得以吝嗇視之也可貞者不唯匱乏之時可如此即當豐豫大有之時亦可用此道也故禹承唐虞之盛而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舜嘉其克儉于家孔子嘆其无間然也利有攸往者能如是則節儉所留粟紅貫朽百事可為不唯可以救匱乏且可以裕財用而作大事與大有豐豫之時无以異矣易之用二簋可用享者又更端而指其當損之時制損之用者言之謂禮之不可損者无如祭享然當損時則不得已而損至于二簋亦可也甚言匱乏之時寧可損于神不可損于民也蓋民者神之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高

正蘆堂

主也故節省可行于鬼神而股剥斷不可及于百姓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開封耿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上與俱益損下則上與俱損梁山來氏曰剥民奉君民既貧矣君不能以獨富是上下俱損矣故名損劉氏曰古為人上者无損下益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已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訂疑漢卜式以牧養致富輸財于官以助邊此富而不學之過

先儒加以達君之惡之名所以塞後世以利要君之源也。若夫
見錯建輸粟之策而驚歎賣官遂為禍于萬世。世之戕民始則
捐廉耻棄禮義逞一人之私智籠眾人之財利而歸諸己。繼則
或任財使氣以干法紀曰即獲罪官家吾有財可贖也。而貧民
日受其凌虐。无如何矣。或輸錢買爵以致身貴曰即不无所費
而取民以償之利不啻百倍也。而下民日受其橫奪。无如何矣。
此又上之巧于損下之一端也。故劉氏並及之。杜光本曰。該高
捐牛所以解國之危。卜式輸財不過達君之欲。故該可為。式不
可為。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柔

正誼堂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昌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本義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此句承上
文言不唯二簋應有時即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
之陰亦有時也。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此三句乃發明卦辭
外意以贊其時義之大耳。本義但云釋卦辭似未體貼及此蒙
引一段甚明白。

中溪張氏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
時矣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達時之宜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

達也

雲峯胡氏曰損于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
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
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潘氏曰于時為損則享祀用二簋足矣。蓋處損之時則可若處
萃之時則大牲矣。

蒙引一說聖人恐人泥二簋用享之辭而失之故解之云二簋
應有時唯損之時為然而非可以為常法又云且以卦言之大
凡剛非必在所損柔非必在所益也亦有其時耳。本義云時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柔

正誼堂

謂當損之時此只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

彥陵氏曰時者天之運也偕行者聖人之權也

姜廷善曰聖人之所謂損不出于聖人之意而出于天下之時
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訂疑二簋用
享蓋凶荒之歲禮宜從殺者非示儉也。禮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此特就治人言也。若以自治言則高明柔
克沈潛剛克亦是損剛益柔有時也。又以教人言則退而而進

求之類亦是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剛國用中典施之
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此

援剛益柔之義。凡事皆然。不止致刑制俗二者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程傳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下之象。在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慾。窒塞其忿慾也。

本義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利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訂疑始則損澤以益山。終必墮山以入澤。亦是上下俱損。

或問忿慾易發難制。故曰懲慾是戒于其後。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慾謂塞于初。古人說情實實是鮮陳。須是塞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夫

正其心

其鮮陳。朱子曰。慾也不亨。是戒于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慾者。懲于今而戒于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汚染人。須當填塞了。或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曰。人慾時自是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湧如山。○慾念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慾念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問伊川室慾。莫是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否。曰。然。建安丘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當損也。然慾念易窒。慾

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泯無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慾念唯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不唯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訂疑二者。人各有偏。亦難分難易。學者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慾念宜用柔克。窒慾宜用剛克。其貴明理則一也。

敬引朱子小註。謂象山象澤亦非正意。此所謂縱橫說來都合處。

程子曰。七情怒為難制。第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慾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夫

正其心

之謂也。○訂疑即理所當怒。亦須平其心氣。无使過極。慾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制之。窒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楊誠齋曰。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慾。

梁山來氏曰。忿生于慾心。剛惡也。慾生于喜心。柔惡也。

俞氏曰。忿怒如山之笑兀。况多忿如少男乎。故君子懲之如摧山。意欲如澤之汙下。况多欲如少女乎。故君子窒之如填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本義初九當損上益下之時云。

訂疑已事者。不過暫時觀其所為之事耳。非謂廢其自脩之道。而枉已以徇人也。酌損之者。又當斟酌已之事。與彼之事。其大小輕重。何如。假如已之事。現彼之事。重大。則已之事。亦有不
可已者矣。本義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此是照六四
損其疾而言。恐其數而辱且疎也。與悔初六參看。
雲峯胡氏曰。量其所受。隨節而止。酌之義也。訂疑此似有病。恐
生視而不救者。借口于弗能。如丹子之于季孫也。此只當以忠
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无自辱而辭之。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李

平聲堂

訂疑本義當損下益上之時。此句要着。若不是當損下益上之

時。則已事過往。便是舍已田而芸人之田。故髮纓冠。而往救卿
鄰之闕矣。謂居下而益上者。以損其疾。即以益上也。

象曰已事過往尚合志也

訂疑本義尚上通。本程傳傳曰。四類于初。初益于上。與上合志
也。

廣平游氏曰。四之志。願損其疾。而初過往。使過往有喜焉。故曰尚
合志也。

蒙引一說如諸葛亮。不求聞達者也。而乃為先主馳驅。至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于私家也。不復別治生以長尺寸。可謂已事過往

往矣。向非感于先主三顧之禮。魚水之歡。何以如此。此說是。
由尚合志也。義畧異矣。訂疑此說勝傳。但以君臣言。則較傳
其理可以旁通。不必專言君臣也。必合志而往。已含酌損之意。
杜光本曰。觀劉孟白引鄒長倩以應謹朗公孫私為酌損之
之証。則知以此爻與象傳專指君臣言者。非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九二剛中。云云。訂疑本義因象傳云。中以為志也。故不
說壞九二利貞征凶。皆以戒占者言。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李

平聲堂

雙湖胡氏曰。二雖弗損。然與六五為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

益之之道也

蒙引九二志在自守。不肯要進。宜若无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啟
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益于上也不少。
如不顧庶隅。而苟于進焉。徒足以滋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
奔競。非唯損已。且无益于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
有益于人國也如此。訂疑此依文辭本文而為說。一說不專
沈隱逸之士言。如在朝有守正骨鯁之臣。如漢汲黯。魏高允之
徒。是已汲黯以東直不苟容。至使武帝內嚴憚而疎之。然實能
榮制上心。使有所畏。所謂法家拂士者。又淮南王謀反。差等朝

臣獨畏然不敢發新謂以職在朝淮南謀者其益于上何如
我魏主謂群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親正唯伺朕意
說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三公高允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
少不過為郎耳以此觀之短于守者乃爵俸日進而廉介自持
者乃數十年不遷官信乎允之志在自守不肯妄進矣然以魏
主為益不少之言則其所以益于上者為何如哉此亦一說也
看來九二不是幽人後說更長且云不肯妄進非不進而避世
者也一說以占辭征凶照看只以隱逸之士言
訂疑以隱逸之士言于本文利貞征凶之意順矣而卦爻無隱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奎

正義

逸之義以在朝骨鯁之臣言于利貞弗損益之意順矣而征
凶之義弗合愚謂利貞征凶言占得此爻者宜靜不宜動爾
指出行者言之也弗損益之一句乃本卦名損之義而言之亦
利貞征凶之義也蓋卦以損下為義下卦本乾三已損矣有漸
損及二之勢故戒以利貞征凶言動則受損也弗損益之者言
當損下益上之時人知損下之為益上而不知亦有弗待損已
而後可以益人者象傳有見于此故曰損剛益柔有時言固有
損剛益柔之時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也亦有
剛不可樂損柔不可樂益之時如二以剛居柔得下之中矣五

以柔居剛得下之中矣若二復損剛益柔則盈者益盈者益
虛非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道矣或曰初何以已事遂往也曰
初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初之損已以益四正所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如下卦本乾而三過剛上卦本
坤而上過柔故損下卦上畫之陽以益上卦上畫之陰亦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象傳末三句正為下卦三
爻而言也易為占卜而作有一爻而言數事者有一爻而包
數義者故上下多不相索今說易者率以義理言之如他書之
上下連貫未免穿鑿附會耳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奎

正義

陸庸成曰絕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沈皆
損其剛者也訂疑此亦一創耳非此爻專言立朝也
說統二以剛居柔慮其媚說以拘五也故以利貞示之後以征
凶戒之訂疑此本程傳之說今多從之然易中征凶未有以在
已拘人解之者不可從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郝解九二利貞者以執中為志不以益上為志與初異也
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不過損有餘補不足
以求其中而已九二以剛居柔已得下卦之中无所用損益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程傳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益三杜光本曰損卦原取損下益上為義而傳以損上益三並言予卦各義不相合故三人行則損一人本義但云下卦本乾損上爻以益坤而能過謂三人即下兌三爻一人六三也三八行則損一人也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奇

正義

之本也三則餘一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朱子曰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川就六爻上說得好

中溪張氏曰陰陽對待惟二而已三則餘其一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也此一人也獨往以應上則乾兌相合男女構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訂疑一與二相對待三則餘一而當損此亦就偶然所見而言爾非謂天下物理必如此也苟謂其必如此則伏羲畫卦何以不止于兩儀四象而必再倍而三乎

本義下卦本乾云

建安丘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上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雙湖胡氏曰此爻大肯本義盡之矣繫辭致一之說自是夫子之意而程傳則又推之六爻者也

訂疑本義兩相與則專三則難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本繫辭傳繫辭傳蓋以申象傳之意也此自夫子之意非繫爻本義也爻辭不過說占出行者若三人行則損去一人以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室

正義

此卦本泰卦下三爻皆陽今損乾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損去一人之象也若是行者一人則出外必得其友蓋此卦一陽上而一陰下是兩人相交與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又按兩相與者不止損卦中孚小過皆以二陰二陽相比而兩相與者也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皆以陰陽相應而兩相與者也此爻云只是偶見卦畫中具有此象故云然耳不必過為牽纏也且如泰卦乾下坤上天地交而為泰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豈不是天地絪縕乎三陽三陰兩相相應豈不是兩相與乎所以易不可為典要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訂疑象傳兼釋下句

六四損其疾使遇有喜无咎

註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

程傳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者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于不善雖使之速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雖患不速速則不致于深過為可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六

正德堂

喜也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已云

中溪張氏曰初言遇往四言使遇蓋初之遇實四有以使之也

雲峯胡氏曰六四與初九為應初方已其事而速于益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欲以此乃愆上非受益之道也

蒙引六四陰柔不立是其疾也以初九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以友輔仁從善克己之道也唯速則善學如不及過則勿憚改之意也能如是雖柔必強矣訂疑莫思必明亦可

訂疑註謂四自損其疾程傳本義胡氏蒙引皆取以初益已而損其疾然皆謂四自速損其疾而使遇使字皆不明唯張氏謂

初之遇實四使之也使字之義方有看落

戴齊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謂之疾偏乎剛者愆之疾也偏乎柔者愆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訂疑以剛柔分愆慈雖屬誠功然謂物不得剛柔之中者謂之疾則是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林次崖曰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散之要玩味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六

正德堂

亦字見得无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則變不美之質以為美矣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說馬卿皆按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本義柔順虛中云云訂疑朱子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如弗克違即此破程傳之誤也朱子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

濟說鬼方亦然。訂疑夫始二卦說解元勝亦然。
雲峯胡氏曰：龜為大寶，直二十貝為大龜，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

進齋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甲長二尺，直二千一百六十。十為大貝，十朋。柱冉龜，甲緣也，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而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玄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六

正誼堂

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二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為朋。

訂疑必以貝準穀與錢。方知其價之輕重。漢中歲粟一石，直錢三十文。錢二千一百六十，直粟七十二石。元龜大貝十朋之價也。又按本義：兩龜為朋，當作兩貝為朋。十朋之龜，言龜一。直貝十朋也。杜光本曰：坊刻本義亦有兩貝為朋者，則兩龜為朋當是誤刻。

蒙引：元龜，此天子所有者。又有公龜、侯龜、子龜。元龜是以天子

言然。朱子本義初元此意，只是以為貴重之物，或以此益之。如云重贈相似，取象之辭也。稱名小，取類大也。訂疑龜有四品，貝亦有四品。又只言十朋之龜，未嘗云是何品。然在損六五，是受天下之益者，即以為元龜亦可。在益六二，是出于意外受上之益，不必復拘元龜之說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疏上：謂天也。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義同。訂疑程傳從之。

王子雍曰：上祐，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元家。

周易訂疑

卷七 損卦

六

正誼堂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元家。

註得臣，則天下為一，故无家也。

傳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元家。

訂疑：九二弗損益之，程傳云：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此云不損其下而益之，解法不同，不可從。

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云云。

訂疑：本義云：而欲自損以益人也。而欲自損四字，此朱子臆度之辭，而无所本也。下又云：能如是，则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

利有所往。夫弗損益之。即是貞矣。何云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云。也。豈弗損益之。尚不得為貞乎。愚謂此无咎。利有攸往。與卦辭同。貞。即卦之可貞。但卦以約已言。此以裕民言。所指不同耳。本義自損以三字衍之。可也。无咎者。无違道干譽之咎也。貞者。可為萬世利民之常法也。吉利有攸往者。民受其益。樂與赴功也。得臣无家者。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无思不服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午

正謹堂

疏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程傳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朱子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陸山李氏曰。益卦。損卦之反也。損卦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卦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民者。民貧而已。无所寄。已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已。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本義益。增益也。云。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午

正謹堂

中溪張氏曰。處益之時。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蒙引或謂利往利涉。皆益之事。非也。損卦辭。專以理言。當承損字說。益卦辭。取卦體卦象。則不必牽制于益字。訂疑凡卦辭。未有不承卦名者。杜光本曰。損卦名。以損下為義。損卦辭。以或省為義。是卦辭但不承卦名之義耶。非并不承卦名也。六十四卦之名。猶經傳四書之有章指也。長篇文字。從橫反復。起伏斷續。未有不顧章旨者。易辭不獨卦辭承卦名。即爻辭亦未有不承卦名者。或卦爻之才。有可取。則取之以命辭。然論其理。亦須如此也。蒙引解塞卦本義善矣。何至此而云。也。如益卦之辭。

不必本卦名則也。此否同人隨觀成遊家人寒華漸既濟二五皆以中正相應。何以不曰利有攸往乎。怕亦二體皆木。何以不云利涉大川乎。

不曰益損上益下民說。元雖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鄒陽董氏曰。有若對哀公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深有待于損上益下之旨也。

林次崖曰。自上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

極到之義。利歸于下。故民說。元連弗局。故道光。

說。說自上下。者。乃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見得恩自上究。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三

正謹堂

不徒恃賑濟之虛名而已。大光二字。正與霸主之雅廣有辨。

訂疑自上下。當玩本義。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一句。上之

加意于下民。當使天下之遠。深山幽谷。窮鄉下邑。无一處之不

到。使天下之人。凡鰥寡孤獨。疲聲殘疾。窮而无告者。无一夫之

不獲。乃為德意下究。曾見近世草恩。止及于貴戚大臣。或京畿

之近。即有賑濟某省某處名色。亦盡歸于官吏之中飽。下里窮

民。何嘗沾其絲粒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

訂疑當益之時。凡利往利涉。固能豫備裕如。而卦之體象。又如

此。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云云。不可如時說。以利往與利涉。復就益民之事言也。

益動而與日進。元種天施地生。其益元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疏雖施益元方。不可怕用。當應時行之。故舉凡益結之。曰凡益

之道。與時偕行。

訂疑疏說大意。極是。與時偕行。當與損。象傳同看。損之道。固與

時偕行。時不當損。不可必為損也。以成省言。益之道。亦與時偕

行。時不當益。不可強為益也。如舟子之請益。粟及時。則舉盈之

類。損象傳二。應應有時。損則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已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三

正謹堂

詳之。故益象傳則始從省文耳。非有二也。丘氏以損上益下損

下益上為說。誤矣。

本義動與二卦之德。云云。

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人之動能早興。則日有進益。

元窮已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又以卦變言

天地之益。乾之九四。易初而下交于坤。天之施也。坤之初六。易

四而上交于乾。地之生也。萬物並育。增益衆多。无有方所也。凡

益之道。總言天地之于萬物。人之于萬事。其為增益。皆无時而

止息。所謂與時偕行也。訂疑動能早興。看動字太輕。又訓興為

早其非也。動者。有餘有為也。其者。沈幾觀變。審乎情理時勢也。凡事皆然。不止學也。引者。言學。將其一端耳。專指為學。則非也。凡益之通。又于天地人事之外。令人推類以例其餘。非復申上文也。與時偕行。吳說尤謬。

蒙卦。入也。與坤之順不同。傳釋八卦之德。云。入也。不曰順也。可見。入為正義。傳又曰。與德之制也。又曰。與稱而隱。未嘗只以順字當他。訂疑此見吳氏早與之說。非也。凡益之道。舊說只總上二句。此說未當。亦數吳氏說。又一說。時者。行而不已也。于時字尤牽強。與他處時字。絕不同矣。安可從。亦數吳氏說。且其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高

正誼堂

謂動而與。天施地生。皆與時行。猶可也。謂凡益之道。止于動與。施生。則終不可也。為動而與。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道。故更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聖人之下。又更用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訂疑動與。天地二義。卦之德體所具也。凡益之道。又教人廣之于卦德卦體之外。以人事物理類推之。節齋蔡氏曰。元。極言其悠久。无方。言其廣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疏于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

程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元過矣。益于人者。无大于是。本義。風雷之勢。云。上。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要舉胡氏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于遷善。則過當益寡。决于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忿怒。益无如遷改。若甚易如推。到精密處。甚難。德室遷改。皆是用力度。臨川吳氏曰。遷善與象。與在外。于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主

正誼堂

也。改過。震象。震在內。于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梁山來氏曰。善者。天理也。吾性之本有也。過者。人欲也。吾性之本无也。理欲相乘。除去得一分人欲。則存得一分天理。象言風雷益。與雷風恒。大象與以異。史繩祖曰。震雷位。巽風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立不易方。益則先巽後震。此為變動。故君子體之。遷善改過。杜光本曰。風雷之益。疏在萬物上說。程傳本義在風雷上說。惟吳幼清從疏。而諸家悉從傳義者。以雷風恒。恒字離不得雷風說。則風雷益。益字亦離不得風雷說也。且遷改有相益之功。與

風雷有相益之勢為切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程傳震動之主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于已則宜以其通輔于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咎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

本義初雖居下云訂疑勝傳○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理有事雖善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說統初九一爻為一卦受益之最利用大作是教初九大幹事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益

正謹堂

以圖報稱然人臣僅有出一時之感識而不能善其成者亦有姑借是以塞責而不知求其善者故必元吉乃得无咎戒勉之辭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云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注以柔居中而得其位居益以冲益自外來不召自至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云

訂疑本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愚謂此

或因周王享帝時嘗占得此爻故因而繫之此辭耳泰之六五歸妹之六五帝乙歸妹大有九三之公用亨于天子隨之上六升之六四王用享于西山晉之六二受福于王母既濟未濟之伐鬼方俱倣此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疏明益之者從外自來不召而至也

程傳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益

正謹堂

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疑无定主之辭

雲峯胡氏曰乾言或躍坤言或從訂疑訟言或從亦然或在我者未定也恒或承之損益或益之或在人者未定也益或擊之亦然

蒙引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本義忽于此處着此一句

終未可深曉

訂疑或益之云泛指受天下之益說不可指定九五故小象云自外來也本義恐人指定受九五之益故着此句損六五亦

然○而○本○義○不○着○此○句○者○以○損○五○象○傳○有○自○上○祐○也○一○句○則○其○不○
專○指○九○二○其○義○已○明○益○二○象○傳○但○云○自○外○來○也○五○亦○在○外○恐○人○
專○指○九○五○也○故○特○釋○之○

杜○光○本○曰○以○六○二○為○受○天○下○之○益○此○程○傳○本○義○之○所○同○而○萬○
不○容○易○者○也○學○者○動○云○守○功○令○遵○程○朱○于○此○等○極○確○處○翻○悖○之○
而○多○以○六○二○為○專○受○六○五○之○益○何○不○取○或○字○一○玩○之○

義○林○密○子○賤○治○單○父○推○誠○任○人○故○鳴○琴○壇○席○而○百○姓○寧○子○奇○年○
十○八○齊○王○使○治○何○詢○茲○黃○髮○子○弟○皆○兵○遂○卻○魏○師○此○可○見○虛○中○
永○貞○之○效○矣○

周易新義

卷七 益卦

文

正誼堂

梁○山○來○氏○曰○言○不○知○所○從○來○也○與○上○九○同○但○二○則○吉○求○上○則○凶○
來○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在○下○
當○承○稟○于○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于○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
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訂○疑○謂○如○汲○黯○矯○詔○發○
粟○之○事○雖○當○凶○難○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于○中○道○
則○誠○意○通○于○上○矣○專○為○而○无○愛○民○為○上○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
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

主而使所以申信也

訂○疑○林○氏○栗○陸○山○李○氏○潘○氏○西○溪○李○氏○潛○齋○胡○氏○皆○從○程○傳○朱○
子○曰○伊○川○說○凶○事○作○凶○荒○之○事○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
見○有○違○守○令○恐○難○如○此○說○愚○觀○六○三○之○才○亦○不○能○為○此○

本○義○六○三○陰○柔○云○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訂○疑○書○所○稱○王○者○事○此○所○言○人○臣○事○

雲○峯○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
凶○之○也○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
或○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

周易新義

卷七 益卦

文

正誼堂

三○四○為○中○此○三○四○稱○中○行○訂○疑○九○四○亦○稱○中○行○益○三○四○稱○
中○行○因○其○不○足○而○成○之○耳○若○以○三○四○並○居○全○體○之○中○六○十○四○卦○
无○此○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資○質○亦○不○好○不○止○居○多○凶○之○地○
也○

索○引○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或○曰○上○言○无○咎○此○二○句○是○言○其○所○以○
无○咎○據○本○義○又○戒○云○又○之○一○字○非○申○无○咎○之○義○也○益○无○咎○字○
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
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為○之○計○也○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
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

者所以慰其貴望之意也。此二句于爻无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

訂疑本義以益用凶事為微戒震動。此亦未盡凶事之義。蓋天以殷憂啟聖賢。貪賤憂戚。用王改于成。與孟子天降大任章所云。孔子愛之。能勿勞乎之類。固是微戒震動之事。至于國象于臣子亦有事之遭難地之或遠。未必是微戒震動之也。詩曰。王事一禪。益我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是也。庸人當此。每苦于束手无策。嘆時命之不猶。聖賢遇之。直以為臣子分內事。故不曰損而曰益。象曰。固有之也。言其職分之當為。亦性分之固有耳。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正謹堂

本義于爻與象專作微戒震動。似屬有心以苦之者。非也。為之。平治水土。撥益之。播。秦。蘇。解。周公之東征。是皇或數十年而後。竣事或三載而後。班師亦豈有心以苦之哉。故漢之張綱。虞翻。當時用事者。皆欲以凶事苦之。而二公者。欣然坦然。無難色。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益用凶事云云。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程傳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獲信從矣。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云云。

訂疑象傳但言益志。程傳曰。益上。又曰。順下而動。殊欠分曉。有類騎牆。本義曰。益下。蓋以此卦為益下而得各四。又上卦初。蓋已損陽以益初陰者。故斷為益下。勝程傳。然其實下益即上亦益矣。雲峯胡氏曰。遷。四自上而遷于初。坤為國。四下之初。有遷國象。訂疑四本陽也。而損之以益初。以益下為心也。坤為國邑。四之陽。遷于初。為震之主。長于大臣元侯之象也。素以益下為心。民已信從之久矣。故遷國者利依之。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正謹堂

蒙引言能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以告公。元不見從矣。雖依以遷國亦利也。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所居。宜乎不可遷。而至于遷者。要在利下耳。如盤庚遷殷。則有以民萬姓。蕩析之患。太王遷岐。則有以全民于狄人鋒鏑之下。妻敬留。侯謙遷都長安。以其地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是省多少兵財。蓋終西漢之利也。是固未嘗無益下之心也。又如宋太祖亦欲徙都長安。曰。吾欲據山河之固。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及晉王固諫而止。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以此觀之。遷國益下之說。益信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程傳告公而復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中溪張氏曰益志者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已唯欲益民所以告公而見從也

訂疑盤庚遷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以惑群心是知有已私而无益下之心也契丹入寇澶淵遣書告急中外震駭真宗問群臣方畧王欽若臨安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開州人請幸成都此豈可依以遷國者哉○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三

正誼堂

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卻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問獻子何如對曰不可卻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實公室乃貪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晉遷于新田○故絳今絳州卻瑕氏今猗氏縣新田今絳縣俱屬平陽府○趙尹鐸為晉陽城戶口簿賦稅後智伯圖襄子于此決晉水以灌晉陽沈寔產絳城不沒者三版而民无叛志此皆利用為依遷國者也

又按告公從以平日言遷國蓋別一占也○中溪通以遷國言大

杜光本曰又辭當以本義為正象傳當以程傳為正○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程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有惠益于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苟至誠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全

正誼堂

本義上有信以惠于下云○去疑惠心者惠民之心也○下惠字作威字有德即是心自施者言為心自愛者言則為德耳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懼凶

註求益无已心无怕者也○說勿猶无也

程傳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利者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皆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廢聖賢

之深戒也。眾人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怕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怕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本義以陽居益之極云：○朱子曰：或者眾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等之也。立心勿怕，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雙湖胡氏曰：大抵損極則益，而吉；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怕處其益之極也。

訂疑此序卦傳損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之義也。愚謂當損下益上之極，則變而益下；當損上益下之極，則變而損下。極則必變，而損下必益，益而不已必決之義也。愚謂當損下益上之極，則變而益下；當損上益下之極，則變而損下。極則必變，而損下必益，益而不已必決之義也。

周易訂疑 卷七 益卦 上九 損下益上

則必及重則必遷。理當之常也。○愚嘗疑損之上九損下益上之極，宜繫以要益或擊之辭。益之上九損下益上之極，宜繫以弗損得臣之辭。而乃相反如此，疑是二爻互為錯簡。○立心勿怕凶，朱子亦疑之。竊恐是說人之立心，不可以損人益己為常也。若損人益己為常，則不免或擊之凶矣。此戒人急于改過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莫益之者云：去疑偏猶言一違也。

卷之七終

周易訂疑卷之八

三才圖會 卷之八 益卦 上九 損下益上

王庭孚說有屬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玩夫決也。此陰消陽長之卦也。陽長至五，五陽共決一陰，故名夫。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終揚決斷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

程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舍晦俟時，斷國晴之之道，今觀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

之予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眾之辭。訂疑程傳作去擊，本義作平聲。君子之道難長盛，而不敢怠戒備，故至誠以命眾，使知尚有危道，難以此之甚盛，決彼之方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蘭廷瑞曰：孚信以布號令，與眾棄之也。

進齋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于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藥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

之禍烈矣。聖人于夫設戒之意甚深。

程傳曰：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聲之數文德是也。訂疑辨教，文德非專為誅

四凶也。引甚牽強。色私色告，自色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于

一陰，力固有余，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或兵者，強武之事，不

利即戒，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利有攸往，陽雖

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

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利往句未安。

建安丘氏曰：不利即戒，與莫夜有戒相應。莫夜有戒，言小人常

伺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戒。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

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

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所以深戒也。

本義以五陽去一陰，云：

訂疑本義以告自邑為先治其私，用程傳以利有攸往為上文

之效，皆未安。揚王庭告自邑二句相對，謂鳴其惡于公朝。又

暴其罪于國邑，皆所以絕其黨也。乎號，揚庭時事。不利即戒者，

蓋明正其罪，既暴之公朝，又暴之國邑，則朝廷內外咸知其惡，

無與為援，已足以制其命矣。不可治兵相攻也。即戒，則我與彼

均之有勇而无義為亂矣。利往者，恐人疑有弗勝而不敢舉事

也。故決之以利往也。蘇紫溪曰：耳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不知

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不知乎號之義者也。

以手推席，徒犯壯頑之凶，產祿猶在，罔防莫夜之戒，非有厲也。

何進徵卓紹之群，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啟灾。

皆即戒而非自色也。故其決之不勝，則禍集于君子。勝則禍貽

于國家。晉上九維用伐邑，或問朱子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朱

子曰：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愚謂告自邑與泰卦上

六自邑告命，謙卦上六征邑國，晉上九維用伐邑，皆是實事耳。

朱子本義于泰謙晉皆作實事，何獨于夫忽從程傳云：也。且

自治之說，只可行于平日。當揚王庭乎號于衆，乃明目張胆定

大計于俄頃之際，何至此始反而自治其私乎？真過論也。

中溪張氏曰：一決之後，則由夫而乾往无不利矣。故曰利有攸

往。訂疑張氏據彖以解利往句，勝本義亦上文而古其效也。

雲峯胡氏曰：聖人彖後其辭平，彖夫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莫

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

時忘戒懼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于剝見剝一陽之易于夫，見

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

可以易心處之哉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蘭氏廷瑞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

隆山李氏曰以和說濟健決則夫之道不傷太過于是為得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乎就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程傳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于

王朝大庭使眾知善惡也盡誠信以命其眾而知有危懼則君

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威武即戎則所

周易訂疑

卷八 夫卦

四

正義堂

尚乃至窮極矣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

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雲峯胡氏曰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

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

為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本義澤上于天云訂疑兩清字當徐之清字是不好字施祿

及下是好事何云清決之意

隆山李氏曰居者積而不流之意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

梁山來氏曰居者荒之反也紂鹿臺之財居德也周有大賚施

祿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當決之時云云朱子曰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

壯只爭一畫

潘氏曰陰居高位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

不勝其咎宜也

李氏曰壯于趾征凶當壯之時而戒其用壯也壯于前趾往不

勝為咎當夫之初而戒其好勝也

訂疑只從言用壯不就決小

五

正義堂

周易訂疑

人說是勝潘氏

象引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乎貌而告自邑者或不

服顏而所謂即戎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訂疑如潘氏

梁山來氏曰凡所謂答者背于理也若君子之決小人非背于

理也但不量力不能勝小人反為小人所傷則為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程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咎矣理不能勝而

且往其咎可知訂疑從就任事說與本義又不同往不往不

唯論理還要看時勢力量何如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云

說統九二處中。象所謂乎號告自邑者。此又當之內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之密如此。則雖莫夜有戎。亦勿勿用憂恤矣。蓋小人心術暗昧。陰行不測。變常出于意外。故云莫夜有戎。訂疑此以莫夜有戎。象小人之陰險。與本義不同。

孫質庵曰。二之所得。即初之所失也。

觀象云。秋仁傑孝。以獲廢。廢王為憂者。惕也。密結五王者。號也。卒能反周為唐。是亦有戎勿恤矣。

周易卦辭

卷八

六

止畫堂

五代史唐明宗時。行軍司馬路晏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晏。請勿驚。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敢動。匪創而去。由是晝夜驚。以備不虞。召董賀筮。遇六二爻。用事曰。察象微辭。大有害公之心。然難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无患。

杜光本曰。王子獻占。遇六九二。占者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盜。旋得洪帥。是以戎象為有兵權也。與又義无涉。而朱子語錄載之。足見易不可為典要。而其用无方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勿憂也。

梁山來氏曰。思慮周而黨與衆。是以莫夜有戎。變生不測。亦可无患也。

九三壯于頄。有山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需有愠。无咎。

本義九三當決之時。云。朱子曰。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山。而和柔以去之。則无咎。如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是也。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

周易卦辭

卷八

七

止畫堂

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此類也。打疑自不能堪。是觀自已有愠。與本義不同。

蒙引溫嶠之于王敦。晉明帝二年。時王敦有異志。以帝親任中書令。溫嶠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終為勸。綜其府事。時連密謀。以附其欲。深結其所幸錢鳳。為之稱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明。錢鳳甚說。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為辭。敦不聽。遂表而用之。使視朝。廷嶠忿。既去。而鳳于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

拔擊風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我以為
醉而解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後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
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度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非醉小
加聲色何得便相與嶠至建業蓋以敦異謀告帝與亮計盡討
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懷書曰太真別未幾
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援其舌嶠卒與王懷應詹却鑒
等分督諸軍討平之蓋嶠之必為晉室去敦此其夫之志可
知也方且為敦司馬深結錢鳳時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都
自人之不察者觀之能无疑乎是蓋為獨行遇雨若濡也然終

擇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
着衛士服守北掖門車入以戰刺之卓表甲不入傷臂墜車大
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
招板以令吏士百姓歌舞于道士女賣衣裳市酒肉相慶卓
屍于市守吏為六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觀允之
曲意承卓時是亦獨行遇雨若濡而有愠也終能用呂布以謀
卓无咎矣
顏果卿之子安祿山○唐玄宗乙未年祿山反起自范陽至蒙
城果卿時為常山太守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
賜果卿金紫贊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奏數千
人守井徑口以備西軍果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
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兵討祿山將起兵馮廣實
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豫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
謀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落告果卿欲連兵斷
祿山歸路以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
果卿以祿山命召李欽使率眾受賜醉而斬之悉散井徑之
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米卿曰此郡應募為
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

機魏趙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自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計也果卿說用其謀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慰勞將士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向使果卿不偽降祿山獨以常山一郡與賊抗雖得无恙能不能合十七郡之衆以斷其要脅以緩其西入之謀也此亦得夫之意也

易經疑問錄子大論云知者內以自固君子之交而厚集其

周易打疑 卷八 卦 十 正益堂

勢外以陽浮而不逆乎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之使不吾慮攻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无後患功成而天下安之此一段極得此爻之旨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程傳臂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難進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猶臂无膚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

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雖剛明者能之訂疑傳釋牽羊之義與本義不同然似勝之

本義以陽居陰云云朱子曰牽羊悔亡其說得于謹慎之張子曰牽羊聚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謀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也

別傳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然又不能不為公論所持故行

周易打疑 卷八 卦 十 正益堂

止而失其據也聖人示以牽羊之法正欲其惕衆君子之力以決小人庶不至貽事後之悔

訂疑卦以決陰為義又辭只初二別取義大畧與大壯初二同三五上取義皆與卦同今九四之辭與始九三同始三以不遇陰為義則決四亦以不能決陰為義可知矣蓋九四與上同為兌體決之則以繫于私情而不忍不決則又迫于公義而不敢故居不安而行不進也諸說皆病其居柔而不知以剛居柔剛而不過健而說決而和正決之善也何病之有四之悔五之中未光皆病其與上同體為以私情相說不能決耳牽羊之說程

傳為勝。先為羊。有羊象焉。羊者群行之物。旅進旅退。不能相先。九四在衆陽之中。若能不繫于同體之私。而力挽衆陽。以進決小人。則可以亡其悔矣。此如鄭寄黨于呂。祿呂產。及卿商為平。物所劫。寄送給呂。祿釋兵就國。以大義諭之。正牽羊悔亡之義也。或者不知。而譏以賣友。真小人之黨哉。○本義云。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此非牽羊乃驅羊耳。辭言牽羊。明是人在羊前。牽之以行也。○梁山來氏曰。次且。即趑趄字。○訂疑。陸氏釋文。次。本亦作趑。馬云。却行不前也。且。本亦作趑。馬云。語助也。杜光本曰。馬壯以且。

周易訂疑

卷八 大卦

十一

正離堂

為語助。大傳。

王肅云。次且。行止之礙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蒙引。其行次且。是無聲无膚。而肯歸之于位不當。

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

程傳。五雖陽剛。中正居尊位。然切近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大如苋陸。然則于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苋陸。今馬齒苋是也。春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者如苋陸。雖感于陰。而决斷之易。則于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

正也

本義。九五當决之時。云云。○朱子曰。苋陸是兩物。苋者。今馬齒苋。陸者。草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

漢上朱氏曰。苋。黃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大而深。有赤白二種。

蒙引。苋陸。本義以為一物。語錄又以為二物。然按正類本草。則分明為二物。馬齒苋在菜部。商陸在草部。其載馬齒苋云。至難燥。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水銀八兩。主目盲翳。利大小便。剪為

周易訂疑

卷八 大卦

十一

正離堂

膏塗瘡良。

則其性冷。為感陰氣之多。可知。初不曰一名苋陸也。其載商陸云。除癰腫。消瘡毒。只可貼腫外。不可服。服則傷人。至死。蓋亦性冷也。語錄亦載其難乾。又其如人形者有神。俗名章柳根。聞今邪術章柳神者。用之。則其感陰氣之多。又可知。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苋陸。皆謂此商陸也。是則有以苋陸。只為商陸一物。然未嘗以苋陸為馬齒苋也。今程傳直以苋陸為馬齒苋。而本義從之。不知其何所考耳。豈朱子亦只述前聞。而未暇更考耶。抑嘗親得之辨。參而知其止為馬齒苋一物耶。抑易例一象不取兩物。此不當分耶。

字彙苑萊名陸佃去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從見易菀陸夫夫傳曰青泥殺蕒得菀復生今人食蟹忌菀其以此乎字說菀治眩菀治腎又馬齒菀

梁山來氏曰諸萊秋冬皆可種獨菀三月種之夫三月之卦故取象于菀亦如瓜生五月故始取瓜象訂疑此胡氏所引或說按三月種菀或有所見五月瓜生則无極水之種類最知亦不止五月生之忘涉附會

說統決而又決始為中行而得无咎此中行正在夫之上見非夫之而又合于中行之說本義作兩層非也○人君之去小人

周易訂疑

卷八 夫卦

五

車謙堂

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則之奸權有所制未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說決而和為中人君權由獨制此念稍有狐疑不决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夫為中訂疑小人亦幾乘此所云乃小人之機者耳如漢唐宦官之禍人主之權亦為所制除之不得其情每生不測之變此本義所以有又不過暴之說也明思宗之去魏諸得之○杜光本曰以夫之即為中行程傳之說也本義分為兩層義絕周詳而說統翻以為非亦未察古今之變矣

易經疑問三與上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泥故皆以夫之言

杜光本曰夫象五以菀陸取其感陰氣之多耳傳義以為馬齒菀之一物朱子語錄又以為馬齒菀商陸之二物皆无所礙引雖謂本草未嘗以菀陸為馬齒菀然與爻義既切則不必拘牽本草深求之也至虞翻以菀作莞爾之莞蜀才虞翻以陸作陸謂和陸也來註易攷觀眾疑問諸書以菀為菀萊以陸為地謂即鴻漸于陸陸字夫夫乃三月之卦因以菀為菀萊猶可也莞陸陸地等說則穿鑿附會之甚而無過象旨京山易解從之反以程朱為非何其妄哉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周易訂疑

卷八 夫卦

五

車謙堂

程傳卦辭言夫夫則于中行為无咎矣象後申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克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程傳傳傳矣○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芒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照管不到便走將那裏去久雖未有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

多中行元欲易中却不慈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元
咎不然則有咎

訂疑爻辭就快去小人說象傳因爻辭寬陸之象見得五之決
上非出于自然而迫于不得已者故曰中未光也則爻辭中行
元咎為因其比于上六而戒之矣與象傳本无異也程傳于爻
辭借五之比陰那移到漸于欲上說去不就決小人說矣故于
象傳云云是就心學上工夫說也朱子小註亦然皆與本義不
合

鄭氏剛中曰東剛並進同力為決而大夫之辭獨見于三五者

周易訂疑

卷八 夫卦

六

正龍堂

蓋三與上應五與上比當決之時二爻各有牽私愛昵近之心
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為未光也訂疑即鄭
氏此說可見四之悔亦以其順于同體之私而不能決矣

楊止庵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猶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繫
私情故婦陰陽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彼得
以授其間夫未終而始已萌矣故象事以中未光為戒云

上六元號終有凶

本義陰柔小人云云
雲峯胡氏曰九二惕號呼眾陽也訂疑卦辭亦同上六一陰何

所說終終凶而已

象曰元號之凶不可長也

三三 乾上

始女壯勿用取女

註施之于人即女過男也以陰而遇五男為壯至甚故不可取
也訂疑本義從之杜光本曰註以陰而遇五男本義于句中
增又一兩字句上增遇已非正一句卦辭意義然後精當无遺
程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漸長壯也陰長則
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訂疑文理不合如

周易訂疑

卷八 始卦

七

正龍堂

長則不取乎

本義始遇也云云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
遇五陽

象引本義云遇已非正此是就始字上生義以入勿用取女意
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則非
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看又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重在一與
五字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一則害名也或說女
壯亦該有氣體甚壯之義看來固有氣體甚壯而貞守不移者
亦有氣體未為壯而人盡夫者一陰而遇五陽陰尚微也謂之

女壯者以其一陰而當五陽也。如此看則不是說他氣體之壯明矣。

訂疑本義之說確矣。然與為長女世亦女長于男而為夫婦或夫制于婦或夫死于婦者故娶女者恒欲女少于男。又女欲弱而男欲壯有女之氣體聲音雄壯如男者亦多不利于夫。杜光本曰雖是卦辭別義而却是正理惜伊川未及見此故其傳于理上說不去。

杜光本曰姤象辭傳義主男女實象言最為親切而時講如衷肯之類蓋主君子小人言便舉業耳學者弗察而乃曰遵程朱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六

正德堂

大程朱之傳義具在焉嘗以君子小人為說哉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說以下廣明遇義卦得遇名本由一陰與五剛相遇故遇辭非

美孔子更就天地實美遇之為義不可廢也天地若各亢所處

不相交遇則萬品廢物无由章顯必頌二氣相遇乃得化生故

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訂疑程傳從之

本義以卦體言訂疑若以成恒聚華之例看則不取卦體亦可

若以下文剛遇中正例之則是以卦體言也地指一陰言

朱子曰始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人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陰山李氏曰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訂疑中溪張氏亦云

蒙引此以陰陽之不可相亢者言若女壯是以淑慝之分言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本義指九五○朱子曰始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云云却又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六

正德堂

是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

亦以九二言非也訂疑又是別取一義謂與本義異

節齋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訂疑吳氏

蒙引同

說統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猶正南面之正

始之時義大矣哉

訂疑中正就德言亦可然若元位亦不得大行矣故就位言

說上既博美此又結嘆一女遇五男不足稱美博論天地相遇

乃致品物咸章訂疑當兼附遇中正節然後始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始之時與義皆甚大也。訂疑君臣相過。蓋指剛遇中正言。不如本義專指九五聖賢以下。則又就系傳而推廣之。

本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訂疑他卦言大矣哉。皆釋卦辭之外。別引天地聖人等而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始即本卦之體。舉天地二節以贊之。又別是一例。本義云。不如疏與程傳專就好處言也。大過坎遇陰。陰始旅皆是不好卦。聖人亦贊其時義之大者。皆是于不好卦。

周易訂疑

卷八 始卦

二

正誼堂

出世間有應須如此者。故就好處極贊之。再舉胡氏紫引。皆拘本義云。非也。

象曰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

疏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為遇象。風行草偃。天之威令。訂疑威當作命。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于四方也。

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號令實以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天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于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訂疑古者人君時與百姓相見。不似後世人主深居簡出。下民不得見而言情也。又恐不能人。引見以通其遇。故施命以誥之。使四方之民。无有遠近。皆喻上意也。其為號令之象。

程傳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訂疑則又稱上。稱先王者。可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開闢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下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李氏開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群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周易訂疑

卷八 始卦

二

正誼堂

本義一陰始生云。

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爻觀之。則曰。于二四觀之。則曰。于九五觀之。則曰。大抵皆取陰而在下之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牽進也云。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本義魚陰物云。

訂疑或曰。九二以獨力制之。何若以眾力制之。曰。初勢甚微。九二制之有餘力矣。故九二遇之。如女子小人臣妾。高之惟我有。

罪而誅之亦唯我若假之顏色為之寵異為之將揚使之得遇于衆以初六柔媚善入之性最能入人一遇于衆衆皆說之則其制取之權有非二之所能主矣自古小人之禍人國家未有不有君子為之緣譽而後遂不可制者也○唐李邕解鄭注藥願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恕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元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與之語亦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因薦注于上上亦厚遇之○又宋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秦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无措手處矣浚不以為然及與檜共政方知其暗不獲

周易訂疑

卷八 節卦

三

正讀堂

再為檜因恨之及與再相檜在晚府一唯與言是從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用于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此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不獨蔽于私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實也

訂疑玩一義字見為二者宜以義斷之不可睚于私情也豈獨論其及實之不利哉大抵小人之遇君子必有說之以非道者所以君子貴有知人之明尤貴有克己之斷

九三臂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云

蒙引九得于陰往亦失于陰故小畜九三卒有說輻之虞而兌之九五不免乎剝之厲今雖孤危亦時之不過耳與孽自己作者異矣故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注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訂疑起作動作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當相與者也而初已過于二矣失其所遇

周易訂疑

卷八 節卦

三

正讀堂

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居五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過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體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雖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訂疑本義從之

本義初六正應云

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無二陽譬象與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已矣訂疑婚女壯勿用取女初則戒其勿往二則不利及賓三則幸

其无陰邪之傷五則也。瓜而幸其順而四獨以无魚而凶。上九獨以无遇而吝何也。曰。卦以陽消陰長為義。此正例也。爻辭初二五與卦同。餘皆以遇不過為義。變例也。如剝之六五不取剝陽為義。失之初二不取決陰為義。變例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个君臣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訂疑本義猶與由同。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杜光本曰。象傳乃是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五

正義

發明爻義而以爲別取一義大據

紫引得道者多助。鄰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已有以致之而何。遠民二字。夫子極有深意。恐人以有包有魚同看。而以魚為小人。故出一民字。而又義自明。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訂疑若以魚為小人。不應以无魚為凶矣。故夫子以民字釋之。按汲冢周書載武王伐殷。師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解者以為殷民歸周之象。詩。衆維魚矣。則魚之象民其來久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頤自天。註杞之為物。生于肥地者也。○疏先儒說杞亦有不同。馬云杞

大木也。左傳去杞梓皮。韋自楚注。則爲杞梓之杞。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案王氏云。生于肥地。蓋以杞爲今之枸杞也。○陸氏釋文鄭云。柳也。薛云。柳。柔脆木也。○程傳杞木高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訂疑本義從之。李隆山曰。杞叢生。性堅而壽。

訂疑高大之木。既非所以包物。若以其葉包之。亦何物不可。而必取杞葉乎。若云瓜生杞木之下。似以杞包瓜者。亦強牽不通。且瓜在杞木之下。亦必不能生長成瓜也。然瓜之爲類。亦最多。西瓜。唐以後始有之。周時未入中國也。禮記有剛瓜之說。詩。西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五

正義

風有有教。瓜苦。施于東鄰。則此之所謂瓜。或此瓜苦之瓜也。始而苦。熟而甘。美自頤也。枸杞亦雍州所生。至今猶多產之。以杞包瓜者。瓜生枸杞之旁。蔓延于枸杞之上。瓜垂于枸杞之下。如以杞包瓜者。然及其熟也。則瓜自落。此以上皆借義。非實事也。如以包魚例。則是實以杞包瓜也。嘗見賣瓜者。多以杞柳覆之。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云云。

紫引濟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言。故雲峯胡氏以瓜之漬同魚之餒。善漬猶漢書言岸善崩。含章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

惠于未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眾君子之領袖也不
必以為君象。為含章有間說不去。

訂疑本義云。主卦于上。未以人君言之也。故蒙引謂五為眾君
子之領袖。其意以人君者。有造命之權。况有德有位。下防始生
之陰。為力極易。不宜云含章以俟其自潰也。故以眾君子之領
袖言之。蒙引說是。

又瓜者。物之甘美者也。以杞包瓜。即含章之象也。瓜蔓延于拘
杞叢上。而瓜實生于叢中。人所不見。內含章美之象也。故象傳
舉九五含章。以包以杞也。瓜于中而通釋之曰。中正也。杞包瓜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二

正章堂

速取諸物也。含章近取諸身也。○嘗遊田中。見叢蔓之中。忽有
美瓜數顆。方熟。墮于地。其美冷脆。剝食之。真如自天而至也。蓋
為田者。適種而生。又在僻處。人所不見。故生遂成熟如此。因悟
以杞包瓜。乃含章之象。有墮自天。乃无意之獲。不期而遇之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墮自天。志不舍命也。

雲峯胡氏曰。瓜雖始生。而必漬。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
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始其可
轉而為復乎。

蒙引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蓋以其為時命之常。故含章以

俟之。

打疑始遇也。卦辭初六支辭。以陰陽消長淑慝之分言之。餘皆
不取此義矣。故象傳又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推言之。而替其
時義之大也。然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此其大例耳。若夫婦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以及耳目口鼻之遇。與夫四肢之遇。安。微寒之
遇。衣食士夫之遇。貴顯農人之遇。豐年良工之遇。利器商賈之
遇。善債行旅之遇。館舍舟楫之遇。順風以至一事一物。莫不有
遇。然遇亦有善惡。世俗以為因緣。吾人以為遭逢。以卦辭言。此
男女相遇之不善也。然天下男女之遇。不盡爾也。以爻辭言。初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二

正章堂

六柔惡之遇也。上九剛惡之遇也。三四无所遇者也。二遇乎民
也。而不利于遇賓。若以占賓客之事。必有善柔之損。穢惡之事
也。九五遇之最善也。自貴于己。不期而遇。真時命之至盛。昔舜
發于吹竽之中。伊尹起于有莘之野。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太公
載于渭水之濱。膠鬲顯于魚鹽之內。百里奚與于牛口之下。孫
叔敖勝于海。其欲取于耕鑿。妻敬說于親。鄭為達于杖策。孔
明顧于長吟。馬周薦于草疏。此皆千古之奇遇也。然亦其抱負
不凡。故功業著于當時。聲名垂于後世矣。若夫孔孟之老于行。
顏閔之安于困。賈生之不過武帝。董子之不過漢文。二程之短

于絲就。逆陽之於于張。張。朱子之既于他。鄭。德秀之謂于彌。遠。皆遇之不。善也。所謂時命之不。猶也。至于孔程。交合于傾。蓋。倚。札。運。迄于立。談一言合。通。接。然。明于鄭。階。片。香。經。心。悌。仲。宣。于。蔡。席。暮。雲。春。樹。李。杜。千。里。而。寄。相。思。夜。語。對。床。朱。程。兩。地。而。講。道。義。顏。子。篤。學。得。孔。子。而。各。益。彰。相。如。能。文。遭。漢。武。而。行。益。遠。此。亦。千。古。知。遇。之。隆。也。若。夫。美。似。莊。姜。及。遭。衛。侯。之。怒。既。如。黃。女。更。來。諸。葛。之。求。淑。貞。而。配。肅。夫。孟。光。而。耦。良。士。遇。不。遇。豈。偶。然。哉。

上九姑其角各无咎

周易訂疑

卷八 姤卦

六

正讀雲

程傳至剛而居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用為柔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本義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云。訂疑本義云。姤占與九三類。柔字當衍。姤其角者。角剛也。以剛遇剛上與三也。諺云。銅門遇鐵刺于是也。

柔曰姑其角上窮吝也

三三坤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陸氏釋文亨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程傳萃下有亨字。然文也。訂疑本義從之。○平庵項氏曰卦名下原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傳初不及此字。

訂疑以亨為衍文者以下文有利見大人之亨為複而彖傳又无萃亨之文故云。愚謂萃亨之亨統言之亨也。大人之亨專言一事之亨也。彖傳无萃亨之亨偶遺之也。如豈可兒亨彖傳亦无之豈可衍文乎。如其復則索二包索既云吉納婦又云吉復上六既云迷復凶又云以其國君以解既云其來復吉又云風吉其九五既云貞吉又云後廣三日吉未濟六五既云貞吉。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六

正讀雲

又云有孚吉。易圖有辭繁而不殺者。與梁山來氏王肯堂亦云。○又按六十四卦辭承卦名之下而即繫以元亨或亨或中。亨者共三十卦此萃亨之亨所以不宜衍也。胡白水曰。按是問。萃有亨道不作衍文亦不。陸虞成曰。萃有二亨一吉三利則亦不作衍文。知蓋見訂疑之確。

程傳萃合人心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訂疑本因萃之坤宜有假廟之舉非以假廟而萃天下也。程傳之說非也。

天下之萃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

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訂疑利見大人此謂見貴人之吉占也。卦
體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故其占如此。程子以
為治萃之道本義從心如此則前此无若乎无若物聚于何人
乎不可從。

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訂疑
彖傳以利見大人亨利貞為一事本義是也。程子以亨利貞別
為一事非也。

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蓋隨時之宜順理而
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萃

正蒙堂

利有攸往。大凡典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
裕。天理然也。訂疑利有攸往出行之吉占也。程傳謂宜有所作
為。

本義坤順兌說云。上。朱子曰。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
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上底看見許
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一句來。又看見那箇
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又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義也。
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而明吉凶之意。訂疑此聚
程傳之說也。

索引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中。此可以字與聚則可以有所
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

方知是已之精神已聚。乃可以至于廟。是聚已之精神在前一
步。不可依舊說謂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已上。故曰王

假有廟。致孝享也。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謂假
廟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以平時言。聚已之精神者。七日

戒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廟本聚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

假之也。又必先聚已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補註云。凡云歸
格于燕祖。公假于大廟。宜作祭之誠。格于祖廟。大抵此卦卦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萃

正蒙堂

辭都從聚之一字生。

訂疑假廟承萃來。有聚百物百順合萬國之歡心。以承祖考意。
索引利見大人亨利貞。如有事于學術者。聞見既聚。以見大人。
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于功業者。學術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
展其志矣。又必利于貞者。如聞見不正。難以見大人。而其所以
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難以見大人。而其所以致用之
術已疎矣。安得亨。訂疑本義索引利貞在未見大人之前。如
此了。愚謂利貞即在見大人之時。謂以正論而相贊。無曲學以
阿世也。所謂聚以正也。否則或為假正人以為名。或為說不以

道而苟合必見棄于大人矣何利而才之有

蒙引用大牲吉。宜唯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時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予以見二蓋非吝也。時乎无也。用大牲非吝也。時乎有也。程傳事莫重于祭。故以祭享為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訂疑推得妙。

蒙引聚則可以有所往。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故成器而動者也。

訂疑利往所該固廣。即以出行言。亦必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弓矢張于戎備。費用周車馬。閑從衛具。然後可以啟行。此非萃時。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三

正位堂

何以能之乎。凡事皆然。可以例推。

蒙引蒙舉謂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則不吉。非也。戒意須仔細體認。如用大牲吉。卦辭非謂用大牲方吉。不用大牲則不吉為戒也。是謂大牲必聚而後有。不然无有也。是戒其求豈于匱乏之時也。

利有攸往。非謂有攸往則吉。无攸往則不吉為戒也。是謂聚則可以有攸往。不聚則不利有所往也。是戒其无素備而欲有為者也。又如利見大人。亨。若非物已聚。則何所親以見大人。則亦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于利。

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于利。

不得亨。若物已聚而不見大人。則亦不得亨。皆戒意也。至于利。

貞意光明白矣。又如王假有廟。豈可苟且云乎哉。非七日戒三。

日齊則不可至于廟而承祖考。其為戒為尤大也。訂疑占吉而有戒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本義此句應于乾元亨利貞處發為凡例也。此處此句當刪之。

蒙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梁山來氏曰。內順乎外。外說乎內。五以剛中而下交。二以柔中而上應。內外君臣皆相聚會。所以名萃。

蒙引順以說。彼此之情聚也。說統順以說。主君民之萃。剛中而應。主君臣之萃。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五

正位堂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程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豈聚之時。交于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賒。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蒙引聚己之精神。猶在致孝享之前。致孝享。正是格廟時事。朱子曰。順天命。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說豈萃之時。若不用大牲。便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蓋伊川謂聚則宜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有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

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有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

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有所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為順天。

命朱子是謂大性必聚而後可用不然則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以此為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悖于此亦有同于此但語意輕重所指不同

梁山來氏曰蓋志以致其孝蓋物以致其享聚以正者如蕭何張良諸人一時聚會以見高祖聚也除暴秦正也能成一統之功亨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也以人事言即當其可之時也言時當豐而豐時當往而往者乃所以順其天理之自然也訂疑見大人者君臣之聚也以正者言見大人者當以正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周易打疑

卷八 萃卦

旨

王龍雲

註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而後乃聚氣合而後乃羣

索引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父子兄弟夫婦聚于家君臣朋友聚于外農以農之類而聚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鱉龜鼈聚于淵鳥獸草木聚于山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矣

訂疑此上必有缺文此句特其結語爾觀成恒彖傳可知矣三原王氏亦云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註聚而无防則衆心生○疏除治也

程傳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散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情而聚之謂○朱子曰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而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中溪張氏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又則必敵當簡治而除其散壞也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惟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

周易打疑

卷八 萃卦

旨

王龍雲

鋒鏑鑄金人李唐之鐵銷其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景帝

庶之極至窮兵黷武又軍戒不虞之謂乎趙汝楨曰凡陂澤衆水所聚然其形勢高于平地為澤上于地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或有意外之事故簡治兵戎之器以豫備夫不虞所以保其萃也訂疑坤有兵衆之象兌有金兵之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程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

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眾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陽剛之正應，則無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訂疑本義從之。

訂疑初與四為陰陽正應，有孚而相萃。然四陽正應而遠，二三同類而近。初又陰柔不能自守，故有孚而不終，而亂其所萃也。○一握，陸氏釋文云：傳作握。鄭云：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與本同。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去

正誼堂

歸震川曰：邪正之極定于內，則流俗不能易，遠邇不能間，毀譽不能亂。○訂疑當以六二象傳中未變也照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註禴，殷春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于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陸氏釋文禴，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訂疑愚按殷不戊月與時，月改月不改時。春秋改月並改時，月之禴以夏與同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夏則陽虛矣。其享以聲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備物。

本義云：上訂疑從程傳。

訂疑二應五而離于一陰之間，必牽引以進，乃吉而无咎。若因六二之所不足而戒之者，愚謂二以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何乃憂其不足而戒之乎。

厚齋馮氏曰：本爻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雲峯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唯牽引上下而萃于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于占之下，又發孚乃利用禴之義，以為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去

正誼堂

則難用禴亦利也。本義虛中誠實，發明孚字，虛中孚之本，誠實孚之質也。

訂疑本義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其于孚禴之義已備矣。而又曰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者，如鬼神之聰明正直，來享其祭而加福也。○乃釋利字之義，而兼釋上文吉字之義也。○不可謂文辭孚為兼九五言也。

中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為吉，而二乃以用禴為利，何歟。曰：備物乃王者之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之所以通乎上也。訂疑此程傳之說也。朱子曰：孚乃利用禴，如伊川說固好，但如

此却是聖人說簡影于却恐不愆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應按
本義解李橋亦是從程傳說君臣說而後移向祭祀之占上去
小註云乃又辭本意傳與本義皆作象解矣今人皆從程傳
本義就人臣事君言蓋厭言占卜之病也然理可相通事人事
神理一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索引下句只是卜祭之吉占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說鏡中本下卦之中未實指心說言其愛君許國之忠不溺于
朋比不奪于利交故能牽引以萃不然其不至于乃亂乃萃者

周易訂疑

卷八萃卦

天

萃章

幾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註履非其位以比于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
人之應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應而獨立
處極憂危思援而求朋異以待物者也與其萃于不正不若之
于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應
故有小吝

訂疑易中間有以六三比九四而得之者隨是也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于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

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而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
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不獲萃而嗟恨也
上下皆不與无攸利也唯往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
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二體之上又
皆无與居相應之地故得其萃而无咎也始求萃于四二而不
得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難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本義云

訂疑本義大率從程傳是也戒占者以下又用註說則非也若
以六三為隨附推勢之小人則三方與九四以不正相比相萃

周易訂疑

卷八萃卦

无

萃章

斯時也方且肝膽嗚呼以明得意矣何嗟之有此註與本義戒
占者云不可從也蓋九四自有初六之正應六二亦與九五
正應六三上六獨无應故三嗟如而上齋咨涕洟情易見耳本
義何乃為兩岐之說乎戒占者三句只宜刪去胡白水曰復得
餘極無位之文句亦可刪只因然後便是小吝若窮應分如
命也何益為雲萃亦未可

雲萃胡氏曰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
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為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
恐誤○訂疑本義如此之類有數處除九二與九五為敵應

若萃之三上因九二之上應、豐二之應五中孚之二五皆不可

曉、梁山來氏曰、三之于上、雖彼此陰爻、无相偶之情、能往而從之、我性順而彼性說、必能相聚而无咎、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疏以上體柔巽以求其朋、故三可以往而无咎也、

程傳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註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處萃之時、不正而據、故必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四十

王龍堂

太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

本義云、○訂疑休本義、則大吉者、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蒼生也、

雲峯胡氏曰、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元吉无咎、

然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宜同也、○訂疑此屬張氏

系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程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盡善、故云必大吉、然後為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云、

建安丘氏曰、此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主也、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華四者、有華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案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以有元永貞之德、而人信之者言、匪孚元永貞悔亡、是戒占者、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萃有位、則人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四

王龍堂

无不信、行无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不信者、則是吾德有未至、故但反己自脩、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即陽剛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此為占者設、戒在九五、未見有匪孚處、

訂疑丘氏謂有九四分其萃、故有匪孚者、此于象傳好講、本義案引、謂匪孚以下、為戒占者而設、于五之德位上好講、愚按此之九五、亦云夫前禽與萃五之匪孚、同其无損于九五、則一也、三苗之負固不服、豈舜之文德未足乎、帝王聖賢、自是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耳、故曰克齊猶病、

朱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程傳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者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未孚是其志之未光也訂疑本義然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註處萃之時居于上極五非所乘内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若能知危之至至于齋咨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本義云一○訂疑陸氏釋文齋咨嗟嘆之辭鄭同焉云悲聲恚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四

正誼堂

聲

縉雲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齋咨嗟聲涕洟悲泣也

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錢氏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齋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也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吉无咎

索引陰柔則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

人莫之應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

梁山來氏曰危者得乎所以无咎

疑問姚承菴曰此恐非求萃不得之說○應卦德說以順看上正

說以當天下之萃者但五為萃主萃其宜也九四猶以大吉无咎戒之而象以位不當申之上其可以當民之萃乎○惟急上推去甚至齋咨涕洟以道其所不敢當萃之意于其君斯于分義為无咎耳○觀傳未安上也四字自見得

朱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中漢張氏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于上也訂疑亦註中一義

說統安字正與危懼相反上即處萃終意

三三三 坤上

周易訂疑

卷八 萃卦

四

正誼堂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程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本義云一○朱子曰南征吉與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案座拱得話說

潘氏夢旂曰方升之時宜擇所從唯大德之人則无憂何陽明

之方則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

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

疑問姚承菴曰此恐非求萃不得之說○應卦德說以順看上正

訂疑易言大人者十二有指定一又言者有兼指衆陽又言者有泛以理言而于爻无所指者否二之大人指衆陽言也升之大人以理言也蓋升以士君子升進為義不應指六五下見九二也

蒙引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心中未免有懼其不見欣納之意故云勿恤

又云南征嵩指仕進凡有事出行者不得用

訂疑此說非也聖人教人卜筮凡人皆可用升元亨仕進事也見大人勿恤謂貴事也南征吉示出行之方也下二句以仕進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留 平龍堂

言亦可各作一事亦可彙傳特就大者言之且有慶志行大小事亦俱說得

白水曰昔明仁宗在東宮時講官進講乾九四爻以太子為說

既逐東宮問楊士奇曰莫不台識識否士奇曰講官授經安敢舍識識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凡卦六爻人人可用君有君用

臣有臣用士庶有士庶用東宮大悅

彖曰柔以時升

訂疑彖曰下脫升字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訂疑此以後天之易名卦也○又以德

體言亦可取升進之義何必卦變

進齊徐氏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為六

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為六四故曰柔以時

升晉以五為主升以四為主也

訂疑晉取仕進之義義與升相似但晉之取義在明出地上非

取柔進上行也且柔進上行指六五六五居也謂上有好賢之

明主也與升柔以時升大不同矣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童溪王氏曰順而又順无適而不用其順也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留 平龍堂

蒙引巽若止雷順字則易只是七卦无八卦矣○巽而順中正

而應要做一人說當如觀卦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例

梁山來氏曰內巽而外順心不躁妄行不悖理又我有剛中之

德而六五以柔應之所以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蒙引不可依中溪謂二為大人五應之為見大人○卦辭元亨

統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觀本義只把卦

德卦體直解至下文而彖傳專以屬之元亨以其色下文意耳

陸庸成曰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

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云：○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

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

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于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

德須要日日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訂疑順不作慎于理亦通

中溪張氏曰順德坤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

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日不慎則

退必念之謹審事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也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四

正龍堂

象引胡氏念：謹審敬以直內也○事：謹審義以方外也○二端

盡之矣○又曰積小只是不忽近小步之著實所謂其次致曲

曲能有誠云也○孟子所謂自善信而美大者積小以高大也

訂疑致曲由善端發見之處而擴充之至于極也中庸章句曲

无不致則德无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于能

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于聖人矣○孟子章句四端在我隨處

發現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

不能自己者矣○此數處皆于積小二字有洗發至于善信美大

數句○則是大槩說由積小以漸至高大之意于高大二字明白

○書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漢昭烈帝曰勿以善小而為無
以惡小而為之此亦慎德積小之義也○胡氏避宋諱故易慎
為審

初六允升大吉

註允當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雖无其應處升之初與九二九

三合志俱升當升之時必大得是以大吉也○訂疑允作當不可

從

程傳允升謂信從于二而同升

本義云：○訂疑看允字太輕當必字看不如胡氏說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四

正龍堂

雲峯胡氏曰○晉三象允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

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說統初為巽之主不為豫進故二陽重而信之援以同升其升

必矣

訂疑玩象傳云上合志也○蓋初與二三有交信之義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訂疑上合志正釋允字之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義義見萃卦

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損六五十朋之龜。言之于反卦六二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也。萃六二求孚于上。升九二求升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象傳剛中而應亦同。

索引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以下應。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四

正誼堂

故卜祭者利用禴。訂疑以萃六二例看當如此。又曰。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也。安得无咎。○訂疑无咎亦指祭祀言。

又曰。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而上交。亦升也。訂疑萃六二之利用禴。對用大牲而言。大牲萃其物。用禴萃其誠。萃其聲也。升九二之用禴用亨。皆取升意。蓋祀享者。升誠意以上交于神明也。

程傳二能以享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通无咎而已。可以行剛

柔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中之志澤及天下。是有喜也。○訂疑彖傳只舉孚不及用禴。其意蓋截取孚字。專為事君之義。不復顧祭享之事也。

索引一說有喜也。從以升言。不專以祭祀言。蓋九二誠實而上交。六五虛中以下應。正言升也。用禴特一事之占耳。○訂疑此說當從萃二亦然。

九三升虛邑

註。獲得其位。以陽升陰。以斯而舉。莫之遠距。故若升虛邑也。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體。如入无人之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四

正誼堂

境。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訂疑疑之為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訂疑亨字程傳及進齋徐氏皆作亨通之亨。王指文王。謂文王柔順之至。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今人皆從文王。但以亨字作祭享看耳。

本義義見隨卦。

朱子曰。亨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王享于岐。

與享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說祭享萃固
取聚義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象
訂疑凡祭祀皆是誠意上通不止祭山為然故九二亦取用禴
○升六四隨上六益六二皆非君位而繫以王用享之辭者或
周王祭山享帝時當益得此爻故繫此爻之辭即以此當之如
高宗帝乙之類亦然否則元祿特地取此義也

索引王者望秩山川舉天下之山皆在所祭而獨言岐山者何
蓋此折謂王用享西山者蓋指大武王為諸侯時事便是諸
侯祭封內山川未必說是望秩之祭而專指岐山也○訂疑按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辛

正義

望秩者名山也支山无名者不在祀典岐山岐周之名山也岐
周又為周家王業之所興西周之王自幽王以上或皆登此而
旅祭之非望秩之說也此爻所謂王則大武王成王皆不可
知蓋周公繫易正在成王之時也

索引本義云義見隨卦隨卦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
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柔順
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享于岐山
訂疑此取誠意之極可通神明二句耳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此
自釋拘係從維之義此處不必用○又按若如索引取以柔居

柔順之至為誠意之極則用享岐山之辭當于上六係之蓋
上六亦以柔居柔且居坤卦之上又為柔順之至其為誠意之
極不尤著乎愚謂此還是因周王享岐山時曾占得此爻祭而
受福故繫此爻以此辭耳

索引本義曰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類字正指此等也或
曰王用出征如何曰據詩書大武王伐密伐崇西伯戡黎武王伐
商滅國者五十獨无實事乎曰然則王用享于帝者何曰此指
武王及成王之有天下者言也

訂疑詩書所載伐崇伐密戡黎事岐山西山出征大武王亦何進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辛

正義

稱之至于享帝則斷自武王以後諸侯可祭封內山川西伯受
斧鉞亦可專征伐獨享帝則唯天子方用得
薛畏齋曰六四以順而升順有至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是大
臣以誠而事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訂疑近者從之以享岐
山為人臣以順事君之象

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索引或曰登山者一步然後一步一節然後一節非順而何如
此只是登山非登祭于山矣必依朱子小注積誠意以事鬼神

有升而上通之義者辭之然後通

訂疑如蒙引取朱子小註說則凡祭祀者皆可云不必為享
岐山矣愚謂凡登山者必高下相因此即順字之義事字解享
字義

蒙引或又云爻辭是就理上說象傳是就象上說亦未必然本義
以順而升云云係之象傳者因本文順事在所當辭故係之此
耳不可以其在象傳之下而謂其非爻辭內意也

訂疑在爻辭可說王享岐山時嘗占得此爻在象傳中却用不
得此說只得又蒙上貼取出登祭于山之義來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五

車重堂

白水曰又按蒙引升還是意升非身升也此語自確蓋登祭于
山是象而象中之義須作意升其理方長

六五貞吉升階

程傳五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贊本陰柔必貞固
乃得吉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
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本義云訂疑本義釋貞吉與傳亦同但不取應九二義愚謂
程傳自好當從

雷氏曰先儒以為踐作訂疑此大非也五已居尊何云踐作乎

世子即位豈亦如莽操司馬氏祭進階加錫而後即位乎

蘇紫溪曰階即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
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訂疑此從階字生義而大義亦有積小
以高大之說

蒙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程傳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治其志可大
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程傳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五

車重堂

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于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
宜矣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之自強不息如以上六不已之
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于道德何善如
之

本義云

蘭氏廷瑞曰升階皆以陰居上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訂疑其
豫者勉之以誠有渝冥升者勉之以不息之貞廣運善之門有
至矣

蒙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傳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中溪張氏曰。坤為晦冥。陰為不富。

訂疑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乾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夫升而不已。必困。此消息盈虛之理也。四時之令。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而況于人乎。堯舜之老也。家无肖子。則求人而禪之。伊尹曰。臣罔以罷利居成功。周公相成王。天下已定。成王已長。復放于王。而志在明農。天下事。

周易訂疑

卷八 升卦

奇

正謙堂

何有升而不已者也。霍光不學无術。履滿而不知戒。卒有赤族之禍。寇萊公熟業。爛天壤。然樊丹既退。即求使相。事上肯欲効天子所為。卒有雷州之貶。張江陵輔冲主。立朝事業。頗有可觀。然父死不去。貪位固權。卒以抄滅。皆冥升之故也。亦焉往而利哉。唯用之不息之貞。則吉人為善。雖日不足。一息尚存。此志匪懈。此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五而化。年彌老而德彌邵也。衛武公行年九十。而日歲儆于國。曰。无以我老耄而棄我。云。故堯而謚曰。睿聖武公。詩頌有斐君子。不諫也。

三三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程傳困者。德乏之義。為卦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也。本義云。訂疑道亨不如云。心亨。○愚謂困亨者。困有亨道也。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當以孟子天降大任。韋參看。雲李胡氏曰。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

周易訂疑

卷八 困卦

奎

正謙堂

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言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于亨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疏處困求濟。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飾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戒之以有言不信。蒙引身困而道則亨者。道在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不失義也。所以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蓋自反而縮。其困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梁山來氏曰。必平日有學有守之大人。操持已定。而所遇不足。

以成之方得亨而元咎也。

訂疑推出學守來有補于經傳。

象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註處險而不改其說困而不失其亨也。

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難之中。

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剛中五與二也。

虞陵龍氏曰雖在困中不愧不作泰然不失其常此之謂亨能。

周易訂疑

卷八困卦

柔

正龍堂

此者其唯君子乎。

南軒張氏曰凡人處困大則失節小則憂預以剛不中耳。

西溪李氏曰尚口乃窮者當遜言以避禍。

蒙引截貞字連大人者欲以明大人正是得貞者而已耳剛中。

內便有困亨貞意困亨猶云顧于雖貧而不以改其所樂蓋自。

有其樂也。

梁山來氏曰貞字在文王卦辭連亨字讀彖傳連大人者孔子。

恐人認貞字作戒辭尚口凡受人之謗不反已自脩而與人辯。

謗之類。

沈德培曰不失見吾心自有所事不是到困時方事即困而所。

亨之道依然不失須是見其守定之君子能之君子即剛中之。

大人尚口乃窮者免為口舌明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

之口則不可李廣范滂輩吹枯噬生互為標榜卒貽黨禍之禍。

尚口之窮信夫。

馮氏所曰處困內不可不光明外不可不晦默。

疑問姚鼐曰所亨所字極有意味論語云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吾心原有所好不充拙于富貴原有所亨不預獲于困窮。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周易訂疑

卷八困卦

柔

正龍堂

疏澤无水者水在澤下則澤上枯槁萬物皆困故曰澤无。

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守道而死雖遭困厄之世期于致。

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改移也訂疑澤无水困指萬。

物說亦好致命遂志本義從之。

程傳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患之道而不得免訂疑補此。

句好則命也當推致其命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

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預獲于窮厄所守。

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心乎。

本義云：○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

時檢點自己念慮動作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不幸而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是成就一箇是處。○致命。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打疑當從本義。雲峯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于天。困而不失其亨。則遂其志于我。蒙引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已拼一死了。如蘇武是也。若死者。則是比干之自靖。而自獻于先王。亦為亨矣。○打疑不必說比干亦是亨。所以致命遂志。只是成就一箇是。

周易打疑

卷八 困卦

六

王龍堂

訂疑呂夷簡令雷弼使契丹。而弼其國書。弼曰。吾出都門已置生死于度外。即致命意。梁山宋氏曰。患難之來。論是非。不論利害。論輕重。不論生死。身存者。張良之椎蘇武之節。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是也。

初六。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云。

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在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平庵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六入于坎窞也。

蒙引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蒙引正貼不覿。

九二。困于酒食。朱熹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程傳朱熹。王者之服。蔽膝也。○朱子曰。朱熹亦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于理。又似不甚通。

周易打疑

卷八 困卦

六

王龍堂

訂疑詩車攻。紱作芾。註諸侯之服。斯于朱芾。註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朱芾。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註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黃朱之芾也。方叔之朱芾。亦諸侯之服也。今困之赤紱。朱紱。總之為王公大人之服爾。

本義云。○朱子曰。此是困于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此又是好。當困時。則是困于好事。○打疑困之中。有好底困。如益之中。有不好底。蓋需。茹漸旅皆然。

蒙引困于酒食。猶帶困說。朱熹方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或曰。困于酒食。飲食之困也。朱熹方來。亦應接之困也。

訂疑前說非也。觀九五云：困于赤紱，則此朱紱方來，宜速困。重酒食言，蓋困于酒食，而朱紱入方來，則并為所苦矣。朱紱若止，作服物說，則是承君之賜，而有再拜稽首之困也。若作大人盛服而來，言則是應接待陪之困也。事紀句，可不帶困說矣。利用亨祀，內事則利也，征凶，外事則凶也。无咎者，恐人認作此又為不好，又收既曰征凶，又曰无咎，言此又除征行不利，餘皆无咎也。无咎，亦指祭祀之類。小事，內事，如婚姻賓客，竭黃朝享之類是也。說者每欲如看他書之例，要求上下文成相連貫，故著于穿鑿。若止就筮占言，則一句自為一事，不必相蒙，便好辭了。

周易訂疑

卷八 困卦

辛

正義堂

○本義方來上應之也。此如中孚九二九五皆剛陽而相應，此不可曉。胡白水曰：或是同德相應否。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云：○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六三以上六為妻。訂疑本義妻則六也。六當作上，禁辭傳：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非本旨。

象曰：據于疾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註金車謂二也。二剛以載者也。故謂之金車。徐，疑懼之辭也。志在初而隔于二，履不當位，威命不行，棄之則不能，欲往則畏。二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而不能濟之，故曰吝也。程傳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有合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訂疑初陰而四陽，人初在下而四居上，則初為四之妻與臣也。程傳說得未分曉。

本義云：

周易訂疑

卷八 困卦

六

正義堂

訂疑註程傳以來徐，困于金車，指九四言。本義以徐，指四困于金車，指初六。愚按：易中陰需上六不速之客，三人來為自下而上。外此言來者，皆自上而下也。如蹇之來反來碩，兌之來兌，尤其著也。則註傳以來徐，指九四下就初六為確矣。則困于金車，正承來徐，而言其所以來徐之故。故宋傳只釋來徐，徐為志在下而不復釋困于金車句，以二句通為一意也。古詩一朝登樞要，執肯顧寒微。又曰：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者，九四可以免矣。

中溪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坎體，又剛健，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

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否。久必有終。訂疑索引從之。

訂疑按屯四雲峯胡氏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從初。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于文當吉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愚謂據理言之。當困之時。賤者求濟于貴。弱者求濟于強。九四陽剛在上。初六陰柔在下。初當求四。四无求于初。理也。亦勢也。來徐。困于金車。自應指初。志在下者。四為初之正應。其志亦未忘乎初也。但九四亦在困時。方上為陰。未能往濟初六之困。反之。于心不无有愧。

周易訂疑

卷八 困卦

空

正義堂

然限于時勢。而力有弗能。非有負于初心也。故得終吉。此張氏參酌于理勢而為此說。亦或可從。白水曰。初四正應。雖弱賤無濟。四亦自當援也。此易中定理。故仍以前訂疑為確。且象來徐。二句連說。若上句指初。下句謂四。甚失口氣。中溪只可備一說。

訂疑或謂世无以金為車之理。愚謂金車金輅也。周禮五輅一大路玉輅也。二金輅。三象輅。謂以玉與金與象與骨飾之也。四革輅。五木輅。此金車即金輅也。與朱紱赤紱為類。皆車服之貴者。七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臨川吳氏曰。志在極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訂疑此注傳之說。愚謂雖不當位。無釋小。有與釋終吉。言終有合也。蒙引初之來徐。四之才固不足以拔之。然其志固在于極初也。訂疑此張氏之說。

九五剝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云。

蒙引九五不主人君言。舊說以上為陰。拊是為棄御所蔽。下則棄剛。是為強臣所迫。今既定五不取君象。此說无所用矣。

周易訂疑

卷八 困卦

空

正義堂

訂疑易中取象。擬人必于其倫。如五既就君說。則剝剛之刑。豈可加于君者哉。蓋此爻之占。賤者得之。為當受剝剛之刑。此一占也。貴人得之。為困于赤紱。又一占也。若就一人言之。則為剝剛之人。服役于赤紱之貴人也。此說長。然要之遲久。當有喜說。蓋古者刑餘之人。亦皆給役于公家。如宮刑之人。為閹寺。詩人所稱寺人。孟子為荅伯是也。刑者使之守門。或守庫藏。如子羔仕衛。嘗用。人衛輒之難。子羔避難而出。遇刑者守門。示子羔徑實是也。漢司馬遷下蚕室之後。仍為太史令。見親幸于武帝。孫臏為龐涓所刖。後為田忌軍師。皆徐有說者也。此句兼承上二

占可也。利用祭祀。另是一占。○兌為毀折。故有剝削之象。○剝則二字。一句一韻。困于亦絞二句一韻。自為一義。占此爻者。在小人。則為受剝削之刑。在君子。則為困于亦絞。乃徐有說。此二句。猶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彖辭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訂疑。二言朱紱。五言亦絞。皆大人之服也。九四之金車。亦大人之所乘也。中直即中正。不言正而言直者。叶韻也。坤文言曰。直

周易訂疑

卷八 困卦

奇

正誼堂

其正也。同人九五象傳以中直也。同。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云。

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無凶。何也。

曰。三居剛而處險。險故凶。上以柔居說。體唯為困。極耳。困極則

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位血。連如

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

也。

梁山來氏曰。動悔之悔。事之悔也。有悔之悔。心之悔也。悟也。聖

人教占者之悔也。

訂疑。動悔之悔。憂悔吝之悔也。有悔之悔。震无咎者存乎悔之

悔也。舊說如此。愚按。易中有悔。例无如此解者。乾上有悔。動而

有悔也。震三小有悔。无大悔也。豫三悔遲有悔。言悔之遲。則有

悔。此曰動悔有悔。亦困于葛藟于臲卼之占也。征吉者。以困極

將亨為出行之占也。或者如震六三。震蘇。震行无咎之例。乎

以九二之剛中而征凶。方在坎中也。以上六之陰柔而征吉。困

極而說體。時將出乎困也。然終是強解。實不可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周易訂疑

卷八 困卦

空

正誼堂

訂疑。困于心。衡于慮。然後作。意如此乎。

三三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註。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德有常

不偷變也。汔至亦未繙井。已來至而未出井也。羸其瓶。凶。井以

已出為功。幾至而覆。與未汲同也。

說此卦。明君子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養物不窮。莫過

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程傳。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也。木入

于水下而上出乎水汲井之象也○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訂疑此說確

程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也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上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上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沈幾也○繡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繡于井同也訂疑此句與本義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莠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

周易訂疑

卷八井卦

突

正誼堂

本義云○朱子曰○沈至作一句亦未繡井廢其餅作一句厚齋馮氏曰繡閨西謂綆汲水索餅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皆用木為餅從缶則又瓦為之者此象巽木无疑訂疑本義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亦取巽木象汲水器也而小註乃云井只是取巽入之義不取巽木之義此與本義不同

雲峯胡氏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沈至三句為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上井之用

也性動亦定也

訂疑此就學言因繫辭傳井德之地也而生此義亦通○或見彖傳有井養而不窮也一句大象有勞民勸相之說遂以此卦專主養道言非也○彖傳專就井能養人而贊其美如鼎言聖人烹以享上帝大烹以養聖賢以贊鼎用之大爾大象偶就養民發一義乃孔子于卦爻辭之外另取一意非名卦繫辭之本旨也

彖陵氏曰守法者无喪可矣○曷以云无得得與喪原相因○世主輕變先王成法皆喜功一念為之也○不知成法一壞所喪者實

周易訂疑

卷八井卦

突

正誼堂

多其始欲求其得窺且得不足以償所喪矣安能使天下繫其澤也然則世主第患不守成法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奈何不敬慎以要其終也

訂疑此又以治道言按本義云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凡事皆然不止言治也亦不止言為學為養也然學與養人為治亦在其中矣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象曰下脫一井字

疏坎為水在上巽為木在下又巽為入以木入于水而又上水

井之象也

陸山李氏曰：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水之象也。井之汲，為烹飲灌溉，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訂疑：汲水者所用不同，其汲器亦異。灌溉者，或用甕，漢陰老人抱甕灌園是也。或用轆轤，北方多用之，上爻所謂收是也。或用桔槔，所謂前輕後重，挈水若抽者，予貢之教，漢陰老人是也。近世則又或水車，以繩縣椎轉，其機巧更妙于桔槔矣。或汲以食者，則用甕，又言甕敝滿是也。或汲以飲，則用瓶，卦言甕其甕是也。

周易訂疑

卷八 井卦

六

正誼堂

也要在隨宜而用器。李氏專以桔槔言，非也。

梁山來氏曰：凡井中汲水，井上用一轆轤，以索加于其上，用桶下汲，方能取上，是以桶入乎水，方能上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巽字有木字入字二義。文選：彈極之，便斷幹，便即轆轤之索也。養而不窮者，民非水火不生活也。

訂疑：用轆轤者，則用斗，雖不用桶，亦不用甕。轆轤之索，不着井幹，其斷幹之，便乃以手挈甕或木桶而汲水之索也。○汲有多少，器亦有大小，各隨所宜，或者乃各挾所見，或以為必用木桶，或以為必用甕，然卦言甕矣，又言甕，二言甕矣，上又

言收，收是氏以為鹿盧，既用鹿盧，將不用木為斗，雖而必甕甕之尾器乎？此小義本不必辯，然竊笑世儒之徒執漏見而好為此紛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云：

林氏栗曰：剛中者，泉在中也。

建安丘氏曰：井以上出為功，汔至亦未繙井，猶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並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周易訂疑

卷八 井卦

六

正誼堂

蒙引：或曰：未有功，即是凶，非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繙井，意未成功，未成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梁山來氏曰：青苗之法，安石之志，將以利民，而不知不宜于民，反以致禍，正羸其瓶之凶也。

訂疑：安石之志，在于富國強兵，而為法又不善，何嘗從民起見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程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

本義云：○朱子曰：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枝，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水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訂疑人多以木上有水，解作以異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非也。○蓋大象只是就八象上，畧綽說箇影象，不是說事實。○異乎水而上水是事實，非象也。木上有水是象，非事實也。○本義當從程傳悞。○

周易訂疑

卷八 井卦

七

正義堂

蒙引：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親，貪惡患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非取井田之制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吳氏閭其勞而休息之說。○勞民勸相，君子之所以為井也。○

不為本義

而字字發端

早作夜息耕而食

之類是也。○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註：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沉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則是久井不見潔治者也。禽所不向，而况人乎？一時所共含棄也。○程傳：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井上之水，訂疑當作有水之井，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亦不復往矣。○本義云：○

周易訂疑

卷八 井卦

七

正義堂

訂疑：因其水之泥而无泉，故人不汲而食之，遂為廢棄之舊井。○人既不汲，則井上无遺澤，故禽鳥不顧。世間自有一種无泉之井，地基不好，人自不肯潔斃也。○進齋徐氏曰：人品污下，不能強于為善，无用于世，為人所棄，觀于此，可以知所勉矣。○

蒙引

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此舊井是廢而不用者。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註：鮒，謂初也。

本義云

訂疑程傳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蟄、井中微物、朱子曰、程沙隨以
為蝸牛、今廢井中多有之、進齋徐氏曰、蛙屬、正韻曰、鮒魚名、韻
會曰、似鯉、色黑、韻府曰、旅行吹沫以相即、曰鮒、相附曰鮒、蒙引
莊子曰、涸轍之鮒云、如君言、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孟
子三鼎五鼎、小註所引有魚用鮒之說、則其為魚也明甚、又王
篇鮒、鮒魚也、鯉、重鯉也、按此數証、則鮒明是魚、而謂為蝦為蟄
為蝸牛為蛙屬者、恐非也、况蝸牛蝦蟇蛙字從虫、鮒却從魚、愚
又按以涸轍之鮒及相照以沫之言推之、則今水滂之年、道旁

周易訂疑

卷八 井卦

七

正韓堂

溝渠散井之中、率多此魚、而鮒魚為多、所謂草生魚也、正韓亦
曰、鮒、鮒魚、喜潛泥中、

蒙引九二剛中、本有泉象、然上无正應、以為之汲引、而與之同
井、諸公下比初六、入是卑賤之交、不能維持、調復以相推轂者、
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為井各射鮒、以汲井言、則為龜微漏、
訂疑井以上出及人為功、今上无應而下比初陰、是功不上行、
而近泥、又穢物為累也、下比初陰、其下斷、為井谷為甕微漏、此
陰為射鮒、譬如鄉里富室、恩及下賤之人也、德之下比初陰一
句、是其本體便不好了、不但上之无應、象傳无與、自是孔子之

意若只惜其无應、何不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乎、至九三、則水
深而去泥遠、便自不同矣、

象曰井各射鮒无與也

訂疑此自孔子之意、若依本義上无應、與下比初陰、為功不上
行、則匹夫懷仁于物、必有所濟、雖所施不博、所濟不眾、獨不得
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仁乎、今觀其辭曰井谷曰
甕微漏、分明謂二之體用皆不足惜耳、陰在下為泥、二近初陰
故取此象、若惜其无與、九三有應、何亦不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周易訂疑

卷八 井卦

七

正韓堂

既渫治去污穢之名也、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九三處下卦之
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于上、非射鮒之象、但井以上
出為功、猶在下體、未有成功、功既未成、井雖渫治、未食也、為我
心惻者、為猶使也、井渫而不見食、猶人脩己全潔、而不見用、使
我中心惻愴也、

本義云、○朱子曰、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二句、是占、
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
何也、為我心惻惻、此水可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
汲也、汲之者、其唯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

訂疑才桑不能汲所謂綆短不可以汲深也
索引為我心惻我指旁人所謂行惻也

訂疑惻者惻井也非惻人也王明並受其福方是說人○本義
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此以汲井喻用
賢施者指汲水以飲人者喻明王受者指來飲之人即行人也
喻民蓋賢人不見用則人皆為之嘆曰此人不出誰與國吾君
其如蒼生何一見用則上可尊主下可庇民故曰施者受者並
受其福○此句非實說乃設為行惻之辭亦可見其非如初六
之井泥无禽九二之井谷射鮒矣若九二者能使有人汲之則

周易訂義

卷八 井卦

古

正義

濁汙之水適可以濯足而浣私爾亦不可飲食也如世之俗宦
者縱使見用于當途亦不過妻妾親戚之沾恩所識窮乏之得
我所謂雖得市童憐終為識者嗤也安得並受其福乎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楊誠齋曰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
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而无善汲
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與天下孰
能宗子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故微明揚之帝堯則大舜
雷澤之漁夫徵叅黑之高宗則傳說岩野之胥靡

訂疑求王明非三求之也程傳不可從索引云謂有求賢之明
王是明王求矣文氣又倒亦不可從求者行惻之人意中冀望
祝禱之辭也觀行惻也求王明二句連說可見譬行道之人渴
煩之際見有其美冷潔之井望得長綆汲器汲而飲之則人已
並受其福矣
疑問曰曰行惻見為我心惻非三之自惻曰求王明見人為之
求非三之自求聖人之別嫌以垂訓蓋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

本義云○訂疑魯論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

周易訂義

卷八 井卦

古

正義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訂疑甃者陶去井中之淤穢也所以清其源甃者砌井之墻幹
所以防其敗

九五井冽寒泉食

本義云

訂疑詩列彼下泉冽亦寒也井冽者井深而寒氣偏人也寒泉
者井深而泉亦寒也下有二三以為泉中有四以為幹坎正位
在五泉自下湧出上近井口而上六坎口不掇可任人汲取
而不窮也故初既不食无泉也三深而亦不食以遠于井口而

未上出也。五為坎之正位。得水之性而寒。又近上六坎口而上。出故曰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訂疑：蒙引中正以位言，非也。井以陽剛為泉，九二中而不止，九三正而不中，獨九五中而且正，故井既冽而泉又寒，可為人之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周易訂疑

卷八 井卦

吳

正龍堂

本義云：

訂疑：收，註說訓成。程傳訓汲取也。晁氏訓鹿盧收績者也。愚謂皆非也。凡甕井者，其底欲廣，廣則泉多而水盛，口欲其微，微則壅堅而便汲，故井至將近口處，漸約而收之，使盈就于小。至于井口，或以木，或以石鎮之，使堅緻持久，且使汲者无失陷之懼也。文選：輝極之綆，斷幹，幹，井緣也。即此收字也。其訓收成汲取，鹿盧者，皆牽強之辭也。

蒙引有孚，非說井，亦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人之有孚，亦象上之井收勿幕，故如此。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訂疑：在上，井之終也。終而元吉，則井之全體大用，盡善盡美，既无改井之勞，又无羸瓶之凶，故曰大成在上，對下也。言大成對未有功言。

三三 離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註：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也。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七

正龍堂

本義云：

訂疑：其占為有所更革云云，至所革之悔亡也，就已然者言。卦之所具，有此者也。一有不正以下，以戒占者。雲峯胡氏曰：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以為革之正也。

蒙引：已日乃孚，據理勢言。聖人係革首及此句，一以見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衆駭也。二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不恤也。已日乃孚，以革得其正者言。若所革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說之氣，形于方革之際。凡改革而未免于悔者，只坐不得此二

者王安石是也。訂疑管仲商鞅王安石方孝孺皆變法者然各不同利害亦隨之管子君民兩利之道商鞅七分是利國猶有二三分使民處若王安石則全是殃民者民既病極國亦隨之矣若方孝孺則皆是无要緊事上不利于國下无利于民徒為紛擾變亂成法耳。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程傳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天

主筆掌

訂疑生息之義乃客意程傳明云革之相息謂止息也則不取生息之義明矣本義何又引以為說乎竊謂程傳本義生息之義直刪之可也。

本義云：

象引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平舉而言也若大衆澤中有火則只是水決則火滅之象故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下語自是精當而程傳于大象乃亦曰水火相息為革則欠精矣宗義汝吉曰革變事也卦與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為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

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

已日乃平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程傳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信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當故悔亡也。

本義云：

建安丘氏曰乎謂信于人心當謂合乎天理。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天

主筆掌

訂疑必合乎天理然後信于人心○又革之為義凡事皆有之不必為治也故下文又以天地湯武推而言之。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中溪張氏曰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能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傳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引革命之命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

梁山來氏曰天命當歸順天也人心共念應人也姚承庵曰舉天地以盡造化舉湯武以盡人事只以此二事示

例見時之所趨。不得不與天下更始。章非聖人意也。時也。
蘇紫溪曰。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總治者其道同也。湯
武承桀紂之後。繼亂者其道異也。訂疑此說易動人。但非易辭
正意。

象曰。澤中有火。章君子以治曆明時。

本義云。一。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

臨川吳氏曰。曆。謂日月五緯之躔度。時。謂春夏秋冬之次序。推
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在上者。得以敬天而
勸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起事。

周易訂疑

卷八 章卦

今

正誼堂

訂疑五星之曆。漢書律曆志詳之。其餘歷代頒行曆書。止有日
月四時之曆耳。
吳晉明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晝夜不及天
一度。此次舍躔度。所由起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此
分至啟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餘不
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此歲
差所由起也。但其加減之法。古今氣運遲速不同。訂疑氣運遲
速。四字當刪。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是以君子以曆體之。治曆
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

訂疑今所用湯若望之曆。又有里差之法。謂去北極地有遠近。
則日之出沒。有早晚。節氣之至。有遲速。今按去極有遠近。則日
月之食。有少。想里差之法。亦不妄也。

潘雪松紀聞曰。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曆
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時無不動。欲以一定
之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

初六章用黃牛之章

程傳變革。事之大者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
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于事始。則无審慮之意。而有

周易訂疑

卷八 章卦

八

正誼堂

縣易之象。訂疑此段。紫引辭之。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于
下。則有借妻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剛也。離性上
而剛性健。皆速于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蓋剛不中而體燥。
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守。而无妄動。則可也。章拘束
也。章所以包象。黃中色。牛順物。章用黃牛之章。謂以中順之道。
自固不妄動也。

本義云。一。訂疑程傳无援。只帶言之。本義以无援對居初。極
重。

蒙引此所謂居初。如漸初六。所謂始進于下者。故曰居初。

訂疑程傳居初以時言本義以位言索引從本義蓋既云當革時則不論初終也

索引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仍舊貫之意誠以革而不當則有悔不如勿革為愈故聖人慎之或曰當革之時則事已當革矣而猶固守之所守者非敵壞之物乎曰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己之常分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何害中順乎或曰居初程傳以時言予以位言反之矣曰此言時正關着位也所謂新進也若以為革初未可以革則必待事勢盡壞之極乃革耶易大抵教人謹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全

止菴堂

微此蓋所以先甲三日也豈處革而不然乎本義居革之初乃吾出身任事之初非如盡之初也又曰此所謂時乃一己之時與上革之時不同

訂疑孔子曰魯一變至于道及其仕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至有辟桑之謗其後男女別途市不飾偽淫者出境四方則之強齊歸地然後墾三都而除姦慝此正革用黃牛之革之義也索引又或問既非獵較乃革然則所謂己日乃革之非耶曰己日乃革非謂候已壞之日方革也是令審處得停當訂疑此句是果然當革此句非然後革不可輕驟也如或在所得已則猶

且己之如閔子密論為長府之意耳此段非事果將壞當改無疑者則正為己日矣

訂疑此段半是非非謂令審處得停當然後革不可輕驟事果將壞當改無疑則正為己日矣此皆是也蓋事至將壞當革者謂可自新以為善後之圖而不使至于大壞也所謂先甲三日也必己日乃革者謂熟思審處務令事出萬全或申曉中外務令咸喻吾意然後革之所謂後甲三日也雲華胡氏曰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革用黃牛之革雖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全

止菴堂

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援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訂疑初與四不應且有水火相息之厄初火力微不能勝四

象曰革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既可以守常不可以有為也

程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守也

說說當革之時人皆喜于有為故聖人以不可設戒所以止其好動之念也訂疑此不論時位才應只以理言之然无若落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註二典五、雖有水火殊體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是以征吉而无咎、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推勢、體順則无違拂、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訂疑以上本義取之、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當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于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合

正離堂

訂疑註有可從、程傳大贊辭、

本義云、○訂疑征吉无咎、即承上句、本義征字即當革字、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于上、程傳之說最是、

參義二之可革有四、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有行也、

其應上足以任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時得其位、在字、

當作應字、而又有其才德、宜革之易云、

訂疑已日乃孚、孚于已革之後、已日乃革、慎于未革之前也、○

已日革之、以革言也、征吉、出行之占、是兩事、无咎、承上二句、象傳行有嘉也、即以征吉貼到革之內、自是孔子之意、本義從之、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蒙引行有嘉、征吉无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本義云、○朱子曰、革言三就、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

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

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勉以舉用黃牛之革、

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

蒙引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无以取信于人、有孚二字正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金

正離堂

與凶厲相應、○過剛以體言、不中兼用言、○居離之極、程傳居

離之上而不得中、此義與本義不同、蓋離以德言、則明也、明者

發越昭宣而不容自蔽、何病之有、以象言則火也、火性猛烈而

水性緩、子產嘗言之矣、故居離之極、為躁也、故居離之極、必不

為躁動、

訂疑居離之極、必不躁動、此二句不然、咸漸艮九三皆居艮、

極而躁動、

蒙引征凶貞厲、躁于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于革則可

也、○必曰有孚者、誠以改革之事、出于人情久安之餘、最要

人之信否則有悔。觀卦辭已日乃乎則可見矣。故六爻多言乎。○華言三就。言語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為語辭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為華而三就。則此時尚未華也。蓋只是議華之言也。凡有所華必先謀諸心。次詢諸人。區畫詳盡。務使當乎事理。合乎人情。然後事當而人安之。落辭三當可華之時。與初不同。聖人所以危之者。特嫌其剛躁。不免拂眾任己。未盡利害耳。

姚承庵曰。同一征也。何以有吉凶之殊。曰。華故是天下大事。必慎重以得之。輕躁以失之。二己日乃華。其慎重至矣。于此而遲。

周易訂疑

卷八 華卦

六

正誼堂

疑。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急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全在一征字。于此不加慎重。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華言三就。有孚。聖人視天下事。若煎丹之文武火。而其立教也。若用藥之標本劑。各有攸當。而皆所以為萬世訓。○瀘川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征則凶。而居則危。本爻適當其會也。○訂疑上六征凶。居貞吉。動凶而靜吉也。九三征凶。貞厲。動凶而靜亦危也。性有恬躁而靜而不動。亦有吉危之別。○毛氏從彖傳水火相息來。諸家皆未之及。愚于初二兩爻稍及之。或曰。初

與四不相應也。故初不可以有為。或以不相應為不相得。則有相息之義矣。六二九五。陰陽正應。則為水火既濟之功。故不相息而相得也。三與上。陰陽正應。如二五也。何以二征吉。而三上則征凶也。曰。初與上。論華之始終。三與四。為上下卦水火之際。○正卦之所以為華者也。火在下而水在上。火之勢不能勝水也。故征則見。剋于水而居亦為水。火相息。所謂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此也。九四本義。亦云水火之際。乃華之時。有見于此也。

象曰華言三就又何之矣

周易訂疑

卷八 華卦

七

正誼堂

程傳稽之衆論。至于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本義言已審。○梁山來氏曰。議華之言。至于三就。則利害詳悉。可否分明。又復何之。○訂疑遇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華者也。此就九三之才性言也。然其時與勢。則有不得不華者。卦將過中。時之不得不華也。水火之際。勢之不得不華也。雖火在水下。勢不能敵。亦不礙。○昔孔明當曹丕竊據之時。僻處一隅。天時地利。皆不能如魏何。

○從○以○漢○賊○不○兩○立○故○六○出○初○山○以○延○聘○祚○國○審○于○謀○元○再○計○之○
○勢○也○昔○齊○人○築○薛○滕○文○公○謀○于○孟○子○教○以○效○死○勿○去○此○皆○征○凶○
○貞○屬○華○言○三○就○又○何○之○矣○之○意○也○非○謂○其○可○不○凶○不○厲○也○但○時○
○勢○至○此○凶○屬○所○不○暇○恤○惟○求○此○心○之○可○信○于○皇○天○后○土○先○王○先○
○公○天○下○萬○世○耳○自○水○曰○膽○微○開○天○開○地○展○讀○至○此○拍○案○起○舞○使○
○諸○葛○君○知○之○未○殫○瑣○瑣○欲○動○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程傳陽剛華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華之時也居水火之際
華之勢也得近君之位華之任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訂疑際

周易訂疑

卷八 華卦

六

正誼堂

當作際華之用也四既具此事之可悔而後華之華之而當其
悔乃亡也華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
改為也謂華之也既事當而與華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
可知

訂疑傳指定大臣說悔亡用彖辭之義有孚就已心至誠說改
命就改為言吉就上信下安說愚謂悔亡有孚傳說未安卦之
悔亡從已日乃孚元亨利貞來此之悔亡從爻之善來有孚以
卦爻諸辭例當是就人信之言觀象傳信志也可見若就已心
說則商鞅王安石方孝孺其心亦皆各自以為是而信其當也

○既云華之而當其悔乃亡又云改命吉亦獲
本義云訂疑獨悔七異程傳餘大率同
林次崖曰已日乃孚專在華後有孚改命專在華前
索引改命二字與百里之命同謂政也悔亡但不牽于理體不
拂乎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矣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訂疑程傳上下信其志非釋
有孚與爻辭同意

索引程傳可從據九四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

周易訂疑

卷八 華卦

六

正誼堂

訂疑九四是將華之陽或九五既華之陽或如乾之四五
之飛龍在天即前此之或躍在淵者耳只看改命字樣可見何
處云改命乎信志者信其志在欽民也即孟子天下信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居中也專以大人之德為華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
有文章之美變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
訂疑以象傳釋爻辭而專主制作說恐與豹變文辭說不來
本義云○朱子曰大人虎變不是空殺于做得文王其命維

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克明德然後黎民於變時雍正如孟子所謂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鑑鑄相似補得只是銅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訂疑朱子小註是解自新之民之極一句鑑鑄之喻取合沙鄭氏東鄉之說也

雲峯胡氏曰希革毛毯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離夏革為兌秋故有此象未占有事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不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革

正離堂

先而乎又當在未占之先則其乎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相慶于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辭而中實含戒之意蒙引在大人則自新之民之極以處常言堯舜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言湯武是也自新之民未必皆遇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自新之民之功在本義兼舉要說得盡爾訂疑自新之民順天應人本義特舉其大者言之其實內中包底廣制度文為皆是○象傳文炳文蔚特就虎豹之文說正義

却在外面虎文光而疏故曰炳豹文秀而密故曰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蒙引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文章是也文蔚之文止于一身言動威儀是也

訂疑炳蔚只就虎豹二物分別耳其正義則虎變之大人以君言則有光昭格被氣象堯舜湯武是也豹變之君子以賢士大夫言則文質彬彬令聞令望出言有章昨復前日舊染之汚鄙陋改暗之習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周易訂疑

卷八 革卦

革

正離堂

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處之則變面以順上也改命創制則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無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訂疑本義從之訂疑居字當連貞字讀對征字註以居字斷非也程傳章之終章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善良則已從革而變其若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蒸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

華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己甚已甚，非道也。故至華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華至于極而不守以貞，則所華遂復變，天下之事始則患于難，華已華則患乎不能守也。故華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既曰下愚其能華而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訂疑參義從之。訂疑以征為深治小人，非也。其餘本義皆從之。然本義但曰：小人華面聽從，說到好邊亦可，與傳心絕于善道異。○愚謂君子豹變，小人華面，此論華道之成也。征凶居貞吉，此別是一占。說見九三爻。

剛易訂疑

卷八 華卦

五

正義

本義云：訂疑亦用程傳而稍不同。

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華矣，此時豈可復有所往也？唯居貞不動則吉。華罪得已之事，初未可章。當順以自守，上既已章，當靜正以自居。蒙引征凶居貞吉，言華道之成，不當復有為。若復有為，則徒事紛擾，乃王莽之為也。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

訂疑君子小人，程傳專以德言，不如胡氏兼以德位言。此如論語先進，進千禮樂章集注，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

此野人即小人

平庵項氏曰：小人華面，非謂面華，心不華也。若其心不華，何以謂之有華？訂疑又不見有身字，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適王之道矣。此攷程傳之說。訂疑華面，猶俗云改頭換面也。不云華心，而云華面者，叶韻也。左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華面則華心矣。故象傳曰：順以從君也。史記劉徹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面亦謂向也。

彭季山曰：三之征凶，未華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華戒其輕動也。

剛易訂疑

卷八 華卦

五

正義

動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華面，順以從君也。

程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于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華易其外，以順從君子之教，令是華面也。至此華道成也。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折容也。更從而治之，則凶矣。白水曰：勉而假善，非偽武華面之世。

蒙引：上六華道已成，華者非上六華之。自有華之者，上六特其時位耳。猶小畜上九尚極而成也。君子小人，皆不過從華者耳。若以上六為君子，則小人為誰乎？當此之時，舉天下君子小人，

皆其華之內矣。故曰華道已成也。○又曰：君子小人之華，雖非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受。如周之成康，然若謂上六全無干預，則下云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者不通矣。

訂疑：君子小人二句，自言華道之功，以上六之時言也。征凶居吉，以上六之才言，別一占也。二三同。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為之也。聖人非不欲與斯世相安，于無事而何樂乎其為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勢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然變華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

周易訂疑

卷八 華卦

九

正華堂

卷之八終

謙易典應不顧後，則為鳥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勞。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聲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事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于圖回周諮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今終何其久也。後世商君之華，全行于素灰安石之華，利竭于手實，其始也無已日之平，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無功，無寧輕變以速禍哉。

周易訂疑卷之九

樂陵董養性遠公輯著 太平門人胡 泉白水較正

周易訂疑

上

程傳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內，取其象，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于上者耳也。橫亘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故為內，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于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卦器之先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一

正華堂

後不害于義也。雲離胡氏曰：華茹毛而為火食，包藏有取于鼎也。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則已取諸井鼎之象矣。訂疑：史言庖犧始教民烹魚鳥獸以為熟食，是以謂之庖犧氏，是伏犧時已有鼎矣。夫始為烹魚者，以物加燒石之上而熟之耳，不必鼎也。伏犧名卦為鼎，是鼎與于畫卦之前可知矣。○孔子刪書，斷自虞書，前此之書已散逸無徵故耳。則古人制器之事，不必盡在伏犧畫卦作易之後也。說者拘于繫辭傳之言，而云舟楫車馬弓矢杵臼之類，盡出伏犧之後，泥矣。繫辭傳亦仿

佛意度之辭耳故皆用蓋字

程傳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義吉字彖傳止云

元亨其義明矣

本義云訂疑用程傳而以彖傳足之

蒙引聖人當初只是畫卦不是畫易也故上所謂云訂疑謂下除為是云大抵皆後天之易也六十四卦各抵皆然

人云一說易伏羲所制教人熟食者故稱庖犧氏當時若元陽所謂以佃以漁將何由熟耶既有陽則須有腹足耳鉉矣此說有理

周易訂疑

卷九 內卦

二

正誼堂

訂疑伏羲以前即有陽亦未可知不必伏羲所制

象曰陽象也以木與火亨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註亨者陽之所為也華去故而陽成新故為亨經調和之器也

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大亨養聖

賢

疏亨經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為

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享帝直言亨養

人則言大亨者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

飽餒故亨上加大字也

程傳陽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云訂疑傳本義皆從註疏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程傳上古陽之用矣後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于理離明而中虛于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

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

訂疑噬嗑云柔得中而上行晉賁陽云柔進而上行其餘離大

周易訂疑

卷九 內卦

三

正誼堂

有象未濟不云也

雲峯胡氏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故與賁同然在內則

與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在賁則

說而麗乎明與巽而耳目聰明者不同故彼特曰小事吉此則

曰元亨雖時之不同亦其德之異也

訂疑巽之德與說之德互有得失巽之得為順為入而其失也

為進退不果說之得也為和而其失也為媚此无甚相勝也至

于耳目聰明之義乃夫子以已意取之未必是繫辭本意也假

令孔子當日以例言巽而麗乎明亦何不可乎凡看易有當此

例相參者不可不引例以明之其于例有相合而于義无甚深
取者不必強生支節也

紫引鼎卦元亨不就鼎字而言為就鼎上道理說不去即便自
為占辭也如井卦可就井上貼道理則從井上說鼎卦說有不
貼處則別自為一例矣可見聖人自无拘執

訂疑類亦就順上說道理噬嗑則另取亦如井鼎○時有以元
亨就人君保重器說者因大象與序卦傳而云然也亦通

象曰木上有火為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傳木上有火以木與火也烹飪之象也故為鼎君子觀鼎之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四

正位凝命

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
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于
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
令也○朱子曰正位凝命伊川說恐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
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那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
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釋者皆以命為命令本義獨以為天命鼎之器正
然後可疑其所受之責君子之位正然後可疑其所受之命正

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紫引朱子小註云伊川說得恐未然蓋嫌其凝命之說非兼嫌
其正位之說也但朱子專主臨朝言其意亦似欠周而爾觀其
所引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則豈止臨朝儀頃之工夫耶須主敬
德言漢成帝有威儀臨朝莊重儼若神明史臣謂其有穆天
子之容者矣何以不能凝命可見正位不可淺說也當兼表
裏言○協于上下蓋指天人言若以人言則天子執為之上乎
訂疑程傳以端正貼正字以安重貼凝字而以正位凝命平說
極是但以凝命為安重其命令則未然爾愚亦欲兩平說而以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五

正位凝命

凝命為凝承天命○如盤于遊畋荒于巡幸如太康周穆王秦
始皇漢武帝成帝隋煬宋徽宗明武宗皆不能正位者也
白水曰正位者其大則在元龍于遊畋巡幸其小則如程傳君
子所處云其理方括若紫引主敬德說太深了不像正位字
且漢成不能凝命寵飛燕耳若臨朝莊重自是他好處
梁山來氏曰孔子因大禹鑄九鼎象物成王定鼎郊廓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所以說到正位凝命上去周烈王二十三年九鼎
震此不能正位凝命之兆也其後秦遂滅周取九鼎則鼎所繫
非輕矣故以鼎為宗廟之重器

宗義項平庵曰。正位象離。離為聰政之位。疑命象巽。巽為命令者。天休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程傳。初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于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獲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否。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于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訂疑則數句。可以成事功。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

臨川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之穢惡也。當鼎之初。未實性。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六

正位堂

體正當洗濯之時。顛其趾。以傾出其穢惡。故趾雖顛。而于出否則為利也。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有子則為重矣。陰柔在下。子為為趾象。子人為妾象。鼎偶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以有以心致之也。訂疑作偶然說。是朱子小註。然以實事。亦不必盡偶然也。

索引。顛趾出否。此象也。非占也。此全以鼎言。其意則因敗以為功也。其在人。則正猶管仲之舉于市屠。孟明之勝敵于因虜之徐也。因賤以致貴。亦不止因妾得子一事。就人事中。舉其彷彿如蕭曹絳灌之徒。皆起自刀筆賈賤。至于遭時遇主。而位將相之類。皆是也。韓信舉于行陣。陳平拔于亡命。皆是也。

訂疑。因敗為功。有兩樣。有今敗而後功者。如曹沫反侵地于三敗之餘。孟明勝晉人于覆師之餘。偶異垂翅回路而奮翼隨此。此先敗後功。因警戒震動而思蓋前愆者也。有即時反敗為勝者。如韓原之戰。秦穆公幾獲于晉。而反獲晉侯。唐太宗為太上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七

正位堂

所敗而反禽老上。此勝敗變于俄頃。而轉禍為福者也。是其先之敗也。皆出于偶然。而非因為敗以弄敵也。若李牧之備趙邊。堅壁不出。而卒敗匈奴。晉文公之避楚三舍。而卒敗楚師。此皆定計于先。非因為功也。因賤以致貴。亦有兩樣。有先賤而後貴者。如管仲之舉于推車。百里奚舉于牛口之下。蕭曹奮于刀筆。絳灌興于賈賤。韓信舉于行陣。陳平拔于亡命。此一人而先賤後貴者也。亦有因此而得彼者。如齊桓公因九之。而致齊威。臨朋諸人。燕昭王因郭隗。而致樂毅等。蕭何勸漢王。養民以致賢之類。此如以因致為。以餌致魚。以彼一物。致彼一物也。○得

妻以其子如以事實如高祖得薄姬而生文帝文帝得實姬而生景帝武帝得鉞弋夫人而生昭帝衛青之父與衛氏野合而生衛青包拯幸腰女而生包拯之類此事甚多不可屈指竊意此又又為買妻之吉占也

說統初六偶畫居下出趾凝然何由見其顛趾蓋由應四取也此初履未有實因其顛而警戒震動則舍舊以圖新趾雖顛而出否亦未為不利也

訂疑據說統以取新之義取象則是初六實本不善而能痛自克勵觀賢取友以成令德如晉之周舉是也○折足則陽敗不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八

正誼堂

可復用矣顛趾趾反居上耳鼎无恙也反正則如故矣故初四有吉凶之異○九四以應初而山初六以應九四為出否為得子何也陽以應陰為累陰以應陽為利易之例也
宋義胡仲虎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爵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射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註例以否否故未悖也從貴棄穢以納新也程傳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否出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滿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于四上從于貴者也

本義云

白雲郭氏曰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

訂疑鼎貴端正而趾顛居上是悖也云未悖者對折足言也利出否以從貴者否不出則不可以受新人不能革其舊習之汚必不能受仁賢之益而大賢亦將拒我矣故顛趾者可即借以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九

正誼堂

為出否之利出否者即所以為從貴之地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程傳二以剛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己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
本義云
進齋徐氏曰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

訂疑與象傳程傳本義異而可從。象傳程傳本義作成勉言。此以現成言。

雲峯胡氏曰。內指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內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射之象。內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射。內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內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難近。不能就之而吉。

索引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我為所病也。二與初密比。是君子不幸而地近小人。未免為所迫求也。我仇者。彼雖善意。然不

周易訂疑

卷九 井卦

十

正誼堂

以正。適為我害也。故以為我仇。

訂疑仇有好惡。詩曰。公侯好仇。徐氏曰。怨耦曰仇。據左傳而云也。其實初與二。未遑是怨耦。惟初即二。則有相陷于惡之勢。故曰我仇有疾。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程傳鼎之有實。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于非義。二能不墮于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訂疑兼下句。

訂疑初二象傳。皆用上句生下句之法。慎所之。含下意。言當慎

所之。則雖我仇有疾。亦不我能即。而終无尤矣。本義云云。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程傳內耳。六五也。為內之主。三才足以濟勢。然與五非應。未得于君。其道何由而行。陰陽交合。則兩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合和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殊為難曉。六爻之應。本有定位。三與五。原无相應之例。又非承乘相比。何由以越五應上為三咎乎。又九三與上九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十一

正誼堂

皆為陽爻。是為无應。又不知何緣而陰陽將和也。如依程傳。謂與五將合。則六十四卦。又无此例。程傳猶未言九三之失。本義

則緣象傳失其義也。之文。而答其越五應上。又教以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夫三唯自守。故不肯合于六五耳。苟自守矣。則三終不應五。而上又无應陰陽。終无將和之理矣。愚

謂鼎之九三與井之九三同。井三井深不食。內三雉膏不食。一上良才无終棄之理。故井三有王明受福之望。而內三有方雨虧悔之占。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莫之致而至。莫之為而為也。如必拘象傳而新為。九三之失義。恐未然也。

雲峯胡氏曰井九三皆居下而未為時用井三如清潔之象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雄膏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章不可舉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腹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亦猶是也訂疑君子抱道自守无終廢之理不必指定為何人之用也九三有雄膏之腹終當見食不必指定六五之求也猶井三所解王明不必九五也孔子不悅于魯衛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十一

正誼堂

木鐸亦何嘗決其為何國之所用乎不過以理言之耳即終不見不可謂孔子之失其義也○離為雉為牛故有雄膏之象○方兩虧悔本義艱臨難通○愚意此句承上言雄膏之莫不為人○所食乃為兩所虧壞故未免有悔然非三所致終當見食故終吉○

象曰鼎耳聾失其義也

訂疑三之應上義也上九不相應時也各三之不應五而應上為失義此不可曉闕之可也○不可信象傳而病九三也○觀文辭何嘗為九三譏哉竊恐象傳是孔子以已意斷之未必是也○

本肯孔子或見阻溺大人等果于忘世而為後世為我之流○白水曰五為鼎耳三應上則越五矣故曰鼎耳聾失其義者五為君三非其臣也如人有濟世之才而阻于時之不偶不得出而待君臣之義象傳為三惜非為三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註渥沾濡之貌既覆公餗體為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

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十一

正誼堂

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于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重而所用非人至于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報汗也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初未有實故因類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陳皆覆矣否舊穢餗取新者也其形渥諸家或以為指汗訂疑伊川說或以為沾濡之象註皆未足以見四之凶如本義則大

臣居上任重而信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聞者懼矣
雙湖胡氏曰按邵氏聞見後錄云王弼註其形渥凶以為沾濡
之形也蓋稱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刑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
劇亦周禮屋誅云按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
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寤焉鄭司
農註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剝之剝謂所殺不予市而以
適佃師氏者也

訂疑伊川解作肅汗則上文方說凶此句忽就人說文義不倫
鄭司農作屋誅謂夷三族古者罪人不孥无夷族之刑此決不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十四

正誼堂

可從者也本義從是氏作重刑古者大臣有罪風令自裁不加
刑焉故曰刑不上大夫則重刑之說亦非且上下兩相承一意
覆餗小過不宜加夷族之罪又上文方說凶說不應此句忽移
就人說或以為占然觀易辭之例象用韻占不用韻此卦初
六以趾否子為一韻九二以實疾即為一韻九三以華塞食為
一韻九四以足鍊渥為一韻不合獨截其形渥一句屬占也竊
謂王弼註謂鼎體沾濡則文義相蒙也而凶字自作人事之占
矣蓋鼎折足則鍊覆于地而鼎既委倒體亦為鍊所塗淋漓汗
染矣此事理之最易見者諸家好為穿鑿引淺使深自謂新奇

而不知其說之有弊也

蒙引此又繫辭傳有說本義獨不曰繫辭備矣者大傳只是智
小謀大等語未及用初六不勝其任之意○此又正所謂大臣
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
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

訂疑諸家皆罪九四之應初六而不咎九四之才品何如獨融
堂錢氏謂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愚謂此正
與大傳專責九四之德薄知小合可以捕諸家之未備假使四
非不中不正亦何至任非其人如此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十五

正誼堂

宗義胡雲峯曰初艱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凶實故
因艱趾而出否四已有凶實故折足則鍊皆覆矣
潘雪松述曰彭季山曰九四以剛處于二三兩剛之上任重者
也而異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位不中訂疑亦不
正德薄而無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鼎折足之象鍊者
李鼎祚曰難齊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鍊
鼎折足則公鍊盡覆矣其形渥言折足之狀也大臣以涼德取
充位至敗養人之功虧鼎位之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
疑問曰孔子原有斷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鮮不及矣。此只照本文以陽居陰不能任天下之重說。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程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本義言失信也

蒙引言向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蓋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信于君其始也未始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許今乃用人致誤至敗乃公事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訂疑傳本義自好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士

正離堂

潘雪松迷曰不量而受以至子滿而溢也始不自量至于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恥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程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于過來體于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于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于中也本義云

訂疑程傳本義金鉉指九二者以二五陰陽正應各居一卦之中為君臣正位故其相需尤為重于上九之相比也

重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訂疑此本義所謂或曰云也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訂疑當作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及為優然上九又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十七

正離堂

柔相濟取肯未為不可也王氏馮氏之說亦足以發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訂疑雲華胡氏亦云訂疑象傳得中而應乎剛正指應九二言當以象傳為斷蒙引貞者任賢勿貶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程傳以中為實德也鄭汝如曰鼎耳鉉无以舉耳耳鼎虛无以受鉉耳虛而鉉實鉉之實耳之虛中受之也故曰中以為實也訂疑餘虛陽實易之通例鄭說勝程傳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程傳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至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用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訂疑上九自備剛柔之義。不必云履柔。

本義云：

梁山來氏曰。玉豈可為鉉。亦如金車之類。

訂疑玉鉉者。以玉飾鉉也。金鉉亦然。周有玉輅金輅象輅。以金玉與象骨飾之。即名為金輅玉輅象輅。又如胡連簋簠。皆以玉

周易訂疑

卷九 鼎卦

上

止謙堂

為飾。為宗廟秦稷之器。器之貴重而華美者。金鉉玉鉉亦然。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三三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

程傳震之為卦。一陽生于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震動之義。陽生于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

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爻交于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凝結而不得出。于是奮擊而為雷。震之初動。物皆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臨川吳氏曰。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懼脩省者。亦能效亨。

程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兢然也。兢。上顧慮不寧之貌。蛇虎謂之競者。以其周旋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格。故笑言啞。啞。言笑和適之貌。動之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上

止謙堂

夫者。莫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唯宗廟祭祀執七皂者。則不至于失。夫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七以載鼎實。升之于俎。皂以濯地降神。方其酌標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訂疑程傳以執七皂為誠敬之象。以不失為誠敬之效。文義既倒于理。亦乖蛇虎之說。亦无味。當刪。本義云。

索引震亨以下數句一意總是謂能臨事而懼則無後悔矣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

蘇紫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于心者有震于事者險阻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事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

宗義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統一地便能笑言啞了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七色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象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干

正龍堂

訂疑此語可刪愚謂震有亨道程傳備矣震來觀就恐致禍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慶也笑言啞言笑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

處震之道也

本義云

索引恐致禍此猶未見福恐懼以致福也

訂疑後有則此正所致之福也

梁山來氏曰恐者恐懼也致福者生全出于憂患自足以致福

也後者恐懼之後也非震驚之後也則者法則也不違禮越安

即此身日用之常度也人能恐懼則操心危慮患深自不違禮越分失日用之常度也即俗言懼法朝三暮四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註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七色則已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疏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已出謂君也

訂疑長子者君在之稱也此時猶未為君也故彖傳云可以可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二

正龍堂

以者異日事也疏出謂君也程傳從之不如本義即指長子他日繼世而主祭蓋不喪七色二句彖辭本為占立世子言謂此世子也他日繼世而出主宗廟社稷之祭可不失其主器也此為立世子之吉占也豫為立君之吉占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色于主祭之手者蓋執七色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七色之外無餘物故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故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然外卦為遠內卦為邇

內外皆震是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也不喪七色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

程傳彖文脫不喪七也一句卦辭云不喪七也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七也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訂疑分彖辭彖傳為二說非也此朱子小註索引諸說所由紛

本義云訂疑本義解出字勝疏與程傳

訂疑震為長子能震來觀不唯今有笑言啞之度異日繼世而王祭雖當震驚百里之時遠者驚近者懼猶能不失其所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三

正誼堂

主之重也所主之重謂七也即不喪七也句

宗義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觀然不安寧震動而懾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之象笑言啞之即在震來觀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七也神明在念七也在執與奏格无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七舉典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壺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七壺以祭之象

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動主治者憂勤于无事之日則中有定算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彖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既濟者重也困仍也雷相因仍乃為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君子慎自戰兢不敢懈惰今見天之怒畏懼之威彌自脩身省察已過故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訂疑推出平日慎自戰兢一層好

程傳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惟雷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三

正誼堂

震此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訂疑又就雷而推廣之

建安丘氏曰雷天威也方其得陽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于恐懼之後必以脩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无懼爾恐懼者憂其變之來脩省者思其變之解恐懼者敬天之實心脩省者敬天之實事訂疑分恐懼與脩省為先後二時非是

中溪張氏曰宣王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反身脩德莫慈亦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脩省者也訂疑推程傳之義

梁山來氏曰脩理其身使事合天理省察其過使事過人

欲訂此亦報傳意○恐懼以心計情省以事言

訂疑諸家皆以恐懼情省為因災變而然○愚謂遇災而懼此固理之當然○但象傳本意則以恐懼情省當雷之象如自強不息○當天行○厚德載物○當地勢○申○命○行○事○當○隨○風○常○德○行○習○教○事○當○水○洊○至○繼○明○照○四○方○當○明○兩○作○思○不○出○位○當○兼○山○朋○友○講○習○當○鹿○澤○也○蓋○洊○雷○者○天○之○震○也○恐○懼○情○省○者○君○子○之○震○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无○時○而○不○恐○懼○情○省○故○中○庸○云○君○子○戒○慎○其○所○不○覯○恐○懼○其○所○不○聞○即○恐○懼○之○謂○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慎○其○獨○即○情○省○之○謂○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四

正誼堂

承大祭○君○子○无○寒○寒○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有○三○畏○有○三○戒○又○曰○內○省○不○疚○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亦○何○威○何○災○而○然○乎○蓋○自○古○帝○王○聖○賢○通○體○是○敬○處○帝○如○是○處○變○不○過○不○失○其○常○耳○宗○義○呂○涇○野○曰○洊○雷○震○而○群○陰○解○君○子○恐○懼○情○省○而○眾○欲○退○皆○以○震○自○治○也○洊○胡○亦○曰○恐○懼○而○不○情○省○僅○于○聲○音○咲○貌○之○間○而○已○恐○懼○而○情○省○則○始○于○恐○懼○終○于○无○恐○懼○是○之○謂○善○處○震○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本義云

象引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呈人

繫辭于卦辭為當詳卦辭既詳則此為可畧矣何也○又為成卦

之主○理固无異也○也初九大畧亦與此卦同○訂疑梁山來氏曰八純卦震正位在初○按後字當作衍文○此先儒之本因象傳象傳後有則之後而誤也○觀象傳无後字可見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虩虩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義云

打疑又當喪其貨貝○當字乃其占當得大通之當○非戒辭也○喪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五

正誼堂

貝亦因震來而失財物也○財貨外物○可喪可得○若七也○則是所主之重○不可喪也○本義足以自守○句可刪○足自守矣○何云喪乎○疑問曰七也○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國家之寶○賄可以喪○可以得者

臨川吳氏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辟易遠避○可謂怯懦

无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隨能○不顧之達○則有去珠復還之

喜故曰勿逐七日得

訂疑億字○程傳曰度也○本義未詳○雲峯胡氏解為大意○若以六

五象傳大元喪也○例看則胡氏為勝

蒙引：柔初九之剛，是以柔弱之資而遇強梁之人，或此艱險之事皆是也。升于九陵，一則據高以望遠，一則遠引以幸安也。訂疑亦有據勢以示敵，使不敢近之意。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貴。

本義云：

陸山李氏曰：陽爻震物，陰爻被震，而不敢輕犯其鋒，必須逃避而後獲免。故二則欲其躋于九陵，三則欲其行无貴。

訂疑：小人懷土懷居，君子則見幾而作。二之中正，其不以志土。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云

正誠堂

坐危所自能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豈能然也。震行无貴，因其不能而教之，行者避去之謂也。本義未免深。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程傳：九四處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于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

本義云：訂疑從程傳。

梁山來氏曰：既无能為之才，而又溺于宴安之私者，晉元帝困于五胡，而大業未復。宋高宗不能恢復中原，皆遂泥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功未其剛，正而陷于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初吉而四泥者，梁山所謂震正在初，而四陷于二陰之間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程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云

正誠堂

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于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于正也。蓋中則不違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九二六五可見。訂疑：此上從論中德之重于正，五之德動上往，則柔不可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訂疑：之字宜行，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而不至于凶也。以和為和，事作一句，和勝和氣。

本義云：訂疑无時不危，下語新裁。无喪有事句，不如程傳人。

各有其事如為商賈則以貨貝為所有事如在廟中則以執乩
電事鬼神為所有事是也。象傳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通作一事。
說可。見本義云。故无所喪而能有事。則斷為二句。為二義也。○
有○事○如○有○事○和○知○廟○有○事○予○說○史○也○有○事○

訂疑行字釋往來二字。六二震來指初九陽進而上來以過于二也。五之震往來厲。謂六五當震之時。往來皆危。猶坎六三之來之坎。上詩云進退維谷也。

周易訂疑

正誼堂

程傳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大以陰柔處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瞿、不安定貌、志氣索、則視聽惘惘。

訂疑錄、猶有生氣索、則氣盡而索、然矣。征凶、對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行无咎、震往來厲无喪有事言、蓋躋于九陵、猶有勿逐自得之望也。行无咎、即不能如二之勿逐而自得、猶无咎也。震往來雖厲、猶能无喪有事也。上六、則征而輟凶矣。戒其不可以有所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以无咎畏鄰戒也

本義云：

紫引程傳謂未得中道于意似速故本義云中謂中心蓋索
髮是見于外者其實則由中自危也

宗義汪都山曰震恐懼致禍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病

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

无患而弗畏入也卦之震來觀上初之後笑言啞々與震不干

其躬于其鄰肯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二之勿適自得三之

震行无咎五之无丧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斯也四之震

周易訂疑

卷九 震卦

无

蓮華堂

遂泥不能先為之慮不能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懼非特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脩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生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宗社以為祭主矣

艮下下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程傳人之所不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

身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為无咎也。訂疑程傳其止。外皆就行事當理說。觀象傳中之說可見。

或問伊川解艮其背云。止于所不見。又云不交于物。則是无所見。无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无所止處矣。朱子曰。這處无不見底意思。濂溪也。恁底說。是他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

又問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手

止謹堂

得靜中之止。否曰然。問外物恐无絕而不接之理。苟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不亂其心。是在我。却无所守。而為外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于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用力。

又曰。伊川謂艮其背。謂止于所不見。竊恐未然。據象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即止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謹守象傳之言。聖人自辭。

得精密平易

訂疑此象傳艮其止一節本義意。

又曰。伊川說艮其背。是止于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義未必如此。

訂疑今人之習舉業者。入山中讀書。遠離塵俗冗務。亦是如此。但所務不同。

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朱子曰。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手

止謹堂

是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于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敬。只認我前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更難說。只欲止其所止。便不費力。

朱子曰。艮其背。背只是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唯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又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地輕身。是動物。不違物。却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訂疑此段當刪止。犯程傳之

病○良其背只是道理合當如是入自己一些私意不得這四句只說良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象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良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此是卦辭正旨總說則良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良其背之效驗所以象傳先說止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圭

正誼堂

其所也云云却云是以不獲其身云云○象傳之意○本義云○訂疑本義中有平說者其占則必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又蓋良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乎靜為所以得无咎也此二段皆平對說乃象傳首節之意卦辭正旨也有以良其背作一頭而以不獲其身對行其庭不見其人串說者蓋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良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獲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

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此段是串說乃象傳第二節卦辭之意非卦辭之本旨也善讀者各以本文消息不可便以象傳之說為卦辭之說也朱子小註除辨經傳外餘盡是串說○雲峯胡氏曰不獲其身內良象不見其人身外良象○訂疑此平對說又曰文王象辭實良又自是一例震來觀以下三句只是發明觀之效驗良其背以下三句亦是發明良背之效驗此串說○

訂疑詩云○兩得檀草○古樹之背○註背○北堂也○今良辭以背與庭對言之又象傳良其背釋為止其所也○以所字釋背字其亦處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圭

正誼堂

所之意而非肩背之義明矣如依詩註作北堂解則良背與行庭文義相牽理復正大矣北堂者老母之所居亦靜處而為所當止之所也學者見六爻之辭皆以人身取象遂謂卦辭之背亦肩背之類耳姑記偶見以備一義○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程傳君子所貴乎時仲尼仕止久速是也○本義云○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旨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訂疑雜卦傳：蒙雜而著，著亦謂艮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

程傳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程子曰：八元有善而舉之，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四

正謙堂

人所以應為變而不勞者，事各當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于彼，聖人不與焉。

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云云，此意解得分明。○艮

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訂疑程傳此處較卦辭更明白。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疏此就六爻皆不相應，釋艮卦之名，又釋不獲其身以下之辭。

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又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卦皆六爻不應。

何獨于此言之？謂此卦既止而不交，又又時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

蒙引此就卦畫上說道理，亦非文王正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耳，故曰學者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周公之說也。

本義云：

訂疑晁氏說可從。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晁思慮所及，不出其已位也。○訂疑說思字重，是逐條說。

程傳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五

正謙堂

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喻分非據乎？

訂疑此說思字輕，只當欲字。

建安丘氏曰：大學言君仁臣敬，文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

乎富貴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為，所以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

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其所止矣。訂疑思字

與既同。

雲峯胡氏曰：不出位，身止也。思不出位，心止也。訂疑與既同。

鄭孩如曰：中庸富貴與執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象

傳動靜亦是位。訂疑如祭思敬、喪思哀及九思之類皆是。

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故能六位時成。

訂疑此者，得時位為一合。彖傳時止時行之義。勝丘氏之說。

彖陵張氏曰：位字與所字一樣不出者，固不脫驚于位外。然位

內所當自盡道理，亦未嘗虧欠。故傳曰：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此理甚細。

訂疑凡人不能止其所者，皆起于額外也。額外者妄思也。思不出位者，哲人知幾誠之于思也。或曰：學者入學時，便學治國平

天下之道，不為出位乎？曰：萬物皆備于我。陸氏曰：宇宙內事，皆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六

正誼堂

吾分內事，凡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者是也。如未為臣時，便思做忠臣，未為父時，便思做慈父，女子未嫁，便思做好婦慈母，皆非出位。出位者，分外妄想也。

白水曰：思不出其位，與思无邪一般。思无邪，則凡所為者皆無

邪矣。思不出位，則凡所為者皆不出位矣。所謂哲士知幾誠之于思也。疏傳不同，而後儒因之，仍當以疏為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貞。

程傳六在最下，趾之象也。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

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求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本義云：訂疑大畧似程傳。

唐虞庵曰：艮趾，即所為過人欲于方萌意。

訂疑程傳本義及諸家，皆不說艮趾為止何事。獨唐虞庵以止

欲言。艮與威相似，聖人以主靜為先，不過恐其動于欲耳。如

義所在，動亦何妨。初六當趾之處，為艮其趾。與威初當拇之處，為威其拇。于陰柔无取也。本義以陰柔為能止，非也以陰柔三字當衍。若利未貞，則以陰柔不能固守而戒之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七

正誼堂

訂疑趾者動之始，動始而即止之。此中庸章句所云過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潛滋，間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此

卦以理學言，則如程傳朱子小註之說矣。若以出處言，則此卦

正是可以止則止也。故序卦云：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他事亦有當止而不進者，可以類推，不必專以學言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本義云：

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

隨之如樂正子之子子教冉求之子季氏也當只言不極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于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矣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

訂疑程子之說以不極為一讀其隨為一讀與本義異本義只言不能極九三耳傳則謂不能極之而又隨之矣所謂長君之惡者也不可從

蒙引爻辭不極其隨只答六二本義兼取小象謂九三過剛不中以止于上訂疑二當非之處已止于非矣他所不以為意也故雖同體之三亦未能極也○咸九三曰執其隨艮六二謂三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六

正誼堂

為隨窮疑艮為少男男之賤都有童僕之象

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云

蒙引不極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答二故獨答三所以互相發也須看本義亦字

梁山來氏曰二下而三上故曰退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程傳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于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幸矣與物睽絕其危甚矣

本義云

訂疑艮身上下之際可屈可伸象三當下之上可進可止也今艮其限是不可止而止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義云

訂疑艮以人身取象只論爻位不論爻才初六以陰柔居艮初六二之居中得正九三之過剛不中六四之以陰居陰皆不必用也至其占之吉凶則自爻才取之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五

正誼堂

蒙引六四時止而止與艮背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說不但出處之處皆是艮其身又如鄉鄰而閉戶曾子不預泥猶之難之類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程傳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

本義云○雲峯胡氏曰初艮趾止其行五艮輔止其言也

凝初氏曰序者義理之次第

蒙引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言之悔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本義正字義文叶韻可見

楊敬仲曰明艮輔亦不易能本之中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逆焉訂旋本則不及否如遇決川本防口如防川安得而止之

止之

唐陵氏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言自不妄發

訂疑子曰為之難言之得无認乎朱子曰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心常存即中之謂也言自不苟即艮其輔也

周易訂疑

卷九 艮卦

甲

正離堂

上九敦艮吉

程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訂疑艮體篤實八純卦艮之正位在上

本義云

案引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辭同

說統諸爻皆取象于人身之一唯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體篤實故曰全本剛

陽居止極來德性本自堅凝功夫又元間斷所以成其為敦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唐疑庵曰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

三三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吉○漸女歸吉嫁者之吉也

臨川吳氏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四

正離堂

案引止于下而巽于上上下不可分人也亦不可分內外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矣○利貞不專謂女歸宜貞也凡進皆利于貞也彖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何嘗說女歸之義但女歸亦須以正也咸之取女吉特感之一事耳此之女歸吉特漸之一事耳咸之利貞凡有感皆然漸之利貞凡有進皆然

訂疑今舉案案以取女吉女歸吉全作象非也

案引本義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其初上雖不正終不害其二三四五之正此亦舉大槩而不舉細瑕如人已有六七分正處便

是正人丁胡致堂教人讀史先看統體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二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二事稍寬不害其為嚴此所謂自二至五皆得正而初上又自不正者當以此例論漸矣

訂疑初上二爻多以卦之始終事之初末為義而不論其位之當否此王弼註所謂初上无位者也苟中四爻正則大體已自正矣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本義云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四

正誼堂

象引人馬重登字屢多用兩點承之而兩點之勢常類之字或是漸字之說更有理若以為衍則進字就當漸字不得亦須加一漸字于進字之上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程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于天下也

本義云

紫引利貞之義卦辭本義以卦體言則兼二三四五象傳本義以卦變言則只及三五孔朱之說不同何也朱子之意以為自

漢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固皆得其正矣若二四之各以柔居柔獨不得其正乎似亦不可沒也故兼言之惟象傳獨不及二四則孔子之意或以陰柔不足預正邦之功而于利貞之義為力量少故與然塞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亦不在所嫌矣夫以大理論之剛柔固皆利于貞也○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是得正了下句又挑出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見其所以為有功也

訂疑凡單言當位則正在其中言得位又言正則位自位而正自正若此者則見其進既得位故決其往有功而進又以正故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望

正誼堂

因贊其可以正邦也此卦以漸進為義則專主臣言進得位有事難也進以正則正己可以正人故可以正邦也得位以正以九五○一爻言正邦者二三四之皆正也猶塞之當位貞吉以九五○一爻言正邦者二三四上皆正也九五爻辭不以君道言則象傳九五亦只是仕進之得大位者也○或曰既云得位有功何必又曰以正曰正邦乎曰世固有進得位或亦有功却正不以正而不能正邦如商鞅得位于秦而致富強之功矣然其始也因景監見又屢變其說以迎孝公之好是進不以正也故功止于富強而秦俗由此益壞而鞅亦不免誅夷焉能正邦乎○

塞之正邦九五以君言漸之正邦九五以臣言蓋漸進之義于君位上說不去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釋漸吉之義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釋利貞之義也○下文其位剛得中也○申言上文所謂進得位者專指九五而言非兼二三四也○白水曰漸進上節既曰進得位矣下節又曰其位二位字殊似重複得此申言上文云○不惟全和傳雪亮而卦變諸說亦未漸霧捲矣快甚快甚

又本義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亦可云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不言者偶遺之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四

正龍堂

其位剛得中也

疏此卦又皆得位上言進得位嫌是兼二三四等故特言剛得中○以明得位之言唯是九五也

程傳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言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陽剛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本義云

止而巽動不窮也

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紫引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名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暇及所以為漸處故俟釋盡卦辭後方及之

訂疑彖傳只釋吉利貞而不釋女歸何也○曰利貞統言之也○女歸其中一事耳○如以彖傳貼女歸說則進得位往有功者九五陽剛中正○在女子為賢正之德○進得正卦之中○而居小君之位○是往有內助之功也○進以正○六禮備而後行也○可以正邦○二南之化是也○止而巽者止有幽閑貞靜之德也○巽有婉婉聽從之德也○以此而動又何窮乎○只以歸妹卦彖傳反對照看便明矣○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四

正龍堂

程傳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安○非可凌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訂疑四字當刪○教化之于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陽雪松述曰○木一也○在地中則見其升○不見其漸○土沃故也○在山上則見其漸○不見其升○土磽故也

本義云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斷○况居賢德善俗乎○居賢德而以漸○脩而後至○動而後精○此揚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

而以漸暮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
勝殘去殺也
訂疑賢德善俗仁賢之里也○君子擇居而處于此則見正人習
正事聞正言知益廣而學益明德日進而大有功身有琢磨之
令範後有允宗之子孫家語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不
聞其香十年與之俱化也○木托于山則成美材人托于賢里
則成名德子曰里仁為美又曰魯无君子斯焉取斯○古人云千
金買宅萬金買鄰皆見及此也○慎德積小以高大擇術之智
也居賢德善俗者擇里之知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巽

正謙堂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註始進而位乎窮下又无其應若履于干危不可以安也○訂疑
本義有初只論位之在下不論有應无應

本義云

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水泮
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涓也
鴻為水宿之鳥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紫引厲亦危而已非凶也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也
游謙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紫引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也非已有以致之也故于義
為无咎

訂疑于寓京邸謁選見寒士仕進之初其為有司所顛倒猶吏
所舞弄群小所訛謗乃信晉漸之初爻作易者已繫以此可見
古今通患智愚同痛矣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

傳二居中得正上應于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
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巽

正謙堂

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猶平易莫加焉故其
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本義云

雲峯胡氏曰初始進于下未得所安二則自于進于磐未安者
安矣初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
然也在初則无應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

訂疑二之德亦勝于初不獨時命也

紫引飲食衎衎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句承上句鴻厲言非謂
六二飲食也○或曰鴻水鳥陸非所安也石豈所安乎曰磐水

邊之大石也。鴻水鳥。今往往見其群。然于此而安之。何嘗見常在水涯哉。只是自水中由水涯以進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本義云云

訂疑飲食衎衎。又本說鴻。象傳移何人上說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本義云云。○朱子曰。漸九三爻。最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

不同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四

正誼堂

訂疑左傳襄公十年。衛卜追鄭師。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與此爻意正同。○利禦寇者。亦取止極之義。禦者。止之使不來也。過剛不中。有勇士不忘喪其元之象。以之禦寇。則有死之心。无生之意矣。詩曰。上慎旃哉。猶來无止。又曰。猶來无死。註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夫征不復。征夫之不利。禦寇者之大利也。○蒙上九。亦曰利禦寇。亦取過剛止極之義。○卦辭有女歸吉之占。故三五皆有夫婦之辭。蓋九三爻。婦歸之不吉者也。九五婦歸。初不

合而後相得之占也。○雜卦傳亦云。漸女歸待男行也。○宗義易註云。過剛之道。在他事為逆。禦寇為順。在他事為相戕。禦寇為相保。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蒙引順字。正指過剛也。非極剛。不能與眾同心戮力以致死。有望風而先自潰者矣。故象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自禦寇言之。則三之過剛。乃所以為順也。

訂疑蒙上九象傳曰。上下順也。此又曰順相保也。順者。士卒用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四

正誼堂

命之意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本義云云。訂疑桷。栿程傳。

蒙引或得。庶幾可望之辭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韓伯康曰。四性順而體巽。能順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

訂疑此順巽字。與象傳止而巽巽字同。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本義云云訂疑

訂疑鴻漸于陸，凡事之占也，不必指君道也。婦孕二句，孕婦之占也，不必指君臣之遇合。程傳本義，皆以不孕為隔于三四，殊不可解。六爻之例，其相應者，皆隔兩爻，何為于此爻獨以隔三四為嫌？孕而不育者，孕而死也，不孕者，特不孕，孕則生矣。宗義唐疑庵曰：九三之不育者，已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仲虎曰：觀二爻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辛

正龍堂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註進處高潔，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羽可用為儀，吉。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為遠，雲路也，謂虛空之中，在人，則超逸于常事之外者也。賢達之高致也。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期，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

本義云云

鄭氏剛中曰：鳥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取其彩，鸛取其白，鴻

取其知時，取其羽以為儀，則君子去就進退之義，亦孰得而亂之？可觀以為法矣。訂疑此謂其去就進退之節，可為世法。

蒙引儀是儀衛儀仗之儀，指羽在人，則其實德不為世用，其情風高節猶足以康頑而起懦，為世標表也。訂疑清風高節，似指

梁山來氏曰：羽可儀，猶言人之言行可法則也。訂疑此却有實

訂疑世人皆錯看了此爻，謂為高隱之流，逸民之類，非也。觀本義云：上九至高出乎入位之外，又曰：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

周易訂疑

卷九 漸卦

五

正龍堂

象又曰：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亦何嘗以為隱逸乎？古來自有此等賢人，為天子之師友，不屑祿位者，其一言一動，進止威儀，皆足為天下萬世法，而非如世俗所稱巢父許由，卜隨務光，伯成子高，申屠蟠之流，其在春秋之末，有若楚狂，荷蕢長沮桀溺等，亦是當世高士，但其自為放廢，混迹塵污，其羽不可為儀矣。故孔子或譏其與鳥獸同群，或譏其廢君臣之義，或譏其果，或譏其固，而未嘗一語以稱之者，以其志之不可則，而羽之不可儀也。如孔子所云：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所云：尚志方是此等人物，若嚴光之羊裘行釣，終是狂奴故態，豈可為儀，可為則哉。

三代而下。惟有未出之孔明。既歸之李泌。彷彿似之。
象曰其利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云云

訂疑漸進愈高之說。不可曉。位極人臣。不過三公止矣。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其位愈高。則其用愈重矣。此亦何疑于无用。而汲汲為變例之論哉。愚謂鴻漸二字。承諸父之辭耳。不必泥漸進之義矣。

三三見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五

正誼堂

程傳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恣情肆欲。何所不至。

訂疑本義少女從長男。亦理之常。故大過有老夫女妻之吉。惟說以動。中又皆不正。則為恣情滅禮。以柔乘剛。則為以妻凌夫。故征凶无攸利。

疑問曰。成止而說。曰取女吉。吉在取也。其辭與男歸妹動以說。曰征凶。凶在征也。其辭罪女。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

也

本義云云

雙湖胡氏曰。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為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為六三。是天地交也。

訂疑此于卦畫上。看出天地交。義亦通。然易中此類甚多。不盡合也。

索引家人。則天地定位。此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女之各正乎內。外。此即天地之義。歸妹。則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室女家之交感。亦天地之大義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五

正誼堂

說以動所歸妹也

索引上節。特因卦名歸妹二字。說其正理。至此方說出卦名義內。所以不足之義。所歸妹也。蓋云所以為歸妹也。古文省字。在系傳彖傳中。猶多。

梁山來氏曰。歸妹。雖天地之正義。但說而動。則女先乎男。所歸在妹。乃妹之自為。非正理而實私情矣。所以名歸妹。

訂疑女先乎男。固是不好。但說以動。即是以私情滅正理。縱男先挑女。亦是不好不說先後。但責其恣情。欲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本義云云訂疑男女之交以下慈論上天卦之德體非釋系傳也

連齊徐氏曰位不當則柔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恃夫婦倡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訂疑系傳以位不當釋征凶以柔乘剛釋无攸利无味徐氏合釋之勝系傳

蒙引柔乘剛剛柔易位是為婦制其夫夫居于婦所謂北難之晨惟家之索也

蒙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五 正誼堂

本義云云訂疑因本義推之事物二句遂使後學皆以此非就仕進說是誤客作主也

建安丘氏曰婚姻之道欲其永遠而有終也必豫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于失身敗德不能永終者多矣

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是也而原其所以則由奔說而為夫婦徇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何使說動之時而為永終知敝之戒則无此失矣

訂疑系辭系傳責女之不正也雖責女之不正却是教君子之无用取此女也女子何知取何足責乎大衆則直戒男之知敝

而不為也丘氏亦責女子誤矣

白水曰唐破黃巢獲其姬妾百數上問曰何故從賊內一女子

答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桃播遷巴蜀而乃以不能拒賊責女子置公侯將相何地無以應訂疑責歸君子方是正論

梁山來氏曰凡以道德仁義相交合者則久久愈善即劉孝標所謂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寒而不渝其色此永終无敝者也故以勢合者勢盡則情疏以色合者色衰則愛弛境垣復關之望雖笑言于其初而桑落黃隕之嗟終痛悼于其後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其敝至此訂疑此推之萬事之說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五 正誼堂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隆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

訂疑古者諸侯一取九女一夫人也兩國之戚黨又各以一女媵之凡二一夫人合二媵為三而夫人與二媵又各姪娣二人

以從嫁凡六人皆謂之娣是一取凡九女凡三姪李氏曰左右媵猶是也其曰以姪娣充媵非也姪娣自稱娣不稱媵如左傳

則當以義命自安如幽人不遇賢君則當抱道守正不可怨天尤人以自摧折亦不枉道求合以自卑污也幽人是客乃賢女之象也如利武人之貞豈武人得此占則利乎進退不果豈武人之利乎○天下多少不平之事真天命之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在此賢女乃配不良唯其賢也乃能以義命自安耳若夫朱淑貞以配之不良而遷懷怨恨以至自頤此亦不足為賢矣何不思天下之聖賢其抱道不遇如孔孟顏閔者不知其幾莫不安貧樂道以盡其在已而絕无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以為幽人之貞也以女子而配不良何不以此自擬乎彼漢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六

止齋堂

之賈誼一遭長沙之抑輒感憤而弔屈原不勝其悲恨之私其不是仲舒之兩事騎主而從容以自盡其道也遠矣○夫雖不良婦不可以不幽閑貞靜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程傳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

訂疑詩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跋能履之謂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成儀揀揀不可選也利幽人之貞之謂也世之號為哲婦者庸奴其夫而卒必晨牝之誚者皆有才而不知道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程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職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為欲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娣媵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訂疑反歸以娣不如本義承上句作一氣說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六三无德蒙所謂征凶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六

止齋堂

无攸利不言可知矣

訂疑初九亦歸妹以娣何遂不善乎六三為兌之主居下卦之上宜為小君嫡室者而不德反歸以娣乃可賤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本義云云 訂疑指程傳

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取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云云○朱子曰易中言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明夷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曹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余為天王憂故以光亦是故曹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

訂疑今焦氏易林所引古人事極多未必盡是古人占得此爻或是彼見古人繫易有引古事者因亦效之以求雅訓未可知火珠林亦然但古人繫易是用實事後人為之皆是影說耳節初齊氏曰君小君克降二女于媯納而後世一稱媯君一稱媯夫人媯例為君而餘皆媯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卒

正離堂

雲峯胡氏曰月幾望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索引六五尚德只在柔中上取居尊帝女象也吉宜家之位也尚德不貴飾如何便為女德之盛无以加蓋女子貴飾萬萬皆然不貴飾自然貴德矣所謂內重外輕也尚德之義何所不該必能敬不怨于夫子孝不衰于舅姑慈不畧于滕妾恩尚周于姻族必能輔佐君子而不為牝雞之鳴晨必能正位乎內而不致內顧之憂豈特不貴飾之一端遂足為女德之盛哉都聖與曰月者至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

訂疑此處說極好但小畜中母說不來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本義云云

揚敬仲曰其位在中為媯為女君其體又尊也未歸曰妹已歸曰君

索引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方釋之與訟九二象傳同

訂疑本義貴以德言程傳以位言程傳是蓋帝女位尊又嫁為諸侯夫人皆是貴也其位在中是以尊貴之位而行尚德不尚飾之事尤人所難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卒

正離堂

宗義孫質庵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潘雲松述曰婦袂雖良終在下位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以夫婦不能承先祖奉祭祀言不如本義泰義夫婦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為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者男婚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元幣帛之實士
宴其新婚而封羊未見血是男女之禮皆不備也。所以為約婚
不終之象。

訂疑承筐不是幣帛婦人之贊。不過榛栗棗修用幣非禮也。但
資嫁之物則有五兩之儀。公子之裳與婦人之衣飾亦須用筐
將之也。承筐元實是因不歸而不備其實也。封羊元血是因
不取而不封羊也。泰義但云禮不備而已未足見其約婚之不
終也。如凶歲多嫁娶禮皆不備亦謂之終其婚矣。

象曰上六元實承虛筐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歸妹

三

王謙堂

三三離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云

雙湖胡氏曰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
意與

訂疑王假之象傳訓為尚大假有大意言王者當豐盈之日便
有狹小前人嘉功好大之意秦皇漢武唐太宗玄宗宋真宗是
也。宜日中象傳訓為宜照天下也日中則能照臨天下也謂
民之利病俗之美惡當通知之如大有象傳所有既大无以治

之則象傳明于其間之意本義云云乃用象傳之餘意為正意
然本義則勝象傳

象引豐之可憂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
持天運聖人之貴人謀如此訂疑歸重人事深得聖人立言之
旨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三原王氏曰故豐豐字疑當作亨王假之尚大也

象引王者際此豐亨之日托此盛成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
廣生衆日繁也以物則四海九州土賦之入充斥王府也故凡

周易訂疑

卷九 豐卦

三

王謙堂

所以供耳目之需者舉大其規模所以聳朝野之觀者舉大其
鋪張文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衆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宗
麗而狹小何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為之位狹得為之勢而又
當此得為之時凡百如意所謂不期修而自修者故曰尚大也
如漢武帝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之虛耗
所以可憂

訂疑王假之不是斷句乃起下句之辭象傳即以此作句而訓
假為尚大此自孔子之說也

象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索引宜照天下。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盛也。泰義曰。夫
盛極而衰。治極而亂。固天道也。然亦必以人事感之于下。然後
天應之于上。聖賢能戰兢惕厲。常如蹈春冰。履虎尾。而不敢少
懈焉。則无繫孽之萌動。可以永天休于永久。所謂宜日中者。此
也。

訂疑卦辭本義訓假為至。訓日中為守常而不至于過盛。此正
意也。象傳訓假為大。訓日中為照天下。乃別一意。乃孔子以已
意釋經也。然所謂守常者。又非謂漢惠之荒于酒色。曹參之日
事辭敬而不復事事也。身雖安靜。无為无所紛更。而此心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謂此心一日常周天下一兩遭孔子恐
人不達日中之意。而發此言有作用在內。

周易訂疑

卷九 豐卦

富

正誼堂

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
乎。

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云云

訂疑象傳既以宜照天下也。釋日中之義。則釋卦辭已畢矣。又
因日中之言而推廣之。以戒人當守常而不使過盛。在孔子蓋
以此為卦辭外意也。朱子卦辭本義以此意作正義。而不以為
外義矣。

泰曰雷電皆至。聖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傳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于姦惡。唯斷
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斷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本義云云。或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一同。朱子曰。噬嗑明
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法底人。爾待異時之
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
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差。故云折獄致刑。這是伊
川之意。其說極好。

訂疑折獄致刑者。或不必定法之先王。固可无明罰勅法之事。

周易訂疑

卷九 豐卦

富

正誼堂

若明罰勅法之先王。亦必有折獄致刑之事。不必定要留待後
人之用。而先王遽无折獄致刑之用也。

宗義蘇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
情偏微難。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
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冤民矣。

蘭氏廷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

紫引明罰勅法。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
故曰君子。

姚承庵曰。通惡揚善。以防繫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

泰究之氣所以持豐

初九過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南

註旬均也初四俱陽故曰均也

程傳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稱

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

故初謂四為配主四于初云夷也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

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

常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剛

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往而相從則能成

周易訂疑

卷九 豐卦

六

正謙堂

其豐故云有尚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訂疑大畜之三上睽之初四困之二五中孚之二五皆以兩剛

相應

本義云云

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敵則不相下者常理

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

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已

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一求勝則不能

同矣

本義云云

蒙引勢分才力既自相敵則相下不儘可也于是或一萌求勝

之心則兩責不相事兩賢或相阨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

故小象特發之

訂疑平勃交歡成誅呂之計房杜相協成相唐之功旬无咎也

袁曹孫劉日尋干戈于漢末蜀洛朔黨互相排擠于宋朝過旬

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周易訂疑

卷九 豐卦

六

正謙堂

程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

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則獨明不能成豐喪其

明功故為豐蔀日中見斗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過乃柔暗不

正之君既不能下求于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暗主如是也

然則如何而可夫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

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

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

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得行

其道吉也

訂疑管仲猶用術不是積誠以動之若董仲舒之兩事特主疑
琦之調和兩宮郭子儀李泌之悟肅代朱夫子之散光寧皆是
積誠以動之

本義云云

鄭氏孩如曰易雖假象亦須以意會之夫人設茹以自障蔽昏
闇則有之何至見斗乎唯日食將既時渾天昏黑斗乃見于日
中斗見者日食既也

訂疑豐其蔀一象也取諸人事也日中見斗又一象也取諸天
文豐蔀見妹傲此

周易訂疑

卷九

六

正誼堂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謂以已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

中溪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闇而異其心一于孚信
終可以感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與

蒙引疑疾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
有孚發若者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也此萬世人臣事闇主之法
也

九三豐其蔀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无咎

程傳師古本有作旃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旃也幡幔圍蔽

于內者豐其蔀其闇更甚于節也三明體而反闇于四者所應
陰闇故也昧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昧闇之甚也豐之時而遇
上六日中而見昧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
賢知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于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
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象曰豐其蔀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周易訂疑

卷九

六

正誼堂

或問六四近幽闇之君所以有豐蔀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
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也是如此

訂疑或問據象傳而歸咎于九四之位不當朱子是之而本義
不用何也蓋象傳是孔子偶見九四有此缺失故云然于六

二爻則說不去矣故本義不從象傳而直以當豐而遇闇主釋
之

建安丘氏曰初剛在下而離體至明者也上與已應可以助已
四若資之以輔五則昏蔽之主可開而豐亨之治可保宜其吉
也

訂疑象傳本義。无悟主意。只是不得于君。則當下就同德爾。若六二則有有孚發若句。不妨說悟主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索引位不當。只說近五閤主。

訂疑凡言位不當者。皆是說本爻之失。无指乘承比應之爻者。索引云云。非也。四與二。取象雖同。而四之德與二則不同。二文明中正。四以陽居陰不正。則其素行亦有不足見信于君者矣。此雖五閤而四亦有未盡善者。故象傳以位不當責九四也。至于幽不明。則指六五與二爻同行也。二字為句。指下就同德。

周易訂疑

卷九 豐卦

午

正誼堂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程傳云。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然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來章。指來六二。徐氏丘氏胡氏同。本義獨從指天下之賢。以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也。然六二本義既云上應六五之柔暗。則六五云下應六二亦似不妨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胡康公曰。五去慶譽者。蓋能來章。其效不止得美譽而已。實得用賢之利也。象只云有慶者。舉其重吉之。而譽亦在其中矣。慶譽便是吉。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上六豐其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慶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

本義云云

周易訂疑

卷九 豐卦

午

正誼堂

索引漢武帝是何等聰明。至于躬親祀。需力求神仙。至于方士尚公主。何闇如之。所謂往往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又秦始皇隋煬帝皆是。漢武帝若非賞罰嚴明。又有輪臺之悔。同歸元人不親之凶矣。嘗見今世所謂十分弄巧。底人方做出十分呆。底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

訂疑上非離體。如何云明極反闇。只是當豐之極。而以柔闇居之。又性動之至。好為窮大之事。如後世昏主之所為耳。上六之辭。雖是取象。却是實事。如桀紂之變室。羣臺。長夜之宮。秦始皇之阿房。漢武帝之離宮。隋煬帝宋徽宗之大興土木。正是如

此○聞從具為入聲訛从貝具俱非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聞其戶聞其無人自藏也

本義藏謂障蔽○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擊斯飛樣

言其屋高大到于天際却是自障蔽得聞

蒙引聞其無人非真無人聞不見人也

三三三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云云

吳氏應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主

正誼堂

之旅天玉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

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

微環孟子之歷聘是也訂疑天子失位出奔亦曰旅然此卦不

必云天子諸侯也

胡辰公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巡幸所至謂之行在○若天王出居

于鄭則變例矣吳氏以為天子有旅者非也

雲峯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義也山上之火去其止而不處

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

訂疑山火之象宜留于大義用五得中于外旅人即次之義順

乎上下之二陽附賢豪以為助也○艮止知足知止將適舍求母

固也○離麗于明友他邦之仁賢也

彦陵氏曰他卦止言貞旅獨加一旅字蓋將旅之中志識卑靡

者固失之苟且又有一等高驕識見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過

客日放于流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點出貞吉正是君子素

位而行的學問

訂疑卦辭中有複用卦名字者皆借一字之文成一句之辭也

蒙復顧井震是也若此旅字即衍之亦可此卦辭之言貞者莫

不承卦名之義而云何獨旅而云然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主

正誼堂

宗義潘雪松述曰旅不能不暫止○艮為主有隨○寓而安之意○旅

不能以无附麗乎明有外比于賢之意○旅旅以此得正而吉也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

吉也

訂疑旅字下小亨二字疑衍

疏柔處乎外弱而為客之象若所託不得乎主得主而不能順

從則乖異而離散何由得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

剛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

旅時而得正不失其所安也

訂疑剛不必定是主人只是剛明之人柔能順之則得其助
郝京山曰旅莫善于柔柔者吉剛者凶柔則得剛則衰初以
柔居下旅之微賤者二柔中故兼得二過剛故衰四剛居柔雖
得不快五柔中小費大得上剛過高大喪而凶矣
進齋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羈旅之人交于強有
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訂疑高平二意
當以形得中二字不宜以起下文惟于止知其所止无私交无
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已外
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七

五

訂疑意思僅有發明但不宜以卦體卦德串說
蒙引或說外指旅謂在逆旅間此說非誤曰柔得位乎外亦有
取耶此例耳若不曰得中乎外无以別于二矣二亦柔得中也
象傳此類尚多

訂疑蒙引例觀別卦以解旅卦其理固當但在旅卦則柔得中
乎外指旅說為无妨也

蒙引或曰止而麗乎明固是內止外明然須得麗字出謂內說
外明是說麗乎明也內止外明是止麗乎明也此說未是如此
則麗字反屬民與兌而不屬離矣止而麗乎明者言內既止而

外又待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

訂疑麗乎明是我本未明而能麗乎明也明指上下二陽所以
言離之德又即謂之其德為文明蒙引又曰得明而麗之便是
我之明矣然則人之明遂為我之明乎曰孔子曰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又曰與勝己者友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臭十年與
之俱化知此則知麗乎明便是我之明矣

蒙引就旅言本身既有柔中之德又能順乎陽剛則所如宜皆
合矣內既靜專而外又灼乎物情則不迷于所往矣故小亨也
訂疑止訓靜專尚欠切實如訓止為知止不殆之止則止為不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五

五

貪求之意曲體所云將過舍求母固是也如訓止為篤實之義
則如蒙引下條所云言忠信行篤敬是也

蒙引旅自有旅之正道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必仁于童僕義于
同侶必禮以律身必知以照物道安往不在哉

訂疑象傳就卦體卦德以言處旅之員蒙引又推之仁義禮知
惡以論語一書可以處旅者類推之溫良恭儉讓因不失其親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危不入亂不居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不悌
不求主敬行恕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質直好義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危行言遜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不怨天不尤人。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恭寬信敏惠。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旅之正道也。說統處旅最忌以剛凌物。故當貴柔。而過柔則屈。柔而得中。既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于持已矣。又加一外字。明其為旅也。順乎剛。見所休得人止。而麗乎明。內持知足之念。而外所行者。又洞燭乎事機。隨其所處。自无不宜矣。訂疑他卦多用外字。不必云明其為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五

正誼堂

雲峯胡氏曰。難處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為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說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

程傳。山止而不運。火行而不居。運去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也。

本義云云。○雲峯胡氏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

旅人之象。

失子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只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訂疑程傳曰。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

有罪而入。豈可謂滯淹久也。建安丘氏曰。獄者囚徒之所旅。則淹滯故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此皆以獄為禁獄之地。所謂固是也。蓋以客寄于外。尚有客親之嘆。況夫囚徒久淹于獄。法吏為伍。拮据與居。其拘繫幽繫之苦。更不可言。每見不肖有司。為索賂之計。不論有罪无罪。與罪之輕重。動行監禁。囚繫經月。逾年不為審結。初寒得暑。為獄卒之所苦。蟲鼠之所傷。災疫之所染。瘵死獄中者。不可勝數。故為此說。蓋有罪者固宜按其輕重。早與決放。其无罪者。速遣寧家。不至淹留于囚。固類乎他鄉也。○又獄不止禁地。凡兩造來質成者。皆獄也。其株連萬引。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五

正誼堂

動至數十百人。皆離鄉井。耗費不貲。甚有破產外死者。其委瑣流離更可哀也。豈當旅人之苦哉。○旅與賁。均山火也。而上下步體。賁火在山下。明不及遠。故无敢折獄。旅與賁反。故可用刑而不留獄。但慎爾。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程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當旅之時。才質如此。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為大臣。

之位者不同矣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旅而居下、其道途負販之旅乎、

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委兮、流離之子、初六有馬、

梁山來氏曰、羈旅之間、計財利得失之毫末也、

訂疑、不必負販之人、計財利之末也、但一種鄙瑣之態、面目可憎、語言无味、處處起侮招辱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訂疑、初柔惡也、上剛惡也、孟子論好遊曰、尊德樂義、斯寡尤矣、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六

王直堂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唯尚志故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程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眾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

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

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

賴、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旅中不能無賴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

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訂疑、童僕自己帶來底、于得字說不順、只宜說得他貞信、故以

貞字連童僕讀、喪則是原有而失之、○本義旅之最吉者也、通

承三句、胡氏專承得童僕貞、非也、

九家易以陰居二、即執其次、訂疑、不如兼居中得正、承陽有實、

故懷其資、懷資不露、善處旅而免禍矣、童僕謂初、艮為少子、故稱童僕、

訂疑、按艮三索而得男、故為少男、本指九三言、故咸艮稱隨、遂

三稱臣妾、損上九稱得臣、○懷資不露、即深藏若虛意、確世人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七

王直堂

皆錯認作獲字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胡家公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程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

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乎

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

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本義云云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雲峯胡氏曰柔而得中旅之道也九三過剛不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居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在上之道如此義亦當焚也兩象本相對說

蒙引下即童僕故繼曰其義喪也不兼焚次訂疑破潘氏說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今

正誼堂

宗義趙汝楨曰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衛其主乃不能安之致使有不堪行旅之心以此與下雖无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洪覺山曰有急責而无寬簡為之童僕者其亦難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雲峯胡氏曰雖勝三之焚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雖勝三之喪童僕視二之懷資得童僕貞有間矣三以剛居剛而在下

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也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為能用柔而下于人者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

訂疑既得資又得斧是更勝于二矣不知以資斧為一物

進齋徐氏曰才剛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齋按漢書王莽造

王莽也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

者七應即曰齊利也讀如齊哀之齊誤作資

蒙引即次之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所謂就館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所耳資斧只作一物與其上

九同莫依程傳作二物亦莫依徐氏作利斧只是資身之斧正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今

正誼堂

旅中宜有之物只是有以自防又不如懷資之裕矣據正韻齋持也裝也无訓利者徐引應即說非也

訂疑陸氏釋文得其資斧如字于夏傳及眾家作齊斧張執云

齊斧蓋黃鉞斧也張要云整齊也應即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

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下卦同○愚謂黃鉞齋斧之說不

切羈旅事其說蓋從王肅等以為軍旅也蒙引引正韻作齋亦

不必○懷資者如所云良商深藏若虛也得資斧者意外之獲

也

疑問曰二曰旅即次即所次舍若故居也曰懷其資懷所資用

元、不、備、也。四曰：旅于處，不過得一寓耳。曰：得其資斧，不過得用耳。而緊要未得稱心，所以其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索引未得位也，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釋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本義云云。○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不是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去解析得他。

雲峯胡氏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象，終以譽命。本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王龍堂

義云云。為旅人言也。為旅者不允許得喪也。訂疑：舉者，聲名。命者，初命為士之命。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敘九命作伯，是也。舉者衆所稱命者上所加也。

宗義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親文則之光，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說統主攝旅之臣言，則上達為君命。

訂疑五正象傳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麗乎明者也。上九為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往旅客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于上極，衆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宗義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愈亢，則禍愈深矣。

雲峯胡氏曰：旅之險，不盡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二柔順中止，六五柔順文明，皆得乎道。上九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

六五柔順文明，皆得乎道。上九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王龍堂

喪牛于易之象。以內卦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項領之象。三過乎中，故有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中，故號咷。不及，則猶不自持，過剛則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郝京山曰：離為牛。周書曰：聲澤牛遠服賈。天傳云：服牛引重致遠，皆旅人所必資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與之聞也。往來所同，族危而不扶，至于喪牛于易，終先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

潘氏曰：于易者，禍生于所忽，而莫之察也。

訂疑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本義云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潘氏之說蓋本于此大壯六五本義又曰或作隨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場作易旅本義不復釋易字義見大壯六五也○免為羊羊外柔而內剛為剛壯喜觸之物大壯六五當剛而失其剛故為喪羊于易離為牛牛順物故離辭畜牝牛吉旅上九當柔而不柔故為喪牛于易○

序陵氏曰在旅而喪其童僕執不曰人之无良也而聖人則曰其義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執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无怨所謂旅貞如此

建安丘氏曰雜卦傳曰旅事親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童僕上焚巢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斧而未快也惟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懷資而得童僕五亦終有譽命之榮也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唯六二乎○訂疑初之瑣瑣固以位之在下亦以其陰柔也三上之焚而有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四

正誼堂

喪固以其位之在上亦以其過剛也

卷之九終

周易訂疑

卷九 旅卦

五

周易訂疑卷之十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太平門人胡師旦辰公較正

三才圖會

上

程傳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

厚齋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早也，順也，伏也，入也，早取

周易訂疑

卷十 巽卦

一

正齋堂

其下于陽，順取其承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達于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

訂疑入之爲義，取自外來而居于內之義，凡自外來曰入，自內出曰出。

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傳：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複也，丁寧之謂也。本義云云。

訂疑：此句上下疑有缺文，贊重巽之美，如離彖傳之例，不則此句當是衍文，以于彖傳爲援也。且此句上下不索，突出此句，彖

傳无此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本義云云。

說：巽主柔而柔所以亨利者，實以剛爲主，利往處全賴見大人以仗其力，故揭出剛巽乎中正句，以明九五之爲大人，柔皆順乎剛，正頂說以見攸往之所以利，小亨在利往處見利往即在見大人處見，總是一意，不必過爲分析，柔皆順剛，九五陽剛中正，爲在上之大人，尤以九五爲主。

彖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周易訂疑

卷十 巽卦

二

正齋堂

建安丘氏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臻其言于申命之後。

平庵項氏曰：巽主命令，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小畜之懿文德，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漸之居賢德善俗，皆此意也。

蘇紫溪曰：必申命而後行事，重申命上，商之盤庚，周之八誥，諄諄于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新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无其心而徒奉命令之煩，則元胡之詔不能回廉和之風，建中之詔不能飛強藩之弊，雖申命

何蓋耶

梁山來氏曰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亦如風之動物也○陸贄從行奉天○所下制書○日以百計○雖武夫悍卒○无不感動流涕○則申命之係于人○亦大矣○

疑問曰○行事所該甚廣○總之則興利除害而已○五爻之先庚後庚○正是其行事處○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

周易訂疑

卷十 巽卦

三

止謹堂

決惟聽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訂疑六陰爻爲退○從陽爲進○故不言于六四而言于初○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梁山來氏曰○進退者○以陰柔居巽下○是非可否○莫之適從○志疑故也○疑則方寸已亂矣○若濟之以剛○則心之所之者有定見○事之所行者有定守○可進則決于進○可退則決于退○不持疑于兩可矣○

胡辰公曰○天下事无不從心上做○治天下之亂○易治吾心之亂○難哉○初在于自治其志○所爲志者○氣之帥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有不妄之意○此泰而安之安○胡辰公曰○泰以近禮爲安○若過于巽○則爲足○泰程傳云○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絕辱○省非也○九二剛中○其心之懸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通其誠于五○豈爲過猶乃禮之當然耳○

建安江氏曰○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跪于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

訂疑巽伏也○伏于牀下也○

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三式○卜筮所以占吉凶○核機

周易訂疑

卷十 巽卦

四

止謹堂

所以除災害

訂疑左傳云○祝史正辭○祭祀皆用之○不必卜筮也○

蒙引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不是兩時事○

訂疑史巫求神○必伏于牀下○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蒙引以其得中○故自不至已甚也○

九三頻巽吝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蒙引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扶上人之勢○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童溪前倂後恭動而易窮宜其志與

蒙引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三雖巽巽然人之視已如見肺肝終不足以欺之矣謂之志窮

訂疑當購之時則必極亢當巽之時則必過卑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雙湖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穀梁傳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廬

周易訂疑

卷十 巽卦

五

正誼堂

陵龍氏曰詩車攻註自左膝達右膈為上殺達右耳本為中殺左解達右膈為下殺此又三品也面傷剪毛不成禽皆不獻

訂疑胡氏以三田為三品非也龍氏謂三殺為三品是蓋田禽以連死者為上殺○豚音飄上聲膈後解前肉也連膚膈與鶻

同音魚膈前骨也今人曰肩頭又音偶平聲解音彼股骨也鶻音香與鶻同肩骨也

蒙引上殺實心死疾肉最美潔故以為乾豆次殺遠心稍遲故以供賓客下殺益遠心死又遲故為下以充庖厨也

訂疑祭祀田獵等事必前此曾有人占此等事而得此爻者繫

辭者因以入爻辭也

蒙引陰柔既不得己之力无應又不得人之力而上之所承下之所乘又非陰柔之所能處固宜有悔矣然巽之時用柔能下

則所承乘之剛非獨不之侵而反為之助雖曰无應而亦有應矣○雖曰陰柔而實陽助矣此所謂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內皆兄弟者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者故不但悔亡而且有獲也

訂疑蒙引解悔亡則是而以田獲三品為悔亡後之效較悔亡深一層則未必然蓋悔亡自是柔順乎剛之占乃大樂言也田

獲自是田獵之占自是一事以獲禽為悔亡之象乃舉業家說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蒙引田獲三品見所求必得之意故恒九四云田无禽本義云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此可類推故象傳曰有功也

周易訂疑

卷十 巽卦

六

正誼堂

訂疑初與四皆為巽之主初進退不果而六四有三品之獲何也○八純卦正位巽位在四故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程傳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

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

本義云云○朱子曰○无初有終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使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个意思如坤先迷後得以下都是一个意思○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

又似設此爲卜日之占模樣

訂疑以先庚後庚爲卜日之占予亦謂是如此易中指定日期

者放此古有筮卜日之禮冠禮筮日曲禮葬先遠日祭先近日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是也

周易訂疑

卷十 巽卦

七

正誼堂

蒙引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无不善以其巽體則苟且偷安之弊容或有之然以性體剛健中正終于奮發而改圖也故爲貞吉悔亡而无不利是无初有終也然其改圖也何如丁寧于其變之前揅度于其變之後善處如此所謂貞也

郝京山曰九五陽剛中正居尊制命象所謂利見大人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也

說統先甲先庚吳祕註法言曰周禮治象決日而敎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決日是以易稱先甲二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若以申命言初之進退築室道旁聚訟之令也三

之類巽政令无常煩數之令也訂疑似王莽上之巽牀失其操柄下移之令也二之得中四之有功乃爲奉命唯謹之臣五之貞吉乃爲更化善治之主○鄭孩如曰先三後三即是申命行事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說統正中所以能善其更變而吉既不失之因循又不失之躁率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可爲萬世更化者法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註處巽之極極巽過甚故曰巽在牀下也斧所以斷者也過巽

周易訂疑

卷十 巽卦

八

正誼堂

失正喪所以斷故曰貞凶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程傳巽在牀下過乎巽也處卦之上巽至于窮極也居上而過

極于巽至于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

訂疑程傳正乎凶也句文法如通書天乎人也然象傳中從

无此剛不如本義平正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

雲峯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辭凶也決辭本義以爲必凶蓋大

壯之初曰其乎窮也言必窮此曰正乎凶也言必凶
訂疑爻辭本義雖正亦凶此通例也。用程傳意象傳正乎凶也
則非易辭之通例矣。故本義亦據象傳釋之。蓋各以其本文消
息。非相矛盾也。

三三兌上

兌亨利貞

程傳說致亨之道也。能說于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
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訂疑此以理言不取卦體也。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九

正誼堂

本義云云
訂疑後一說乃註說也。見象傳。愚謂兌之為說。以一陰在二陽
之上。為喜之見乎外。則柔外為說亨明矣。利貞非剛中而何。程
傳亦用註說。見象傳。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註說而違剛則詒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
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
程傳剛陽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
說而能貞也

訂疑說以利貞猶言說而正古以而二字通用象傳之例也利
字帶言之程傳說而能貞下語簡捷

說統剛中柔外本義以亨貞分屬則利貞之戒專為柔外而設
故索引謂剛中輕柔外重不知說之易涉于不正者病在柔外
而說之所以能得其正者實在剛中如以利貞專戒柔外則剛
中二字又无著落傳曰陽剛在中中心誠實之象云云合來見
得箇說以利貞此說為安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說之大民勸矣哉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十

正誼堂

程傳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
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遠道以干譽苟說之道非順
天應人苟取一時之說爾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于民
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說服无教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
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于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
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
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朱子曰順天應人章卦就章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
應天順人說倒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

訂疑。順天應人，亦无甚分別。易有時亦言應天。本義亦有時言順人心。

胡康公曰：王道不令人害。一言說便涉驢虞。故曰利貞，貞者何也？說本柔道而宰之以剛，是情依性而出，衆人之所共協矣。既得民說，知聖人勞我以逸，教以生我，是以說而且勤也。夫勤民與民相勸相去遠矣，是以謂之大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註：麗猶連也。

程傳：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程子曰：天下之說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十一

正韻堂

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難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進齋徐氏曰：天下事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

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爲學，亦將枯燥生澀，而无可替之味。危殆

机控而无可即之安矣。豈能說得于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

之于先，又必親切體驗，以習之于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

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

實，而真說在我矣。

訂疑：講謂討其理，習謂習其事。二者皆須朋友相資，而後有相

觀而善之。益如習禮習樂習書習射之類，必朋友相演習比試，乃有進益。蒙引乃云：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又講，非矣。

宗義直謂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覆，紬繹或衆論而泰

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无朋

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

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此義。胡康公曰：此說亦可從。

初九和兌吉。

杜居兌之初，應不在一无所黨繫，和兌之謂也。說不在諸獲斯而行，未見有疑之者，吉其宜矣。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十二

正韻堂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云：訂疑處下无取，不如杜居兌之初。

說統免自有和義，獨于初言之者，爻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

正和而不流于和故吉。

訂疑：此括節齋蔡氏、雙湖胡氏之說。確。○四比三，二亦比三，故

有悔。五比上，獨初无比。

余四明曰：和非和說之和，乃發皆中節之和，即所謂說以利貞

者也。程敬承亦云。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鄭孩如曰和兌即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無繫應故也信心信理而出行之于外未與心疑便有繫應便不能自決疑于是而又疑于非不覺流入于同而失其和矣

訂疑易象傳中疑字多作礙字解坤文言小畜上九賁六四遷上九升九三是也獨巽初六既濟六四不作礙字

九二孚克吉悔亡程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悔矣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三

正龍堂

訂疑程傳以此三為悔是

本義云云訂疑九二正象傳所謂剛中也

潘雪松曰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宜有悔也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允則非妄說者君子同德相信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所以吉而悔亡訂疑允合程傳本義兩從之

象曰孚克之吉信志也

註其志信也

程傳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乎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辨讓後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者則人信之矣志存乎中者也

訂疑章九四信志也謂人信其志也此云信志亦人信之也辨氏說可從蓋孚克者孚存乎已信志者信存乎人由已而有孚誠積于中故入亦信之所謂誠能動物也子夏曰信而後諫信而後勞其民信衆人已然必已先自信而後人信之

六三來見凶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見就之以來說也此于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三

正龍堂

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性陰下也

本義云云

梁山來氏曰凶者非難不足以得人之與且有以取人之惡所以凶也蓋初剛正二剛中乃君子也說之不以道豈能說哉求親而反疎矣如私霸嘗元忠之奏彭孫羅李憲之足丁謂拂萊公之讀荷為人所賤至今猶有遺臭焉豈不凶

象曰來見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程傳四上承中正之五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

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也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善也

本義云云訂疑全用程傳意九五不作君看

象引不必以九五作在上之明君六三為在下之小人只是說在邪正之間爾參義曰如大臣之絕私黨而忠其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可喜也訂疑九五亦不指定是君胡宸公曰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所以奔走服役于其下而求說于我者无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之介不可不審也此以五作君說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五

正藪堂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象引有慶只申喜字意

九五孚于剝有厲

註此于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為義小人道長之謂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說之感人最為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者也况為君者易徂于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况凡為君子者乎

象引陰柔小人內則蠱壞人之心術外則虧喪人之德業何利如之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象引本義與履九五同蓋履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無疑兌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如唐玄宗明知李林甫之奸邪而猶用之蓋一則恃己之聰明二則恃海內之平安謂其必不能為害故也不知但恃聰明便是昏了但恃平安便致危了郝京山曰人主居崇高不與悅期而悅之者至其居使之然也

周易訂疑

卷十 兌卦

六

正藪堂

上六引兌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厲上不言凶凶可知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三三 兌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萃言假廟是言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

蒙引假廟于渙言之者。天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此。其最大者也。觀大象可見。雖曰事神實與治道相關。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占。與益同例。不必拘于渙。易辭所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廟。據理取。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訂疑本義卦變。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也。其云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非也。諸卦六三三十有二。其以爲陰柔不中正而得凶害悔吝者。二十有二。未有以爲得九之位而取之者。彖傳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以柔居柔。爲得位乎外。外謂外卦上同。謂上與二陽同爲巽體也。巽體三爻同爲木。而

周易訂疑

卷十 渙卦

七

正誼堂

在坎水之上。同力濟險。以出險也。朱子小註亦曰。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不穩。却爲是六三不與作得位。愚按彖傳只云柔得位乎外。不云柔往居外而得位也。可以不就卦變言。只宜以卦體言可也。或以易之爲例。剛與剛爲同德。柔與柔爲同德。无以剛柔相與爲同德者。故因上同二字。遂以六三上同于六四耳。不知彖傳之例。其言柔得位者。三小畜之六四。同人之六二。及此卦之柔得位是也。豈彼二卦皆以柔居柔爲得位。而此卦獨以陰居陽爲得位乎。大有六五彖傳謂爲柔得尊位。特以尊位表之。亦非謂其得止

位也。或曰。依本義則得位二字難說。依子說則上同二字亦難說。曰。巽之爲卦。以陰從陽。柔順乎剛者也。小畜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升卦初六巽于二陽。允升大吉。渙之六四與五上二陽同。爲巽木。上同二陽。以濟險。出險何不可。况卦之六爻。唯四五得位。故曰上同。

郝京山曰。柔往居四。陰得陰位。九五陽得陽位。是上同也。訂疑此與余說同。但亦就卦變說。爲難說耳。

柔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註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陰。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

周易訂疑

卷十 渙卦

七

正誼堂

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訂疑不窮者。一陽居中。上下二陰。則一陽可上可下而不礙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指六四則是通釋利涉大川。則非也。以下文自有釋利涉大川之文也。○彖傳无釋利貞之文。則以柔得位爲釋利貞亦通。但九五以剛居剛而得上卦之中。亦爲得正且濟險者。賴剛之力爲多。不宜專指六四釋利貞也。○又六四爻註云。喻乎險難。得位巽體。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此亦彖傳柔得位而上同意。

疑問曰：內坎主剛是剛來而不窮外巽主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分明俱是卦體，不知何以又云卦變。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本義中謂廟中。○朱子曰：此卦只是卜祭。○吉又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宜在廟祭，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說過。

訂疑王乃在中，指九五。

胡康公曰：崇溪謂在中，非廟中，王者之心，渾然在中，所謂不爲

之孚，无言之泰是也。與朱子本義不合。第王乃在中，言王者當

渙之時，當躬詣廟中，聚一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耳。若命

周易訂疑

卷十 渙卦

尤

正誼堂

官代攝人心，愈至懈弛，當看當渙之時，與他時不同。他時尚可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蓋曰：木道乃

行，中孚曰：乘木舟虛也。渙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

取諸渙，亦以此也。

訂疑不釋利貞者，缺文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訂疑享帝立廟，王者合渙之首務。

初六用拯馬壯吉。

本義云：訂疑用程傳。

訂疑用拯者，九二救之也。說見明夷六二爻。此如蒙卦初六爲

蒙之甚者，發蒙九二發之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占者在

險中，則拯之者在人。而吉在我。占者欲拯人之險，則拯之在我

而吉在人。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

梁山來氏曰：陳平交歡太尉，而易呂爲劉仁傑，潛授五龍，而反

周易訂疑

卷十 渙卦

辛

正誼堂

周爲唐，皆極急難而得壯焉者也。訂疑此爻不必專言國家大事，小事貴賤皆有之。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註机，承物者也。謂初也。訂疑程傳從之。

程傳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

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訂疑餘同註。

本義云云。

訂疑机之爲字，其寫之形體，諸家不同。爲說亦異。王弼作机，承

物者也。陸氏釋文音几。程傳東谷鄭氏蒙引皆從之。朱子本義

机。愚按机之爲字其義皆不美。書曰邦之机。左傳橋机。字書云机木无枝也。易何以奔机爲善乎。机之爲字。字彙音已釋曰。几也。引易。機九二奔其机。又曰。俗讀爲几。非。蒙引。古人席地而坐。危坐勢亦難久。故有机以憑。老者所居。獨宜有几。如漢文帝賜吳王几杖。成王憑玉几。孟子。幾凡而卧之類。愚按几杖之几。各經傳无從本者。獨左傳云。設机而不倚。一字從木。今人知几杖之几。而不知設机之机矣。○又按今人坐几。亦或作机。則是自所憑倚言則爲机。自所坐言則爲机。机亦椅筯之類。但似椅而无上面倚靠之物。似筯而又短耳。而字書釋義。獨无此說。何

周易訂疑

卷十 渙卦

二

正誼堂

也。○又按木无枝之說。雖是不好字。然在渙時則可用。更切于机。蓋渙者。人在水中。而離披解散之義也。則奔憑倚之机。反不足濟事。而奔无枝之机。反爲得據。蓋机小而卑。水至則漂而難恃。机木植立地中者。高大不動。人爲水所漂。得机木而奔據之。則可攀附以久待。以俟水落。或俟舟楫之至。而可免于沒溺矣。○又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不如程傳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之說。蓋處險中者。九二之所以爲渙也。九而居二。正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也。何反云有悔乎。不如程傳爲切也。○程傳從往以奔机爲俯就初六。不如本義來而不窮。爲據象傳而有據。

也。蓋初六柔微不足賴也。柔賴剛。剛无賴于柔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訂疑中說一壺千金。况當渙之時。而奔其机乎。故曰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註與剛合志。故得无悔。疏曰。内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梁山來氏曰。諸爻獨六三有應。故无悔。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只據象傳柔得位之句。而以卦變解之。故云。愚謂從註疏之說。既與志在外之說合。而于本義志在濟時能散其

周易訂疑

卷十 渙卦

三

正誼堂

私之意亦不妨也。○程傳亦從註疏。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疏志在外者。釋六三所以能渙其躬者。正爲身在于内。而應在上九。是志意在外也。

梁山來氏曰。志在外。卦之上九也。

宗義約說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志在于外。不有其私。渙其躬之象也。故无悔。訂疑屬本意。

程傳志應于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于渙而无悔。

瓜山喬氏曰。居下之上。有應于外。其志將以身濟患也。何悔之

有

訂疑程傳謂身免于漢。潘氏謂以身濟天下之漢。勝程傳。

六四漢其羣元吉。漢有丘匪夷所思。

本義云云。朱子曰。老蘇曰。漢之六四曰。漢其羣元吉。夫羣者。

聖人之所欲。漢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

傳之說。則是羣其漢。非漢其羣也。蓋當人心漢散之時。各有朋。

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

元吉也。老蘇天資高。故此等語說。皆達其意。大抵漢卦上三爻。

是以漢濟漢也。訂疑三當依六三本義作四。

周易訂疑

卷十 漢卦

三

正誼堂

疑問曰。此爻正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其志上同。全本公爾忘。

私來。故爻著漢其羣之辭。能漢其羣。則功業所就。自有超人一。

等者。故云漢有丘匪夷所思。

雲峯胡氏曰。四下无應。散其羣之象。唯此爻大善而吉。蓋初二。

三上皆不正。六四得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而四則近五。

能輔君以濟漢者也。訂疑胡氏此節。可釋彖傳柔得位乎外而。

上同。

象曰。漢其羣元吉。光大也。

梁山來氏曰。凡樹私黨者。皆心之暗昧狹小者也。唯无一毫之。

私則光明正大。自然漢其羣矣。

宗義游議漢曰。大臣而能下絕黨與。表正羣辟。一德奉公。以濟。

天下之漢。非其心之光明正大。何以能之。故曰。以光大也。象傳。

贊此爻之詞。與泰九二同者。濟漢之烈。亦與保泰同也。

胡康公曰。朋黨之植。賢者不免。如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彼皆英。

傑之儔。與理學之彥。卒相激而不相化。其患遂中于國家。且致。

人主有去賊易而去黨難之慨。良由此心暗昧无光。狹小弗大。

故也。漢四之大。忠大公。大智。宜交象之交贊也。

九五漢汗其大號。漢王居无咎。

周易訂疑

卷十 漢卦

四

正誼堂

註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為漢之主。唯。

王居之。乃得无咎也。○疏為漢之主。名位不可假人。唯王居之。

乃得无咎。訂疑雖當漢時。誰肯辱尊毀號。以名位假人乎。此說。

元如。

程傳。以剛中正。與順之道。治漢。得其道矣。唯當使號令洽于民。

心。如人身之汗。決于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

之漢。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再言漢者。上謂漢之時。下謂處漢如。

是則无咎也。

訂疑。與註疏稍異。亦无力。

中溪張氏曰○當天下渙散之時○民思其主○必有王者出而居中○正之位乃可成濟渙之功○而无反汗之咎也○白雲郭氏曰○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說統玩小象○无渙字○似傳註為正○

訂疑○張氏郭氏之說○視程傳更好○但將爻辭倒置了○則亦非也○當云○當渙之時○人主當發大號○令以號召天下○使天下知有天子○而王者但宜居中以運天下○不宜輕身屢出也○觀小象不用渙字○而以正位釋王居之義○蓋以渙字作衍文也○註疏程傳已作是解○不知本義何以居積言之○且渙之時○離披解散○又安所

周易訂疑

卷十 渙卦

五

正誼堂

得居積而散之哉○荀慈明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也○梁山來氏曰○當渙之時○王者必定其所居之地○以正其位○位既正○則人心无携貳○昔之渙者○今統于一矣○故渙王居者○乃正位也○

訂疑○以王居為定都○以正位為正位號○此亦濟渙第一要事○而享帝立廟次之○蓋中興之主○必先定都○以立根本○必正位號○以係屬天下之心○享帝者○正位後第一事○立廟者○定都後第一事也○

本義云云○

本義曰○人君當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于號令居積也○散其號令○則百姓固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則財散于上○而民聚于下矣○天下之大勢○其有不合于一乎○

蒙引○本義引陸贄云○朱泚之亂○德宗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陸贄諫○悉出二庫貨賄○以給軍實○則云云○是乃散小儲以成大儲○捐小寶而固大寶也○

訂疑○昔陸贄從符奉天○所下制書○日以百計○雖勇夫悍卒○无不感動流涕○是亦汗其大號之事也○

周易訂疑

卷十 渙卦

六

正誼堂

心之離○由于財聚○發散財之詔于四方○正所謂宜鬱尊滯○收拾人心之大機括○否則實患不下究○即汗號亦空言爾○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程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

梁山來氏曰○王居者○帝都也○如赤眉入長安○正渙之時矣○光武封更始為淮陽王○而定都洛陽是也○又如徽欽如金○正渙之時矣○建炎元年○皇后降書中外○高宗乃即位于南京○應天府是也○又光武諸將于中山上尊號○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

成其志爾。今大王昏時逆眾，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計窮，有歸去之思，無為久自苦也。此即正位之意。蓋京師天下根本，當漢之時，王者必定其所居之地，以正其位。位既正，則人心無搖。故昔之漢者，今統于一矣。

訂疑以王居為定都。正位為即位。非也。象傳正位即解王居二字耳。蓋定都自是定都，即位自是即位。即位者，正位號也。王居居于都中，如北辰之居其所而不動也。此又正意，只是說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為濟濟之主，但當出號令以號召天下而王者則宜居中不輕自出而可無咎矣。如光武當中興之時，既正

周易訂疑

卷十 漢卦

主

正誼堂

位號于東京矣。尚親出征公孫術。郭憲諫之不聽。既而術不肯下。張步又反。而光武不能無悔矣。高祖之被圍白登，昭烈之推于陸遜，唐太宗之幾危于高麗，明文皇之屢自北伐，而卒崩于沙漠，皆不得王居之義者也。其餘夏太康、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隨煬帝、明武宗之延幸，漢成帝、宋徽宗之微行，又不足言矣。

上九與其血去遠出无咎。往遠也。最遠于害，不近侵克，散其憂傷，遠出者也。疏血也。上九處于卦上，最遠于險，不近侵害，是能散其憂傷去而遠出者也。

程傳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曰血惕。以陽剛處險之外，有出險之象。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居

訂疑註疏選訓遠。程傳本義訓惕，愚謂註疏儘通。何必訓惕乎。以上諸說皆謂誤已之字是也。舉業家有謂誤民之害者，不必。

建安丘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與躬而曰

周易訂疑

卷十 漢卦

六

正誼堂

志在外，上與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則為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于上為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則為有所繫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于三為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為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為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疏曰：與其血去遠害也。

疏居遠害之地故也。

訂疑遠如字。陸氏釋文：袁萬反，更與又辭切。紫引上句用三字，省下三字，象傳倒如此。

訂疑即欲省文亦當連去字爲句蓋孔子以去字作衍文也

三三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訂疑傳專以理言之

本義云云

訂疑名卦之義只依彖傳剛柔分而剛得中釋之已盡澤上水之義宜于大象言之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无

正誼堂

中溪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失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于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爲貞也

訂疑苦節已亦難久不止人病其難行也

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訂疑物不能堪亦同張氏此專以制行言

蒙引陳仲子之廉見孟子申屠狄之潔見劉向新序節士篇曰

申屠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人之于天地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滿足之故不收溺人可乎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无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于河君子曰廉矣哉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周用齋曰凡節之道中則甘過則苦甘者人情之所共適苦者人情之所不甘先王之制數度議德行皆因人情而爲之也

訂疑以先王制數度議德行言不過舉以爲例耳若單指先王言則偏矣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誼堂

梁山來氏曰凡人用財脩己皆有中道如天地之牛角繭粟賓客之牛角尺損則用二簋萃則用大牲此中道也若晏子之豚肩不掩豆梁武帝以麋爲犧牲則非常經而不可久矣仕止久速各有攸當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如屈原申屠狄之自沉陳仲子之三日不食許行之並耕泄柳之閉門皆非常經而不可久也

蒙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程傳節之道自有亨義又卦之才剛柔分處訂疑四字不妥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所以能亨

訂疑諸卦剛柔分而剛得中者多矣。獨于節言之。偶見此有義而及之。亦如良之上下敵應不相與耳。剛得中。專指九五。胡康公曰。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剛柔均分。固云豐險適宜。而必以剛得中為吉者。節以剛為主。剛則能止。剛尤易過。故以剛得中。明節道之善也。蔡汝楫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行之不節。患无。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亨也。此說亦可從。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註為節過苦。物所不能堪也。訂疑張氏朱氏從之。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德堂

本義又以理言。

訂疑不取上六爻義者。取義多端。姑以理言耳。說統窮字正與通字對。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程傳以卦才言也。人于所說則不知已。遇險難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者。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

葉永近思錄註曰。人唯說則易流。見險而止。則不至于流矣。節之義也。

訂疑程傳朱子小註葉氏之說。皆是說而止。不是說以行險也。行字又无著落。與卦肯不合。愚謂不仁者不可久。處約小人窮斯。隘皆由不能說以行險也。故无節。君子造次顛沛必于是。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焉。皆說以行險也。故能有節。即極之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只成就一箇。吳節也。節大畧與困相似。但上下卦相互易耳。說以行險。處約不濫也。當位以節。處樂不淫也。中正以通。兼乎常變順逆。說以行險。時窮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德堂

節乃見也。故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又曰。士窮見節義。皆從容以就義。而无怨尤者也。苦節者。雖不至于濫。而不及適時。委順中正以通矣。胡康公曰。說以行險。凡事皆然。所包者廣也。然以行險。字義專指窮約。尤為切當。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疏此說天地與人。廣明節義。天地以氣序為節。使寒暑往來。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也。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程傳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

節故能不傷財。不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傷財。至于傷財。害民矣。

鄭康成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煩則害民。二者奢泰所致。建安立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啟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无過取无。延用有損。已益人之安。而无剥下奉土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爱人。正此義也。

訂疑疏。程傳。制度二字。是對天地之氣序說。章程。程度數也。立氏同。象傳。謂制為度數。則制字是用字。度字是死字。當依象傳。傷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主

正誼堂

財害民。疏傳。平對。立氏串說。以上制度。專就君說。

棠引度。本是分寸尺丈。廣狹長短之數。此則所該自廣。當取其意也。

誠齋楊氏曰。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于節始。聖人憂之。受之以中。中无形也。故受之以制。先之禮。後之法。禮一立。則截然不可踰。法一立。則凜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訂疑制度。通上下言之。更是。

桑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疏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議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訂疑。

議德行。句。不如傳。

疑問曰。制有限制。而不敢踰。意。議有詳議。而不敢苟。意。制數度。則法度齊。而國无異政。議德行。則道德一。而人无異議。程傳。澤之客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度數。比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度數。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于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童溪王氏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西

正誼堂

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乎中。為德。發于外。為行。隨行合宜。无過不及。則為中節。如禹稷之于平世。顏子之于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為同道。其善議德行也。與。訂疑王氏謂。攝人之德行。不如程傳。胡氏。

雲峯胡氏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肅一身之限也。

胡家公曰。制數度。似粗似末。議德行。為精為本。然正不可過分。輕重德行。是立身事。數度是應用事。由身以及用。二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侯果曰制則斷裁議則斟酌非无節而獨溢亦非苦節而過抑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本義云云

李氏曰以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險難在前不可往也自守以正慎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故可无咎

訂疑若說險難在前九二去險愈近何又以不出為凶乎

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户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訂疑朱子又有一說見九二爻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韻堂

訂疑户居室之户也其庭在户之外門宅院之門也其庭在門內

厚齋馮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為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

訂疑四為坎體一段與同李氏○初二兩爻辭相反朱子亦云拘定不得缺之可也

梁山來氏曰此象所該者廣在學為含章在處事為括囊在言語為簡默在財用為儉約在出處為隱居在戰陣為堅壁繫

辭止以言語一事言之

訂疑象傳以出處言繫辭傳以語默言此其大端也來氏又就卦名以財用言之其為學處事戰陣又推類以及其餘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程傳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于言則行可知言常在先也

疑問曰節義所該甚大觀象傳以通塞為言繫傳以君臣幾事為言則不獨止一節矣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韻堂

中溪張氏曰或曰塞者乃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也初唯知其塞故不出也通則出矣不出户庭陋巷之類予以之

訂疑張氏以大壯九四爻及升九三爻本義推之為確

胡底公曰愚按初之不出止可謂之知塞象兼通為言者以明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蓋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孔予謂顏淵以用行舍藏非可藏而不可行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本義云云

朱子曰户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就爻上推訂疑

此說○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亦愈于不節者如何便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朱子曰這便拘定不得若以占言之只且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前皆未見得訂疑世有閉門家裏生禍從天上来者

南軒張氏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位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戶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人臣則不出門庭為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為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失節矣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菴堂

建安丘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已時之通則出為是不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為是出者非也若初之不出戶庭則以其猶未得位前遇剛塞可以不出也二之不出門庭則以其既得中位且无窒塞不可以不出也而亦不出焉所以凶也訂疑本義上无應與此正是舍之則藏于二何尤何凶之有此句似贅蓋二離下而上正出潛離隱之時何以見其不出門庭乎初二兩不出字從當節之時止而不進上取之也彖傳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卦之六爻初上无位以節之初終論中四爻為有位之爻而二與三皆不當位六三陰柔不中正九二以陽

陰亦不當位而不正故皆為不能節而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紫引失時即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失時極謂失時甚矣惜之也

訂疑初去險遠上有九二而已不得位其視世之險亂猶鄉鄰之關也閉戶可也九二剛中之才而又得位去險愈迫上雖六三陰柔不中正不能有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者九二是也其視世之險亂猶同室之關也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乃亦閉戶不出焉昔杞人憂天之墜發婦不憂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三

正菴堂

九二蓋无君臣之義矣列女傳魯穆公時君老太子幼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也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非予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不能食葵鄰人女奔適人亡其家情吾兄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无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濡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自起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子乃曰婦人无與何哉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冠男子戰歸婦人轉輸不得休息若九二不出門庭而得凶者正漆室女之

所云也。○秦晉圍鄭。鄭伯謂燭之武曰。鄭亡。子亦有不測。亦此義也。然則世有居得為之位。而坐視君父之危亡。泄泄沓沓。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一恤門庭之寇。及國破君亡。身家俱碎。妻子為戮者。安可謂不出門庭。遂无凶哉。此孔孟所以深憂春秋戰國之危亂。而痛疾沮溺陳仲子之流也。

建公曰。孔孟又不待計及身家而始然矣。

三不節者。則嗟若无咎。

本義云云。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无

正觀堂

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索引費于前。則乏于後矣。

梁山來氏曰。用財恣情妄費。則不節矣。脩身縱情肆欲。則不節矣。嗟者。財以費而傷。德以縱而敗。豈不自嗟。自作之孽。何所歸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云云。訂疑本義云云。當在爻辭之下。誤錄此耳。

雲峯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又誰咎也。雖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无所歸咎。

于人。但解三爻辭。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蓋因爻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才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六四安節亨。

註得位而順。不改其節。而能亨者也。承上以斯得其道也。

疏六四得位而上順于五。是得節之道。但能安行斯節。而不改。

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明六三以失位乘剛。則失節而招咎。六四以得位承陽。故安節而致亨。訂疑註疏承上一條。道也。

為一句。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單

正觀堂

程傳非強節之安節者也。

本義云云。

梁山來氏曰。九五為節之主。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四最近君。先守其節。順而奉行之也。

胡康公曰。安字。照下承字看。九五主節于上。四但安之。昭法守之。宜遵中正之旨。非徒安于為下之分而已。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傳上承九五剛中之道。以為節。是以亨。

訂疑以道字屬九五。而四承之。揚誠齋張彥陵從之本義。只云。

上承九五自然有節重承上二字通字只作開字與上各字叶韻耳。蒙引從之。按象傳多以道字與各字叶此通例也。通字不甚重。乾九三及復道也。同人六二各道也。此承上道也。同。

九五其節吉往有尚。

程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在天下則說從節之其美者也。其言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其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其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有箇當節。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四

正理堂

訂疑程傳兼本身微民言是本義從之。朱子小註乃別一說。乃占法也。九五正是節之主。節天下者也。六四小象曰承上道也。可見。其節對若節以本身言往有尚以微民言。

象曰其節之吉居位中也。

註以居尊位而得中故得其節之吉也。

訂疑居位一讀中中一句程傳從之。

程傳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

訂疑中則正矣此句有病。九二亦剛得中者何凶。其居位即象。

傳當位以節中即中正以通。象傳不吉正者省文以叶韻耳。中溪張氏曰其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居位之中。

訂疑張氏位字輕不如蒙引云中兼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本義云云。

趙氏曰三戒不節上戒苦節過猶不及失均也。

雲峯胡氏曰五位中故為其上位極故為苦。象曰節亨五以之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悔亡諸家謂必悔之而後凶可亡。訂疑。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四

正理堂

程傳之說。易中无此。悔其苦而之其可也。悔其節而不節。樂。

將若何。本義謂禮者寧儉苦節雖有悔而然得亡之與束帛受。受終吉意同。蓋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喪也。

蒙引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于禍福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矣。又必曰无咎。節上六曰苦節貞凶矣。又必曰悔亡。理之。

得失猶重于事之吉凶也。

訂疑節貴中正以通而正猶重于中。九五中而且正。節之最美。者六三不中且不正。无節者也。九二中而不正。故凶。上六正而。

不中又居節之極而在陰。故為苦節以其正也。故悔亡。然志。

士仁人行其心之所是而已。吉凶非所論也。故寧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苟得其正矣。雖凶何悔。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又足也。胡處公曰。恐亦陳仲子之流。取義成仁。或未然。此又專以制行言之。然若節實兼制。用制行二義。本義專言制用。亦偏。

宗義蘇紫溪曰。苦與耳對。耳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以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事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

周易訂疑

卷十 節卦

聖

正蘊堂

自其其苦。苦之盡。可以共德。經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耳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梁山來氏曰。見象傳。

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初四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訂疑最確。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

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為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為節之耳。上過中。則為節之。若上反乎五者也。聖人于久義。用意之精如此。訂疑相比相反之說。又辭之偶然耳。以為作易者。用意如此。則非也。

三三見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為孚。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聖

正蘊堂

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或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只看中虛中實。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便不是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吉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吉則曰實。又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亦主敬之義。體用二字有異耳。陳潛室曰。中實為孚。謂實理充足于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

斗之體中虛爲斗謂外邪不入中唯有空明道理此中斗之用
訂疑不如朱子虛體實用之說
程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斗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
所以吉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
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
須穿鑿

訂疑凡鳥獸蟲魚之類皆可馴擾之唯吾意指所欲象猴虎豹
之類是也術者能使雀啣帖鼠穿園狗將道僧人使猪跑喝乞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聖

正誼堂

化南方養魚者使魚各辨旗色出應此皆相習相馴以至乎信
故也人之相信須漸習之久而後得之亦猶是也

雲峯胡氏曰或以豚魚爲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
之有自然之信本義不取蓋以爲江豚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
豚魚爲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于義
爲長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異以順下下信下也豚魚至愚
无知唯信足以感之至險不測唯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
正則如盜賊相羣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
背之其爲斗也人爲之僞非天理之正也故又戒之利貞

訂疑信足涉川之說近附會但取中虛與風水澤之象耳于乎
信无與可也

蒙引不曰感豚魚而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不然乃爲豚魚之
吉而不爲中孚者之吉矣象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聖人固已
着乎眼在矣文王之意蓋以于難感者感之則是信之至矣既
而說觀信友獲上治民无往而不孚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特以豚魚至爲无知故假以爲象耳且如有苗教象直豚
魚也豈必真有其事耶唐德宗謂張萬福曰紅准草木亦知爾
名豈草木真知萬福之名耶至信莫如聖人聖人亦未嘗必有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聖

正誼堂

感豚魚之事既者殆未足以語易鄭淵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
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動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此
說儘明白利貞當管上文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
不可以失其正蓋感物不以正則爲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
則爲行險以僥倖

訂疑涉川乃卜舟行之占耳蒙引承本義云云乃是濟患之象
矣詳彖傳中

象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乎乃化邦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以乘在內而剛得中為釋卦名義而以說而巽乎乃
化邦也為吉卦之用不如卦辭本義云一○又按乎乃化邦句
已含信及豚魚意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程傳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蒙引木在澤上○乘木之象○外實內虛○舟虛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程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中孚而已○

訂疑象傳釋利貞特著中孚二字蓋深明利貞二字特為中孚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思

正誼堂

言○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君子貞而不諒小信害義故聖人

深戒之○卦辭蒙引乃以利貞二字當啓上文謂感物不以正則

為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為行險以僥倖誤矣

胡康公曰○愚按天者理之本然也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矣

故曰應天否則尾生之固白公之愚即所謂其蔽也○賊○小信害

義是也○違道干譽行險僥倖不但不貞而且先不孚矣蒙引

之說的誤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傳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

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于決
死○極于剛而已故誠意常求于緩○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
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訂疑程傳重水之虛是中孚之象○全取于水○水亦不見有虛底

意思

本義云云

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唯其所感有

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朱子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

有相孚之義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思

正誼堂

訂疑風能感水○水能應彼感此○應有相孚之義故為中孚○諸家紛

紛皆未免偏重

楊誠齋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

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

訂疑楊氏又重風之能感為中孚

楊誠齋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

惡大慈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訂疑議獄緩死○皆指獄之可疑者言也○既議之而當死矣○猶因

其本疑獄也○而姑緩其死焉○蒙引曰○議生于疑○不疑何必緩○是

七堂曰折獄致刑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曰致曰用此皆其
獄之不疑者也然但曰刑亦未必是刑之至死者也
胡辰公曰愚按獄至于死刑之極者也議之而不緩者則以為
獄之元所疑耳不知疑之一字其造禍于獄者無窮折揚蠶楚
之下其屈抑而无所告者可勝道哉書曰殺之三宥之三詩曰
有免爰爰雖罹于羅墜夫死者不可復生矣則議獄者疑之之
功誠大也

祥刑要覽桂氏後序曰番易耐為人教莫知主名捕吏誣執俞
達者証佐皆具已承伏矣且謀連三弓手結款无一異辭有某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兇

正誼堂

人不能無疑躬造府臺府臺請緩其事重立賞格廣布耳目俾
緝正囚未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元辜于死地
余聞之雖然因嘆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議獄緩死之象于中
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心于一成而不可變者焉索引曰此正中
孚之意蓋恐其急于致刑而誤殺不辜也

訂疑澤上有風風波震盪可危可懼者也人之在獄出入寄于
法吏生死決于片言其反覆變更真令人痛心酸鼻所謂堪恨
更堪憐風波獄者此也故君子觀風澤之象而議獄緩死焉
宗義潘雪松述曰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

中之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三旬而
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程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
從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初與四為
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

本義云云

訂疑卦唯二陰衆陽所求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與初同體六四
柔正與初為正應恐其不審所信故教以虞度又恐其不專于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平

王誼堂

四而或說于三也故又戒以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疏以志未改變不更親于他

訂疑此爻與萃之初六正相及萃初陰柔不正不能自守故亂
乃萃而象傳其志亂也此爻陽剛得正能要其終者也故其
虞度之初而即斷之以吉象傳謂其志之未變也虞字註訓

專程傳訓度本義從傳愚謂虞者娛也有相安相守之義下文
不燕正與虞字相及謂初與四相孚以正相安于无他故吉若

有他則不得相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程傳二剛實于中孚之至者也。有孚于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故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誠通故也。

本義云云

訂疑二五皆剛不相應也。程傳泛言不主二五之應。本義以二五之應言之。

胡辰公曰按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恐時當中孚與他卦陰陽相應不同似宜從本義。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五

正誼堂

恭養物之相愛者无如子母之同心人之所慕者无如好爵之可貴。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靡者天理之自孚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蒙引象傳雖獨舉其子和之然中心願也。又自兼吾與爾靡之意。

訂疑鶴之鳴由中而發于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出于中乃乎之主也。

六三得鼓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本義云云

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哀樂都无常也。

胡雲峯曰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哀樂之无常。

蒙引陰柔不中正與上九為應。蓋陰柔不中正則躁性无常。又居說之極說極則无節而改其常。訂疑說極恐是樂極生悲意。又與上九信之窮者為正應。夫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在己既動不中度所應又全不足賴是以不能自主但見其或鼓而起又或罷而止或悲而泣又或喜而歌耳。蓋亦无可久之理也。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五

正誼堂

訂疑上九不唯信之窮亦居異之極為進退不果。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註疏馬匹謂六三。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兩馬為匹謂對也。

本義云云

較峯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韓愈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索引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以是德而居是位并謂權不張而自失勢不招而自集月幾望象也設非居陰得正而徒位近于君則德不稱位君不信其忠亦不能有其盛也如負且乘致冠至晉如碩鼠負隅是也然以柔正之資而庸君上之寵必能公爾忘私而不暇顧其朋友是謂馬匹七也

訂疑初九以剛正之德在下以應于四非私黨也六四大臣之位以人事君正宜援初以助已之不足何故絕之本義從程傳方氏至此初于崔陳牛李之黨亦過矣馬匹當依註疏指六三卦唯二陰三與四相比所謂類也馬匹人所乘也四下乘六三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至

正誼堂

又同為陰類故彖傳曰絕類上也

郝京山曰四以陰居四為巽主柔順靜虛以承五故月幾望之象下乘六三兩陰相比如馬之匹四居正履順上承剛中之主下絕不正之朋故為馬匹七之象四與三皆陰而邪正不同四絕陰類上從九五何咎之有

潘雪松曰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為光六四柔之虛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受以位近于五正原與五同體也三陰不正與已為匹如馬並轡四則唯知上從于五而不下繫于三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于君者

序陵張氏曰陰與陰為類指三為確

訂疑潘氏解馬匹七確月幾望從本義與胡氏未確蓋月近日則无光遠日則光盛故上弦以前下弦以後則月如鉤望之前後則月遠于日而光滿如以四近五取象則五為君日之象也四為月月近日為得幾望乎卦唯二陰三不中正四居陰得正又巽之正位在四六四為巽之主又得正位陰德之盛也故為月幾望耳不必在位近于君上取也

象曰馬匹七絕類上也

註類謂三俱陰又故曰類也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至

正誼堂

訂疑六四位近于五又與同體且巽以陰從陽者也故絕六三之陰類以上巽乎五若謂初九初九剛正之賢與六四為近應四獨不可與之同升階公乎

疑問曰四雖與三俱陰而並處若共服共轡然者寧舍之而上乎于五蓋乎得其正而于理為允協者故繫其辭曰月幾望云云六四之匹非六三而何三位不當而匪孚正六四之所宜絕者故取象如此若初之剛則非四之匹矣且虞吉而不他其可絕之而上往耶須細理會

九五有孚樂如元咎

往處中誠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爲尊物之主。信何可舍。故有
孚學如。乃得无咎也。訂疑疏同。
程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動天下。使天下之心。信
之固結。如拘學然。則爲无咎也。訂疑進者徐氏。建安丘氏。皆從
之。

本義云云

訂疑二五皆剛。不相應。本義云云。不如注疏程傳。從古爲是。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訂疑易言位正當者四履否兌中孚之九五也。皆對六三之位。

周易訂疑

卷十 中孚

五

正誼堂

不當而言。否與中孚。則就好邊說。履兌則就不好邊說。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本義云云。訂疑從程傳。

程傳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雲峯胡氏曰。雖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其鳴有信。故于中孚

言之五上天位。

訂疑本義難曰翰音。出曲禮。翰音登天。謂其亢極耳。同小過上

爻。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訂疑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不可繼。

三三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云云

訂疑既過于陽。可以亨矣。二句甚難。與不可曉。愚謂各卦者。以
陰陽之多少。分大過小過之名。大過者。大不得已之時。有大過
于人之才。爲大過人之事也。小過者。小不得已之時。有小于天
下之心。爲小過人之事也。大過之時。大過之事。謂遭天下國
家之大變。不可以常理處者。如大征誅。大興除。大改革。是也。小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五

正誼堂

過之時之事。尋常小過乎中之時。如文質之偏勝。奢儉之失宜。

是也。大過之才。聖人也。小過之才。只是小心謹慎之人。爾程傳

紛紛不知何云。本義既過于陽。可以亨矣。又生支蔓。蓋朱子原

說中孚小過二卦難曉也。

胡康公曰。愚按小過之亨。每謂就理而言。陰固不可過陽。就勢

而言。既過于陽。亦可以亨。此說雖從本義。究于理有礙。大過小

過。以陰陽多少。分過之大小。不必以君子小人言。只以才識之

大小言。第大過之所以得亨者。以剛之得中。小過之所以得亨者。

以柔得中也。觀象傳可見。

或問飛鳥遺之音。本義以為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朱子曰。看這似有羽翼之聲之意。如賈誼鵲鳥之類是也。

訂疑。鵲鳥凶類。當以釋飛鳥以凶。飛鳥離之若飛鳥遺之音。下有宜下大吉之占。本是好奇。如鵲噪鵲鳴之類爾。

蒙引。此與中孚能致豚魚之應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言。

訂疑。中孚本義。豚魚有兩說。前言至信可感豚魚。本象傳信及豚魚以理言也。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與小過能致飛鳥遺音之應一意。皆以占之事應言也。中孚朱子小註亦云。占法則莫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老

正誼堂

須是見豚魚則吉。明與象傳別作事應言。愚嘗見占卜家有驗事應多取外來。或近傍小物。為驗以決後來之應者。怪之遇兩吉。鼎之方兩虧悔之類。皆是中庸論至誠前知云。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蓋言事凶事各有兆。善惡各以類應。今人多以鵲噪鵲垂為善應。鵲鳴蛇見為凶應。亦是此意。

鄭氏剛中曰。不宜上者。上二陰乘陽而上。非陰所宜也。宜下者。下二陰順陽而協。非上逆之比也。

中漢張氏曰。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

梁肇胡氏曰。易賁陽賁陰。故二陽四陰為順。四陽二陰為中孚。皆美名也。二陰四陽為大過。四陰二陽為小過。非美名也。大過陽多于陰。小過陰多于陽。易子陽之過。則猶許其往。此則利貞以下。无非戒辭。

蒙引。飛鳥多有聲。聲皆下聞。或曰。既可下聞。獨不可上聞乎。曰。大抵風皆自上而下。聲難逆風而上。况鳥飛于空。風力尤勁。鳥聲安得排風而上乎。只是遺下爾。

訂疑。風亦自地而起。至上乃益大耳。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可見風自下起。予嘗見風之始起。實自地中。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天

正誼堂

蒙引。或曰。鵲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亦有上聞者。曰。此以鳥音自然之理言。彼則極其鵲聲所聞之遠。言意各有主也。其上章云。聲聞于野。其意可見。

訂疑。宜下者。鳥音之常也。聞于天者。鵲音之獨異也。聞為烽火者。以狼糞雜焚之。其煙直達于天。風不能挽。自物性之有異于常耳。

蒙引。聞有人清晨自武當山而下。天色甚霽。初不聞雷聲。及至山下。見道路行潦。問何時雨。則云。正是今早雷雨大作。而山上初不聞。以此推之。雷聲且壅而不上聞也。况鳥音乎。是皆風之

為耳。或說鳥喙何下。故聲皆下而不上。訂疑。鳥喙何下。又曰。不宜上宜下。此以人事之占言。不指飛鳥遺之音。蓋于鳥聲難着實字。宜下只是敘退一步做事的意。如此始大吉。訂疑。不宜上宜下。就鳥音說完。方移來就人事上說。做事宜敘退一步耳。

說。說不宜上宜下。又從小事中抽出。以申戒。總之。所以成其貞。洪昭化曰。可小事之中。亦宜下而不宜上。

訂疑。小過卦爻辭不一例。乾諸卦尤為難說。別卦亦有兼兩說者。如小畜履臨大畜大過損益。亦以兩義間說。獨小過則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无

正誼堂

兼數說。且辭可游移而辭之。大抵此卦及六爻之占。占者宜各以其事求之。而學易者自當有一定之說也。如以上諸條。皆定說也。其可游移以占事者如左。

蘇子瞻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于內。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臣強之世。劉石閭曰。象及貴承順而戒先迷。故小過坤德也。

訂疑。臣子之勢。通于君父。僚屬之勢。通于長官。其說本此。以六二不及其君。過其臣之例。此說有據也。如魯之三季強時。公室微弱。季氏舞八佾。旅泰山。僭雍徽。祖諸侯。是大事之不可者。孟

敬子。莊子安守臣節。忠于公室。是可小事而宜下也。便是亨貞大吉。如晉六卿。便是大事之不可者。如叔向。便可小事而宜下者。齊之崔慶陳氏。是小事之不可者。晏平仲。是可小事而宜下者。鄭之七穆。是小事之不可者。子產游古太叔。子羽諸人。同寅協恭。是可小事而宜下者。但子產是大有作為之人。所處亦多大事。爾。

黃正憲曰。此小人象。而君子寡之時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无。非。要。君。子。善。藏。其。用。

訂疑。此以九三爻例為據也。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卒

正誼堂

陸君啟曰。小過不以人類言。以事類言。君子雖行貴得中。事期當可。而氣或稍偏。勢有偏重。時或損餘。以補缺。事必矯枉而後平。必小有所過。然後得中。豈可復以不正為過哉。即夫子所謂牢儉守固之意。理所當過。即是時中。

訂疑。此以大象推之。為有據。氣或稍偏。如由宜退之。求宜進之。狂宜裁抑之。猶宜激厲之。類勢有偏重。如周末文勝。當救之以質。秦法過嚴。當救之以寬。鄭俗太玩。當糾之以猛。之類。損餘以補缺。矯枉而後平。即承上二項。

疑問曰。卦具陰過乎陽之義。曰。小過陰者。據密陰過乎陽。則其

所為。雖與周防之意。勝而千理于勢。有可以得亨者。但貴因其時。合其宜。不失當然之貞耳。貞者何。陽為大陰為小。小其貞也。陽為上陰為下。下其貞也。故據小過之才德。則但可小事。不可大事。謀其小。不謀其大。可也。又據小過之象。若飛鳥然。而所適之音。不宜上宜下。居其下。不居其上。可也。是所謂安其分之常。協其時之當。大吉之道也。不然。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以大而獲戾者。安所稱亨言哉。○易止陰陽二義。凡陽剛的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此卦陰過乎陽。謹密周慎之過常。是陰之過也。此過却是極好事。故聖人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六

正蘊堂

就是而與其亨。然或疑其時此可亨之說。不量分力而為之。則又未必得亨也。故又戒之以利貞。而申之以大小上下之說。○初辭而上應。曰飛鳥以凶上過而已。亢曰飛鳥離之凶。陰柔的人。雖能謹畏。或謂時可得亨。翩翩輕舉者有之。即非小過之所宜者。故聖人繫辭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教之處下而得吉。姚承庵曰。凡陽剛底人。鼓動迅昂之意多。凡陰柔的人。謹密周慎之意多。小過云者。正其過于謹密周慎也。訂疑此自正旨。訂疑世亦有臣子之才德。過于君父者。是亦人小過一端也。父在觀其志。五伯之君不及其臣。是也。臣子之分。壓于君父。雖亦

可亨。然常分不可過。終是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建安丘氏曰。陽大陰小。此卦陰多于陽。故曰小者過。訂疑小者過。對大者過言。此釋卦名義。而亨字帶言之。三原王氏曰。小過下脫亨字。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蒙引時。謂小過之時。小過之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利貞者。過于小。而不過于大。小過而不甚。過之謂也。過于小。如衰過乎哀。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可以小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五

正蘊堂

過如哀不至。感性恭不至。足恭。檢不至。豚肩不掩豆。是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建安丘氏曰。大事。非陽剛得位之才。則不可為也。姚承庵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以辦得。大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沈毅之守。不克勝其任。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訂疑即有剛健沈毅之才。還要得位而中。○胡康公曰。剛不徒曰不中。而曰失位。不中正。見權勢不我屬。而徒負不平之意氣。糾紛相逐。適足以敗乃事也。故聖人斷言不可以示訓也。

有飛鳥之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註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程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

疑問曰。小過易以亨。小者體密周畏之謂也。體密周畏之既過。則于理于勢有必可通者。小者過而亨也。過易以利貞。時當過慎。而必其謹密周畏之獨至。與時而偕行。斯為利耳。易云。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用柔。柔得過慎之中。是以小事吉也。大事用剛。剛失位而不得善處之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大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室

正誼堂

吉者。正以陰處下。不宜處上。上逆而下順。故必安處其下。无翻翻輕舉上人之念。則吉可必得耳。明柔剛順逆之義。安大小上下之分。斯知利貞之說。小過其可以得亨哉。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小過之時。理該慎畏周密。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本義云云。朱子曰。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訂疑此因一卦大衆同類而推。又曰。大過便說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小過只說進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只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云云。皆是過于小。退後一

步自來底意思。皆是宜下之意。

建安丘氏曰。雷在天上。則震薄宇宙。于卦為大壯。今在于山上。則其聲小過而已。

晁氏曰。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之。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效。故考正父矯之以循矯。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站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飲喪。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訂疑過恭過哀過儉。畢竟是失中。是亦過矣。但非大過耳。晁之以為矯之以為中。非也。所引三人。亦非故以此矯彼也。不以辭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奇

正誼堂

害意可也。

案案胡氏曰。可過于小。而不可于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儉。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揜豆也。

訂疑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蓋指小事也。索引此就行喪用三事說。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堯舜之揮受湯武之放伐等事。則大者之過也。疑問曰。曰行曰喪曰用。其關于吾身者。不小。然以天下國家之

大觀之則三者其小也。以此三者言，行傲為大，恭為小，喪易為大，哀為小，用奢為大，儉為小，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則謹小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君子所以善體小過之象者。恭從此心之敬畏出，哀從此心之憂戚出，儉從此心之節約出，與傲易奢侈之大樣者不同，是為過于小而不過于大。

初六飛鳥以凶

本義云：訂疑又居過時四字不明，宜云當小過之時。

蒙引：初六飛鳥之象，就人事言之，便是行只曾過乎傲，喪只曾過乎易，用只曾過乎奢，如此安得不凶。或問初六以陰柔居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奎

正誼堂

下何以為上而不下以致凶，愚曰：初六陰柔不正，而上應九四，此如為豫之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

胡辰公曰：程傳以為初過之疾，如鳥飛之迅，无容救止，故不可用其力也，取義亦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程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于三四，故過四而

過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訂疑：祖字當許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及于君，適宵臣道，則无咎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訂疑不及君二句，辭費。

本義云云

訂疑以爻位觀之：三為父，四為祖，五為妣，上為祖妣。程傳謂五為祖妣，非也。若以五為祖妣，當稱王母矣。本義申說，謂唯其過陽而遇陰，所以不及君而自得其分也。然下文皆過而不過，云云，玩一皆字，又是以過祖遇妣不及君，遇臣平對者，平對是祖可過而君不可及也。過祖為元宗，及君為僭，僭也。妣可遇臣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奎

正誼堂

亦可過也。過妣為柔中，過臣亦為柔順，中正也。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獨此爻柔順中正，而在下卦，故視諸爻獨美。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陽而遇陰，固過而不過也。不進，則不及君而遇臣，亦適合臣道之宜。胡氏之說確矣。

雲峯胡氏曰：使進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

兩遇字微不同，遇其妣，避過之過，故本義曰：反遇過其臣，遇相當之過，故本義曰：適過小過，本陰過于陽，今進則過祖而遇其此，不進則不及君而過其臣，皆過而不過者也。二柔順中正所

以如此又曰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譽過其君則有僭分之嫌
象引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我
相襲同一六五也對三四而言則為妣對六二言則為君

梁山來氏曰初在下有臣象

訂疑其指二祖四也妣與君皆指六五臣初六也以家人言之
有為二之祖者九四也有為二之妣者六五也以朝廷言之有
為二之君者五也有為二之臣者初六也初在下故曰臣六
二進則過三四而過六五是過祖而過妣也不進則不及六五
而退過初六是不及其君而過其臣也三四二陽非其類故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充

正誼堂

進則寧過三四而過六五也二與初陰同類又在初故不進則
上舍三四而下過初六也象傳臣不可過臣又以二言自二觀
五則五為君而二為臣臣不可過故不及其君也自二觀初初
又為二之臣臣僕也左傳曰王臣公臣大夫臣士士臣
皂皂臣與臣謀謀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二與初比初在下
故為過其臣故梁山來氏可憐一說蓋祖妣君皆指他爻不應
臣獨六二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義云云

訂疑君臣之分毫不可過臣而及君是過越乎分也魯之三
是也臣字指六二二五之臣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本義云云訂疑括程傳訂疑事每當過亦欠明宜云事每當
過于謹慎

象引曰本義云云何以見眾陰欲害九三蓋九三剛正邪正不
容兩立況當小過之時陰多于陽又是小人道長之時唐五王
唯失此義故中武三思之害先儒謂為人君為人臣皆不可不
知春秋今以此觀之為人君為人臣亦不可不知易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充

正誼堂

訂疑小過之時當過于敬慎而九三過剛不中未免自恃患生
于所忽凶宜矣陰之害陽易中多有之不必少過之時為然
解之三陰夫之上六困之剛掩并九三之射謝鼎九二之我仇
有疾兄九四之介疾九五之孚剝是也小過小字原以才德之
小言不指小人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疏言不可如何也程傳言其甚也

胡康公曰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
衛一疎傷害立至象曰凶如何三字危之之詞所以警勸君子

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過之往屬必戒勿用永貞

程傳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過過猶言加意待之也○上九弗過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過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訂疑本義全用傳說或說乃朱子以已義補之小註之說正本義後一說也○本義只云當過之時亦不明宜云當小過之時

雲峯胡氏曰往非也固守不能隨時之宜亦非也必知時識變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充 正誼堂

者可悟此乎

新疑朱子小註依本義後說乃象傳位不當也之義也弗過過之是不加意以待之便是行不過乎恭非小過之時宜下之道

故如此而往則有屬而當戒也然過恭亦不可甚過故又曰勿用永貞以象傳觀之則後說為是

象曰弗過過之位不當也往屬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是莫長德底

訂疑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九三以過剛居二陰之上故為弗過防而或遭其戒九四以剛處柔不極其剛又能下于二陰所

以无咎往屬者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故又因而戒之曰往屬必戒勿用永貞提之三○四二爻剛失位而不中不可大事故

三以弗過防而有或戒之凶九四以弗過過而有往屬之戒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義云云○朱子曰密雲不雨大縣是做不得事底意思

雲峯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為小畜六四言也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言小者不能大有為也

蒙引陰柔既非有為之才居尊又太高而過家傳所謂已上也

訂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取諸天道知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七

正誼堂

彼在穴取諸人事知其不可大事也若是雲行雨施或田獲三

品王用三驅便是大有為之占也○本義與象傳不同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已上高大也

梁山來氏曰本卦上逆而下順宜下不宜上今已高在上矣故

曰已上也

訂疑象傳來氏皆據卦辭宜下不宜上言本義乃是據彖辭可

小事不可大事而言意各不同皆通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是謂災眚

本義云云 訂疑全用傳意或說更可從

訂疑小過宜下不宜上。五上居卦之上。故五與上皆不好。疑問曰。小過宜過不宜過。上居動之上。處過之極。不知時與分之當然。與理為過。而唯逞其過人之為。若飛鳥離入于雲漢者。然則凶不免矣。

象曰弗過過之已亢也

紫引即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

李東一曰。大抵小過六爻皆反。爻于過不過之間。以弗過而過為宜。過而弗過為非。宜提是發明卦辭可小事而宜下之意。

周易訂疑

卷十 小過

七

正謹堂

訂疑愚按過字有兩音。過去之過。過失之過。過不及之過。去聲。過乎恭。過防之過。是過不及之過也。本義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過失之過也。過其祖。弗過過之過去之過也。卦中只有此三義。王肅音戈乃之子歸。不我過。荷黃而過。楚狂歌而過。孔子過之過之必趨之。過平聲。卦中无此義。

三三 離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云云

訂疑象傳不取相應者。水在火上有相剋之義。故既濟卦又終

不甚好

紫引只緣既字不好。此即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醺酣。開花披離時節。雲華胡氏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言无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說統六爻皆應者八卦。然應皆得位者。獨此一卦。訂疑皆應者八卦。謂泰否損益咸亨既濟未濟也。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七

正謹堂

家曰既濟亨卜者亨也。註柔得中。則小者亨也。訂疑小者六二也。六二為下卦之主。而方得時。九五為上卦之主。而時已過。故曰小者亨也。小謂陰。既具足為文。當更有一小字。本義云云。訂疑宜恐作疑。林次崖小者亨。主天運不作小事解。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本義以卦體言

胡康公曰。剛當剛之位。則剛得其正。自不至紛更。以釀禍。柔當柔之位。則柔得其正。自不至因循以滋弊。

初吉柔得中也

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本義柔指六二

蒙引柔中則能持盈而守成謹畏而不怠故吉

宗義程敬永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一念謹畏中而回者也既濟而曰終止未濟而曰不續終可見濟天下事者未有一念堅持中底績者也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七

正譚堂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既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哀亂至矣蓋其道已窮也九五之才非不憂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訂疑專言時運中漢張氏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于其終而有止心則亂之所由生也建安立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推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息

而不後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我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肇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彖

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贊易其旨深矣

蒙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註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疏水在火上坎變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曰水在火上既濟也但既濟之道初吉終亂故君子思其後患而豫防之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七

正譚堂

胡辰公曰既濟本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耳患生于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于无又卒而不及持故貴防防者防其始也思以心言防以事言不思患則不能豫防徒思而防之不豫思亦无益耳

平庵項氏曰人之用莫大于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火之爲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亡矣故君子致政舉事知未流之生患必皆有以防而濟之

梁山來氏曰思患者慮乎其後豫防者圖之于先訂疑項氏之說善矣然水在火上亦有火然則水乾水涸則火

滅之患。○水在火上。其初有既濟之功。其既亦有相息之變。初吉終亂。或亦見于此。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本義云云。○朱子曰。曳輪濡尾。只是爭些子時候。是欲濟與未濟之間。不是不欲濟。是欲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象引曳輪濡尾。言其凜凜之心。有若此者。若真曳輪濡尾。便是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五

正誼堂

訂疑初九之曳輪濡尾。亦如六二之喪其茀。下卦初濟者也。上卦既濟者也。二持濟初未濟。故初曳輪濡尾。而二喪茀勿逐。自得耳。本義象引。以爲言其心之謹慎如此。未免鑿。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與此爻正同。○初九之曳輪濡尾。就目前言。爾終必可濟也。○曳輪陸行不前也。濡尾。水浮不濟也。吳氏皆以濟水言非也。濡尾以狐之涉水言也。觀未濟可知。程傳謂凡獸涉水。必揭其尾。亦不盡然。水淺則揭其尾。水深則濡其尾。凡獸皆然。故曰深則濡。淺則揭。狐之涉水。則未之見。若馬牛狗鼠。則常見之。但此等獸。則雖濡尾而

亦未能濡。狐之濡尾者。其濟不濟。則未之知也。○初與二雖正應在上。然有水火相尅之義。故初二之象如此。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訂疑不言濡尾者。二句一意。省文也。○象傳例如此。未濟濡尾。爲无攸利。爲吝。而既濟之初。爲无咎者。意與與說輯同。美惡不嫌同辭。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訂疑字彙。茀。發入聲。車旁。禦風者。易婦喪其茀。詩翟茀以朝。爾雅第與華後謂之第。郭璞曰。以韋韞後戶也。愚按。茀。第二字音雅。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六

正誼堂

義畧同。而從竹爲是。○茀。字義多別用。或引柙者。亦謂之茀。又通多車。不可行也。又福也。又茀。茀。盛貌。又治也。詩茀厥豐草。又音佩。即字璽也。又與發同。芬香貌。又音弱。姓也。竊恐車茀之茀。當從竹。蓋竹可爲簾。故可蔽車。爾梁山來氏。亦曰從竹。程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于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逐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才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李靖。尚急乎終。况其下者乎。于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

二陰也。故以婦言。婦人出則以自蔽者也。喪其第則不可行矣。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無終廢之理。不得行于今。必行于異時也。

本義云云。訂疑全用傳。

程傳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無終不行之理。故喪第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本義云云。朱子曰。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引之以証此。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七

正誼堂

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

訂疑本義全用程傳意。然于爻義未盡。九三有剛正之才。文明之極。剛明乃遠足。以有為。又外應陰柔。險陷之爻。杯水不能勝。與薪之火。故雖久而必克之。故取高宗伐鬼方之三年克之象也。小人无剛正文明之德。不足以當之。故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謂小人遇之。不得用此爻也。其餘无取。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程傳言德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欲以殃民也。

或問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德矣。朱子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註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者也。

程傳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于患也。免患則足矣。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孫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六

正誼堂

之象戒之。六四以柔居既濟。有能豫備而戒懼之象矣。譬如乘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以衣袽已備。遂悠然而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雖有衣袽。亦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訂疑征伐大事。久而後克。自是實事。非必取象也。衣袽之戒。備以作思慮豫防之象可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戒也。

程傳常疑患之將至也。蒙引心不自寧也。胡衷公曰。大凡人心。疎忽不為終日之計者。只緣自信。无事故。

耳若一念不敢自信則无事可易无時可安保濟之道孰有出于此乎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註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方謂二

本義云云○朱子曰楊子雲云月未望則數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蓋十六日月難缺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于生魄時畢竟是長底時節

胡辰公曰愚按此爻大抵言人君當既濟之時享治平之盛驕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先

正誼堂

蓄易朋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為言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誠殺牛者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耳沾沾焉必指文王與紂之事只緣泥定君臣上說殊覺太拘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程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

訂疑既濟之九五坎體也屯之九五亦坎體也其辭意亦同屯以初陽得民于下既濟以六二得時于下一義也

象引大來字當玩有如川之方至如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上六濡其首屬

本義云云

中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屬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說統全體為濟極本體為險上正終亂之時濡首即載胥及溺之意

象曰濡其首屬何可久也

周易訂疑

卷十 既濟

今

正誼堂

三三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俊有致亨之道唯在慎處狐能渡水老狐能疑畏故履水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慎畏故勇于濟汔當為危壯勇之狀書曰危危勇夫小狐果于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也

本義云云○朱子曰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

陸山李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

又曰坎為水為穴為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孤也
徐惠齋曰未濟本有亨之道但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則元所
利矣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本義指六五言或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
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訂
疑此程傳說

蒙引柔得中則能小心慎密

梁山來氏曰得中則既不柔弱而無為又不剛猛僨事未濟終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正誼堂

于必濟所以亨○前卦既濟之初言○已○然○之○亨○也○柔○中○之○善○于○亨○
成也此卦未濟之亨○未○然○之○吉○也○柔○中○之○善○于○撥○亂○者○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七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

程傳未出中○指二而言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
濟而有與○若能慎重則有可濟之理○

蒙引此中字與上文柔得中○字不同○謂水中也○與習坎○求○小○
得未出中○也○正同○不能慎終如始○以致濡尾而無成功也○對
汔濟言○謂始也○汔濟終也○以不謹而不克濟○是不續終也○

節齋蔡氏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初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
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

說統在孤是未出水○中在人事是未出險○中此句只引起下意
將濟未濟之時○正是利害關頭○當事者不可不敬慎○以要其終
耳○

馮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
亨○未濟者終濟矣○

訂疑此二句後明亨意○

胡康公曰愚按小狐汔濟未出中者○就天運言○既未出乎險中○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正誼堂

濡其尾云云者○就人事言○敬慎之心○終始又不相續○似天下事
終于不濟而已○何亨之有○不知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
應○可與同心協力○終于克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特在人○之○續
其終而已○項平庵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亨
字意也○與訂疑同○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疏火在水上○不成亨○任未能濟物○

本義云云○

訂疑既濟之思○患豫防○象火之為患○而儲水于上以濟之也○未

濟之辨物居方象火上而水下各遂其性之宜不相射不相息也。水在火上既濟者後天之卦位水火相逮也。火在水上未濟者先天之卦水火不相射也。丹家之術專以此二卦為體用初六濡其尾吝。

現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上之其應進則溺身如小狐之涉川濡其尾也。

進齋徐氏曰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則難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三

正誼堂

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否。蒙引以陰居下无才无位當未濟之初又非其時故未能自進訂疑坎險之下地亦不好。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註不知紀極。疏春秋傳聚斂積實不知紀極謂之饕餮言无休已也。

程傳不度其才力而進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極也訂疑知音智本義云云。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或云當作極字訂疑作極字其義更添。程字亦其下正字叶。

九二曳其輪貞吉

程傳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以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攻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九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貞吉也倒曳其輪極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唐之郭子儀李晟當危亂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得為正而能保其終吉也于五則言其貞吉先輝盡君道之善于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本義云云訂疑全用程傳意蒙引亦云程敬承亦云云。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四

正誼堂

訂疑九二雖以剛中之才上有柔中之應似得行其志者然當未濟之時坎體在下性潤下而不上六五離火炎上而不下交故為曳輪之象然剛中之才无終廢之理能自守而不輕進終必得行故曰貞吉傳與本義不切未濟凡九二應六五者皆可用之而不止此卦為然矣雖委曲為說終是辭費○坎為輪為曳為多眚○既濟初九曳輪亦以上應六四坎體而初在下為曳輪之象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疏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本義云云 訂疑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本義云云

蒲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且陰柔失位才不足濟又進求焉訂疑前有九四之凶可知矣為能涉大難乎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上有不字為得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正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五

正誼堂

訂疑旁頭只云未濟便是利涉了卦辭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正謂初與三也○與六三換其躬无悔而未濟六三未濟征凶者與六三上應巽體為風為木有舟楫之利未濟六三上應離體之剛為火有相尅而无相濟且六三之柔不足以勝上九之剛故征凶

蒙引本義以柔乘剛以虛乘實也與以剛乘險者不同故利涉且與上文將出乎坎協本義利于水得之義實如此又曰或說甚有理

訂疑易中下體坎者八卦上體坎者八卦未有以坎上爻為以

虛乘實將出乎坎而許其利涉者

說統既曰征凶又曰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至是蓋行者水得則借舟力此用人則格之象陸夫則用已力自用不足之象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訂疑未濟六爻位皆不當獨六三言之者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較諸爻為更劣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註處未濟之時而出險難之上居文明之初體乎剛質以近至尊雖履非其位志在乎正則吉而悔亡矣其志得行庶幾其威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六

正誼堂

故曰震用伐鬼方也伐鬼方者與東之征也處文明之初始出乎難其德未盛故曰三年也既不能即勝故曰三年○訂疑下應初六坎水大克水終是費力以其剛在上體初又柔在下力微不勝九四故雖久必能成功五居尊以柔體乎文明之盛不奪物功者也故以大國賞之

疏九四既克而還必得百里大國之賞

訂疑註疏皆以伐鬼方為實事勝傳與本義一說大國對鬼方言鬼方小腴王國大邦既有賞于大國語意似為確

程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乎險

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難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訂疑以右言。又不如註疏。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訂疑傳以震用伐鬼方。為大臣奮發有為之象。勝本義變化氣質之說。然當未濟之時。佐君征伐。以成一統之業。而定中興之功。亦是實事。不必云象也。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七

正龍堂

本義云云

訂疑未濟之時。以剛明之大臣。而佐君討伐。成中興之盛。正實事時務也。元緣忽為變化氣質之說。本義此等處。多不可曉。說說亦云。與卦旨不協。註疏程傳及楊誠齋。皆主大臣濟天下說。宜從之。

陸山陳氏曰。既濟之三。未濟之四。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

訂疑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故其象同取一事。或伐鬼方之日。高宗曾占得既濟之三。其將亦曾占得未濟之四乎。

郭鵬海曰。九四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剛居柔。志欲有為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未有一心不懈于位。則得臣道之善。悔可亡矣。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人臣戮力助勤之日。是必以剛決之心。作其奮發之氣。為國家揚義定之烈。殫厥心力。乃克有勲。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斯所謂貞也。

訂疑此說切確正大。東漢光武諸將足以當之。孔明有其志而未遂。天也。

蘇子瞻易傳曰。未濟之主在六五。而九四為之臣。有震主之威。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八

正龍堂

者也。其威不用之於主。而用之于伐鬼方。又曰。九四有震主之威。苟不用之于鬼方。則无所行其志矣。震主者。悔也。貞于主而用于敵。所以悔亡也。

宗義按此又舊說。有以變化氣質言者。似與濟時不合。程傳說是已。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沙隨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訂疑當在爻辭。

梁山來氏曰：已出其險，濟時之志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註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方得无悔也。夫以柔順文明之質，居于君位，付與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本義云云

訂疑：舊亦主變化氣質言，非也。貞吉，无悔者，因六五之不足而戒之也。君子之光，以六五文明之主也。中虛為孚，貞吉，无悔。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允

正離掌

與九四同，以濟時言。君子之光，有孚，吉。又更端另一占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云云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程傳于此發義，命二字，本義分言之。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樂以俟命，非也。過于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蒙引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則

又值將濟之時，占者于此只宜有孚，飲酒，自信，自養，以聽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者，君子以飲食宴樂是也。濡其首，有孚，失是，又因而戒之。惟其幸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无以承乎天命也。

鄭發如曰：此爻舊作將濟，聽命說。愚謂未濟至六五，已變為既濟矣。此爻正是周文武至成康時也。人主當此，唯真心實意，與天下共樂其樂，休養先為而已。然亦不可戒生事而入怠荒，如飲酒无節，至于濡首，則失有孚之義矣。

訂疑：易亦不拘此例。如否九五已休否矣，上九復言傾否是也。說統有孚，飲酒，非是。盡該天命，正是人事，已盡所以信得過爾。

周易訂疑

卷十 未濟

平

正離掌

若放縱不反，湯不事事，飲酒而至濡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而濟。

訂疑：此足補本義之缺。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朱子曰：濡首分明是狃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又狃性嗜酒，過飲至醉，至于涉水，必不致戒而濡首矣。

楊誠齋曰：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泝水之害。

小○于○儀○狄○之○酒○為○惡○肯○酒○之○功○大○于○平○澤○水○
打○疑○禁○射○以○精○丘○酒○池○亡○其○天○下○殘○及○萬○姓○湯○作○訓○後○王○謂○牛○
酒○音○音○有○一○必○亡○武○王○作○酒○誥○衛○武○公○戒○賓○筵○後○王○後○賢○以○飲○
食○致○敗○禍○者○指○不○勝○屈○彼○世○之○樂○酒○無○厭○者○自○謂○放○達○皆○侮○聖○
人○之○言○者○也○

朱○子○曰○大○概○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
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坎○方○好○
甫○陽○劉○氏○曰○未○濟○下○三○爻○未○濟○險○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
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孚○上○有○孚○飲○酒○而○已○

周易打疑

卷十 未濟

九

五龍堂

總論一經之終始

西○溪○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乎○陰○陽○五○行○之○用○要○先○乎○水○火○上○
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
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
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
水○火○相○遠○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
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訂○疑○上○篇○首○乾○坤○天○地○定○位○也○終○坎○離○水○火○不○相○射○也○下○篇○首○

咸○恒○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也○終○既○濟○未○濟○水○火○相○遠○也○

卷之十終

未濟

周易訂疑卷之十一

樂陵董養性選公輯著

弟養中選公較正

繫辭上傳

繫辭上傳。只作周易繫辭上第七。元傳字。說謂之繫辭者。繫屬其辭于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十篇。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為卷。有以簡編重大。是以分為上下。然未明授傳字。程子亦名為繫辭。不言傳也。皆元分曉。惟本義名為繫辭傳。其分上下篇。仍依其舊。此于十篇之說。為確。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一

止觀堂

陸德明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于離卦。皆有傳字。亦有元上字者。

本義元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訂疑本義。與周易上經本義不合。或朱子初時作本義。尚依今本。其系傳象傳。或如今本。乾卦附之爻辭之後。或如今本。坤卦以後六十三卦。系傳附之卦辭之後。大象傳附之彖傳之後。小象傳附之各爻之後。乾文言附之乾卦象傳之後。坤文言附之坤卦象傳之後。是皆有經可附。獨繫辭傳元經可附。又不若說卦序卦雜卦三傳。可各自為篇。故自分上下也。○後又疑經有

上下篇。故古易象傳象傳。凡釋上篇者。名為上傳。釋下篇者。名為下傳。文言自為一篇。獨此繫辭傳。既不可依經以分上下。是亦元經可附也。又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不若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之各自為類。而自為一篇。其所論雖不專繫辭之事。而繫辭之事。為多。故名。為繫辭傳。以其簡賅重大。而自分上下也。後又見孔氏正義。即疏論云。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象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此與愚後說同。見象象傳是有經可附矣。○然前說近是。此處恐是朱子未及更定之說耳。本義似此者。不止一處。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二

止觀堂

朱子曰。繫辭或古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訂疑亦有言人事。或言聖人作易之由。或言聖人用易之事。或言學者學易之法。三者盡之矣。

朱子曰。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子底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

訂疑自予言。倒是上繫有些寬泛。籠統處。可任人游移。說底下繫。便句句貼實。有吃緊為人處。學者有實落下手處。雙湖胡氏曰。若只有上下經。而元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著。易亦竟元以致用。于萬世。而達乎仁義中正之歸。

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揚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易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簡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那乾坤卑高便是。那賤貴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又曰。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作易之事。

要舉胡氏曰。朱子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即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陳。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動。陰者常靜。可見其為剛柔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物。物。善惡各以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為吉。惡者可知其為凶矣。未有卦。固未見所謂陰陽。陽化陰也。天成象。地成形。著卦之變化。已于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此也。

蒙引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易有乾坤剛柔吉凶變化。然此等名物。皆非聖人鑒空所為。不過就六合中所自有者。模寫出耳。是易雖未作。

易中許多事物。色色皆備。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也。至于下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是聖人作易處。以此節為未畫之易。最為有理。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

訂疑朱子不主畫前之易。說謂易理原在天地間。就眼前任舉一物一事。盡是易。未有易之先。是如此。既有易之後。也是如此。只是要人就眼前看易理耳。此說自平正。其云說做未畫之易。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四

正誼堂

也不妨。乃餘意也。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純陰純陽之卦名也。蒙引天尊地卑。天尊在上也。地卑在下也。愚嘗即是推之雷動風散。震巽定矣。雨潤日暄。坎離定矣。山澤通氣。艮兌定矣。獨言乾坤者。亦舉其一使人知。所以例其餘也。歟。本義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蒙引本義云。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

高亦昭然可觀也。動物如人類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其
卑高各有定位也。如鳥獸之類則大而犀象微而鼠兔大而鵠
鴈微而燕雀其類固各有卑高也。在植物則桐梓杞梓或干霄
蔽日而弱草僅足以棲塵何莫不有卑高之類也。然自其類而
言之則亦各自有卑高之別焉。又曰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
位。以一卦分二體而言則上卦為貴下卦為賤。以六爻言初賤
而二貴三又貴于二四又貴于三五又貴于四上雖貴而无位
亦終是貴為人也。故大傳云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
曰爻有等則六爻各自為貴賤可知。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五

正德堂

本義動者陽之常云云至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

紫引凡陽物其性類皆動也。陰物性皆靜也。謂之有常者陰亦
或有動者陽亦或有靜者然非其常也。今以天地萬物觀之如
天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常動也。地則亘萬古而常靜也。其
有震動者乃變異也。至于萬物如人之男女鳥獸之雌雄牝牡
之類其性之動靜亦榮可驗矣。故丈夫志在四方婦人得其正
者自不輕出閨門雄鳴而雌伏牝雞不司晨牝馬難使必非空
群之遠足而觸藩之壯必羸羊也。斯亦可見陰陽之分動靜而
剛柔所由判也。

本義方謂事情所向云云至占爻之辭也。

朱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伊川說是亦是這天下事物各以
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訂疑按伊川云事則有
類形則有群善惡分而吉凶生矣形字不妥。

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
也訂疑本註疏疏曰方謂法術性情性趨舍故春秋云教子以義
方註曰方道也是方謂性行法術也惡謂性行者習于善則
善習于惡則惡也書曰習與性成賈生曰習慣如自然少成若
天性法術者道不同不相為謀孟子故術不可不慎也是也。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六

正德堂

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
又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若是箇
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事也此條與下句无殊與本
義及朱子前說不合勿從。

紫引事物善惡各以類分如其為人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
亂矣又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是事
情所向之善者以類而聚也如豺為聚者必為玉杯為玉杯則
必思天下珍怪之物而御之矣是惡之以類而聚也監刁之自
宮以違君管仲謂其不可近樂羊之食其子魏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蓋以其不自愛必不愛人而所厚者亦當无所不薄故可見事情之惡亦各以類而聚矣此說未當一說只是如仁義忠信孝弟廉恥為一類克伐怨欲放僻邪侈為一類此說勝前一說事情所向謂好惡殊途趨舍異轍也訂疑三說一也何分從違

物以群分者在人類則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故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元愷用而四凶抵罪孟子謂我退而寒之者至矣吉凶生矣生于善惡也馬氏曰方以事情言物以人物言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七

正誼堂

說統方字舊指動念說物指人物之物取品格義聚者善惡之積漸分者善惡之異黨朱子曰一念向善則百善俱集一念向惡則百惡俱集此謂類聚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人門外小人至此謂群分

訂疑本義事物善惡各以類分通釋二句方以類聚如云志仁无惡又如喻義懷德懷刑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泰而不驕上達求己之類此善之以類聚也惡者反是物以群分如共工驩兜之比周為黨飛廉惡來五十國之類此惡物之以群分也如元愷五臣九官十二牧亂臣十人七十二子

此善物之以群分也又如直諫之聞之益者三便僻善柔便佞之損者三皆物之以群分者也

本義象者日月星辰之屬云云至陽化為陰者也

蒙引成象成形各自有變化以成象之變化言之如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交代雷雨風雲之或作或輟之類皆是也以成形之變化言之如山之或氣靈而品物流形或氣吸而萬物歸根如水之往者過來者續或為朝或為汐如動物之有作息植物之有榮枯之類皆是也

訂疑在天成象如日月之長短盈缺不一其度數經星之昏旦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八

正誼堂

不一其中五緯之順逆不一其行彗孛之出滅雷電之發滅風雲之變幻之類皆是也在地成形如山陵之異其形勢水泉之異其色性鳥獸之異其毛羽草木之異其質味災異妖怪之異其態狀之類皆是也

蒙引易中言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不可分著策卦爻為二本義以著策冠卦爻之上者以此卦爻是著策中之卦爻也不然卦爻為易之體著策為易之用當先言卦爻而後著策矣易中卦爻本元變化變化者皆是著策中陰陽老少之為也亦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義云卦爻陰陽

皆形而下者以卦爻冠諸陰陽之上。知此陰陽乃指易之陰陽
矣。不然當置陰陽字于卦爻之上。其以變化分屬陰陽者。蓋
陰重濁。猶以漸而變。陽輕清。則化而元迹矣。此須于造化人事
上實見得方是。勿徒只以變化二字分屬陰陽便了也。如雷電
風雲之類。其聚散往來。曾見有痕迹否。若夫動植之類。其變也
雖終歸于盡。然猶有渣滓在。久則亦化矣。此可見變者化之漸
意。所以然者。有形故也。若陽則止是氣。故一化而元迹。然單言
變。亦該得化單言化。亦該得變。並言則當有別。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云。訂疑當移于下節。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九

正誼堂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訂疑註典程傳皆以造化言。梁山來氏從之。本義指易卦言。曰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此句極精。突不如云。此言聖人作易。畫卦
之事也。若移上文。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
象云。于此則確矣。上節只言陰陽之實體。此節方承上文言
聖人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乃作易之事也。
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與起下文。也有相連處。也有不
相連處。訂疑此是故是承上文者。
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如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

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自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
謂之摩盪。又曰。摩是兩個事物相摩。盪是圓轉推盪出來。摩
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圓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
訂疑此聖人始初畫卦之事。只好就模圖說。如邵子經世書伏
藏八卦次序圖及六十四卦次序圖也。本義正指此言。其小註
云。摩旋如磨子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住。及盪是圓轉推
盪出來。又云。盪是圓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似是就圓圖說
了。不可從。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十

正誼堂

蒙引剛柔相摩。即是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八卦相盪。
即是因而重之。上說當觀孔子說易。只說到八卦便停住。如此
云。八卦相盪。後又云。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八卦以象
告。是蓋以六十四卦。即八卦之所重也。要之似不如邵子一生
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
每加一倍者。為尤明白痛快。大抵亦是立言不同。然邵子之說。
實為前聖之所未發也。此條正指模圖言。乃聖人作易本乎圖。
圖是即此圖而圖之。方圖是即此圖而方之耳。在伏羲畫卦時。
只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其摩盪二字。特假借。

以明其意耳如所謂參伍錯綜皆假借字意也訂疑即參天而地參而字亦是假借字意人皆作實用字了看書須知虛齊先生于无字句處討意旨方有實在受用處拘于在文字上泥解終是影響

朱子曰自而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臨川吳氏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八卦○蒙引陽交于陰而陰生于陽于是有太陽少陰陽交于陽而陽生于陰于是有少陽太陰焉是兩相摩而生四也太陽交于少陰而乾兌

周易訂疑

卷十一上繫

十一

正菴堂

是有少陽太陰焉是兩相摩而生四也太陽交于少陰而乾兌分焉少陰交于太陽而離震分焉少陽交于太陰而巽坎分焉太陰交于少陽而艮坤分焉是兩相摩而為八也○時講云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少陽太陰太陽與少陰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摩而生巽坎艮坤○訂疑此等磨說真如磨龍磨虎成龍成虎無用卦餘水又成而無用也

潛解本文只言兩畫不言四象只言八卦不言六十四卦蓋舉兩而四在其中舉八而六十四在其中訂疑此一段簡捷了當新蓋舊藤愚謂只言八卦則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

十二分卦如十四亦在其中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訂疑本義以此二節分頂上文變化之成象成形愚謂上文所舉天地早高動靜方物許多不合此節乃獨申明成象成形三句也蓋此段上四句說言化育之功指植物而言下二句專言動物雖雖雄牝壯亦在其中而本指則欲急落人身上以為末二節張本也此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誠者自成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雖幾物在內而意則歸重人也故

周易訂疑

卷十一上繫

十一

正菴堂

下文只以易知易從二節結之不復言物亦如中庸修道之謂教云云旁進有道也及君子誠之為貴云云皆着落人上說不復言物也

朱子小註及蒙引有就易書上言者非也此段與下二節皆是言造化之實本義云此兩節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後總義又云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皆指此四節也確不可易矣○雷霆四節言人身無有乾坤之理易知二節言人能全乾坤之理則可與天地參矣如中庸首章首言道之大原出于天次言道之實體備于已末言聖神功化之極在此則首言易之大原本于

天地次言易理備于人身終言體易之極功也

朱子小註男有無植物言者蒙引辯之曰孔子只是就動物言如乾卦系傳品物流形亦只是就植物言朱子語類所記而朱子旁引曲証之辭耳學者泥之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豈難說詩為然此處齊善有書處

彭山季氏曰男女雖同陰陽之氣而主于陽者公健主于陰者必順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

周易訂疑

卷十一上繫

十一

正蘊堂

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訂疑物性亦有健順如馬性健牛性順馬亦分健順如牡馬健牝馬使而順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性之所由成也

訂疑以大體言之男健而女順然細分之男女各自有健順如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論男女皆備此二者之德也如男子亦有寬裕溫柔女子亦有節烈貞固是也故下文合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男子遂不簡而女子全無易乎

蒙引人見男女只是受形氣于父母而不知父母之道原即乾坤之道也厥初氣化之始乾成男坤成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

化付于形化形化衍乎氣化故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朱子註云陽而健者成以剛父之道坤而順以成女則母之道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形氣交感遂以形化而人物主生變化无窮矣○嘗觀天地生物何緣有男女之分蓋太極實含陰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以太極肇判之初其氣固自分陰陽陽之輕清上浮者為天陰之重濁下凝者為地及天地既位之後此氣又細細融結亦自分陰分陽得陽之奇而健者為男得陰之偶而順者為女所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是也或曰此為

周易訂疑

卷十一上繫

十一

正蘊堂

氣化者言也若今之成男成女何必皆出于乾坤曰此理萬古不易也人物始生之初男女之出于乾坤者氣化固自无疑但氣化无窮者也既有男女之後則所謂氣化者悉交付于男女之身矣于是父道之所在即乾道之所在母道之所在即坤道之所在也此二句其辭雖若專主氣化者言而其理則實兼形化者在其中

訂疑人之一呼一吸皆天地之氣為之貫通乾坤之道未嘗一息不在人身中人特天地傳通耳如鬼神憑著龜以告人吉凶可謂告吉凶者特著龜之所為乎此理甚明何必紛紜致詰難

乎

梁山來氏曰。成男雖屬乾道。而男女所受之氣。皆乾以始之。成女雖屬坤道。而男女所生之形。皆坤以成之。分之則乾男而坤女。合之則乾始而坤終。此造化一氣流行之妙。而在不可測者也。訂疑此亦合下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云云。朱子曰。知者管也。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之知。不當解作知見之知。乾為其始。為其萌芽。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五

正誼堂

訂疑乾知大始。即大截乾元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即至截坤元萬物資生也。資生以後。生長收藏皆坤之事。○本義輕清未形。未形尚未形也。

蒙引始指其初。大謂其全也。上文男女專指動物。故此云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則妻植物矣。訂疑本義蒙引皆欠際切。此節不遇要就知大始處形出下文。易字就成物處形出下文。簡字以起下人當全易簡以配乾坤之意耳。

蒙引上文以乾坤準天地。下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亦指天地。

故曰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則此乾坤似不當泛言。訂疑似字。

附本義云。是據其理之所類而言。言不但乾坤之成男女。然也。亦猶易有太極一節。云畫卦揲著其序。皆然。生之謂易。一節云。理與審皆然也。若本旨則自各有所主。

訂疑乾知大始二節。雖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者。然上文已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矣。知大始作成物。易知簡能。即申言上文乾道坤道之實。以明上文所謂乾道坤道者。即此知始成物者也。所以知大始者。易也。所以作成物者。簡也。人能全易簡之理。則是其體乾坤之道。而成位乎其中。而易之理在我矣。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十六

正誼堂

說統上文發明男女所由成。已將乾坤之理。交付在人身。上此後言知始作成者。專為下文易知簡能。張本。以明人心自有一乾坤也。易則易知以下。是說人心之易簡。與天地之易簡一般。至于盛德大業。得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其中。方滿得此心知能之初。此正人心之乾坤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乾健而動。云云。

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做上一截事。只做下一截。故簡。知便是起頭。能便是做。

了。乾唯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
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疑滯要做便
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闊截
障礙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訂疑傳曰顯諸仁義諸用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朱子曰乾坤變
化而无為。今朱子云做云施為說得不似天地無為而成底氣
象。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
人而言。言人善體乾坤之德也。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十七

止齋堂

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贊乾坤之功。雖至晉而
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
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可久。當作心。

本義人之所為云。訂疑德謂得于己者。已當作心。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訂疑即天地。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

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作人所易從。有人從之。

功便可成。若是頭緒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如何得

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常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為之事
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
人自然易從。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
久。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
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者。富有
而无疆。

平庵項氏曰。稱贊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
聖人。則嫌于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脩之路絕矣。

雲峯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上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十八

止齋堂

心自具一乾坤。蓋人之心。本自與天地同體。世人往往傾險使
人不可近。勞攘使人不可行。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為小人
之歸。殊可惜也。

蒙引本義人之所為。為字。無立心處。事猶論語吾十有五而志

于學。注云。為之。不厭。為字。亦無知行也。訂疑學而時習之。後

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為字。亦無知行也。近日一二老先生。反教學者

云。只是就處事言。如此。則下文本義何故。每上提撥个心字。事

字。及內外字。而本文亦何分德業。本義曰。心曰事。與下文德業

字。相照。應曰。同心曰協力。曰一子內曰萬乎外。曰得于己。當作

○曰○成○于○事○皆○此○意○心○所○以○主○宰○乎○事○者○立○心○原○不○在○行○事○之○
外○也○凡○立○心○俱○在○處○事○之○前○立○心○易○處○事○簡○雖○分○內○外○其○實○未○
有○易○而○不○簡○者○未○有○簡○而○不○本○于○易○者○如○中○庸○或○問○論○致○中○和○
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亦○未○有○致○和○而○不○本○于○致○中○者○
有○觀○則○一○千○內○者○信○從○者○眾○則○吾○之○一○心○亦○自○信○而○不○惑○矣○豈○
不○可○久○如○今○之○講○書○一○般○我○所○主○之○說○如○此○諸○友○皆○以○為○然○則○
我○益○信○而○持○之○益○堅○終○主○此○說○矣○有○功○則○善○于○外○有○功○自○人○之○
協○力○者○眾○而○來○故○得○善○眾○人○所○有○以○為○己○之○有○而○自○成○其○大○也○
李○斯○曰○太○山○不○棄○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成○其○業○今○就○古○之○大○功○業○者○論○之○如○堯○
欽○天○授○時○命○歲○和○明○揚○咎○四○岳○嶽○嶽○與○百○揆○賓○門○則○一○任○諸○舜○他○
如○禹○益○稷○契○皋○陶○之○徒○各○効○其○力○以○贊○其○治○是○唯○堯○能○兼○收○而○
與○之○共○天○工○故○也○故○稱○堯○之○治○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其○至○
大○者○若○以○賢○人○之○可○大○者○言○之○則○如○漢○高○祖○之○腹○心○良○平○爪○牙○
信○布○智○者○勃○謀○勇○者○効○力○一○時○天○下○英○傑○如○十○八○元○功○皆○入○股○
中○是○以○能○促○秦○滅○項○而○繼○三○代○一○統○之○治○也○揚○子○曰○漢○屈○辟○策○
以○其○能○兼○而○有○之○也○其○在○人○臣○者○如○唐○史○贊○房○杜○云○王○魏○善○謀○
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眾○六○而○効○之○君○所○

以○能○成○太○宗○之○業○而○為○一○代○之○臣○也○豈○非○易○從○有○功○而○可○大○者○
乎○問○有○觀○則○一○千○內○其○義○固○有○別○矣○有○功○則○善○于○外○似○是○上○
面○協○力○者○眾○之○義○何○如○又○做○進○一○步○說○曰○協○力○眾○而○有○功○矣○由○
是○而○四○方○聞○風○而○至○寸○善○无○有○或○遺○將○見○合○千○萬○人○之○才○以○為○
吾○一○人○之○才○合○千○萬○人○之○智○以○為○吾○一○人○之○智○何○謀○不○就○何○功○
不○成○其○勢○自○不○容○不○大○矣○是○亦○進○一○步○
可○久○可○大○者○可○進○于○久○大○而○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業○未○
為○成○人○之○德○業○也○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為○久○
矣○如○堯○之○巍○乎○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為○大○矣○此○則○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者○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云○
雲○峯○胡○氏○曰○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
位○而○无○愧○于○人○焉○然○必○如○此○後○謂○之○成○人○前○所○謂○賢○人○者○猶○未○
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為○賢○矣○謂○眾○人○皆○可○至○也○此○曰○至○此○
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教○人○之○
意○深○矣○
蒙○引○言○自○可○大○可○久○而○進○之○則○易○簡○所○造○醇○乎○其○醇○而○天○下○之○

理皆為我得矣。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無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是從可以可大處充來。前段易簡是生底。後段易簡是熟底。自易則易知。至可大則賢人之業。此是自善信而美大之域者也。過此以往。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聖神之能事。前面易簡誠之者也。後面易簡至誠者也。此兩段又要看得相貫。不可謂兩項人也。觀本義二个至此字。可見蓋人體乾坤之易簡。而至于可大可大。則為賢人之德業。又至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為聖人之能事。此賢人聖人是隨其所至而命之。非生來便有此一殷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二

正誼堂

賢人那一等聖人也。如中庸君子戒慎兩節是體道之始。事由是充之。至于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為聖人矣。蓋是由學而至于聖者也。經傳中如此者甚多。沈蛟門曰。天惟易。則天成簡。天而位上。地惟簡。則地成簡。地而位下。吾人無體易簡。則人成簡。人而位中。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于天地之中也。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到此地位。方成簡人。

右第一章

疏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象者

言乎象者也。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訂疑謂本天一地二節。在易有聖人之道四為之首。天數五節在大衍之數節後。故周氏如此分。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章。成十三章。按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負且乘以為別章。義元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並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按大衍一章。總明揲著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連。其知變化之道以下。別明知神及推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為一章。余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訂疑疏駁馬季長等是矣。其所取周氏所分十二章次序亦多不倫。先儒章次。既多不倫。本義更定之。亦有欠確者。詳各章下。按繫辭傳。原本自有次序。而今亂騰。底或是後人所錯簡也。即如釋諸爻辭者。共十九節。不依卦次。又散做三處。豈當日原本便如此混亂。想必是在一處有次序。如九卦之例也。今既不能盡復原傳之序。不如不分章次。如曲禮檀弓諸篇之例。其可

相承者相承說不可相承者聽人各以意會之不必強合牽為一意上下相承首尾相應也即如第一章天尊地卑一節許多條件下文不應以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二句結之草闕畧文氣不完又與上下文殊不相蒙也故以雷震以下至末一氣相貫自為一章可也而朱子本義云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此變化之成象者此變化之成形者愚竊謂不然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云蒙引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亦吾身之理孔子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易理于天地二以見當求天地之理于吾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三

正誼堂

身蓋有天地之易有吾身之易有易書之易究竟論之則易本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則是天地人身之影子也若不予天地吾身上體驗出則看易書終是死殺了孔子繫辭傳之作持地要人見得此破訂疑此章言先天之易未及繫辭之易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疏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直云明吉凶者悔吝憂虞是凶中之小別舉吉凶則包之可知也訂疑吉凶之類多端以例推之可也

朱子曰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向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蒙引此聖人字指文王周公或言無指伏羲為有設卦字非也此設卦字帶說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莫大乎蒼龜洛書與龜背帶說經傳中此類不一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物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未嘗進也此章雖帶設卦其所指則在辭也此節若憑空說觀象繫辭而不先以設卦于文理亦未當也後面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則設卦與繫辭是兩

周易訂疑

卷下 上繫

四

正誼堂

事矣訂疑指文王周公者以周易而言也其實周易之前各代原有易書故洪範指疑筮曰貞悔曰龜從筮從周禮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夏商亦有易也易始伏羲伏羲時想已有易書但今不可考耳

蒙引此設卦就指文王周公蓋六十四卦本伏羲所定今卦圖是也及文王周公繫辭須就圖上拆出而陳之于此然後看其象而繫以辭故亦謂之設卦乾初九本義云凡畫卦者自下而上則不但是伏羲也予信謂文王周公之繫辭无所用于設卦

乎訂疑後諸家從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云

蒙引本義象者物之似也物猶事也卦與爻皆有之卦爻中自具此象如下文得失憂虞之象是在乾卦則有大通至正之象在坤卦則有順而健之象乾初九九二有潛見之象九三有乾之惕厲之象坤初六有陰始生而勢必盛之象六二六三有柔順中正以陰含陽之象至于元亨利貞潛龍勿用等乃是辭也非象也聖人是觀出那象了方依那象以繫辭此象字與下文觀象玩辭之象同而與上經本義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不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五

正誼堂

同彼以象對占此則辭字內自包彼之象占也

易中所說象字其類甚多此所謂設卦觀象者是每卦每爻各有本然之象其義之所該者最廣究其要指則所謂時有消長事有當否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云云本義云事之變也所主在人事也有直就人事取象者如坤六三有含章之象蒙九二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也有假物類為象者如乾初九潛龍九二見龍坤六四括囊六五黃裳是據卦爻所似之象而取之要之亦是以象其人事者又有一類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及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雖是隨時以已意取

之非說卦所列之類却亦因爻之乘承比應處含有此象亦所謂事之變也故取其象亦主人事又有專以一事一物言者占者須隨時變通如田无禽雖主田言然征伐者得之必不能成功仕進者得之必不能顯身以占事上必不能獲上以占治下則為包无魚之象矣如勿用取女雖主一事言以是推之非其民不可使也非其友不可友也非其人不可用也所謂神明之存乎其人也蓋易中凡一卦一爻皆該萬事之變也

訂疑按坤初六爻疏云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

堅水龍戰之類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之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云

正誼堂

說統卦內無爻言上章言先天之易主畫卦此章言後天之易主繫辭訂疑雖主繫辭然繫辭時亦須觀象學者學易亦須觀象卜筮者亦須觀象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云

訂疑此節本義極元分曉愚謂此專指揲著之法言變化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也上節為末二節居而安者易之序四句及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張本此節為末節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張本也

崇引此節于揲著求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是就變底說則皆剛化柔柔變剛也故今三百八十四爻盡謂之九六而無所謂七八者其末段本義亦云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字正與觀變之變同若據卦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祭

三

正菴堂

爻見在說則與後本義相度而解不通矣故乾初九本義云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用九本義云凡遇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故變化當如此斷此剛柔變化與系傳中所謂卦變不同蓋剛柔變化乃聖人作易之本旨訂疑指教人卜筮事而其圖則在啟蒙考變占一段系傳卦變云者朱子以為易中之一義而非聖人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其圖則序例所謂卦變圖者是也今多被卦變之說來混謂系傳卦變便認不出又曰啟蒙考變占法如占得乾者上五爻皆七下一爻獨九則

是乾之姤而初爻變矣即是柔推夫剛訂疑當作剛推夫柔而

剛化為柔也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經傳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之彖辭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祭

文

正菴堂

訂疑三爻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唯啟蒙卦變圖內列得詳今學者多不省性理不知啟蒙之書則不知何為前十卦何為後十卦矣愚有一要訣凡三爻變者每一卦共得二十卦初爻變者即為前十卦初爻不變而他爻變者即為後十卦崇引聖人觀象繫辭各擬其單變者繫之也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訂疑或作得失或作失得得失為是本義言凶悔吝者易之辭也云上崇引此言吉凶悔吝及下文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皆是舉易中

所有其下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及三才之道則是把造化
人事來狀他不可謂辭之吉凶悔吝者以卦爻有得失憂虞之
象也論聖人當初繫辭固以卦爻有得失憂虞之象但自後來
據見成說則易之吉凶悔吝即是得失憂虞之象耳

訂疑初疑此得失之象憂虞之象二象字即上文觀象繫辭之
象後覺不是蓋此二象字與下文進退之象晝夜之象二象字
及三極之道字為類如以得失憂虞之象為設卦觀象之象則
進退晝夜之象與設卦觀象之象說不通矣所以看書須照上
下文聖人仰觀俯察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而作易則凡得失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元

正誼堂

憂虞人事之象與夫進退晝夜三極之道之象全已在聖人胸
中矣然後盡卦繫辭制為揲蓍之法則凡易中之吉凶悔吝等
又即人事中得失憂虞等象矣揲蓍之法中變化剛柔六爻之
動等又即造化中進退晝夜三極等象矣吉凶悔吝外有亨利
咎害等言吉凶悔吝以例其餘也變化剛柔外有分二卦一揲
四歸奇等言變化剛柔以例其餘也

蒙引憂虞不可分貼憂慮也虞度也凡慮慮則驚疑而意度生
此情理之必然驗之人事自見矣或以憂屬悔虞屬吝按本義
憂虞雖未至凶云及下章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往合為一類似非可以分屬論

自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致悔而取羞矣皆自
人事言正如下文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
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
矣皆是分配其義耳漢高祖初聽酈生之說刻印立六國後及
張子房借箸為籌于是大悔罵酈生曰豐饒幾敗乃公事何无
此一悔則事去而悔无及矣至于凶矣唯得此一悔後遂成功
而凶反為吉其襲項羽于彭城也羽尚握數萬兵在外帝驕于
一勝遂置酒大會羽反舉一擊漢兵敗雖水為之不流國漢數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辛

正誼堂

市至太公吕后亦為楚所得其取羞何如僅幸身未為楚獲可
以因敗為功未至于凶耳此實因勝而驕所致亦可見吝之自
吉而向凶也○吉凶相對云是以四者交互說來又以見上
文只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以悔吝皆歸于吉凶也而上文
之吉凶就該得悔吝了

訂疑本義辭言凶悔吝一段此如邵子陽之陽陰之陰陽之陽
陽之陰之說乃本文外意不必入正講下節剛柔進退亦然
梁山來氏曰虞者樂也憂則困心衡慮漸趨于吉亦如悔之自
凶而趨吉也虞則志得意滿漸趨于凶亦如吝之自吉而向凶

也。○說○說○虞○與○娛○同○。孟○子○驩○虞○。正○此○義○。訂○疑○與○索○引○不○同○。
說○說○此○節○承○上○文○明○言○以○來○。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陸氏釋文三極。陸云。極至也。馬云。三說也。鄭韓云。三才也。王肅
云。陰陽剛柔仁義為三極。

本義既變而剛云。至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

訂疑本義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陽突
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更不可曉其意。
以剛柔二字為標者。若既變化復之剛柔。只有二少而无二老。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又以六爻之動為變化後之少陽少陰。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
全不成道理。其病總由于既變而剛。則晝而陽。四句。先已串說
了。則象晝夜之剛柔。便有二少无二老矣。而六爻之動。又全說
不去。索引一條。可破此病。
索引進退晝夜。不必貫說。如下文三極之道。便貫不去了。大抵
俱是借彼形此之辭。進退是造化人物消長處。故不可以晝夜
貫。且剛柔變化。猶或可串說。若進退晝夜。之與三極之道。則決
串說不得。訂疑此段。極是。其餘尚有串說如本義者。故刪。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須是逐爻說變化。變則有柔而剛。化則自

剛而柔。歷幾陰根陽。陽根陰。二本則一之妙。有以見太極之全
體。无乎不在也。如三四皆剛。則人道亦有純用仁時。仁即義之
變也。三四皆柔。則人道亦有純用義時。義即仁之化也。當純仁
而仁。當純義而義。非偏也。此乃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
在陽者也。天道地道亦然。○六爻之動。只以九六為剛柔。不
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即變化。所為剛柔相推也。

訂疑六爻之動。指標者所得之卦爻。老陽化為少陰。老陰變
為少陽也。三極之道。謂天道陰或變為陽。陽或化為陰也。地道
柔或變為剛。剛或化為柔也。人道仁或化為義。義或變為仁也。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天道之陰陽變化。易說人道之仁義變化。亦易說。唯地道之剛
柔變化。為最難說。為天道之陰陽。常互易。人道之仁義。常互用。
其變化可言也。至于地道之剛柔。則體質有定。何以說變化乎。
索引云。天之陰陽。則寒暑晝夜之類。地之剛柔。則啟閉榮枯之
類。人之仁義。則恩威寬猛之類。皆有變化之道。愚謂其說。天道
人道。則是其說地道。則非也。地道之剛柔。謂山川陵谷。原隰墳
壤之類。其色有黑白黃赤青紫之殊。其勢有高低下平險之異。其
性有燥濕緩急肥饒寒燥之別。所謂賦形有定者。非若天道人
道。陰陽有互至。仁義有迭施也。故曰其變化難言也。然但就其

相因元窮處觀之其彼此忽易形勢頓殊如行云行山陰道上
千岩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者非其變化之大者乎至
于變盈流謙海田變易之說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變瘠為肥
變惡為美皆地道之變化也又嘗見有斥鹵變為膏腴膏腴又
變為斥鹵者當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二句參看但彼以爻
位言此以揲著變化言其指不同其理一也
說就此節承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來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註序易象之次序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三

正龍堂

本義易之序云云○朱子曰居謂身之所處循其序則安○節
齋蔡氏曰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雲峯胡氏曰所居
而安是安分
訂疑諸說皆因本義云云而誤也若如此說則君子便是聖人
地位矣本義云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此句若
指辭說則于下句為復若只指卦爻之次序說則不合著所著
事理四字矣愚謂易之序如序例所列伏羲八卦次序八卦方
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圖方圖次第及後天八卦次序八
卦方位及二篇之卦序雜卦之反對六十四卦內上下句

之六爻當位不當位承乘比應之類所謂止有圖畫最宜添玩
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者也○邵子曰先天无文吾終日言之
而不離乎是者也居而安者即下節居則觀其象也安如禮記
所云博依安詩維服安禮操饒安絃之安謂特上觀察使吾心
眼與之相服習浹洽也樂而玩者爻之辭即下節玩其辭也蓋
卦辭在內不言卦辭錯舉之省文也此節與下節居則觀其象
而玩其辭皆平居學易之事如上文聖人設卦觀象而繫辭也
或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朱子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
樂蓋有契于心則自然樂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三

正龍堂

李彭山曰序自易言則聖人畫卦以成列者是也辭自爻言則
聖人觀象而繫辭是也
訂疑此說可從易之序即上文聖人所設之卦所觀之象也辭
即上文所繫之辭也
索引爻之辭在所玩則卦辭可知矣吉凶之辭言乎其得失也
悔吝之辭言乎其憂虞凡一字之著皆至理所寓其指遠其辭
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應君子朝斯夕斯讀而玩之言雖有
盡而意實无窮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

天祐之言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云、訂疑上文本義解象辭其辭變化處殊鶴突底際

崇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乎事也動者涉于事也居則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顯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用其理用易則難盡乎一爻之時訂疑用易不止用一爻亦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有用卦之時當活看其所占之卦有動爻无動爻耳

雲峯胡氏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言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閒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言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紫引以居則觀象玩辭為動則觀變玩占之地者非也訂疑于理亦无妨平日學易理不精則動時用易必不盡善居而觀象玩辭亦自可以得吉利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

大過與宜必背為動而觀變玩占者哉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則何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于化裁推行之際而唯其占之所指矣故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所以自天祐之言无不利

說說四其字皆指卦爻象變即易之序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

訂疑下章彖者言乎象者也又者言乎變者也本義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則象與變有偏全之分矣辭與占亦有辯吉凶悔吝雖亦是易之辭然第十一章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定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則吉凶者正指占說故上下經本義多分象與占言之則所云其象如此者即辭也其占如此者即占也即此本義所云所值吉凶之決也然經中亦有有占而无辭者如乾之无亨利貞坤之利永貞之類是也亦有有辭而无占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比之六三比之匪人否之六三包羞之類是也此本義所云即象而觀占在其中不言其占謹微之意見于象中其象如此其占可知者也朱子學易之法一條云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不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即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于自家所處

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云云孔子所謂學
易正是平日常學之想見聖人之讀易異乎人之所謂讀想
見他胸中洞然于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矣
訂疑居則觀其象即上文居而安者易之序但易之序通指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言象則就逐卦逐爻而觀其象所
謂卦德卦體卦象卦變爻之陰陽中正與否乘承比應何如時
位何如也玩其辭即上文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謂將有為有言而抱者問易觀其所值之卦爻而玩
其占決之辭也上句言辭不言占者平日所講求者重明其理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三

正誼堂

也下句言占不言辭者蓋時所質疑者重決其吉凶也其實辭
中亦有占占中亦有辭也細玩此節似重觀變玩占句者蓋
觀象玩辭不遇後說上句以起下句耳

右第二章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而君子
學易必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歸結在下筮
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蒙引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而占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

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
通例矣章次如此此乾坤文言一節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
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變玩占則就其
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訂疑此章第二節即言得來
得來此後天之易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註象總一卦之義也爻各言其變也

訂疑經註王弼著繫辭以下諸註皆韓康伯著後凡言註者放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三

正誼堂

此

疏象謂卦下之辭言說乎一卦之象也爻謂爻下之辭言說此
爻之象改變也

本義象謂卦辭云

訂疑雙指標者者所遇老陽老陰之當變者言占用其變易為
占卜而作故又逐爻繫之以辭使遇此卦而此爻變者當觀此
象而玩其占疏云象之改變尚未明本義云變指一節而言對
全體而言亦未釋變字之義也不釋象變二字之義者以象辭
變已見上章也卦亦有變六爻皆變及三爻變則用本卦及之

卦之彖辭美也。爻亦有象。乾初九本義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之類是也。臨川吳氏曰。象字本上章。按卦觀象。象字來變字本上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字來。

訂疑雖繫辭傳未必上下相承說。然此章象變字則即上章象變字也。

蒙引本義不曰象全體變一節也。而曰指全體而言指一節而言。可見不以全體當象字一節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有一節之象。獨于卦言象者。象在全體。尤著耳。有一節之變。亦有全體之變。獨于爻言變者。變在一節。尤著耳。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元

正誼堂

梁山來氏曰。象指全體而言。乃一卦之所具者。如元亨利貞。則言一卦純陽之象。變指一節而言。乃一爻之所具者。如潛龍勿用。則言初陽在下之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疏謂卦爻下辭也。著其吉凶者。論其卦爻失之與得之義也。前章據其卦爻之象。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此章據其卦爻之辭。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辭者悔吝者。言此卦爻有小疵病。

也有小疵病。必預有憂虞。故前章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但前章論其象。此章據其辭也。辭者无咎者。即此卦爻能補其過。若不能補過。則有咎也。按畧例。无咎有二。一者善能補過。故无咎。二者其禍自己招。无所怨咎。故節之六三不節之咎。又誰咎也。但如此者。少此據畧者言之。故云善補過也。前章舉其大畧。故不細言无咎之事。此章備論也。訂疑善字作能字。

訂疑前章言象者。失得憂虞。與進退晝夜三極為類。皆泛指人事造化言。取象在易之外。所謂天下之積之動也。所謂致天下之動與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是也。此章所言失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甲

正誼堂

得小疵補過。乃卦爻之所各具。如位有當否。中與不中。乘承比應。有相得與不相得。時之盛衰消長。所謂吉凶以情遷是也。疏云。未盡其指。疏又云。此章備論也。愚按此章亦畧論之耳。易中占辭最多。如云亨。云利某。云福。云祉。云有喜。有慶。有譽。有尚。有獲。有功。有嘉。有得之類。皆言无咎之例也。如云勿用。云无譽。云不利某。云有吝。有厲。无攸利。不可不宜災疾迷亡。有言喪亂之類。皆山悔吝之例也。又疏云。善補過。謂能補其過。善字作能字。固通。愚謂善字當與言字為類。謂辭有許以无咎者。善其能補過也。善者嘉獎之辭。蓋卦爻中有可議處。又有可取處。

重子可議處是有能補過之理故聖人繫辭因而許之勿如胡氏說人說也臨川吳氏曰辭曰无咎者善其能補過也梁山來氏亦如此說或曰无咎曰善吉何不曰善乎曰上兼言吉凶故不便用善字非謂无咎更善于吉也翼亭曰失得小疵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卦爻所以有此者以時才力之不同耳蒙引其字指卦爻言也

揚誠齋曰悔者遷善之權輿也否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怨之辭也陳明卿曰悔者自責以省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四 正誼堂

怨道心也故雖有疵而日損吝者因過以自解人心也故因有疵而日增均為小疵而中有消長之勢矣訂疑此上章本義悔吝居其中間之意非正吉也本文悔吝通就不好邊說故經不責有悔而責无悔悔亡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註六位有貴賤也齊猶言辯也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云云朱子小註以二四三五初上相對較其貴賤

訂疑小註偶然之說不必從蒙引辭貴賤像與句處可從

楊龜山曰泰卦為大否卦為小蒙引又推之曰小謂卦之以陰為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為主者如復臨泰之類

訂疑如此說則齊小大句只說得十二月之卦餘卦如何說且如同人大有謙豫履小畜頤大過小過中孚等卦又如何分大小乎竊謂小謂陰大謂陽學易者欲知某卦之六爻孰為九孰為六即在畫卦之奇耦觀之便知此是易中實事何必紛多事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四 正誼堂

章所言是也當觀于卦爻之辭則吉凶可知如坤初本義云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上六本義云其象如此其法亦通例也

蒙引位即是一節底卦即是全體底又曰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辭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象者言乎象二句也

訂疑此亦有理但此節及下節皆是學易之法與他處泛引以形起下句者不同

梁山來氏曰上文釋卦爻吉凶悔吝无咎之名義矣此則以人

體卦又吉凶悔吝无咎之功夫也。訂疑體字久矣。五存應四言。一善則貴賤句應文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句應彖者言乎象。此自可從。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介謂辨別之端云。或問悔吝未至于吉凶是乃或萌動可以何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朱子曰然。丹陽都氏曰憂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于其始震无咎者必恐懼脩省而省過于其終。

雲峯胡氏曰前曰悔吝言乎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謂當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望

正誼堂

謹于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

无咎者存乎悔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

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淪而不自知也

訂疑悔吝三字亦差不多此處似分悔吝為未來咎為已成

之過愛將來之悔吝則當察于善惡方形之始而過欲存理使

善念充而惡意去則不至于悔吝矣知咎之已成而動其補過

之心則當悔悟于此之非而痛自洗滌舍其舊而新是圖則

有咎者可援于无咎矣聖人貴寡過而尤貴補也如是其勉人

遷善之意深矣。卦爻中有言悔吝者非謂其必悔必吝而

遂可法之无可如何也。正欲人知其將有悔吝而憂之也。徒憂

无益則貴于善惡之介而慎其投足之途也。此大學慎獨之說

也。卦爻中有言无咎者非謂其因循苟安而遂得无咎也。正欲

人知其已有咎過而震其補過之心也。然震之有術則貴乎自

怨自訟而振拔于困衡之餘也。此曾子省身之學也。以此推之

則吉非无咎而吉必作善以迎祥凶非凶當改圖以避禍也

此意不干吉凶發之而于悔吝无咎發之者舉悔吝无咎以例

吉凶悔吝无咎亦卦爻之辭中所存也。舉吉凶而不及悔吝无

咎者亦以吉凶例悔吝无咎也。錯舉互文之例如此。存乎悔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望

正誼堂

之悔與悔吝之悔不同悔吝之悔小疵也存乎悔之悔脩省也

太甲有桐宮之災卒為商之令主宣王聽姜后之諫遂使周之

中興漢武有輪臺之詔遂免亡秦之續明英宗有南宮之困遂

成天順之隆悔之時義大矣哉

憂悔吝愛字震无咎震字蒙引皆指易說非也。此二句與上三

句一例貴賤小大吉凶悔吝无咎易之象易之辭也。列之齊之

辭之愛之震之者學易之人也存乎位存乎卦存乎辭存乎介

存乎悔則夫子示學者以學易之法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註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訂疑諸家從之。

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朱子曰有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問卦有大小云。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只是依約看。也是底底。自是不曾見得底底。只是依衆。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四 正誼堂

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訂疑卦有小大。○上繫上文辭小大者存乎卦。○句而言之。謂卦中○之爻有奇有耦。而其辭亦有險易不同。所謂吉凶以情遷。○小者未必盡險。大者未必盡易。只是約畧言之耳。如論三多凶五多功。謂為貴賤之等。又謂柔危剛勝。豈能盡然。孔子不過以已意偶見約畧說耳。其實小者亦多易。大者亦多險。三之位柔者固危。剛者亦危。五之位剛者固多功。柔者亦多功也。○上文以

位之貴賤與卦之大小並舉。此節單言卦有大小不及位有貴賤者。亦省文也。錯舉也。若以例推之。則位有貴賤。辭有凶功。如下篇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蒙引辭之險者。如刺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之類。是也。易者如復之朋來无咎。泰之拔茅征吉之類。是也。要亦大畧如此。未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橈訂疑夫非不大也。而子號有厲臨非不大也。而八月有凶。觀非不小也。而有孚頤若也。五非小也。而屯其膏。既濟九五非小也。而不如西隣。坤六二非大也。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約說。不可拘定。卦字辭字皆無卦爻說。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四 正誼堂

張子曰。指之使趨時順利。順性命之理。繇三極之道也。能從則不險于凶悔矣。○誠齋楊氏曰。其辭夷易。指人以所之吉且得也。其辭艱險。指人以所之失且凶也。○潘氏曰。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訂疑三氏之說。即第十一章開物成務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言。凶所以斷也。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下繫因系以濟民行。說明失得之報之意也。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平庵項氏曰：自象者至補過也。皆解易之文。自則貴賤至未皆學易之法。

易與天地準故能稱論天地之道

本義易書卦爻云：○朱子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稱論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故易能稱論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訂疑用之謂下三節。稱如封禪之稱。糊合使無縫。辨論如絡絲之論。自有條理。言雖是稱得外面無縫。而中則事：物：各有條理。猶如大德教化。論如小德川流。猶如非論。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四七

正誼堂

則空疎无物。論而非稱。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雲峯胡氏曰：此易字指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自與天地相等。故于天地之道。稱之則是合萬為一。渾然无欠。論之則是一實萬分。燦然有倫。此下三節。皆是聖人用易之書。訂疑易書二字。原不必重論。所重卦爻耳。此章是專言聖人觀象之學。未及于辭也。若重言易之書。便是兼辭了。易之辭。雖亦足貫天下之道。皆是發明天地陰陽之理。然不如易象混淪全體。无一縫罅。无一遺漏也。觀說卦一傳。及序例諸圖。可見。

索引天地之道不外乎一陰一陽之變。而易書卦爻亦一陰一陽之變也。凡幽明生死鬼神仁知之屬。易皆有以象之而无遺矣。○幽明生死鬼神仁知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于此道也。自其外而統觀之。則幽明生死鬼神之類。无一不包括于其中。有以稱之而无遺焉。自其內而析觀之。則于所稱之中。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或知之類。又皆有以論之而不紊焉。夫易能稱論天地之道如此。信乎與天地準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四八

正誼堂

疏天有縣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本義此窮理之事。云：朱子曰：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明。日入地下。便幽。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

是陽便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南東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問：原始反終。曰：反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摺轉來看。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又曰：精魂也。耳目之精為魂。氣魂也。口鼻之呼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魂降。則氣散魂遊。而无不之矣。魂為鬼。魂為神。禮宰我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註：氣為虛。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

又曰：變謂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離魄。而離魄之意。自

易打疑

卷十一 上繫

兇

正理堂

可見矣。○又曰：變雖屬陰。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祖。落祖升也。便是魂之遊。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遊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神氣上升。氣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于下。推此可見。○又曰：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是漸。散若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為妖孽。若疰瘵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為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

不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

列傳：魂原是氣。无形也。魂无所不之。故曰遊也。

訂疑：原始反終二句。既就死生說。精氣為物三句。又就死生說。

不无。精氣謂精氣為物三句。既是說鬼神之情狀。只宜就造化

之迹。二氣之良能。言如中庸所言。鬼神為德。體物不遺。處氣

至而伸。則在人。為精氣為物。而為神。陽之伸也。氣往而屈。則在

人為遊魂。為變而為鬼。陰之屈也。獨以人說鬼神。以例其餘耳。

原始反終。亦然。萬物皆如是不止人也。何來都彼朱子就人說了。故一旦難信耳。

周易打疑

卷十一 上繫

平

平理堂

紫引生死就人物言。鬼神就造化言。鬼神是人物之所以生死者。○精氣遊魂。變動植說。此說人未能信。實有此理。草木俱有香臭光彩。便是魂也。即所受之陽氣也。亦俱有津液。此便是魄也。即其所得之陰精也。雖不如動物之分明。然上句生死既無動植。鬼神則物之所以生死者也。安得不兼動植耶。○訂疑：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此以理言也。體物而不可遺。張子云：氣至而滋息。為神氣。反而遊散。為鬼。此以氣言也。正可以解此處死生鬼神之說。○又按：張子正蒙動物篇。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

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謂之神。以其伸也。反謂之鬼。以其歸也。此即變動植之說也。○張子曰。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此專以人言也。○蕪子時曰。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弱。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賢為神。非有二也。志之所在者。異也。○訂疑此非解此節之格。因其有至理存焉。故並錄之。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五 正誼堂

朱子曰。至謂之神。反謂之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也。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鬼。祖考來格。便是神。○訂疑如祭祀時。神之來格。是神。及祭畢送神。皇尸載起。則神又去。而為鬼矣。○以上所說紛。愚謂此節大旨。不過欲以屈伸往來。聚散離合。言鬼神之情狀。特偶就在人者言之耳。非停論在人。之鬼神也。其主意止以鬼神與幽明生死。陰陽之變。以明天地之道。因以明易之準天道耳。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即聚散而知鬼神之情狀。皆窮理之事也。○蒙引仰觀俯察。固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之。反之也。○為易者。變亦以易而推其如此也。為上已有兩以字。便承他說出省文。爾亦如善補過也。一句不用言乎其三字。○訂疑胡氏蔡氏二條。與快直捷。○蒙引天下之物。理多矣。此言窮理。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之至難窮者也。于此而有以窮之。則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五 正誼堂

天下之理。無不窮矣。自聖人分上說。亦舉重以見輕也。○訂疑輕重當作難易。若大學之格物。則衆人所可能者。○訂疑此亦如中庸三重之道。上言本諸身六事。而下文特申實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舉難以見易也。○仰觀俯察。三條得于易者。少得于卦。圖者多。試觀序例。先天諸圖。其國者。天文也。方者。地理也。八卦圖。無天文地理也。原始者。陽生于震。復也。反終者。陽盡于艮。剝也。精氣為物者。自震復至乾也。遊魂為變者。自巽姤至坤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

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說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者聖人無物不知是知周于萬物天
下皆養是道濟天下也故不過者所為皆得其宜不使愆過使
物失分也

訂疑疏解故不過意則是而語氣不順蓋能知而不能濟或能
濟而知不能周則皆不能無過今知足周之而道足濟之所謂
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盡矣故不過

別傳與天地相似乾父坤母克肖之謂似故不違善繼其志善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奎

正誼堂

述其事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云

訂疑本義則知而不過矣知而二字當作衍文

朱子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
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輕重故屬之天道濟
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訂疑不曰下章而曰下段者朱子為此說時或未分此兩處為
兩章但依周氏所分精氣為物至君子之道鮮矣為一章也

蒙引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連下句都是聖人與

天地相似處本義乃獨于此帖天地二字者舉一隅之意也

朱子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兩句本皆知之事不流
是本旁行是應變處元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元其本則流
而入于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是仁其實皆是知之

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訂疑此以旁行
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作一句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對與
本義不同

又曰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却有故字又相
對此一句突然易中有時愆底處頗難曉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高

正誼堂

訂疑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兩事上言知下言仁中加一

而字以故不過結之旁行者行權之知也對上知周萬物對下
樂天知命不流者守正之仁也對上道濟天下對下安土敦乎

仁亦中間加一而字句法與上句同而元故不私三字以結之
分明是缺文耳本義有見于此故以旁行不流作兩事平說而
以知仁分之此正說也小註以此句合樂天知命為一句謂皆

知之事而通與安土敦仁句對乃別一說而雙湖胡氏及潛解
梁山來氏皆從之

蒙引旁行而不流上一段知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有

難處而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焉旁行易流也聖人難
旁行而又不流焉

訂疑下文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皆是無處變意若非處變則何
必云樂天知命云不憂云安土云敦仁乎

蒙引樂天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
樂乎天理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知有天命則惟脩身以俟之
又何憂

訂疑在聖人分上知命是淺事只帶言之程子曰聖人樂天則
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

周易訂疑

卷十一上繫

堂

正誼堂

也命者所以補義一循于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愚又按聖
人亦有言命處如死生有命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又曰道之
將行將廢命也然皆以曉眾人耳在聖人則知命不足言矣
朱子曰安土敦仁是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
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處而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
篤厚盡去己私純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厚之意
只是仁而又仁敦厚于仁故能愛唯安土敦仁故其愛自廣又
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
樂樂天安土與崇德廣業兩章各言一事雖理可相形而不必

經本也

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又曰安土者隨所寓而安
若自擇安處便是知有已不知有物也訂疑此答何叔景之說
也是以敦仁仁字作受之理言蒙引從之本義與夫仁者已發
立而立人集註云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
理之周流而无間矣同一解法于安字切

蒙引其知益深其仁益篤此又聖人仁知之極致也大抵聖人
之仁知非有至與未至焉與未篤特隨所寓而言便見一節難
于一節一節際于一節爾

周易訂疑

卷十一上繫

堂

正誼堂

飛龍講意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與天地同功旁行不流與天地
同變化樂天知命則益无違于天安土敦仁則益无違于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云
朱子曰天地之化泊之不窮如一爐金汁終化不息聖人則為
之鑄鑄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于中道曲成萬物而不遺
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開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
就此物之理无有缺遺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吉曲成萬物是

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教化曲成如小德川流範圍天地之化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元過差此特其一耳

蒙引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若舉一二端來說如一氣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裁之為四時二十四氣是也地形廣遠經緯交錯聖人則裁之為九州凡封疆之界是也又如正經界治溝漕使恒雨而滂則水有所歸使恒暢而旱則水有所取皆範圍之事不然早則隨他早水亦隨他水其不過乎九州封疆之界不辨則四海之內只是一大塊渾淪孰知其為何州孰知其為何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卷

正誼堂

國如是則過矣四時節候不分則大運之中只籠統一氣而已人知何時為春夏何時為秋冬何時為分至如是則過矣此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之宜亦在其中矣訂疑中有涉曲成萬物者刪之

曲成萬物於凡天下之物知無不明處無不盡使父慈子孝兄弟恭耕田鑿井各利其利煖衣飽食各樂其樂賢知勿使過愚不肖勿使不及動植之類則宜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舉天地間无一物不得其成就處所謂大以成上下以成小者如此方謂之不遺亦不能枚舉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句最難看

訂疑不曰天地之道陰陽之道而曰晝夜之道舉一以例其餘也此至淺者也上文幽明生死鬼神固是此理大言之則元會運世小言之則呼吸動息莫非此理也知是知天地之化育之知乃嘿契非推測也所謂與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天至誠如神者也後章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也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者也說諸心研諸慮者也肯堂王氏曰神以聖心主宰言易以聖人運用言其所存主處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卷

正誼堂

一神之所為不可以方所測其所運用處一易之所為不可以定體執也又曰聖人範圍曲成通知則神易不在造化而在聖人矣故凡物有定在者皆可以方求之聖人之神通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其端無在而無不在也何方之有凡物之有定體者皆可以體求之聖心之易妙于範圍曲成通知之內而不滯于一元為而不為者何體之有聖人心易之妙如此命无不至矣然執非用易以至之哉訂疑本義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括程子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

見至神之妙。元有方所。而易之準道。元有形體之語。而為說也。然獨突之甚。獨王肯堂望聖人說確極此句。與上文是故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故不違。故不過。故不憂。故能愛相對然。上二節皆一句一結。此節獨三句一結。此大法之變換也。

紫引當初聖人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能作易。在後聖人用之。又可以窮理盡性。而至于命。要之聖人之窮理盡性。而至于命。不必盡由用易。孔子立言主意。只是以贊易道之大。爾其實是有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允

正誼堂

訂疑三節相承說。至命由于盡性。盡性由于窮理。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既以易則原始反終。精氣遊魂二句。亦以易而窮之可知矣。窮理節既以易則盡性。至命之由。以易又可知矣。此易之大所以與天地準。而又為聖人之所不可須臾離也。

右第四章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訂疑仰以觀于天文三節。依本義就用易之聖人說。則如前所述矣。愚謂若以作易之聖人說。則仰觀節為聖人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神明之德。

萬物之情。如說卦所列者。則理无不窮矣。與天地相似。節為聖人得易簡之理。盡三極之道。于凡所謂知仁德業平易險阻變化云為之類。无不知之。明而處之。當則性无不盡矣。範圍天地之化。則為聖人窮理盡性之至極。義精仁熟。盛德大業。知來藏往。聰明齊知。可與天地參而成位乎其中者也。則命无不至矣。夫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之變。知仁之理。所謂一陰一陽兩在不測之神而已矣。聖人者。由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如此則聖人之神亦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故其所作之易。亦廣大變通至變至神。往來不窮也。如此說。則易无體之易。與天地準。首尾兩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卒

正誼堂

易字相應。而亦以見易書之作。為有本領也。姑記所見附之于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誰能識之。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陰陽者。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云云。朱子曰。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

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是陽。望後是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為今。地滾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就為之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

蒙引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當離合看。此句最好。蓋道不離于陰陽。故當合看。而不離于陰陽。故當離看。此正所謂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又未嘗倚于陰陽也。下文作一。都有一陰一陽之謂道。亦節上都有箇陰陽不測之謂神。此章陰陽正指動靜言。靜其體。動其用也。道兼動靜。含陰陽則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蘊堂

道无安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迭地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道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乃太極之謂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是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兼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知及成象效法。都取大底說。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此章所言陰陽。大抵皆以流行者言。

梁山來氏曰。理兼氣機以出入。說統此章大指。只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便了。聖人恐人外陰

陽以求道。故從一陰一陽上指出道來。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就陰陽中說箇不測來。非道外有神。中間節是道。節是神。

訂疑本文兩一字。本義迭運字極重。周子所謂一陰一陽五為其根者此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道具于陰而行乎陽。云云。或問繼之者善也。是此理之流行。未賦于萬物。朱子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蘊堂

一個磨心。只管推轉不已。未穀四散撒出。所以為繼之善。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連个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底。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訂疑未條是說性善之理。與本義不合。

建安江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希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既繼之義也。訂疑明甚。

蒙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此理則一般但彼是串合言之
總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性○已○交○過○人○物○去○了○乾○道○變○化○總
之者善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成之者性也○
訂○疑○乾○道○變○化○以○下○引○乾○象○傳○以○釋○此○節○甚○好○本○周○子○但○周○子○
止○引○到○各○正○性○命○而○截○去○保○合○大○和○一○句○尤○得○成○之○者○性○也○正○
旨○蓋○保○合○大○和○釋○貞○義○居○多○在○草○木○為○結○果○時○在○人○為○全○而○歸○
殺○吾○宰○之○時○與○此○處○本○義○不○合○不○如○截○去○通○書○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朱○子○註○曰○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
實○理○流○出○而○賦○于○人○之○本○即○圖○之○陽○動○也○通○書○曰○乾○道○變○化○各○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空

正誼堂

正性命○誠○斯○立○焉○朱○子○註○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
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于○是○而○各○為○一○物○之○
主○矣○即○圖○之○陰○靜○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
是○說○人○性○上○事○此○可○見○蒙○引○帶○保○合○大○和○句○為○衍○文○也○
朱○子○曰○繼○成○二○字○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
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成○性○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
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
字○相○應○是○指○理○而○言○蒙○引○或○以○繼○之○成○之○為○氣○善○性○為○理○何○

以分理氣而二之○蓋善字性字○難以屬氣也○然理亦寓諸氣二
而一者也○又曰○天地生物之心○无有不善○故曰○天地之性也○對
氣質之性而言也○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便是氣質性
則物所有○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不同○而理亦隨之
又繼之時○純是乾道變化○不着形氣○故謂之善○
訂疑成之者性○本義蓋說○資生○流○形○時○說○未○及○保○合○大○和○時○也○
若人物之全而歸○乃過此以後事○
或疑成之者性○焉知非全于已生之後耶○曰○本義說各正性命
時言而不就保合太和時言○非无見也○因下文知者見之謂之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空

正誼堂

知云○上○天○下○之○人○猶○未○能○盡○是○成○性○存○心○者○况○萬○物○之○生○又○安○
能○必○其○保○合○太○和○而○全○于○已○生○之○後○耶○故○通○書○引○易○只○至○各○正○
性○命○而○止○不○及○保○合○太○和○句○而○下○文○即○証○之○以○成○之○者○性○句○成○
之○者○性○也○猶○天○命○之○謂○性○以○始○受○天○命○而○言○非○以○盡○性○之○後○而○
言○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註○曰○通○者○方○出○
而○賦○于○物○善○之○總○也○復○者○各○得○而○藏○于○已○性○之○成○也○此○註○亦○欠○
分○明○蓋○上○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只○是○元○亨○時○尚○未○及○
于○亨○亨○即○流○形○資○生○時○矣○其○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流○形○資○
生○亨○之○時○也○尚○未○及○利○貞○其○云○元○亨○誠○之○通○正○是○指○繼○之○者○善○

與成之者性而言其云利貞誠之復正是保合太和時在萬物則為向于實與實之既成也在人則為全而歸歟吾寧也故曰誠之復復者歸根復命也朱子註小註及諸家之說皆欠分曉○以上因本義云周子程子之書言之詳矣故摘而錄之並置辨焉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孟子所謂性善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言此性之純精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總之者善然後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奎

正董堂

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性善實淵源于夫子○陸廣成曰成性所謂物與无妄也訂疑陳氏陸氏之語明白詳確新舊萬舉本義善謂化育之功性謂物之所受不言性理而言氣化者照下文類仁義用皆以造化言也故下文本義云仁謂化育之功用謂機絃之妙也然細觀之其在天地自應以氣化言其在人則善性仁知自應以性理言原並行不悖也蓋造化原無理氣而氣為易見人性亦無理氣而理為尤重故當隨本文而解之不宜以性理而強合氣化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本義仁陽知陰云○朱子曰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生生流行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雲峯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總者靜之終動之始本義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于物其理无有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奎

正董堂

不善在人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麗于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仁知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分而為二訂疑本義自總善以後節以陰陽交互而言欲以明首句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首句是說陰陽迭運蓋統體一太極也到總善成性二節則是說一本萬殊之在人者也朱子自幼讀周子太極圖通書及程子語錄以先入之言為主遂以陰陽互根之說通解此一章不知周子自是獨出已見作為太極圖通書借乾之象傳及此章首二節以証其說耳原非以太極圖通書解

此章也。本義遂據太極圖通書以定此章處。為陰陽互根之說。朱子曰。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讀者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此言誠是也。豈可以周子之斷章取義。以明已說者。為孔子之說乎。即如前章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本義吉凶相對。悔吝居其中間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節。本義既變而剛則畫而陽矣云。然皆朱子偶見此理。而發明本文外意耳。後人遂執為正解。亦何異執周子之書。為此通章之大旨乎。此章有可互說處。仁知德業生。不測是也。其餘不必。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七

正龍堂

蒙引上文成之者性也。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專以人言也。蓋既謂之成性。則道已落在氣質矣。所以有偏謂之仁。謂之知。不是仁者名此道為仁。知者名此道為知。蓋仁者謂道止于仁耳。不知仁之外有知也。知者謂道止于知耳。而不知知之外有仁也。說統言子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訂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皆無三才而兩之也。故以天言之。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人言之。則曰一仁一義之謂道。在天道則分陰分陽。又迭用。

陰陽在地。道則分剛分柔。又迭用柔剛。在人道則分仁分義。又迭用仁義。兩者缺一不可。為道故。人之道無仁義。猶天之無陰陽。地之道無柔剛也。今仁者知者所見。既偏。雖未必如楊子之義。墨子之仁。而已非堯舜禹三聖相傳執中之道矣。君子之道。或分仁。或分知。或迭用仁。或迭用知。中有知。中有仁。或仁根于知。知根于仁。皆一知一仁之謂道也。但不可如本義以仁陽知陰。說歸天地之氣化耳。上文自言氣化。此節自是承成之者性也。句說性理。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日新之謂盛德。大旨是言造化之事。繼善成性二句。亦是言造化之事。兼人物而言。此節。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六

正龍堂

乃專言人者。以人為萬物之靈。而其性猶為易見也。又人性之仁。知正猶天道之陰陽。故即以相配言之。顏諸仁。誠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訂疑天地與一人。理人一小天地也。人不能无心。天地如何无心。若天地无心。是无主宰矣。其間若禍福。互為感應者。果孰為之。之如聖人。无為非真无為。異乎人之為。關天地无心。非真无心。異乎聖人之心爾。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

邵子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藏諸用也又曰顯諸仁者天地生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訂疑程邵以表裏說朱子亦有如此說者見小註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云云○朱子曰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訂疑元亨利貞之說與本義同以先後說

周易訂疑

卷十一上繫

充

正誼堂

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存底心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又曰顯諸仁似怨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賁藏諸用似一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訂疑此皆作表裏說如孟子所過者化顯諸仁也所存者神藏諸用也

雲峯胡氏曰顯藏二字與中庸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他无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他无所謂藏蓋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德之所以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顯諸仁是發生之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即藏于中而不可見

訂疑此亦表裏之說

楊誠齋曰聖人與天地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想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穷云云

繫引久大二字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來訂疑自首飾至此是言造化

之謂易

本義陰生陽云云

周易訂疑

卷十一上繫

午

正誼堂

訂疑本義本太極圖說來故主陰陽互根說其實易書生卦則但如邵子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耳本義之說乃後天對待而觀之見為此卦是某卦所變也自此以下本義是以造化人事貼以易中字目以見易之理不外于造化也其所以專以造化人事言而不主易書者亦因下文成象效法二句在易書難說也如首章鼓之以雷霆以下說易書難說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效星也云

朱子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悠底生去所以接之以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凡屬陽底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如日月星辰在天亦元箇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故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

蒙引此乾坤就物說本義造化亦就物說言各有箇造化也法與象亦都就物說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未形也效法之謂坤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七

正誼堂

陰之重濁有迹也

訂疑即人事亦造化中物故舉造化便都該了如首章卑高方物亦是人事本義統以造化之實該之

蒙引下見象形器即此成象效法就生物言是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只就微著上分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如乾坤二字既曰闢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而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其以乾坤謂天地特其成形之大者也如元亨利貞有天道之元亨利貞焉有聖人之元亨利貞焉有君子之元亨利貞焉自其一物之生亦各備箇元亨利貞焉○夫乾其靜也專

之乾坤以對待言是就天地說成象闢闢戶之乾坤以流行者言闢闢謂氣見形謂物也

訂疑此法象即後章法象莫大乎天地之法象字天下无一物无法象但天地是法象之莫大者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占筮也云

朱子曰張華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訂疑張華崖宜用以解上節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到占上去則此著分明是要做占用矣

訂疑此章易乾坤占事雖用易中字實就造化物理人事而言也即如極數知來之謂占一句在易中固就揲著言然世間占卜之術則不指揲著一件也如卜龜亦是又後世占卜或以雞卜或以虎卜或以蓍卜或以紫姑仙卜或以牛蹄卜或以灼骨卜其他擲錢聽鏡相字觀梅風角鳥聲求籤問筊杓聽相形揣骨太素脉子平河洛數紫微斗數梓柳神扶筭耳報之類實繁有術皆能推測以知來往上有驗即如春秋時左傳所記率

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吉卜。沈尹筮襄公以改卜。孔成子以禮卜。師曠以律卜。子貢以執玉卜。又如卜僇之卜。畢萬卜號亡。叔服相公孫敖之子。獲陽巫之卜。夢梓慎之占。元米單愆期之占。僂括。裨竈卜伯有卜火。其他甚多。皆極數知來之占也。豈必抱著問易。乃謂之占哉。此聖人看易。變爛熟後。見得天地間造化人事物理。无一不是易理。故繫辭傳一書。斷直橫豎。无一不見得與易相合。所以或就造化說一段。或就物理說一段。或就人事說一段。不過欲學者隨處見易理。如中庸貴隱。一技或說夫婦。或說聖人。或說天地。或說萬物。或說富貴貧賤。患難夷狄。或說兄弟妻孥。或說鬼神。或說子臣弟友。或說禮制。或記政事。无非道之貴隱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朱子曰。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橫渠說得極好。一

故神。觀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這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无非這一個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建安丘氏曰。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託而顯者也。訂疑陰陽不測之謂神。在造化物理人事易書俱有之。玩此節上下文勢。是就造化物理人事言之。然上文易乾坤占事立字。皆是借易中字目為言。則此神字。亦借易之神而言也。易中之神如何。下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之德。固而神。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鼓之舞之以盡神。數神字。是也。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云云。○朱子曰。此章言通以理言。然書所以模。此理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學者默而識之可也。訂疑本義此章。通主陰陽互根說。愚謂朱子蓋見首尾二句。是互根說。又中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之謂易。亦有就互根說者。又得太極圖及程子之說為之証。故遂定為此。

說也。然有可互說者。亦有不必強為互說者。如總善成性二節。成象效法二節。亦何必互說乎。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至日新之謂盛德。是說造化生之謂易。以下是從造化說到易書上去。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本義不禦言无盡云。朱子曰。以言乎遠云。是无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體便具此道理。靜而正者。言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錯置。雖至小至近。至邇至陋之事。无不隨處皆足。无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五

正龍堂

所欠缺尺觀之人身便見。

雲峯胡氏曰。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為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真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此理无物不有也。

蒙引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抱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畧與彌綸二字相似。說統遠邇無時與地。

大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云。

朱子曰。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彷彿似他。地間乾一而實云。而曰廣曰天。只是一个物事。一故實。從裏面出來。流行發生。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曰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訂疑又貫乎地中。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乾只是一箇物事。充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七

正龍堂

實偏滿坤便有開闢。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問陽奇陰耦。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渾論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開則是兩箇。翕則闢。開則闢。此奇偶之形也。又曰。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開便是兩開去。翕是兩開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便開。今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又曰。地却是在空缺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缺。偏塞充滿皆是。地之四面底下却靠着

天。天包地氣。無不通。然地者。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進出。又見地廣處。問乾者。天之情性。曰。乾者健也。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情便是性。之發。靜專是性。動直是情。蒙引。天地別元。勾當只是生物而已。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是故乾之靜而利貞也。雖未見于生物。而其生物之心。則常存不他。是其專也。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中達外。沛乎莫禦。是其直也。夫坤其靜而利貞。盡欽許多生意。在內。翕聚而無餘。所謂翕也。及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能承以生動。將許多生意。都一齊發散出來。故曰。其動也闢。乾坤生物。全在動上。而此則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七

正誼堂

無靜言。且以靜居先者。何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互達。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至哉言也。天地之道。盡于此矣。豈唯天地。凡人物。皆然。凡聖賢之論陰陽先後。陰者。生物之序也。如元亨利貞之類。先陰後陽者。體立而後用行也。如靜專動直之類。訂疑後章。先闢戶之謂坤。本義云。由靜而動也。

訂疑。先賢看書。從无字句處。生許多妙理。類如此。今人則只是會尋行數墨足矣。

本義謂。靜則動。交。靜則天地不交。如七月以後也。動交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月以後也。如以六十四卦橫圖觀之。乾坤各

居兩頭。是靜則中間六十二卦。便是動。交。先天圖。圖八卦相錯。是靜。後天圖。圖是動。交。以卦畫論之。陽畫奇。是一。而實陰畫耦。是二。而虛。本義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此句當刪。蓋此節只言造化而易之所以廣大。在言外。後章言而後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坤其易之經。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後篇言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正是易之所以廣大者。又見一本云。易之所以廣大者。如此。如字却通。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七

正誼堂

疏大以配天。廣以配地。四時變通。易理亦能變通。故云變通配四時。初章論乾坤易簡。可久可大。配至極微妙之德也。然初章易為賢人之德。簡為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德則業由德而來。俱為德也。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云。朱子曰。廣大三句。以易配天道。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易之變通。如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

訂疑。朱子小註。以老陽老陰之變。言如上章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之義。愚謂。易之圖。圖自復至乾。象冬至

至○夏○至○自○姤○至○坤○象○夏○至○至○冬○至○亦○是○配○四○時○之○一○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

註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

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云云○朱子曰知崇是知識要
超邁禮卑是就切實處行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象地
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
之事○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極卑无事无簡禮雖至微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元

正禮堂

細底事皆當畏謹戒慎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訂疑此段
是卑遜之說與本義不同乃註說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
卑底事然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合如此又貼入循理
訂疑論語註富而好禮句朱子亦引董子安處善而樂循理釋
之與此本義同慈謂循理固是但理字稍寬泛令人无處下手
不如禮字使人當下便有持循處所以夫子簡善誘人不過
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已博以文教其知也約以禮教其禮也
崇德廣業備于此矣崇德廣業崇廣有工夫知崇禮卑四句无
工夫本義窮理循理此崇德廣業之工夫下手處此知之所以

崇禮之所以卑也如乾大衆君子自強不息只自然見成底无

工夫本義補出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一句在前以示學者

下手處也效天法地本義以如字解效法字輕說

蒙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是理之所在也聖人于是

理也窮之于心則識見超邁而其知也崇循是理而行則工夫

篤實而其禮也卑語錄以知崇禮卑不必專主聖人此朱子未

定之見據本文當絕以聖人言大意正與第四章言易道之大

聖人用以窮理盡性至命者相類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元

正禮堂

天法地亦于至命節見之矣細看此章文義甚畧玩其意只是
欲出知禮二字以配天地耳以第四章言知仁矣說卦第二章
言仁義矣此章又以禮字與知字對言之蓋易之為書和順于
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子命將以順性命之理者也人
之性備乎四德豈易之為書獨可言仁言知言義而不可以言
禮乎是其所以配至德者有未盡也故此章特地提出禮字與
知字對言之如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曰其出入以度外內
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曰初率其辭而撓其方既有典常
道不虛行曰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何莫而非禮也聖人者用易

以窮理盡性則仁知禮義元不自我而出德業如天業廣如地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知屬陽禮屬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子乾知之所以益崇而效天也自與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禮之所以益卑而法地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云○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陰陽升降便是易又曰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是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字義同而用異成性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二

正誼堂

是已成之性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衆人多說是到聖人處方是成之成者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

訂疑天地設位猶首章天尊地卑易行乎中猶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剛柔斷矣吉凶生矣變化見矣易指易之見于實體者指易書之易而言不專指變化也知崇效天禮卑法地故承上天地二字而言以配知禮二字也知禮皆成性之德也聖人全體不息由知禮行非行知禮也亦如天地設位崇卑有定分而不易則凡百道義皆自此出亦如天地設位而乾坤貴賤剛柔吉

凶變化皆行乎其中矣

崇引易行乎其中易指造化訂疑當指易之見于實體者

薛敬軒曰成性即天地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葉爾瞻曰存○者聖心不已之統也

吳因之曰道義從成性而出所謂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說統上文說效天法地故用天地設位轉下易不出天地外德

業不在吾性外

訂疑道義之門即上文德業也

右第七章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三

正誼堂

卷之十一終

周易訂疑卷之十二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朱子曰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義若若此何以謂之不可惡

只是一箇雜亂冗闌底意思訂疑即難而不越意○又曰是謂

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便有一个象只管生

去便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問擬諸形容比度陰陽之形

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于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

周易訂疑

卷十二上繫

一

正離堂

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云其先人云不獨天地風

雷水火山澤是象只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訂疑此是先窮畫

天下之物理然後畫卦是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始作八卦

之意擬形容象物宜即是畫卦

又曰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山澤之形容方擬諸卦看

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

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訂疑此是先有了卦然後擬諸

卦形以象天地山澤之物宜象引疑之

雲峯胡氏曰聖人見天地之間陰陽相雜于是擬之而為六十

四卦其象亦如此之雜也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

之形容而象乾坤之宜于是為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擬

乾坤之形容而取天地首履馬牛以至金玉釜布之類皆象也

訂疑此是合朱子小註之兩說而兼之新端之說

訂疑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二句皆是未畫卦之前而觀象

物理之意與下文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句為對此下却脫

了設卦焉以觀其象一句故與下文不對學者當以意補之形

容雷風山澤之象也物宜物各有宜謂從順動止之性也此言

先天之易止有卦畫而无文字第十二章所謂立象以盡意設

周易訂疑

卷十二上繫

二

正離堂

卦以盡情偽者也人見下節言及不言卦遂謂此節指卦辭誤

矣立象設卦尚未有辭也故十二章云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

而亦不及象辭也

象引擬諸形容是將畫卦時比度天下之賾底形容如何于是

畫成卦以象其物宜即上經本義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云

也物宜物類也既畫卦則天下物宜如說卦所列者皆不外此

矣○又曰語錄說擬其形容處恐未穩蓋未從說出卦如何有

卦可擬形容且與下傳所謂仰則觀象于天云于是始作八

卦云者皆矣又擬字與象字須有分別擬是畫卦之時象是

畫卦之後、訂疑此指小註後一條說

第二章蒙引是故謂之象、此本偏主卦之象言、不義又然却義人事物類二義、如說卦所列者、天地山澤為圓為君之類、則所肖物類之象也、如健順動入各畜進退央躁矯輮之類、則所肖人事之象也、訂疑人事專以性情言、亦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程子曰、會通綱要也、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云云、訂疑以行、大全作可行。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他本作所行可字是

朱子曰、會是象理聚處、須覺得有許多難行窒礙處、必于其中得箇通透得道理、乃可行耳、謂如庖丁解牛、于族處批大卻道大窾、此是于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于硎、且如事理間、若不于會聚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底通、且如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之義、而致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可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典禮猶

言常禮常法、辭謂卦爻之辭

訂疑會通者、大中至正之理、天下古今可共由者、所謂亨者、嘉之會是也、本義云、猶說得和平、至小註則全是處變行權之事矣、豈易辭盡是疑難、權變之事乎、不可從。

蒙引觀會通以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着在易、然後把此理係之于易、以斷其吉凶。

說統順義、天地萬物動則專指人事。

訂疑觀會通以行典禮、是聖人本身躬行實踐底事、所謂嘉其所會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不着作易、至繫辭滿以斷其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四

正誼堂

吉凶方是作易以教人卜筮、因取以濟民行處、有以見天下之積之動、所謂明于天之故而察于民之故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所謂洗心退藏于密、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應往、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設卦繫辭以斷吉凶、所謂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也。

又中亦有象、乾本義、其象為潛龍、其象為見龍、在田、有能乾、惕厲之象、之類是也、不言者卦之象、全爻之象、不過卦象之一節、爾繫爻之辭、內亦要得見天下之積象、言積而又言動者、互文也、卦下亦有繫辭、而獨以屬之爻者、省文也、亦互文以見義。

也卦之象全爻之辭多

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朱子曰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含有底上面各有道理故不可亂

訂疑此說學易之法言卦之象既由見天下之順而立故善觀象者亦當于俯仰遠近間取之无所不該如說卦所列者豈不至順然各于卦象有取而不可厭也爻之辭既由見天下之動而繫故善玩辭者亦當于動止語默間推之无所不通如此下七爻及下傳咸九四以下十一節及乾坤二卦文言多發明外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五

正誼堂

意雖非爻辭本意然于爻義有條而不紊辭之所蘊如此何可亂也蓋天下之順之動无盡而聖人擬之以象爻易之象爻有盡而意之所蘊實无盡程子易序云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大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將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正此意也下傳曰其稱名也小其辭文此象爻之名辭有盡之易也曰其

取類也大其情遠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此言天下之至順至動而不可惡不可亂无盡之易也

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動靜有常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旋象之謂乾教法之謂坤闢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以體天地之順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制器尚象取諸雜爻等十三卦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履德之基九卦易有天道人道地道說卦雜卦皆言天下之至順者也夫子若不明說言天下之至順至動而不可惡不可亂則凡繫辭傳說卦傳文言雜卦學者鮮不目為支離而惡之亂之矣○學者說書先以意逆志識得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六

正誼堂

作者之本旨了却又要借書辭作題目任己意所見盡力發揮或援古今人物事實或泛言天下事理如今人作論一般然後看出道理所謂格物致知之法蓋如此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者言天下之至順至動是也反說約者不可惡不可亂也至順至動者一實萬分也不可惡不可亂者萬殊一本也學有了曉正旨後須把心胸放開寬展些然後看得盡透徹

敬之而後言謙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觀象玩辭云

或問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擬議之否朱子曰然
訂疑此節言君子體易之事

平庵項氏曰學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畧必
當其理議其所合之久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任止必各當于時
而易之變化成于吾身矣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此之謂也訂疑以言動分屬象之二節非餘可玩
栗峯胡氏曰前言變化易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
變化也

榮引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分動靜言是擬議之事法字熟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七

正誼堂

擬議行字無言行

訂疑成其變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通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

程傳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

朱子曰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
信感通莫大于言行

節齋蔡氏曰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

郭鵬海曰動天地又舉感通之大者言

梁山來氏曰此亦如乾坤之文言但多錯簡

訂疑或夫子嘗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文言而今但存
其乾坤而餘皆遺亡繫辭所錄者乃遺又言中之僅存者觀亢
龍有悔節即乾卦上九爻之文言可見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八

正誼堂

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本義言君子之道云云朱子曰聖人却恁底解

藏齋楊氏曰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同心迹異君子不以

迹聞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

之甲出乙處此然彼語皆所不計矣出處同道則為類類同則

一情語然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

不堅于人心故二人同心則石可裂金可拆薰蕕同器一童子

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

分臭味同故也訂疑出處同道以下非就旁人論君子之同心

說非君子先服後合之旨蒙引從之非也

蒙引先號兆後突只是始異終同之象不可與先後字大泥故
本義云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看若字及實字只是云自其初
而觀之則一出處一語一然若不同也然要其終而論之則
是二人者其心實同也
訂疑久辭明言先悲後喜就君子本身與人相交處說本義明
云初不同而後無間亦就君子與人相交處說何得從他人尚
論之例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周易訂疑

卷十二上繫

九

正誼堂

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

節齋蔡氏曰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唯過于慎則无所失故无

訂疑慎而无禮則憊憊亦咎也藉之用茅此慎之有禮者也當
大過之時時事艱難不得不過于慎時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
蒙引自苟錯諸地至用可重也但就象上說至慎斯術也以下
方說象中之意慎猶守也守此以往自然言无口過行无怨惡
矣訂疑須言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

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義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訂疑言字作永言配命永言孝思
之詞念也

南軒張氏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載大
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
而下人乎竊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
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
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守其位也訂疑德禮平對

周易訂疑

卷十二上繫

十

正誼堂

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
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
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訂疑恭
本于德

蒙引方勞于事之謂勞事成而有利于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
德自居也厚之至此是贊辭如上條慎之至也例南軒誠齋之
說以太深了德言盛禮言恭謙下人一說君子設心如
此猶云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
禮一說只是論理之辭謂德正要他盛禮正要他恭不必說君

子立心如此故本義着一言字可斷訂疑上說是程傳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也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訂疑此分有心无心也看來君子亦有勉安者自然能恭不必計其位之存也勉者則計及位之存亡自不敢不恭然均之為君子梁山來氏曰德者及人之德即功勞也德欲及人常有餘禮欲視已常不足訂疑此蒙引後說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十一

正龍堂

而有悔也

晚上既以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証勝亢不誑也訂疑陳明卿從之

本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訂疑乾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節本義云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愚謂玩本義此言則是十翼雖孔子所作而實為門人所記如大學傳雖曾子所作而亦為門人所記故中有曾子曰字皆非孔子手錄之書也故乾文言六爻皆有切九曰何謂也而此節則刪此六字亦

如論語一書本皆孔子與門人之言行而記之有詳畧或大同小異則皆後人之節取有不同耳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建安丘氏曰文義主出處之節言此無及言語之節者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君子之所重也

談蔣揚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故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則失身也冠準欲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十一

正龍堂

去王敦若而被酒漏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蒙引幾事不密通眾人言不止君臣也

梁山來氏曰如韓琦處任守忠之事歐陽脩曰韓公必自有說此密幾事也

訂疑晉狐射姑殺陽處父而春秋書國以殺罪襄公之漏言也此君不密則失臣也鄭伯使雍糾殺祭仲糾謀洩祭仲殺雍糾鄭伯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鄭伯突出奔蔡此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來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梁山來氏曰：上慢者，慢其上，不忠其君；下暴者，暴其下，不仁其民。

訂疑：上慢君，下暴民，此鄙夫之常也。慢藏誨盜，釋致寇之義。乃別一義，與上文不屬。如坤文言釋切六之例。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訂疑：殊不可解。

節齋蔡氏曰：自中孚二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八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主

正誼堂

十四爻之凡例也。訂疑：下傳釋成九四爻以下十一節，與釋大有上九爻一節，及乾坤文言皆然。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穷，又豈辭之所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者當玩而有得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于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餘彖傳蓋亦有之，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履帝位而元，疾光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類，即象傳之文言也。善學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訂疑：章蘆吳氏別出下七爻，附于文言傳，而獨存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積九十五字，自為一章。大是然。大有上九爻，成九四等爻，亦當如此。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終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云。

董叔重問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陽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

訂疑：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主

正誼堂

八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居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居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訂疑：出經傳文衡前集四卷。朱子答袁侍郎云：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

有此說然終無奈顏命繁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則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于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圖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圖洪範之所自出也繁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初未嘗有數也至于河洛之初然後五十有五之數燦然可見此其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十五

正誼堂

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繁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訂疑出經濟文衡前集四卷

平庵項氏曰姚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律曆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著篇皆在天數五之上程朱皆用此說今從之為是訂疑本義自五十居中以上是正解本文以下為大衍以下張

天地之數止于十者天地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行有一

生數一成數故止于十也本文明云天數地數天地之數不言河圖之數也而本義舍本文天地之數而以河圖解之余竊疑之蓋本義之意以下文有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句謂天地之數自一至十只是以一直數去元所謂五位而世所傳之河圖其數又通與天地之數自一至十者相合又河圖自中五次十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各居五行之方位為相得有合又後章有河出圖聖人則之文故定以此章本文天地之數為河圖之數也愚按後章雖云河出圖聖人則之不云則之為何用果畫卦乎抑制著乎又與洛書並言之不知何故又下繫但云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十五

正誼堂

伏羲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不一及河圖此畫卦之不本于河圖也又後章云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歷言闡闢往來見象形器制用之法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云云然後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亦未明言則之以制著又未嘗專以著數為本河圖也至說卦傳直云聖人作易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又絕不及河圖則此章天地之數即說卦傳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縱使河圖之數亦或為聖人所則亦不過觀鳥獸之文遠取諸物萬中之一耳豈可合明之

本文莫大之天地而必強以天地之數為河圖之數乎况今相傳之河圖又大率出于後儒之臆度或好事者之附會而不足據也愚有辨在後河出圖下

或曰既不取河圖之說則五位之說于天地之數如何說乎曰自一至十之數起于五行五行之位水王于北木王于東火王于南金王于西土寄王于四時之季十八日或十九日而居于中央五行之生成各占二數一生水六成之故一六屬水而位于北二生火七成之故二七屬火而位于南三生木八成之故三八屬木而位于東四生金九成之故四九屬金而位于西五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十七

正龍堂

生土十成之故五十屬土而位于中而相得有合之義亦自明白易見何必河圖而始通乎世所傳河圖之數正因此章天地之數而附會之耳

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詳大衍節

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伏羲畫卦四象次序老陽位一少陰位二少陽位三老陰位四故曰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以十數論之除五與十為大衍之數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其餘六即四之餘也七即三之餘也八即二之餘也九即一之餘也故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也下文乾之策本

義太陽居一而連九云即指此也

二老位于西北一為老陽位于北四為老陰位于西也二少位于東南二為少陰位于南三為少陽位于東也

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老陽之數與老陰之位為類老陰之數與老陽之位為類少陰之數與少陽之位為類少陽之數與少陰之位為類也而老陽之數錯于老陰之位外老陰之數錯于老陽之位外少陰之數錯于少陽之位外少陽之數錯于少陰之位外也

西北肅殺之方无用地東南長養之方用事之地故二少位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十八

正龍堂

于東南以效生育之能二老位于西北而處空虛之所此如父母老傳而退休无為以坐視子婦之生成德其有為也其數各以類各錯于外此如男女各以其年之少長為夫婦也下文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即于此數句內見之而本義猶未見及于是○朱子就此位數上看得與伏羲四象之位揲蓍之數有相齊會處故據于此處發之以為下文張本乃前賢所未發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註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五奇合為二。十五。五耦合為三十。變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疏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為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為火。天三與地八相得。合為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為金。天五與地十相得。合為土也。

訂疑註疏之說。本義所從出。而相得有合之說。尤勝于本義。本義相得。謂一與二。云云。至兩相合。

訂疑本義相得二字。最難貼。且于五位无與。愚謂既言五位相得。分明是就五行之位上。取了一與六為一位。居北方得水。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尤

正誼堂

位矣。二與七為一位。居南方。得火位矣。三與八為一位。居東方。得木位矣。四與九為一位。居西方。得金位矣。五與十為一位。居中。得上位矣。蓋水火不可同居。金木不可相守。使各居一方。土冲氣居中。以間隔之。而因以應乎四方。于是五行各得其所。各司其令。各遂其才。以效功于天地。而不相妨害。此如左傳所稱。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焉。此天地善万物性之妙用。故聖人因以十數分為五位。各以五行之方配之。故曰五位相得也。或曰土剋水。五十居中。

為土。而北與一六之水相鄰。是五十與一六不相得也。曰水。而南與二七之火相鄰。是五十與二七不相得也。曰火。而東與三八之木相鄰。是五十與三八不相得也。曰木。而西與四九之金相鄰。是五十與四九不相得也。曰金。而中與五十之土相鄰。是五十與五十不相得也。且易流得土。以隄防之。始不汎溢。土又冲氣。不雅不相害。而且相成矣。

有合二字。本義是矣。而未暢其義。上文本義。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各以其類交錯于外。此如男女各以少長為配。固見有合之義。然以五行之位數論之。則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各以其行之一生一成者相合。此如男女以才德相配。為夫婦。一剛一柔同心同力。合而有助也。或曰。如本義所云。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豈不各以奇耦為配。而自相合乎。曰。此如一父母之子。女比肩相次。兄弟姊妹。无相匹之理。故必隔五相合。如異姓各以男女交配。為婚姻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尤

正誼堂

漢書五行志。火炎上。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訂疑五位皆以五而合。謂如一生水。隔二三四五而合于六。二生火。隔三四五六而合于七。皆歷五數而得其合也。陰陽易位。如水之位一為陽。而其相合之數。則六為陰。火之位二為陰。而

其相合之數。則七為陽之類也。此亦如上節本義云。二七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但本義以四象言。班氏則以五行言。其所指不同也。然本義則實本于漢書。而變其說耳。水之大數六云。謂水之位為一。其數則六也。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放此大者多也。一二三四五。少者為五行之位。六七八九十多者為五行之數也。此如朱子本義。以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本義亦本漢書。而變其說耳。愚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說。後又得此以証之。為之快甚。又見得五位相得。謂一二三四五得五行之正位。各有合。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二

正誼堂

謂六七八九十各以次第合于一二三四五之五位也。

本義變化。謂一變生水云。至十化咸之。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出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有。

以氣而語其流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陰根陽。火陽根。

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天五生土。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

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訂疑合即化也。切生。

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

則確然有定矣。又曰。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于水火。土又重于金木。

訂疑。班固律曆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

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朱子本義。本此然為釋變化二字。故不曰。

天地而曰變化。其實不及班氏。或曰。何不以一生水。二成之。

三生木。四成之。五生火。六成之。七生金。八成之。九生土。十成之。

而必隔五為生成哉。曰。當其生時。五行雖有先後。亦須一齊俱。

生。但微有差次耳。不應隔許多時。而後再生一行也。且始生尚。

稱宜能遠成。亦必須長養些時。甫能得成也。故一生水。次生火。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次生水。次生金。次生土。五者生完。初生者亦漸壯盛。故六成水。

次成火。次成木。次成金。十成土。先生者亦以次先成之。此如人。

家生子。女一般。先生者即先為婚娶也。

變化二字。依註疏。本義及律曆志。則如上文云。愚竊謂此變。

化。即乾道變化之變化。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者自元而。

之。有化者自有而之。元四時之令。各一其行。成功者退。方其當。

時行事。則為王為相。而曰變及時遇而退。則為休為困。而曰化。

變化。元時无之。不止春夏為變。秋冬為化也。天地生成萬物。不。

過陰陽五行。分而為二氣。則為陰陽。分而為四時。則為五行。木。

王于春火王于夏金王于秋水王于冬土則寄王于四季各十
八日或十九日而尤盛于夏季以火生土也由相而王變也由
休而囚化也

本義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訂疑本義以變化字分屬自一至十奇耦之數為五行之生成
又以鬼神為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亦不可解愚謂如春夏木
火用事則為來為伸而為神秋冬之金水功成告退則為往為
屈而為鬼矣如秋冬金水用事則為來為伸而為神春夏之木
火功成告退則為往為屈而為鬼矣又細分之春木王而水退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蘊堂

則木為神而水為鬼夏火王而木又退則火為神而木又為鬼
秋冬亦然此天地之變化鬼神也而莫不有一定之數節制于
其間如水生于一而成于六休于三而囚于二七火生于二
而成于七休于五十而囚于四九之類此自一至十五十有五
之數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

王臨卿曰變化二字本義因周子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之說遂以此辭經訂疑經當作傳不知周子此說是論五行
生成之序非為天地之數成變化行鬼神設也蓋天地之五數
是即所謂五行也五行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謂五行因變化而

成也

鄭該如曰變化二字如乾道變化之義不當以五行分貼鬼神
則變化之屈伸往來者非有二也變化鬼神皆就氣機說此
只言國數中具有成變化行鬼神之理

訂疑愚辨本義之說後得王氏鄭氏之說又為之一快以十數
配造化五行正大明暢確不可易矣
自一至十之數此聖人參天兩地而立之者也天氣實只一箇
故為一地體虛能容天氣往來于中便是分開兩判故為二一
加二為三除一為數之本二加二為四二加三為五三二二三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上繫

二

正蘊堂

皆為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三三為九一加九
為十二加八亦為十三加七亦為十四加六亦為十五加五亦
為十一為數之始祖故算家至盡不除一十為數之成故小九
九之數至十不復算除一與十為數之始終不起算餘四五六
七八九皆由二三而起此本義謂參天兩地數皆倚此而起也
夫子以此十數以五奇屬天五耦屬地猶一歲之分為陰陽二
氣也又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猶一歲之分為四時而四季各土王用事十八日或十九日也
至于陰陽五行之進退屈伸即歲功之循環无端終始无間而

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皆不能出此十數之外此聖人所制之數有以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以其數之生也由由于天地故謂之天地之數言非人之私智所能損益也妙哉至矣此自一至十之數乎

此兩節贊古聖人所制十數之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天地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皆聖人所制之數也與下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扚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四營而成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二五

正誼堂

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相配為例首節五天字五地字次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皆贊數之妙足配造化也與下文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五歲再閏當暮之日當萬物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相對為例朱子亦云詳下節

梁山來氏曰變化者數也即下文知變化之道之變化也鬼神指下文卜筮而言即下文佑神其知神之所為之鬼神故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信時日敬鬼神也非屈伸往來也訂疑此說亦可與本義相通但未曉暢愚為之衍其說焉曰相

得而各有合謂一與六一為老陽之位六為老陰之數同居于此二與七二為少陰之位七為少陽之數同居于南三與八三為少陽之位八為少陰之數同居于東四與九四為老陰之位九為老陽之數同居于西五與十五為衍母十為衍子同居于中是亦相得老少之宜而各有陰陽之合也變化謂揲著者老陰變為少陽老陽化為少陰也鬼神謂如下文揲著者之數法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而其揲數策數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而皆從五位之數而起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如此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二六

正誼堂

則與本義上下文皆相穩合而此節之變化鬼神又與末節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一呼一應而首尾相為擊動亦一大奇也相得有合在太陽居一而連九上亦可見得太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註王弼曰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說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以象三才也訂疑與本義不同蓋儀云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

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
訂疑本義與首節本義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其說不同朱
子小註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十則
合為五十矣此首節本義之說也○又曰五十五之中其四十
者分為陰陽老少之位數而其五與十元所為則又以五乘十
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此本節本義天五乘地十之數也○
如子母之說則十為元用如相乘之說則五與十皆有用相乘
之說似長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上繫

二

正誼堂

本義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訂疑為下
文神之所為張本

掛懸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間也

訂疑本義不云取何手之策按筮儀云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
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大全朱子小註曰掛一者于右手之中
取一策懸于左手之小指間愚謂不如孔疏于天數之中分掛
其一也蓋人之生資始于天又乾道成男配兩儀而成三才者
必男子也掛一象三之策其當取于左手無疑矣
本義初動于左手中三指之間也

朱子曰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于第三
第二指之間

訂疑本當掛初皆在右手以右手便作事故皆于左手掛之初
之以近中者為上故先者初于三四指之間後者初于三二指
之間也

本義閏積月之餘日云云

西山蔡氏曰天行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
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閏更餘六日又
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餘六日為三十日為再閏再初而後掛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上繫

六

正誼堂

者再初之後復以所餘之策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
揲也不言分二揲四獨言掛一者明二變不可不掛也又曰人
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裁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
也

說統按曆法一歲以三百六十日為中數天行疾于日一歲日
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訂疑而多之間常有天行二字是二十
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又緩于日一歲月與日會凡十二而
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就日定歲一歲餘十有
二日三歲積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置一閏月尚餘六日復加二

歲餘二十四日○奏成三十日○為再閏○蓋曆法五歲之中○有再閏○故筮法四營之後○亦有再劫○或謂歸奇句在三年一閏上言○再劫後掛在五歲再閏上言○非是

朱子曰○掛一歲○揲左二歲○劫左三歲○一閏○揲右四歲○劫右五歲○再閏也

訂疑朱子之說○非也○既以掛一象○三象○揲四象○四時○矣○奈何復以掛一左右○揲象一歲○二歲○四歲乎○既以劫象閏矣○奈何復以象三歲○五歲乎○蓋本文只言再劫○不言五者○則但取再劫而後掛象○再閏而後別起○積分耳○不必強牽象三象四時象閏之掛

周易訂疑

卷上

元

王藍堂

一左右揲○左右劫○復以象五歲也○大傳正不爾區○求合也○再劫以象再閏○後掛以象別起○積分不言象別起○積分者○省文也

朱子曰○繫辭傳言○著法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考○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劫○皆是本文○以象而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

則斷之以當蓍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于此可見○訂疑愚又以首節及四營而成易以下至天下之能事畢矣○亦非此例詳上節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蓍之日

註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

既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據老陽之策

周易訂疑

卷上

手

正藍堂

也○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策○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分之一也

訂疑註疏亦好○但不說此策數從何而得○則下落不明○故本義又細推其得此策數之所以然

本義凡此策數生于四象○云云○至太陰居四而連六

訂疑十者天地之全數也○一便舍九○九者一之餘數也○故太陽居北之內一而連西之外九○二便舍八○八者二之餘數也○故少

陰居南之內二而連東之外八三便舍七七者三之餘數也故
少陽居東之內三而連南之外七四便舍六六者四之餘數也
故太陰居西之內四而連北之外六居一居二居三居四者橫
圖四象之次第也太陽居一連九云云則以天地之數分為五
行之五位除五十居中為大衍之數而以其次之一二三四為
四象之位次之六七八九為四象所含之數而適與之內外相
連焉此如朋友姻黨表裏糾繆鄰比相資有元相同也此朱子
就天地之數上看出此義故前云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
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而于此焉又就其居連之位而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發其義固以見操著之法與策數所從起也
朱子曰策者著之筮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乾坤二篇
策正以其掛物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
本義操著之法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
為耦
打疑初掛之一不宜合之左右所掛之策而當合之第一變過
操策中以第二變之用至第二變畢則又取掛一之策合之
第二變過操策中以第三變之用至三變畢然後除其所掛
之一如此則三變所掛之策皆左一則右三左二則右亦二左

三則右一左四則右亦四二變三變與初變皆得四者三得八
者一而無故蒙所云紛云不同之弊矣且歸奇之策不四則八
三變皆同初變不至多一策而為五為九積之于无而去之
第二第三變不至少一策而為三為七而反借掛一之策以足
四八之數矣或曰三變既畢歸奇之策取以定奇耦老少之畫
過操之策取以定陰陽老少之策此掛一之策置之何用曰歸
奇之策凡四為奇凡八為耦奇員員者一而圖三耦方方者一
而圖四此所謂一者何所取之即取此所掛之一以為方圖所
圖之徑一耳如此則掛一之策亦不為无用矣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本義凡四為奇凡八為耦○故蒙曰三奇為老陽為一者三兩
奇一耦為少陰為一者二為二者一兩耦一奇為少陽為二者
二為一者一三耦為老陰為二者三○王齋胡氏曰為一者謂
一箇四策為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為二者謂
二箇四策為二即八也即耦也
本義奇圖圓三耦方圖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
王齋胡氏曰一奇象圓而圓三本參天之義二耦象方而用半
亦兩地之義
打疑奇圖圓三耦方圖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此取陽全陰半

陽得無陰。陰不得無陽。之義。圖通而說卦傳參天兩地。本義云。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圓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與此處太義不同。而其說本天。地取方圓。本方圓取三。二更為明暢。蓋說卦本文有天地字。故本義即就天地取方圓。此處无天地字。故但泛言奇耦。其下字各有當。非偶然也。但用全用半。與說卦本義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為不同耳。或朱子于此等處。亦不十分見得下落。而以已意度之。見有此二義。皆說得去。故分註兩處。令後人擇之。亦如大衍之數五十。謂取之河圖矣。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而或謂一衍為十。或謂天五乘地十。亦是二說難定孰是。故分註于首節三節。而今後人擇之也。
本義上文既云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則是陰陽老少之取數于六七八九者。已有據。不必又從方員全半等討下落矣。此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矣。豈必又于別處更討揲四之故乎。
本義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
訂疑此指歸奇之數而言。詳下本義。
本義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

訂疑此指過揲之數。通三變言之。不止言第三變也。第字當作衍文。

本義蓋餘三奇則九云。至是為居四之老陰。
訂疑本義餘三奇則九。餘二奇一耦則八。二耦一奇則七。三耦則六。此積歸奇之策數。則為六七八九也。本義而其揲亦九。而其揲亦八。而其揲亦七。而其揲亦六。此揲數之六七八九與歸奇之六七八九相符會也。本義策亦四九三十六。策亦四八三十二。策亦四七二十八。策亦四六二十四。此策數之六七八九相符會也。予初謂揲數上聲策數去聲為揲數上聲之策數。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高

正誼堂

作一事者。吾弟養中曰。揲數策數。數字皆去聲。此是揲數與策數。作二項看。今以本義觀之。良是。
本義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訂疑此亦為末節發本。
欲蒙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揲之一變也。掛扚之數。一其四者。為奇。兩其四者。為耦。其三變也。掛扚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扚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扚而增一四。則是四十四也。一其

本義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云。訂疑四分日之一。謂以一日十二時分作四分。四分之三。則三箇時辰也。

朱子曰。昔之日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四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疏二篇之文。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有六百九十二。陰爻亦一百九十二。又引二十四總四千六百八。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七

正誼堂

本義凡陽爻百九十二。云。訂疑用疏。朱子曰。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又曰。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註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于扚。四營也。

疏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也。

本義四營云。朱子曰。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

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訂疑莊固律曆志。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愚謂三微成著。三變成爻也。三著成象。三爻成內卦也。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十八變而成六畫之卦也。十八變凡七十二營。

八卦而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蒙引既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則求卦之法備矣。乃又曰八卦而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六

正誼堂

小成何也。曰上文四營而成易。以一變者言也。遂乘勢而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震中問有內體之卦一節。未及發。故反足之。以此句亦理勢之宜然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註伸之六十四卦。

疏謂引長八卦而伸盡之。為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謂觸達事類而增長之。若觸剛之事類。以次增長于剛。若觸柔之事類。以次增長于柔。天下萬事皆如此例。各以類增長。則天下所能之事法象皆盡。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訂疑朱子小註從之。

本義謂已成八卦云云。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啟蒙原卦畫篇。

訂疑按焦氏易林四千九十六卦。各繫以辭。實是四千九十六事之占也。若本義及啟蒙所變之卦。仍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耳。何取于四千九十六乎。

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圓。為君。為父之類是也。訂疑此即疏說也。雖非本旨。猶勝本義。

訂疑三變成爻。又凡十二營。象十二時為一日也。十八變而成。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元

正誼堂

卦凡七十二。營象七十二。候而為一歲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象。天千凡九周而為一時也。是與曆法亦各有所象。而夫子不言者。畧其細小。不屑瑣求合也。愚偶見及因附錄之。

又按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此三句當與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扚。後掛。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例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三句當與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五歲再閏當其之日。當萬物之數。例看所以贊益法之妙也。

引伸觸類。承上文四營而成易。十八變而成卦。就一卦言之。已有十八變七十二營矣。若依此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共得一千一百五十二變。四千六百

八營是又有以當天下之能事矣。蓋天下之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變化无穷。經緯多端。今揲著之營。變足以象之如此。蓋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當其之日。以筮法配天地也。當萬物

之數。以筮法配物理也。天下之能事畢矣。以筮法配人事也。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註酬酢猶應對也。○疏言易道訂疑易道當作筮法下放此。如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四

正誼堂

此萬物。萬物當作人。有所求焉。此易道可與應答萬物有求則報。故曰可與酬酢也。祐助也。易道強大。可與助成神化之功也。本義從之。

本義道因辭類云云。訂疑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天下之能事畢矣。言揲筮之法。未嘗一言及卦爻辭。本義道因辭類。率也。助神化之功。本疏語久切。

朱子曰。此是說著卦之用。道理因此而顯。著德行人。事却由取決于著。訂疑此語極明。但兼卦言亦非。此章原不重卦。

神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祐助神也
○又曰酬酢者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訂疑此意亦勝
本義然言易不如言著也

平庵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
合于天訂疑此說不是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
神之命二語精切乃朱子小註之說

榮引道以理言不必拘是天道德行只據事為而言又曰德行
人事也道人事之理也訂疑非也

酬酢祐神只是說易之用明能應人事幽能助鬼神訂疑此朱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四

正誼堂

子小註之說

訂疑道字即上文所象天道物理人事之道也德行者人事之
趨避也沈下筮者之發言處事言神德行聖人百姓皆然在聖
人則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在百姓則為因系以濟其行而
鼓舞以盡神所謂百姓與能也此神字與祐神字不同此神
字以筮言祐神字以鬼神言
由上文而觀之是天道物理人事之道皆由筮之數法而顯而
人之占筮趨避亦因筮之數法而盡神是聖人所制大衍之數
操著之法能顯道神德行矣唯能如是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

神也言此以結上文而起下文贊美之辭也

人將有為也將有言也而叩著以決吉凶著即受命如響一一
有以應之此朱子所謂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是也故曰
可與酬酢鬼神因人事之善惡而造吉凶但不能以語人使之
有善而无惡也此鬼神之所無如何者也今得著法而豫以告
人使知趨避有吉而无凶則鬼神之意亦得以遂矣此班固所
謂占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于神明者是也故曰可
與祐神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四

正誼堂

程子曰此節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訂疑自韓康伯以來皆以此節為下章之首故程子云朱子
初作本義亦從舊說後從程子
本義變化之道云

訂疑此神字即上文成變化行鬼神可與祐神之神也蓋无方
不測之謂也以大有言天地化育之功亦不外此此統體之鬼
神也以小者言則一事一物莫不各有鬼神焉此章所言數法
之妙其進退離合變化往來皆神之為也此散殊之鬼神也
○上文大衍之數操著求卦之法即變化之道也而皆出于理

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私知所能為是雖聖人之所制而實皆神之所為也蓋由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與道為體先天不違故其所為一神之所為也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為學易者言之也實夫子自道也所謂知者乃知化育之知蓋神而明之不言而信之謂非淺之知也後世若朱子者本義故索二書表裏洞達直透先天後天之旨故其為說創直橫豎無不端正有左右逢源之妙而尤旁出鑿空之私亦庶幾知變化之道者矣以先諸儒其為易者皆挂一漏萬轉支離曰註曰疏曰傳雖時亦皆未免此病程子邵子之書多所

周易訂疑

卷十二 繫

聖

正誼堂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云訂疑太卜筮人之官見周敬崇見性理大全

崇引天地大衍之數一句自天一地二起至大衍之數五十止

也揲著求卦之法一句則斷自其用四十有九起至天下之能事畢矣止也或曰大衍之數宜該乾坤之策二篇之策且二條有當蓍之日及當鳥物之數字曰不然也

訂疑崇引及或說皆非也天地固有數而無法矣至于大衍之數五十固聖人所定之數至于其用定為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若陽之數定為九少陰之數定為八少陽之數定為七老陰之數定為六此亦皆大衍中之數也何云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不及下文乎此崇引之所以為非也當非當萬乃夫子贊其法之善各有所配與象兩象三象圖為例非數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二 繫

聖

正誼堂

此或說之所以為非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疏言易之為書有聖人所用之道凡四事也訂疑確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云

訂疑註疏以上章知變化之道者節合下章朱子初闡本義從之後見程子云當合上文不合在下遂改屬上章此節本義云云乃未及刪去者也今當作衍文

或問四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朱子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象

變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象變說。曰然。訂疑此四句。自是四事。本文明分四道。如何合併說。底下文三節。通是詳。以下筮者。尚其占一句。不復詳上三句也。

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益等。不是先見乎。離益等。而後為網。吾未報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闡截他。欲耕種。見地上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離之象。益之象。有取其象者。有取其義者。訂疑此是制器尚象之正旨。本義以參伍節為尚象之事。非也。後包氏氏王天下。章當有此段小語。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望

正誼堂

問卜用龜。亦使易占。朱子曰。不用。是文勢如此。

廬陵龍氏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時取用者。有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雖尚變難通。凡舉動必合易之變。惟心與理會者能之。訂疑尚變句確極。

蒙引辭占如何分別。曰。人之發言處事。亦有兩樣。有止議論道理。不及言凶。近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已。亦有亦無妨。事關成敗。幾涉善惡。而須為決擇者。則當尚占以斷其疑矣。然辭占幾尚者固多。下文君子將有為也。一條。亦兼辭占。辭占有別。後章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言山。所以斷也。于此可見。訂

疑謂辭占有別。甚是。而辭以言者。尚其辭一句。則亦下文本義之說。愚有說詳下。第二章分言玩辭玩占。亦已別之。彼處于有說。

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下文問焉。而以言及參伍以變。雖皆主筮。易言然。孔子此節。實善動居兩端。下文只就卜筮上發明耳。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若專于筮。則其用狹矣。况易之辭變象占。可以窮理盡性。至命。可以崇德廣業。豈必拘于筮哉。訂疑確不可易。

周易訂疑

卷上 上繫

望

正誼堂

訂疑尚辭尚變尚象。皆不關卜筮事。自是言平日之用易也。獨

以下筮者。尚其占一句。是言卜筮事耳。以言者。尚其辭。乃古者言必占。占古語之義。古人立說。或引易。或引書。或引詩。此道在漢人尚多用之。乃引作佐証之意。非謂將言者必以書同易。而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之說也。愚估古之尚辭者。以証之。左傳宣十二年。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襄二十八年。子太叔告子辰曰。周易有之。復之頤。曰迷復凶云云。昭元年。簡和視晉侯疾。告趙孟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云云。二十七年。龍見

已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序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
天弗違○後天奉時○所謂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自
天祐之○言无不利者也○固○非必擬于易○而後動○至于有時而動
或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所謂齋戒以神明
其德是也○此動變字○與動則觀其變之動變字○全不同○彼動
以得有為而占筮言此○以平日奉動言○彼變以卦爻之變不變
言○指得此○以凡易中所含變化之道言○指得寬
以制器者○尚其象○包義氏章言之詳矣○本義以參伍以變節為
尚象之事○不知于制器之義何居○此不可曉○朱子小註以包義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兗

正誼堂

氏章言之極確○
以下筮者○尚其占○下三節詳言之○或曰○聖人神武不殺○无卜
筮而○知言○何又曰○以下筮尚其占乎○曰○聖人固全體易理而
不必假其物○然其心○常敬畏不敢自謂如此也○是以其有大事
亦必取決于占○卜以觀鬼謀之從違○以察天心之順逆○昔舜遜
禹○湯伐桀○盤庚遷殷○武王伐紂○周公之卜代○成王之卜風雷
周○公之卜營洛○皆尚占之事也○洪範之稽疑○禮記之卜筮○皆不
廢也○但不知後世俗人之為○不務民義而專責鬼神○信禍福之
妄而為僥倖之圖耳○玩章末此之謂也○一句則此節皆古語

而孔子稱之○重卜筮者○尚其占○一句○上三句特舉全文而帶言
之○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獨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既君子將欲有所施為○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者○著
受人命○報人吉凶○如響之應聲○无問遠之與近○及幽遠深遠之
處○悉皆告之○物事也○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
訂疑疏確甚○以言命者○如筮儀○假爾太甚○有常下所命者之語○
遂知來物○指占者說○亦通○而不如本義○本義屬著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兗

正誼堂

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云○
訂疑此下三節皆尚占之事○詳見上文○言人以著問易○求其
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此意不妨○蓋人之言○亦有大闕國
家之治亂○與一身之利害者○亦須占之○故本義以發言與處事
並言之○發言辭○本義以言二字○與疏說不同○
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此却不是○蓋以言者○指平
日之語○默言尚其辭見上文○此以言却是特地建言○而大有闕
係者○故用卜筮也○若尋常言動○那用得許此卜筮○
朱子曰○君子作事○問于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鸛○龜受命也○訂

與典與合但專言龜則非此辭言者不吉卜也乃朱子一時錯用字也。本文前言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而下文乃專云以言而不及有為有行。為前後不相應矣。故疏解以言為命著之。辭而朱子小註亦從之。

訂疑有為有行二語重複。恐有為當作有言之誤也。本義補出處事二字。亦如乾文言本文專言脩辭立誠。本義却補出見于事者一意。蓋以人之言行皆當立誠。偏言脩辭覺得未全。故用見于事三字。周旋之。人之言行皆當卜筮。而處事尤重于發言。豈可反缺乎。故本義補之。疏說明白正大。小註既從之。而本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五

正蘊堂

義却別自為說何也。曰以本文問焉。二字即是命著了。再以言作命著之辭。則複矣。

朱子註書凡有數法。天一地二節。舊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以為宜在第九章之首。而朱子從之。天數五節。舊本在大衍之下。而朱子移于大衍之前。知變化之道一節。舊本合下章。程子謂當合上。而朱子從之。而微顯闡幽。本義恐當作微顯。而此易置之法也。

何以守位曰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此改易之法也。與地之宜。本義取王昭素之說。謂與地之間。舊本多有天字。吉

之先見者也。本義曰。漢書言之。上間有凶字。此增補之法也。

剝木為舟。節致速以利天下。文義无有乖謬。本義以為變衍。開

而當各辨物。本義云。開而之。而亦疑有誤。此開疑之法也。

侵而泰。本義引晁氏云。鄭本无而泰二字。此刪羨之法也。

又古易分經二卷。傳十卷。中間為漢儒所亂。程傳既不為之更

定。而本義徑依呂伯恭改正俗本。而從古文。此改正之法也。

朱子最為謹慎。不敢自用。然猶時有改易刪增如此。但或仍依

舊文。而以已說註其下。或雖易置其原文。而仍于註中記其原

文。終不敢徑伸已說。而泯滅其舊文也。大學一書。有禮記舊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五

正蘊堂

本有明道本。有伊川本。而朱子大學章句。則又自為定本。背其卓有所見而為之。非苟然也。尚書二典三謨。次序多亂。間有遺書。見于他書。而尚書乃无之者。愚亦依所見。更定為一本。但恐駭俗。未敢輕以告人也。

說純幽深。與遠近例看。俱屬人事。事在幽暗之中。如漢唐諸臣之謀。謀宦者。宋太祖之謀。代周是也。訂疑如霍光之謀。廢昌邑王。亦是深指禍機。所伏。亦當其指之所倚。武后在太宗時。為才人。袁天綱謂其人已在陛下宮中。是也。就人事說。則是而分別幽深二字。則未確。幽深无甚分別。總是事之隱暗。難明者耳。

梁山來氏曰。連而天下後世。近而瞬息戶階。打疑至精。謂精切明。皆如事。而為之備者。至精至變。至神。雖是贊者。其實。是贊制者。聖人。若不是聖人。制作盡善。有以幽贊神明。如上章所云。著亦枯莖耳。焉能至精至變。至神如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陸氏釋文。天地之文。一本作天下。一本作之文。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訂疑與上節同病。此節至變。字與尚變。字不同。對上文至精。下文至神。與上下二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五 正誼堂

節皆贊者之妙耳。未及卦爻之辭也。本義參三數之也。伍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非真為三與五而已矣。又曰。揲著本无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問不獨是以數筭。大槩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蒙引參伍以變。四營而成易也。一變成于歸奇。故今人多以歸奇取變。謂歸奇上見有多寡之數。于左右歸奇上。見其一先一

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多謂九八。寡謂五與四。其明筮贊有曰。四五為少。八九為多。然實上本義多寡二字正意。訂疑蒙引。取今人之說是也。然引而不發。愚謂參伍以變。言揲著者。既揲右手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必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必四。此即不復更揲右手。但觀左手之策。所餘者多。則右手所餘必少。左手之策。所餘者少。則右手所餘必多。或或寡。已可知矣。而必更揲右手之策者。誠恐先之所揲。左手之策。萬一或有差謬。則多寡之實。為无據矣。故必更揲右手之策。使一先一後。更相考覈。然後多者實知其為多。寡者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五 正誼堂

實知其為寡矣。非謂三數之五數之。之亦非謂三次數之。又五次數之也。其揲數策數亦然。本義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訂疑本義已明。交而互之。如一變歸奇之策。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左四右四。先各置一。處而對觀之也。綜而舉之。謂合左右歸奇之策。或共成一四。或共成一八。如稱物者前一秤一斤。後一秤三斤。合為四斤。前一秤二斤。後一秤二斤。合亦為四斤。前一秤三斤。後一秤一斤。合亦為四斤。前一秤四斤。後

一秤四斤。共為八斤。四為低。八為昂。亦多寡之喻也。其揲數。數亦可類推。參伍以變。只說開而數之。未及計歸奇之數。錯綜其數。方是既參伍所餘之策。而分合以觀其兩扐之數。至是方成一變矣。

本義此亦皆謂揲者求卦之事。訂疑觀揲者求卦之一言。可見此節分明是尚占之事。如何乃云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乎。

本義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

訂疑此通計三變。扐數揲數策數也。上章本義通計三變之餘。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高

正龍堂

凡四為奇。凡八為耦。云云。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老陽云云。至是為居四之老陰。即此意也。今人但知通其變是計歸奇之策。而不知亦通計其揲數與策數也。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二句。亦必兼揲數與策數二者言之矣。此三變而成爻也。三變既畢。乃知此爻之老少也。

本義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

而窮極陰陽之數。以定天下萬物之象。猶若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之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舉

此餘可知也。訂疑說本數雖然其義有可別用者。

訂疑究七八九六之數。以歸奇之數言之。餘三奇則九。餘二奇一耦則八。餘二耦一奇則七。餘三耦則六。究極此數。固足成六畫之卦。而可以定天下之象矣。以揲數策數言之。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究極此數。亦足成六畫之卦。而定天下之象矣。本義定卦爻動靜之象。尚未確。蓋卦爻之動。只可言變。不可言象也。愚謂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如雷風山澤之類。及說卦所列性情首股馬牛父母男女及廣八卦

周易訂疑

卷十一 上繫

五

正龍堂

之象之類。又如上章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蓍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皆所謂天下之象也。極數之說。上章乾之策。本義言之詳矣。向來學者。只知極掛物之數。而不知極揲數與策數。只知定卦爻動靜之象。而不知其實為定說卦所列之象。及上章蓍之日。萬物之數之象也。愚既為此說。又得疏所云。定天下萬物之象。又云極二百一十六策。以定乾老陽之象。窮一百四十四策。以定坤之老陰之象。以証之。亦一快也。通其變。止可成陰陽老少之畫。而不足以定天下之象。至極其數。則十八變而成六畫之卦矣。八卦成列。象已在其中。

矣。况六畫之卦凡六十四其備天下之象又何如。

梁山來氏曰：定天下之象如乾馬坤牛震雷艮山之類各有其象也。○說統天下之象包括甚廣非卦又動靜如乾初潛二見

三惕四躍五飛上亢天下之象備矣。○訂疑亦勝本義

蒙引：天下之至變止靜者之德固而神也。故能為多為少為奇為耦。為老為少為靜為動莫知其方唯變所適也。

訂疑：至變之變與上二變字不同。上二變字四營而成易之易字十八變而成卦之字也。此變字乃變化元窮之義也。尚其變之變又取卦久之變亦不指此變字也。此變字對上文精字。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柔

正龍堂

下文神字只指著言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本義：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

訂疑：本義此四者不知何指。窮疑四者二字衍文。寂然者感之體易之體所以立也。感通者寂之用易之用所以行也。

本義易指著卦

訂疑：此節承上二節言著之至精至變如此而遂贊之云。上文言言著不應此節突然又熱卦言也。易字專指著言耳。

本義：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朱子曰：此與窮理盡性以至

于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然皆是借來說人身說。○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

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恕也。義也。行達道也。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

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也。寂感以心言者也。蓋中和所以為寂感也。

訂疑：朱子說乃本文外意。朱子程子曰：此只言人分上事。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柔

正龍堂

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本義：于此加出人心之妙二句。雖是本文外意。亦以為下文聖人張本也。

蒙引：言其无心也。此句單解與寂然不動不相混。寂自與感為對。或以无思无為亦為體之立非也。盖无思无為只是无心。此句在寂感之上。若以對感通說。則以无心為體而感通為用。將

以感通為有心矣。易之感通果有心乎。易只是指卦何心哉。訂疑：蒙引與本義未免看得无思无為寂然不動太深了。

蒙引：遂通天下之故。遂知來物。遂字亦神字意。神故速也。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朱子曰：非是。別有至神者在著卦之外也。

訂疑此上二節通是就著之能感而遂通上贊其至精至靈故
首言遂知來物次言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至此又總
結之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贊其至神无思无為言其无心
非贊其妙也即寂然不動句亦不過承无思无為而接一句以
起下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見其為天下之至神耳古人立
論多用抑揚之法以盡其贊美之意如夫子欲贊顏子悟道之
妙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而後繼之以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發回也不愚先之以回也非助我者也而後繼之以於吾
言无所不說南宮适稱禹稷之德先之以躬稼而後繼之以而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上繫

五

正離堂

有天下孟子稱舜之樂善先之以居深山之中異于野人者幾
希而後繼之以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皆抑揚之辭耳中庸言鬼神之德之盛亦先之以不見
不聞而後繼之以體物而不可遺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如此天夫不見不聞與微何足以為盛至觀其體物不遺顯而
不可揜則真盛矣其稱天地之道先曰斯昭之多斯撮土之
多而後繼之曰及其廣大云及其廣厚云昭撮土何足
以見天地之道至觀其廣大廣厚則天地之道可見矣今易固
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也却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所以為天

下之至神也

說統夫子欲形容感通之妙故先以无思无為起語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說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幾微也

訂疑此以用易聖人說

本義所以極深者至精也云

訂疑本義以至精至變分深幾亦是但其語意欠明當說著
至精聖人所以用以極深著至變聖人所以用以研幾是聖
人尚占之事也上文君子將有為有行問焉而以言此是說占

周易訂疑

卷十三 上繫

五

正離堂

筮之事以起天下之至精句重者不重尚其占次節做此至
此節方說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也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得道理都就

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

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

裏便有吉凶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

訂疑此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與別處說所以窮理盡性以

至命如崇德廣業者不同別處是說平日體察易理之事此與

下章皆是說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底事當切卜筮時說方與

上下文理相應若寬泛：底底地說俱未見親切。朱子曰：研幾是不待他顯着，只在茫昧時便處置了。訂疑此似切卜筮尚占之事。說極深便要顧上文至精句說。研幾便要顧上文至變句。因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至精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者，至變節莫大乎蓍龜。故聖人卜筮即以此而極深研幾也。用易以極深則聖人深矣，而天下之至精者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用易以研幾則聖人幾矣，而天下之至變者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亹，深者至精也，幾者至變也，至精至變則周易訂疑。卷上 上繫 本 止 謹 堂

至神者亦在聖人矣。故下文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上三節言易之占，所以可尚之故。下二節言聖人尚占之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亹，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本義所以通志而成亹者，神之所為也。朱子曰：通志亦只似開物，所以下文也說个成亹。訂疑上文本義言聖人所以用易以極深者，以易為天下之至精也，所以用易以研幾者，以易為天下之至變也。此節言聖人能極深研幾，則聖人亦至精至變而至神矣。故易能受命如響。

遂知來物，聖人亦能遂通天下之志，易能遂成天地之亹，遂定天下之象，聖人亦能遂成天下之亹，易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亦能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聖人之至神也。此上五節通言聖人以卜筮者，尚其占之事，故下文曰：云云。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平庵項氏曰：四者雖云辭占象變，而自君子將有為也，以下則肯論占至此，又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句終之者，蓋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矣。周易訂疑。卷上 上繫 本 止 謹 堂

訂疑辭占象變易之所有也。言動制器卜筮，聖人之道也。君子以下言易之占，如是而聖人尚之也。十翼中言尚辭尚變尚象者，詳矣。故此章雖引古語而並舉四者，而章內只詳言尚占之事耳，不必于尚占內又補辭變象三事也。說統亦歸功聖人也。正見辭占象變皆聖人之道之所在。訂疑夫子恐人視易為卜筮之書，看得易小了，故十翼中每極言易道之大，而天地造化細而一事一物莫不總掣而歸之。于易又恐世人看得卜筮太輕了，而專以易為止言道理之書。故上章極言制著數法之妙，而此章又以卜筮歸之聖人之道。

而與聖人之言動制器並列為四而深言易之有占為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而聖人尚之可以極深研幾而通志成務且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如此夫言動制器卜筮皆聖人之道也而皆于易取之易之大也可知言動制器聖人之道人皆知之至于卜筮則人多忽為小道矣而今以與言動制器並列為四則卜筮為聖人之所甚重而不可忽矣

右第十章

本義此章承上章言易之用有此四者訂疑朱子于章內義貼四者愚辨見上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索引參伍以變條本義云此亦皆謂操著求卦之法亦字實承上章也

訂疑本義索引專以尚占一句為承上章而言其餘三者則又推言易之用也愚謂不唯參伍節為承上章合上下兩節亦皆承上章斷辭祐神之事也極深研幾二節亦承上章顯道神德行之事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苟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本義開物成務云

朱子曰易之為書大抵是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囊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中故曰冒天下之道訂疑此似逐卦逐爻各足以冒天下之道愚謂一卦一爻豈能盡冒天下之道

繫辭自大衍以下皆是說卜筮事今人說易所以不將作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小了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眩味應度而已訂疑程傳正生此病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極于无形粗至于有象如包單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又不待卜而後見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訂疑此段是就卜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至上述冒天下之道即此小註可見上章本義云此尚辭象變尚象之事數句為未定之說

訂疑易之所以冒天下之道不止一二端即如兩儀四象八卦未有文字而天文地理萬事萬物皆在其中邵子所謂圖雖无文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苟是也開物成務百姓與能冒天下之道非聖人孰能知之故十翼大半言冒天下之道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三句以下文與神物以前民用制而用之謂之法聖人則之效之象之等語觀之似是指作易之聖

人言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圖神謂變化无方云云至易以貢

訂疑圖即上章天下之至變神即上章天下之至神方謂卦體有定所謂六十四卦為其體也知字照下知以藏往知字易以貢易字所謂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也卦亦有變易以告人但六爻變而占之卦之象辭與三爻變後十卦主悔者較少于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高

止齋堂

六爻皆不變與五爻變而占本卦象辭者故曰方以知耳

本義聖人體具三者之德云云

朱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以易之理來洗濯自潔心了更无些私知小意在裏許聖人使以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不殺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聖之理具在猶武雖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又曰退藏于密固不用這箇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箇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訂疑上言著卦爻之德自洗心以下言著卦爻未制之先而三

者之德已備于心中已先有一箇見成著卦爻了

朱子曰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訂疑朱子一條乃未定之說知來藏往二句本是未有著卦先有神知故下文方說明天道察民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而示此焉齊戒以神明其德

朱子曰此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未及使出來到下文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鬼于用也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高

止齋堂

訂疑本義明言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即是使出來了但得其神而不假其物耳朱子之說非也朱子曰未畫之前此理已具于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國神方知者各見于功用之實

訂疑憂以天下之說乃聖人之情見乎辭因貳以濟民行之意非正肯與本義不合本義有事无事是皆就聖人自己身上說非憂世覺民之謂今人因朱子之說遂以吉凶同患句為萬物一體之說非也○衆人當有事關利害之時常憂疑不决聖人

亦○然○故○曰○與○民○同○患○但○衆○人○則○只○是○憂○懼○而○已○不○能○審○其○從○違○也○聖○人○則○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有○以○處○之○矣○神○以○知○來○謂○能○逆○知○其○成○敗○藏○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擇○善○而○從○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又○如○云○不○知○為○吏○現○已○成○事○也○索○引○云○神○以○知○來○即○後○章○之○占○事○知○來○知○以○藏○往○即○後○章○之○象○事○知○器○其○說○雖○詳○然○皆○是○有○占○蓋○以○後○事○若○此○處○知○來○藏○往○皆○是○未○有○著○卦○之○先○那○有○占○蓋○

卦○之○德○方○以○知○知○便○是○藏○往○著○之○德○員○而○神○神○便○是○知○來○何○以○見○卦○之○知○以○藏○往○蓋○卦○爻○之○辭○大○半○取○前○人○之○占○而○有○驗○者○繫○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奎

止謹堂

之○如○高○宗○帝○乙○箕○子○王○身○西○山○之○類○固○是○其○他○如○也○之○婚○媾○即○鹿○蒙○之○納○婦○梁○曜○泰○之○歸○妹○其○之○侵○伐○涉○川○之○類○皆○于○卦○名○爻○義○无○所○取○而○忽○係○以○此○者○想○必○是○前○人○占○之○而○有○驗○者○太○卜○筮○人○皆○記○其○事○以○備○參○考○而○聖○人○作○易○即○取○為○卦○爻○之○辭○但○其○人○微○細○故○不○復○錄○其○為○難○也○此○可○見○卦○爻○之○知○以○藏○往○矣○其○在○聖○人○則○只○如○夫○子○所○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便○是○知○以○藏○往○孔○子○一○生○大○槩○如○此○觀○其○答○顏○子○為○邦○之○問○與○說○憂○殷○而○從○周○及○竊○比○老○彭○之○詩○可○見○知○字○與○神○字○何○別○曰○知○字○對○神○字○猶○俗○云○好○記○性○也○對○聰○明○睿○聖○而○言○亦○然○獨○舉○神○知○

不○及○易○貢○者○卦○可○無○爻○也○又○貢○字○之○義○于○聖○人○之○德○上○難○說○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與○至○末○朱○子○曰○明○天○道○至○前○民○用○此○言○聖○人○作○易○之○事○也○齋○戒○以○神○明○其○德○此○言○用○易○之○事○也○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猶○見○其○精○神○之○至○明○天○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

訂○疑○小○註○解○神○明○其○德○一○句○與○洗○心○藏○于○密○无○别○不○如○本○義○就○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奎

止謹堂

考○占○說○為○是○蓋○无○卜○筮○而○知○吉○凶○者○聖○心○神○知○之○用○亦○用○卜○筮○者○聖○人○敬○天○之○心○不○假○著○龜○者○朕○志○先○定○也○卜○筮○尚○占○者○謀○之○鬼○神○也○舜○之○昆○命○元○龜○禹○之○欲○救○卜○功○臣○湯○之○卜○吉○武○王○之○協○朕○卜○周○公○之○稽○卜○大○事○閑○係○重○大○不○敢○自○信○也○陳○明○卿○曰○聖○人○之○德○本○神○且○知○得○此○神○物○之○前○而○知○益○知○神○益○神○也○問○天○之○道○如○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訂○疑○天○道○如○天○文○地○理○幽○明○生○死○鬼○神○之○類○又○如○兩○儀○三○才○四○

時閨法一歲之日皆是氏之故天下之功也易辭所繫者是也
是故閨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一閨一開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既成用
之謂之神

說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閨戶謂開藏萬物若
室之開闔其戶也闔戶謂吐出萬物若室之開闔其戶也開闔
相循陰陽進至或陽變為陰或開而更閉或陰變為陽或閉而
更開是謂之變也須往則變來為往須來則變往為來隨須改
變不有窮已恒得通流是謂之通也往來不窮據其氣也氣漸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交

正龍堂

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體尚微也體質成形是謂器物
言其著也聖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垂為模範故謂之法以利
而用或出或入使民咸用之故謂之神訂疑疏甚好利用謂利
其施用即下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以利而用句未
妥

本義闢闢動靜之機也云
崇引制而用之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百姓與能也見象形
器生物之序也所生之物不止著龜但意之所主在著龜也猶
天命之謂性三句及誠者自成也辭皆兼人物而意之所主則

皆在人也

息齋余氏曰戶一而已闔斯謂坤開斯謂乾且闔且開為變可
往可來為通見此戶之象也戶則器也制之于棟宇之初者法
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者神也皆言戶也知戶之說則知乾
坤之說聖人偶有觸于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
之知易先儒觀兔及斲公事之說亦然

訂疑余氏說梁山來氏從之然止說得乾坤變通利用出入好
與著龜不切則此節似泛泛無屬愚謂疏與本義只就造化生
物及聖人制器上說而不及著龜其意則指著龜也講此節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充

正龍堂

須先說說畢然後說歸著龜此節原結上文與神物而前民
用句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義一每生二云

訂疑本義畫卦標著三句當刪蓋後人畫卦不過照原有卦圖
而次第畫之不消說了至于標著不過畫一卦而止何用畫得
許多卦一每生二二句先說造化說

南軒張氏曰易者生之謂而太極者其所以生之者也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

非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明日有四象。而兩儀。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楊升庵曰。此說精明。可以補註疏之遺。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有吉凶。是生大業。

訂疑有吉凶。便有趨避。避凶趨吉。則大業生。所謂成天下之務也。

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陰陽往來。交錯于其間。時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則有消長。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間。而吉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蒙引此乃朱子學易之綱領也。訂疑固是。如此亦不盡然也。訂疑上文不復言生六十四者。省文故。即繼之曰八卦定吉凶。若元六十四卦。只八卦如何便生吉凶。此處有繫辭一節。不言者。亦省文也。又本傳中言繫辭者多矣。故不復贅。

此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

通

本義需貴謂有天下履帝位云。

進齊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物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縣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賁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賁者陳而隱者顯矣。鈎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人。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

訂疑賁隱猶賁隱。○定吉凶成亹亹者。不止著龜。著龜其莫大者。詳前極數知來之謂占下。

雲峯胡氏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著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

蒙引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用天下。須有別。聖人教人以五穀為粒食。以鳥獸為鮮食。以薪供火。以水供湯之類。是備物致用。若夫網罟以佃。以魚。舟車以濟。川引遠。弧矢以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類。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物者天地間見成之物。

也。器者聖人所制也。若單說備物致用。似能該得制器。今既繼以立成器。則五穀六畜之類。不可以成器言。故須有辨。李彭山曰。探賸索隱。鉤深致遠。即所謂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云云。

訂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字當是制字之誤也。制者龜為卜筮之用。所謂制而用之。謂之法也。變化圖書。皆可則效。若著龜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只好制而用之。說不得則字。

生。編河圖洛書。當以易之文為據。聖人則之而作易。何為燕序時也。

訂疑則河圖洛書之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河圖之五為衍母。十為衍子。洛書之五為衍母。洛書雖无十然五數亦各含十數也。

河圖之說。其見于經傳者。顏命河圖在東序。易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但云河圖洛書。不云出于何時也。自漢孔安國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閔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說始于安國。而劉向父子。班固。閔朗。皆因之。朱子據之以解易。而劉牧之又兩易之以十為洛書。九為河圖。亦不知其何所考。以為出于希夷。又引大傳以為二者俱出伏羲時。則于易傳為有據矣。然考之異書。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臨于玄扈。洛汭之水。神龜負書。丹甲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三

正誼堂

青文。以授帝。路史曰。倉頡授河圖。綠字而創文字。是河圖洛書出于倉頡之世矣。倉頡在國。提紀。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啟靈。龍圖呈寶。巢燧以來。皆有之。有巢氏在太昊之前。禮含文嘉。緯書皆出漢世。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此劉牧所云皆出伏羲時之說。所據魏博士淳于浚。以為伏羲因燧皇之圖。以制卦。此名畫記所本。河圖挺輔佐。緯書云。天老謂黃帝曰。河有河圖。洛有洛書。天其授帝圖乎。帝往河洛。有大魚汧流。而泛白圖。帝跪受。尚書中候緯書云。黃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鄭訪記。未詳。云黃帝受

河圖而定土籍、伏羲得神著而垂皇策、晉志云、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漢晉間、又以河圖洛書、皆出黃帝之世矣、帝堯碑云、堯遊于玄河、龍龜負銜投舂授典、然後受命、合誠圖、緯書云、堯母慶都年二十、觀于三河之首、亦龍負圖出、慶都受之、及生堯、如圖云、述異紀、陶唐世、越裳獻千歲神龜、背有文、紀開闢以來、錄為龜曆、握河紀、緯書云、堯即政十七年、至于稷、沈璧于河、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而出、臨壇吐甲、迴遶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又沈璧于洛、有靈龜負書出、背甲亦文成字、止壇、孫氏瑞應圖云、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七

正誼堂

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是皆謂圖書出于堯時矣、孝經鉤命決、緯書云、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受文、孝經援神契、緯書云、帝舜祗德、至于稷、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舒至水津、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馬等三十人集、錄圖、是河圖又出于舜之世矣、野王符瑞圖云、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滿庭陪位、群公皆就位、如舜、至于日昃、榮光塞河、青雲浮至、青龍銜玄甲、臨壇止、吐圖迴遶、柱玄甲所以裏圖、周公與三公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伯之戒、與秦漢之事、隨巢子姬氏之典也、河出綠圖、又以河圖出周公之世矣、以上諸說紛

臣挺不經、大約謂圖書之事、代皆有之、而未予特取孔安國劉歆、闕朗之說、以為圖出于伏羲、書出于禹、以伏羲曾作易、河圖中宮十五、可則為大衍之數、次一二三四、可則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可則為四象之數、而洛書之數、自一至九、與箕子所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數相合、又其為說、文理雅馴、不似諸說之荒唐、元稽也、愚獨疑圖出伏羲、至周成王崩時、當有數千百年、中間水火干戈、改筆遷徙、不知經幾變故、凡治世之大經大法、如左傳所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遺亡斷滅、孔子時、尚書止存二典三謨、然且殘缺失序、又夏殷之禮、至孔子時、遠者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七

正誼堂

千五六百年、近者千餘年、且不足徵、况河圖朽甲散文、何以獨存、是可疑也、其圖數與卦何取、而伏羲獨取之以畫卦耶、又可疑也、孔子但云聖人則之、不曰則之作何用、亦不曰伏羲下繫、但云伏羲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又何獨斷一語不曰則于河圖也、又可疑也、竊謂河圖洛書、事必有之、但皆出于周公時、非出于伏羲夏禹時也、洛書不知則之何如、或是卜龜之書、亦未可知、但今不可考矣、若河圖則或則之以制大衍之法、據者求卦之法、如本義所云乎、但大傳天一地二章、夫子明言天地之數、又不云河圖

之數也。或曰：夏商以前皆有卜筮，何以定河圖洛書聖人則之為周公也？曰：五帝三王不相襲禮，制度各別，周人不用夏商之方，謂獨用伏羲氏之筮法乎？夏商以前自有著法易書，周公自用周易，與大傳所云大衍之數法耳，即如今日日者言命卜者占課，豈必一法乎？

又按龍馬之說有二：握河紀云：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而出，臨壇吐甲，迴遶甲以龜，廣九尺有文，援神契云：舜時龍馬負圖，卷舒至水泮，置舜前，此二說皆以圖文在甲上，龍馬負出，留圖置堯舜前，而龍馬係舊入河去也。野王符瑞圖：周公時青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七

正誼堂

龍銜玄甲，臨壇止，吐圖迴遶，註云：甲所以裹圖，則是圖自圖，而外有甲以裹之也。此雖為說稍異，然謂龍馬與圖為兩物則同。至宋胡方平、戴王齊始謂周禮夏官馬高八尺以上為龍，引漢武帝得神馬于涇水水中証之，武帝自神其事，名為神馬，以自欺，人不可為証。臨川吳氏曰：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圖有如星象，故謂之圖，如此二說，則馬又為陸產之馬，特以其異于常馬，故神之曰龍，其圖則馬背上之旋毛也，而皆不云出于河，愚按易傳顧命論語，但言河圖，不言龍馬，龍馬之說乃出于漢儒孔安國，然既云河圖，則必出于河，无

疑出于河必神物也，豈出于河為土人所生得獻之周公遂觀其圖而則之，後龍馬死，因取其皮而藏之東序，為傳世之寶乎？但皮毛易敝而難久，唯甲差可久藏耳，然甲久亦必敝，東序之河圖或圖其形于竹木之上以傳後世，亦未可知。揔之物久易敝，其不出于伏羲時亦明矣。○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亦不言圖書出于何代，山海經之怪誕亦不載河圖洛書事，何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云云。

訂疑吉凶悔吝等皆辭也，分辭與吉凶而兩釋之，何也？曰：辭者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七

正誼堂

事類也。如潛龍見龍之類是也。吉凶占也。易中恒有辭无占者，如坤之初上之類是也。知者玩其辭，吉凶可知，然亦有辭相似而吉凶反者，如大畜九二之與說輟與小畜九三同，而九二曰中无尤，九三曰不得進而為所畜，泰六四之不富以其鄰，與謙六五同，而六四為失實，六五為无不利，故必定之吉凶以斷之。然間有不言吉凶者，或傳久而脫亡也。故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以此言之，其不言吉凶者安知非脫失乎？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言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言无不利也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云：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周易訂疑

卷二 上繫

七

正誼堂

鼓之舞之以盡神

疏非雅立象以盡聖人之意。又設卦以盡百姓之情。偽變謂化而我之通謂推而行之。訂疑確。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云云

訂疑變通以事言本第五章通變之謂事確不可易矣變通二字平對疏以下文解之是也

朱子曰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

吳臨川曰、盡情偽謂六十四卦各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其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拂乎性而不善者曰偽。

訂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則天下之情僞千態萬狀聖心已自了然但兩儀四象不足以盡其變故加之為八卦而健順動入陰麗止說之情已盡天下之情僞雖則千態萬狀不過此八者盡之矣况又加之為六十四卦而情僞有不盡者乎設卦即下文存乎卦之卦繫辭即下文存乎辭之辭下文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正應此二字卦下亦有辭爻中亦有情僞對舉之立文也聖人作易以盡情僞知者觀其彖辭僅思過半若止有卦无辭亦何能盡情僞而前民用使之因取以濟行乎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光

正誼堂

臨川吳氏曰：盡意、盡情、偽、盡言，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恐其有所未盡，于是作揲著十有二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通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變為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其辭皆可通用，而不拘于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

訂疑吳氏之說今多從之然于本義不合本義云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又曰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指莫大乎四時也此章以人言只說以事言以人言何嘗云以卜筮言也後篇云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即此所謂以事言以人言也其言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即此以盡利也但彼指三聖言此指易言耳其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正○此○變○通○二○字○合○若○指○揲○著○老○少○之○變○言○則○久○字○如○何○解○此○章○盡○利○字○如○何○解○前○章○通○變○之○謂○事○事○字○如○何○解○又○云○卦○一○可○變○為○六○十○四○亦○非○其○云○辭○皆○可○通○用○則○是○

虞○中○庵○曰○有○象○卦○辭○而○无○變○通○則○易○為○確○定○之○物○不○能○相○通○不○足○適○用○矣○何○利○之○有○利○是○便○利○之○利○无○適○不○順○也○言○隨○時○變○通○而○適○于○用○也○

訂○疑○本○義○序○云○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十

正誼堂

又○象○象○之○用○亦○非○易○也○即○變○通○盡○利○之○意○

崇○引○書○不○盡○言○繫○辭○亦○著○也○如○何○盡○言○蓋○易○書○是○指○實○待○虛○只○依○卦○爻○之○象○說○箇○道○理○隨○甚○樣○事○都○該○得○隨○甚○樣○人○都○應○得○所○以○能○盡○其○言○

訂○疑○人○用○易○須○有○變○通○之○法○方○可○如○不○能○變○通○易○之○辭○豈○能○恰○好○合○着○那○人○事○

臨○川○吳○氏○曰○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神○也○訂○疑○此○却○老○

乾○坤○其○易○之○經○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經所包蓄者云云

崇○引○語○錄○云○經○綿○緒○胎○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可○見○此○乾○坤○通○指○百○九○十○二○陽○爻○百○九○十○二○陰○爻○而○言○也○易○之○經○乾○坤○指○六○十○四○卦○之○陰○陽○言○乾○坤○其○易○之○門○乾○坤○專○指○初○始○陰○陽○二○畫○言○謂○之○經○者○易○中○之○所○包○蓄○也○故○曰○易○之○所○有○陰○陽○而○已○謂○之○門○者○易○諸○卦○之○從○出○也○故○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二

正誼堂

訂○疑○本○義○易○字○指○揲○著○而○言○崇○引○從○之○愚○謂○易○指○易○書○言○乾○坤○成○列○如○圖○說○所○列○六○十○四○卦○之○次○序○也○易○立○乎○其○中○言○圖○雖○无○文○而○卦○爻○之○辭○其○理○已○具○于○此○中○也○乾○坤○毀○无○以○見○易○謂○卦○畫○不○立○則○卦○爻○之○辭○无○所○繫○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謂○既○无○易○書○則○卦○畫○雖○存○後○世○亦○將○見○其○无○文○而○廢○之○矣○觀○後○世○易○書○兩○經○十○翼○見○在○而○先○天○卦○圖○自○程○子○以○前○世○已○不○傳○經○生○家○只○就○經○文○傳○誦○不○知○尋○其○作○易○之○本○原○而○伏○義○四○圖○乃○邵○子○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脩○脩○得○之○陳○搏○搏○不○知○得○之○何○人○朱○子○以○為○自○道○家○丹○術○中○得○之○謂○參○同○契○也○夫○四○圖○為○易○之○根○本○學○易○之○宗○

皆不存之。而僅存之道家書中。有經有傳。而卦圖且幾乎無。况
无經文。而圖畫其何以得存乎。故此節言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言象之不可以不立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言象既立
猶不可以不祭之辭也。朱子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
只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又曰。此易只是說易之書。此
段極是不知作本義時。何以又就變化說。
潛室陳氏曰。此據先天圖言。謂落筆之初。陽畫在右。陰畫在左。
只此二畫。分左右。成行。則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設若當時分
此兩畫不成。則易書无自而見。便是乾坤毀。无以見易。設若當
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畫幾于歇滅。无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
坤息。訂疑此亦以易作易書說。但乾坤專指奇耦一畫。把中間
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都丟過去。便說易書非也。
說統此章都就卦說。不復及著。訂疑此謂不復及著。極是。但手
言卦不及辭。亦非。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程子曰。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朱子曰。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
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說截欄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

刻得二箇界限至分明。
本義卦爻陰陽云。二至道也。訂疑開口即說卦爻說。亦非。
蒙引。陰无形者也。卦爻有形者也。始初聖人。因見天地間。有許
多道理。故設為卦爻。以該載之。即所謂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
情。備者也。如乾道大通而至正。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奇之卦。
形而下者也。如坤道之順而健。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耦之卦。
形而下者也。如初陽在下之理。形而上者也。以初九一畫象之。
形而下者也。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之理。形而上者也。以九二一
爻象之。形而下者也。諸卦爻皆然。此乃本義之正意。其後先儒
引用。或以太極為形而上者。陰陽為形而下者。則皆是借用之
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本指著卦。訂疑卦字當稱。先儒盡借以
論人心。亦无不可。
訂疑此節亦是說。二畢。然後以易理貼之。如上章閭戶節之
例。
本義因其自然之化而裁之。云。二至以人言。訂疑說化字。或无而夫。只當分外字。非也。化字與推字。舉字為
例。雖不甚有為。作然亦不是。與裁字絕不相屬。
問只是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謂之道。就

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雖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是裁行措這道朱子曰然訂疑以化字屬裁字極是本義如何却把化字裁出另作一小讀

入曰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于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劉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裁是裁裁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行之即是通訂疑朱子欠分曉憑謂化而裁之是方經營區處是成簡規模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四

正謹堂

片段然此時有幾番安排易置故謂之變推而行之是以此見于事為者是如如何行得好時便是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是自已行待妥當元有難通悖誤處了方舉而措之天下之人使大家通行謂之事業如議禮制度先須斟酌裁定是化而裁之本諸身是推而行之微諸庶民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此是就制作之聖人說如堯之命羲和治曆先將曆象日月星辰閏月歲時安排序當是化而裁之乃分命四人定四隅以殷正四時而驗其合否是推而行之後來見得无有差錯節氣特物皆應其序然後制為定法以授民時而垂之永久是舉而措之天下之

民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義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又曰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訂疑此條是就易上貼之然必于此言後貼入方好

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至于无入而不自得是通否曰然訂疑此說大非

梁山來氏曰此五謂言天地間之正理聖人之教化禮樂刑賞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全

正謹堂

皆不過此至于下文六存方說卦又不然下文化而裁之二句說不去矣訂疑來氏之說確極今人于此節便說向易上去則下文化而我之二句便沒了此由朱子小註而誤也小註乃替就易上說簡創耳若就據著上說則大謬矣此章原不言卜筮也易中亦有道器變通事業前後章多言之但此節乃泛言以起下文耳說說說者因泥上文變通盡利句在著策上說而以易立乎其

據者全元干預化裁之變推行之通即盡利之變通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訂疑此本說東萊呂氏草廬吳氏皆云四字衍文是也

臨川吳氏曰謂之象申說卦以盡情偽一句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申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訂疑亦申象以盡意一句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六

正誼堂

本義卦即象也爻即辭也

訂疑卦中亦有辭爻中亦有象對舉之互文也

朱子曰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辭說出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

訂疑極天下之賾亦如說卦所列者是也聖人雖見天下之賾而立象以盡意然不得後人究極出來亦何由見其能類萬物之情乎夫子說卦一傳正就卦中極天下之賾也爻亦可極天下之賾卦亦可鼓天下之動對舉之互文也程欽承曰聖人見天下之賾見賾之皆道也見天下之動見動

也皆道也唯見道于賾而立卦故卦可用以極賾唯見道于動而繫辭故辭可用以鼓動訂疑確極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卦爻之所以通變者在人云云朱子曰神而明之一段却與形而上者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是自至粗處說入至約處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周易訂疑

卷十二 上繫

七

正誼堂

訂疑此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同一陰一陽之謂道至謂之盛德自至隱以至至費也自生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又自至粗以至至精也與中庸一書相似中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而又引三詩以贊嘆之至无聲无臭而後已焉

首節言變而通之以盡利言聖人設為變之通之以法使人變通以求易也所謂以一時而索卦以一事而明爻非易也化而我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釋上文變通二字之義也輕之泛言之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云：不過承上起下之意。原元工夫當與下節謂之象謂之久同例。不過起下文耳。亦如中庸中和一節。不過為下文致中和三句張本也。存乎變存乎通。方就學易者身上說。言人之于易其能觀象玩辭而化裁推行之者。以其有得于聖人。所設變通之法也。變通二字且踐上說。以為下文神而明之。地若無下文神而明之一句。則存乎變存乎通。自宜無神而明之意。下文既有神而明之一句。則變而通之。自應淺說矣。理勢不得不如此。此如中庸誠形著明動變化共六層。孟子云至誠能動便完。則誠字便無形著明動字便無變化了。

周易訂疑

卷十五 上繫

六

正韻堂

蒙引：黑而成之。不言而信。二句要為神而明之。地神而明之用。易之際變通之時也。黑而成之。不言而信。以其平時理得于心。而有其德。理措于事。而有其行。德行之人。雖端居无事。无所詖。然方寸虛明。萬善俱足。无所虧缺。絕无事于言說。而其理皆實居之。安資之深。可以左右逢源。其德行如此。此其所以用易之際。便有以神而明之也。

右第十二章

卷之十二終